LA COMÉDIE HUMA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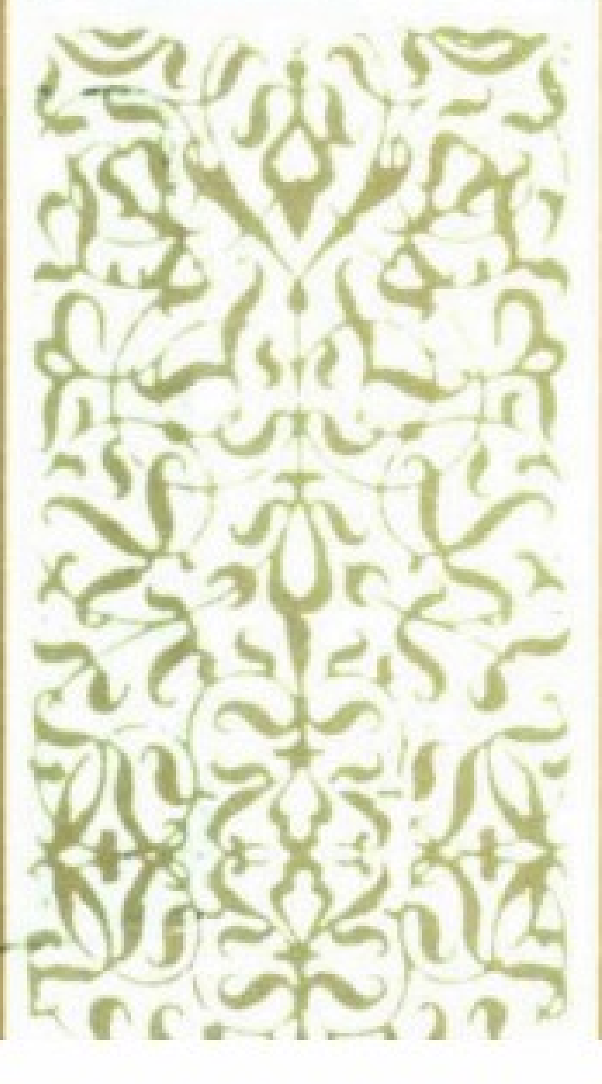


·哲理研究·

人间喜剧



20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二十卷

〔法〕巴尔扎克 著

哲理研究〔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20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X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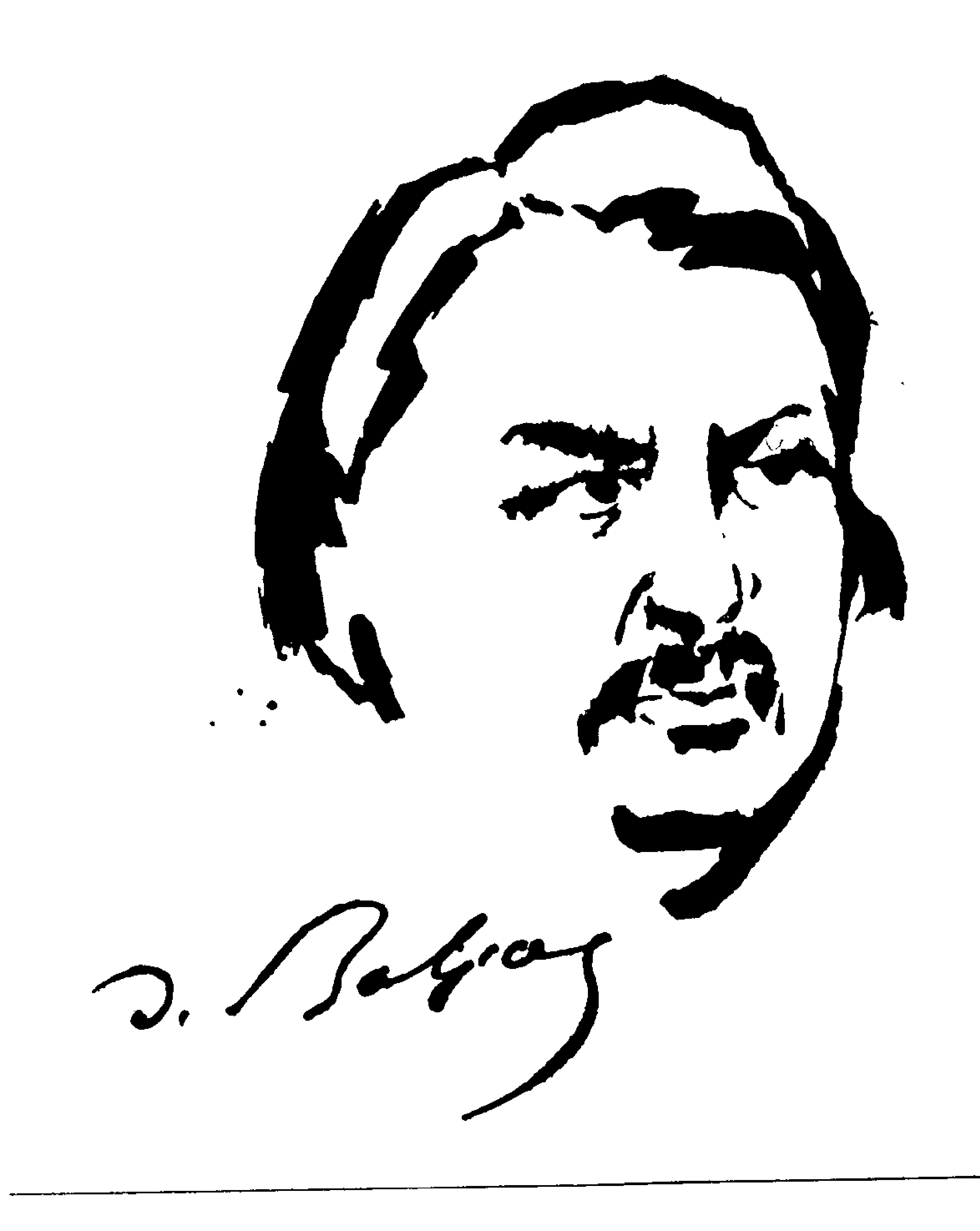
人间喜剧　第二十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7-2

Ⅰ.人…　Ⅱ.①巴…　②多…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11号

本卷编校人员：施康强　陆秉慧　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罗西纳·玛赞-托普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44,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375插页9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4.80元



作 者 像

目　次

哲理研究〔I〕

驴 皮 记

献　　给

科学院院士萨瓦里先生①



斯特恩《项狄传》，②Ch. CCCXXII

① 萨瓦里(1797—1841)，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科学院院士，巴尔扎克的朋友。

② 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在他的长篇小说《项狄传》中，有个人物为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见解，曾用木棍在沙土上划了一条垂直的曲线。巴尔扎克在本书的开头，也划了一条线，(不过是一条更加曲折的横线)作为一种独特的、图形的题辞。

灵　符

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①，有个青年人走进王宫市场②，当时各赌馆按照法律规定均已开放，法律保护赌博这种嗜好，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征税。这青年人略为迟疑一下，便从三十六号赌馆的楼梯走上去。

“先生，请把帽子给我！”蹲在栅栏后面阴暗处的一个面色灰白的小老头突然站起来，露出一副生就的下流相，用生硬和责备的口气对青年人喊道。

当你走进一家赌馆，法律就首先从剥夺你的帽子开始。这是神意和福音书的启示吗？或者毋宁说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和你订下一个阴险的契约，向你要求某种抵押品？要不就是迫使你在将要赢去你的钱的那些人面前，保持一种恭敬的仪态？此外，是不是潜伏在社会上各阴暗角落里的警察存心要知道你的帽商的店号，或者你的姓名（要是你把姓名写在帽子

① 《驴皮记》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出版，书中第一句话是“去年十月底”，即一八三〇年，这是对的。但后来有些版本，包括有些定本的全集本，开头都出现有“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这个令人迷惑的句子，其实，书中有些情节发生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据此，“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的提法显然有误，但已为多数版本沿用，习以为常，故不更改。

② 王宫市场，巴黎著名古建筑，最初是大主教府邸，后为奥尔良亲王们的王府，历代屡加扩建，后来在府前建有著名的玻璃长廊，所谓王宫市场就是指这部分建筑物。复辟王朝末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成为巴黎人约会和嫖赌的场所，至一八三七年废止。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对巴黎这一带的生活场景常有描写。

里)?最后，也许是为了要量一量你的头骨，以便对赌徒的脑力得出有教益的数据？关于这点，行政当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你必须晓得，当你向赌桌迈出第一步时，你的帽子已不见得再属于你，就象你可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是在赌博，你，你的财产，你的帽子，你的手杖和你的大衣，都成了赌注。当你出来的时候，赌神却用一种残酷的讽刺手段，让你明白它还给你留下了一点东西，那便是发还你的行头。万一你那顶帽子是新的，你就会悟出该在未进赌馆之前，先花一笔钱给自己做一身漂亮的赌徒服装。

这陌生人的帽子恰好边缘已经有点脱毛，当他交出帽子，换得一张有号码的牌子时，不禁露出惊讶的神色，这证明他的灵魂还相当天真；那个无疑从年轻时就沉沦在赌徒沸腾的快乐生活中的小老头，用无神和冷漠的眼光向他瞟了一眼，从这种眼光里，一位哲学家也许可以看到医院里的痛苦，破产者的落魄，一群精神受压抑者的笔录，终身的苦役，加扎科①的流放。这个人，他那张煞白的长脸，已是全靠达赛②发明的骨胶汤来滋养了，他的模样，正是这种嗜好的惨白形象的人格化，在他脸上的皱纹中，还遗留下旧日的痛苦痕迹，他一定是在领到他那份菲薄的薪金后，当天就拿去赌光了的。他象一匹驽马，鞭子在它身上再也不起作用，任何东西都不能够使他

---

① 加扎科是墨西哥的一条河流，沿岸有一大块土地，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当时法国当局曾把犯人流放到这里。

② 达赛(1777—1844)，法国化学家，发明家。这里所说的骨胶汤，是一种廉价补品，在巴尔扎克时代，一般慈善机关都有出售，专供贫民饮用。

有所触动，输得精光的赌徒走出大门时的轻轻叹息，他们无声的咒骂，他们变得迟钝的目光，对这一切他始终是无动于衷。他就是赌神的化身。要是那年轻人肯端详一下这看守人的可怜相，也许会想："这个人一心只想着赌博!"可惜这陌生的青年却没有注意这个能发人深省的活标本，把他摆在这里，无疑是出自上帝的意旨，就象他使所有妓院的门上都有个令人厌恶的标志。这时候那青年一咬牙走进了赌厅，在那儿，黄金的铿锵声，对心头充满贪欲的人正起着勾魂夺魄的诱惑作用。这位青年人所以到这里来，也许是受到卢梭① 所有雄辩的语句中最合逻辑的一句话的驱使，在这里不妨引用一下。我理解这句话的沉痛思想是这样的：是的，一个人可以去赌博，但我想那是要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银币，除了去碰一下运气，便别无生路的时候。

黄昏时分，各赌馆只是一首平凡的诗歌，但是，它的效果却象一出流血的悲剧那样有保证。这时各赌厅都充满了看热闹的人和赌客，一些穷老头子，为了取暖也到赌馆里来徘徊。这里那里，处处可以见到紧张的脸孔，狂欢的场面，从饮酒开始，而准备以跳进塞纳河结束。在这个人欲横流的小天地里，登场人物实在太多，使你无法面对面地看清楚赌魔的真面目。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作家，出生于瑞士，他的名著有《民约论》、《忏悔录》、《新爱洛伊丝》等，他的思想对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有深刻的影响。在他阐述教育思想的著作《爱弥儿》里，曾激烈反对青年玩纸牌，认为玩牌会给青年带来不良影响，巴尔扎克在这里引用的不是卢梭的原句，而是凭自己的意思引申卢梭的思想。

入夜以后的赌馆才是一支真正的大合唱曲，在那里整个队伍都在唱，乐队的各种乐器，也都有腔有调地吹奏起来。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许多有身分的人来找消遣，他们到这里来花钱，就象花钱看戏和吃馆子，或者象他们到一间阁楼寻欢，用廉价购来三个月的痛悔①。但是，你可知道一个焦急地等待赌馆开场的人心中会有多么大的疯狂和劲头？早上和晚上的赌徒之间的差别，恰象一个没精打采的丈夫，和一个徘徊在爱人窗子下急得要命的情人之间的差别那样大。只有在早上，勾魂夺魄的嗜欲和真正骇人的需要才会到来。在那样的时刻，你可以欣赏到一个真正的赌徒，一个没有吃过饭、没有睡过觉、没有别的生活、没有别的思想的赌徒，他那么全神贯注地急于要翻本，不断加大赌注，想一下子把输掉了的钱捞回来，他真是心痒难熬，总希望能赌出一个三十和四十点来。在这个可诅咒的时刻，你将会看见一些宁静得可怕的眼睛，一些可以使你着迷的脸孔，一些可以把纸牌翻过来，并把它吞掉的眼光。因此可以说，赌馆的最妙不可言的时刻，是它每天刚开场的时候。如果西班牙有斗牛，古罗马有角斗士，巴黎也可以它的王宫市场来自豪，在这里，扣人心弦的轮盘，给人带来了欣赏血溅沙场的快乐，却不致使观众有滑倒在血泊中的危险。如果你想偷看一眼这个决斗场，那么，请进！……多么简陋呵！齐人高的糊壁纸上沾满油垢，墙上没有一幅使人看了头脑清醒的图画。在那儿，甚至连一个便于上吊的钉子都找不到。地

① 这里是指去嫖下等妓女，染上性病的结果。

板已经破旧，而且很脏，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在大厅中央。一些普通的草垫椅子，密密地摆在桌子四周，桌上的绿毯已经给金币磨破了，奇怪的是到这里来寻找财富和奢侈，终至倾家荡产的赌客，竟然对这样的简陋设备毫不在意，人类这种完全相反的现象，可以说，凡是人的精神对它自身起了强烈的反作用时，便随处可见。一个在恋爱中的男子，愿意把他的情妇置于绮罗丛中，让她穿上东方柔软的丝绸，可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却是在粗硬的床上占有她。野心家梦想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同时自己却不惜奴颜婢膝卑躬屈节。商人在一间又湿又脏的铺子里辛辛苦苦地赚钱，却在别处盖起高楼大厦，有朝一日，他的儿子，来得太早的继承人，将因为兄弟阋墙而拍卖财产，被从大厦里赶出去。总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一家赌馆更令人厌恶呢？多么奇怪的问题啊！人类总是爱和自己闹对立的，他用自己目前的痛苦哄骗自己的希望，又用并不属于自己的前程，来欺骗目前的痛苦，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不打上自相矛盾和软弱的烙印。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完整的了。

当这年轻人走进赌场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了几个赌客。三个秃顶的老头子，懒洋洋地围坐在铺着绿毯的桌子旁边；他们那石膏般苍白的脸孔，和外交官的脸孔一样不动声色，表明他们的精神已经萎靡，他们的心情早已不惯于激动，即使是把老婆的陪嫁孤注一掷也无动于衷。一个黑头发、橄榄色脸孔的意大利青年，默默地支着肘子，坐在赌桌的一端，似乎在倾听那种老是在赌徒耳边叫唤的秘密预告：是的！——不是。这个南国

青年心里渴望的是黄金和火热的生活。七八个看客站成一条长廊，在等着看命运给他们安排的各种场景，赌徒的脸色，银币和钱耙子的动作。这些游手好闲的人站在那里，寂然不动，聚精会神，就象老百姓站在沙滩广场① 上，等待看刽子手砍掉人头。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穿着破衣服，一手拿着记录簿，一手拿着大头针，把已出过的红点或黑点做出记号。这是一个现代的坦塔罗斯②，他是那类只能在他们时代的一切快乐生活之外过日子的人物，是一个没有钱财，却喜欢在想象里下赌注的吝啬鬼；是那种以虚构的空中楼阁来安慰自己的穷苦的半疯子，他喜欢与恶习和危险玩耍，就象年轻的神甫在做白弥撒③ 的时候，用圣体戏耍那样。在庄家的对面，有一两个狡猾的投机家，他们是赌场中善看风色的老手，象古代的苦役犯，再也不怕船上的漕刑，他们到这里来只想碰三下运气，赢了钱立刻就拿走，因为他们要靠这些钱来生活。赌场里的两个老伙计袖着手在大厅里懒洋洋地踱来踱去，不时从窗口向花园了望，象是有意拿他们扁平的脸孔做招牌，给过往的行人看。正当庄家和帮手以冷酷的眼光向赌客狠狠地扫了一眼，并用尖细的声音嚷道：下注吧！的时候，恰好那青年人打开大厅的门走进来。场内的空气顿时显得更沉寂了，大家都好

---

① 沙滩广场，即今巴黎市政府广场，古时候是处决犯人的刑场。

② 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因得罪众神，被罚受饥渴之刑，永远是水到唇边不得喝，果子到手边不得食。后人因此用来比喻那些渴望所欲，却永远不得满足的人。

③ 意思是他做弥撒的时候并不诚心诚意。

奇地掉转头来看新来的赌客。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老人们发呆了，赌场的雇员都怔住了，所有看客，甚至那位狂热的意大利赌徒，在看见这陌生人的时候，心中都掀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情绪。因为在这个赌场里，即使痛苦也应当不动声色，穷困也应装作快乐，绝望时也要彬彬有礼，在这种场合里，要得到别人的怜悯，难道不需要有极大的不幸？要引起别人的同情，难道不需要十分的软弱？或者要使这里的人灵魂受震动，难道不需有异常凄惨的外表？事实上，当那位青年人走进赌厅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赌徒冰冷的心都打动了，因为引起这种新的感觉的种种条件，在这青年人身上恰恰都已具备。何况，即使是刽子手，面对被以革命的名义判决砍掉金黄头发的脑袋的处女，有时候不是也会为她们一洒同情之泪吗？

一眼看去，赌客们就从这位初次涉足赌场的青年脸上看出了他心中埋藏着某种可怕的秘密；他青春的脸部轮廓，优雅中带有忧愁的阴影，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未实现，他的无数希望都已落空！决心自杀的人那种充满忧郁的麻木神情，给他的前额蒙上一层病态的惨白色，痛苦的微笑使他的嘴角泛起了两道浅淡的皱纹，而他脸部流露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更使人看了难受。在他眼睛深处闪烁的某种隐秘的天才的光芒，也许已被情欲的疲劳所掩盖。是不是放荡生活已在这一副从前是那么光彩，如今却这样颓唐的高贵脸孔上打下了肮脏的烙印？医生们无疑会把眼睛周围的黄圈和面颊上的红晕归咎于心脏病和肺病，至于诗人们也许更愿意把这种征兆看作是刻苦钻研学问造成的损伤、熬

夜苦读所留下的痕迹。但是，比疾病更致命的情欲，比钻研创造更无情的疾病，却使这青春的脑袋受损，使这活泼的肌肉萎缩，使这颗仅仅被狂饮暴食，学习和疾病擦伤一点儿的心给绞碎了。正象一个著名的罪犯来到监狱，被其他囚犯怀着尊敬的心情欢迎那样，这一群人世的恶魔，受苦的行家，也在向一种空前的痛苦，向他们用眼睛探测到的一种深刻的创伤致敬，并且从他那种庄重中带讥讽的神情，从他那身寒酸而不掩其优雅的服装，认出了他们的王子。说实在的，这个青年人倒真是穿着一件很雅致的燕尾服，但是，他的背心和领带之间的衔接，实在处理得太巧妙了，使人怀疑他里面是否还穿着衬衫。他那双手象女人的手那么纤丽，但是否算得上洁净还值得怀疑；事实上，他已经两天不戴手套了！如果那位赌场帮手和赌场伙计看见他都禁不住发抖，那是因为这青年人苗条优美的身材和薄薄一头天然的金色鬈发所焕发出的天真未凿的神采把他们迷住了。他的面容只有二十五岁光景，他的沾染恶习似乎只是出于逢场作戏。他旺盛的青春活力，还正在和涉足不深的淫邪生活所造成的损害作斗争。光明与黑暗，空虚和存在，正在他身上进行搏斗，因此在他身上同时流露出优雅和可怕的特征。这青年人到这儿来就象一位失掉灵光的迷途天使。以致所有在场的恶习和秽行的老行家，就象掉了牙的老虔婆看见一个即将堕落的漂亮少女，动了恻隐之心，他们几乎要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嚷道："你快出去吧！"可是，这青年人竟一直走向赌桌，站在桌边不假思索地把手里的一枚金币向桌上抛去，那金币正好滚在黑点上；然后他象意志坚定的人憎恶

纠缠不清的诡辩似的，用好斗而又冷静的眼光向那位赌场的帮手瞟了一眼。

这青年人下的赌注关系如此之大，以致在场的老头子都停手不下注了；可是，那迷信赌运的意大利人，忽然心血来潮，把他的一堆金币全押在和那陌生青年的注相反的方向。赌场的庄家竟忘了说："下注吧！——注已下定！——不得反悔！"（这几句话因为说得太多，早已变成一种沙哑的含糊的叫嚷了。）赌场帮手在把纸牌排列好时，心中似乎在暗祝这最后到来的赌客能够走运，对于利用这种不良娱乐以牟利的赌场老板的输赢竟毫不关心。每个看客都希望看到一出好戏，并且想知道在这块金币的命运决定之下，这条高贵生命的最后一幕场景；他们眼睛钉住那些预示命运的发光的纸牌；但是，尽管他们那么留心地轮流注视那青年人和纸牌，却无法从他冰冷和忍耐的脸部表情，窥见任何情绪波动的征兆。

"红点，偶数，收注，"赌场帮手正式宣布。

当那意大利人看见庄家把一叠叠的钞票掷到他面前时，不禁大大地抽了一口气。至于那青年人，只是在他看见那钱耙子伸出来把他的最后一枚拿破仑金币耙走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输光了。象牙耙子碰到金币使它发出清脆的声音，它便象箭一般飞快地滚到庄家面前摆着的金子堆里。陌生人缓缓地闭上眼睛，他的嘴唇发白了；但是，他很快就睁开眼睛，他的嘴唇也重新出现红珊瑚的颜色，他摆出一副看破红尘的英国人的样子，离开赌场时没有象别的失败赌徒那样，用令人心碎的眼光，投向走廊的观众，以乞求别人安慰，一秒钟

之内，世上不知要发生多少事变，而在骰子的一掷之下，又不知要惹出多少事故呵！

“你们看，这一定是他最后的一颗子弹了，”在片刻的沉寂中，一个赌场伙计用拇指和食指拈着那枚金币给在场的赌客看了看，然后笑着说。

“这是个头脑发热的人，他准会去投水的，”一位赌场的常客瞧着他周围彼此相识的赌徒答道。

“唷！”一个赌场的伙计往鼻孔里抹了点鼻烟嚷道。

“如果我们能学那位先生就好啦！”一位老人指着意大利人对同伴说。

大家都瞧着那位幸运的赌徒，他正用发抖的双手在点数刚赢得的钞票。

“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朵里嚷嚷：‘这个青年人的失望是不会给他带来赌运的。’”意大利人说。

“他根本不会赌，”庄家接着说；“如果他是内行，就该把钱分成三注，这样赢的机会就要多一些。”

青年人走过衣帽间时，没有要回他的帽子，那看守衣帽间的老家伙，注意到他那帽子已经破旧，一言不发地把帽子还给了他；这赌徒也以机械的动作递还了号牌，随即走下楼梯，嘴里吹起Di tanti palpiti① 那支曲子的口哨，他吹得那么轻，几乎连他本人都听不见那美妙的曲调。

不久他便到了王宫市场的长廊下面，朝杜依勒里公园走

① 意大利文：让心儿狂跳。——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歌剧《唐克雷蒂》中的咏叹调。

去，以犹豫的步伐穿过公园，径直踏上圣奥诺雷街。他象是在沙漠里行走，根本看不见身旁擦肘而过的行人，在热闹的市声中，他只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死神的召唤；总之，他完全陷入麻痹状态的默想里，象被小囚车从法院载往沙滩广场上断头台的罪犯，那断头台从一七九三年以来就被鲜血染红了。

自杀本身包含着一种说不出的伟大和恐怖的因素。大多数人的垮台都没有危险，就象儿童从低处掉下来不会跌伤；但是，一个伟大人物就不一样，他准是从很高处掉下来的，因为他已爬到天那么高，窥见过常人不可接近的天堂。难解难分的人生矛盾，以暴风般的力量，迫使他借助手枪以求得灵魂的安息。多少有才能的青年被幽禁在一间阁楼里，逐渐衰萎，以至死亡，因为在这茫茫人海之中，面对着无数疲于为金钱奔命和对人生厌倦的人群，却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能安慰自己的女人！一想到这种情形，自杀的念头便大大增长。在自愿死亡和无穷的希望把一个青年人召唤到巴黎去，这两者之间，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观念，多少被遗弃的诗篇，多少失望和窒息的叫喊，多少徒劳无益的尝试，和多少未成功的杰作在彼此发生冲突。每次自杀都是一首绝妙的哀诗。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你能否找得到一本书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新闻媲美：

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

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甚至那本古式题名的书：《光荣的卡埃那凡国王被儿女囚禁惨史》也不例外；这部轶史的最后篇章，是唯一使那位抛

妻弃子的斯特恩①本人读后下泪的作品。

这陌生人被千百种这类思想所围攻，这些思想象一片片破布般掠过他的灵魂，仿佛是许多撕破了的旗帜在一场战斗中迎风飘扬。即使他暂时卸下他的智慧和回忆的重担，停下步来欣赏一下那些在万绿丛中，给微风吹得轻轻摆动头儿的鲜花，可是不一会，和自杀念头的重压不断作斗争所引起的神经紧张，又重新向他袭来。他仰望苍天，只见空中灰色的云块，满载悲哀的微风，沉重的气压，又在劝告他快去寻死。他向王家桥走去，一面想着那些自杀的先辈在最后时刻到来前的奇怪行径。当他想到卡斯雷尔②爵士在割断咽喉之前，还先满足了一些最平凡的需要，而奥日③院士却要先找到他的鼻烟壶，以便在走向死亡的途中把它摔碎时，他不禁微笑了。他分析这些奇怪行为，并反躬自问，为什么当他在桥上为了给一个搬运伕让路而紧靠桥栏杆时，那搬运伕把他的长上衣袖子稍为弄脏一点儿，他便不由自主地把灰尘轻轻抖掉。他走到桥的最高处，用绝望的神情望着河水。

"这样坏的天气不好投水自杀啦，"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微笑着对他说，"塞纳河可不是又冷又脏！"

他以一个天真无邪的微笑来回答，这种微笑表明他的勇

---

① 不知巴尔扎克这个轶闻有何出处，似乎既不见于斯特恩的作品，也不在司各特专门为斯特恩作品做的注释内，况且斯特恩只有一个女儿，尽管他有过浪漫史，却从未抛弃过家庭。

② 卡斯雷尔(1769—1822)，英国政治家，因受舆论谴责，在抑郁中自杀。

③ 奥日(1772—1829)，法国文学家、批评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后因患精神病投塞纳河自杀。

敢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但是，当他从远处看见杜伊勒里公园码头的小木屋上，竖着一块用斗大的字体写着“急救溺水者”的告白时，却突然起了一阵寒战。慈悲为怀的达梭① 先生仿佛出现在他眼前，叫醒船伕，划动救生艇的双桨，如果他不幸浮出水面，这双桨往往会砸破溺水者的头颅；他似乎又看见达梭先生招来了许多好奇的人，在寻找医生，在准备用熏蒸法急救溺水者；他仿佛读到了新闻记者在一场欢宴和一个舞女的微笑之间写就的诔词；他还仿佛听到市政当局付出赏金后，捞到他的尸首的船伕点数赏钱的声音。他死了倒值五十法郎，倘若活着，却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保护人的才子，没有朋友，没有栖身的地方，没有人替他吹嘘，是社会上真正等于零的人，对国家无用，国家也绝不会关心他。他觉得白天死似乎太难看了，决心在夜里去死，以便把一具无从辨认的尸体留给这无视他的伟大生命的社会。他于是继续走他的路，向伏尔泰码头前进，装出想消磨时间的闲汉那种懒洋洋的步伐。当他在码头角上走下桥边人行道尽头的石级时，摆在河堤上的旧书摊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差点儿没有和人讲价买上几本旧书。一转念，自己也微笑了，便冷静地把双手伸进裤袋，以无忧无虑蔑视一切的神态继续走他的路。忽然间，他惊奇地听到在他裤袋深处有几枚货币相碰发出的真正奇妙的声音，于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微笑照亮了他的面孔，微笑从他的嘴唇延伸到他的脸盘，到他的前额，使他的眼睛和阴沉的双颊闪着欢乐的光辉。这种

---

① 达梭是巴尔扎克时代法国塞纳河救溺委员会的督察。

幸福的火花就象在刚烧过的纸的灰烬上跳动的火星；而且，这副面孔也和变黑的纸灰具有同样的命运，当这陌生人迅速地把手从裤袋里抽出，看见只有三个铜子时，他的脸色又重新变得阴郁了。

“啊！好心的先生，la carita！ la carita！ catarina！①请给一个小铜子，让我买块面包吃！”

一个年轻的扫烟囱小工人，他那肿胀的面孔被煤灰涂得漆黑，皮肤也给染成棕黑色，身上穿一套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这陌生男子伸出手来，想夺走他那最后的几个铜子。

离这个萨瓦省的小家伙两步的地方，一个畏畏缩缩、满面病容的老穷汉，披着一块不成样子的破毛毯，用粗嗄的声音对他说：

“先生，随便给点小钱吧，我会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

但是，当那青年人看了老汉一眼，老汉就不再作声，不再要求施舍了，也许他从青年人难看的面色，看出一种悲惨的表情，知道对方的困境比自己的还要严重。

“请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陌生人把他那几个铜子掷给小孩和老穷汉，便离开人行道，向路旁的房屋走去，他再受不了塞纳河那种令人心酸的景象了。

“我们祷告上帝让您长命百岁，”两个叫化子对他说。

他来到一家版画商店的橱窗前面时，这个几乎死去的男

---

① 意大利文：看在圣女卡特琳娜的分上，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子，迎面遇见一个年轻女人从一辆豪华的马车上下来。他十分畅快地欣赏这个可爱的女人，她头戴一顶时髦的缎帽，绸缎的光彩把白皙的脸蛋儿陪衬得分外迷人。他被她那苗条的身材和美丽的姿态吸引住了，她那长袍的下摆给马车的踏脚微微掀起一点来，露出一只小腿，从裹得紧紧的白色袜子外面，他也能看出那小腿的优美轮廓。青年女子走进了商店，在那儿挑选一些画册和石印名画集；讲好价钱后，她花了好几个金币把这些东西买下来，金币在柜台上闪闪发光，发出铿锵的声音。那青年人表面上是在门外鉴赏摆在橱窗里的图画，实际上却向那漂亮的陌生女子热烈地递送了一个男人所能有的最刺透人心的眼波，而对方只报以一个漠不关心的，偶然向过路人投去的眼光。在这青年人方面，他向那女子看的一眼，等于向爱情、向女人的告别！但是，这最后的、有力的眼波并没有被理解，没有感动这个轻佻女子的心，并没有使她脸红或使她的眼睛低垂。这种调情对她说来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又一次受人爱慕，又一次挑起别人的情欲，让她在晚上可以夸口说这么一句甜蜜的话："我今天真不错。"那青年人赶快走到另一橱窗去，当那位陌生女子再坐上她的马车时，他连头也没回一下。马儿拉着车子走了，这最后的豪华和高雅的形象消逝了，他的生命也将要这样消逝。他忧郁地沿着临街的铺面走过去，观看橱窗里的陈列品，但不太感兴趣。他走过没有商店的街道时，就观察卢浮宫，法兰西学院，圣母院的钟楼，高等法院的尖塔和艺术桥。灰色的天空象是给这些大建筑物反衬出凄凉的外貌，暗淡的光线给巴黎带来威胁的气氛，使它象美女那

样处在各种无法解释的丑和美的偏见支配之下。大自然本身就是这样参与了阴谋，使这个垂死的人在极度痛苦之中苟延残喘。这种起腐化作用的恶势力在循环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流体中找到了媒介物，正是在这种势力的支配下，他感到自己的机体不知不觉变成了流质的奇异物体。临终的痛苦给他造成一种类似波浪运动的印象，使他所看到的建筑物和人群，都象隔着一层雾霭，并且感到一切东西都在动荡。为要摆脱这种肉体上的反应在灵魂中产生的不安宁，便走向一家古董店，想给他的感官找点精神食粮，或者在那儿利用对某些艺术品讨价还价来消磨时间，以等待黑夜来临。这等于设法去找点勇气和服一帖兴奋剂，就象罪犯们走向断头台时怀疑自己的胆量似的；但是想到自己不久即将死去，又使这青年人顿时充满信心，象一位同时有两个情人的公爵夫人，他神态自若地走进古董店，让人看见他嘴角上象醉汉那样挂着一丝呆滞的微笑。难道他不正是陶醉在生活中，或者在死亡里！不久他又重新陷入迷惘状态，继续看到各种事物都呈现出奇异的色彩，或者显出轻微的运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肯定是由于他的血液循环不正常之故，忽然沸腾起来便象瀑布般倾泻，一旦平静下来又象温水般乏味。他逛铺子只想看看能否发现什么合他心意的珍奇玩好。一个赭红头发，脸颊丰满，色泽鲜润，戴獭皮鸭舌帽的青年伙计把看守铺子的任务交给一个乡下老太婆，这婆娘是一个女性的凯列班①，她正在揩拭一只炉子，这

① 凯列班，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是一个性情狡猾、阴险、为非作歹的家伙，曾被迫屈服于强权之下，但始终企图反抗。

炉子构造巧妙，是贝尔纳·帕利西①的杰作；于是这青年伙计便随便地对陌生来客说：

"您请看，先生，您看吧！我们楼下的东西都相当一般，但是，如果您不怕麻烦，愿意到楼上去，我可以给您看从开罗来的完美的木乃伊，镂刻的陶器、乌木雕花木器，真正文艺复兴时代的东西，都是新近运到的、十分精美的货色。"

处在这陌生青年的可怕境地，这种生意人的花言巧语，这些愚蠢的商业词令，对他说来就象庸碌人用来杀害天才的恶作剧，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把他的十字架背到头了。他似乎听从他的向导，用手势或单音字来回答他；但是，不知不觉间，他竟获得了保持安静的权利，并且毫无顾忌地进入他最后的可怕的沉思。他原是诗人，他的灵魂无意中遇到了一片广阔的绿野：他该有机会提前看到二十个世界的残骸了。

第一眼看去，店里给他的印象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图画，在画面上人类和神的创作交错在一起。鳄鱼、猴子和大蟒的标本向教堂的彩绘玻璃微笑，象是想咬那些半身雕像，又象是在漆器后面奔跑，或在玻璃吊灯上爬行。有一只雅科托夫人②画的拿破仑像的塞夫勒瓷瓶，放在一只献给塞索斯特里王③的狮身人面雕像的旁边。世界初创时和昨天发生的事情，都以可笑的天真手法安排在一起。一架可转动的烤肉机放在一只圣体盒上，一把共和国的军刀放在一尊中世纪的大炮上。拉

---

① 贝尔纳·帕利西（1510—1589），法国作家、学者、陶器专家。

② 雅科托夫人（1778—1855），第一帝国时期最著名的瓷器艺术家。

③ 塞索斯特里王即古埃及法老乌斯特桑二世（公元前14—13世纪）。

图尔①用彩粉画的杜巴里夫人②像，头上有一颗金星，赤裸的玉体在云端若隐若现，她象是用淫荡的眼光来欣赏一只印度烟袋，并在猜想似乎向她逶迤而来的那根螺旋形烟管的用途。许多种杀人凶器，匕首，奇异的手枪，秘密的武器，和许多日用器皿，如瓷汤盆，萨克森瓷碟，从中国来的半透明瓷杯，古代的盐缸，封建时代的盛糖渍果子的罐子，都乱七八糟的混在一起。一只象牙船扯满了帆，正在一只寂然不动的大乌龟背上飞驶。一只抽气机竟使威严庄重的奥古斯特③大帝失去一只眼珠。好几幅大革命前的法国市长和荷兰市长的肖像摆在那里，他们屹立在这一大摊杂乱的古物中间，象他们生前那样冷酷无情，以苍白的冰冷的眼光凝视着这一切。全世界的国家似乎都把它们的科学残骸、艺术样品拿到这里提供展览。这是一个哲学的垃圾堆，里面应有尽有，既有野蛮人的长烟斗，也不缺土耳其后宫的绿色和金色的软鞋，既有摩尔人的弯刀，也不短鞑靼人的偶像。这里有士兵的烟袋，教士的圣体盒，甚至有王座上的羽饰。这些奇形怪状的画面，还因为受色调的混合和明暗对比而产生的变幻无常的光线的影响，愈显得光怪陆离。让你耳朵里以为听到了陆续不断的叫嚷，精神上感觉到有未完成的悲剧，眼睛瞥见了未掩盖好的亮光。最后，那

---

① 拉图尔（1704—1788），法国著名的彩粉肖像画家。

② 杜巴里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宠幸的女人，以生活奢侈、行为浪漫著名，大革命时期被送上断头台。

③ 奥古斯特大帝（公元前63—公元14），恺撒大帝的侄孙，也是他的继承人，他统治的时期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光荣最繁盛的时期。

驱之不去的灰尘象一层薄纱般覆盖住了所有这一切，而这些东西的许多棱角和曲线则产生了最美妙的画面。

这陌生青年首先把这三间塞满了文化、宗教、神权、王权、放荡、理智和疯狂的遗迹的厅堂，比作一块包含有许多小平面的反射镜，其中每个小平面都反映出一个世界。有了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之后，他就想选择自己的享受对象，但是，因为他观看、思索和幻想消耗了不少体力，竟发起烧来，这也许是由于饥饿所致，因为此刻他的肚子正在发出吼声。

看了这许多使往日的民族或个人身后留名的遗物，这许多历史的见证，这青年人的感觉终于变得迟钝了；驱使他走进这间古董店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他从真实的生活中游离出来，一级一级地上升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到达了令人神往的仙宫瑶圃，这里的世界在他看来象是由无数碎片和火花组成的，就象当初圣约翰在巴特摩斯岛① 上看见人类的前途闪闪发光地展示在他的眼前。

许多痛苦的、优雅的、可怕的、晦暗的和光亮的、远古的和近代的人物，成群结队地、成千上万地、一代一代地都站了起来。僵硬而神秘的埃及屹立在沙漠之上，由一具用黑绷带捆扎的木乃伊来代表；随后便是牺牲无数人民为自己构筑陵墓的埃及法老们，还有摩西，希伯来人和沙漠。他隐约看到了整个古老而庄严的世界。一尊鲜明美妙的云石雕像，坐在一根闪着白光的螺纹圆柱上，在向他述说古希腊和伊奥尼亚的充

① 巴特摩斯岛是爱琴海中斯卜克特群岛之一，传说圣徒约翰曾在这里撰写《启示录》，该书所描写的就是约翰想象中的未来世界的幻象。

满肉感的神话。啊！看到在一个精致的伊特鲁立亚陶瓶的红色背景上，在天神普里阿普斯① 面前跳舞，快乐地向天神敬礼的棕黑色头发的少女，谁能不象他一样微笑呢？对面是一位罗马皇后，以宠爱的心情在抚摩她的一匹怪兽！这儿充分表现了罗马帝国无奇不有的任性行为，也泄露了一个懒洋洋的沉在梦幻中的朱丽②，她的寝床、浴室、妆台，她正在等待她的提布卢斯③。凭着阿拉伯符咒的威力，西塞罗④ 的头脑唤起了自由罗马的回忆，使李维乌斯⑤ 的历史篇章重现在他的眼前。这青年人默默观看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⑥ 的文物：督政官，前驱军官，镶红绲边的长袍，议政厅的争论，愤怒的人民，所有这些人物慢慢在他面前经过，面目模糊，仿佛在梦里看见似的。最后基督徒的罗马出现，这些形象便退居次要地位。一幅图画打开了天国的大门，他在那儿看见圣母马利亚出现在金色的云彩里，一群小天使围绕着她，使太阳的光辉为之黯然失色。这位复活的夏娃倾听不幸的人们向她诉苦时以温柔的神情微笑着。在触摸到一幅用维苏威和埃特纳火山熔

① 普里阿普斯，古希腊神话中司园艺和生育之神。

② 朱丽（公元前39—14），奥古斯特皇帝的女儿，以美艳和淫荡著名，古罗马前后有三个著名贵妇叫朱丽，这里作者指名而未道姓，但可能就是这个朱丽。

③ 提布卢斯（约公元前54—公元19），罗马诗人，以爱情诗歌著名于世，这里的名字是转意，即“爱情的歌手”，而非他本人。

④ 西塞罗（公元前106—43），罗马大演说家。

⑤ 李维乌斯（约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历史家。

⑥ 拉丁文：罗马共和国。

岩的各种颜色的细块做成的镶嵌画时，他的灵魂早已飞向炎热的、野性的意大利了；他参加了波基亚①家族的狂欢宴，驰骋在阿布鲁齐山区，欣赏意大利式的爱情，为洁白的脸蛋，细长的黑眼睛而神魂颠倒。当他看到一把中世纪的短剑，剑柄雕镂精巧，象花边般细致，剑上的锈痕就象血迹，因而联想到两个情人夜间幽会，被丈夫冰冷的利剑所中断时，不禁毛骨悚然。印度和它的宗教在一尊中国佛像身上再现了，这佛像头戴一顶菱形的尖帽，反翘的菱角上挂着小金钟，身上穿着绣金的丝袍。在佛像的旁边，有条辫子，它象当年把它盘在头上的印度舞姬一般美丽，香泽犹存，还散发着檀香的气味。一只眼睛反吊，嘴巴歪斜，四肢弯曲的中国怪物，那是这个民族为了使人头脑清醒而发明的玩意儿，因为中国倦于老是看到单一的美，便从百丑中找到不可磨灭的快乐。一只出自班韦尼托·却利尼②雕刻室的盐盅把他带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那时候艺术繁荣，人欲横流，国王们以拷打犯人为乐，主教们酣睡在妓女怀里，却下令要普通教士严守清规。他从一块玉石浮雕上看到了亚历山大大帝③的丰功伟绩，从一支火绳枪上看到

① 波基亚这个意大利家族的成员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的儿子恺撒·波基亚公爵，女儿吕克莱斯·波基亚，她以美貌著称，在这个显赫的家族里，她只是父兄手中的一个工具，并留下了丑恶的名声。

②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刻家，金银器皿制作家，后来成为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艺术家。

③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在位)，马其顿国王，伟大的军事家，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在青年时代曾是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在他的统治下，希腊文明和亚洲文明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对后世产生过有益的影响。

了皮扎尔① 的大屠杀，从一只钢盔上看到了纷乱，暴怒和残酷的宗教战争，最后，他看到一些欢笑的骑士形象，他们从一副米兰制造，镶嵌金银，擦得雪亮的甲胄中显出他们的英姿，在面甲下仿佛还看到一个英勇骑士闪亮的眼睛。

这无数家具、各种发明、时式服装、艺术品和古代遗迹的海洋，给他构成一首没完没了的诗篇，各种形态、颜色、思想，全都在这里复活了；但是，对心灵并没有提供任何完整的东西。诗人的任务应该是去完成大画家的草稿，因为画家只是把无数人类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故事，轻蔑地涂抹在这块巨大的调色板上而已。这青年人在占有了世界，欣赏了许多国家，各个时期，各个朝代之后，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上来。他重新恢复了现实感，只注意人们生活的细节，不再关心各民族的生涯，因为对个人来说，那似乎是太重的负担。

在那儿睡着一个蜡制的小孩，这是从吕意斯赫② 陈列室抢救出来的，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唤起了他童年时代的乐趣。看到塔希提③ 岛上少女们的一幅富有魅力的处女的缠腰布，他的狂热的想象力给他描绘了大自然的朴素生活和真正贞洁的、清白的裸体，美妙的闲适生活对人类是多么自然呵，整个人生都在一条梦一般的清溪之旁、在一株不用耕耘就可获得美味食品的香蕉树下安静地度过，那又是何等幸福。但是，突

---

① 皮扎尔（约1475—1541），西班牙冒险家，在他的两个兄弟的帮助下，征服秘鲁后在利马被仇敌杀死。

② 吕意斯赫（1638—1731），荷兰解剖学家，擅长制作各种标本，经久不坏。

③ 塔希提，太平洋群岛中的法国属地。

然之间，他又变成了海盗，并且把作者骇人的诗篇在莱拉① 的角色中深刻地体现出来，他看到许多发出螺钿光彩的贝壳，便充满灵感，看到一些发出海藻、海带和大西洋飓风气味的石珊瑚就特别兴奋。他再走几步，欣赏到几张精美的微型绘画和使几卷珍贵的弥撒经抄本显得富丽堂皇的天蓝色和金色的装饰图案之后，便忘记了海洋的喧豗。于是他让自己软绵绵地飘荡在安静的思想里，想要重新投身于学术和科学研究，希望过隐修士的安稳生活，置身于尘世苦乐之外，睡在一间修持室的深处，从那拱形窗子眺望修道院的草场、树林和葡萄园。当他站在几张特尼埃② 的画前时，他似乎穿起了士兵的大衣或是工人的破衣，他甚至想戴上一顶弗朗德勒人肮脏的、烟熏的软帽，把啤酒喝个烂醉，和弗朗德勒人一块玩纸牌，向一个丰满得恰到好处的乡下姑娘微笑。

当他看到米埃里③ 的飘雪图时，身上便冷得发抖，当他看到萨尔瓦托·罗沙④ 的战斗图时，心里又起了打仗的念头。当他抚摩一柄伊利诺斯的印第安人战斧时，他感觉到一个印第安红种人的解剖刀在剥去他的头皮。当他见到一只三弦古提琴时，便十分叹赏，似乎亲手把它递给了一位古城堡的女主

---

① 莱拉，指拜伦的同名诗篇中的人物。

② 特尼埃（1582—1649），指老特尼埃，荷兰画家，他的儿子小特尼埃（1610—1690），也是画家，两人都很著名，他们的画有力地表现了荷兰平民的生活风貌。

③ 米埃里（1635—1681），荷兰画家，他的儿子、孙子都是杰出的艺术家。

④ 萨尔瓦托·罗沙（1615—1673），意大利画家，他的画充满激情和鲜明的色彩。他曾于一六四七年在那不勒斯参加马桑尼洛的起义军。

人，傍晚时分在哥特式壁炉前欣赏她弹奏出的美妙动听的短曲，向她倾诉自己对她的爱慕，而昏暗中却无从看见她是否心许的眼色。他着意享受一切快乐，也不回避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生活方式他都要尝试一下，并且毫不吝啬地在这类造形美和空荡荡的幻影上消耗他的生命和感情，以致他走路的声音在他心灵中的回响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遥远的响声，又象巴黎的市声传到了圣母院① 的钟楼。

他走上通往二楼各房间的楼梯时，看到了一些古代为还愿而奉献的盾牌，一些中古骑士用的全副甲胄，各种雕花的圣体盒子和一些木雕的头像，分别挂在墙上或放在楼梯的每一级上。他被这些千奇百怪的形象，被这些在生死界线上的奇妙创造物所追逐，使他觉得象在一个神奇的梦境里行走。最后，他竟然怀疑自己的存在，觉得自己也象这些希奇古怪的物品，既没完全死去，也不完全活着。待他走进一些新的陈列室时，太阳的光线开始暗淡了；但是，在这些堆积如山，发出金银光辉的财宝面前，光线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那些曾是百万富翁，后来穷死在阁楼里的挥霍者，他们生前为一时的爱好，肯花最大价钱购买的东西，现在都汇集在这间表现人类的疯狂性的大杂货店里。一个文具箱，从前花十万法郎买来，后来别人却以一百个铜子把它买到手了，放在它旁边的一把秘密锁，从前价值连城，足以赎回一个国王的性命。在这里，充分表现了人类由穷奢极侈到贫穷困顿，由无上荣华变成极端下贱的形象。

---

① 圣母院，即塞纳河畔著名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

一只按照冉·古戎①的素描雕刻的紫檀桌子，艺术家真正崇拜的对象，当初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才能雕成，后来也许只要拿出买木柴的价钱就可以弄到手。一些珍贵的首饰盒，一些出自仙女的巧手制成的家具，都被人轻蔑地堆在一起。

"你们这里可以值几百万啦！"那青年人走到一列大套房的最后一间时嚷着说。这些房间都是刷上金漆和镶有上世纪的艺术家雕刻的护壁板的。

"就说好几十亿也够得上，"双颊鼓鼓的胖伙计回答，"可是，这些还不算什么，请到四楼上看看，您就会明白！"

陌生人跟着他的向导走到了第四列美术品陈列室，在这里不断出现在他的倦眼之前的是好几幅普桑②的油画，一座米开朗琪罗③的绝妙雕像，几幅克洛德·洛兰④的引人入胜的风景画，一幅热拉尔·道⑤的图画，看去象是读斯特恩的一页小说。还有一些伦勃朗⑥和牟利罗⑦的油画，几幅色彩浓烈的委拉斯开兹⑧的画，就象一首拜伦的诗；还有一些古代的浮雕，玛瑙杯，绝妙的缟玛瑙雕刻品！……总之，搜集在这儿的都是些使他的倦眼看后便厌恶创作、憎恨艺术和丧失灵感的稀世

---

① 冉·古戎（约1510—1568），法国雕刻家、建筑家。

② 普桑（1594—1665），法国著名的古典派画家。

③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大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

④ 克洛德·洛兰（1600—1682），法国杰出的风景画家。

⑤ 热拉尔·道（1613—1675），荷兰风俗画家。

⑥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⑦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画家。

⑧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著名肖像画家。

珍品。他来到一幅拉斐尔① 的圣母像前，但是，他对拉斐尔已经厌倦。一幅科雷琪② 的肖像画他甚至不屑一顾。一只无价之宝的云斑石雕成的古瓶，周围刻有古罗马人崇拜的普里阿普斯神狂欢节的行乐图，图像十分滑稽而放荡，这是柯丽娜③之流所醉心的东西，却只勉强引起他的微笑。他在这已经逝去的五十个世纪的残骸的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所有这些人类的思想都使他苦恼，奢华和艺术使他极端厌烦，他被这一切再生的形象所迫害，这些东西象是被什么刁猾的妖怪在他的脚下制造出来的怪物，和他展开着无穷无尽的斗争。

象近代化学把瓦斯用来随意制造各种物品，难道心灵由于迅速集中了享乐、力量或思想，就不包含有可怕的毒素？许多人难道不正是因为受到某种精神酸素在他的体内突然散发所引起的冲击而遭殃吗？

"这只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他来到一个大房间里，这儿是人类的光荣创造、勤奋努力的结果，奇妙成就和财富的最后堆积处，他指着其中一只用银链挂在墙上的红木制方形大匣子问道。

"啊！先生有这匣子的钥匙，"那胖子伙计带点神秘的样子说。"如果您想看看这张画像，我愿斗胆去告诉先生。"

"您说斗胆！难道您的主人是位王爷？"青年人问道。

"这我可不知道，"伙计回答说。

---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大画家、雕刻家、建筑家。

② 科雷琪(1494—1534)，意大利画家，以画人体见长。

③ 柯丽娜，拉丁诗人所赞颂的罗马女子的名字。

他们相互看了一会儿，彼此都感到惊奇。那古董店的学徒看出陌生人的沉默是一种愿望的表示，便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自己找老板去了。

你在阅读居维埃①的地质学著作的时候，是否曾投身于无限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被他的天才所指引，你是否曾象被一只魔术师的手托住那样，飞越一个无边无际的过去的深渊？当人们在蒙马特尔的石矿或乌拉尔的片岩之下，一片一片，一层一层地发掘出属于洪水前文化期的兽类骸骨的化石时，不禁为瞥见几十亿年的时间，数以百万计的民族被人类的微弱记忆和不可摧毁的神圣传统所遗忘而感到惊骇，而这些民族的尸灰堆积在地球的表层，构成那几尺给我们带来面包和鲜花的土壤。居维埃难道不是我们世纪里最伟大的诗人吗？拜伦诚然用文字描写了人类精神的激动状态；但是，我们不朽的自然科学家却用白骨重建了各个时代的世界，象卡德摩斯②那样，他用牙齿重新建筑了城市，用煤块复原了隐蔽整个动物学的秘密的千万座森林，而且从一只巨大毛象的脚，重新找到了巨兽群生活的痕迹。这些形象都一一站立起来，逐渐变大，和谐地布满了与它们的身躯相适应的各个地域。居维埃是运用数字的诗人，他在把零放在七的旁边时简直是绝顶聪明。他唤

---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创立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

② 卡德摩斯，腓尼基人，相传古希腊的忒拜城是他建的。他在路上杀了那条吃掉他的同伴的毒龙后，遵照天神雅典娜的吩咐，把龙齿种在土地里，立即长出了许多全副武装的武士，他们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他们便是忒拜城的贵族。

醒虚无，而不装腔作势地口中念念有词；他检查一块石膏，在上面发现什么痕迹便向你叫嚷："你瞧！"突然间云石变成了动物，死的东西复活了，世界也在向前发展；经历了无数年代，在巨兽类绝迹后，在鱼类和软体动物之后，终于出现了人类，它也许是从被造物主毁灭的某种巨型动物种类演变的退化生物。这些出生于往昔的瘦弱的人们，被他用回顾既往的眼光所温暖，便能够超越混沌，唱起一首没完没了的赞歌，恰象把《启示录》颠倒过来，让过去的世界又重新复活。面对这样一种仅由于一个人的声音而引起的骇人的复活，在这为一切领域所共有，被我们叫做时间的无以名之的无限里，我们被允许得到片刻的享受，这一分钟的生活对我们说来实在可怜。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被压倒在这么多人世的废墟之下，我们的光荣，我们的仇恨，我们的爱情，又有什么意义；而且，如果为了在将来留下一小点看不见摸不着的痕迹，难道就值得接受目前生活的痛苦？脱离现在，直到我们的仆人进来对我们说："伯爵夫人回话，说她正在等候先生"时，我们都不算是活人。

青年人刚才所看到的一切已知的人类创造的奇迹，在心灵里所引起的情绪波动，正象哲学家用科学眼光去看一切未知的创造时所产生的颓丧心情；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热烈希望死去，他颓然坐在一张古罗马大官坐的象牙椅上，一任自己的眼睛象看幻灯那样浏览过去的全景。各种图画发出光辉，各个圣母的头像向他微笑，各个雕像呈现出虚假的生命色彩。由于极度的苦恼把他的头脑搅得疲惫不堪，加上阴影的作用，使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在跳舞，这些艺术品都活动了，都在他面

前旋转；每个大肚子瓷人都在向他做鬼脸，图画上人物的眼睛都合上了，象在闭目养神。所有这些形象都在战栗，都在雀跃，都依照它们的习惯、性格和构造，严肃地或轻佻地，温雅地或粗暴地离开了它们原来的位置。这是一个神秘的群巫晚会，那荒唐怪诞的场面，堪与浮士德博士当年在布罗肯① 所见到的情景媲美。但是，这些由于疲倦、目力的紧张或黄昏时分光线的变幻而产生的视觉怪现象，并未使这陌生人骇怕。各种人生的恐怖，对一个已习惯于死亡恐怖的人，是不起作用的。他反而以开玩笑的同谋态度鼓励这种因精神受刺激产生的奇怪现象，这些奇事与他新近的思想正好吻合，也正是这种思想使他感到自己还活着。无边的沉寂笼罩在他周围，使他不久便沉入温柔的梦境，梦中印象随着光线色调的缓缓演变，一个接一个地逐渐变黑了，象受着魔法的驱使似的。一线从天空掉落的亮光，在大地上和黑夜作挣扎，映照出最后一缕红霞；他抬头看见一具骷髅，在微光中疑惑地把头从右面向左边一歪，似乎在说："死者目前还不想要你哩！"当这青年人用手往额上一抹，想把睡魔驱走时，他清楚地感觉到不知从什么毛茸茸的东西那里掀起一阵凉风拂在他的面上，不禁打了一个寒噤。玻璃窗上卜的发出一声钝重的音响，他想这阵拂面的凉风，倒真象墓地里蝙蝠飞翔扇起的神秘的阴风。当落日的余晖还没有完全消失前，还有点时间让他模糊地看见围绕着他的鬼怪；后来，所有这些静物便都一起沉没在一团漆黑之中。黑夜降临，

① 布罗肯，德国阿尔茨群山的最高峰，民间传说中群巫夜聚狂欢的地方，歌德曾在他的诗剧《浮士德》中有所叙述。

该赴死的时间骤然到来了。从此刻起，有一段时间，他对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没有任何感觉，这也许由于他正沉浸在一个深沉的梦里，或者是由于疲倦和无数痛心的思想，使他陷入迷糊状态。突然间，他觉得有一个可怕的声音在叫唤他，他不禁战栗起来，就象我们在一场恶梦中慌慌忙忙纵身跳进了无底深渊似的。一道强烈的光线把他两眼照得发眩；他看见在黑暗中有一个红色的光团，光团中站着一个老头，而且把灯光朝他照射过来，他把眼睛闭上了，他既没有听到他走近，也没有听见他的说话和动作。这种出现真象是有魔法似的。就算最大胆的人，这样在睡眠中被惊醒，看见这个象是从附近古墓里钻出来的人物，无疑也要发抖的。从这个鬼怪般的人物那双不动的眼睛里射出的奇异的青春的光芒，使这陌生人不可能设想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什么超自然的奇迹。尽管这样，在把他的梦游生活和他的真实生活分隔开的那一瞬间，他陷在象笛卡儿①所倡导的那种哲学的怀疑里，无可奈何地屈服在这些无法解释的幻觉的势力之下，其中的神秘是我们的骄傲所不能承认或者我们的科学徒然想要加以分析，却又无能为力的。

请你想想看，这么一个又干又瘪的小老头，穿一件黑天鹅绒的便袍，腰间束一条粗大的丝带子。他头上戴的圆便帽同样是黑天鹅绒的，两边鬓角各露出一长绺白发，额上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使帽子牢牢地罩住前额。他的袍子活象一块巨大的殓尸布裹在身上，只让人看见一张狭长苍白的脸孔，而看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他推翻了中世纪的经院派哲学，创建了唯心论的笛卡尔主义。

不出人体的其他形状。如果不是老头子那只干瘦得象一块布挂在棒子上的手臂举着一盏灯，以便照亮这青年人，你会以为那张脸孔是悬在空中的哩。一把修剪成尖形的灰色胡子，遮住这个怪人的下巴，使他的外表很象画家们画摩西像时用作模特儿的那类犹太人的脸相。这个人的嘴唇极薄，毫无血色，得特别留神才能在他苍白的脸上猜出他嘴巴合着时那条横线在哪里。他宽阔的前额满是皱纹，双颊苍白而深陷，他那双既无睫毛也无眼眉的绿色小眼睛，冷酷而凶狠，足以使这陌生青年以为热拉尔·道的《兑金币的人》从图画上脱框而出。从面部曲折的皱纹和两边太阳穴周围的皱褶，透露出他具有审判官一般的精细，并且证明他对人生百事有着深刻的了解。要欺骗这个人是不可能的，他似乎天生具有那种能抓住别人埋藏在内心深处最秘密的思想的能力。地球上所有民族的风尚和它们的智慧都集中在他冰冷的脸孔上，就象全世界的产品都堆积在他满是灰尘的店铺里那样。你可以在这副脸孔上看到洞悉一切的神明所具有的那种安详的明智，或一个历尽沧桑的人物所有的自豪心情。一位画家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表情，寥寥数笔便照这副脸孔勾画出一位仁慈上帝的美好形象，或者是那个爱嘲笑的靡非斯特① 的脸谱。因为在这老人的脸孔上并存着一个有无上权威的人的前额，和一张发出不祥的冷笑的嘴巴。在他以无边的威力粉碎人类的一切痛苦的同时，这个人似乎也把人间所有的快乐都扼杀了。当这个即将去死的青年人推想到这个老妖怪独自住在一个人所不知的天地里，既

① 靡非斯特，歌德的《浮士德》中恶魔的名字。

没有欢乐，因为他已经没有幻想；也没有痛苦，因为他已不知道有快乐，想到这些，他不禁发抖了。这老人站着，屹然不动，象是处在一团光云中的一颗星星。他的绿色眼睛，充满无法形容的镇定和狡猾，好象照亮着精神的世界，犹如他的灯照亮这间神秘的收藏室。

这就是使刚才被各种死的念头和怪诞的形象所催眠了的这位青年人在睁开眼睛的当儿感到恐怖的一种奇怪的景象。如果他一时还陷于麻木状态，如果他暂时让自己象听保姆们讲故事的小孩那样信以为真，甚至完全被听到的故事所迷住，那就应该把这种错误归因于他的沉思给他的生活和智能蒙上的那层薄纱，归因于他的受刺激的神经的激动，和刚才强烈的戏剧性场景给他提供的有鸦片般刺激作用的残酷快乐。产生这种幻象的地方是在巴黎的伏尔泰堤岸边，时代是十九世纪，从时间和地点来说，巫术发挥威力已经不可能。正确的地点应是盖依－吕萨克①和阿拉戈②的门徒、权贵的诈骗行为的蔑视者、法兰西怀疑派的神明③断气的房子附近，这陌生的青年无疑只不过屈服在这些诗意的诱惑之下，就象我们常常借以逃避令人失望的现实和用来考验上帝的威力那样。目前他正被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的预感所刺激，因此在这灯光和这位老人面前发抖了；然而，这种情绪却有点象我们大家面

① 盖依-吕萨克(1778—1850)，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② 阿拉戈(1786—1853)，十九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二十三岁时便成为科学院院士。

③ 这里指的是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大量著作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教会的伪善面目。

对着拿破仑或者是面对着才华灿烂和享有荣名的伟大人物时所感觉到的那样。

“先生想要看拉斐尔画的耶稣基督像吗？”老人客客气气地问他，语音清脆短促，颇象金属的声音。

他说着便把灯放在一根破柱头上，灯光把那棕色木匣照得通亮。

听到耶稣基督和拉斐尔这两个富有宗教意义的名字，他不禁露出一种好奇的姿态，无疑这是商人所期待的。他正在拨动一根弹簧，突然那红木的雕板沿着槽子滑下来，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那幅画已呈现在惊叹的陌生人的眼前。看到这不朽的名作，他已忘掉了店里种种奇怪的收藏品，忘记了刚才莫名其妙的瞌睡，重新成为一个人，重新认出那老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活生生的，毫无妖幻之处，并且重新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上了。画里神圣的面容温柔慈爱、和蔼安详的表情立刻给他以影响。天外飘来的阵阵馨香驱散了焚烧着他的骨髓的无限痛苦。由于背景是黑色的，救世主的头象是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顶上的光轮在他头发周围放出强烈的光芒，仿佛是从头发里射出来的；在额头和肌肉下面，每个线条都透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朱红的嘴唇象刚给人宣讲过人生真谛，听讲的人还在向空中追寻那神圣的回音。他向沉寂中询问救世主悦耳的隐谕，向未来去倾听它，却在过去的教训里找到它。救世主那双宁静淳朴的可敬爱的眼睛，是受苦的灵魂的避难所，是《福音书》的翻版。总之，天主教的全部精神可以从这个温柔的慷慨的微笑中体现出来，它似乎表达在这句简单的训诫里：

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这幅画能引人祈祷，劝人宽恕，消灭自私，唤起一切沉睡的德性。拉斐尔的杰作还具有诱人的音乐魅力，它可以把你引到非常迷人的回忆里，这幅画的成功是全面的，它使你看了会忘掉画它的画家。这幅珍品在光线上也充分发挥了它的威力：有时候，那头像似乎在遥远的云端里浮动。

“我买这张画所花的金币，摊开来可以盖过它，”商人冷冷地说。

“好吧！是该去死的时候了！”青年人嚷道，他正从一个梦幻里醒过来，梦中最后的思想使他想起了自己悲惨的命运，使他不知不觉地渐渐放弃他所恋恋不舍的最后希望。

“啊！啊！我对您保持戒心，到底做对了！”老头子答道，一面用一只手紧紧握住青年人的两只手腕，就象夹在钳子里似的。

陌生人对这个误会报以悲伤的微笑，并柔声地说：

“哎！先生，您完全用不着害怕，那是说我该去死，而不是您……为什么我不可以对您承认我的没有恶意的欺骗呢？”他看了一眼那满腹疑团的老头子，接着又说：“我在等待黑夜到来好去跳水自杀，以免在大白天里出丑，因此我来看看您的宝库。看在一位科学家和诗人的面上，为了这最后的快乐，谁能不原谅他呢？”

满腹疑团的商人，以敏锐的眼光审视这位面容忧郁的假主顾，一面留心地听他说话。听到他说话的语调含有痛苦的声音，也可能是从那刚才使赌徒们见了发抖的苍白的脸庞，猜想到他那可悲的命运，老头儿放心了，松开他的双手；可是，他

仍然有几分猜疑，凭着他至少有上百年的经验，便懒洋洋地把胳膊伸向一只柜子，似乎要把肘子靠在柜上，却从里面取出一把短剑，并且说：

“您是不是在国库里当了三年见习员，却没领到赏金？”

陌生人听了他的问话，不禁微笑起来，做了一个否定的姿势。

“您父亲是不是很生你的气，认为不该生下了您？要不然就是您丧失了名誉？”

“要是我愿意丧失名誉，我就会活下去了。”

“您是不是在杂耍戏院舞台上给人喝了倒彩？要不就是为了支付您情妇的殡仪费，不得不给人家编写流行歌谣的叠句？说不定您患的是穷病哩？您是想摆脱烦恼吗？到底是什么过错迫使您自寻短见？”

“您用不着在迫使一般人自杀的平凡道理里寻找我自杀的原因。为了省掉向您袒露我的前所未闻的痛苦，何况这种痛苦又很难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我只能对您说，我是陷在最深刻、最卑贱、一切苦难中最刺心的苦难里，而且，”他接着用无礼的骄傲声调说：“我既不愿乞求援助，也不愿乞求安慰，”这一下子等于完全否认了他刚才说的话。

“哎！哎！”

老头子开头用这两个单音字作为全部的答复，那声音象是哗啷棒摇动时的响声。然后接着说：

“我用不着强迫您恳求我，用不着使您脸红，而且，我不必给您一个法国的生丁，一个近东国家的巴拉，一个西西里的达

伦，一个德国的赫勒，一个俄国的戈比，一个苏格兰的法锭，任何一个古罗马的小银币，或者古希腊钱币，更不用给您一个近代的银元，不用给您任何金币、银币、铜币、纸币、钞票，我却愿意让您比一个君主立宪国的国王更富贵，更有权力，更受人尊敬。”

青年人认为这老头简直是老糊涂了，于是呆呆地望着他不敢回答。

“请回过头来，”商人说，一面突然拿起那盏灯来照亮画像对面的墙壁，“请您看看这张驴皮，”他接着说。

青年人突然站起来，看到在他所坐的椅子背后墙壁上，挂着一张驴皮，不禁显出惊异的神色，这块皮不过一张狐皮大小，可是一眼就能看出一个无法解释的奇怪现象，那便是在这间漆黑的店里，这张皮却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辉，你会以为是颗小彗星。这不信神的青年走近这个可以拯救他的不幸的所谓灵符，同时却在心里暗自嘲笑自己。但他怀着一种合理的好奇心，俯身反复地从各方面察看这张皮，不久就发现那发出这种奇异光辉的自然原因。皮面上的黑粒磨得如此平滑，如此光亮，皮面不整齐的纹路如此洁净，如此清晰，就象石榴石的小平面那样，这张东方皮革上的粗纹路构成无数的小焦点，正是这些焦点反射出强烈的光辉。他精细地指出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但对方只对他狡黠地微笑了一下，作为整个的回答。这种莫测高深的微笑，使这青年学者以为自己此刻上了什么江湖骗术的当。他不愿多带一个哑谜进坟墓去，便迅速地把那张驴皮反过来看，就象小孩急于知道他的新玩具

的秘密似的。

“啊！啊！”他嚷道：“这就是东方人叫做所罗门御印的印迹。”

“那么，您是知道它的来历的啦？”商人问道，同时用鼻子哼了两三下，这比最有力量的语言还能表达更多的意思。

“难道世上竟有这样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这种怪诞事情吗？”青年人听到这阵辛辣的无声的嘲笑后，有点生气，嚷着说。“您难道不晓得东方的迷信都具有神秘的形式和荒诞的性质，是一种荒唐无稽的力量的象征吗？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我来谈论这桩事情，象谈论斯芬克司①或格里风②那种仅存在于神话里的东西，那岂不更显得幼稚可笑？”他接着又说。

“既然您是位东方学的专家，”老头子接着说，“也许您能读懂这个格言吧？”

他把灯端近来，青年人正反拿着那张灵符，老头子指给他看嵌在这张奇妙的皮革的皮组织里的文字，这些文字就象是从那只用来制成这张皮革的畜生的皮上生长出来似的。

“我承认，”陌生的青年嚷着说，“我猜不出人们用了什么方法竟能如此深入地把文字印在一张野驴皮上。”

于是他突然转过身来，眼睛朝向那些堆满珍奇玩好的桌子，象是要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

① 斯芬克司，狮身人面怪兽，埃及人以它代表太阳。希腊人把它当成神秘的怪兽引进他们的神话里。

② 格里风是希腊神话里的怪兽，它身体象狮，头和翅膀象鹰，耳朵象马，颈背上长着象鱼鳍样的冠。

"您想要什么?"老头子问道。

"找一个工具，把皮革切开来看看，就可以弄清楚这些文字到底是印上去的还是刻上去的。"

老头子把他的短剑递给陌生人，他便用来在皮上有文字的地方着手剥刮，当他轻轻刮去一层皮的时候，文字仍在原来的地方显现出来，而且十分清楚，和原来印在表面上的文字毫厘不差，以致有一会儿，他竟以为自己一点也没有把皮刮去。

"近东的工艺的确有它的特殊秘密，"他一面说，一面以不安的心情瞧着皮上这段东方格言。

"您说得对，"老头子答道，"还是归功于人，比把责任推给上帝为妙!"

神秘的文句按如下样式排列：

لوملكتني ملكت آلكل

ولكن عمرك ملكي

واراد الله هكذا

اطلب وستنال مطالبك

ولكن قس مطالبك على عمرك

وهي هاهنا

فبكل مرامك استنزل ايامك

أتريدني

الله يجيبك

آمين

译成我们的文字，意思就是这样：

你如果占有我，你就占有一切。但你的生命将属
于我。这是神的意旨。希望吧，你的愿望将
得到满足。但你的心愿须用你的生命来
抵偿。你的生命就在这里。每当你
的欲望实现一次，我就相应地
缩小，恰如你在世的日子。
你要我吗？要就拿去。
神会允许你。但
愿如此！

“啊！您精通梵文①哪，”老头子说。“也许您到过波斯，要不然就是到过孟加拉？”

“不，先生，”青年人答道，一面好奇地摸弄着这张象征性的皮革，因为它缺少柔韧性，倒颇象一张金属薄片。

老商人把灯又放回原来的柱头上，瞟了青年人一眼，那眼神充满冷酷的嘲笑，似乎在说：“他已不想去死了。”

“这是真的奥秘吗？还是在开玩笑？”陌生青年问道。

老头子摇摇头严肃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您。我把这个灵符所给予的可怕的威力奉献给一些看来比您更为果断的人；但是，在他们全都

① 上面长方形框子里的文字其实是阿拉伯文，并非梵文，巴尔扎克似乎是在故弄玄虚；他从所罗门说到婆罗门，又从波斯扯到孟加拉，显然是有意捉弄读者。

以嘲笑态度来对待这种不大可信的会影响他们未来命运的威力的同时，谁也不愿冒险去签订这样一个叫我也莫名其妙，不知是哪一种神怪力量提出的致命的契约。结果我的想法也和他们一样，我也怀疑，我终于弃权了，而且……”

“您甚至没有尝试一下？”青年人打断他的话头说。

“尝试！”老头子回答道，“如果您站在旺多姆广场上圆柱① 的顶端，您想不想试试从上面纵身往下跳？难道我们能阻止生命的进程吗？您几曾见过人类能和死截然分开？在走进这间陈列室之前，您是决心要自杀的；但是，突然间一个秘密引起了您的注意，就分散了您要寻死的念头。孩子！我想您每天碰到的生活之谜都不会比您今天碰到的这个谜更有趣味吧？您听我说。我曾亲眼见过摄政王朝淫秽的宫廷。我也象您一样，当时很穷，曾经讨过饭；尽管这样，我却活到了一百零二岁，而且，现在我已是百万富翁：不幸倒给了我财富，无知倒教育了我。我打算用很简短的几句话给您揭露人生的一大秘密。人类因为他的两种本能的行为而自行衰萎，这两种本能的作用汲干了他生命的源泉。有两个动词可以表达这两种致死原因所采取的一切形式：那便是*欲*和*能*，在人类行为的这两个界限之间，聪明的人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而我的幸福和长寿就是从它那里得来的。*欲*焚烧我们，*能*毁灭我们；但是，*知*却使我们软弱的机体处于永远宁静的境界。这样，欲望或愿

---

① 旺多姆广场上的圆柱，是用拿破仑军队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千二百门大炮铸成的铜柱，屹立在广场的中央。

望，便都在我身上被思想扼杀；动作或能力都被我的器官的自然作用消除了。简言之，我既不是把我的生命寄托在容易破碎的心里，也不是寄托在容易衰萎的感官上，而是把它寄托在不会用坏，比其他一切器官寿命都长的头脑里。我的灵魂和肉体都没有被任何过度的刺激所斲伤。可是，我却游览了整个世界。我的两脚曾登上亚洲和美洲最高的山峰，我学会了人类所有的语言，并且在一切社会制度下生活过。我借钱给一个中国人，仅用他父亲的身体做抵押，我睡在阿拉伯人的帐篷里，仅凭他口头的诺言。我在所有欧洲的首都签订合同，我毫无顾虑地把我的金子寄放在野蛮人的茅屋里；总之，我得到了一切，因为我懂得蔑视一切。我的唯一野心就是想观察，观察不就是认识吗？啊！认识，青年人呵，这不就是一种直觉的享受吗？不就是发现事物的本质，从而基本上把它占有吗？一个物质的占有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概念。请您设想一下，一个人能把一切现实的东西都铭刻在他的思想里，把一切幸福的源泉都输送到他的灵魂里，排除一切尘世的污垢，从而提炼出无数理想的快乐，那时候，他的生活该是多么美满呵。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它给吝啬人提供快乐，而不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就是这样在世界上逍遥，我的快乐始终是精神上的享受。我的放纵便是欣赏海洋、各民族、森林和高山！我什么都看过了，可这是安安静静地看，不让自己疲劳；我从来没渴望过任何东西，我在等待一切。我在世界上漫步，就象在自家的花园里那样。人们的所谓忧愁、爱情、野心、失败、悲哀等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被我转化成梦幻的

一些观念；我不是在感觉它们，而是在表达它们，演绎它们；我不让它们吞噬我的生命，却把它们戏剧化，把它们提高；我用它们来娱乐，就象我运用内心的视觉来阅读小说。我从来不让我的器官疲劳，因此，我仍然享有强壮的身体。我的灵魂继承了我没浪费过的全部精力，因此，我这颗脑袋里储藏的东西，比我铺子里收藏的还要多。在这里，”他用手拍着前额说，“在这里的才是真正的百万家财。我曾经度过许多美妙的日子，因为我用智慧的眼光去回顾既往；我能把许多国家整个的召来，并召来许多优美风景、海景、历史上的美人！我有一个想象中的后宫，在那里，我占有了我所没有的一切女人。我常常再见到你们的战争，你们的革命，并且把这些事件加以评论。呵！为什么会有人宁愿热狂地、轻佻地去欣赏稍有几分姿色的容貌，多少有点曲线美的体态；为什么会有人宁愿接受由你们谬误的主意所造成的一切灾祸，而不去运用最高的智能，来使整个世界出现在自己的心中，取得既不受时间的束缚，也不受空间制约，而运动自如，能拥抱一切，观看一切，俯身在世界的边沿，去询问其他的星球，去倾听上帝的纶音的无边乐趣呢？这件东西便是欲和能的结合，”他用响亮的声音指着那张驴皮说，“这里面包含着你们的社会观念，你们的过分的欲望，你们的放纵行为，你们致人于死命的欢乐，你们使生活丰富的痛苦；因为痛苦也许只是一种强烈的快乐。有谁能够确定肉欲变成痛苦和痛苦仍是肉欲的界线？观念世界里最强烈的光线，不是反会爱抚视觉，而物理世界里最柔和的阴影，不是倒常常会刺伤视觉吗？智这个字难道不是从知这个字

变来的吗？疯狂如果不是过度的欲或过度的能，那又是什么呢？”

“就算是这样吧！是的，我就喜欢过强烈的生活，”陌生人说，把驴皮攥在手里。

“青年人，您可要当心呵！”老头子用难以置信的激动神情嚷着说。

“我曾经因为研究和思考消耗了我的生命；可是这种努力甚至还养活不了我，”陌生人回答，“我既不愿受斯威登堡①式预言的欺骗；也不愿受您的东方符箓所愚弄，先生，就连您为了想把我再留在这个我再也不可能活下去的世界所进行的一切善意的努力，我也不愿接受……好啦！”他用一只痉挛的手紧握着那张灵符，望着老头子补充说。“我想来一次比得上王宫里的盛筵那样的豪华夜宴，我要有一次热热闹闹的配得上这个世纪的堪称尽善尽美的盛大宴会！我所有的宾客都是年轻人，都是有才智而无偏见的人，快乐得快要发疯！饮用的美酒要越来越浓烈，越来越醇厚，酒力之强烈，要足以让我们酣醉三日！这一天晚上，席间要有许多热情的女人来点缀！我要那狂热的、吼叫着的放荡之神把我们载在它那四匹马拉的飞车上，奔到世界的尽头，把我们扔在人迹未到的海滩上！让灵魂升上天堂或是投入泥潭，我不知道到那时候，它们到底上升还是下沉，这对我无关紧要！我只想命令这个不祥的力量把一切的欢乐融合成一个大快乐。是的，我需要在最后的一

①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的通灵论者。

次拥抱中把天上人间的一切快乐都享受一番，然后死去。因此，我希望在酒后有放荡的古代颂歌，有能唤醒死者的歌曲，有无数的接吻，没完没了的接吻，让接吻的声音象一场火灾发出的噼啪声那样传遍巴黎，把所有的夫妻都惊醒，唤起他们强烈的热情，使他们全都恢复青春，即使是年已七旬的老夫妻！”

从老头子的嘴里发出的一阵狂笑，传到青年疯子的耳朵里，就象是从地狱里迸出的声音，如此专横地制止了他，使他不再做声了。

“您以为我的地板会突然裂开，变成一条过道，让摆满山珍海错的筵席和另一世界的客人一齐进来吗？”古董商人说，“不，不，傻小子，您已经签订过契约，这就万事俱备。现在您的意愿将会确确实实地得到满足，但须用您的生命作代价。这张驴皮就象征您的寿命的限度，它将按照您的希望的强度和数目的大小而收缩，从最轻微的到最强烈的希望，都毫厘不爽。当初给我这张驴皮的婆罗门教徒曾经向我解释，说在这张驴皮持有人的命运与希望之间将会自动地起一种神秘的协调作用。您的第一个愿望是平凡的，我倒可以把它实现，但是，我愿把它留给您的新生活去处理。话说回来，您是想寻死的！那么！您的自杀只不过是推迟一步罢了。”

陌生人有点愕然，几乎生气了，他觉得这个奇怪的老人在和他开玩笑，虽然在这最后一次玩笑中，他那种半是出于仁慈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他嚷着说：

“先生，如果我的命运会有什么变化的话，在我走过这个

堤岸的一段时间内，我就会明白。可是，如果您不是在拿一个不幸的人取笑，那么，为了回敬您给我的这个致命的帮助，我希望您爱上一个舞女！那时候您就会懂得放荡生活的快乐，也许您会变成一个挥金如土的浪子，把您以哲学家的风度攒积的全部财产通通花光。”

他匆匆走出去，连老人发出的一声长叹都没听到，他穿过厅堂，走下楼梯，那粗腮帮子的胖伙计在后面紧跟着想给他照亮都没来得及；他溜得那么快，就象当场被人发现的小偷似的。一阵热狂使他变得迷迷糊糊，甚至没有察觉到那张驴皮的难以置信的韧性，它变得象一只手套那样柔软了，他用狂热得发抖的手指把它卷起来，塞进上衣口袋，他几乎是机械地完成这个动作的。

在他从店铺的门口奔向大街的时候，撞见了三个手挽着手的青年人。

“畜生！”

“傻瓜！”

这便是他们见面时交换的温雅称呼。

“哎！原来是拉法埃尔！”

“好极啦，我们正在找你。”

“怎么啦！是你们？”

这三句友好的对话，是在一盏被风吹得直摇晃的街灯的光线正好照在这群惊讶的青年脸上时，紧接着先前的谩骂说出来的。

“亲爱的朋友，你跟我们来吧，”几乎被拉法埃尔撞倒的那个青年人对他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只管走吧，我可以一面走，一面把事情告诉你。”

出于自愿或被强迫，不管怎样，拉法埃尔是被他的朋友们包围着，被拉着胳膊加进这快乐的一帮，向艺术桥走去了。

“亲爱的，”演说家在继续他的演说，“我们到处找你，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在你住的可敬的圣康坦旅馆，附带说一句，它那始终不变的招牌，总是一个黑字接着一个红字交错着写的，就象卢梭时代的招牌那样，你的莱奥纳德① 对我们说你下乡去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富人、执达吏、债权人或商务法警那种神气啊。没关系！拉斯蒂涅有天晚上还在滑稽剧院瞥见你，于是我们重新鼓起了勇气，拿自尊心来打赌，一定要把你找到，看你是不是栖息在爱丽舍田园大道的树上，是不是花两个铜子到救济院去睡觉，和那些靠在吊绳上睡觉的叫化子为伍；或者，如果更幸运些，你的临时营房是不是驻扎在什么女人的化妆室里。可是，我们到处找不着你，甚至圣佩拉日监狱和拉福尔斯监狱的囚犯名册上都找不到你的名字！我们还到政府各部门去打听，又到国立歌剧院、各修道院、咖啡馆、图书馆去，也查看了警察局的名册，还到各报馆编辑部，各饭馆，各剧院的休息室，总之，所有巴黎的好地方、坏地方我们都细心地找过，我们不禁为失掉这么一个既可以进皇宫，也可以入监

---

① 莱奥纳德，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吉尔·布拉斯》中的老女仆的名字，这里是指拉法埃尔住的旅馆的女仆。

狱的相当有天才的人物而叹息。我们正在议论要把你列入七月革命① 英雄的名册上去！而且凭良心说，我们都在为失掉你而惋惜！”

这时候拉法埃尔和他的朋友们走过艺术桥，他并没有听他们的说话，只顾望着塞纳河，滚滚的流水在怒吼声中反映出巴黎的灯光。不久以前，他还想从这儿纵身投水自杀，现在老人的预言已实现，他的死期势必要推迟了。

“我们的确在为失掉你而惋惜！”他那朋友一直在继续发表他的议论，接着又说，“那是事关一桩密谋的问题，我们想让你也来参加，因为你有超凡的才干，你是懂得驾驭一切的人。亲爱的朋友，今天，在王室的诈骗之下，利用宪法作幌子来为非作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了。被人民的英雄行动推翻了的万恶的君主专制政权，是一个下贱的娼妇，人们可以随便和她开玩笑，饮酒取乐；但祖国却是一位爱唠叨的有德性的妻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得接受她的刻板的爱抚。因此，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权力已从杜伊勒里宫转移到了报馆，就象金库已转移地方，从圣日耳曼区② 转到了昂丹大道③。”

“但是，也许你还不知道这样的事实！政府，也就是银行家和律师们的新贵族政权机构，今天他们利用祖国，就象过去

---

① 这里指的是一八三〇年七月巴黎民众武装起义推翻查理十世的波旁王朝，建立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事件。

② 圣日耳曼区是贵族聚居的地区。

③ 昂丹大道是银行家聚居的地方。

教士们利用君主专制政权，他们觉得有必要利用新字眼和旧思想来迷惑善良的法国民众，就象各派哲学家和各个时代的当权人物所做的那样。问题就在于要给我们造成一种声势浩大和全国一致的舆论，从而给我们证明：给由某某先生所代表的祖国缴纳十二亿法郎三十三生丁的税，要比给只说我而不说我们的国王缴纳十一亿法郎九生丁的税更为幸福得多。总之一句话，一家拥有二、三十万结结实实的法郎的报馆新近创办成功了，报馆的目的是要做出一种反对派的姿态，使不满现状的人感到满意，同时又不致妨碍公民国王①的国民政府。由于我们既嘲笑自由，也嘲笑专制，嘲笑宗教同时也嘲笑异端；因此，对我们来说，祖国就是这样一个首都，在这里让我们彼此交换意见，并且按多少钱一千字出卖自己，在这里每天都有丰富的晚餐可吃，有精彩的演出好看；在这里到处都有淫荡的妓女，在这里夜宴继续到清晨，在这里爱情以钟点计算，就象出租的马车那样；但愿巴黎永远是所有国家中最可爱的首都！是快乐的祖国，自由的祖国，智慧的祖国，美女的祖国，坏蛋的祖国，美酒的祖国，而且，在这里我们不大感觉得到权势的压力，既然我们大家都和掌权的人物接近；……我们这些靡非斯特魔神的真正信徒，我们承办一切；我们制造舆论，我们给粉墨登场者换新装，给政府这家旧铺子钉上新招牌，给空论派一些药吃，给老共和党重新回炉，给波拿巴派重露头角的机会，给中间派提供给养，只要它允许我们iu petto② 嘲笑一下

① 指路易-菲力浦。

② 意大利文：私下，暗中。

国王和民众，允许我们晚上改变早上的意见，让我们象巴汝奇①或照东方人的习惯躺在柔软的褥垫上过快乐的生活。我们一致请求你统治这个离奇的滑稽诗的帝国；因此，我们现在立即领你去赴这家报馆创办人，一位退休银行家的宴会，他有钱不知该怎么花，便一心想把他的金子变成智慧。在他那里，你将受到兄弟般的接待，我们将把你尊为天不怕地不怕，专爱鸣不平的人们的国王，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足以在奥国、英国或俄国还没有打定主意之前，就预见到他们的意图！是的，我们打算把你奉为这个智慧王国的国王，这个王国曾经给世界提供过象米拉波②、塔莱朗③、皮特④、梅特涅⑤那类政治人物，总之，所有这些机灵的克里斯平⑥们，在他们之间，把一个帝国的命运作为赌注，就象普通人在玩骨牌时，把他们的樱桃酒作为赌注。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最勇敢的伙伴，而且你从未真正和'放荡'接触过，'放荡'，这可爱的怪物，是所有意志坚强的人，都想和它较量一番的；我们甚至敢说它还没有把你征服过。我希望你不至于辜负我们对你的赞许。我们的东道主泰伊番准备给我们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其规模将远远超过我们

① 巴汝奇，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为人精明、狡猾，是庞大固埃的忠实伙伴。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演说家。

③ 塔莱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

④ 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

⑤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

⑥ 克里斯平原来是意大利喜剧中仆人的名字，后来成为诗人喜欢的仆人的典型，他代表聪明机智，调皮捣蛋，恬不知耻的仆人。

现代的小吕居吕斯① 的吝啬的狂欢宴。他相当富有，能够在小事情上做得大方，在恶习中表现优雅和韵致……你同意吗，拉法埃尔？"演说家打断自己的话头问道。

"是的，"青年人回答道，他对于他的愿望的实现，并不觉得怎么奇怪，使他惊愕的倒是这一连串事情，竟发生得如此自然。

尽管他不可能相信这是由于魔法的影响，但是，他却欣赏人类命运的离奇。

"可是，你对我们说'是的'时，那神情就象你忽然想起了你祖父的死那样，"一个在他身旁的人说。

"啊！"拉法埃尔接着说，他天真的音调，引起这群体现法国年轻一代的希望的作家们发笑，"朋友们，我想我们很快就要变成一群不折不扣的大坏蛋了！到目前为止，在两次喝酒之间，我们曾经衡量过生命，在我们消化食物的时候，我们曾经品评过人物。我们未曾做出任何事业，空谈却十分大胆；可是，现在我们给打上政治的烙印，就要进入这座大监狱了，并且要在那儿失掉我们的幻想。当人们只相信魔鬼的时候，才会惋惜青春时期的天堂，在那天真未凿的时代，我们虔诚地向一位好心的神甫伸出舌头去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圣体饼。啊！我的好朋友们呀！如果我们过去以那么大的乐趣去犯我们最初的罪过，那是因为我们可以用痛悔来使它美化，给它以刺激和趣味；至于现在……"

---

① 吕居吕斯是古罗马将军，以生活奢侈著名。

“啊！现在，”那先前说话的人说，“我们却只剩下……”

“什么？”另一个人问道。

“罪恶……”

“看，这个词的意义，它的高度比得上绞刑架，深度比得上塞纳河，”拉法埃尔答道。

“啊，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要说的是政治罪恶。从今天早上起，我就只想过这么一种生活，那就是阴谋家的生活。可我不知道明天我的奇想还会不会继续存在；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乏味的文明生活，就象铁路的轨道般单调，真使我恶心透顶！现在我的心充满激情，正在为莫斯科败绩① 的不幸，《红色海盗》② 的惊心动魄，以及走私者的生活所吸引。既然在法国再没有沙尔特勒修道院③，我希望最少要有一个植物学湾④，一种特别为小拜伦们而设的诊疗所，这些家伙把生活弄得象晚餐后的餐巾般一团糟，他们除了纵火焚烧自己的祖国，自杀，替共和国密谋，或者要求战争……就再没别的事情好干。”

“爱弥尔，”拉法埃尔旁边的人气冲冲地对刚才讲话的人说，“我敢发誓，要是没有七月革命；我早就到偏僻的乡下当神甫，过野人的生活去了，而且……”

---

① 指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

② 《红色海盗》是美国惊险小说家库柏（1789—1851）的作品。

③ 法国著名的沙尔特勒修道院创建于一〇八四年，里面的修道士于一九〇三年被驱逐。

④ 植物学湾是悉尼附近的一个海湾，以前是英国人流放罪犯的地方。

“而且你每天都要念祈祷文吗？”

“是的。”

“你是个傻瓜。”

“我们可是每天都读报纸呵！”

“对一个记者来说，这还不坏！但是，你快别说了，我们正走在一大群订户的中间。新闻业，你可知道，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宗教，而且有了进步。”

“为什么？”

“因为头面人物不必去相信它，民众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就这样闲谈着，活象那些多年来就把De viris illustribus① 读得烂熟的正人君子，不觉到了儒贝尔街②的一座私邸前面。

爱弥尔是这么一个新闻记者，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却能比其他在职业上有成就的记者获得更大的光荣。他是一位大胆的批评家，既热情，又尖刻，他具有他的缺点所能容忍的一切优点。他为人既爽直又开朗，当着面，他可以尽情地嘲弄一个朋友，但在背后却能够勇敢而正直地替他辩护。他嘲笑一切，甚至自己的前程。他始终一文不名，象一切有才干的人那样，他懒惰得出奇，他能够在那些不懂得在自己的书里写上一个警句的人面前，把一本书中的道理，用一个警句说出来。他

① 拉丁文：《古代名人传》。

② 儒贝尔街其实没有银行家住宅，倒是昂丹大道一带是金融中心，银行家多住在那里。

对别人随便许愿，却从未兑现，他躺在自己的幸运和光荣上睡大觉，甘愿冒一觉醒来已经老在医院里的危险。再说，他为朋友可以不顾性命，吹牛皮可以不顾廉耻，单纯得象孩子，他工作只是为了兴趣或需要。

“照阿尔科弗里巴①大师的说法，我们去赴的是一次空前盛大的宴会②。”他指着吐放馨香，使楼梯变成绿荫的盆花，对拉法埃尔说。

“我喜欢铺有豪华地毯的温暖的大走廊，”拉法埃尔答道，“华丽的陈设从走廊开始，在法国毕竟是罕见。在这里我觉得自己是复活了。”

“还有上面的哩，我们还要到上面去喝酒谈笑一番，我的可怜的拉法埃尔。——啊！这一回！我希望我们是胜利者，我们将要踩着所有这些人的脑袋前进。”他接着说。

随后，他用嘲弄别人的手势，指着到会的宾客，一面走进一间金碧辉煌的客厅，他们立即受到巴黎最出色的青年们的欢迎。其中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正以他的第一幅成名作品去和帝政时代绘画的光荣成就争一日之短长。另一个前一天晚上侥幸出了一本尖酸刻薄的新作，这是文学上的轻蔑的标志，它给现代派创作发现了新路子。更远一点的地方，一位满脸粗线条，显出某种强有力的天才的雕刻师，正和一位无情的开玩笑专家聊天，这种人，最会随机应变，有时不愿在任何地方见到有比他高明的人，有时又会到处甘拜下风。这里是我

① 阿尔科弗里巴，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1494—1553)的笔名。

② 指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大吃大喝场面。

们最机智的讽刺画家，他们眼睛狡猾，嘴巴恶毒，正在窥伺可以做讽刺素材的对象，以便用铅笔描绘下来。那里是一个年轻大胆的作家，他能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提炼政治思想的精华，或者以嘲弄的手法压缩一个多产作家创作的精神，他在和一个诗人闲聊，这诗人，如果他的才能有他的仇恨那么大，写出的东西准能压倒现时的一切作品。这两人都在用甜言蜜语彼此恭维，尽力不让自己说出真话，但也不撒谎。一位著名音乐家，用第七音符低半音的调子和嘲讽的声音安慰一个最近在政治上垮台而未受损伤的青年政客。一些没有风格的青年作家站在没有思想的青年作家们旁边，充满诗意的散文家和毫无诗意的诗人们挤在一起。一个相当天真地轻信圣西门①学说的可怜的圣西门派，看到这些各有缺陷的人物，便仁慈地把他们拉在一起，他无疑是想把他们变成他所信奉的学说的信徒。

随后，在那儿还可以找到两三个这样的学者：他们是专门为了在谈话中说一些令人扫兴的话而来的，还有好几个杂剧作家，随时准备在那里投射一些象钻石的闪光那样转瞬即逝的光芒，这种光既不热也不亮。这里还有几个荒谬绝伦的人物，他们暗笑那些对世人和世事公开表示赞赏或蔑视的人，至于他们自己则早已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法，用来阴谋反对一切制度，却不拥护任何一种制度。一位蹩脚的批评家，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可以在滑稽剧院正当大家倾听一支小调的时候，忽然大声擤鼻子，抢在众人之前首先大声叫好，并且反驳任何先说出他的意见的人，这时他正在那儿找机会把聪明人

① 圣西门（1760—1825），法国哲学家，圣西门学说的创始人。

的话当做自己的警句。在这群宾客中，五个人是有前途的，十来个人可以获得某种光荣的终身年金；至于别的一些人，他们可以象所有的庸人那样，用路易十八的那两句著名的谎言：团结一致，忘却前嫌① 来聊以自慰。宴会的主人有花费两千埃居② 的人那种带忧愁的快乐。他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眼睛不时朝客厅的大门找寻他所期待的客人，不久便出现了一个矮胖的男人，大家都以阿谀的欢呼迎接他，这便是当天早上完成了创办这家报纸的法律手续的公证人。

一个穿黑制服的仆人走来打开一间大餐厅的门，于是宾客们便毫无拘束地走进餐厅，在一张大餐桌的周围寻找各自的座位。拉法埃尔在离开客厅进入餐厅之前，还对客厅里的陈设投了最后的一瞥。他的希望无疑是整个地实现了。所有房间铺陈的无非是丝绸和黄金，华丽的烛台上燃着无数的蜡烛，使得金色柱头的最细微的地方，铜器上精致的雕镂和木器的富丽堂皇的颜色更加光彩夺目。优美的竹制花架上摆着名贵的盆花，散发出阵阵的馨香。这里的一切，甚至帷幔之类，都有一种毫不夸张的典雅气氛；总之，在这一切上面，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诗意的温雅情调，它的魅力必然会在穷汉的脑子里产生幻想。

“十万法郎的年息，确乎是《教理问答》的美好注释，它会

---

① 路易十八，法国国王，一七五五年生于凡尔赛，一八二四年死于巴黎，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四年在位期间，曾在他批准的宪章上载明了这两句话。

② 法国古银币，一埃居约等于三法郎。

巧妙地帮助我们把道德见诸行动！”他感慨地说，“噢！是的，我绝不能让我的品德光着脚板走路。对我来说，人生的缺陷就是住阁楼，穿破衣服，冬天戴灰帽子和欠门房的钱……啊！如今我要在这种豪华环境里活上一年半载，不管怎样！然后，就死掉。这样，至少让我认识了，经历了，尽情享受了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

“啊！你把股票经纪人的一辆马车当做幸福。”爱弥尔听他说完后对他说道。“算了吧，你不久就会讨厌财富的，当你发现它夺去使你成为高尚人物的机会的时候。艺术家难道在富裕的贫困和贫困的富裕之间曾经动摇过吗？对我们来说，难道我们不是经常需要有斗争吗？因此，准备好你的胃口吧，你看，”他边说边做了个豪迈的手势，指给他看一看享福的资本家的餐厅中所呈现的那派威严、神圣和安详的景象。“这个人，”他接着说：“他拚命赚钱难道不就是为了我们吗？他难道不是被自然科学家忘记列进珊瑚虫类里的一种海绵吗？要紧的是把他交给他的继承人之前，先巧妙地榨出他的油水。难道你没注意到装饰墙壁的浮雕那种气派吗？还有许多大吊式烛台和油画，不用说，这是多么豪华啊！如果听信那些妒忌的人和自认为知道生活奥秘的人的话，这个人①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杀过一个德国人和别的几个人，有人说其中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和这个朋友的母亲。你能给这位头发斑白，令人肃然起敬的泰伊番加上杀人犯的罪名吗？他外貌多么象一个老好

① 这个人，指泰伊番，他的出身和发迹见巴尔扎克的另一部小说《红房子旅馆》。

人啊。你看他的银器多么光彩夺目，你会相信银器闪耀的每一道光芒都是他挥动匕首的一次闪光吗？……算了吧，与其相信这些，倒不如去相信穆罕默德①。如果公众意见是对的话，请看，这儿有三十来位有良心有才能的人，正在准备饱餐和痛饮一个家庭的脏腑和鲜血；而我们两人都是满脑子天真和狂热的青年人，我们将要成为罪大恶极的同谋者。我真想问问我们的资本家是不是一位清白的人……”

“不，现在不要去问！”拉法埃尔嚷着说，“等他醉得不省人事时再问；那时候，我们早吃过酒席了。”

两位朋友笑嘻嘻地坐了下来。每个客人首先用比说话还迅速的眼光向长方形的餐桌瞟了一眼，对着豪华的筵席不禁表示惊叹，桌布象新降的白雪那么洁白，桌上整齐对称地排列着餐具，每份餐具旁边堆着金黄色的小面包。水晶杯不断反射出彩虹般的星光，银烛高照，烛光交相辉映，盛在银盘里，用圆盖罩住的各色佳肴，既刺激食欲，又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座上宾客很少交谈。邻座食客彼此凝视。侍者按顺序给客人斟上马德拉②的名酒。接着第一道菜在它应得的一切荣耀中出现了。它准会给已故的康巴塞雷斯③增光，而布里雅-萨瓦兰④也会予以赞赏。波尔多的白葡萄酒，勃艮第的红葡萄酒，大量倾注，完全是王宫里的气派。这宴会的第一部分，就任何方面

---

① 穆罕默德指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② 马德拉，大西洋中的海岛，葡萄牙属地。

③ 康巴塞雷斯(1753—1824)，法国法学家，在拿破仑帝国时代备受重用。传说他是位美食家。

④ 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法国烹调学家。

说，都可以和舞台上演出的一出古典悲剧的场面相媲美。第二幕戏就变得有点谈笑风生了。

参加宴会的每个宾客都随着自己的兴趣有分寸地轮流饮用各著名产地的葡萄美酒，等到人们把这第一道豪华佳肴的残余撤走的时候，暴风雨般的争论就开始了；有些人苍白的前额变红了，某些人的鼻尖也开始发赤，人人容光焕发，眼睛闪亮，在这个微醺的阶段，大家的谈论还没有越出礼仪的界限；但是，诙谑和警句逐渐从各人的嘴里脱口而出；随后诽谤就轻轻地抬起了它那毒蛇的小脑袋，用笛子般委婉的声音开始说话了。这里，那里，几个阴险的人在留神倾听，希望能够保持他们的理性。第二道菜端上来的时候，宾客们的精神都十分兴奋，大家都边吃边谈话，边谈话边吃，每人都满杯的大饮大喝，毫不在意酒浆的流溢，尤其是酒那么清冽，那么香醇，一个人带头喝，别人就更受传染。泰伊番自夸能使他的宾客们活跃起来，于是叫人拿来罗讷省的烈酒，匈牙利的托凯伊葡萄酒和醉人的鲁西荣省陈酿。喝过这些酒之后，大家又不耐烦地等待香槟上席，酒到之后，就喝得更多了。受到香槟酒劲的鞭策，他们的思想就象驾驿车的驿马断了辔头似的奔向漫无边际的空谈里，但谁也不爱听，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没有听众，重复无数遍的询问更无人回答，各人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惟有纵酒狂饮在发出巨大的吼声，这声音由无数混乱的叫嚣构成，就象罗西尼① 的渐强乐曲，越奏越响。随后便是用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著名作曲家，他的名作有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奥赛罗》等。

诡计诱骗别人干杯，大吹牛皮，向别人挑战。大家都放弃用智能来彼此炫耀，而争着以酒量来称雄。每人似乎都有两种声音。有时候，宾客们抢着同时说话，侍者们便都会心地微笑。但是，这场舌战是由各种光怪陆离的谬论、貌似滑稽的真理，在大叫大嚷中交锋的，至于各种中间判决，权威的判断和愚蠢的言谈，就象一场战斗里，炮弹，枪弹和榴霰弹在呼啸声中横飞，这场热闹，无疑会使某些哲学家因为发现其中有些思想奇特而感到有趣，或者使得某个政治家觉得有些主张古怪而大为吃惊。这一切既是一本书也是一幅画。各派哲学、各种宗教、各种道德，从这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千差万别，还有各种政体，总之，人类智慧的一切伟大行为，终将倒在象时间老人手中那把大镰刀那么长的镰刀之下，你也许会觉得难于判断挥舞这把镰刀的，到底是醺醉的智慧，还是变得明智了的醺醉。

这些才子们象被某种风暴吹卷起来的波涛，愤怒地冲击着海里的岩石，他们想要动摇作为各种文明的基础的一切法则，这样就无意中满足了上帝的愿望，原来上帝给大自然布置了善和恶，而给自己保留使善恶之间永远斗争的秘密。这场辩论既狂热又滑稽，在某种意义上象是一次才子们的安息日会①。这些革命的儿子们，在一家报馆创立之初所说的一些悲伤的笑话和快活的酒徒们在卡冈都亚②诞生的时刻所发表

① 即传说中魔王撒旦主持下在星期六午夜举行的巫魔狂欢会。

② 卡冈都亚是拉伯雷的《巨人传》里的主人公庞大固埃的父亲，是个食量极大的巨人。

的议论之间，隔着整整一条把十九世纪和十六世纪分隔开来的鸿沟。十六世纪在嬉笑中搞了一场大破坏，我们的十九世纪却站在废墟上面开玩笑。

"那边的那位青年人，您管他叫什么名字？"公证人指着拉法埃尔说，"我似乎听见人家叫他瓦朗坦。"

"您乱嚷些什么，只说个没头没尾的瓦朗坦？"爱弥尔笑着说，"拉法埃尔·德·瓦朗坦，请您这样称呼他！我们的家徽是黑色作底，上面一只金鹰，顶戴银冠，鹰嘴和鹰爪深红色，配上一句拉丁文的好格言：NON CECIDIT ANIMUS[a]①！我们不是路上捡到的弃儿，我们是瓦朗斯族的始祖，西班牙和法兰西的瓦朗斯城的创建人，瓦朗斯皇帝，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的后裔。如果我们让马赫穆德②在君士坦丁堡登上宝座，那纯粹是出自我们的好意和因为我们无钱或者没有士兵。"

爱弥尔用他的叉子在拉法埃尔的头顶上描绘了一个皇冠。公证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立即又喝起酒来，无意中做了个表示真诚的姿势，按这个姿势，他似乎承认自己要把瓦朗斯，君士坦丁堡等城市，马赫穆德，瓦朗斯皇帝和瓦朗斯家族同他的主顾联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象巴比伦，推罗，迦太基或威尼斯这样的蚂蚁窠，常给过路的巨人一脚踩坏，这难道不是爱嘲弄人的造化给人类的警告吗？"克洛德·维尼翁说道。维尼翁这家伙是被收买来写只

① 拉丁文：勇气长存。

② 指马赫穆德一世（1696—1754），土耳其苏丹，一七三〇至一七五四年在位。

值十个铜子一行的博叙埃① 式文章的奴隶。

“摩西，西拿，路易十一，黎塞留，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也许是在各个不同文化期重新出现的同一人物，就象彗星出现在天上一样。”一个巴朗什② 分子回答说。

“为什么要去推测上帝的意旨呢？”歌谣体诗歌作者卡那利说。

“算了吧，看你竟扯到上帝去了！”批评家嚷着说，打断了他的话头。“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富灵活性。”

“可是，先生，路易十四为了开凿曼特侬水渠所牺牲的人命比国民公会为了公平征税，统一法令，使法国国家化，以及平均分配遗产所牺牲的人命还要多，”一个因为没有贵族头衔而成为共和党人的青年马索尔说。

“先生，你这把人血当酒喝的人，这回你可愿意刀下留人吗？”瓦兹省的殷实地主莫罗回答他说。

“那又何必呢，先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难道不值得来点牺牲吗？”

“毕西沃！吓！那共和党什么的，他主张把这个地主的脑袋拿来当牺牲！”一个青年人对他的邻座说。

“人物和事件都算不了什么，”共和党人一面打噎，一面继续发表他的理论；“在政治和哲学上，原则和概念高于一切。”

“这理论多么可怕呵！你只因为朋友们说了一声假如就毫

---

① 博叙埃（1627—1704），法国主教、作家和宣教家，维护路易十四的宗教政策，反对新教，是自由思想的死敌。

② 巴朗什（1776—1847），法国神秘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富有宗教感情。

不悲伤地杀掉他们吗？……”

“嘿！先生，一个人有内疚，才真正是个坏蛋，因为他心里还有道德观念；而彼得大帝①，阿尔伯公爵②，只知有制度，海盗蒙巴尔③心中只有一个组织。”

“可是，社会就不能摈弃你们的制度和你们的组织吗？”卡那利说。

“噢！这我同意，”共和党人嚷道。

“嘿！你们的愚蠢的共和国可真使我恶心！我们竟不能够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切一只阉鸡而不致触到它的土地法。”

“你的原则都很杰出，我的小布鲁图斯④，你满肚珍馐，可你真象我的听差；那可笑的家伙，真是爱洁成癖，要是我让他顺着他的癖好来刷我的衣服，我可真要光着身子走路了。”

“你们真是一帮粗野的家伙！你们想要用牙签来清洗一个国家，照你们的说法，司法倒比强盗更危险了，”共和政体的拥护者答辩说。

“哎！哎！”诉讼代理人德罗什嚷道。

“他们也和他们的政治一样讨厌！”公证人卡陶说，“快别再谈啦。没有什么学问或品德抵得上一滴血。如果我们要清

① 彼得大帝（1672—1725），是一个有宏图大略的俄国沙皇。

② 阿尔伯公爵（1508—1582），法国将军，以残酷镇压荷兰和葡萄牙的起义著名。

③ 蒙巴尔，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海盗头子，绰号“杀人魔王”，后来成为十九世纪许多戏剧和小说的主角。

④ 布鲁图斯，古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共和制的坚决捍卫者，终身为共和政体而奋斗，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算真理，也许我们会发现它业已破产。”

“啊！让我们在罪恶中逗乐，一定比在善良里争吵来得省心。因此，我愿意把我四十年来在讲坛上的讲话换取一条白鲈鱼，一篇佩罗① 的童话，一幅沙尔莱② 的素描。”

“你说得很对！……请把芦笋递给我……因为，说到底还是自由产生混乱，混乱引来了专制，然后从专制再带回自由。牺牲千百万人的性命都没能让这些制度中的任何一种取得胜利。人类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永远在循环法里打转吗？当人类自以为已经改善了什么，其实只不过是把事物掉了一个位置而已。”

“噢！噢！”杂剧作家居尔西嚷道，“先生们，这么说来，我愿为自由之父查理十世③ 干杯！”

“为什么不可以？”爱弥尔说，“当专制合法的时候，自由就躲在习俗里；vice versa.④当自由合法的时候，专制也是如此。”

“那么，让我们来为授予我们大权去统治愚人的那种权力的愚蠢性而干杯吧，”一位银行家说。

“嘿！我亲爱的朋友，拿破仑至少给我们留下了光荣！”一

---

① 佩罗（1628—1703），法国作家，他创作的童话有《灰姑娘》、《小红帽》、《七里靴》、《蓝胡子》等。

② 沙尔莱（1792—1845），法国素描画和石版画家。

③ 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国王，因为修改宪法，取消言论自由，引起人民的不满，一八三〇年七月爆发革命，他被赶下台。这里说他是自由之父，乃是一句反话，嘲讽地指出了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是他实行专制暴政的直接后果。

④ 拉丁文：反之亦然。

位从未离开过布雷斯特军港的海军军官嚷道。

“啊！光荣，这是种可悲的商品，代价高，又保不住。难道能说它不是大人物的利己主义，就象幸福是傻瓜的利己主义那样吗？”

“先生，你真是幸运……”

“第一个发明壑壕的人，一定是个弱者，因为社会只对孱弱的人有好处。处在精神世界的两个极端的野蛮人和思想家，对于私有权同样感到厌恶。”

“说得漂亮！”卡陶嚷道，“要是没有私有权，我们怎样来签订契约？”

“这些豌豆的味道真是妙不可言！”

“于是，第二天早上，神甫被发现死在床上……”

“谁在谈论死？……别开玩笑！我有一位叔叔哩。”

“你无疑会听任他死掉。”

“这不成问题。”

“诸位先生，请听我说！……弄死他叔叔的方法。嘘！别做声，（听着！听着！）首先要有一位又胖又肥的叔叔，至少要有七十来岁，这种叔叔最好。（全场活跃）无论用什么借口，务必设法让他饱餐一顿鹅肝酱。”

“哎！我的叔叔却是又高又瘦，既吝啬又能节制。”

“啊！这类叔叔都是些老而不死的怪物。”

“那么，当他正在消化食物的时候，”那位谈论叔叔的人继续说，“告诉他，他存款的银行已经倒闭。”

“要是他经受得住呢？”

"给他一位漂亮姑娘！"

"如果他是……？"另外一个人说，同时做出一个表示无能为力的手势。

"那么，这就不是叔叔了……叔叔总是风流的。"

"玛利勃朗① 的歌声中唱漏了两个音符。"

"不，先生。"

"是的，先生。"

"噢！噢！是和不是，这难道不就是所有宗教、政治和文学论著的历史吗？人类是一个在悬崖上跳舞的丑角。"

"照你的意思，我倒是个傻瓜了？"

"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教育，简直是可笑的儿戏！海因费特马赫先生曾经估计我们出版的书超过十亿册，可是，一个人一生中只能看十五万册。那么，请你解释解释教育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有些人来说，教育意味着认识亚历山大大帝的马的名字，贝雷西洛犬② 的名字，和'阿柯尔的贵人'是谁的笔名③，而不必懂得替我们发明木筏或瓷器的人的名字。对另一些人来说，受教育就是懂得焚毁遗嘱，做一个体面的人，为人所爱，受人敬重，而不是去做一个屡犯的偷表贼，受到法律对五种情状的加重处罚，解赴沙滩广场处死，受人憎恨和名誉扫地。"

"拿当将会留名后世吗？"

---

① 玛利勃朗(1808—1836)，是一位原籍西班牙的法国著名女歌唱家。

② 贝雷西洛犬是西班牙人在圣多明各征战中用以对付印第安人的猎犬。

③ "阿柯尔的贵人"是法国滑稽作家塔布罗(1547—1590)的笔名。

“啊！先生，他的同事都是些非常聪明的人物！”

“那么，卡那利呢？”

“他是一位大人物，我们别再谈这些啦。”

“你们都喝醉了！”

“宪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智慧的糟蹋。艺术、科学和古代遗迹，这一切都被可怕的自私心所吞噬了，自私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弊病。你们那三百名坐在议会席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一心只想种植白杨树。专制违法地做了许多大事，自由却连合法的小事也懒得去做。”

“你们的互助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些满身铜臭的人，”一个专制政体的拥护者打断他的话说。“在用普及教育使得人人平等的民族里，将会丧失个性。”

“可是，社会的目标难道不是为每个人造福吗？”一个圣西门派问道。

“要是你每年有五万法郎的收益，你就不大会想到民众了。你要是对人类怀有崇高的热情的话，请你到马达加斯加去：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善良的小民族，由于淳朴很容易接受圣西门的学说，你可以把它分类，把它装进试验瓶里；但是，在这儿，每个人都很自然地钻进自己的小窝；就象销钉插进孔洞里。门房总还是门房，笨蛋就是蠢东西，并不需要教会学校来提拔。哈！哈！”

“你是卡洛斯派①！”

---

① 卡洛斯派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支持卡洛斯为王的反动政权派集团。在法国，人们把支持查理十世的人叫做卡洛斯派。

“为什么不是？我喜欢专制政体，它对人类显示某种轻蔑。我并不憎恨国王。他们是多么有趣呀！他们在一间房子里登上宝座，距离太阳有三千万里，这难道不算一回事吗？”

“可是，让我们来对文明这个问题，从较大范围作一番概括的论述吧，”一位学者说，他是为了教导一位心不在焉的雕刻家而进行这番讨论的，他谈到社会的起源和原始民族。“在国家起源的时候，权力可说纯粹是物质的，统一的，粗犷的；后来随着社会基础的逐渐扩大，各政府就开始采取比较巧妙的方法来分解原始的政权。因此，在上古时期，权力是握在僧侣手里，神甫一手握着宝剑，一手提香炉。后来就有两个司铎；大司祭和国王。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文明的新阶段，它便根据社会力量组合的情况来分配权力，而且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工业、思想、金钱和言论构成力量的时期。这时候政权已不再统一，正不停地走上社会解体的道路，除了利益之外已不再有别的屏障。因此，我们既不能依靠宗教，也不能依靠物质力量，就只好依靠智慧了。书本抵得上宝剑吗？议论抵得上行动吗？这便是问题所在。”

“智慧毁灭一切！”卡洛斯派嚷道，“去你的，绝对自由把各国引上自杀的道路，它们在胜利中感到烦恼，象个英国的百万富翁。”

“你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讲么？你今天嘲笑过所有的政权，这跟否认上帝一样庸俗！你已不再有信仰。因此，在你看来，本世纪活象给放荡生活毁了的老苏丹！总而言之，你们的拜伦爵士在最后绝望的诗篇里，就只好歌颂罪恶的激情。”

"你知道吗？"醉得一塌糊涂的毕安训说，"你知道不知道，多一个剂量或少一个剂量的磷，就可以使人成为天才或恶棍，成为聪明人或白痴，有德行的人或罪犯？"

"你哪能这样来看待德行！"居尔西嚷道，"德行是一切戏剧的主题，所有悲剧的结局，一切法庭的基础……"

"喂！闭上你的嘴，畜生！你的德行，那是没有脚踝的阿喀琉斯①！"毕西沃说。

"来酒呀！"

"我能一口气喝完一瓶香槟，你敢和我打赌吗？"

"你倒真有点急智！"毕西沃嚷着说。

"他们都象车夫似的喝得烂醉了，"一个一本正经地把酒倒给他的背心喝的青年说。

"是的，先生，现政府的高妙手法就是使舆论居于统治地位。"

"舆论吗？那是最淫荡的妓女！你们这些道德家，政治家，要是听信你们的话，我们就只好不断地违背天性而偏爱你们的法律，违背良心而偏爱舆论。去你的，一切都是又真又假！要是社会给了我们绒毛软枕，它就一定会用痛风病来抵消它所给的恩惠，就象它用诉讼程序来缓冲法律的严峻，用伤风来作为开司米披肩流行的后果。"

"你真是个怪物！"爱弥尔打断了愤世者的话头，"你怎么

---

① 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传说他除脚踝外，全身刀枪不入，在攻打特洛伊的战斗中，他杀死特洛亚英雄赫克托耳后，他本人也被赫克托耳之弟帕里斯的毒箭射中脚踝而死。作者在这里说的是一句俏皮话。

能对着这样的佳肴美酒，在把肚子填满到咽喉之后，来对文明进行诽谤？你要么就啃这只金黄蹄子金黄角的麈子，可别咬你母亲……”

“如果天主教发生把一百万个上帝放在一个面粉袋里，如果共和国最后总要出现拿破仑这类人物，如果王权存在于亨利四世的被杀和路易十六的被判死刑之间，如果自由主义终于变成了拉法夷特①，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在‘七月革命’的日子里你吻过他没有？”

“没有。”

“那么，你，怀疑派，请闭嘴。”

“怀疑派是最有良心的人。”

“他们没有良心。”

“你这是什么话！他们至少有两个良心。”

“向天国要贴现，好啦，先生，你的生意经倒真不错。古代的宗教不过是很好的发展了肉体的快乐；可是，我们呢，我们却发展了心灵和希望；这就是有了进步。”

“哎！我的好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世纪里，你们指望能够得到什么呢？”拿当说道，“《波希米亚国王和他的七个行宫的故事》是一部有最动人的构思的著作，它所遭受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这个吗？”那位“批评家”从桌子的这一头嚷到另一头，

① 拉法夷特(1757—1834)，又译拉斐特，法国将军和政治家，他曾积极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并以自由保王派的身分参加一七八九年和一八三〇年的法国革命。

“这是偶然从一顶帽子里捡到的语句，真正是为疯人院写的作品。”

“你是蠢材！”

“你是傻瓜！”

“噢！噢！”

“啊！啊！”

“他们要打起来的。”

“不会。”

“明天见高低，先生。”

“马上见分晓，”拿当答道。

“算了吧！算了吧！你们两位都是好汉。”

“你是另一位好汉！”挑衅者说。

“他们连站都站不起来啦。”

“啊！我站得也许不挺！”好斗的拿当站起来答道，样子象风筝般摇摇晃晃。

他用迟钝的眼光向桌子上瞟了一下；随后，就象给这种努力弄得疲倦不堪，仍旧倒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

“我竟然为了一本从未见过，更未读过的书决斗，”批评家对他的邻座说，“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爱弥尔，当心你的衣服，你旁边那个人的脸已发青啦，”毕西沃说。

“康德① 吗，先生？又是一只气球放出来让傻瓜们开心！

---

①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唯物论和唯心论是两只漂亮的球拍，穿长袍的走方郎中可以用来打同一个羽毛球。照斯宾诺莎①的说法，上帝无处不在，或者照圣保罗的说法，一切都是上帝创造……蠢东西！关上或打开一道门的动作难道不一样吗？到底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请把鸭肉递给我！……这便是整个的科学。"

"呆蛋，"学者对他嚷道，"你所提出的问题已被一个事实解决了。"

"是哪桩事实？"

"教授们的讲座不是特为哲学而设的，倒是先有了讲座才有哲学课！请戴上眼镜，看看预算表吧。"

"强盗！"

"傻瓜！"

"骗子！"

"笨蛋！"

"除了在巴黎，你还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激烈、这样迅速的思想交锋吗？"毕西沃用一种次低音的声调嚷道。

"喂！毕西沃，你来，给我们扮演一出古典笑剧！先别忙，还是一出滑稽戏吧！"

"给你们来一出十九世纪的，行吗？"

"听着！"

"安静点！"

"轻声点，别乱吠啦！"

---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混蛋，你还不住嘴！”

“把酒给他，让他住嘴，这孩子！”

“要看你的了，毕西沃！”

艺术家把他黑上衣的钮扣直扣到脖子上，戴起他的黄手套，扮着鬼脸，斜着眼睛，摹仿《两世界杂志》①的模样；可是，喧闹声盖过了他的说话声，他的笑话别人连一个字也听不到。但是，如果他没能表达本世纪的精神，至少他演出了该杂志的形象，因为对这个世纪连他本人都没有理解。

餐后果点象变戏法般上席，转眼之间便琳琅满目。餐桌上摆了一个巨大的雕花镀金青铜盘，这是托米尔②工艺作坊的出品。还有许多高级美女雕像，是一位著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它们的姿态之美达到了理想的程度，是欧洲所公认的。这些美女托着或捧着堆成金字塔型的草莓，菠萝，鲜椰枣，黄葡萄，金色蜜桃，从塞图巴尔③运来的橙子，石榴，以及从中国运来的果品，总之，一切令人惊叹的珍品，各色精美绝伦的细点，最可口的美味甜食，最诱人的各色蜜饯。这些烹调术的奇迹，由各种珍馐美馔构成的色彩缤纷的图画，被瓷器的光彩，镀金器皿放射的光芒和刻花玻璃杯盘的闪光衬托得分外绚烂。碧绿轻盈，象大西洋的海藻般优美的苔藓，把塞夫勒瓷器上复制的普桑的风景画衬托得更加锦上添花。一位德国王子

① 《两世界杂志》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创办的哲学、文学期刊，它团结了许多进步浪漫主义文学的著名人物在它的周围。

② 托米尔工艺作坊是当时一个著名的珠宝店作坊。

③ 塞图巴尔，葡萄牙的海港城市，面临大西洋。

的领地收入也许还不够支付这种穷奢极侈的排场。白银、螺钿、黄金和水晶制的各种器皿，又用新的形式重新显示主人挥金如土的气魄；但是，这些宾客由于喝醉了酒，眼光迟钝，满嘴胡言，面对这一堪与东方故事里的仙境媲美的豪华场面，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用饭后果点时喝的甜酒，又香又烈，象沁人心脾的春药，迷人的雾霭，使它们产生一种精神的幻景，在这种幻景的吸引下，他们的脚象上了锁链，他们的手也沉重不堪。砌成金字塔的水果被乱抢一通，他们的嗓音变得粗哑，喧闹声更大了。这时候，席间再没有一句听得清楚的话语，玻璃杯满天飞，落地发出清脆的声音，狂笑声象火箭般从醉客的嘴里喷出。居尔西抓起一只小号，用它来吹奏一段军乐。这一来象是魔鬼发出的信号。这个疯狂的集会在吼叫，狂啸，歌唱，呐喊，怒号，责骂。看到这些本来快乐的人，忽然变得象克雷比庸[①]的悲剧结局一样悲惨，或者象水手那样坐在车子上变成了做梦的人，你也许会觉得好笑。有些聪明的人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一些好奇的人，他们却毫不理会。一些忧郁的人微笑起来，象芭蕾舞舞女跳完她们的单足脚尖旋似的。克洛德·维尼翁象关在兽槛里的大熊，摇来摆去。知己的朋友竟然殴打起来。曾经由生理学家很有趣地指出的铭刻在人类脸上和兽类相似的种种特征，此刻又重新在人的姿态和人体的某些习惯上模糊地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象一本专为比夏[②]写的书，如果他也在场的话，一定会觉得又冷又饿。宴会主

① 克雷比庸（1674—1762），法国悲剧作家。

② 比夏（1771—1802），法国解剖学家、生物学家。

人觉得自己也喝醉了，不敢站起来，但是，他以一副固定不变的怪表情对宾客的胡闹表示赞许，竭力保持有礼貌的好客姿态，他那副宽阔的脸庞变得又红又蓝，几乎成了紫色，难看得吓人，配合着全身的运动，前后俯仰，左右摇摆，活象在风浪中行驶的一艘双桅帆船。

"你把他们杀掉了？"爱弥尔向他问道。

"听说为了纪念七月革命，政府打算废除死刑。"泰伊番答道，他把双眉一皱，那神态既机智又愚蠢。

"难道你有时在梦里也不曾梦见他们吗？"拉法埃尔追问道。

"这里面有个时效问题！"这腰缠万贯的凶手说。

"那么，在他的墓碑上，"爱弥尔以冷笑的腔调嚷道，"坟场的承造人将刻上这么一句墓铭：'过路人，为他身后的声名一洒同情之泪吧！'……哦！"他接着说，"我很愿意给他一百个铜子，要是有一个数学家用代数的方程式替我证明地狱的存在。"

他把一枚硬币抛向空中，嘴里嚷道：

"如有上帝，正面落地！"

"你别看！"拉法埃尔边说边伸手把硬币接住；"谁能知道？偶然造成的机会是怪可笑的。"

"唉呀！"爱弥尔做出一副忧愁的滑稽相接着说，"我真不知道在不信教者的几何学和教皇的我们的天父之间，我该站在哪边。管它呢！我们喝酒吧！我相信喝就是'神瓶大殿'的神谕，也就是《巨人传》得出的结论。"

“我们的艺术，我们的建筑，也许还有我们的科学，这些都是我们的天父的恩赐，”拉法埃尔答道，“而且还有更大的恩惠！那便是我们的现代政体，在政府下面有一个庞大而富裕的社会，有五百名才智卓绝的人物非常巧妙地代表它，其中各种敌对的势力彼此中和起来，结果是把全部权力赋予了文明，这是位伟大的皇后，她取代了国王，这个古老的可怕的形象，是人类在上天和他之间创造的虚假的主宰。面对着这许多业已完成的业绩，无神论不过是一具不能生育的骸骨罢了。对这一切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在想为了天主教而流过的滔滔血浪，”爱弥尔冷冷地说，“它打开我们的血管和心脏，用以造成一场摹拟的洪水。但是，这也没关系！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该在基督的旗帜之下前进。他是唯一能用精神来战胜物质的人，他是唯一有诗意地给我们揭开把上帝和我们分开来的中间世界的人物。”

“你相信吗？”拉法埃尔接着说，同时投给他一个无从捉摸的醉态的微笑。“好吧！为了不让我们牵连在这种纠纷里，我们最好来给那句著名的祝酒词：Diis ignotis①！干一杯！”

于是他们便举起杯来喝光了他们那混合着科学，碳酸气，香料，诗歌和异端邪说的醇酒。

“如果诸位先生愿意到客厅里去，那里的咖啡已经准备好了。”管事的仆人说。

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宾客都沉湎在一种甜蜜的混沌境界，

① 拉丁文：无名的神明。

这儿理智的光辉熄灭了，肉体从自己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委身于自由的疯狂享乐。有些人已醉到了极点，神情沮丧，还勉强设法抓住一个思想，借以证明他们本身的存在；有些人肚子饱得不能再饱，由于过重的消化负担，陷在极度的疲劳里，连动都不想动了。几个勇敢的演说家，还在放空炮，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时听到的几声叠句，好比没有生命的机械转动时，无可奈何地发出的若断若续的响声。沉寂和喧嚣奇怪地配合在一起。虽然如此，当仆人代替主人以响亮的声音向宾客宣告新的享乐节目即将开始时，他们都站了起来，彼此拉扯，相互扶持，大家你挤我拥的。整个队伍有一瞬间象着了迷似的，在门槛上愣住了。

宴会穷奢极侈的排场，此刻在东道主奉献给他们的感官的最肉感的景象面前，不禁黯然失色了。在一座烛光四射的镀金的大吊灯的照耀下，在一张朱红金漆桌子的周围，有一群女子突然出现在这些发呆的宾客面前，她们的眼睛象钻石般发出光芒。她们身上的珠宝富丽堂皇，但是，更富丽的是她们本人的美貌，在这群明艳照人的美女面前，这座豪华大厦里的一切奇珍异宝都显得毫无价值了。这群美女热情的眼睛，象仙女的眼睛一般迷人，它们的光彩较之在无数的光涛照耀下反映出的帷幔的绿光，云石的白光，青铜器皿柔和的闪光还更鲜艳。看了她们各式各样动人的发式和姿态，全都各有魅力和特点，人们就会禁不住心中的欲火。这是一堵花墙，混杂着红宝石，蓝宝石和珊瑚的装饰品，黑色的缎带象项链般围在雪白的脖子上，轻飘飘的披肩，象灯塔上飘荡的火炬，头上的纱

巾显出骄傲的神态，紧身的长袍在含蓄地挑逗情欲。

这是一群堪与苏丹后宫的宫女媲美的美女，她们能迷惑一切人的眼睛和满足各种奇特的情欲。一个姿态非常迷人的舞女，在轻柔的开司米披肩波状褶纹遮盖下，仿佛一丝不挂。这里那里，只见她们或是一片透明的轻纱裹体，或是一块闪光的丝绢遮身，使玉体最美妙神秘的地方若隐若现。她们娇小的双脚象在谈情说爱，她们鲜艳朱红的嘴唇反而一声不响。这群窈窕端庄的少女，这些冒牌的处女，她们美丽的头发散发出一股宗教的圣洁气息，她们整个形象让人看来象是一口气就可以吹散的美艳的幽灵。这之外，便是一些眼神骄傲的贵族美女，但是，她们神态冷漠，体质纤弱瘦削，优雅地侧着头儿，那种神气好象还有王室的保护，使人买她们的账。有一位英国女郎，肌肤雪白，品貌贞洁，象莪相①诗歌中描绘的天上下凡的少女，她象一位忧郁的天使，又象是躲避罪恶的悔恨者。而巴黎女人全部的美却寄托于一种无法形容的媚态，她的装束和禀性都是轻浮的，她的全能武器就是娇柔，她软硬兼备，她是没有心肝没有热情的妖艳女人，但她却懂得人为地制造种种激情的财宝，伪装出发自真心的声调，在这个危险的聚会上这类女人是少不了的，在这里大放光彩的还有表面安详，骨子里却对自己的幸福很认真的意大利姑娘，体态健美的诺曼底富家女子和黑头发大眼睛的南方姑娘。你会以为这群姑娘是勒贝尔②设法替主子弄进凡尔赛宫的美女哩。她

---

① 莪相，传说中的三世纪时歌颂英雄勋业的苏格兰抒情诗人。

② 勒贝尔，法王路易十五的侍臣。

们一早就布置好了她们的情网，来到这里就象一群被奴隶贩子的声音叫醒，以便在黎明时向市场出发的东方女奴。她们默不作声，羞答答的样子，在桌子周围忙做一团，就象一群在蜂窠里嗡嗡作响的蜜蜂。她们这种怯生生的拘谨，抱怨和撒娇混在一起的神情，你可以说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迷魂阵，也可以说是自然流露的羞耻之心。也许这是女人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感情在命令她用道德的外衣做掩护，以便给荒淫带来更多的情趣和更大的刺激。因此，老泰伊番精心策划的阴谋，似乎非失败不可了。这群失去控制的男人，果然一下子就被女人所赋有的伟大力量征服了。一阵悄悄的赞叹声在回响，象一种最柔和美妙的音乐。爱情和醉酒是不能并驾齐驱的；这些宾客们本以为狂欢的肉欲享受就在眼前，忽然觉得自己周身无力，只好放弃了无上快乐的肉欲陶醉。艺术家们受到永远统治他们的诗神的召唤，正在愉快地捉摸使这群上选的美女各具异彩的种种微妙色调。

也许是由于香槟酒散发出的碳酸气的刺激，一位哲学家打了一个寒噤，忽然清醒过来，想到这群由于各种不幸遭遇而到这里来的女人，她们以前也许配得上人们最纯正的敬意。她们每人无疑都有一出流血的悲剧向人倾诉。她们每人几乎都有摆在面前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拖在背后的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男子，以及用悲惨的代价换来的欢乐。宾客们有礼貌地走近她们，于是随着各种不同的性格，各种不同的谈话也开始了。各个会话的小集团也形成了。你也许会以为这是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少女和少妇们在餐后献给宾客们咖啡、

酒和糖果，帮助嘴馋的宾客克服消化的困难。但是，不久就爆发出阵阵的笑声，窃窃的私语增加了，声音也逐渐提高。这场狂欢的夜宴被控制了一会儿，经过一阵间歇，又有再度爆发的危险。这种寂静和喧哗的交替，仿佛是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演奏。

两位朋友坐在一张柔软的长沙发上，他们首先发现一个身段很匀称的高个子姑娘来到他们身边，她仪态万方，面型相当奇特，但是，很富刺激性，很有吸引力，正是由于有强烈的对比，反而牢牢地攫住了人们的灵魂。她那头浓黑的头发，一簇簇发鬈还带有淫荡的意味，好象曾经历了一场爱情的搏斗，发鬈蓬松地飘落在她宽阔的肩膊上，从她的双肩使人联想到更引人入胜的地方。一簇簇的黑色长发鬈半遮着她端庄的脖子，不时透过发鬈射进来的光线，使人看得见脖子上细致的，最美丽的轮廓。她那不很白的皮肤，反而衬托出了她容颜的鲜艳和色调的生动。她那双长着长睫毛的眼睛，放射出大胆的光焰和爱情的火花！她那张鲜红湿润的嘴，双唇半开半合，唤起人们接吻的欲望。这姑娘有一副强壮但却富有性感的健美体格；她的胸脯和胳臂都很发达，和卡拉什①画的美女形象差不多；尽管如此，整个看来，她却显得轻盈和柔软，而她的生气勃勃，又会令人联想到雌豹的轻捷，正如她健美的体格会给人提供致命的肉欲的快乐。尽管这姑娘似乎应该懂得逗笑和玩乐，她的眼睛和微笑却使人害怕。就象有恶魔附身的

① 卡拉什(1560—1609)，意大利画家。

女先知似的，与其说她使人喜欢，毋宁说她使人惊愕。她所有的表情密集地象闪电般从她灵活的脸部掠过。也许她曾经使厌倦的人发生兴趣，但是一个青年人对她却只有恐惧。她就象从一座古希腊神殿的高处掉下来的一尊大型雕像，远看似乎是绝妙的精品，近看却粗糙不堪。尽管如此，她那惊人的美貌一定能够使阳萎的人勃起，她的迷人的声音，能够使聋子复聪，她的诱人的眼神能够使枯骨复生；因此，爱弥尔随便把她比作一出莎士比亚的悲剧，比作某种阿拉伯风格的绝妙图案画，画上表现快乐在怒吼，爱情显得不知道有多么野蛮，暴怒的血淋淋的骚乱继之以优美的魔法和幸福的火焰；他还把她比作既会咬人，也会爱抚人的怪物，它似魔鬼那样狂笑，象天使般哭泣，它懂得在一次骤然的拥抱中施展出女人的浑身解数，除了处女忧郁的叹息和羞怯的欢乐；然后，在突然狂怒的瞬间，撕破自己的两胁，粉碎她的情欲和她的情人；最后毁灭她自己，就象暴乱的人民所干的那样。她身上穿一件红丝绒的长袍，毫不在乎地践踏从女伴头上掉下的几朵鲜花，并且把手里拿的银托盘傲慢地伸到两位朋友面前。她为自己的美貌自豪，也许是为自己的淫荡而骄傲，她露出一只在红丝绒衬托下分外洁白的胳膊。她站在那儿，就象欢乐的女王，象人类快乐的象征，为这种快乐，人们可以挥霍掉祖宗三代积累下来的财富，人们可以站在死尸上狂笑，嘲弄自己的祖先，拆散珍珠和金座，把青年人变成老头子，更常见的是把老汉变成青年；而这种快乐只属于那种经过思想的检验，对权力已发生厌倦的巨人，或者那种对他们来说，战争已成为一种游戏的人物。

"你叫什么名字？"拉法埃尔问道。

"阿姬莉娜。"

"哦！哦！你是从《被解救的威尼斯》① 来的！"爱弥尔嚷道。

"对，"她答道，"象教皇登极时，照例取一个新名，表示他高于别人，我也另用了一个名字，以表示我高出于一切女人之上。"

"你是否象你的女主人那样，有一位尊贵和可怕的阴谋家做情人，他爱你，而且知道在什么时候该为你而死？"爱弥尔激动地说，为这种表面的诗意弄得清醒过来了。

"我曾经有过，"她答道，"但是，断头台变成了我的情敌。因此，我在我的服饰中总要有些红布片，意思是叫我决不要乐而忘返。"

"哦！如果你们让她谈起拉罗歇尔的四个小青年的故事②，那就会没完没了。我说，阿姬莉娜，你快别说啦！难道女人不是全都有个情人来让自己为他痛哭吗？但是，她们并不全都象你那样有运气，让自己的情人在断头台上丧生。啊！我本人将更喜欢知道我的情人躺在克拉马坟场的墓穴里，而不愿知道他躺在我情敌的床上。"

这些话是一个最纯洁、最美丽、最可爱的娇小姑娘用又温

---

① 《被解救的威尼斯》（又译《威尼斯转危为安》）是英国诗人、剧作家奥特维（1652—1685）的悲剧，剧中人之一叫做阿姬莉娜。

② 指拉罗歇尔地方的四个下级军官于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日在沙滩广场被处决的事件。

柔又悦耳的声音说出来的，象这样的人儿，只能说是传说中的仙姑用魔棒一指便从一只魔蛋里跳出来的。她悄悄地走来，露出一张细致的面孔，蓝色的眼睛娇柔可爱，鬓角明净，身材窈窕。一个从清泉中逃出来的纯洁的水仙女也不比这少女更羞怯，更洁白，更天真的了，她似乎只有十六岁，还不知道罪恶，不懂得爱情，未经历过人生的风波，她来自一座教堂，她似乎曾在教堂中祈求过天使，请求准许提前把她召回天国。只有在巴黎才能遇到这类女人；她们外表天真无邪，她们的前额象雏菊般温柔、娇艳，却隐藏着最深刻的堕落，最精细的淫佚。这位少女温雅的容貌所流露的那种高贵姿质，一开始就使爱弥尔和拉法埃尔上了当，他们接受了她斟在杯子里的由阿姬莉娜用银托盘端过来的咖啡，并开始向她问这问那。后来她以一种可怕的比拟，那就是以一种自甘堕落的，淫荡而残忍的，鲁莽得足以犯罪，又坚强得足以讥笑罪行的姿态，去和她壮健的同伴那种粗鲁而热情的表情作对比；她是一个没心肝的魔鬼，以自己的无情去惩罚那些多情善感的人，她总有办法装模作样来出卖爱情和有本领在她的牺牲者的出殡行列中挤出几滴眼泪，然后，在夜里怀着快乐的心情去读她的牺牲者留下的遗嘱。我也不知道这是人类生活的哪个侧面，这一来，她的形象便在两位诗人的眼中发生了变化。一位诗人也许会欣赏漂亮的阿姬莉娜；而全世界都应该躲避迷人的欧弗拉齐：因为前者是淫邪的化身，后者是没有灵魂的淫妇。

"我很想知道你有时是否也想到自己的前途，"爱弥尔问这位漂亮的姑娘。

“我的前途吗？”她笑着回答，“你说什么叫前途？我为什么要为还不存在的事情去操心？我从来就不瞻前顾后，先照顾目前不是已经够我忙坏了吗？再说，前途嘛，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救济院。”

“你怎么现在就想到进救济院，而不设法避免将来进那种地方？”拉法埃尔嚷着说。

“难道救济院真是那么可怕？”阿姬莉娜板着面孔问道，“我们既不是母亲又不是妻子，当老年让我们脚上穿上黑色的袜子，额上长满皱纹，使我们身上一切女性的特征都已萎缩，使朋友们见到我们时，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了欢乐的神情，试问我们还能有什么需要？那时候，你们从我们的穿戴上会只看到我们原来的卑贱相，寒伧、干瘪、不成格局，两条瘦腿走起路来，发出踩在枯叶上的声音。最美丽的布帛穿在我们身上都会变成褴褛，从前使梳妆室里馨香扑鼻的龙涎香，现在却发出死人的臭味，让人闻到骸骨的气息；再说，在这种卑贱的处境中，万一还有一颗良心，你们就会一起来侮辱它。你们甚至不让我们留下一个纪念品。因此，当我们到达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无论是住在豪华的府邸里养狗，还是在救济院里挑选破布片，我们的生活难道不都是一样吗？用红蓝方格子粗布头巾或用挑花细纱头巾遮盖我们的白发，用扫帚打扫街道或用绸缎拖布擦拭杜伊勒里宫的石阶，坐在镀金的壁炉前烤火或坐在红土火盆前取暖，去沙滩广场看杀人和到歌剧院观剧，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我的阿姬莉娜，你在种种失望之中，可从来没有说过这

么多有道理的话,”欧弗拉齐接着说,“是的,细绒料子,小牛皮货,香料,黄金,奢侈品,一切发光的东西,所有逗人喜爱的什物,都只适宜于青春时代享用。只有时间能够克服我们的疯狂行为,但是,幸福却饶了我们——你们嘲笑我说的话,”她对两位朋友毒辣地微笑一下,嚷道,“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宁愿为享乐而丧生,却不想因生病而死亡。看到上帝的种种做法,我既无永生的奢望,也没对人类有多大的敬意!请给我几百万法郎,我将把它们花得精光;连一个铜子我也不想留给明年。活着是为了享受和支配。这是我的心每次跳动时向我宣告的决定。社会也在支持我;它不是不断地提供我挥霍的费用吗?为什么仁慈的上帝每天早上都把我每天晚上该花的钱如数给了我?为什么你们要给我们设立救济院?既然上帝不把我们放在善和恶之间,让我们选择使我们感到不快或烦恼的东西,而我不去寻欢作乐,就未免太傻了。”

“那么,别人呢?”爱弥尔说。

“别人吗?好!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吧!我宁愿嘲笑别人的痛苦,不愿为自己的痛苦而哭泣。我绝不让男人给我招致丝毫痛苦。”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难道你有什么痛苦吗?”拉法埃尔问道。

“我么!人家为了一笔遗产便把我遗弃了!”她边说边做了一个充分显示她的魅力的姿态。“可是,我曾经日以继夜地工作来养活我那情人!从今以后,我再不愿受任何微笑,任何许诺的欺骗了,我要使我的生活变成一场永久的欢乐。”

“可是，幸福难道不是来自灵魂的吗？”拉法埃尔嚷道。

“吓！”阿姬莉娜接着说，“眼看自己受人奉承，用我们的美貌，用我们的财富去压倒别人，胜过所有女人，即使是最有德行的女人，难道这都不算一回事吗？何况，我们一天的生活比中产阶级妇女十年的生活还要丰富，而这一切早已有定评。”

“一个没德行的女人难道不可憎吗？”爱弥尔对拉法埃尔说。

欧弗拉齐用毒蛇般的眼色向他们瞟了一眼，并且以一种无法摹拟的讥刺口吻回答道：

“德行么！我们把它留给丑女人和驼背女人。这些可怜的女人，如果她们连这点都没有，还成个什么样子？”

“好啦，你别说了！”爱弥尔嚷道，“你不懂的东西最好别说。”

“啊！我不懂得什么叫德行！”欧弗拉齐辩解道，“一辈子委身给一个可憎的人，学会生儿育女，养大了让他们抛弃你，当他们在你心窝上戳一刀的时候对他们说：‘谢谢！’这便是你们强迫女人遵守的道德；还有，你们为了报答她的献身精神，便千方百计诱惑她，给她带来痛苦；要是她拒绝你们的引诱，你们就损害她。多美妙的生活呀！倒不如给自己留下自由，让我们喜欢谁就爱谁，并且趁年轻时死去。”

“你不怕有一天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吗？”

“说真话！”她答道，“与其让我的欢乐掺杂着悲伤，我宁愿把生命切成两段：那便是靠得住的快乐的青春的一段，和前途未卜的老年受苦的一段。”

“她从未恋爱过，”阿姬莉娜用深沉的语调说，“她从来没有为了痛痛快快地去接受或拒绝一个多情的眼波而奔波过；她既没有冒过什么生命的危险，也没有为着拯救她的国王、她的君主、她的神道而打算去刺杀几个男人……对她说来，爱情就是一位漂亮的上校。”

“哎！哎！驻在拉罗歇尔地方的，”欧弗拉齐答道，“爱情就象一阵风，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刮来。要是你曾经被一个蠢材热爱过，你就会厌恶聪明人。”

“法律禁止我们去爱畜类①，”大个子阿姬莉娜用嘲笑的声调回答说。

“我原以为你会对军人更宽大些！”欧弗拉齐笑着嚷道。

“象她们这样能够放弃她们的理性也许是幸福的！”拉法埃尔大声嚷道。

“幸福吗？”阿姬莉娜怀着怜悯的、激动的心情冷笑着向两位朋友狠狠地瞪了一眼，“啊！你们怎能了解一个心里怀念死者，却被迫去寻欢作乐的女人的心境。”

这时候来仔细观察各个客厅的情景，就等于提前见到了弥尔顿的群魔殿②。五味酒的蓝色火焰给还能喝酒的人脸上染上了阴森森的颜色。被一股野性的力量激发的疯狂的舞蹈，引起一阵阵象焰火的爆炸声般的狂笑和叫嚷。化装室和小客厅里，出现一派战场上的景色；摆满了死人和垂死的人。

---

① 法语中蠢材和畜生是一个字，这里说法律禁止我们去爱畜类是句俏皮话。

② 群魔殿，见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失乐园》。

美酒，欢乐和谈笑构成热烘烘的气氛。酒醉，爱情，热狂，忘掉世界，这一切都堆在心里，露在脸上，写在地毯上，表现在混乱中，给一切目光蒙上了一层薄纱，使人们看见空气中只有令人沉醉的雾霭。这种景象是动人的，象太阳射进来造成的光带，使发光的尘埃在光带里飞舞，透过尘埃，可以看到种种最奇怪的形态，最滑稽的搏斗。这里那里，一群群男女相互拥抱，与装饰厅堂的名贵大理石雕像简直真假难分。尽管两位朋友在思想和器官上还保持着某种不大可靠的清醒，这是人们最后的战果，是生命的不完善的模拟，它已不可能使他们辨认出在这些离奇怪诞的幻象中，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以及在他们的倦眼前不断呈现的超自然景象里，到底有什么客观存在的可能。空中飘荡着我们的种种幻梦，映进我们眼里的是人们面孔上流露的热烈畅快的神态，尤其是搂抱得紧紧的身体的那种说不出的灵活，总之，梦寐中的种种最出人意料的奇怪形象都如此猛烈地向他们袭来，竟使他们把这场荒唐夜宴中的种种纵欲游戏，当做一场动作无声音，叫喊听不见的噩梦中的古怪情景。这时候，一个心腹仆人费了很大劲，才把主人引到前厅，凑着耳朵说：

“先生，所有的邻居都站到窗口来抱怨我们的喧闹。”

“他们怕别人吵闹，干吗不叫人用稻草把自家的门堵起来？”泰伊番大声嚷道。

拉法埃尔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来得如此突兀，他的朋友便问他哪儿来的这种狂乐。

“这个你可不大容易理解，”他答道，“首先，我该向你承

认，你们在伏尔泰堤岸上拦住我的时候，正是我打算跳进塞纳河自杀的当儿，而你当然想要知道我寻死的原因。可是，如果我对你说，当时由于几乎是神话般的偶然机会，物质世界最富诗意的遗迹，得以通过一种象征人类智慧的表达方式概括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而目前，被我们在餐桌前胡乱剽窃的所有精神财富的残骸，最后归结到这两个女人身上，她们是人类疯狂行为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形象，而我们对世人世事的漠不关心，都正好成为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色彩强烈的生活方式的媒介，这么一说，你是否明白一点了呢？要是你没有喝醉，也许你会从这里面看到一篇哲学论著。”

“如果你没有把双脚搁在这位迷人的阿姬莉娜身上，她此刻鼾声大作，活象暴风雨来临前的狂风怒吼，那你就会为你的醉酒和你的胡扯害羞。”爱弥尔回答说，他本人也正在不太有意识地做着一种天真的游戏：把欧弗拉齐的头发卷起了又拆散开来。“你的两种方式论，可以归纳成一句话，总结为一个思想：简单机械地生活，因劳动而窒息智力，把人导向某种荒诞的智慧；而在抽象的空虚里或在精神世界的深渊中度过的生活，却能使人产生某种疯狂的智慧。总而言之，为长寿而扼杀感情，或甘愿做情欲的牺牲品而夭折，这就是我们注定的命运。再说，这个判决和那位苛刻的嘲弄者、万物的创造主所赋予我们的气质，也不是没有斗争的。”

“大呆瓜！”拉法埃尔大声嚷道，打断了他朋友的话，“象你这样唠叨下去，你真会写出几部书来哩！要是我存心把这两个思想概括成一个公式，我也许可以告诉你，人类由于运用理

智而腐化了，无知无识，倒可以返朴归真。这恰好是对社会的控诉！但是，我们同智者生活在一起，或和愚人同归于尽，就其结果而言，迟早还不是一样？因此，那位伟大的第五原素的提炼者①，当初把这两种生活方式用两句话表达：叽哩咕噜，咕噜叽哩②。”

“你使我对上帝的威力发生了怀疑，因为他的威力还比不上你的愚蠢，”爱弥尔答道，“我们亲爱的拉伯雷最后把这个哲理问题解决了，他用的是比叽哩咕噜、咕噜叽哩更简单的两个字：也许，而蒙泰涅③的我知道什么？就是从他那里脱胎来的。再说，伦理学上的这些最新的词儿，也不过是皮浪④处在善恶之间时所发出的感叹，就象布里登的驴子⑤站在两份燕麦饲料中间，不知要吃哪一份好。可是，让我们把这个永远有争议、今天已经归结为是或否的问题暂且搁下吧。你打算跳进塞纳河究竟想要取得什么经验？你是不是忌妒圣母桥的那架水力机？”

“啊！要是你了解我的生活。”

---

① 《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自称第五原素的提炼者。

② 原文是Carymary，Carymara，是作者从拉伯雷《巨人传》中的Carimari-Carimara转化来的，原是一种无意义的叫嚷。

③ 蒙泰涅（1533—1592），法国伦理学家，他的《随笔集》是他的不朽之作。

④ 皮浪，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怀疑派哲学家，他否认人类能够到达认识真理的境界，说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

⑤ 布里登，十四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博士。相传他对一个同时在两方面有要求而不能自决的人的处境，竟用一个假设来说明：一个又饥又渴的驴子面对在相等距离的一桶水和一筐燕麦，究竟它应先从哪儿开始？这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先喝或先吃都可以。

“啊！我没想到你这么平庸，”爱弥尔嚷道，“你这句话早已成了老套。你难道不晓得我们全都在自夸比别人受到更大的痛苦？”

“啊！”拉法埃尔又在叹气……

“你这样唉声叹气真是滑稽可笑！让我们来看看：你到底害的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病，竟迫使你每天早上运用你肌肉的力量，象达米安①过去所做那样，傍晚时分把给你四马分尸的马匹拉回来？你有没有住在阁楼上，穷得一文不名，只好喝西北风充饥？你的孩子们有没有在你面前喊过‘我饿啦’？你有没有为了赌博把你情妇的头发剪掉去卖钱？你是否曾到过一个假地址去兑取一张假托你叔父的名义的假支票，而且惟恐去得太迟了？如果有过这类事情，我就听你的！要是你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张被拒绝支付的期票，或者由于厌世而投水，我就不认你是朋友。你坦白吧，不许撒谎；我不要你作历史回忆录。尤其是在你醉酒的情况下，要尽量说得简短；我就象一个读者那样苛求，何况我正困得象个做晚祷的女人，快要睡着了。”

“可怜的蠢材！”拉法埃尔说，“从什么时候起痛苦不再值得同情？当我们到达这么一种科学阶段，使我们能写出一部心灵的自然史，把它们立起名目，把它们分门别类，分科分属，例如甲壳类，化石类，爬虫类，微生物类……还有什么类？我也说不上。到那时候，我的好朋友，心灵将可以象物质那样被

---

① 达米安(1715—1757)，因为用小刀刺伤法王路易十五，据说只是为了给国王一个小警告，而被判处四马分尸之刑。

证实，让人知道世上确有花儿般娇嫩，花儿般脆弱的心灵，也象花儿般轻轻一揉就碎；而有些心灵却象铁石，任你怎样磨擦也毫无感觉……”

“噢！你饶了我吧，你的这番开场白，请给我省掉吧，”爱弥尔握着拉法埃尔的手，半嘻笑半怜悯地说。

冷酷的女人

沉默了一会儿后，拉法埃尔无意中做了一个洒脱的姿势说：

“说老实话，我此刻头脑特别清醒，能把我的一生概括成一幅图画，我不知道这是否应归功于葡萄酒和五味酒的力量。总之，这幅画中的一切形象、色彩、阴影、光线和半浓半淡的色调都得到如实的反映。我想象中的这种诗意的花招，如果它对我过去的一切痛苦和快乐不是带着某种轻蔑态度，我倒也不觉得奇怪。从远处看，我的生命似乎是被一种奇怪的精神现象所缩短了。这种持续了十年的漫长而隐约的痛苦，今天可以用几句话来复述，其中的所谓痛苦只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快乐也只是种哲学的反省而已。我是在用判断来代替感觉……”

“你简直象一件没完没了的修正案那么讨厌，”爱弥尔嚷道。

“也许你说得对，”拉法埃尔心平气和地接着说，“为了不致滥用你的听觉，我打算把我十七岁以前的经历略去不谈了。

在这以前，我象你，也象无数别的人那样，过的是中学生的生活，这种生活中虚构的痛苦和真正的快乐都成了我们甜蜜的回忆。只要我们没有再过这种生活的机会，我们对珍馐美味发腻了的胃口，都会向往星期五的素食。过去美好生活中的作业，尽管我们似乎觉得讨厌，可是，它却教我们懂得了工作……”

“快谈你的悲剧吧，”爱弥尔露出半滑稽半埋怨的神气说。

“我从中学毕业以后，”拉法埃尔接着说，一面举起手做出要求继续发言的姿势，“我父亲就强迫我按照严格的纪律生活，他让我住在与他的工作室相毗连的一间房里；我晚上九点钟就得睡觉，早上五点钟便要起床；他要我专心攻读法科；我除上学外，还到一个诉讼代理人那里学习；我每天走路和上课的时间都经过严密的安排，晚餐的时候，我父亲还要严格检查我的功课……”

“你说的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爱弥尔打断了他的话。

“嗨！你见鬼去吧！”拉法埃尔答道，“要是我不把那些影响我的心灵，使我发生恐惧，和使我长久停留在青年人的淳朴阶段的种种不易察觉的细节告诉你，你怎么能了解我的感情呢？就这样，直到二十一岁，我都是屈服在一种比修道院的规章还要严酷的专制管制之下的。为了揭露我生活上的惨痛经验，也许只需把我父亲的形象向你描述一番就够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又干又瘦的人，他面孔狭长，脸色苍白，说话简短，象老处女那样爱嘲弄人，象办公室主任那么细心。他那种

父亲的尊严，就象一个铅质的圆盖紧紧扣在我的淘气和快乐的思想之上；要是我想对他表示一点儿温柔甜蜜的感情，他就会把我看作一个要说蠢话的孩子；我怕他更甚于过去害怕我们的学监。在他看来，我始终还是个八岁的孩子。现在我还象看见他站在我面前。他穿着栗色长外套，身子象支复活节的蜡烛般挺得笔直，那神态活象一条烟熏的鲱鱼给卷在一本政治讽刺书的赭红色的封皮里那样。可是，我仍然爱父亲，因为他毕竟是正确的。严厉如果有伟大的性格和纯洁的品行作依据，并且巧妙地和仁慈相配合，也许我们就不会痛恨它了。即使我父亲对我从来不放松一点，即使在我二十岁之前，他连十个法郎的零用钱也不给我，可是，这无赖的十个法郎，放荡的十个法郎，在我当时看来却是一笔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它使我幻想出许多迷人的乐趣，尽管如此，我父亲总算还设法给我寻找一点娱乐的机会。在他答应让我痛痛快快玩一次以后，过了好几个月，他终于领我去滑稽剧院，去参加音乐会、跳舞会。我很希望能在舞会上遇着一位情妇，交上一位女友，对我来说，这就是独立自主。可是，我生来既怕羞又胆怯，根本不懂得沙龙中那种特殊语言，何况，在那地方我连一个熟人也没有。所以，每次从那些地方回来时，我的心始终还是那么纯洁，同时又那么充满欲望。再说，到了第二天我仍旧被父亲当做一匹战马套上辔头，一清早就回到我的诉讼代理人那里，然后上法科学校和到法院去。

“想要离开我父亲给我划定的刻板路线，那就是存心要惹他生气；他曾威胁我说，只要我一犯错误，就把我送到安的列

斯群岛① 去当海员实习生。因此，万一我敢于冒险到游乐场所去玩一两小时，我就会周身发抖，害怕得要命。你可以想象一个具有最狂放的幻想，最多情的心灵，最温柔的情感，脑子里最富诗意的青年，却经常面对着一个世界上最僵硬、最忧郁、最冷酷的人，这种情形只能用把一个少女嫁给一具骸骨来作比拟，我只要说出我生活中这样一些奇怪现象，你就会理解了，那就是：一切企图逃跑的计划在我父亲面前都会烟消云散，一切失望只能用睡眠去抚慰，一切欲望都受到压抑，一切忧郁也只能用音乐去排遣。我把我的不幸发泄在旋律里。贝多芬和莫扎特常常是我的知心密友。今天，我一回想起那些曾经扰乱过我那天真纯洁时代的良心的一切成见，我就会微笑起来；那时候我认为如果我踏进饭馆一步，我就会破产；在我的想象中，咖啡馆也成了放荡的场所，在那儿，人们会丧失名誉和当掉财产；至于拿钱去赌馆冒险，那就首先要有钱。

“哦！即使我说的话对你会起催眠作用，我也要向你讲一件我生平遇到的最可怕的乐事，这样的乐事，好象长有利爪似的，可以抓穿我们的心脏，象火热的铁块般在苦役犯的肩上留下烙印。我曾经参加过我的表叔纳瓦兰公爵家的舞会。可是，为了让你彻底了解我的处境，我得告诉你，我当时穿的是一套旧衣服，一双蹩脚的鞋子，系的是一条车夫用的领带，戴的是一双用旧了的手套，这一来你就会明白了。为了能够自由自在地吃冰淇淋和欣赏漂亮的女人，我便躲在一个角落里。我父亲见我呆在那儿，便把他的钱包和钥匙交我保管，他的这种

① 安的列斯群岛，大西洋和美洲内海之间的群岛，原法属殖民地。

出乎意料的信任，竟使我惊惶失措，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他要这么做，那是我永远也猜不透的。在离我有十来步远的地方，有几个人在赌博。我听到了金币相撞的铿锵声。那时候我正二十岁，我希望能有一整天沉溺在我的年龄所能犯的一切罪恶里。这是种精神上的纵欲，任何妓女的任性和少女的幻梦都不能够和它相比。一年以来，我梦想要穿上一身华丽的服装，坐上马车，有一位漂亮的女人作伴，我摆出贵族的威风，上韦里酒家① 吃晚餐，晚上到戏院看戏，非但在第二天才回家，而且要做出一桩比《费加罗的婚姻》的情节更诡谲的奇遇去反对我的父亲，并且使他无可奈何。我曾经估计过实行这个快乐的计划，总共需要五十个埃居。你说我的这种想法不是还受着逃学的天真乐趣的引诱吗？

“我于是来到一间梳妆室，独自在那里用火热的眼睛和发抖的手指点数我父亲的钱，总共有一百个埃居！一想到这个大数目，我的逃学的快乐情景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象《麦克白》的女巫围绕她们的大锅在跳舞，那是多么迷人、多么惊心动魄、多么畅快啊！我成了一个不顾一切的无赖。我听不到耳朵里轰鸣的声音，也听不到心头急促的狂跳，我拿了两枚各值二十法郎的金币，我仿佛还看得见它们：金币上的铸造年月已经字迹模糊，拿破仑的头像在做着鬼脸。我把钱包塞进衣袋后，就回到赌桌旁边，我湿润的手心里紧紧攥着那两枚金币，我在赌徒周围徘徊，活象一只老苍鹰在鸡棚的上空盘旋。我

① 韦里酒家是一家久享盛名的饭店，开设在王家广场。

心里怀着无法解释的忧虑，突然用半模糊的眼光向周围巡视了一下，确信没有一个熟人看见我之后，便把赌注押在一个矮小肥胖、满面春风的男子一边，并替他做了祷告和祝愿，比他本人在海上遇到三次风暴时所做的还要多。然后，凭着一种在我这个年龄可说是惊人的罪恶本能或者是诡诈心理，我站到一道门的旁边，眼光尽管望着客厅，却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灵魂和我的眼睛只在那张致命的绿色的台毯上打转。从这一天晚上起，开始了我对生理现象的最初的观察，通过这种观察，使我能够深入体会，对我们的双重天性的若干神秘现象有所认识。我转过脸背向着那张即将决定我的未来幸福的桌子，这幸福的深度也许并不下于它罪恶的程度；在那两个赌徒和我之间，形成一堵墙，它的厚度足有四五个人排成纵行那么厚，他们都在高谈阔论；说话的嗡嗡声使人无从分辨出和乐队的乐声混在一起的金币的铿锵声；尽管有这一切障碍，由于赌博嗜好赋予人一种特权，使赌徒具有能够摧毁时空限制的权力，我清楚地听到了那两个赌徒的谈话，我知道他们在点数，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个翻开了他的王牌，就象我亲眼看见他的纸牌似的；总之我站在距离赌桌十步之处，为他们的胜负，心情紧张得面色都发白了。我父亲突然从我身旁走过，于是我懂得了《圣经》上那句话的意思：'上帝的圣灵正从他的面前走过！'我赌赢了。

"穿过被吸引在赌徒周围的人海，象一条从破网眼里逃出的鳗鱼似的，我轻巧地跑向赌桌。我紧张得发痛的神经，此刻变得轻松愉快了，象一个解赴刑场的囚犯，忽然遇到国王的赦

免。一位佩带勋章的人出人意料地声称他少了四十法郎。许多人用不安的眼光注视着我，我成了嫌疑犯，面色发白了，大滴汗珠从我额上淌下。我意识到偷窃我父亲钱包的罪行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报应。这时候，那位善良的小胖子用一种无疑是天使般的声音说：'所有这些先生都曾下了赌注'，并且自己掏出四十法郎还给那位丢了钱的男子，于是我抬起头来用胜利的眼光向赌徒们瞟了一眼。我把从父亲钱包里拿走的两个金币填还之后，便把我赢得的钱一起交给这位正直高尚的先生，让他替我下注，他正在继续赢钱。我一看已赢了一百三十法郎，便把这笔钱用手绢包好，不让它们在归途中因车子震荡而发出声响，于是，我就停止赌博了。

"'你在赌场干什么？'我父亲在进车厢的时候问我。

"'我看别人赌钱，'我回答他时身子在发抖。

"'可是，万一你为自尊心所驱使，在赌桌上下几个钱的赌注，那也一点都不奇怪。在世人的眼中你似乎已经长大了，有权干点傻事了。因此，如果你曾经利用过我的钱包，我也会原谅的，拉法埃尔……'

"我一句话也没回答。回到家里后，我便把父亲的钥匙和钱包一起还给他。走进他的房间以后，他把钱包往壁炉的炉台上一倒，一个个地点数他的金币，并且朝我转过身来，神色温柔地，一句一顿地，意味深长地说：

"'我的孩子，你不久便满二十岁啦。我对你很满意。你该有一笔定期的费用了，这无非是要使你有机会学会节俭和懂得生活上的事儿。从今晚起，我每月给你一百法郎，你可以自

由支配，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这儿是今年第一季度的费用。’他一面说，一面抚摩着那堆金币，好象想把数目核实一下似的。

“我告诉你，我差点儿没跪倒在他的脚下，向他声明我是强盗，是坏蛋，或者比这更坏，是个骗子！只是羞耻心才把我阻止了。我上前拥抱他，他轻轻地把我推开了。

“‘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的孩子，’他说，‘我此刻所做的只是一桩简单而正当的事，你用不着感谢我。拉法埃尔，如果我有权利接受你的谢意，’他用温柔中充满尊严的语调接着说，‘那是因为我曾保护了你的青年时代，使你免于遭受吞噬所有巴黎青年的种种不幸。从今以后，我们将是朋友了，一年以后，你会成为法学博士，你已经获得可靠的知识，养成了热爱工作的习惯，虽然并非没有付出牺牲娱乐和忍受困苦的代价，但这都是立志要干大事业的人所必不可少的锻炼。拉法埃尔，你好好学着来了解我吧。我既不想让你成为律师，也不希望你当公证人，而是要你做一个政治家，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光耀我们衰落了的门第……明天见！’他又补了一句，并做了个奥妙的手势打发我走开。

“从这天起，我父亲便把他的种种计划坦率地告诉我。我是独生子，我母亲去世已十年了。从前，我父亲作为一个有光荣历史的旧家族的家长，在奥弗涅几乎被人忘记了，因为不甘心卸下宝剑去种田，他便到巴黎来碰运气。他赋有法国南方人那种非凡的锐敏，再加上毅力，居然没有靠山就在政府里取得

了重要的位置。革命不久就毁了他的家产；但是，他却懂得娶一位有大宗财产的名门女子为妻，在帝政时代，眼见就要恢复我们家旧日的荣华富贵了。复辟王朝归还了我母亲相当大的一笔财产，却使我父亲陷于破产。因为他从前买了许多皇帝①赏赐给将军们的地产，这些地产现在都在国外，为了维护他对这些不幸的赏赐地的所有权，十年来他不得不和那些清算委员、外交官以及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法庭进行斗争。我父亲把我投进这个纷乱不堪、无法清理的大讼案里，因为这个案件的胜负将决定我们的前途。要是官司败诉的话，可能会判决我们归还这些地产的收益，包括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六年间采伐的木材的价款；如果事情坏到这个地步，我母亲的财产就仅够用来挽救我们家的荣誉了。因此我父亲似乎把我解放了的那天，我却无异于又落在一个最可憎的枷锁之中。我不能不象在战场上一样进行战斗，日夜不停地工作，奔走在政客门下，骗取他们的信任，努力使他们对我们的事发生兴趣，巴结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他们的仆人，甚至他们的狗，并把这种骇人的行当隐藏在风雅的外表下，有趣的谈笑里。我明白了使我父亲形容憔悴的种种焦心的事情。约莫有一年的时间，我表面上过着上流社会的闲散生活，实际上，在我热中于同显贵的亲戚拉关系，或者同可能对我们有用处的人结交的活动中，却隐藏着大量的工作。我的消遣中含有法庭的辩护词，我的谈话离不了备忘录。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很规矩的，原因是我没有可能去

① 指拿破仑一世。

满足我的年轻人的欲望；何况，因为害怕一时的疏忽会招致我父亲或我自己的破产，我对自己非常克制，既不敢让自己有任何享乐，也不敢有一点浪费。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人事的磨擦还没有把这感情的鲜花，这思想的绿茵，这永远不让我们和罪恶妥协的高洁的良心除掉之前，我们就有强烈的责任感，我们的荣誉就会向我们大声疾呼，要我们听它的话；我们就会诚实而坦率：我当年便是这样一个人。我要用行动来报答我父亲对我的信任；假如说，过去我曾巧妙地偷过他的一笔小款；可是，自从我和他一道挑起他的事业、他的名声、他的家庭的重担之后，我就暗暗地把我的财产，我的希望一起交给了他，我是怎样地为他牺牲了我的快乐，而且为我所作出的牺牲感到愉快啊！因此当德·维莱勒①先生特地为我们从档案中找出一条有关丧失产权的帝国法令，把我们毁了之后，我便签字出卖我的产业，只留下卢瓦尔河中间的一个无价值的小岛，那是埋葬我母亲的地方。今天如要避免作出我的诉讼代理人所说的这种蠢事，也许我并不缺少什么论据、遁词，以至哲学、伦理、政治辩论之类的才能。可是，在二十一岁的年龄，我跟你再说一遍，我们全都是很慷慨，充满热情和爱的。当时在我看来，我父亲眼中噙着的眼泪，便是我最可贵的财产，而每当回想起这些眼泪，我的穷困也就得到安慰。在还清他的债务后十个月，我父亲便忧伤而死；他非常爱我，却使我破了产！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再活不下去。一八二六年秋末，当时我才二十

① 即维莱勒伯爵（1773—1854），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政治家。

二岁，便孤零零一个人护送我的第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父亲的灵柩出殡。很少有象我这种处境的年轻人，独自跟在灵车后，只有自己的思想做伴，流落在巴黎，既没有前途，也没有财产。慈善机关收容的孤儿，至少还有当兵的出路，有政府或检察官做父母，有救济院做栖身之所。我呢，一无所有！三个月后，拍卖行的经纪人给我送来一千一百一十二法郎，这是清算我父亲的遗产后剩下的现款。债权人迫使我出售了我们的动产。我从小就习惯于珍视我家的奢侈品，现在看到送来这样一笔微不足道的余款，不禁使我感到诧异。

“‘哦！这一切都是过时的陈货了！’拍卖行的经纪人对我说。

“这句话多么可怕！它摧毁了我童年时代的一切信仰，粉碎了我最初的幻梦，这一切幻梦中最珍贵的部分。我的财产归结为拍卖行的一张详细账单，我的前途躺在一只装着一千一百一十二法郎的布袋里，在我看来，社会就体现在这个大模大样戴着帽子对我说话的拍卖行经纪人的身上……我家的老仆若纳塔很爱我，我母亲在世时曾替他存了一笔年收四百法郎利息的终身养老金，当他离开这个我儿时经常喜气洋洋地坐着马车出来的家门时对我说：

“‘你得好好节省啊，拉法埃尔先生！’

“他哭了，这老好人。

“亲爱的爱弥尔，就是上面所说的种种事件决定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精神面貌，并且使我年纪轻轻就被安置在最虚伪的社会环境里，”拉法埃尔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有几

个较疏远的富亲戚，即使不是他们的蔑视和漠不关心早已把门关闭，我的自尊心也会禁止我去叩他们的门。尽管我是那些很有势力的人家的亲戚，而且他们对外人很喜欢滥施庇护，实际上我却既无亲戚，也无保护人。我的精神发展既然不断受到障碍，便只好向内收缩。我本来生性非常直率、天真，却被迫装出冷漠、矫情的样子；我父亲的专制作风剥夺了我的一切自信；我既胆怯又拙笨，我不相信我的谈话能产生任何影响，我讨厌自己，觉得自己很丑，我为自己的眼神害羞。尽管内心的呼声打算支持在斗争中表现得有才干的人，并且向我大声疾呼：'鼓起勇气来，向前迈进！'尽管在孤寂中会突然显露我自己的能力，尽管把当前受群众崇拜的新著作和在我脑子里构思的著作相比，使我充满了希望，但我仍象个孩子一样怀疑自己。我被过度的野心所驱使，相信自己注定要干一番大事业，而我却感到自己空虚。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却发现自己没有朋友。我本该在世上闯出一条路，却一个人留在原处，我的羞愧之情多于恐惧。

"当年我父亲把我扔进贵族社会的漩涡里的时候，我是带着一颗纯洁的心，一个朴素的灵魂进去的。象一般的青年人一样，我暗地里渴望着甜蜜的爱情。在跟我同年龄的一些青年人中，我遇到一派专好吹牛的人，他们昂首阔步，满嘴空话，肆无忌惮地坐在一些我认为是最尊贵的女人身边，他们出言不逊，啃着自己的手杖头，故作娇态，自愿出卖给最漂亮的女人，把头枕在或自称把头枕在所有女人的枕头上，还装出对欢乐满不在乎的神情，认为最有德行的、最贞洁的女人反而易于

弄到手，只需一句简单的话语，一个稍为大胆的动作，一个突然的傲慢的眼色就可以把她征服！我可凭良心对你说句实话：我认为取得权力或在文学上享有盛名，要比在一个出身高贵，聪明优雅的年轻女子身边获得成功还要容易。我的感情和我的信仰与这个社会的准则不相协调，因此，我觉得心情混乱。我有勇气，但只是藏在心里，并不表现在行动上。后来我才明白，女人是不喜欢让人乞求的；我曾经见过许多这类可爱的女人，可我只是暗地里崇拜她们，我愿为她们献出一颗经得起考验的心，一个不怕打击的灵魂，一种既不怕牺牲，也不怕折磨的毅力。可是这些女人却被一些蠢材所占有，而这些蠢家伙就是给我当门房我也不要。

“不知有多少次在舞会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女人，我默默地欣赏她；这时候，我便幻想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永久的爱抚，把我的全部希望表达在一次凝视中，并且在极度的陶醉里把我的甘愿受骗的青年人的爱情奉献给她。有时候，我甚至愿用我的生命去换取一夜的欢乐。说真话！我从未遇到倾听我热情的谈话的耳朵，能让我尽情凝视的眼神，愿和我心心相印的心，由于勇气不够，或者缺乏机会和经验不足而精力无处发泄，竟使我受尽了痛苦。也许我是因为无人了解而感到失望，或者是因为太被别人了解而心慌。然而，对别人可能投给我的每个有礼貌的眼色，我都准备用极大的热情去接受。尽管我很敏感地把这个眼色或某些表面亲热的话语当作热情的默契，我却从来不敢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沉默的时候沉默。因为情绪过于激动，使我的谈话语无伦次，我的沉默

变成呆板。在一个人们只在灯光下生活，只用习惯的语言或赶时髦的字眼来表达思想的虚伪的社会里，我无疑是太过于天真了。何况，我根本不懂得别人那套不说话等于说话，说话时其实什么也不曾说的本领。

"总之，我心中有团烈火在燃烧，我的灵魂恰好象女人们希望遇到的那种灵魂，那股折磨着我的狂热劲，正是女人所渴求的对象，我拥有蠢材们自夸的充沛精力，然而过去我遇到的女人全都是阴险毒辣的。这样，当那些小圈子的英雄庆祝爱情胜利的时候，我便很天真地钦佩他们，根本没想到他们在撒谎。我的错误无疑是渴望得到随口许诺的爱情，和想要在一个水性杨花，渴望奢侈，醉心虚荣的女人心里找到象我心中的沧海般深广、暴风雨般强大的激情。哦！我觉得自己是为恋爱而生的，是为使女人快活而存在的，而我却一个女人也没找到，甚至连一位勇敢、高尚的马尔斯琳①，或一位年老的侯爵夫人也没遇上！我的背囊里藏着无数珍宝，却无缘遇到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好奇的少女，好让她们来欣赏我的宝贝！因为失望，我常常想要自杀。"

"今天晚上这一幕真是壮丽的悲剧！"爱弥尔嚷道。

"喂！你让我来对我的生命作出判决吧，"拉法埃尔答道，"要是你的友谊还不足以让你来倾听我的哀歌，如果你不能为我忍受半个钟头的麻烦，那就睡你的觉吧！可是，请你再别询问我自杀的事了，自杀的念头正在我心中怒吼，蠢蠢欲动，向

---

① 马尔斯琳，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老管家妇。

我召唤，我也正在向它敬礼。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至少要设身处地，深入了解关于他的感情、不幸和思想的秘密；只想就事件的物质方面去了解他的生活，这是写编年史，是给傻瓜们作传记！”

拉法埃尔说这些话的辛酸语调，使爱弥尔深受感动，从这瞬间起，他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拉法埃尔身上，出神地看着他。

“但是，”讲故事的人接着说，“现在，使这些事件增添色彩的那种光芒，赋予了它们新的面貌。过去我把事物的法则看成灾难，也许从这灾难中会孕育出优异的才能，使我日后为它感到骄傲。

“对哲学的好奇心，紧张的工作，对读书的爱好，从七岁起，直到我进入社会，经常占满了我的时间，这一切努力难道不足以使我便于获得精神力量，如果你的话说得对，我运用这种力量，不就能够在人类知识的广大领域里充分表达我的思想，并迈步前进吗？由于我过去被人遗弃，养成了抑制感情和在内心世界里生活的习惯，难道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我获得对事物作比较和思考的能力吗？世俗的浮华生活能使最高尚的灵魂变得渺小和使它陷于卑贱境地，我没受到这种浮华生活的引诱而堕落，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样，我的感受力才集中起来，成为比激情所要求的更为高尚的意志的完善工具吗？

“由于被女人所忽视，我记得曾经用爱情被蔑视的人的明智去观察她们。现在，我才明白，一定是我的率直性格不讨她们的喜欢！也许女人都喜欢别人带点虚伪吧？而我自己却在

同一时间内，时而是男子，时而是小孩，既肤浅又深思，既无成见，又充满迷信，常常象她们那样带有女气，难道她们不是把我的天真当做猥亵，把我思想的纯洁当做放荡吗？我的知识使她们厌烦，我的女性般的忧郁，被认为是软弱。这种想象力的极端灵活性，正是诗人的不幸根源，无疑地，会使我被判定为一个不可能谈情说爱的人物，因为我既无恒心，又无毅力。我不说话时，活象个傻瓜，当我想使她们高兴时，也许我恰恰惹恼了她们，女人们就是这样来处罚我的。

“我噙着眼泪，怀着悲伤的心情接受社会给我的判决。这个处罚产生了它的后果。我想对社会进行报复。我要用聪明才智去占有一切女人的心灵，当仆人站在客厅门前通报我的名姓的时候，我愿看到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自幼就立志做伟人，我曾经拍着前额象安德烈·谢尼耶①那样对自己说：‘这里面有点东西！’我感觉到在我心里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术需要阐释。

“噢！我亲爱的爱弥尔，今天我才二十六岁，就已经确信我会默默无闻地死去，永远不能成为我梦想要占有的女人的情人，让我把自己的疯狂情况都告诉你吧！我们难道不全都一样，或多或少把自己的欲望当成现实吗？啊！我绝不愿要一个在他的梦中没有给自己编桂冠，没有为自己的雕像建台座或者占有几个殷勤的情妇的青年人做朋友。我嘛，我常常

---

① 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最初支持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来因反对雅各宾派专政被送上断头台。下面那句话引自拉图什为安德烈·谢尼耶诗集所写的前言。

想自己是将军，是皇帝，也曾是拜伦，而最后，什么也不是。在人类事业的顶峰上神游过之后，我发现还有无数高山需要攀登，无数艰难险阻需要克服。这种巨大的自尊心在激励着我，又绝对相信命运，我想一个人要是在和纷纭的世事接触之后，不让自己的灵魂给撕成碎片，就象绵羊通过荆棘丛时被刷下羊毛那样轻而易举，那么他也许会成为天才，正是这一切挽救了我。我希望得到荣誉，并愿为我终有一天要得到的情妇而默默地工作。我把所有的女人归纳成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女人，我相信会在最先出现在我眼前的女人身上找到；但是，我把她们中的每一个都看成皇后，象一切皇后都必须主动亲近她们的情人那样，她们全都该前来欢迎我这个穷苦、可怜和羞怯的人。

“啊！对于那位怜悯我的女人，我心中除了爱之外，还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愿终身钟爱她。可是，不久之后，我的观察却使我明白了许多残酷的事实。

“因此，亲爱的爱弥尔，我恐怕要永远过孤独的生活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精神上的偏向，女人们都习惯于在有才华的人身上只看到缺点，在笨蛋的身上却只看到优点；她们对笨蛋的优点寄予极大的同情，其实这些所谓优点，不过是对她们自身缺陷的永远赞美，至于优秀的男人却没有贡献足够的享受借以补偿她们的缺陷。才华是种间歇性的热病，任何女人都不会乐于仅仅分担这分苦恼，所有女人都想在情人身上找到使她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理由。说到底，她们所爱于我们的还是为了她们自己！一个又穷又傲的艺术家，赋有创作

的才能，难道他不是也具有损人的私心吗？在他的周围，我不知道有一股什么样的思想旋风，他会把一切甚至他的情妇都裹在这股旋风里，她也就只好随风而转。难道喜欢别人奉承的女人，能相信这种男人的爱情吗？她会去找这样的人吗？这样的情人没有闲功夫在长沙发旁边献身给女人们特别喜爱的肉麻的调情，这种事情倒是虚伪的、无情的男人的拿手好戏。正派的男人连工作的时间还嫌不够，他哪能白浪费时间去打扮自己，去做降低自己身价的事情？我宁愿一下子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意把它减价另售。

“总之，在专门替脸色苍白，惯作娇态的女人服务的证券经纪人中，的确存在着某种使艺术家作呕的庸俗作风。抽象的爱情并不能使一个贫穷而伟大的人感到满足，他所要求的是对爱情的全部忠诚。那些轻佻的妇女，她们把时间浪费在试开司米披肩上，或自愿充当时装衣架，她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忠诚，却要求别人忠诚，并且在爱情上以对别人发号施令为乐，而不是以服从为幸福。一个在心灵、肉体、骨子里都配称做真正的妻子的女人，总是丈夫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因为她的生命，她的力量，她的光荣和她的幸福都寄托在他身上。一个优秀的男人所需要的是东方式的女子，她们唯一关心的就是研究男人的需要；因为对男人来说，不幸就发生在他们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方法之间的矛盾。我嘛，自信是天才人物，我所爱的正是这种爱娇的女人，抱着这种和我所接受的传统观念如此矛盾的思想，又一心想要平步青云，我还拥有无价的宝藏，拥有超过我的记忆所能负担的广泛知识，对这些知识我

还来不及分类和加以消化；而我却发现自己既无亲戚，又无朋友，一个人孤零零地迷失在最骇人的沙漠里，这是一个有石板路的，热闹的沙漠，在那里，有人在思想，在生活，可是，一切事物对你却漠不关心，比敌意更令人难受！可是我所作出的决定，尽管是疯狂的，却也是自然的；它包含有某种不可能的因素，而它却给了我勇气。这好象是一场我对自己的打赌，在这场赌博里，我既是赌徒，又是赌注。以下便是我的行动计划。

"我的一千一百法郎，应该足够我三年的生活费用。我定出这个期限是想在这段时间内写出一部能引起公众重视的著作，使我获得财富和文名。当我想到即将单靠面包和牛奶生活时，心里感到十分高兴，我将象泰巴伊德① 沙漠上的隐士那样，投身在书本和思想的世界里，在这个十里红尘的巴黎中的一个世外桃源里，一个工作和沉寂的领域里，我将象虫蛹那样替自己建造一座坟墓，以便有朝一日在光荣和胜利中再生，我打算为生存而去冒死的危险。"

"把生活水平压缩到真正最低需要的程度，以严格的必要为界限，我认为三百六十五法郎足够我过一年清苦生活。实际上，只要我愿意遵守自己所定的修道院式的纪律，这笔小小的款子也就够了。"

"这是不可能的！"爱弥尔嚷道。

"我过这种生活已差不多三年了，"拉法埃尔带着骄傲的神情回答，"我们来算算！"他接着说。"三个铜子面包，两个铜

① 泰巴伊德，上埃及的沙漠地带，初期基督教教士隐居的地方。

子牛奶，三个铜子猪肉就能使我不致饿死，并能使我的精神状态保持分外的清醒。我曾经观察过一些时候，你知道，节食会给想象力带来奇妙的效果。我住的房间每天花三个铜子，我每晚消耗三个铜子灯油费，我自己收拾房间，穿的是法兰绒白衬衫，以便不超过两个铜子一天的洗衣费。我烧煤炭取暖，全年结算，平均每天决不超过两个铜子。我有足够三年穿用的衣服，衬衫和鞋子，我只有在去听公开课和上图书馆时才衣着整齐。

"这些开支合计起来只有十八个铜子，我还剩下两个铜子应付意外的开支。在这段相当长的工作时间内，我想不起曾经走过艺术桥①，也想不起我曾经买过水；我总是早上到砂岩街拐弯的圣米迦勒广场的喷泉打水回来用。哦！我就是以骄傲的心情来忍受我的清贫生活的。一个预感到有美好前途的人，当他在艰苦的人生大道上前进时，就象一个无辜的囚徒走向刑场，一点也用不着羞愧。我不愿预测疾病的来临，和阿姬莉娜一样，我对于医院无恐怖之感。我对我良好的健康没有片刻的怀疑。再说，穷人只是在死的时候才能躺下来。我要留短发直到这样的时刻：即一位爱情的天使或一位仁慈的天使……但我不愿意预测我将来的境遇。亲爱的朋友，要知道我因为没有情妇，就只好靠伟大的思想、幻梦和空想来过活，对于空想我们大家在开始时都多少有点相信。今天我在嘲笑自己了，这个我，也许是神圣的、超凡的，但已不再存在了。

① 艺术桥在当时还是一条收费的桥，行人通过每次要征收一个铜子。

“从近处看，我们的社会和人群，风俗和习惯，都已经给我显示了我的纯洁信仰的危险，和我所热中的工作的多余。这类精神食粮对野心家来说毫无用处。追求幸运的人应该是行李越轻越好！优秀人物的错误，就在于为获得世人的赏识而浪费青春。当穷人积聚力量和知识，以便胜任愉快地担当重任而不可得的时候，满嘴空话，毫无思想的阴谋家却来去自如，他们欺骗傻瓜，迷惑半呆子；有些人埋头研究，别的人在行动；有的人谦虚，有的人胆大；天才人物力戒骄傲，阴谋家专好炫耀，他们是必定要达到目的的。当权者非常需要依靠现成的业绩，信赖擅长吹拍的才能，而真正的学者则天真地希望得到人世的报酬。当然，我并不想找机会对老生常谈的道德问题多费唇舌，那是被埋没的天才所永远吟唱的颂歌。我只想根据逻辑来推翻凡俗之辈往往会获得成功的道理。唉！学习有如母亲一般慈爱，它用纯洁和温柔的欢乐来哺育孩子，如果向它要求额外的报酬，也许就是罪过。我记得有时候曾经心情舒畅地把面包蘸着牛奶吃，独个儿挨着窗子呼吸新鲜空气，浏览由棕色、灰色、红色的屋顶构成的景色，这些屋顶由石板或瓦片铺成，上面长满黄色和绿色的苔藓。如果开始时候，我感到这景色有点单调，不久我便发现这里有不少奇特的美。

“有时候，在晚上，从关不严的百叶窗投射出一道道光线，使得这个奇异国度里的一片漆黑产生了色调的变化而活跃起来。有时，苍白的街灯，透过雾霭反射出淡黄的亮光，在街道上形成无数微弱的光波，使这一片鳞次栉比的屋顶，看上去象泛起不动的波浪的海洋。总之，有时候，在这个阴郁的荒漠里，

偶尔也出现一些人物的形象；在某个空中花园①的花朵中间，我曾看到一个正给金莲花浇水的高颧骨、钩鼻子的老妇的侧面，或者我透过一个窗框已腐朽的天窗，看见有位少女在梳妆，她自以为只有她独自一人，实际上我也只能看见她漂亮的前额和用一只美丽的手臂托起的长发，我欣赏长在承霤上的一些短命的野生植物，这是不久就要被一场大雨冲走的可怜的野草！我也研究长在屋顶上的苔藓，发现它们的颜色会因下雨而更加鲜艳，在炎热的太阳光下却干燥得象一片棕色的天鹅绒，反射出变幻无常的色彩。总之，这些白天的瞬息即逝的诗意印象，雾霭的哀愁情调，阳光的突然照耀，黑夜的静寂和魔幻，朝霞的神秘，每个烟囱飘起的轻烟，这个神奇的自然界的一切偶然事态，对我来说，都已经很熟悉，给我带来乐趣。我爱我的牢房，它是我自愿坐的监狱。这个由无数平坦的屋顶构成的巴黎的荒原，它的下面却掩盖着一座人间地狱，这对我的心灵倒还合适，而且和我的思想也还协调。科学的沉思曾经把我们引导到天上，当我们从高空下降尘寰，突然再看到这个人世的时候，实在令人感到厌倦；于是我便完全体会到了修道院淳朴生活的妙趣。

“当我决心遵循我的新生活道路之后，我便到巴黎最僻静的地区去寻找寓所。一天晚上，我从吊刑街回来，取道绳商街回家，在经过克吕尼街的拐弯处，看见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姑娘，正在和她的一个女同学踢毽子，她们的欢笑和戏谑给邻人们带来了乐趣。当时天气晴朗，气候相当热，九月天还没有过

① 指悬挂在住户阳台上的盆花。

去。各家门前都有妇女在闲坐聊天，象外省城市人们过节日那样。我首先端详那姑娘，她的面貌有种绝妙的表情，她的体态是画家现成的模特儿。这是一个迷人的场景。我正在思索为什么在巴黎中心会有这种淳朴的景况时，发现这条街并没有出口，过往的人一定不很多。我忆起卢梭曾在这里住过，同时发现了这家叫圣康坦的旅馆；它那破烂的外表使人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一间便宜的寓所，我便决定进去看看。在走进一间低矮的房间时，我瞥见了一些在每个烛眼上都有条不紊地插着蜡烛的老式铜烛台，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间厅堂的整洁状态，在别的旅馆，这种地方通常总是相当乱糟糟的。我还发现这里的陈设简直象一幅风俗画；它的蓝色的床，日用器皿和家具都显示出一种昔日的时髦气派。

"旅馆女主人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妇人，面部线条显示出久经苦难的痕迹，眼神似乎因为流泪过多而失去光辉，她站起身向我走来；我谦卑地告诉她我所能支付的房租；她并不觉得诧异，就在一排钥匙里找出一把来，领我到顶楼上去，打开一个房间让我看，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望见附近房屋的屋顶和庭院，以及从这些房屋的窗子伸出的许多晾满衣服的长竿。这间阁楼的墙壁又黄又脏，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地方了，它发出穷酸的气味，召唤穷学者来赁居。屋里的空间仅够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在房顶的夹角下还能放我的钢琴。

"因为没有钱买家具来布置这个堪与威尼斯铅顶监狱①

① 指威尼斯的杜卡尔宫的最高层，这层用来做监狱，屋顶用很薄的铅皮做成，由于铅的传导作用，温度骤冷骤热，使犯人的生活分外痛苦。

媲美的鸟笼子，这可怜的妇人一直没能够把它租出去。凑巧，不久前，在我拍卖动产的时候，还剩下一些我认为是属于我私人的什物，很快我就和老板娘谈妥，把房子租下来，第二天就搬进去住了。在这个空中坟墓里，我居住了差不多三年，我日夜不停地工作，心情非常愉快，我认为人生最美好的主旨和人类生活最幸福的结果，无过于学习了。学者所必需的安静和沉寂对我来说有着说不出的甜蜜，就象爱情那样令人沉醉。思维的运用，观念的探索，对科学宁静的沉思，给我们带来了不可名状的愉快，其中的乐趣是无法描绘的，就象一切智慧的活动，它的各种现象都是我们的外部官能所不能窥见的。因此，我们便常常被迫采用物质的比较法来解释精神的奥秘。在树林、岩石以及繁花环绕的湖中，独自一人在清澈的湖水中游泳，薰风拂面，那种乐趣，给予一个无知之辈的微弱幸福感，比起我，当我的灵魂沐浴在一种无法形容的光辉中，当我倾听灵感的可怕的、混乱的呼声时，当我的活跃的头脑里有无数形象如同一股不知名的泉水涓涓流淌时的幸福感觉，简直无法比拟。又如看到一个意念，象朝阳那样突然在人类的抽象世界的旷野中升起，而且比朝阳更妙的是它能象孩子般成长，由青春期逐渐成熟，这种快乐超过世上任何别的乐趣，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快乐。

“研究工作能使围绕着我们的一切东西具有一种魔力。我在上面写字的那张可怜的书桌，和蒙在桌上的那张棕色的软羊皮，我的钢琴、床、靠背椅、五花八门的裱墙纸，以及别的家具，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了生命，成为我温顺的朋友，我的前程

的沉默的合作者；不知有多少次，我在注视它们的时候，向它们倾吐了我的衷曲！常常，当我的眼光掠过板壁上弯曲的线脚时，我会发现在我的思想体系中有了某些显著的新发展，或者是找到了一些我认为可以恰当地解释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思想的词句。由于我对周围事物的深入观察，我发现每一件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外貌、性格；它们常常和我谈话；如果屋顶上的夕阳从我狭窄的窗户偷偷射进几缕光线，这些光线呈现的各种色彩，不管是暗淡或明亮，哀愁或愉快，都不断以它们的新效果使我惊异。

“这类在孤独生活中发生的琐屑事儿，很少引起世人的关注，却是囚徒们的安慰。难道我不是被某种观念所俘虏，被关在一种思想体系里面，却又被一种光荣生活的远景来支持吗？每当我克服了一个困难之后，就吻着我心目中那位优雅、富裕、眼睛很美的妇人温柔的双手，她总有一天会抚摩着我的头发，无限深情地说：

“‘你太辛苦了，可怜的天使！’

“我曾从事过两部伟大著作。其中一部喜剧有朝一日会使我一举成名，获得财富，让我重新回到我原来的社会，我多么渴望能在那里再露头角，享有天才人物的无上特权。你们大家都曾在这部杰作中看到一个刚离开中学的青年人所犯的第一次错误，这是个真正孩子气的胡闹。你们的嘲笑已把丰富的幻想的翅膀剪掉，从此这种幻想就再也没出现了。

“只有你，亲爱的爱弥尔，曾经安慰过别人在我心中留下的重创！只有你一个人赞赏过我的《意志论》，为了从事这部

巨著，我研究过各种东方语言、解剖学、生理学，研究这些学问曾占去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假如我没弄错，这部作品将要完成梅斯麦①、拉瓦特②、加尔③和比夏等人研究工作的未竟之功，从而给人类知识打开一条新的道路。这便是我的美好生活的寄托，这种每天作出的牺牲，这种不为人知的春蚕吐丝的工作，也许它的唯一报偿就在这工作本身。自从我开始懂事的年龄，到我完成《意志论》为止，我曾经观察、学习、写作和不断阅读，我的生活就象一种长期的课外作业。尽管我爱好东方的安逸生活，迷恋自己的幻想，喜欢肉欲，我却始终辛勤地工作，拒绝尝试巴黎的享乐生活。尽管我喜欢大吃大喝，我的生活却很有节制；我喜欢漫步和在海上旅行，想多游历几个国家，我还有兴趣象孩子们那样用石片打水漂玩，但我却经常坐在椅子上从事写作；我本来喜欢高谈阔论，却去图书馆和博物馆聆听教授们的学术报告；我象一位圣伯努瓦派的教徒那样睡在我的单人破床上，可是，女人却是我所幻想的唯一对象，爱抚的对象，而它却始终躲避我！总而言之，我的生活一直是一种残酷的对照，不断的欺骗。那么，请你设想整个人类又怎么样！

"有时候，我原来的爱好，象长久掩埋着的火种，忽然爆发

---

① 梅斯麦(1734—1815)，德国医生，动物磁性说的创始人，他用这种学说来解释他所施行的一种类似催眠术的医疗方法。

② 拉瓦特(1741—1801)，瑞士哲学家、诗人和神学家，他创立相面术，据说根据人的面纹，可看出人的性格。

③ 加尔(1758—1828)，德国医生，骨相学的创立者。

起来，我，是所有我渴望的女人的鳏夫，我一贫如洗，住在一间艺术家住的阁楼里，由于某种幻想或患黄热病①，我看见有许多妖媚的情妇环绕着我！我躺在华丽的马车里柔软的坐垫上，驱车跑遍了巴黎的街道！我沾染上各种恶习，投身在放荡的生活中，希望拥有一切，也得到了一切。总之，我不饮自醉，象圣安东尼②受诱惑时那样。幸而睡眠终于使这一切致命的幻象消失了；第二天，科学又带着笑脸召唤我，我也仍旧忠于它。

“我在想，那些所谓有德行的妇人，也常常会被卷进这种疯狂的漩涡，成为肉欲和激情的俘虏，正如在我们男人身上发生的那样，完全是情不自禁的。象这样的梦也并非毫无情趣。难道这不有点象冬夜的室内谈瀛，从炉子边出发，远及中国吗？然而，当思想冲破了一切障碍去做这种赏心悦目的旅行时，道德又会怎么样呢？

“在我的隐居生活最初十个月里，我过着穷苦孤独的生活，这我已给你描绘过了；我一早起身，趁无人看见，亲自去寻找我一天生活所需的东西；我收拾房间，我既是主人也是仆人，我怀着难以置信的骄傲心情来过我的第欧根尼式的生活③。可是，经过这段时间后，我的女房东和她女儿暗中对我的品性和习惯进行了观察，研究了我的身分，了解到我的穷

---

① 热带地方的一种很厉害的热病，航海的人得了这种病，往往会发狂跳进大海。

② 圣安东尼(251—356)在隐修过程中，曾多次受诱惑。

③ 第欧根尼(公元前414—324)，古希腊哲学家，生活极端简朴，蔑视人世的荣华富贵和一切社会礼法，被认为是犬儒学派的代表。

困，也许因为她们本身也非常穷苦的缘故，从此，她们母女和我之间终于建立了联系。

“波利娜这位美妙动人的少女，她那既天真又隐秘的风韵，可说已把我引导到这种地步：她给我帮了几次忙都使我无法拒绝。一切不幸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同样的慷慨心肠，尽管这是一贫如洗的慷慨，可是，他们的感情却是最丰富的，他们可以为别人牺牲时间，甚至牺牲自己。不知不觉之间，波利娜成了我房间的主人，真心要为我服务，而她母亲对此并不反对。我甚至看到过她母亲本人给我缝补衣服，当她这种善意的行为被我撞见时，她自己反倒不好意思。尽管我心里不愿意，终于成了被她们保护的人，我只得接受她们给我的种种帮助。

“要了解这种奇特的深厚感情，首先应该认识靠思想来生活的人那种对物质生活细节的出自本能的厌恶，他对工作的全神贯注，以及思想在他身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当波利娜发觉我一连七、八个钟头没有吃东西，便轻手轻脚地把我的粗茶淡饭端进来，对于她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难道我能拒绝吗？她用女人的娇态和孩子的天真对我微笑，一面向我示意说，我不该看她。这简直是阿里埃尔①，象空气中的精灵那样溜进我的房里来，并且预先知道我的需要。

“一天晚上，波利娜以动人的天真神态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她父亲是禁卫军的骠骑兵中队长，在大军强渡别列津纳

① 阿里埃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可爱的精灵。

河①时被哥萨克骑兵俘虏了；后来，拿破仑建议交换俘虏，想把他换回来，俄国当局徒然找遍西伯利亚也没找到他；据别的俘虏说，他已逃出俘虏营，打算去印度。从那时候起，我的房东戈丹太太，就一直得不到她丈夫的任何消息。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的惨剧②到来，她孤身一人，既无财源又无救济，为了养活女儿，她决定开一家连家具出租的旅店，而且始终盼着丈夫回来。戈丹太太最刺心的痛苦是让女儿波利娜失了学，波利娜原是博盖斯王妃③的教女，让她的皇室保护人所许下的美好前程落空，这怎么说得过去。

"当戈丹太太把她这一番痛心疾首的隐衷告诉我时，用悲痛的声调说道：'为使波利娜能进圣德尼④去受教育，要我把册封戈丹为帝国男爵的一纸诏书，连同我们维什诺封地的产权让给别人我都心甘情愿！'当时我突然一阵战栗，感动极了，为报答这两个女人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打定主意要帮助波利娜完成她的教育。这两个女人接受我的建议时流露的天真态度，和我提出建议时的率直神情，正好不相上下。从此我便有了消遣的时刻。这姑娘的资质极好，她学东西非常快，不消多少日子，她在钢琴方面就已比我高明。她已习惯于在

① 别列津纳河是第聂伯河的支流，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俄大军败退，沿途遭俄军追击，法军强渡这条河时牺牲惨重，此河亦因此著名。

② 指拿破仑一八一四年被欧洲联军击败、宣布退位，以及一八一五年复位后再次退位的重大历史事件。

③ 这是指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波拿巴，她后来改嫁给意大利的卡米尔·博盖斯亲王。

④ 指法国著名的获荣誉勋位的圣德尼女子寄宿学校。

我身边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象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在阳光照耀下慢慢地舒展开；她让蕴藏在自己那颗正向人生开放的芳心中的千种柔情自然地流露出来。她聚精会神地愉快地倾听我的讲解，她那双含笑的温柔的黑眼睛常常望着我；她用娇柔悦耳的音调来温习她的功课，当我对她表示满意的时候，她就显露出孩子气的快乐。她的母亲对从小就很可爱的女儿，越长大越出脱得十全十美，未免一天比一天操心，总想让她避开一切包围着女孩儿的危险，如今看到她整天关在屋里读书，心里着实感到高兴。既然她只有我的钢琴可用，她便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来练习。

“当我回到家里，发现波利娜在我房间里，衣着极为朴素；可是，只要她有点轻微的动作，她婀娜的身材和最迷人的轮廓，便会从粗布的掩盖下显露出来。象童话《驴皮》① 里的女主人公那样，她让人看出她穿在丑陋的鞋子里的是一双娇小可爱的脚。可是，这种美丽的宝藏，少女的财富，这一切美女的荣耀，对我来说，都已失去作用。我已下决心把波利娜当亲妹妹看待。要是我辜负了她母亲对我的信任，我就不会原谅自己；我把这位可爱的姑娘当一幅画来欣赏，当已死的情妇的肖像来怀念。总之，她是我的孩子，我的雕像。我是新的皮格马利翁②，我要把一位活泼、艳丽、能言善感的处女，变成一

① 《驴皮》是法国作家佩罗（1628—1703）《童话集》中的一篇作品。

② 皮格马利翁，传说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雕刻的一尊叫做加拉特的女性雕像，便祈求美神维纳斯使它变成活人，他终于如愿以偿，后来便娶加拉特为妻。

尊大理石的雕像；我对她很严厉，可是，我越对她摆出老师的威严，她就越显得温柔和顺从。如果我的品行和自我克制受到高贵感情的鼓舞，我也并不缺少检察官的理智。我不能设想没有思想上的纯洁会有钱财上的清廉。

“欺骗一个女人或使她破产，我始终认为是一回事。爱上一个姑娘或让她来爱自己，就构成一种真正的契约关系，双方当然都应该严格遵守。我们可以随便抛弃一个卖淫妇，对一个委身给爱情的姑娘却不能这么做。因为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牺牲有多么大。我本可以娶波利娜的，但我认为这是种疯狂行为，这一来，难道不是存心要使一位温柔的处女遭受可怕的不幸吗？我的贫穷有它自私的论调，始终用它的铁手把我和这位可爱的姑娘分隔开来。说来惭愧，我该承认我不能设想在贫困中会有爱情存在。也许这就是我们叫做文明的一种人类病毒在我身上的病变吧；但是，一个女人，哪怕她具有美丽的海伦、荷马的该拉忒亚① 的魅力，只要她身上稍露一点穷相，对我的感官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啊！绮罗丛中的爱情万岁！它被最华丽的奢侈品装饰得美妙绝伦，也许它本身就是奢侈品。我喜欢在情欲冲动之下揉皱绮丽的服装，掐碎美艳的花朵，用狂暴的手去抚弄馨香的时髦发式。掩盖在挑花面纱底下热情的眼睛秋波一转，晶亮的眼光象火焰从枪口上冲破轻烟直射出来，给我带来奇妙的诱惑。我的爱情要求有丝质的软吊梯，让我在冬天的夜里静悄悄地攀登情人的闺房。

① 荷马仅仅提及该拉忒亚的名字，真正详述其故事的，是奥维德的《变形记》。

“满身盖着白雪，走进一间既芬芳又明亮，壁上裱糊着锦缎的房间，找到一位正在抖掉身上的白雪的美人，我说她抖掉身上的白雪，因为她身上裹着的轻纱，除了白雪之外，试问还能找到更恰当的比喻吗？透过那肉感的轻纱，隐约可见她身上的轮廓，而她正要从轻纱中脱身而出，有如绰约的仙子从云端出现，亲临其境的人该是多么快乐啊。再说，我还需要一种担惊受怕的幸福，一种胆大冒险的安全。总之，我愿意再见到这位神秘的美人，但她应是容光焕发的，有德行的，在大庭广众之中，人人崇敬，她穿戴华丽，满身珠宝，向全城发号施令，她的地位高贵，神态庄严，使任何人都不敢对她表示爱慕。在她的宫廷之中，她向我暗送秋波，这传情的眼神呀，揭穿了种种虚伪做作，这种媚眼呀，使我愿意牺牲世界和人类！

“当然，如果我爱的是几尺丝绸花边，丝绒和细麻纱，理发师巧手梳成的发式，银烛、马车、头衔，或者玻璃匠、金银匠绘制的徽冠，一句话，是一切人造的女性装饰品，而不是女性本身，那才是天大的笑话；我曾嘲笑过自己，也曾规劝过自己，一切都是枉然。一个贵妇人和她迷人的微笑，她那娴雅的举止，她那端庄的仪态，都使我为之神往；当她在自己和世人之间设置障碍，她就会满足我的一切虚荣，这些虚荣可以说就是爱情的一半。越是别人都羡慕我的幸福，我就觉得这幸福更有滋味。她不做任何别的女人所做的事，出门不必走路，不必象别的女人那样生活，她穿着别的女人可望不可得的豪华服装，呼吸着只属于她的香气，这样我才觉得我的情妇更适合于我；她越是远离尘世，她在我眼里就越显得美丽，即使这爱情仍有世

俗的味道。幸而在法国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皇后了，要不然，我准会爱上一位皇后！一个女人要有王妃的仪态，她就必须有钱。在我的种种怪诞的幻想面前，波利娜能算个什么角色呢？她能卖给我值得用性命做代价的欢乐之夜吗？她能卖给我那种能够使人丧失理智或把理智孤注一掷的爱情吗？很少有人会为了委身给我们的贫穷女子去牺牲性命！我从来摆脱不了这种感情也舍弃不了这些诗人的幻想。我生来就是追求这种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的，但偶然的机缘却让我有意外的收获。不知有多少次，我幻想给波利娜娇小的双脚穿上缎子的绣鞋，给她嫩柳般轻柔的玉体裹上纱质的长袍，给她的胸脯盖上轻飘的披纱，陪她踩着地毯从她家出来登上华丽的马车！我曾经是这样来爱她的。我赋予她原来并没有的骄傲，我剥夺了她的一切德行，她天真的娇态，她自然的魅力，她纯洁的微笑，以便把她浸进我们堕落的斯提克斯①河里，使她的心灵成为刀枪不入的东西，以便用我们的罪行把她打扮起来，使她变成我们沙龙中的奇妙玩偶，一个在清晨睡觉，到晚上华灯初上时又重新出现的纤弱女子。波利娜原是充满感情，清新鲜妍的少女，我却要她变成干瘦冰冷的人。在我最后的一些疯狂的日子里，波利娜在我的记忆中出现，就象我们回忆起童年的往事那样。不止一次，我一往情深地回忆起一些过去的甜蜜时刻；或是又看到这可爱的姑娘坐在我的书桌边，正在安详地、静静地、凝神地缝补东西，从天窗射进来的微弱的阳光落

① 斯提克斯河，古希腊传说中的冥河。传说人的身体如在此河水中浸过一次，就可刀枪不入。

在她秀美的黑发上，反映出淡淡的银光；或是听到了她清脆的青春的笑声，或是听到她音色圆润的歌喉，正在唱她自己随意编成的优美小曲。常常，我的波利娜在弹琴的时候情绪激昂，这时候，她的面孔就和卡洛·多尔西①想用来代表意大利的那个高贵的头像有惊人的相似。我的残忍的记忆，总要把这位姑娘作为一种内疚，一种道德的象征，让我透过我的放纵生活来回忆！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让这可怜的女孩子自己去听从命运的支配吧！不管她会遭到什么不幸，至少我可以让她躲过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就是说，避免把她拖到我的地狱里来。

“直到去年冬天，我的生活一向是平静的、勤奋的，这方面我尽量只给你轻描淡写一番。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初我遇见了拉斯蒂涅，尽管我当时衣衫褴褛，他还是同我挽着胳膊，用真正兄弟般的关切态度问起我的境况。我被他的友好态度所吸引，便简单地把我的生活和我的愿望都告诉了他；他不禁大笑起来，把我看成天才，同时也看成傻瓜。他谈话之间那种浮夸劲儿，他丰富的社交经验，他由于处世有方而安享的豪华生活，对我来说，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拉斯蒂涅说我会死在救济院，象白痴一样默默无闻，自己给自己送殡，把自己扔进穷鬼的万人坑。他同我谈起江湖骗术。他兴致勃勃，神态非常动人地给我指出所有天才人物都是些江湖骗子。他向我声称，如果我仍要一个人住在绳商街，我就会缺少一种感官，却

---

① 卡洛·多尔西（1616—1686），意大利画家。

多了一种死因。据他看来，我应该参加社交活动，让大家习惯于用我的贵族头衔称呼我，并由我本人除掉先生这个谦虚的称呼，因为它对一个伟人来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很不相称。

“‘傻瓜们把这种行径叫做搞阴谋，’他嚷着说，‘有德行的人把这种行为斥之为浪费生命；我们看问题可不要停留在人本身，而要问行动的结果。你呀，你在认真工作吗？要是的话，那你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我嘛，我什么都行，却没一样内行，我懒得象一只大龙虾！可是，我事事获得成功。我到处出头露面，我到处乱挤，别人就给我让位置；我自吹自擂，别人也就相信；我到处负债，别人就替我还账！亲爱的朋友，挥金如土，是种政治手段。一个忙于挥霍自己财产的人的生活，往往变成一种投机；他的朋友，他的玩乐，他的保护人，他的知识都成了他投下的资本。一个商人肯拿一百万来冒险吗？二十年来，他废寝忘餐，更谈不上玩乐，他小心翼翼地运用他的百万资财，使这笔财产在整个欧洲翻来滚去；后来自己觉得无聊，他便对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灵鬼怪都着了魔，终于有朝一日，被人进行破产清理，就象我亲眼见到的那样，往往使他不剩一个铜子，不留一点荣名，不存一个朋友。而那挥金如土的家伙，他活着就是为了享受，他及时行乐，让他的马儿为他四处奔驰。万一他失掉资本，他还有机会被任命为总税务官，找到有钱有势的女人结婚，当一位大臣的部属，做一位大使的随员。他还有朋友，还有名望，并且始终有钱。懂得社会的诀窍，他就能运用自如，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思想体系合不合乎

逻辑，或者你认为我不过是个疯子？这难道不是从每天在世上演出的喜剧中得出的教训吗？目前，你的大作已经完成，'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很有才干，可惜你现在才达到我的出发点。目前，该为你自己的成功去奋斗了，这样才更可靠。你该去和各种派系结成联盟，努力争取吹拍专家替你吹嘘。我吗，我愿为你的成功尽一半力量，我将是给你的皇冠镶上钻石的珠宝商……作为开始，明天晚上你得到这里来。我要把你领到一个全巴黎都去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巴黎，也就是漂亮人物、百万富翁、名人、以及那些谈论黄金时雄辩滔滔如克利索斯通①般人物的巴黎。当这些人物接受了一本书，这本书就会风行一时；如果它真是本好书，就等于他们无意中给了它一张天才的证明书。如果你是聪明人，亲爱的孩子，就应该懂得生财之道，由你自己来使你的《意志论》获得成功。明天晚上你将会见到漂亮的馥多拉伯爵夫人，她是位时髦女人。'

"'我倒从未听说过……'

"'你简直是一个南非的土人，'拉斯蒂涅笑着说，'连馥多拉都不知道，真是笑话！她是一位拥有差不多八万法郎年收入的待嫁女子，她不要任何人，也可说任何人也不要她！这属于一种女性难题。她是个半俄国人的巴黎女子，半巴黎人的俄国女子！是一位在自己家里刊行不出版的浪漫主义作品的人，也是巴黎最漂亮、最有风韵的女人！你甚至比不上一个南非土人，你是介乎动物和土人之间的野兽……再见，明

① 克利索斯通（340—407），又称"金口约翰"，东罗马帝国时代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以雄辩著称，后世因而喻有口才的人为克利索斯通。

天见。'

"他不等我回答，转身就不见了，他不让一个有理性的人有机会拒绝别人介绍他和馥多拉相识。该怎样来说明一个有魅力的名字呢？馥多拉这个名字，就象一种我们想设法和它妥协的坏思想那样缠着我。有个声音对我说：'你就要到馥多拉家里去啦。'尽管我拚命和这个声音争辩，向它叫嚷，说它在说谎，它却只用馥多拉这个名字，就足以粉碎我的一切论证。

"可是，这个名字，这个女人，难道不就是我的一切欲望的象征和我的生活目标吗？姓名能唤起社会上的赞美诗篇，能给巴黎上流社会的欢宴和虚荣增加光彩。女人，还有我曾经为之癫狂的一切情欲，同时出现在我眼前。但是，这也许既不是女人，也不是什么名字，而是我的一切恶习在我心中抬头来重新引诱我。伯爵夫人馥多拉既富有，又没有情人，她拒绝了巴黎的种种诱惑，难道这不正是我的希望和我的幻想的化身吗？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女人，我在心中描绘出她的形象，我在思念她。夜里我睡不着觉，我成了她的情人，我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度过了整整一生，恋爱的一生，我在这种生活里尝到了既热烈又丰富多采的无上乐趣。第二天，我不能忍受长久等待黑夜来临的痛苦，我去租来一本小说，便整天泡在书本里，使我既不可能想到别的事，也无法计算时间。

"当我在看小说时，馥多拉的名字在我耳朵里嗡嗡作响，象从远处传来的声音，让你听到它，却不会打扰你。幸而我还保存有一件相当讲究的黑上衣和一件白背心；其次，在我的全

部财产中，我还剩下约莫三十法郎，是我以前故意乱放在我的衣物里和抽屉里的，目的是要在五个法郎的银币和我的癖好之间设置障碍，以及为了在我房间里漫无边际地找钱时能有意外的发现。在我穿衣的时候，我便在无数的乱纸堆中寻找我的宝藏。我手头的拮据情况，从以下的事实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为了购置手套，雇用马车，你猜这要花费我多少财富？它们耗掉了我整月的面包钱。唉！我们为了满足嗜好，从来不少花钱，却在真正有用的东西和必需品的价格上讨价还价。我们满不在乎地往舞女身上撒金子，却对一个全家饿着肚子等他领钱回去养家的佣工斤斤计较。许多人穿价值一百法郎的上衣，手杖圆头还镶有钻石，却只吃二十五个铜子一顿的晚餐！我们为了满足虚荣心带来的快乐，似乎从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拉斯蒂涅没有失约；看见我变了样子，不禁微笑了，并且同我开玩笑；但是，在去伯爵夫人家里时，一路上给了我许多好意的劝告，教我对她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向我描绘了她的吝啬、傲慢和多疑；然而，那是种豪奢的吝啬，平易的傲慢，和好心肠的多疑。

"'你知道我是有婚约的人，'他对我说，'你明白，要是我变了心该遭到多么大的损失。我在观察馥多拉的时候，态度可说是冷静和无私的，因此，我对她的评价应该说是公正的。在打算领你到她家介绍你认识她时，我也曾考虑到你的处境；因此，在和她交谈时，每句话你都得很小心，她的记忆力真正惊人，她的手段灵巧，连外交官也望尘莫及，她能猜出在什么时候他才说真话；你我之间可以有什么说什么，我认为她的婚

姻是没有得到皇帝①认可的，因为我在俄国大使面前谈起她时，他只是笑笑而已。他没有接待她，当他在树林里偶尔遇到她时，也只是很冷淡地打一下招呼。尽管如此，她却是属于赛里齐夫人那个圈子里的人物，也时常出入德·纽沁根夫人和德·雷斯托夫人的府邸。在法国她的名声是完好无损的；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那位波拿巴派里架子最大的元帅夫人，也常在夏季到她的庄园去和她一块儿避暑。许多时髦青年都追求她，甚至有位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向她求婚，愿用自己的姓氏去换取她的财产；她都有礼貌地一一谢绝。也许起码要有伯爵的头衔才能打动她的心！你不是侯爵吗？要是你喜欢她，那就前进吧！这就是我所要给你的指点。'

"这段笑话使我相信拉斯蒂涅是有意开玩笑和刺激我的好奇心，这样一来，当我们在一条饰着鲜花的柱廊前停步时，我一时掀起的热情竟然发展到了极度。在我走上一道铺着地毯的大楼梯时，我所看到的是最讲究的英国式舒适设备，我的心跳了；我因此而自惭形秽，我感到自己和自己的出身、情感、骄傲都不相称，我是个傻里傻气的平民。唉！度过了三年的穷苦生活，我从一间阁楼出来，还不知道如何把自己所获得的宝藏，这笔巨大的精神资本运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但当权力一旦落到你手里，你就会立刻致富，却不会被它压扁，因为，学习已经预先训练了你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

"我看见一位约莫二十二岁，中等身材，穿白衣的女子，她

① 这里说的皇帝指俄国沙皇。

手里拿一把羽毛扇子，许多男人围绕着她。看见拉斯蒂涅，她便站起身向我们走来，嘴上露出温雅的微笑，用动听的声音向我说了一句显然有点做作的恭维话；我的朋友把我作为一个有才能的人来介绍，他的机智，他的善于吹嘘的辞令，使我受到了过分的欢迎。我成了特别受人注意的对象，使我感到很窘，幸而拉斯蒂涅也说到我的谦虚品德。我在那里遇到了各种人物，有学者、文学家、卸任的大臣和法国贵族院的议员。在我到后不久，谈话又恢复了先前的状态。我觉得有维持自己声誉的必要，便定了一下心；然后，在不太滥用主人给我发言机会的情况下，我努力把客人的议论用相当精辟、深刻和机智的词句归纳起来，我的这一手，颇博得众人的欣赏。拉斯蒂涅在他的一生中，又第一千次成了先知。当宾客逐渐多起来，彼此有了自由活动的机会，我的介绍人挽着我的胳膊，我们便到各个房间里随意漫步。

"'你对这位公主可不要太露出惊叹的神态。'他对我说，'不然，她就会猜出你来访的动机。'

"各处客厅的陈设都是趣味高雅的。我所看到的图画都是上品。每个房间都象英国最豪华家庭中的那样，有自己的特色，所有丝绸的帷幔，供玩赏的摆设，家具的样式，甚至最细微的装饰，都和最高雅的思想相协调。在一间门口用挂毯遮掩的哥特式梳妆室里，各种丝绸装裱的框框，座钟和地毯的图案也都是哥特式的；棕色雕花板镶嵌的天花板，给人一种既新奇又悦目的感觉；护壁板制作精美，总之，整个装饰都非常漂亮，非常柔和，就连窗子上镶的名贵彩色玻璃也不例外。还有

一间现代化的小客厅，尤其使我感到惊奇，不知是哪位艺术家，显然已把我们全部的装饰艺术都用在这里了。它的情调是那么轻快，那么清新，那么柔和，没有耀眼的色彩，只有素雅的泥金。就象一首既多情又虚幻的德国情歌，一间真正为一次一八二七年的爱情而布置的密室，花架上的盆花，开的全是些罕见的奇葩，散发出阵阵馨香。看了这间小客厅之后，我又看到一间与之相通的房间，里面的装饰金碧辉煌，完全是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和我们现在的色调完全相反，却产生了一种奇怪而可爱的对照。

"'你住在这里将会相当舒服的，'拉斯蒂涅露出带点嘲弄意味的微笑对我说，'你看，这不是很迷人吗？'他接着说，一面坐下来。

"他突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一间寝室，指给我看一张上面挂着白色闪光绸和洋纱帐子的大床，这张被柔和的灯光照耀着的逗人情欲的卧榻，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神仙眷属的寝床。

"'你瞧，'他低声嚷道，'让人欣赏这个爱情的宝座，这难道不是有点不知羞耻，不害臊和过分妖冶吗？她不委身给任何人，却让什么人都可把名片留在这里！要不是我已有所属，我倒真想看看这个女人怎样屈服和哭倒在我的门前……'

"'难道你对她的贞操就那么坚信不移吗？'

"'我们这一行最大胆的大师，甚至最强的高手，都承认在她身边失败了，并且还对她恋恋不舍，成为她忠诚的朋友。难道这不真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吗？'

“听了他的话，使我如醉如痴，我的忌妒心已经在为过去担忧。我快乐得直发抖，便急忙返回我刚才和伯爵夫人分手的客厅，却在哥特式的梳妆室里遇到她。她微笑着向我招呼，让我坐在她身旁，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她似乎对我的工作感到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当我不是用博学者的口气阐述我的理论体系，而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表达时，她显得更加高兴。当她听我说到人类的意志就象蒸气那样是种物质力量；说到当一个人习惯于把这种力量集中起来，把它加以运用，不断地向灵魂喷射这种流体，那么精神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反抗这种力量；说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便能够随心所欲，相对地改变人类的一切，甚至改变大自然的绝对规律。从馥多拉的反对意见中，我发现她的智力相当慧敏，为了讨好她，我情愿让她先得意一会儿，然后用一句话，把她的妇人之见整个推翻，我提醒她，让她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事实，那便是睡眠，这是一个表面平凡，其实内里充满许多学者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的话刺激了她的好奇心。当我对她说，我们的观念都是些有机的存在，具备一切性能，它们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并且对我们的命运施加影响，为了向她提供论据，我列举了笛卡儿、狄德罗和拿破仑的思想，说明这些思想曾经指导过并且还在继续指导整个世纪的潮流。

“我感到很荣幸，居然能够使这个女人高兴；她在和我分手时邀请我来看她；照宫廷的术语，这是说她已经向我敞开大门。按我的值得赞赏的习惯，也许是我把客套辞令，当做了心里话，或者是馥多拉看出我不久即将成名，有意在她的名流学

者的牢笼里增添一个名额，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已经博得了她的欢心。我回忆起我对生理学的研究和我以前对女人的一切认识，以便利用这次晚会，来对这个奇怪的女人和她的举止进行仔细观察；我躲在一个窗口后面，想从她的仪态上，从她作为女主人对家务的调度上来侦察她的思想，只见她来来去去，忽然坐下和人谈话，忽而唤来一个男人，向他询问些什么，并靠在门框上倾听他的回答；我注意到她的步伐中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扭动，衣袂的飘荡十分优美，她如此有力地刺激人的情欲，竟使我对她的贞操发生了很大的怀疑。如果今天馥多拉不接受爱情，她从前必定是非常热情的，因为，即便在她同男人对话时，都流露出一种非常肉感的媚态；她妖冶地倚在护壁板上，似乎快要倒下，同时又象个如果遇到过于热情的眼光使她害怕，她就准备逃跑的女人。她两臂软绵绵地交叉在胸前，好象在呼吸别人的话语，又象在用眼神来倾听这些话语，情意十分亲切，激发着别人的情感。她那两片红艳艳的嘴唇，把她的肤色映衬得分外洁白。她棕黑色的头发，使她那双橙黄色有脉络的，象佛罗伦萨的云石般的眼睛，显得更加美丽，同时这双眼睛的表情似乎又给她的谈吐增添了一种奥妙。至于她的胸脯更是长得美妙非凡，具有最诱人的魔力。一位女情敌也许要指责她太冷酷，因为她生就了两道似乎要连在一起的浓眉，而且对她脸上长的几乎看不见的汗毛也会进行挑剔。我却发现在这一切上面都有热情的流露。爱情似乎是写在这位女人的意大利型的眼皮上，写在她那堪与米洛岛的维纳斯媲美的双肩上，写在她的面部轮廓上，写在她那微厚的，稍有点突出

的下唇上。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简直是一部传奇小说。

“是的，这些女性的天生丽质；柔和的线条，丰艳的肉体给情欲提供的希望，都被一种经常的矜持和格外的端庄所冲淡了，可是，这两种东西又和她整个人的表现恰恰相反。也许必须具有象我这样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蕴藏在这个女人的天性里的情欲生涯的征候。为了把我的想法说得更清楚，我可以说在馥多拉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女人，也许可以从上半身分开；只有头部似乎是多情的，其余部分却冷酷无情；在她的眼睛看一个男人之前，她总是要预先准备好她的眼神，好象有种什么神秘的东西从她的心中闪过似的，你也可以说是在她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忽然起了一阵痉挛。总之，也许是我的知识还不够完备，在精神世界里，还有许多有待我去发现的秘密，或许是伯爵夫人生就一副美妙的灵魂，从她灵魂里抒发的情感和气质给予她的容貌以一种征服和蛊惑我们的魅力，这完全是种精神的力量，尤其是当它和情欲的感应相配合时，其威力就更加强大。我从她家出来时得意万分，我对这个女人简直着了迷，我为她的奢华所陶醉，我心中所有一切高贵的、下流的、善和恶的情感全部被触动了。我自己觉得如此激动，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精神抖擞，因此，我相信我是能理解那些艺术家、外交官、权贵人物和如同他们的钱柜那样用双重铁皮包裹的投机家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这里来的道理了。毫无疑问，他们来到她的身边，是为了寻找一种热狂的冲动，这种冲动使我的全身精力都为之振奋，周身血液为之沸腾，全部神经

末梢为之颤动，并在我的脑海中兴风作浪！她之所以不委身给任何人，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都保留在她身边。一个女人只要她不坠入情网，她总是千娇百媚的。

"'再说，她也许曾嫁给或卖给什么老头子，使她从先前的婚姻留下对爱情的恐怖回忆，'我对拉斯蒂涅说。

"我从馥多拉住的圣奥诺雷区步行回家。从她的府邸回到我住的绳商街，几乎要穿过整个巴黎；尽管天很冷，我却觉得路程很短。我打算在这个冬天征服馥多拉，而这个冬天又很冷，我身上连三十个法郎都没有，何况我们之间的差距又如此之大！只有一个穷苦青年才能了解恋爱在马车、手套、外衣和衬衫等等方面，需要花费多少本钱。如果爱情停留在柏拉图式的阶段太久，那是要导致破产的。真的，法学院里有不少象洛赞①那样的学生，对他们来说，要享有上层社会妇女的爱情，根本不可能。象我这样身体瘦弱，衣着俭朴，面色苍白，憔悴得象个刚完成一件创作，正在休养的艺术家般的青年；再看看人家，头发卷得极漂亮，容貌俊美，衣着时髦，领巾的华丽胜过所有克罗地亚人②，他们又有钱，拥有华贵的马车，再加上盛气凌人的态度，我怎么能斗得过他们？

"'别管它！要么得到馥多拉，要不然就死去！……'我在一座桥的转弯处嚷道，'馥多拉，这就意味着财富！'

"这时，那间美丽的哥特式梳妆室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客厅

① 指洛赞公爵，他因被路易十四的表妹德·蒙邦西埃小姐热爱而闻名，最初曾获国王许婚，不久就被忌妒他的人所破坏，并被捕下狱。

② 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爱用漂亮的领巾。

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重新看到穿着白色长袍的伯爵夫人，她的宽大雅致的袖子，她那动人的步伐，迷人的胸脯。当我头发凌乱，象戴着一位自然科学家的假发那样，回到我光秃秃的冰冷的阁楼时，我还在为馥多拉的豪华形象所陶醉。这种处境的明显对比，是一位很坏的参谋，罪恶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我为这一切气得发抖，我咒骂我的正派、诚实的贫穷和这间丰产的阁楼，在这儿曾产生了我的许多学术思想。我在向上帝，向恶魔，向社会，向我父亲，向整个宇宙要求说明我的命运，我的不幸的原因；我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嘴里还嘟囔着可笑的诅咒，但是，我却下定决心要把馥多拉弄到手。这颗女人的心便是决定我的命运的最后一张彩票。

"为了使故事迅速进入戏剧性的阶段，我给你略去了我最初几次拜访馥多拉的情况。我在努力打动这个女人的感情，企图博取她的欢心，并让她觉得我的成名会满足她的虚荣心。总之，为了使她确确实实地爱我，我不惜千言万语苦劝她更好地珍惜自己的青春美貌；我从来不让她感到被冷落；女人们需要得到各种感情，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就尽量给她提供这种激动情绪；因此，我宁愿使她生气，也不让她对我无动于衷。如果在开始时，因为我抱有坚强的意志和务必使她爱我的欲望，我曾经对她稍占了点上风，可是，不久我的热情就爆发了，我再也无法控制，我竟真正地、丧魂失魄地、以致无可奈何地迷恋着她了。我不很清楚在诗歌中或谈话里，我们把爱情叫做什么；但是，在我的双重人格里突然发展起来的感情，我却既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对它的描绘，也没有在修辞学的句子和

卢梭的词藻里发现过。说到卢梭，也许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他从前住过的，我没有在两世纪以来我们的冷冰冰的文学概念里，也没有在意大利的绘画中找到它。但在比安湖的风景里，在罗西尼乐章的某些主题中，在苏尔①元帅珍藏的牟利罗的圣母像上，在莱斯孔巴②的书信中，在奇谈秘事集里散见的片言只字中，特别是在狂热教徒的祈祷文和我们的韵文故事集里的某些段落中，才能把我领到我初恋的神圣境界里。

“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没有任何借助于颜色、大理石、文字和声音以表达思想的东西，能够体现灵魂里的力量、真实、完善和突出的情感！是的！谁谈论艺术，谁就在说谎。爱情在和我们的生活永远打成一片，并最后给它染上火红的颜色之前，曾经过无数的变形。这种看不见的渗透的秘密，躲过了艺术家的分析。对一个冷漠的人来说，真正的激情是用叫喊和使人讨厌的叹息来表达的。只有真诚地恋爱的人在阅读《克拉丽莎·哈洛》③的时候，才能对洛弗拉斯的咆哮有所体会。爱情是一股纯洁的泉水，它从长着水芹和花草，充满砂砾的河床出发，在每次泛滥中改变性质和外形，或成小溪或成大河，最后奔流到汪洋大海中，在那里，精神贫乏的人只看见它的单

---

① 苏尔(1769—1851)，法国元帅，他在路易-菲力浦王朝当过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

② 莱斯孔巴是十八世纪轰动一时的一件刑事诉讼案中的女主角。她指使情人谋杀了自己的丈夫。

③ 《克拉丽莎·哈洛》是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洛弗拉斯是该小说中的一个道德败坏，专善诱骗女人的青年贵族。

调，心灵高尚的人便沉溺于不断的默想中。

“我怎么敢把这些随时变幻的感情色彩，这些微不足道却富有价值的琐事，这些温馨语言之宝库尚不够显示其声调的言词，这些比之最富丽的诗篇还更丰富多采的眼神，来一一加以描绘呢？当我们不知不觉地狂恋上一个女人，在所有爱情的神秘场景中的每个场景，都有一个张开大口的深渊，足以吞没人类所有的诗篇，唉！当我们对可以看到的美的奥妙，还缺乏语言来描绘的时候，怎么能够用疏注来再现灵魂的强烈和神秘的激动呢？这是多么迷人的情景啊！我完全陶醉在一种无法形容的忘我状态中，专心致志地看着她，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辰！

“高兴，高兴什么？我不知道。在这些时刻里，如果她的脸部被光线照亮，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现象，使得这张面孔显得分外鲜艳；那些使她脸部细致柔嫩的皮肤好象发出金光的纤细汗毛，便温柔地烘托出她脸部轮廓的美妙，就象浴在阳光中的远方地平线一般令人叹赏。阳光似乎在爱抚她，和她融成一体，或者是从她那明艳照人的脸上放射出一种比光线本身还要强烈的光；后来，一个阴影从这张温柔的面孔上掠过，便在上面产生某种颜色，这种颜色随着表情的变化而改变色调。常常，在她云石般洁白的前额上，似乎描绘出某种思想；她的眼睛发红，她的眼睑闪动，她的脸部线条因微笑而波动；她那灵巧的珊瑚般红润的嘴唇翕动着，时而张开，时而闭上；我不知道在她的头发上有种什么光泽，每当她说话时，两边鲜妍的太阳穴上，因为震动而投射出一种棕黑的色调。

“她的每种不同的娇媚都给我的眼睛带来新的欢乐，在我的心中唤起前所未有的优美的感受。我想从她脸部的各种表情中看出某一种感情，某一个希望。这些无声的谈话，从一个灵魂透过另一个灵魂，仿佛是一个声音发出了回响，给我带来暂时的快乐，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声音使我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我已回想不起是在摹仿洛林①的哪一位王子，如果她用使人发痒的手指插在我的头发里轻轻抚摩的话，我可能不会觉察到自己手心里握着一块炽炭哩。这已不仅是一种爱慕，一种欲望，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宿命了。常常在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还模糊地看见馥多拉在她家里，而且我仿佛也参与了她的生活；要是她感觉不适，我也会感到不舒适，第二天我就会对她说：

“‘您不舒服啦！’

“由于我对她一往情深的那股精神力量的召唤，不知有多少次在万籁无声的黑夜里，她来到我这儿！有时，她象一线突然射出的光辉打落了我的笔，她使我无可奈何地停止我的学术研究；她再次摆出了我以前见过的那种迷人的姿态，使我不得不崇拜她。有时，又是我本人亲自到幽灵界去迎接她，把她当做希望来向她致敬，向她要求能再听到她银铃般的声音；然后，我便哭着醒过来。有一天，她在答应和我去看戏之后，又突然闹起别扭，拒绝和我出去，要我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她的食言使我很失望，她让我白白浪费了一个工作日和可说是

---

① 洛林家族是从中世纪起就拥有洛林地区的王族。

我的最后一个银币，为了想看看她所希望看到的那出戏，我索性到她可能要去的那个地方去。

“刚坐下来，我的心就受到一下象触电般的冲击。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她在这儿！’我猛一回头，瞥见伯爵夫人坐在二楼她的包厢的尽里面，隐藏在黑暗中，我的目光没有迟疑，我一眼就把她看得异常清楚，我的灵魂向她飞去，就象一只蜜蜂飞向它的花儿。我的感觉到底凭什么得到预示呢？某些内心的战栗会使浅薄的人感到惊异，其实，我们内部机能的这种作用，也正象我们的外界视觉所常有的现象一样简单；因此，我倒不觉得奇怪，只觉得生气。我对于很少为世人所注意的人类的精神力量的研究，至少能够使我在我的热恋中碰到一些有关我的理论体系的活的证据。这种学者和恋人的结合，是种真正的偶像崇拜和一种对科学的热爱，这其中有什么奇怪之处，我也不知道。科学常常对使恋人失望的事情感到满意，而当恋人相信自己胜利了的时候，他就会幸福地把科学驱逐出去。馥多拉看见了我，便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显然妨碍了她。在第一幕戏演完休息时，我到她包厢里拜访她；看到她只一个人，我便留在那儿陪她。尽管我们彼此之间从未谈过爱，我却预感到会有表明心迹的机会。我还一点没有向她泄露我心中的秘密，然而，我们之间早已存着某种期待：她常常把她的娱乐计划告诉我，而且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以一种友好的或担心的神情问我第二天是不是来看她，当她说了句俏皮话后，总爱用一个眼神来征求我的同意，好象她是特地为讨我的喜欢；要是我赌气，她就变得特别逗人喜爱；要是她装

作生气的样子，我就觉得有某种权利来质问她为什么生气；要是我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她就让我向她苦苦求饶，才肯宽恕我。对这类小别扭，我们已经发生兴趣，觉得充满了爱情。她在这方面不惜尽力卖弄她的柔情和娇媚，我嘛，只觉得在这温柔乡里享受到无穷的幸福！而目前这个时刻，我们的亲密关系是完全中断了，我们彼此相对就象两个陌生人。伯爵夫人冷若冰霜，我嘛，害怕大难临头。

"'您陪我回家吧，'戏散场后她对我说。

"天气突然变了。当我们从戏院出来的时候，天上落下夹着雨的雪花。馥多拉的马车不能一直驶到戏院大门。一个街上的帮闲人，看到一位衣着华贵的妇人不得不步行穿过街道，便前来张开他的雨伞为我们挡雪，当我们上马车的时候，他便向我们要小费，而我却身无分文，当时我真愿意出卖我十年的寿命来换取两个铜子。所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和虚荣心，都在我身上被一种可怕的痛苦所压倒了。'亲爱的朋友，我没有零钱！'这两句话似乎是来自我的受挫折的爱情，被用冷酷的声调，由我自己，这个人的患难兄弟，亲口说出来的！而我本人对不幸又是深有体会的！想当初，我一下子给人七十万法郎，是何等的轻而易举，仆人把那帮闲的推开，马儿便疾驰而去。在返回她的府邸的路上，馥多拉显得没精打采，或者装做有什么心事的样子，对我的问话仅报以轻蔑的支吾之词。我只好沉默下来。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时刻。回到她家里，我们便坐在壁炉前面。当仆人把炉火弄旺，退出去后，伯爵夫人便转身对着我，脸上显出一副无法捉摸的神情，用一种庄严的

语调对我说：

"'自从我回到法国，我的财产曾经引起几个青年人的垂涎；我听过一些也许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的爱情的表白；我也遇到过一些既十分真诚又十分深情的男子，他们即使一旦发现我也许已是一个贫穷女子，象我以前那样，他们也仍然愿意娶我的。总之，德·瓦朗坦先生，您该明白，曾经有过一些人向我奉献过新的财富和新的贵族头衔；可是，您也不妨了解一下，对于那些很不知趣的来和我谈情说爱的人，我是从来不愿再见他们一面的。要是我对您的交情不深，我就不会给您这样一个出于友谊多于来自骄傲的警告了。要是一个女人自认为被人所爱，自己却预先拒绝别人对她讨好的心意，那她就有招致侮辱的危险。我知道阿尔西诺艾和阿拉曼特①的情节，因此，在同样情况下所能听到的回答，对我来说也并非陌生；但我希望今天不至于因为我对一个高尚的男人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而遭到误解。'

"她以一个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向主顾解释诉讼方案或契约条文时的冷静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她的清脆迷人的声音没有显露任何感情；只有她那始终是高贵端庄的容貌和仪态，似乎给我一种外交场面上冷淡乏味的感觉。她一定是事先想好了她所要说的话，并且拟定了这场对话的情节。哦！我亲爱的朋友，当某些女人觉得撕碎我们的心，和决意用匕首

① 阿尔西诺艾是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凶恶老妇人的典型。阿拉曼特是十八世纪许多戏剧中的人物，这里大约是指马里沃的喜剧《假机密》中一位可爱的寡妇。她不自觉地爱上了自己的管家。

在我们的心上戳一下，并在里面转一转，便能给她们带来快乐，那么，这种女人都是值得钟爱的，她们都是在恋爱或是希望被人爱！总有一天，她们会酬报我们的痛苦，象常人所说，上帝该会报答我们所做过的善事；她们将会给我们百倍的快乐以赔偿她们故意给我们受的痛苦：她们的凶狠难道不是充满激情的吗？但是，被一个对我们满不在乎的女人所折磨，以至于死，这难道不是一种酷刑吗？当时，馥多拉并不知道她是在践踏我的一切希望，粉碎我的生命和摧毁我的前途，就象一个儿童因为好奇而撕碎一只蝴蝶的翅膀，完全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冷酷和无辜的残忍心情。

"后来，馥多拉接着又说：'我希望您将会认识到我献给我的朋友的牢固的感情。您也将会发现我对他们始终是友好和忠诚的。必要时我可以为他们牺牲性命。可是，如果我接受他们的爱情而不还报以爱情，您就会看不起我。因此，我对他们总是适可而止。您还是我愿意跟您说出这些心里话的唯一的男人。'

"起初，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而且，我也很难克制当时在我心中掀起的风暴；可是，不久我便把激动的心情抑制住了，于是，我微笑着说：

"'如果我对您说我爱您，'我答道：'您准会把我赶出去；如果我承认对您无动于衷，您就会惩罚我。神甫、法官和女人从来不会把他们的长袍全部脱掉。沉默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夫人，您觉得这样好，我就什么也不说。您肯向我提出这么友好的忠告，可是您害怕会失掉我，光是这个念头就可以满足我

的自尊心了。但是让我们撇开个人问题不谈吧。您也许是唯一的女人，能够同我一起用哲学家的态度来讨论一个如此违反自然规律的决定。拿您来和您同类型的女人相比，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好吧！就让我们怀着好意一起来寻找这种变态心理的原因吧。许多女人都很自傲，热爱自己体态的完美，您是否也象她们那样，有种过分讲究的自私情绪，使您一想到要嫁人就产生恐惧，担心被迫放弃自己的意志和屈从于一种与您格格不入的习惯势力？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您更美丽一千倍！也许您在第一次恋爱的时候曾经受过虐待？也许您过分重视要保持您秀丽的身材，优美的胸脯，使您害怕做母亲带来的损失：难道这不就是您拒绝被人过分热爱的秘而不宣的最好理由吗？您是不是有什么发育不全的毛病，使您被迫成为贞洁自守的女人？……请您不要生气，我是在讨论问题，研究问题，离恋爱还远得很哩。大自然既能产生先天性的盲人，也就可以在爱情上产生聋、哑和盲目的女人。真的，您倒是医学上一个宝贵的研究对象！您还不完全知道自己本身的价值。您可以有很正当的理由来厌恶男人；我完全赞同您，我觉得他们都是些丑恶和讨厌的家伙。当然您是对的，'我补充说，感到心情沉重，'您完全有理由蔑视我们，事实上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您！'

"我用不着把我笑着对她说的一切嘲弄的话语都告诉你。总之，所有最辛辣的语言，最尖刻的讽刺，都既不能引起她的任何动作，也不能使她做出一个恼怒的姿态。她在静听我说话，却始终在嘴唇上，在眼睛里保持着她惯常的微笑，这种微

笑，对她来说，就象她穿在身上的衣服，而且不管是对她的朋友，一般的相识，或是陌生人，都始终报以同样的微笑。

“‘我让您这样把我放在解剖台上，难道不是够和气的吗?’她抓住我停止说话、默默望着她的一刹那对我说。‘这您是明白的，’她一面笑着又说，‘我在友谊上并没有那种愚蠢的过分敏感。许多女人都会因为您这种无礼行为而处罚您：给您以闭门羹。’

“‘您很可以把我从您家里轰出去，而用不着对您的严厉措施多费唇舌。’

“我在这么说的时候，心里早有准备，要是她真的对我下逐客令，我就把她杀掉。

“‘您发疯了，’她笑着嚷道。

“‘您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强烈的爱情的后果吗?’我接着说，‘一个失望的男人常常会杀死他的情妇。’

“‘与其遭受不幸，倒不如死去的好，’她冷冷地回答，‘一个如此热情的男人，在吃光他老婆的财产后，总有一天会抛弃她，让她穷困无依。’

“她这一反击，使我哑口无言。我看得很清楚，在我和这女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渊。我们永远也不能相互了解。

“‘再见，’我冷冷地对她说。

“‘再见，’她友好地点一下头又说，‘明天见。’

“我望着她好一会儿，把我业已放弃的爱情，全部掷还给她。她站在那儿，给我投来她的平淡的微笑，那是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讨厌的微笑，它似乎在表达爱情，但那也是冰冷的

爱情。

“亲爱的朋友，你能够很好地设想我在失掉一切之后，冒着雨雪，踏着堤岸上的薄冰，走一法里路时，万般烦恼一齐涌上心头的那种痛苦吗？噢！我但愿能知道她并不曾想到我的穷苦，只相信我也和她一样，富贵尊荣，高车驷马！世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破产和失望呵！现在，已不光是金钱问题，而是我的全部精神财富的问题；我越来越糊涂，最后连自己的论点都弄不清楚了，我甚至对语言和思想本身所代表的意义都发生了怀疑！可是，我却始终迷恋，迷恋着这个冷冰冰的女人。她嘛，又无时无刻不希望别人去征服她的心，尽管她常常取消前一天晚上的许诺，第二天她又以新的情妇姿态出现。

“当我在研究院墙上的小窗口下转弯的时候，忽然感到一阵发烧，这时我才想起还没吃过东西，我身上连一个铜子都没有。最倒霉的是雨水把我的帽子打湿了，使它走了样。从今以后，没有一顶象样的帽子，叫我如何能接近时髦的女人，并在沙龙里露面！尽管我诅咒强迫我们把帽子经常拿在手里，以便随时向人展示帽子衬里的那种既无聊又愚蠢的风气，我却极端小心地照料我的帽子，多亏这样，直到这次遇雨以前，我还能把帽子保持在半新不旧的状态，既不太新，也不太旧，既未掉毛，也不太光亮，它可以被看做细心人的帽子；但是，它那虚有其表的存在，已到达最后的阶段，此刻它已损坏，歪扭，完蛋了，成了真正的破烂，和它的主人倒十分相称。就因为我缺少三十个铜子，使我丧失了精心保存下来的时髦行头。啊！三个月来我不知为馥多拉做出了多少无人知晓的牺牲！

“我常常因为要去看她一会儿，便把一个礼拜内必需花的面包钱节省下来。放弃工作和饿着肚子，这原不算什么！但是，穿过巴黎的街道而不让身上溅着一点泥污，为躲雨而拚命奔跑，到她家里时，还得象围绕在她身边的花花公子般穿得干干净净，啊！对一个钟情的诗人和粗心者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真有数不完的困难。我的幸福，我的爱情都要受到我唯一的白背心上的一小点泥斑的影响！万一我被溅上泥浆，被雨水打湿，我就只好放弃去看她的希望！我连花三个铜子让擦鞋人给我擦掉长靴上的一处最小的泥污都花不起！这一切旁人不知道的小痛苦，对一个易激动的人来说，却是极大的苦刑，这反而增加了我的激情。穷苦的人有他们的忠诚之处，这种忠诚是他们无法向生活在荣华富贵中的女人诉说的；因为她们看世界是透过一个三棱镜的，她们所看见的人和物都被染成了金色。

“她们的乐观来源于自私，她们的娴雅出于残忍，这些女人排除思虑是为了尽情享受和为了快乐而原谅自己漠视别人的不幸。对她们说来，一个铜子决不是百万金币，而百万金币在她眼里倒象是一个铜子。如果爱情应该用巨大的牺牲做代价，那也应当把这种牺牲掩盖起来，把它埋葬在沉默里；但是，当有钱人为爱情浪费他们的财富和生命，当他们为爱情表示他们的忠诚时，却能利用上流社会的偏见，这种偏见对他们恋爱的疯狂行为，往往给予一定的荣誉；对他们来说，沉默等于张扬，掩盖倒是种优雅行为，至于我的可憎的穷困却使我陷入可怕的痛苦之中，甚至不让我说出‘我恋爱’或‘我死亡’！说

到底，这算不算忠诚呢？我为她牺牲了一切而感到快乐，难道这不就是我所得到的丰富的报酬吗？伯爵夫人曾经使我生活中最平凡的琐事，具有极大的价值和给我增添了无上的快乐。从前我对衣着是不关心的，现在我却把我的衣服看做我的第二生命。要在让我的身体受伤或让我的燕尾服被撕破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那么，你应该设身处地来了解我的这种疯狂思想和我在走路时越走越激动的狂乱情绪，也许是走路使我的狂乱心情更火上添油！我在面临灾难的顶点时，反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我愿意在这场最后的灾难中看到命运的预兆；但是，恶运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宝藏。我住的旅馆的大门半开半掩，透过百叶窗上心形的切孔，我看到了投射到街上的一缕光线。波利娜和她母亲一面谈话，一面在等候我。听到谈话中提到我的名字，我索性停下来倾听。

"'拉法埃尔要比七号房间那位学生强得多，'波利娜说，'他的金黄色头发的色泽多么漂亮！你不觉得在他的声音里有种什么东西？我也弄不清那是什么，总之，那是种能撩动人心的东西。再说，尽管他神情有点骄傲，人可是真和蔼！他的举止多么高雅！噢！他可真好呵！我确信女人全都会为他颠倒。'

"'看你这么说，好象你已经爱上他了，'戈丹太太打趣地说。

"'噢！我象爱一个兄弟那样爱他，'她笑着回答说，'要是我对他没友情，那就太忘恩负义了！难道不是他教我学会音

乐、素描、文法，一句话，我所有的知识，不全都是他教会我的吗？我的好妈妈，你对我这些进步真的太不关心了；现在我已成为有知识的人，过些时候，我就有能力给别人讲课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雇用一个女佣人啦。'

"我轻轻地退出来，然后故意弄出一点声音，便走进客厅去拿波利娜正好要给我点燃的油灯。这可怜的孩子刚才所说的话，就象是在我的创伤上抹了点令人舒适的香膏。这种对我本人的天真无邪的赞美，使我恢复了一点勇气。我正需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和搜集别人对我的真正优点的公正评价。我的重新恢复的各种希望，也许都要反映在我所看到的一切事物上。

"也许因为我对这两个女人在这间小客厅中颇为常见的生活场景，还从未认真观察过；那么，现在我就要来欣赏象弗朗德勒画家们用如此淳朴的手法描绘的那种在朴素题材中显示它的真实性的最精美的图画了。母亲坐在已半灭的火炉的一角编织袜子，嘴上不时流露出慈祥的微笑。波利娜在给遮热用的小团扇①着色，她的颜料、画笔摊在小桌上，鲜艳的色彩十分刺目；但是，在她离开她的座位，站着给我点灯时，她那洁白的面孔便整个浴在灯光里了；除非是已被非常可怕的激情所征服，不然，对她那双白里透红的小手，她那完美的头部，她的处女的风姿，你就不能不加以欣赏！黑夜和沉寂给这个宁静的家庭和这种辛勤的熬夜增添不少情趣。她们能以快

① 上层社会妇女烤火时候拿来遮脸，免受热气直接烤烘的一种小团扇。

乐的心情来接受这种日以继夜的劳动，证明她们怀有乐天知命的高尚情操。在这里人和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和谐。馥多拉家里的豪华是干巴巴的，它在我心里引起各种坏念头；而这儿谦卑的穷苦，出于天性的善良，却使我的灵魂清醒。也许是我在豪华面前受到屈辱，而在这两个女人身边，在这生活俭朴的棕色小客厅里，则好似置身于感情的激流中，要是我有办法来保护她们——这是男子渴望让人感觉到的事情，也许我能恢复我的自信心。当我走近波利娜的时候，她几乎是用母性的眼光望着我，忽然她两手发抖，急忙把灯放下，嚷着说：

"'我的天！您脸色多么苍白呵！——啊！他全身都湿透了！我母亲会给擦干的……拉法埃尔先生，'她停了一会儿后接着说，'您是喜欢牛奶的；我们今晚有新鲜奶油，怎么样，您可要尝尝？'

"她象小猫般敏捷，跑过去拿来一只装满奶制品的瓷罐，并且以非常可爱的态度送到我的嘴边，这倒使我犹豫起来。

"'您不肯吃我的奶油吗？'她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们两人的傲气彼此都很了解：波利娜似乎为自己的穷困感到痛苦，并且责备我的高傲。我终于心软了。这奶油也许是她明天的早餐哩，但盛情难却，我只好接受了。这可怜的少女试图隐藏她的高兴，但是，她眼里闪耀的光芒泄露了她心中的快乐。

"'我正需要吃点东西，'我对她说，一面坐下来。这时在她的前额上出现一种关切的表情。'波利娜，您还记得么，博

叙埃在一段文章里曾描绘上帝对一杯水的报酬，竟然比对一次胜利的报酬还要大？'

"'记得，'她回答道。

"她的胸脯起伏，象一只秀眼鸟儿被孩子握在手中那样。

"'好吧！我们不久就要分离啦，'我接着说，声音不那么自然了，'为了您和您母亲对我的种种关照，请让我向你们表示我的感激。'

"'噢！我们彼此别算这个账吧，'她笑着说。

"她的笑声里隐藏着一种使我难过的激动心情。

"'我的钢琴，是埃拉尔① 厂的精制品，'我接着说，好象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请您接受它吧，请把它留下，不必客气，我打算出去旅行，说真话，我是没办法把它带走的。'

"也许是从我说话的忧郁音调里得到了启发，这两个女人似乎领会我的意思了，她们便用混着好奇和惊愕的眼光望着我。我在上流社会冷冰冰的地方寻找的爱，原来就在这里，它是真实的，朴实无华，但甜蜜动人，也许还是持久可靠的。

"'您用不着担心，'那母亲对我说。'请您留在这儿吧。我丈夫这时该在归途中了，'她接着说，'今晚上我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波利娜把我们夹在《圣经》里的一把钥匙悬在手指上，这把钥匙竟然转动了。这个兆头预示戈丹身体健康，生意兴隆。波利娜又照样给您和七号房间的青年人占卜，可是，那把钥匙却只为您转动。我们大家都将要变成富翁。戈丹会带着

① 埃拉尔(1752—1831)，法国著名乐器制造家，他的琴厂里制造的钢琴和竖琴均闻名于世。

百万钱财回来：我梦见他搭在一条装满蛇的大船上，幸而水是浑的，这意味着黄金和海外的珍宝。'

"这种友好的空话，象母亲唱来减轻孩子痛苦的那种空洞的歌儿，倒给我带来了心境的平静。这位善良妇人的声调和眼神散发出一种温柔的真挚之情，即使它不能消除忧虑，可也能缓和、宽慰和减轻忧虑。波利娜比她母亲更精明，她用不安的心来观察我，她那双聪明的眼睛似乎已经猜透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前途。我担心自己会太动感情，只对母女两人略为鞠躬表示感谢，便匆匆走开了。我回到房间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便躺在床上想着我的不幸。我的不祥的想象力给我描绘出无数的空中楼阁，并强令我制定出许多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当一个人破产后在自己财产的废墟上爬的时候，他还有可能在那儿找到一点资财；但我却完全空无所有。

"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对贫穷的指控未免太轻率了。其实对于社会上一切堕落现象中最明显的后果，我们倒是应该宽容一点。因为，在贫困笼罩着的地方，就谈不上贞操和罪行，也谈不上道德和智慧了。我当时是处在没有思想、没有力量的境地，就象一个少女跪倒在一只老虎面前。一个没有爱情没有金钱的男子，还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但是，一个陷入情网的可怜虫，已不再属于自己，他甚至不能自杀。爱情成了我们的宗教，我们尊重我们心中的另一种生活；这种情况成为不幸中的最大不幸，这种不幸给你带来希望，这个希望使你愿接受种种折磨。我终于怀着第二天去找拉斯蒂涅，告诉他馥多拉的奇怪决定的心情而入睡了。

"'啊！啊！我知道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拉斯蒂涅看见我早上九点钟就来到他家，便嚷着说，'你一定是被馥多拉下逐客令了。有几个家伙，因为忌妒你对伯爵夫人的影响，便散布你们结婚的消息。天晓得你的情敌们给你胡编了些什么疯狂事，把你当成什么样的诽谤对象！'

"'现在什么事情都清楚了！'我嚷着回答。

"'我回想起我的一切无礼行为，觉得伯爵夫人真是太崇高了。我由衷地觉得自己是一个还没吃够苦头的无赖，对于她的宽容大度，我能看出的只是一种由爱情产生的耐心的怜悯罢了。'

"'我们别这么快下结论吧，'这位谨慎的加斯科涅人对我说，'馥多拉具有极自私的女人所特有的天生的洞察力，也许她在你还只看到她的财产和她的豪华的时候，就已经对你下了判断；不管你手法多么灵巧，她早就看透了你的心。她是很会弄虚作假的人，所以在她面前，你的任何伪装都不会得逞。我认为，'他补充说，'我把你引上一条坏路了。尽管她绝顶聪明，仪态优雅，我总觉得这个女人是高傲的，正象所有运用聪明来取乐的女人那样。对她来说，一切幸福都寄托在生活的舒适和社交的快乐上；在她身上，感情只是一个角色，她会使你遭受不幸，使你变成她的贴身仆人……'

"拉斯蒂涅简直是在对牛弹琴。我用一种表面上快乐的神情对他说明我的经济情况，借以打断他的话头。

"'昨天晚上，'他回答我说，'来了个倒运，把我能够支配的钱全搞光了。要不是遇上这桩倒霉事，我倒愿意把钱包里

的钱拿来大家花。现在，我们先到酒店午餐吧，新鲜的牡蛎也许能给我们出一个好主意。’

“他穿上衣服，吩咐套好他豪华的双轮马车；然后，我们便摆出一副惯于买空卖空的大胆投机家的目空一切的神气，象两个百万富翁那样来到了巴黎的咖啡馆。这个加斯科涅的鬼家伙，他那阔绰的神气和泰然自若的态度，使我大为惊讶。当我们吃完一顿非常精美、十分满意的饭，正在喝咖啡的时候，拉斯蒂涅对着一群同样以他们的优雅风度和华丽衣着引人敬慕的青年人一一点头致意，他看到其中一位时髦人物走进来，便对我说：

“‘瞧，你的买卖来了。’

“于是，他对那位打着漂亮领结，象在寻找一个合适座位的绅士做手势，叫他过来和他说话。

“‘这家伙，’拉斯蒂涅贴着我的耳朵说，‘这就是为了发表过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懂的著作，新近获得勋章的人物；他是化学家、史学家、小说家、政论家；他拥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我不知道多少剧本的著作权，但是，他却和堂米盖尔的牝骡一样无知。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名字，一个大家熟悉的招牌。因此，他总是避免走进门上写着：*在这里你可以自己进行写作*那类小房间。主持一个会议倒是他的拿手好戏。一句话，这是一个精神上的混血儿，既不完全诚实，也不完全狡诈。可是，别作声！他是曾经奋斗过来的，社会上对他也没有更多的要求，一般都认为他是位可敬的人物。’

“‘喂！我的杰出的朋友，光荣的朋友，阁下的贵体近来可

好？'当这位我不认识的人坐在邻座上时，拉斯蒂涅对他说。

"'啊，不好，也不坏……我现在正忙得透不过气来，我手上有着大批资料，足够写出整套有趣的历史回忆录，我还不知道该分派给谁去写。我正为此事发愁哩！可是，又不能不赶热门，再迟这类回忆录就过时了。'

"'是什么回忆录，当代的，古代的，关于宫廷的，还是什么方面的？'

"'关于项链事件①的。'

"'这不是太凑巧了吗？'拉斯蒂涅笑着对我说。

"然后，他回过头来对那位投机家说：

"'德·瓦朗坦先生是我的朋友，'他指着我说：'我来给你介绍，他是我们未来的大文豪。他从前有位姑母在宫里红极一时，是一位侯爵夫人，两年以来，他在写一部大革命时期保王党历史的著作。'

"这时候，他又凑近这位奇怪的商人耳边说：

"'这是个有才能的人，但是位书呆子，他可以用他姑母的名义替你撰写你所要的回忆录，每卷给他一百埃居就可以了。'

"'这笔买卖倒还合我的意，'对方一边回答，一边把领结往上抬一下。'喂！伙计给我端牡蛎来。'

"'那么，好的，你可要给我二十五个路易的佣金，还要预支他一卷书的稿酬。'拉斯蒂涅接着说。

① 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东奈特（1755—1793）的"项链事件"，是一件关系到皇后和当时许多头面人物的欺诈案。

“‘不，不。我只能预支五十个埃居，这样我会更有把握早日拿到原稿。’

“拉斯蒂涅压低声音给我谈一下这笔买卖，然后，不和我商量就回答对方说：

“‘我们同意啦，’他回答说，‘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你，好办妥这笔买卖的手续？’

“‘那么，明天晚上七点钟，你们到这里来吃晚饭吧。’

“我们两人站起身来。拉斯蒂涅掷给伙计一些小费，把账单塞进衣袋里，我们就出来了。我为他这么轻率，毫不介意地便把我那可敬的姑母蒙博隆侯爵夫人卖掉，不禁大吃一惊。

“‘我宁愿搭船去巴西给印第安人教代数，尽管我对代数一窍不通，也不愿意玷污我们家的名声。’

“拉斯蒂涅听了哈哈大笑，打断了我的话头。

“‘难道你就这样傻！你先把这五十埃居拿到手，再给他写回忆录。等到写好回忆录，你便拒绝用你姑母的名义发表，傻瓜！蒙博隆夫人死在断头台上，她的长裙，她的声望，她的美貌，她的脂粉，她的拖鞋，这一切，远远超过六百法郎。到那时候，要是出版商不肯付给你姑母应得的代价，就让他去找一个老骗子或者什么拆烂污的侯爵夫人来顶名发表吧。’

“‘噢！为什么我要离开我那纯洁的阁楼？’我大声嚷道，‘这个社会的背面真是太肮脏下贱了！’

“‘好，这倒满有诗意，可是，我们是在谈生意经呵！你可真是孩子气。’拉斯蒂涅回答，‘你听我说，关于回忆录，读者会作出评价；至于我那位文学界的拉皮条朋友，他和出版界所建

立的关系，难道不是花了他八年的时间，和无数惨痛的经验才换来的吗？在和他分担著书的工作上，你虽然吃点亏，但在金钱报酬方面，你还是占了便宜嘛；二十五个路易对你的用处，比一千法郎对他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去吧，你可以写这类历史回忆录，万一能成为艺术作品就更好，狄德罗也曾为一百埃居写过六本说教书哩。'

"'就这么办吧，'我很感动地对他说，'这对我说来确是一种需要，我可怜的朋友呵，我为此倒该好好感谢你了。二十五个路易将使我成为巨富……'

"'而且比你所设想的还富得多，'他笑着回答说，'如果斐诺在这桩买卖上给我一笔佣金，难道你猜不出这也是为你而要的吗？——我们现在到布洛涅森林散步去吧，'他说，'在那儿我们会遇到你的伯爵夫人，我还要把我打算娶的那位漂亮的小寡妇指给你看，她是个稍有点胖，很迷人的阿尔萨斯女子。她读康德、席勒和约翰-保尔①的著作，还读一大堆有关水力学方面的书。她有一种癖好，老喜欢征求我的意见。因此，我得装作了解这种德国的感伤情调和懂得一大堆歌谣，这都是医生禁止服用的麻醉品。我还不能使她丢掉爱好文学的习惯，她读歌德的作品时，哭得泪人儿似的，为了献殷勤，我也只好陪她流点眼泪，这是关系到五万法郎年金的问题呀！我的朋友，何况，她还有世上最美的小脚和小手！……啊！要是她

① 约翰-保尔·李赫忒(1763—1825)，德国哲学家、小说家，曾在诗篇《幽灵》中描写过死去的人的失望，据称有些死者还魂后说，死去的耶稣本人曾告诉过他们，上帝是不存在的。

没有那德国口音，说我的天使时，说成我的天子，说弄乱时，说成弄断，那她就算是个十全十美的女人了！’

“我们看见伯爵夫人坐在她华丽的马车里，容光焕发，神采照人。这妖媚的女人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还对我嫣然一笑，当时我觉得这微笑是神圣的，并且充满爱情。啊！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相信已被她爱上，我已有钱，又有爱情的宝藏，穷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感到轻松，心情愉快，一切都满意，我觉得我朋友的情人也很迷人。树木，空气，天空，整个大自然似乎都象馥多拉那样在向我微笑。再回到爱丽舍田园大道时，我们顺便到拉斯蒂涅平常买衣帽的帽店和裁缝店去。‘项链事件’使我脱离了穷苦的和平生活，而转入了可怕的斗争生活。从今以后，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在风雅和奢华方面与那批环绕在馥多拉身边的青年人比一比高低了。我回到自己家里后，反锁上房门，表面上保持冷静，对着天窗，向我的屋顶作永远的告别，我沉溺在未来生活的梦幻里，把生活尽量变得戏剧化，预先盘算着如何享受爱情和它的种种乐趣。啊！在家徒四壁的阁楼里，生活竟然也能够沸腾起来！人类的灵魂真是个精灵，它能把一根稻草变成金刚钻；在它的魔杖指挥下，迷人的宫殿出现在眼前，就象田野里的花儿，一朵朵在太阳热力的烘暖下绽开那样……

“第二天，近中午的时候，波利娜轻轻叩我的房门，给我带来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原来是馥多拉写的一封信。伯爵夫人请我到卢森堡公园接她，并从那儿一道去参观博物馆和植物园。

“‘送信人在等候回音，’她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后对我说。

“我草草写了一封回信，表示谢意，把它交给波利娜，然后，我穿上衣服。正当装束完毕，对自己相当满意的时候，忽然想到如下的问题，身上不禁冷了半截：

“‘馥多拉到底是坐车子来，还是走路来？天将会下雨，还是仍然晴朗？……’但是，我心想，不管她是坐车来还是步行来，难道有谁能猜透一个女人的怪诞思想吗？她也许身上不带一文钱，却愿意赏给一个萨瓦省小孩五个法郎，因为他的衣衫实在破烂。

“我身上一个铜子也没有，要到晚上才能收到一笔款子。噢！在我们青年时代，象这类困境不知道有多少，一个诗人要使自己的才智获得充分发展，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得节衣缩食，辛勤工作！霎时间，无数剧烈的痛苦思想涌上心头，就象万箭穿心那样。我从天窗仰望长空，看到天气很不可靠。万一天气真要变坏，我当然可以雇一辆整天包用的马车；但与此同时，我在快乐的时候岂不要时刻担心晚上找不到斐诺？我自认没有能耐在快乐的时刻来负担这么多恐惧。尽管我明知不会找到任何东西，我却决心在我房间里大加搜索，寻找我幻想中的银币，我连褥子底下都翻到了，我搜遍一切，甚至破旧的长靴筒子都去摇一摇。我神经紧张，象发了疯，我用凶暴的眼光瞪着所有被翻倒了的家具。我怀着由于绝望而颓丧的心情，走到书桌跟前，第七次打开抽屉，瞥见紧贴在侧面板上，阴险地躲藏着一枚五法郎的银币，它洁净而辉煌，美丽而高贵，象初现的明星般闪亮。当时我那种疯狂的激动情形，你能够

了解吗？我既不想追究它默不作声地躲藏起来的原因，也不愿斥责它如此狠心地躲藏起来的罪过，反而象对一位患难之交的朋友般吻它，向它大声欢呼，以致发出回响。我猛然回过身来，瞥见波利娜面色发青地站在那里。

“‘我以为，’她声音激动地说，‘以为您出了什么事了！那送信人……（她停住不说，象是喘不过气来似的。）我母亲已把小费给他了，’她又添上一句。

“随后，她就跑开了，那幼稚和有点疯狂的样子，简直莫名其妙。可怜的小姑娘！我祝愿她和我一样幸福。在这时候，我似乎感到心中充满了人世间的一切欢乐，我真愿意给不幸的人们退回他们应得的那部分欢乐，因为我相信他们失去的欢乐正是被我偷走了的。我们对灾祸的预感常常是有道理的，伯爵夫人把她的马车打发走了。那是一种心血来潮，是漂亮女人们的奇想，连她们自已也常常无法解释，她要从林荫大道上步行去植物园。

“‘可是，天快要下雨了，’我对她说。

“她却喜欢跟我闹别扭。在我们步行穿过卢森堡公园时，出乎意外，天气很晴朗。当我们走出公园门外，使我担心的一团乌云却正卷得飞快，而且滴下了几滴雨水，于是我们登上了一辆街车。当我们走过几条马路后，雨已停止，天空又晴朗了。到达博物馆时，我打算把马车打发走，馥多拉却要我把车子留下。我只得暗暗叫苦！可是，一面跟她聊天，一面却要抑制心中不可告人的热狂，这一来，无疑会在我的脸上露出某种呆板的微笑；就这样，我们边谈边走，毫无目的地在植物园的

林荫小道上漫步，感到她的胳膊紧靠着我的胳膊，这一切都使我莫名其妙，只觉事情十分荒诞，简直是在白昼做梦。然而，无论是在走路时，还是在停步时，她的动作，都既没有温柔，也没有热恋，尽管表面上有肉感。当我设法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她的生活时，我在她身上碰到了一种内在的，隐秘的活力，我也不清楚这是种什么离奇古怪的力量。一切没有灵魂的女人，在她们的举止上，都没有一点柔和之处。因此，我们和她们的结合，既不是由于同样的意志，也不是出于同样的步伐。世上还不存在这样的字眼，足以说明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有形的矛盾。因为，我们还不习惯于从一个动作来了解对方的思想。这种人性中不可捉摸的现象，只能凭本能去感觉，而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拉法埃尔接着说，好象是在回答自己提出的反对意见似的。"正当我的热情激发到极点的时候，我并没有象吝啬鬼细心检点和衡量他们的金币那样来检查我的感觉，分析我的快乐，更没有计算我的脉搏。噢，决不！今天，可悲的经验已照亮了我的心，使我认识了过去，回忆也给我带来各种辛酸的印象，就象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海浪把失事的船舶的残骸，一片一段地推到沙滩上来那样。

"'您可以给我帮一个相当大的忙，'伯爵夫人带点狼狈的神情瞧着我说，'在我向您吐露了我对爱情的反感后，我觉得我可以用友谊的名义，更自由地来请求您替我办一桩事。难道您不觉得，'她笑着又说，'今天来做，功劳不是更大吗？'

"我痛苦地瞧着她。却感觉不到有任何人在我身边，她是

手段圆滑，而并非多情；我觉得她象一个老练的女演员，在演自己的角色；接着，她的声调，她的一个眼波，一句话，又重新引起我的希望；可是，如果我复活了的爱情，是流露在眼睛里的话，她在接触到我的眼光时，却不让她自己的眼神因此发生变化。因为，她的眼睛和老虎的眼睛一样，似乎被裹上了一层金属的薄片。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她恨透了。

"'纳瓦兰公爵的保护，'她继续用充满柔情的婉转音调接着说。'将使我能够接近一位俄罗斯的最高权威人物，这实在是太有用处了，因为，要在一桩有关我的财产和地位的案件上得到公平的处理，这位人物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我的目的是让沙皇认可我的婚姻。纳瓦兰公爵不是您的表哥吗？他的一封信便可以决定一切。'

"'我是属于您的，'我回答说，'请您下命令吧。'

"'您太可爱了，'她紧握着我的手接着说，'现在请您到我家里吃晚餐吧，我要象对一位忏悔师那样，把一切都告诉您。'

"这个如此多疑、如此谨慎的女人，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一句有关她本人利益的话，现在她居然来向我求教了。

"'噢！现在我是多么喜欢您从前强加给我的沉默呵！'我大声嚷道。'但是，我宁愿再经受一些更严重的考验。'

"这时候，她以欢迎的神态来接受我为她而陶醉的眼波，准许我饱餐她的秀色，她到底是爱我了！我们一同回到她的家。很侥幸，我钱包里的钱，居然足够我支付车费。在她家里，我能独自陪她度过一个美妙的白天；能让我这样来看她，这还是第一次。在这天以前，她的宾客，她的繁文缛节，她冷

冰冰的态度，都使我们始终保持距离，甚至在参加她的豪华宴会时也不例外！可是，这一天，我在她家里，却觉得和她亲如家人，因此，可以这么说，我已经占有她了。我的胡思乱想突破了一切障碍，我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安排生活的细节，我沉溺在一种幸福爱情的欢乐里。我把自己当成她的丈夫，我在欣赏她忙于处理家中的琐事；我甚至在看到她卸下披肩和帽子时都感到幸福。她让我独自呆一会儿，然后，她再回来，头发重新梳理过了，分外迷人。她这种漂亮打扮，完全是为了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她对我的关切可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无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显出她的无穷韵致。饭后，我们坐在丝质的软垫上，面对旺旺的炉火，围绕着我们的尽是些最令人羡慕的东方的豪华陈设，当我看到这位以美艳著名，打动了无数男人的心，而又如此难以征服的美人，紧挨着坐在我的身边，和我娓娓而谈，把我作为她卖弄风情的对象，这时候，我意外的艳福几乎变成了痛苦。尤其不幸的是，我忽然想起了我应该去商定那件重要的事，我要去赴前一天晚上定下的约会。

"'怎么！您要走了?'她看见我拿起帽子时说。

"'她爱我啦，'当我听到她用媚人的声调说出这两句话时，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为了延长我的销魂时刻，我情愿用我两年的寿命，来换取她乐意送我的每一个钟头。随着我的幸福的增加，我的金钱损失也就更大！当她把我送走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的英勇行为却给我带来许多懊恼，

我害怕错过了写那部回忆录的好机会，因为，这对我已经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为此，我赶快去拉斯蒂涅家里，然后，我们一同去看我的未来作品的署名人，恰好他刚起床。斐诺给我念一张小合同，上面并没有涉及我的姑母，我在合同上签字后，他数给了我五十个银币。我们三人在一块吃午餐。当我买了一顶新帽子，买了六十张三十铜子一张的饭票，又还了一些债，我便只剩下三十个法郎了。但是，一切生活上的困难，都可以排除几天了。要是我愿意听从拉斯蒂涅的劝告，坦率地采取英国的方式，我就可以得到许多财富。他坚决要我立一个信贷户头，然后让我借款，他声称贷款可以用来维持信用。按他的说法，前程是世界上所有资本中，最重要、最可靠的资本。这样，我的债务便可以抵押在未来的收益上，他并且把我的实际情况介绍给他的裁缝师，据说，这是一位懂得青年人的爱好的艺术家，可以让我放心地在他那里做衣服，直到我结婚为止。从这一天起，我便和我三年来一直过着的修道士的和勤奋的生活一刀两断了。我跑馥多拉的家倒跑得很起劲，我尽量要在外表上胜过所有在她家走动的卤莽家伙和帮派英雄。我相信已经永远摆脱了贫穷，我又获得了精神自由，我压倒了所有的情敌，我被看作一个充满诱惑力、具有魔力和无法抵御的男子。然而，某些聪明人在谈论我时却说：‘一个这么有才华的青年，有热情也只会藏在脑子里！’他们夸奖我的智慧，是为了贬低我的感情，‘他不恋爱是多么快乐！’他们嚷道，‘要是他恋爱，还能这么愉快，这么兴致勃勃么？’

“可是，我在馥多拉面前却是多么痴情啊！单独和她一

起，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或者，要是我说话，我就诽谤爱情；我的快乐也只是凄惨的快乐，象一个侍臣想要隐藏心中的怨恨。总之，我力图使自己成为她的生活，她的幸福，她的虚荣所必不可少的人；我每天在她的身边，简直是个奴隶，是个玩具，不断地听从她的命令。我白天这样浪费了时间后，便回到家里，在晚上工作，直到清晨才睡上两三个钟头。可是，我没象拉斯蒂涅那样，习惯于运用英国方式，不久我便囊空如洗了。从那时候起，亲爱的朋友，我是自负但无运气，漂亮而无钱财，恋爱而不敢公开，我再次堕入朝不保夕的生活，堕入巧妙地隐藏在骗人的表面奢华下的冷酷而深重的不幸里了。我重新尝到了当初的痛苦，但是，这回没有那么尖锐；无疑是因为已经习惯于这种痛苦的可怕滋味。经常是别人客厅里那么吝啬地供应的糕点和茶水，成了我唯一的食粮。有时候，伯爵夫人的一次豪华宴会，也能够维持我两天的生命。我利用了我的全部时间，一切努力和我的观察能力，去更进一步探究馥多拉的不可捉摸的性格。

“在这之前，希望和失望曾经影响过我对她的看法，在我看来，时而觉得她是最可爱的女人，时而觉得她是女性中最无情的尤物；但是，这种欢快和悲哀的交替，竟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我为了给这种残酷斗争找到一个结局，宁愿牺牲我的爱情。有时不祥的亮光在我的灵魂里闪耀，使我隐约看见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深渊。伯爵夫人证实了我的种种忧虑；我还没有无意中发现过她流眼泪；在戏院里，对一场感人的戏，她的反应只是冷漠和嬉笑。她为自己保留一切精细

的打算，既不关心别人的灾难，也不关心别人的幸福。总而言之，在她那方面是耍弄了我。我却以能够为她作出牺牲而高兴。因此，我差不多是怀着为她而糟蹋自己的心情去看我的亲戚纳瓦兰公爵的，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对我的穷困感到耻辱，而且他对我实在太坏，已到了不能不恨我的程度；他接待我时那种冷冰冰的礼貌，使他的话语和手势都含有侮辱之意；他的不安的眼神引起了我的怜悯。看到他置身于如此尊贵、豪华的环境，竟然表现得如此小器、寒酸，我实在为他害羞。他竟和我谈起他最近在三分利息的公债券上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我只得把我为什么要来拜访他的目的说清楚。他的态度这才由冷酷变成了亲热，他这种嘴脸使我感到恶心。哎，我的朋友，他到伯爵夫人家里来啦，在她家里，他竟把我踩在脚底下了。馥多拉对他施展出了浑身解数，以前所未有的魅力来诱惑他，他给迷住了。他背着我和她商量那桩神秘的事件，对这件事，她没有给我透露半个字。我原不过是被她利用的一个工具！……当我的表兄在她家里时，她好象再也没有眼睛看我了，这时候，她对我的接待，也许还不及她第一次见我时那么有兴致。

"有一天晚上，当着公爵的面，她用手势和眼色所加给我的侮辱，恐怕是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的。我哭着出来，心里盘算着千百种复仇的计划，考虑了许多强奸的办法……我常常陪她到滑稽剧院看戏；在那儿，我坐在她旁边，完全沉醉在爱情里，我一面欣赏她的美貌，一面倾听着美妙的音乐，竭尽我的心力来享受爱情和乐曲在我心中所掀起的双重乐趣。我

的热情挥发在空气里，在舞台上，无往而不胜利，就是进入不了我情妇的心。于是，我握住馥多拉的手，细察她脸上的表情，她的眼神，寻求一种为音乐所引起的突然到来的和谐，心灵的共鸣和我们之间感情的融洽；可是，她的手并无反应，她的眼睛毫无情意。当我心中的热情烧得我满脸通红，给她的印象太过强烈时，她便给我一个做作出来的微笑，就象客厅中所有画像嘴唇上露出的那种端庄的微笑。她并不听音乐。即使是罗西尼、西马罗沙①和辛格勒利②的神圣乐章，都不能唤起她的任何感情，表达出她生活中的任何诗意，她的心灵是干枯的。馥多拉在戏院里的自我表现，就象一出戏中的戏。她的小望远镜不住地从这个包厢转向另一个包厢，她内心不安，尽管表面平静。她是时尚的牺牲品：对她说来，她的包厢，她的帽子，她的马车，她本身，就是她的一切。你可以常常遇到一些外表魁梧的人，在青铜般的身躯里，有着一颗娇嫩纤细的心；可是，馥多拉，在她那脆弱娇柔的躯壳里，却隐藏着一颗青铜的心；我的不祥的学识，给我撕破了不少面纱。如果说，良好的行为，在于为别人而忘记自己，在于言谈举止之间，始终保持温柔，在于取悦别人，使他们自己也感到满意。而馥多拉，尽管她聪明机智，却没有消除她平民出身的一切痕迹：她的忘掉自己是伪装的；她的仪表与其说是出自天然，不如说是苦练得来的；一句话，就连她的礼貌，也使人觉得有奴才气。可是，对她那些受宠者来说，她的甜言蜜语却是亲切的表示，她

① 西马罗沙（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

② 辛格勒利（1752—1837），意大利音乐家。

那傲慢的装腔作势却是高贵的热忱。

"惟有我，曾经研究过她的面部表情，曾剥除了她内心世界的那层足以遮蔽世人耳目的薄壳，我已不是她的虚伪外表的受骗者；我已经洞察了她那猫儿的心灵。当一个傻瓜恭维她，赞美她时，我不禁为她感到羞耻。可是，我却始终爱她！我希望用诗人的热情来融化她心头的冰块。如果一旦我能打开她那女人的温柔心扉，如果我能启发她崇高的忠诚。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她十全十美。她就会变成一位天使。我是以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襟怀，情人的深情，艺术家的敏感来爱她的。如果不是真爱她，而只是为了把她弄到手；一个善于在女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假正经的人，一个冷酷的工于心计的男子，也许会取得胜利。她本人既骄傲又奸诈，自然爱听浮夸之词，自然也就容易受诱坠入阴谋巧布的陷阱；她过去很可能曾被一个冷酷无情的男人控制过。当她天真地向我暴露她的自私行为时，阵阵激烈的痛苦，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灵。我仿佛看到她有一天孤零零地、痛苦地生活着，不知道该向谁伸出求援的手，也找不到对她同情的眼光。终于有天晚上，我鼓起勇气，用鲜明的色彩，给她描绘了一幅她老年时寂寞、空虚、晚景凄凉的画像。面对这个因违反自然而遭到可怕的报复的景象，她说出了一句残酷的话。

"'我将始终是有钱的，'她回答我说，'只要有了金子，我们总可以在周围创造出为我们的幸福所必需的感情。'

"我象是受到雷殛那样，被这个穷奢极侈的逻辑，这个人，这个社会轰了出来，我一面责备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一切如此

愚蠢地崇拜。我不爱贫穷的波利娜，富贵的馥多拉难道就没有权利拒绝拉法埃尔的爱吗？当我们还没有抹杀我们的良心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始终是一位正直的法官。一个诡辩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说：‘馥多拉不爱任何人，也不拒绝任何人；目前她是自由的，可是，以前，她曾为了金钱出卖过自己。不管是她的情人，还是她的丈夫，那位俄国伯爵，总算是占有过她。在她的一生中，总还会有什么东西能打动她的心的！你等着吧。’这个女人既不贞洁，也不太坏，她生活在远离人类的地方，在她自己的天地里，不管你把这叫地狱还是天堂。这个穿着开司米细毛料子和绣花绸子衣服的神秘的雌儿，竟使得人类的一切感情：骄傲、野心、爱情、好奇……在我的心中沸腾起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想赶时髦，或标新立异，所以我们都争先恐后夸赞一家演通俗喜剧的小剧场。伯爵夫人表示很想去看某个很受一些才智之士欣赏的丑角的演出，于是，我得到了陪她去看某次首场演出的光荣，却不知会遇到什么拙劣的闹剧。小剧场的包厢只要五个法郎，我却连一个臭铜子也没有，因为这部回忆录还没写完，我不敢去向斐诺求援，而我的救星拉斯蒂涅又出门了。这种经常性的拮据，折磨得我好苦。有一回，我从滑稽剧院出来，遇到一场倾盆大雨，馥多拉给我叫来一辆马车，我一下子来不及阻止她这种摆阔气的殷勤，便借口说我特别喜欢雨中步行，又说我要到赌场去，不管我怎样婉言拒绝，她却一概不理。她既没有从我的尴尬态度上，也没有从我可怜的玩笑话上猜出我的穷困，我急得眼睛发红，可是，她懂得别人的眼色吗？青年人的生活常常是被各种古怪念头所

支配的！

“归途中马车车轮每转一周，都引起我的焦虑，使我心急如焚；我曾试着弄掉车底的一块板，以便溜到街上去，可是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只好痉挛地发笑和保持忧郁的沉默，呆呆地坐着，象个带枷的犯人。到达我寓所的时候，波利娜一听到我开口吞吞吐吐，就打断我的话头，说道：

“‘如果您身上没零钱……’

“啊！罗西尼的音乐，拿来和这句话作比较，简直毫无意义了。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杂耍戏院来吧。为了能带伯爵夫人去杂耍戏院看戏，我打算把镶在我母亲肖像周围的一只金环拿去抵押，尽管在我的想象中，当铺始终和监狱一样，我却宁愿亲自把我的床扛去抵押，而不愿去向人求乞。你伸手向他要钱的那个人的眼色多么令人难堪啊！某种借贷会使我们丢尽面子，正象出自友人嘴里的拒绝，会打破我们最后的幻想。波利娜还在工作，她母亲已经睡了。我向帐子略微掀起的床上偷看了一眼，我想戈丹夫人一定睡得很熟，因为，我从阴影中瞥见她安静而灰黄的侧面深陷在枕头上。

“‘您一定很烦恼！’波利娜把画笔搁在调色板上对我说。

“‘我可怜的孩子，您倒可以帮我一个大忙，’我回答她说。

“当时她望着我的那副快乐的神情，使我心里震动了一下。

“‘她会爱我的！’我心里想，‘波利娜……’我接着说。

“为了好好地观察她，我便靠近她坐下来。她猜透了我的意思，因为，我叫她名字时，用的是问话的语调；她把眼皮垂

下，我正好端详她，相信能够看透她的心思，象能看透我自己的那样。尤其是她的外貌既天真又纯洁。

"'您爱我吗？'我问她。

"'有点儿……狂热地……完全不！'她大声地说。

"她并不爱我。她那诙谐的语调和自然流露的可爱姿态，只不过描绘出一个少女的调皮的感激心情罢了。我于是向她诉说我的穷困和我所碰到的麻烦，并请求她的帮助。

"'怎么，拉法埃尔先生，'她说，'您自己不愿意跑当铺，倒要打发我去！'

"我顿时面红耳赤，这个女孩子的逻辑竟使我狼狈不堪。她便握住我的手，象是想用一种爱抚作为她脱口而出的一句坦率话的补偿。

"'啊！我倒很愿意去跑一趟，'她说，'可是，这用不着了。今天早上，在钢琴后面，墙壁和护栏之间，我找到了您无意中丢失的两枚五个法郎的银币，我已把这钱放在您的书桌上了。'

"'拉法埃尔先生，您不久就要收到钱啦，在您没有收到之前，我很愿意先借给您几个银币。'那位善良的母亲掀开帐子露出头来对我说。

"'啊，波利娜，我真愿意自己是个富翁哩！'我握住她的手大声地说。

"'算了吧！那为什么呢？'她带点调皮的神气说。

"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发抖，和我的心脏的跳动完全合拍；她急忙抽回她的手，反而拉住我的手，查看我的手纹说道：

“‘您会娶到一个有钱的女人，’她说，‘但她将给您带来很多苦恼……啊，我的天！她还会害死您！……我看一定是这样。’

“在她的惊叫声中，流露出她对母亲那套迷信玩意儿的深信不疑。

“‘波利娜，您太轻信了！’

“‘噢！那是不会错的，’她吃惊地瞧着我说，‘您将要爱的女人，准会害死您！’

“她再拿起画笔，在调颜色时还显得很激动，但她再也不看我了。这时候，我真愿意也能相信鬼神。一个迷信的人，不见得就是完全不幸的。迷信也常常是一种希望。回到我的房间，我真的看见了两个可贵的银币，它们的出现使我很难理解。我刚躺上床睡觉，脑子里思想还很混乱，但我努力核算我的支出项目，企图证实这笔意外发现的钱是我的。可是，我却在无结果的计算中睡熟了。第二天，我正要出去租一个包厢座的时候，波利娜进来看我。

“‘也许那十个法郎您还不够用，’这位善良、可爱的少女红着脸对我说，‘我母亲叫我送这钱来给您用……您拿去吧，拿去吧！’

“她把三个银币放在我桌子上就想走，可是，我把她拦住了。钦佩的心情把我噙在眼里的泪水控制住了。

“‘波利娜，您真是一位天使！’我对她说，‘这笔借款虽然使我很感激，却远没有您给我送钱来时那种羞怯的神情那么动人。我曾经希望娶一个富有、高雅、有头衔的女人；可是，现

在我却愿意拥有千百万家财，而遇上一个象您一样穷，一样好心肠的少女，我要放弃那种会要我的命的爱情。您所说的也许很有道理。’

“‘您别说啦！’她说道。

“她说完就跑了。但她那清脆的黄莺儿的娇音还在楼梯上荡漾。

“‘她还没有恋爱，真是幸运！’我心里想，同时勾起了我几个月来忍受着的残酷的痛苦。

“波利娜的十五个法郎，对我说来是十分宝贵的。馥多拉想到我们来的是一个下层人物汇集、臭气熏人的地方，还要逗留好几个钟头，深悔没有带一束鲜花来；我便去给她购买鲜花，这等于把我的生命和财产一起献给了她。在我送给她花束的时候，心里感到懊悔，同时也很愉快，但也使我明白了社会上习惯于向女子献表面殷勤的办法是多么花费。不久，她就抱怨花束里一枝墨西哥茉莉花的香味有点过于浓郁，当她看到大厅内的情形，发现自己坐的是一条硬板凳，更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厌恶；她责备我把她带到这种地方来。尽管我在她身边陪着她，她还是要走；她终于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整晚睡不着觉，徒然浪费了我两个月的时间和精力，还是不能讨得她的喜欢！这个怪物从来没有比这时候更温柔，也更无情了。在归途中，在一辆小马车上，我坐在她的身旁，呼吸着她的气息，触摸到她芳香的手套，还清楚地看到她最美妙的姿容，我还闻到一股蝴蝶花般的幽香：她是十足的女性，但又完全不象女人。这时候，我心里闪亮了一下，使我看到了这种神

秘生活的底蕴。我忽然想起最近有一位诗人①发表的一本书，这是一种受到波利克莱特②的雕像启发的真正的艺术构思。我认为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怪物：有时现形为军官，在驯服一匹烈马；有时又现形为正在梳妆的少女，让她的情人失望；当她现形为情郎时，又会使一位温柔、朴素的少女伤心。我对馥多拉再没其他办法可想，只好向她讲述这个荒唐的故事；可是，她不但没有泄露她和这种诗人的无稽之谈有任何相似之处，反而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就象一个孩子听到《一千零一夜》③里的故事似的。

"'要抵抗象我这样年龄的男人的爱情，抵抗一种作为美妙的心灵交感媒介的青春热力，馥多拉一定有某种神秘力量在保护她！'我在返回寓所的途中，心里还在琢磨，'也许她象贵妇人德拉库尔④那样，正在被一种毒癌所折磨？她的生活无疑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然后，我想出了一种任何情人都想不出的、既是最荒诞、同时又是最合理的计划，为了

---

① 这里指的是法国小说家、诗人亨利·拉图什（1785—1851）和他所著的长篇小说《弗拉戈列塔》。书中主要人物弗拉戈列塔是个十分美丽的少女，她有一兄一妹，长得跟她一模一样，别人简直无法辨认，所以他们在不同地方出现时，在别人看来，一时是美少年，一时又是漂亮的姑娘。

② 波利克莱特，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雕刻家，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陈列的一尊阴阳人雕像，相传是他的作品的复制品。

③ 《一千零一夜》是十至十六世纪收集起来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④ 德拉库尔夫人是玛丽·艾琪渥斯的小说《贝兰达》中的人物，她向所有人隐瞒她所患的绝症，包括对她的丈夫。

全面地认识这个女人，我曾经从精神方面观察过她，现在又要从肉体方面去考察她，我便决意瞒着她，在她家里，在她的卧室过一夜。这便是我要实行的计划，这计划吞噬着我的灵魂，就象一种复仇的欲望在啃着一个科西嘉修道士的心脏。

"每逢请客的日子，馥多拉总是把客人请得太多，以致门房无法点清客人进出的数目是否相等。在盘算好我确能留在她家里，而不至于闹出丑闻之后，我便焦躁地等待着伯爵夫人下一次招待晚会的来临。因为没有匕首，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就顺手藏了一把英国小刀在背心的口袋里，万一在我身上发现有这个文房用具，也不致引起怀疑。因为还不知道我这个荒唐的决心，结果会把我引到什么地步，所以我愿意身上有件武器。

"看到各个客厅开始挤满了人，我便到寝室里去了解情况，我发现百叶窗和护窗板都关着，这是第一件幸事；预料女仆们会来把挂在窗上的窗幔放下来，我便先把系窗幔的带子放开，我这样预先替别人收拾房间，要冒很大的危险，但是，我的处境使我甘愿冒这种危险，并对这一切作了冷静的估计。近午夜的时候，我进来躲在一个窗口前面。为了不让人看见我的两脚，我试着登上了护壁板的墙脚板，背部靠着墙壁，用手抓着窗户开关的铁把手。在研究了我身体的平衡，我的支撑点，估量了我和窗幔之间的距离之后，我终于熟悉了我藏身地方的种种困难条件，并确信留在那里不致被人发现，如果我不致抽筋、咳嗽和打喷嚏的话。

"为了不让自己白白消耗体力，我便下来站着，等待关键

时刻的到来，那时候，我就要象蜘蛛那样，悬挂在蛛网上。洋纱衬里白色闪光缎做面的窗幔，在我面前形成一条条粗大的褶痕，活象大风琴的音管。我在窗幔上用小刀挖了几个小孔，以便从这种“枪眼”看见外面的一切。我隐约听到各客厅里传来的低语声，谈话者的笑声，有时夹着他们的大叫大嚷。这种模糊不清的喧嚣，这种微弱的骚动，终于逐渐低沉下去了。有几个男人来到我藏身的附近，在伯爵夫人的五斗柜上拿走他们的帽子。当他们擦着窗幔走过，我不禁毛骨悚然，生怕这些急于要走的人，到处乱翻，万一由于疏忽或出于偶然而发现了我。幸而我的预测还很准确，在我这番冒险中，这类不幸的事一件也没有发生。最后的一顶帽子给馥多拉的旧恋人拿走了，他还以为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哩，他望着那张床，大大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相当大声的说了一句不知什么意思的感慨之词。这时候，伯爵夫人在她卧室旁边的一间梳妆室里，周围只剩五、六个亲密的朋友了。她建议大家一起在那儿喝茶。流言蜚语在现在的社会，已没多大的市场，那些仅有的残余，便和讽刺的警句，机智的意见，杯子和茶匙的相碰声混在一起了。拉斯蒂涅对待我的情敌们毫不留情，他的刺人的俏皮话，引起人们的狂笑。

“‘德·拉斯蒂涅先生是不好惹的，最好别跟他闹翻，’伯爵夫人笑着说。

“‘您说得对，’他坦率地回答，‘我对待仇恨，和对待友谊一样，始终是正确的，’他补充说，‘我的敌人为我效劳，也许并不比我的朋友差。我对人们用来进攻别人或防卫自己的特殊

用语和圆滑手段，曾做过一番颇为特别的研究。官场辞令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您的朋友中要是有个笨蛋，您就说他为人诚实坦率。如果某人的著作死板，您就说那是部精雕细刻的杰作。如果某部书写得不好，您就吹嘘它的思想高超。如果某人毫无信义，反复无常，狡猾无比；也好！您就说他很迷人，不可思议，有魅力。如果他们是您的敌人，您就不管死活地攻击，您还可以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聪敏地发现他们的缺点，就象您巧妙地突出您朋友们的品德那样。这种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道德标准的办法，便是我们日常谈话的秘诀，也是阿谀奉承者的全部艺术。不使用这套办法，就等于徒手去同中世纪的骑士那种全身披挂的人搏斗。我可是要用这套办法的！有时甚至于有点过分。因此，别人对我和我的朋友，都很尊重，何况，我的剑也和我的舌头一样犀利。'

"馥多拉的一个最狂热的崇拜者，也是个有名的傲慢青年，他甚至利用这种傲慢态度作为获得成功的手段。他当即拾起了拉斯蒂涅如此轻蔑地投下的手套①，开始谈论起我来，故意对我的才能和人品大肆吹嘘。拉斯蒂涅竟然忘掉了这类诽谤的手法。这种讥诮性的颂扬，也使伯爵夫人上了当，她把我当牺牲品；为了取悦她的朋友们，竟无情地揭穿了我的秘密、我的抱负、我的希望。

---

① 西方风俗，男子之间发生冲突，解决纠纷的办法之一是进行决斗，挑战者向对方投出一只手套，对方敢于拾起来，就是接受挑战，双方便找好证人，约好时间、地点进行决斗；使用的武器，一般是剑或刀，也有用手枪的。此处所说，并非真的决斗，只是一种比喻。

“‘他是有前途的人，’拉斯蒂涅说，‘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采取残酷的报复行动的人物；他的才能至少也和他的勇敢相等；因此，在我看来，攻击他的人，未免胆子太大了，何况他的记性也并不坏……’

“‘他还会写回忆录哩，’伯爵夫人补充说，她对周围的过分沉默似乎感到不快。

“‘夫人，那是一位虚构的伯爵夫人的回忆录，’拉斯蒂涅解释道，‘要写这些回忆录，还需要有另外一种勇气。’

“‘我相信他很有勇气，’她回答说，‘他对我是忠诚的。’

“这时，我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很想突然出现在这些嗤笑者面前，就象《麦克白》里，班柯的鬼魂突然出现那样①。这样，我会失掉一个情妇，但我赢得了一位朋友！然而，爱情却悄悄地在我耳边吹风，向我提出一种又卑鄙又巧妙的谬论，它正是运用这种奇谈怪论，使我们的一切痛苦平静下来。

“‘如果馥多拉爱我，’我心里暗想，‘难道她不该用狡猾的玩笑来掩盖她的真情吗？心灵难道不是常常拆穿了嘴上的谎言！’

“最后，唯一还留下来和伯爵夫人一起的，是我那态度傲慢的情敌，不久，他也要走了。

“‘怎么！就要走了？’她用一种充满献媚的声调对他说，我听了心里在发抖。‘难道您不愿意再陪我一会儿？难道您再没什么对我说了？难道您就不愿意为我牺牲一点您的

①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剧中叙述一次宴会上，麦克白面前，突然出现了被他杀害了的班柯的鬼魂。

快乐？’

“他走了。

“‘啊！他们全都是很讨人厌的！’她嚷道，一面在打呵欠。

“于是，她用力拉了一下系着铃子的绳子，铃声便响彻了整个套房。伯爵夫人走进她的卧室，嘴里哼着 pria che spunti.① 那段唱词。从来没有人听她唱过歌，这种缄默引起了种种奇怪的解释。有人说她答应过她的第一个情人，决不把他想要独享的幸福，分给任何人，因为他曾对她的歌喉着了迷，并且，在坟墓里对她还有妒意。我全神贯注地倾听她美妙的歌声。音调越唱越高；馥多拉似乎整个身心都活跃了，充分发挥了她那天赋的歌喉。这时候，美妙的旋律使人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伯爵夫人的音色清澈明亮，音调准确和谐，歌声扣人心弦，使人心里发痒，快乐无比。音乐家几乎都是多情的。这样美妙的歌喉，又使这个已经很神秘的女人，增添了另一种神秘。当时我看见她，就象现在我看见你一样，她似乎在倾听着自己的歌声和感受着一种特殊的情欲；她好象是把这当作爱情的快乐来享受。她在唱完这个歌的主旋律后，来到壁炉前面；但是，她的歌声停止后，她的容颜也变了，她的面部表情收敛了，脸上出现倦容。她刚脱掉了一副假面具；她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完毕。然而，她那艺术家的辛劳或晚会主人的疲倦，给她的美貌带来的娇慵神态，还是很迷人的。

“‘这才是她的真面目！’我心里在想。

---

① 拉丁文：黎明还未来临。——西马罗沙的歌剧《秘密结婚》中的唱词。

“她似乎是要取暖，把一只脚搁在壁炉前的防灰栅上的铜横档上，然后，脱下她的手套，卸掉她的手镯，从头上取下她挂在胸前的金链，一只镶宝石的小香盒就系在这条金链上。我看到她这种象猫儿在阳光下舐舐毛、擦擦脸时那种娴雅动作，感到难以形容的乐趣。

“她对着镜子生气地大声说：

“‘今天晚上我并不美……我的容颜衰褪得这么快，多可怕……也许我该早点睡觉，放弃这种浪费精力的生活……可是，朱斯蒂娜，她会笑话我吗？’

“她又拉了一下铃，女仆便跑进来了。我好奇地观察她。凭我那诗人的想象力，我总以为这个不露面的女仆在从中作祟。她是一个高个子，棕黑色头发，身段很美的姑娘。

“‘夫人拉铃了吗？’

“‘拉了两回啦！难道你现在变成聋子了？’馥多拉答道。

“‘我在给夫人做杏仁奶呀。’

“‘朱斯蒂娜跪下来给女主人解开鞋子，把它脱下来，主人懒洋洋地躺倒在壁炉旁一张弹簧靠椅上，一面打呵欠，一面在搔头。所有她的这些动作，看来都十分自然，绝无任何征候足以证明我所猜疑的隐秘的痛苦和异常的情欲。

“‘乔治一定是对我着了迷，’她说，‘我得把他打发掉。今晚他不是又把窗幔放下了吗？他在打什么主意呢？’

“她一说到窗幔，我的心都快要停止跳动了；幸而她已不再提窗子的事。

“‘人生多么空虚啊，’伯爵夫人接着说，‘啊，别这样，当心

点！别象昨天那样，把我抓伤了。哎，你瞧，我这里还有你的爪子给我抓成的伤痕，’她边说，边给她看一只皮肤光滑的膝盖。

“她把赤裸的双脚穿进天鹅绒夹里的丝绒拖鞋里，然后，在朱斯蒂娜去拿梳子给她梳头的时候，她解开了她的长袍。

“‘夫人，您该结婚，养孩子啦。’

“‘养孩子！我就只差这个不曾把我累死！’她嚷着说，‘找个丈夫！有哪个男人，我能和他……？今晚上，我的头发梳得好看吗？’

“‘不怎么好看。’

“‘傻丫头。’

“‘您把头发梳成小发鬈是最糟不过的，’朱斯蒂娜说，‘您梳光滑的大发鬈要好看得多。’

“‘真的吗？’

“‘夫人，真是这样，只有金褐色头发的女人梳成明亮的小发鬈才好看。’

“‘要我结婚，不，不！结婚是一笔交易，我生来就不是做这种事的。’

“对一个情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这个孤独的女人，既无亲戚，又无朋友，既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别的感情；尽管她对于人类所共有的倾吐衷情的需要不那么大，然而，为满足这种需要，她也只好跟她的女仆说些枯燥、无聊的话……目睹这种情形，我实在觉得她可怜。朱斯蒂娜给她脱衣服。她的最后一件衣服脱掉的时候，我好奇地欣赏她。她的胸脯跟

处女的一样，使我看了心荡神迷；她那洁白粉红的肉体，在烛光照耀之下，透过衬衣，活象一座轻纱包裹的银质雕像在闪着光辉。不，她白璧无瑕的美，使她不害怕充满爱情的眼睛的偷看。不幸的是：一个美丽的肉体，往往战胜最坚强的决心！女主人坐在壁炉前面默然沉思，这时候，女仆点燃了悬在床前的白玉吊灯里的蜡烛。朱斯蒂娜去找一只汤婆子，准备温暖被褥，伺候女主人上床睡觉；后来，又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女主人无微不至地服侍，这说明馥多拉是多么养尊处优，直到一切都妥妥帖帖，这女仆才离开她。伯爵夫人翻了几次身，睡得很不安稳，她在叹息；唇间发出可以听到的声音，这种声音说明她的心情烦躁之至；她伸手到桌子上，拿了只小玻璃瓶，在她的牛奶里倒了几滴棕色的液体，然后，喝掉这杯牛奶；最后，在几次痛苦的叹息之后，她喊道：

"'我的天呀！'

"这一声悲叹，尤其是那凄惨的声调，简直把我的心都捣碎了。渐渐地，她躺着不动了。我不禁害怕起来；但是，不久我就听到了熟睡的人那种均匀而有力的呼吸；我拨开颜色鲜艳的窗幔，离开我藏身的地方，来到她的床前，我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注视她。她这样躺着确是迷人。她象孩子那样，脑袋枕着一只胳膊；她那安详漂亮的面孔，在花边睡帽的衬托下，显出一种甘美的神态，使我欲火如焚。我太自负了，还没有理解我此刻的痛苦，我和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这是自作自受，我只好忍受着为自己准备的一切酷刑了。我在想：象我的天呀这类意义不明的片言只语，也只好捡拾起来，当作

我的一切希望，它使我突然改变了对馥多拉的看法。这句话，如果不是无意义的，那就是深刻的，如果不是无内容的，那就是有事实的，它可以解释为幸福，也可以解释为灾难，可以解释为肉体的痛苦，也可以解释为精神的烦恼。它是诅咒还是祈祷，是回顾还是前瞻，是懊悔还是恐惧？这句话包含着整个生活，赤贫的生活，或是富裕的生活；它甚至包含着罪行！隐藏在这个貌似女人的美丽外形下的哑谜再度出现了。馥多拉的行径可以被人用各种说法来解释，结果使她变成一个令人无从解释的人物。时强时弱，时轻时重，变化莫测的呼吸，透过齿间，构成一种语言，我的思想和感情，都给这种语言吸引住了。我和她一起做梦，我希望能深入到她的梦境，去参与她的秘密，我在千百种矛盾的主意和无数感想之间犹豫不决。看到这副既安详又纯洁的漂亮面孔，我实在无法不把我的心献给这个女人。我决意再来一次尝试，对她倾诉我的生活，我的爱情和我的牺牲，也许我能引起她的怜悯，使这个从来不哭的女人，为我一洒同情之泪。我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次最后的试验上，尽管街道上的喧嚣告诉我白天已经来临。曾有一瞬间我设想馥多拉在我的怀抱中醒觉过来。是的，我可以轻轻溜到她身边和她躺在一起，伸出双手把她紧紧拥抱。这个念头残酷地折磨着我，为了抗拒这个念头，我赶快离开她跑到客厅去，根本没想到要避免发出声响；幸而我找到一个开在小楼梯口上的暗门，不出我所料，钥匙还插在锁孔上；我使劲把门打开，大着胆子走下院子，也来不及回头看我是否被人发现，就三步并作两步，跳到街上来。

“两天之后，一位作家该在伯爵夫人家里朗诵一个剧本，趁这个机会我也到她家里去，打算最后一个人留在她家里，以便向她提出一个相当奇特的请求；我想请求她把下一天晚上的时间全用来接待我，对别的客人飨以闭门羹。

“可是，到我一有机会单独和她在一起时，我的勇气却全消失了。钟摆的每个的答声都使我恐怖，这时候，离午夜只差一刻钟了。

“‘如果我现在不对她说，’我心想，‘我就该在壁炉角上把脑袋撞碎。’

“我给自己限定三分钟；三分钟过去了，我可没有把脑袋撞在壁炉的大理石上，我的心象浸透了水的海绵一样沉重。

“‘您很可爱，’她对我说。

“‘啊！夫人，’我答道，‘要是您能了解我的心意！’

“‘您怎么啦？’她接着说，‘您的脸色都发白了。’

“‘我迟疑不敢向您请求一个恩典……’

“她做了一个手势鼓励我，我便向她请求我所设想的约会。

“‘我乐意接受您的请求，’她答道，‘可是，您有话为什么不现在就对我说。’

“‘我不想欺骗您，所以应当把我向您请求的约会的目的说清楚：我希望我们象兄妹般在一起度过一个晚上。请您别害怕，我知道您憎恶的是什么；您对我有足够的了解，可以确信我决不会做出您所不喜欢的事情；再说，有胆量的人是不会干那种事的。您对我有很好的友谊，您很善良，又十分仁慈。

好吧，您要知道，我明天就该向您告别……您答应了我的事，请不要反悔！’我看见她想说话，就这么嚷道。

“话说完，我头也不回就走了。

“那是去年五月，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在馥多拉的哥特式梳妆室里，只有我和她两人在一起。我已不再害怕，我确信我是会幸福的。我的情妇该属于我了。否则我就得去投奔死神。我已清算了我那懦怯的爱情。一个人懂得承认自己的弱点，他就会变得很坚强了。伯爵夫人穿一件蓝色开司米细绒长袍，躺在一张长躺椅上，脚上垫着一只软垫子。头上戴一顶东方式软帽，画家们管这叫做古代希伯来人的帽子。这种刺眼的奇怪打扮，给她那已经很迷人的姿态，增添了一种说不出来的风韵。她的脸上有种捉摸不定的媚态，这似乎证明我们在每个时刻都是崭新的人物，独一无二，既不同于过去的我们，也不同于未来的我们。我从未见过她象现在这样容光焕发。

“‘您知道吗，’她笑着说，‘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不想对您隐瞒什么，’我冷冷地答道，一面靠近她身边坐下，握住她向我伸过来的手。——‘您的嗓音很美！’

“‘您可是从未听过我唱歌，’她大声说，无意中做出一个吃惊的动作。

“‘到必要时我会给您来个反证。您那美妙的歌声难道还是秘密吗？您放心吧，我不想在这上面予以深究。’

“我们就这样亲热地交谈了约莫一个钟头。如果我采用的是使馥多拉无法拒绝的男人所有的声调、举止和姿态，我可是仍然保持着一个情人应有的一切尊严。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时，我取得了吻她的手的恩惠：她以娇媚的动作脱掉手套，于是，我便很肉感地沉溺在一种幻想里，相信我自己的灵魂已融化和倾注在这一吻之中了。馥多拉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放任态度来接受我对她的讨好和给她的爱抚。可是，请不要责备我的糊涂：如果我想再进一步，超过这种兄妹般的温存，我准会碰到雌猫儿的利爪。我们大约有十分钟的时间陷在深沉的缄默里。我赞美她，把她的美艳说得天花乱坠，她也就飘飘然起来。这时候，她是属于我了，只属于我个人……既然直觉到允许占有她，我便占有着这个迷人的美女；我在我的欲念中牢牢地、紧紧地把她拥抱起来，我在想象中娶她做妻子。当时我是以一种磁性吸力的强大力量来征服伯爵夫人的。因此，我始终懊悔没有整个的征服这个女人；但在那时候，我并不需要占有她的肉体，我只希望占有她的灵魂，她的生命，这是种理想的、完美的幸福，我们不能长久相信的美梦。

"'夫人，请听我说，'由于感到我陶醉在幸福中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便对她说，'我爱您，这您是知道的，我已对您说过千百遍，我想您早该明白我的心事了，只因我既不愿意用花花公子的献殷勤，也不愿意用傻瓜的奉承或纠缠来博取您的爱宠，所以我没有被您所了解。我不知为您受过多少痛苦，然而，这并非您的过失！但是，过一会儿，您便可以对我的行为作出判断。夫人，世上有两种贫穷。一种是身穿破衣，随便在街上行走而不觉得难堪，不自觉地摹仿第欧根尼，吃得少，生活很简单，这种贫穷也许比富裕还要快乐，至少无忧无虑，它的处世之道是人弃我取，有钱有势的人所不要的地方，便是

它的天堂。另一种贫穷是阔气的贫穷，西班牙式的贫穷，它用贵族的头衔来掩盖乞丐的生活；它骄傲自满，戴饰有羽毛的帽子，穿白背心，戴黄手套，坐大马车，因为缺少一个铜子，而失去一笔财产。前一种贫穷是平民的贫穷；后一种贫穷是骗子，国王和有才能的人的贫穷。我不是平民，不是国王，也不是骗子；也许我也没有才能：我是一个例外。我的姓氏迫使我宁可饿死也不愿乞讨……夫人，您尽可以放心，今天我是富裕的，我占有世上我所需要的一切，'当我看到她脸上显出我们平常突然遇到结伴募捐的女人时脸上所表现的那种冷漠表情，便对她说，'您记不记得有一天您想撇开我到竞技剧场去，您还以为我绝不会也在那里？'

"她点点头表示有这么回事。

"'为了到那里去看您，我花掉了我最后一个银币……您还记得那回我们在植物园里的散步吗？您叫的马车花掉了我的全部财产。'

"我给她叙述我为她所作的牺牲，给她描绘我的生活，并不是象今天我在醉后对你述说的那样，而是在高贵的心灵的陶醉中说的。当时我的热情通过火热的词藻，通过强烈的感情抒发出来，而事后却忘记了，如今，既不是艺术，也不是回忆所能复制的。这不是对一种可憎的爱情缺乏热情的叙述。我的爱情无论在它的力量和在它美好的愿望方面，都鼓励我向她倾吐这些出自肺腑的话语，其实这是一个破碎的心灵的呼声的重复，而我说话的声调，简直象一个倒在沙场的战士做临终祈祷时的声调。她终于哭了，我也就不再说下去。我的天呀！

这些眼泪是在戏院门前花五个法郎买来的虚假感动的产物，而我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好演员的成绩。

"'如果我早知道……'她说。

"'请您别说下去，'我大声说，'现在我还爱您，爱到足以把您杀死……'

"她想抓住系着铃子的那条丝绳。我不禁大笑起来。

"'您用不着叫人，'我接着说，'我会让您平平安安地寿终正寝。把您杀掉那将是对仇恨的误解！您用不着害怕任何暴行：我曾在您床前度过一整宵，而没有……'

"'先生……'她红着脸说。

"但是，在经过这种在所有女人，哪怕是最无情的女人身上都应该有的，由羞耻之心引起的最初的反应之后，她便对我轻蔑地瞪了一眼说：

"'您当时一定觉得很冷啦！'

"'夫人，您难道认为您的美貌对于我就那么可贵吗？'我猜透了使她激动的意思后，回答说，'我原以为您会有一个比您的容貌更美丽的灵魂。喂！夫人，那些在女人身上只看到女人的肉体的男人，每天晚上都可以买到足以和土耳其后宫的宫女媲美的女子，只须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得到快乐……可是，我是个另有野心的人，我愿意和您心心相印地生活，和您，一个没有心肝的人。现在，我全明白了。如果您必须属于一个男人的话，我就要把他杀掉。可是，不，如果我杀死他，您反会爱他，他的死也许会使您难受……而我是多么痛苦呵！'我嚷着说。

“‘如果一个许诺能使您得到安慰，’她高兴地说，‘那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永远不属于任何人……’

“‘好吧！’我打断她的话接着说，‘您这是对上帝本身的侮辱，您将因此受到惩罚！总有一天，您睡在一张躺椅上，既受不了周围的声音，也受不了眼前的光明，注定要过象坟墓里的生活，您将受到各种前所未有的痛苦。当您要寻找这种缓慢的、报应性的痛苦的原因时，请您回想一下，在您所走过的道路上造下的巨大的罪孽吧！在您到处给别人散播灾祸之后，您所得到的回报只能是仇恨。我们都是些出色的法官，是执行这个世界上的正义裁判的刽子手，而这种正义裁判是在人世的裁判之上，上帝的裁判之下进行的。’

“‘啊！’她微笑着说，‘我因为不爱您，无疑是罪大恶极的了？难道这是我的过失吗？不，我不爱您；因为您是男人，光这个理由就够了。我觉得一个人生活是挺幸福的，说我自私，随您的便，为什么要改变我的生活，来换取一个主人的任性？婚姻是种神圣的事情，然而婚姻给我们带来的却只有烦恼，再说，我根本就讨厌孩子。难道我不是把我的性格光明正大地预先告诉了您吗？为什么您不肯满足于我的友谊呢？我倒是愿意使您为我所受的痛苦得到安慰的，却没想到您竟把为我花去的几个小钱也放在心上；我能估计到您为我所做的牺牲的程度；可是，只有爱情才能够偿付您的忠诚和您的体贴，而我对您的爱却很少，以致目前这个场面引起了我的厌恶。’

“‘我知道我是多么可笑，请您原谅，’我委婉地对她说，忍不住热泪直流。‘我爱您的程度使我还能够以愉快的心情倾

听您对我说这种恶毒的话。'我接着说，'啊！我很愿意用我全身的血液来给您签署我的爱情的保证书。'

"'所有男人好歹都能说几句这种典范的情话，'她始终微笑着加以辩驳，'可是，要真的死在我们的脚下却很困难，因为，我还到处遇到这类死人……已经午夜了，请您让我睡觉吧。'

"'两个钟头后，您自己又要大声叫喊：'我的天呀！……'我对她说。

"'是的，那是前天！……'她说，'我想起了我的证券经纪人，我那天忘记告诉他把我五厘息的公债换成三厘息的公债，因为那天三厘息的公债正好跌价。'

"我气得发疯，用发出凶光的眼睛瞪着她。啊！罪恶有时候多么象一首诗。现在，我可认识她了。毫无疑问，她已习惯于倾听哪怕是最热情的爱情的宣誓，所以她竟毫不在乎我的眼泪和我的倾诉。

"'您是否打算嫁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冷然地问她。

"'也许，如果他是公爵。'

"我拿起帽子，向她告别。

"'请允许我送您到我的房门口，'她说这句话时，无论在她的手势、头部的姿态和语调上，都故意加上某种尖锐的讽刺意味。

"'夫人……'

"'先生？'

"'我不会再和您见面了。'

“‘这也是我的愿望，’她微点一下头，用傲慢的表情回答说。

“‘您想当公爵夫人吗？’因为她的无礼态度在我心中引起一阵狂怒，我接着问道，‘您不是想头衔，想荣誉，想得发疯吗？好吧！请您只让我一个人爱您，请您叫我的笔只为您而工作，叫我的声音只为您发言，但愿您成为我生活的秘密准则，成为我的指路明星！并希望您只有在我当了大臣，成了法国贵族院议员，公爵之后，才愿意嫁给我，一句话，您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我就一定能使您如愿以偿！’

“‘您在律师事务所里，并没有浪费您的时间，’她笑着说，‘您的辩护词是满有劲头的。’

“‘现在是属于您的！未来却属于我！’我大声地说，‘我丢掉的只是一个女人，而您失去的却是一个显赫的姓氏，一个贵族的家庭。时间会对我的报仇发生巨大影响：它将给您带来老丑和孤寂的死亡；给我带来人世的光荣！’

“‘谢谢您的结论！’她忍住一个呵欠，一面说，从她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她再也不愿意看见我了。

“她最后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把仇恨集中在眼光里，狠狠地瞪她一眼，便走开了。

“我应该忘掉馥多拉，医好我的疯狂病，恢复我孤独的研究生活，不然就索性死去。因为想要早日完成我的著作，我便拚命工作。有半个月的时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阁楼，我每天晚上的时间都消磨在无效果的工作上。尽管我鼓起勇气，还是受到失望情绪的影响，我的工作进展很慢，很不入轨。我的

才华已经丧失。我无法祛除馥多拉那引人注目的嘲弄人的幽灵。我的每个思想都覆盖着另一个病态思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欲望，它象懊悔那样可怕。我有意摹仿泰巴伊德沙漠中的隐修士。除了不祈祷，我跟他们一样，生活在沙漠里，他们在那里挖掘岩石，我却在挖掘我的灵魂。到必要时，我会勒上一条带有尖钉的腰带，用肉体的痛苦来制服精神的痛苦。

“一天晚上，波利娜闯进我的房间。

“‘您简直是在自杀，’她带恳求的声调对我说；‘您该出去走走，去看看您的朋友……’

“‘啊！波利娜，您的预言应验了！馥多拉害死我啦，我想死，活着太没意思了。’

“‘难道世上就只有她一个女人？’她笑着说，‘您为什么要在短促的人生中去寻找无穷的苦恼呢？’

“我呆呆地瞧着波利娜。她走了，让我一个人留下。我没有看见她出去，只听到她的声音，却没听懂她话里的意思。不久，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回忆录手稿送去给我的文学经纪人。我正深陷在情网之中，还不知道没钱以后怎么过活，我只知道我该得的四百五十法郎足够还清我的债务；我便去领取我的稿费，遇到了拉斯蒂涅，他发现我变了样，瘦了。

“‘你从哪一家医院出来的？’他问道。

“‘那女人把我害死啦，’我回答说，‘我既不能蔑视她，也不能忘掉她。’

“‘你不如把她杀掉，也许你就不会再去想她了！’他笑着大声说。

“‘我也曾细想过这一点，’我答道，‘可是，有时候，当我一想到犯罪，强奸或暗杀，甚至两者一起干，我的头脑就清醒过来了，觉得实际上我没能力去干这种事。伯爵夫人是个可爱的怪物，她会恳求人手下留情，何况，不是谁想当奥赛罗①就当得了的！’

“‘她也象我们所不能够占有的一切女人一样，’拉斯蒂涅笑着打断我的话头。

“‘我发疯了！’我大声嚷着说，‘我感觉到这股疯劲儿不时在我的脑子里咆哮。我的思想就象一群幽灵在我眼前乱舞，我却抓不住它们。要我过这种生活，我宁愿死去。因此，我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最好的方法来结束这一场斗争。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活着的馥多拉，不是住在圣奥诺雷区的馥多拉，而是我的馥多拉，是在这里面的馥多拉！’我用手拍着脑门说。‘吞服鸦片你看怎么样？’

“‘啊！那痛苦得很！’拉斯蒂涅说。

“‘上吊怎么样？’

“‘太难看！’

“‘投塞纳河？’

“‘栏网和陈尸所都太脏。’

“‘用手枪自杀？’

“‘万一击不中要害，你反破了相。——你听我说，我象所有青年人一样，曾经考虑过自杀问题。’他接着说，‘象我们这

---

①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男主角，他因为嫉妒杀死了清白无辜的妻子，懊悔而自杀。

种上三十岁的人，谁没有自杀过两三回？我看再没有比把生命消耗在享乐上更好的办法了。你去沉湎在醇酒与美人中吧，你的爱情或你本人都将在里面毁灭。亲爱的朋友，纵欲是各种死亡中最美好的一种。急性中风难道不是它引起的吗？中风对我们来说是对准脑门的一枪。狂饮给我们提供一切肉体上的快乐；难道它不就等于小量的鸦片用剂吗？我们拚命喝酒，这种放纵行为就等于用性命去向酒神挑战。克拉伦斯公爵的马尔伏瓦斯酒桶①的味道，难道不远胜于塞纳河里的烂泥吗？当我们高贵地醉倒在桌子底下时，难道这不是一次周期性的小中风吗？如果巡警把我们抬走，让我们直挺挺躺在派出所冰冷的床上，难道我们不也享受到了陈尸所的乐趣吗？所不同的只是肚子没有膨胀，周身没有浮肿或发蓝发绿，这样解决危机不是更聪明吗？啊！这种慢性自杀并不象破产的杂货店老板的自杀。'他接着说，'这些商人简直玷污了河流，他们投水的目的，不过是想软化债主的心肠。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要死得文雅一点。如果为了和生活对抗，你想发明一种新奇的死法，我倒愿意当你的助手。我很苦恼，不知怎么办好。有人建议我娶那位阿尔萨斯女子，她左脚上有六个脚趾，我不能和一个有六个脚趾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这种事迟早会有人知道，那我便会成为笑柄。她只有一万八千法郎的年息，她的财产减少，而脚趾却增多。真是见鬼！……倒不如过着

① 克拉伦斯公爵(1449—1478)，英皇爱德华四世的弟弟，他在"玫瑰战争"中被国会判处死刑，获准自由选择一种死的办法，传说，他要求死在一桶希腊名酒马尔伏瓦斯酒里。

疯狂的生活，也许我们凑巧还能找到幸福。'

"拉斯蒂涅把我吸引住了。这个计划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它掀起了太多的希望。总之，它太富诗意了，不能不让一个诗人感到高兴。

"'钱从哪里来？'我问他。

"'你不是有四百五十法郎吗？'

"'对，可是我欠下裁缝和女房东的债……'

"'你打算付裁缝的钱吗？你将永远一事无成，连个大臣都当不上。'

"'可是，只有二十个金币，我们能干什么呢？'

"'上赌场去。'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啊！'他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接着说，'你想投身到我说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去，而你连赌桌上的绿毯都害怕！'

"'你听我说，'我答道，'我曾答应我父亲永远不到赌馆去。不仅这个许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从赌馆前走过，我都感到有不可克服的恐怖；你拿这一百埃居自己去赌吧，你拿我们的钱财去冒险时，我打算清理一下我的私事，我办完事就到你家里等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怎样断送了自己的，现在你该明白了。一个青年人，只要他遇上一个不爱或者太爱他的女人，就足以使他的整个生活陷于混乱。幸福耗尽了我们的力量，就象不幸使道德遭到败坏一样。回到圣康坦旅馆的时候，我默默地饱看了一回我住的那间阁楼，我在这里曾过着规矩的学者

生活，这种生活也许会是体面的、持久的，我原不该为了那种使我陷入深渊的热情生活而离开它。我愁眉不展的神情，无意中被波利娜看见了。

"'唉！您怎么啦？'她问我。

"我冷冷地站起来，还清我欠她妈妈的钱，另外多付了六个月的房租。她神色张皇地观察我。

"'亲爱的波利娜，我要离开您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大声说。

"'好孩子，您听我说，我并不是就此一去不返，请您替我保留我的小房间半年。如果到十一月十五日我不回来，就请您继承我的东西。这儿是封存的原稿，'我指着一包稿纸对她说，'这是我的著作《意志论》的抄本，请您把它存在王家图书馆里。至于我留在这儿的一切什物，您都可以自由处置。'

"波利娜望着我，她的眼色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波利娜站在我面前，就象良心的化身。

"'再没有人教我钢琴了？'她指着钢琴对我说。

"我没有回答她。

"'您给我写信吗？'

"'再见，波利娜。'

"我轻轻把她拉到身边，然后，在她可爱的前额，象未落地的雪花般洁净的前额上，给了她一个兄长的亲吻，一个老人的亲吻，她便走开了。我不愿意和戈丹太太见面。我把钥匙放在老地方后便走了。在离开克吕尼街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女人轻快地走路的声音。

"'我给您绣了个钱包，您也不愿意要吗？'波利娜对我说。

"在路灯底下，我仿佛瞥见波利娜眼里噙着泪水，不禁叹了口气。也许两人都受着同样思想的驱使，象人们逃避瘟疫那样，我们彼此迅速地分手了。

"在我以悠然自得的心情等待拉斯蒂涅回来的时候，我决心要投身进去的那种放荡生活，却在拉斯蒂涅的房间里以奇怪的形式呈现在我眼前。壁炉台的中央摆着一只座钟，座钟上饰有一个蹲在龟背上的维纳斯女神像，在她的胳膊上搁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作为爱情的礼物的时髦家具，凌乱地摆在房间里。豪华的长沙发上乱扔着旧袜子。我坐的一张舒适的弹簧靠背椅，象一个满身伤痕的老兵，两边扶手都撕破了，还可以看到靠背上有厚厚一层发蜡和头油的污垢，这都是朋友们头上留下的痕迹。床上、墙上到处都是富裕与贫穷的天然结合。就象那不勒斯的皇宫外面围绕着一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这是一个赌徒或坏蛋的房间，其中的奢侈品完全体现了个人的趣味，主人为感官的快乐而生活，对生活上的缺乏条理却很少去关心。然而这样一幅生活图景却不无诗意。这里的生活既金光闪闪，也褴褛不堪，既显得突兀，又显得不完备，但却是主人生活的真实反映，它鲜明多彩，希奇古怪，就象在一个旅客歇脚的地方，小偷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都一起偷来了那样。一本拜伦的诗集，有些篇页被撕下来作引火之用，因为这房间的年轻主人能用一千法郎去赌博，却没有一块木柴，因为他虽然常坐漂亮的马车，身上却连一件干净象样的衬衫都没有。可是，第二天，一位伯爵夫人，一位女演员，或者是

纸牌，又会给他送来一整套国王的华丽行头。这儿，有支蜡烛插在一只燧石打火机的绿鞘子上；那边，一幅卸掉雕花金框子的女人肖像横躺在地上。一个生来喜爱刺激性生活的青年，怎么会放弃一种如此矛盾、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诱惑呢？为何，这种生活能给他在和平时期带来战争年代的快活。当拉斯蒂涅一脚踢开他的房门时，我差不多已睡熟了，只听他大声叫嚷：

"'胜利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去死了……'

"他把他的装满金币的帽子亮给我看，然后把帽子放在桌子上，我们便象两个吃人肉的野蛮人在大吃大嚼之前围着捕获物跳舞那样，围着桌子大声嗥叫，狂跳乱舞，挥拳猛击，其力量足以打死一只犀牛。我们并且为这顶帽子里的东西将给我们提供世上一切快乐的前景而纵情歌唱。

"'两万七千法郎，'拉斯蒂涅把几张钞票加到金子堆上去接着说：'要是别的人，这笔钱也就够生活了，可是，我们要用它去死，够吗？噢，对！我们就泡在金子里死去吧……乌拉！'

"于是我们又接连蹦跳起来。然后，象分遗产那样，我们一个个金币平分，开始从双拿破仑金币分起，由大金币到小金币，我们长时间不断地说：'这是你的！……这是我的！……'用以发泄我们的快乐心情。

"'我们别睡觉啦，'拉斯蒂涅大声嚷道，'约瑟夫，给我们来潘趣酒！'

"他掷了一把金币给他的忠诚仆人：

"'这是你的一份，如果你能够，就把你埋掉吧！'他说。

“第二天，我到勒萨日①购买家具，租了坐落在泰布街上的房子，就是从前你在那儿认识我的公寓。我找了最著名的地毯商给我裱糊、装饰房间。我买了马匹。我投身到了既空虚又实际的欢乐的漩涡里。我赌钱了，大笔的赢进来，又大笔的输出去，可是，只在舞会，在朋友家里赌；从来不到赌场去，对这种地方，我始终保持着神圣的、原始的恐怖。不知不觉之间，我结交了一些朋友。我所以受到他们的喜爱，无非因为争吵和轻信，正是由于这种轻信，我们才相互泄露秘密，一起堕落；可是，我们之所以相互勾结，也许仅仅是由于我们彼此臭味相投。

“我尝试写了些文学作品，结果颇受赞扬。文学市场上的大人物并不把我看作可怕的竞争者，他们还替我吹嘘，这种捧场并不是为了我的才能，多半还是为了使他们当中的某个人难受。我已成为一个浪荡子，这是我从你们的行话中借用的一个别致的名词。我以能迅速自杀为荣，并以能用我的兴致和我的力量压倒最快乐的同伴自豪。我始终精神饱满，风度翩翩。我被认为是有才智的人。从我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我过的是可怕的生活；一种使人变成倒酒的漏斗，变成制造乳糜的机器，变成一匹中看不中用的马儿的生活。不久，放荡生活就对我显示出它可怕的威风，我终于认识它了！当然，那些循规蹈矩，把家酿的陈酒贴上标签留给子孙的明智的人，他们是既难理解这种阔绰生活的理论，也不懂得它的正常状态的；

① 指设在航运货仓街的一家商店，专卖家具和艺术品。

难道你能把这种生活的诗意，硬塞进至今还把能提神醒脑、给人以无穷乐趣的浓茶和鸦片只当一般药品看待的外省人的脑袋里吗？

“甚至在巴黎这样一个思维的首都，难道不是还能碰到一些不完全懂得享乐的纵欲者吗？他们不惯于接受极端的快乐，在一场狂饮大嚼之后，他们不就精疲力竭地走开了，活象那些庸俗的小市民，在听了几出罗西尼的新歌剧后，就咒骂起音乐来吗？又好比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在第一次吃了著名的吕费克① 冷肉酱后，消化不良，就再不敢问津，从此放弃放荡生活了吗？

“放荡生活，象诗一样，当然是一种艺术，而这种生活需要的是强壮的人。一个人为了体会纵欲的神秘和欣赏它的美妙，就该以某种方式对它做一番细致的研究。象所有科学研究那样，开始时都是棘手的、讨厌的。人类的各种大快乐，都是有许多障碍的，这倒不是在他的零星享受方面，而是在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上，这种生活方式要把人类最稀有的感觉变成习惯性的东西，并加以概括、总结，用来丰富人类的经验，给人类创造一种戏剧性的生活，以促使人类过度地、迅速地消耗自己的精力。战争、权力和艺术，对人类来说，都有很大的诱惑，也是一种贿赂。它们同样被设置在人类能力可达的最远处。它们也象纵欲生活那样深奥，而且同样是难于接近的目标。但是，当人类一旦敢于向这些伟大的神秘冲击，他难道不是已踏进

---

① 吕费克，法国夏朗德省的一个小镇，以出产冷肉酱著名。

一个新的世界了吗？将军、部长和艺术家，他们都是多少有点倾向于腐化生活的，因为他们都需要以强烈的娱乐来调剂他们不平凡的紧张生活。可以说，战争是以流血为乐的纵欲，象政治是以利益为重的纵欲一样。一切放纵生活都有它的共同点。社会上的各种怪诞现象，都象深渊那样，有一股强大的吸力，它象圣赫勒拿召唤拿破仑那样吸引我们；它使人晕眩，使人迷惑，我们都想看看它的底蕴，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无限的观念，也许就在深渊里面，也许在它里面还蕴藏着某种对人类的极大满足；这么说来，世上的一切事物，难道不全都是能使人类本身发生兴趣的吗？艺术家在用功时感到愉快，在构思时有乐趣，但在疲倦的时候，他要求有强烈对比的东西，要么，象上帝那样有礼拜天的休息，或是，象魔鬼那样有地狱里的肉欲快乐，目的在于用官能的作用来对抗他的理智活动。拜伦的消遣，不能是使一个小财主着迷的边谈边玩的波士顿纸牌戏；作为诗人，他要以希腊为赌注，来同马赫穆德苏丹赌输赢①。在战争中，人类不是变成了一个毁灭的天使，一个巨大的刽子手吗？战争的残酷的痛苦，是我们脆弱的躯壳的大敌，它象一道带刺的篱笆把我们的七情六欲围困起来，要使我们心甘情愿忍受这种痛苦，难道不需要有超乎寻常的特殊快乐来作为补偿吗？如果一个吸烟的人抽烟过度，他抽搐地打滚，忍受着类似临终前的痛苦，谁知道他身体的什么部位不是在参加什么美妙的宴会呢？欧洲难道不是还没来得及把浸到

① 这里指的是拜伦于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四年参加希腊反抗土耳其马赫穆德苏丹统治的解放战争。

脚踝的鲜血揩干，又在不断地开战吗？人类作为整体来说，不也有它的热狂，就象大自然有爱情的冲动吗？对个人来说，如同那位米拉波觉得平静的生活太呆板，便梦想着暴风骤雨，纵欲可以说包括一切，它是整个生命的永恒的拥抱，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和一种莫测高深的势力决斗，也就是和魔鬼决斗：初接触时，魔鬼使它害怕，可是，和魔鬼斗便应从难处着手；这种战斗会使你感到空前未有的疲乏。我不知道大自然赋予你的是个什么样的小胃或消化不好的胃；你该把它扩大，把它制服，你要学会饮酒，并习惯于酒醉，你经常整夜不睡觉，终于把你自己训练成铁甲骑兵上校那样的体质，好象是要和上帝作对，在它创造你之后，你又再创造了你自己！

“人类经过这样的一番变形之后，当一个普通的老兵，纵欲生活上的新信徒，让自己的灵魂在炮火中受考验，让自己双腿在行军中受训练后，在他还没有隶属于魔鬼，还无法知道他们之中谁胜谁负的时候，当他们正在进行肉搏，彼此互有胜负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境界里一切都是奇妙的，这时灵魂的痛苦在酣睡，只有思想的鬼怪在活跃。这场残酷的战争，到此已欲罢不能。据传说，有这么一类人成了传奇性的人物，他们为要获得做坏事的能量，不惜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而放荡者为了在生活上得到一切享受，无穷无尽的享受！他们便用自己的寿命去作交易，他们不愿让生活的河流通过单调的两岸，在账房或事务所细水长流，而宁愿要它象激流那样奔腾，一泻无遗！

“总之，纵欲对于肉体来说，无疑也象神秘的快乐之于灵魂那样。酒醉把你投进各种各样的幻梦里，其中的幻景和在

精神恍惚中所见的幻景同样离奇古怪。你可以享受到象少女的撒娇那样美妙的时刻，享受到和亲友促膝谈心的乐趣，倾听到一些终身难忘的警句，你还可以享受到不怀私心的真诚的欢乐，享受到没有疲劳的旅行，欣赏到言简意赅的诗篇。科学曾在兽性的满足里找寻过其中的奥妙，随着这种满足而来的是迷人的麻木状态，对自己的智慧感到厌倦的人类，非常向往这种迷人的麻木状态。难道他们不全都感到有完全休息的最大需要吗，而纵欲难道不正是天才向罪恶缴纳的一种捐税吗？请看一切大人物：如果他们不是淫荡的人，大自然就把他们造就成羸弱的人。一种嘲弄的或忌妒的力量，在败坏着他们的灵魂或肉体，为的是使他们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这种酣醉的时刻，各种人和物都象穿着你仆人的号衣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成了创造一切的主宰，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你所要的东西。在这种无休止的热狂中，赌博就会照你的意愿把它的铅汁灌进你的血管里。有一天，你将落入魔鬼的手中；那时候，你一觉醒来，会象我一样烦躁，因为‘虚弱’就坐在你的床边和你作伴。如果你是老军人，你会受到肺痨的折磨；你是外交官，动脉瘤会使你时刻不得安生；我吗，也许肺炎会来对我说：‘我们走吧！’就象它从前对那位因性爱过度而死去的于尔班的拉斐尔① 说过的那样。

“这样你该明白我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了！我来到人世不

① 关于拉斐尔的死因，意大利画家瓦沙里（1512—1574）所著《最杰出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传记》中有此说法，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

是太早就是太晚；毫无疑问，如果我不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消耗我的精力，对社会来说，那是会构成危险的；世界难道不是曾经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次大飨宴终席时再狂饮一大杯烈酒而得救了吗？① 总之，对于某些生不逢时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不是以纵欲丧生，就是在圣贝尔纳救济院② 终老。

"刚才我没有勇气来教训这两个迷人精，"他指着欧弗拉齐和阿姬莉娜说，"她们难道不正是我的经历的化身，我的生活的缩影吗！我根本没有资格来指责她们，她们在我面前倒象是两位法官。

"在这首真人真事的诗篇里，在这场使人头昏眼花的疾病中，我遇到了两次危机，给我带来了非常剧烈的痛苦。首先，在我采取沙达那帕鲁斯③ 自焚的方式，投身于我将用以自焚的柴堆上的几天之后，我在滑稽剧院的圆柱回廊下遇见了馥多拉，当时我们都在等候各自的马车。

"'啊！您居然还活着！'

---

① 据传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在巴比伦王宫的一次大飨宴上，因最后狂饮一大杯烈酒而死去。其时他已征服了波斯、埃及等许多国家，正准备穷兵黩武，再征服世界其他地方，因为他的暴死，结果使世界上千百万生灵得免于涂炭。

② 圣贝尔纳救济院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麓，公元九六二年由圣贝尔纳创建。

③ 沙达那帕鲁斯，古希腊的传奇人物，相传他是个荒淫无道的国王，受到国人的反对，他数次镇压起义均告失败，最后据城自守两年，城破之日，他不愿落入人民的手中，便在宫中积薪自焚，他和他的财宝，宫女，太监同归于尽。

“这句话表达了她的微笑和她暗地里的恶意中伤，她一定曾对她的某个侍从骑士① 讲过我的故事，认定我的爱情是普通的爱情，她还因自以为有先见之明而感到高兴。噢！为她而死，始终崇拜她，即便在我的放纵无度，在我的酣醉中，在妓女们的床上，我还不能忘掉她，并且深切感到自己成了被她愚弄的牺牲品，这多么令人难堪呵！我恨不得撕破我的胸膛，把我的爱情掏出掷向她的脚下！

“后来，转眼我就把那笔赢来的钱花光了；但是，三年来有节制的生活，给我造成了一副最结实的体格，我发现自己钱花光了的那一天，身体仍然非常健康。为了继续寻死，我便开了一些短期支付的期票，支付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负债的感觉是令人难堪的！然而也激励了不少青年人的心！何况，我还不打算老呢；我永远年轻，富有生命力，精力充沛。我的第一次负债，唤醒了我的一切品德，它们缓步前来，并以懊丧的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善于和它们和解，就象和我们的老姑母和解那样，她们总是开始时责备我们，最后便流着眼泪，再给我们钱花。我的想象力对我要严厉得多，它向我指出我的名字正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在欧洲的市场上旅行。欧塞伯·萨尔韦特② 先生曾说过：*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本人*。在到

① 侍从骑士是十八世纪盛行于意大利贵族社会的一种风尚的产物，有些贵族青年，甘愿为贵妇人服役，取得该贵妇的家庭和丈夫的同意后，即经常陪伴该贵妇出入于交际娱乐场所，充当仆役和保护人的角色，使用这个词时一般带有嘲讽之意。

② 欧塞伯·萨尔韦特（1771—1839），法国政治家，这里的引文见他所著的《关于人名、民族名和诸神名称的哲学和历史论稿》（1824）。

处乱跑一通之后，我要象那个德国人① 那样，回到我从前的寓所，好让我自己惊醒过来。这些银行的伙计，这些为商业出卖良心的人，他们穿着老板发给的灰色制服，佩着商号的银牌子。以前，他们在巴黎街上行走，我并不注意他们，今天，我却预先就憎恨他们。谁知道在哪一天早上，他们中的一个不会来向我要求兑现我以前胡乱签署的某一张期票？我的签名值三千法郎，我本人却不值这个数目！对别人的绝望，甚至别人的死亡都无动于衷的执达吏，会站在我的面前，象刽子手对死囚那样，说道：'现在，三点半钟到了。'他们的办事员于是有权逮住我，胡乱涂写我的名字，糟蹋我的名字，嘲笑我的名字，因为我欠了债！

"欠了债，难道自己还能作主吗？别人不能来查问我的生活情况吗？我为什么要吃什锦点心？为什么要喝冰镇香槟酒？为什么我要睡觉、走路、思考、娱乐而不付钱呢？正当我欣赏一首诗，想一个主意，或者是在午餐时，高朋满座，心情欢畅，谈笑风生之际，我会看到一位先生，身穿栗色外衣，手拿一顶磨损了的帽子走进来。这位先生是我的债主，我的债票的持有者，是来破坏我的快乐的魔鬼，他将迫使我离开餐桌去和他谈话；他将夺去我的乐趣，我的情妇，我的一切，甚至我的床。比起他来，我觉得悔恨更易忍受，它既不会把我们赶上街头，也不会把我们送进圣佩拉日监狱。它不会把我们抛进可

① 这里指的是德国作家霍夫曼（1776—1822）的小说《魔鬼的药酒》里的主人公，他原是修士，因受魔鬼药酒的影响，丧失了理智，犯了通奸和杀人罪，后来获救再回到原来的修道院。

憎的罪恶的渊薮；它只把我们送上断头台，这倒抬高了我们的身价；到了行刑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会相信我们的无辜；而社会上对于身无分文的放荡者却没有一句好话。而且'债务'这个两脚兽，穿一身绿呢衣服，戴一副蓝色眼镜，或者携一把杂色雨伞；这样打扮的债务的化身，我们常常会在街道的拐角面对面碰到，正当我们面露笑容的时候，他们却有可怕的特权这样说：'德·瓦朗坦先生欠我的钱不还。我可抓住他了。啊！他倒没有对我板起面孔！'见到我们的债主可不能不打招呼，而且要彬彬有礼。'您什么时候还我的钱？'他们问道。

"这一来，我们就不得不说谎，不得不向另一个求借，向一个端坐在他的钱柜上的傻瓜低头，受他的冷眼，这种吸血鬼的眼色，比一记耳光更可恶，你还得忍受他的巴雷姆①的德性和他的极端愚昧无知。一笔债是一桩幻想的事业，这是这些人所不能理解的。奋发精神，往往能吸引和影响一个债务人，至于生活在财富中，眼中只有财产的人，既没有什么伟大情操可以影响他，也没有什么慷慨品德能对他发生作用，我本人对钱财是非常厌恶的。总之，一张期票可能会幻变成一个要养活全家和被一切道义抛弃了的老人。我所欠的债，那债主可能是格勒兹②的生动的画中人，一个儿女绕膝的瘫痪者，一个士兵的寡妇，他们全都向我伸出恳求的手。最可怕的债主是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同声一哭的人，我们还清了债，还不得不救济他们。

---

① 巴雷姆(1640—1703)，法国算术家，著有《会计指南》，后来他的名字成为精于计算的同义语。

② 格勒兹(1725—1805)，法国画家，擅长表现伦理、道德的风俗画。

“在我的债务到期的前夕，我象那些在行刑前夕或在决斗前夕假装镇静的人那样睡了一晚；他们常常让一个骗人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可是，当我一觉醒来，头脑冷静的时候，当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被囚在银行家的皮夹子里，躺在用红墨水写成的清单上的时候，我的债务就象蚱蜢到处乱飞；它们跳进我的座钟里，跳到我的靠背椅上，或者嵌进我所最喜欢使用的家具上面。这些温顺的物质奴隶一旦成了裁判所鹰犬的猎获物，就会被执达吏的助手们搬走，粗鲁地扔到市场上去拍卖。啊！只有我这具行尸还属于我自己。我的公寓门上的铃声在我的心上振荡，它打击我的地方恰是应该打击国王们的地方，也就是头部。欠债人是个殉道者，可是，没有天国来酬报他。是的，对一个心地高尚的人来说，债务就是地狱，不过那是有执达员和经纪人的地狱罢了。欠债不还，是卑鄙，是欺诈的开始，而更糟的就是说谎！它是犯罪的开端，它为造断头台积累厚木板。

“我签发的期票被拒绝承兑了。三天之后，我便把这些期票付清；经过的情形是这样：有一个做投机生意的人来找我，建议我把在卢瓦尔河里属于我的一个小岛卖给他，我母亲的骸骨就埋葬在这个小岛上。我同意他的建议。在我买主的公证人事务所签订契约时，我感觉到在那阴暗的事务所深处，有一股象地窖里发出的阴森森的冷气。我感觉出这股潮湿的冷气和我在父亲的墓穴旁感到的那股冷气完全一样，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把这个偶然的现象，看做一个不祥的预兆。我似乎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和看见她的阴影；我不明白是一种什么

力量使我的耳朵在一阵钟声里模糊地听到了我自己的名字！

“出卖小岛所得的价钱，除偿清债务外，还剩下两千法郎。当然，在尝过了人世的滋味，脑子里充满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并且已经享有了某种声誉之后，我本来可以再回到我的阁楼里，过平静的学者生活。但是，馥多拉却不肯放过她的猎物。我们常常有机会相遇。我让她的情人们，那些震惊于我的才华，我的骏马，我的成功，我漂亮的车辆的人们，在她耳边不断鼓吹我的名字。她却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甚至对拉斯蒂涅说的那句可怕的话：‘他为你自杀！’也不当一回事。我想尽办法，一心要报仇，但我并不幸福！这样把生活直掘到烂泥深处，使我愈来愈感到彼此相爱的爱情才是甜蜜的，为此，我在狂饮欢宴中，在我的放荡生活的一切偶然机会里追逐这种爱情的幻影。不幸的是，我的美好信念落空了，我的善行遭到忘恩负义的报应，而我的过失却有千百种快乐作为报偿。这是种不祥的哲学，可是，对一个纵欲者来说，却是一条真理！

“总而言之，馥多拉已经把她的虚荣，象麻风病似的传染给我了。在探测我的灵魂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中毒、腐败了。恶魔已用它的利爪在我的额上打下印记。从今以后，对我来说，在经常的冒险生活中找寻不断的刺激，追求可憎的穷奢极侈的享受，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了。要是我有百万家财，我就不断赌博，大吃大喝，到处寻欢作乐。我再不愿意孤零零一个人。我需要妓女，需要不三不四的朋友，需要佳肴美酒来麻醉自己。

“维系个人和家庭的纽带在我身上已被永远割断了。我已

成为欢乐生活的奴隶，我应该完成的是我的自杀的命运。当我还有钱的那最后几天里，我每晚都过着难以置信的放纵生活；可是，每天早上死神又把我推回到生活中来。我本来也可以象一个靠终身养老金过活的人，在人世的纷乱中安然度过一生。后来，我发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身上只剩下一枚二十法郎的银币，我便想起了拉斯蒂涅的幸福……

"哎！哎！"拉法埃尔突然想起了他的灵符，便叫嚷起来，并从他的衣袋里抽出那张驴皮。

也许是因为经过整整一天的生活搏斗，他已精疲力竭，在这葡萄酒和潘趣酒的浪涛中，他再也无力控制自己的理智；也许是因为受到他自身生活形象的刺激，他不自觉地沉醉在自己滔滔不绝的话语中了，拉法埃尔激动起来，狂热得象一个完全失掉理性的人。

"让死神滚开吧！"他手中挥舞着驴皮大声叫嚷，"现在，我可要活下去了！我有钱了。我拥有一切美德。什么东西都不能抵抗我。当一个人能够为所欲为的时候，谁不会做好人？

"嗨！嗨！喂！我希望有二十万法郎的年息，我将如愿以偿。你们向我致敬吧，你们这些在地毯上打滚，就象在猪圈里打滚的蠢猪！你是属于我的，著名的府邸！我是大富翁，我可以把你们一起收买过来，甚至那边打鼾的议员。喂，上流社会的坏蛋，你们感谢我吧！我是教皇。"

在这以前，一直被低沉而连续的鼾声掩盖着的拉法埃尔的叫嚷，这时突然被人们听到了。大部分睡着的人都叫嚷着醒过来，他们看到这个两腿站不稳，却在跟人捣乱的醉鬼，便

一起恶毒地咒骂他。

“你们住嘴！”拉法埃尔大声喊道，“你们这些狗，回到你们的狗窝去吧！”

“爱弥尔，我有无数财宝，我要送你哈瓦那的雪茄。”

“我听见了，”那诗人答道，“‘得不到馥多拉就死去！’你就这样干下去吧！馥多拉那妙人儿欺骗了你。一切女人都是夏娃的女儿①。你的故事一点也不激动人心！”

“啊！你在睡觉，阴险的家伙？”

“不……*得不到馥多拉就死去！*我在这儿。”

“你醒醒吧！”拉法埃尔叫嚷着，用驴皮抽打爱弥尔，他好象是想从抽打中引出电流来。

“好家伙！”爱弥尔说，一面站起来把拉法埃尔拦腰抱住，“我的朋友，请想想你是和一群下流女人在一起。”

“我是百万富翁！”

“如果你不是呢，你喝醉了酒，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我为拥有权力而陶醉。我能杀掉你！……住嘴！我是尼禄②！我是尼布甲尼撒③！”

---

① 根据《圣经》，夏娃是世上第一个女人，所谓“夏娃的女儿”一词，后来便成为轻佻、好奇和爱漂亮的女人的同义语，这类女人最会骗人，也极易受骗。

② 尼禄，古罗马暴君，初登位时尚守规矩，后来荒淫无道，弑母、杀妻，无恶不作。他为要欣赏火景，竟纵火焚烧罗马城。

③ 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国王，公元前六〇五年至五六二年在位。生前穷兵黩武，曾数次进攻埃及，摧毁犹太国及其首都耶路撒冷，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杀人如麻。

“不管怎么说，拉法埃尔，和我们一起的都是些下流家伙，为了尊严，你也该安静下来。”

“我过去的生活太安静了。现在，我要向全世界报复。我不以挥霍肮脏的金钱为快乐，我要模仿我们的时代，我要从消耗人类的生命、智慧和灵魂中总结经验，这是种不平凡的奢侈，难道不是吗？这是种要命的阔气。我要和黄热病，蓝热病，绿热病作斗争，我要和军队和断头台作战。我可以占有馥多拉……噢，不，我可不要馥多拉，她是我的心病，我会因她而死的！我要忘掉馥多拉。”

“如果你再吵闹，我就把你弄到餐厅里去！”

“你看见这张皮吗？这是所罗门的遗嘱。所罗门嘛，这个小学究式的国王，他是我的！我拥有阿拉伯半岛，还有佩特雷①。世界是我的。如果我想要，你也是我的。啊！当心点！如果我要，我可以把你整个报馆买过来；你就是我的仆人了。你将为我写诗歌，为我编辑报纸。仆人嘛！仆人就意味着：‘他活得很好，因为他不用脑。’”

听到这句话，爱弥尔便把拉法埃尔背到餐厅里去。

“对！好吧，我的朋友，我是你的仆人，”他对他说，“可是，你就要当上报馆的总编辑了，你别嚷！为了我的面子，你也该庄重点！你喜欢我吗？”

“那还用问？我用这张皮就会使你得到哈瓦那的雪茄，就是这张皮，我的朋友，这张皮有无上的威力，是绝妙的灵丹！我

---

① 人称这块地方为阿拉伯佩特雷，是砾石最多的沙漠地带。拉法埃尔醉后以可笑的学究气卖弄他的知识。

可以治愈鸡眼，你脚上有鸡眼吗？我可以给你除掉！”

“我从未见过你这么糊涂……”

“糊涂吗，我的朋友？不。当我有一个欲望得到实现，这张皮就缩小……这是种反作用。那是婆罗门——这下面就有个婆罗门！——婆罗门原来是会嘲弄人的家伙，因为各种欲望，你知道吗，它们是会扩大的……”

“好吧！是这样。”

“我告诉你……”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想的也和你一样。欲望会扩大……”

“我告诉你，这张皮！”

“对。”

“你不相信我。我了解你，我的朋友，你象个新王①那样，是个说谎者。”

“你怎么能硬要我同意你醉后的胡话呢？”

“我和你打赌，我能给你证明我不是胡说，我们来量量看……”

“算了吧，看来他是不会睡觉的了！”爱弥尔看到拉法埃尔在餐厅里到处东张西望的时候大声说。

瓦朗坦变得猴子般灵巧了，有时在醉汉身上，虽然视觉朦胧，却显得神志特别清醒，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他能够找到一只文具盒和一条餐巾，他一面不断嚷道：

---

① 这指的显然是路易-菲力浦，他被认为是个不太正直的人。

“我们来量量看，来量量看！”

“好吧！对，”爱弥尔说，“我们来量量看！”

两位朋友摊开餐巾，把驴皮铺在上面。爱弥尔的手看来比拉法埃尔的稳当一些，他就用蘸上墨水的羽毛笔在餐巾上用线条勾出那灵符的轮廓。这时候，他的朋友对他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希望得到一笔年收二十万法郎利息的财产吗？好吧！当我如愿以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的驴皮整个缩小了！”

“对……现在睡吧。你要我把你扶到这张躺椅上吗？好啦，你躺得舒服吗？”

“对，我的报界门徒，你会使我满意，你会给我赶苍蝇。患难之交，应该成为有福同享的朋友。因此，我会给你哈瓦那……的雪……”

“好啦，去做你的黄金梦吧。百万富翁。”

“你呢，去准备写你的文章吧。晚安。来给尼布甲尼撒道个晚安吧！……爱情！给我喝的！法兰西……光荣和财富……财富……”

不久，这两位朋友的鼾声就和各客厅里飘荡着的音乐融成一片。音乐已无人听了！蜡烛一支一支地熄灭了，残烛落在水晶的托盘上发出响声。黑夜用一幅黑纱把这场通宵的狂宴包裹起来。在这种场合下，拉法埃尔的长篇叙述仿佛是一场放纵的饶舌，是没有意义的词句的堆砌，也常常是缺乏表达力的概念的罗列。

第二天，约莫中午的时候，漂亮的阿姬莉娜醒了，她站起

来，打着呵欠，疲倦不堪，颊上留下了大理石般的花纹，因为她把头枕在一只提花丝绒镶面的凳子上。这时候，欧弗拉齐也被她的同伴的动作弄醒了，突然站起来，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她那美丽的脸蛋，昨天那么洁白，那么鲜艳，现在却变得又青又黄，活象一个到医院就医的妓女的脸孔。众宾客在缓慢地翻动身体，发出可怕的呻吟，他们的胳膊和大腿都发僵了，一觉醒来时，感到各种不同的疲倦一齐压在身上。一个仆人进来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和玻璃窗。温暖的阳光在睡者的头上闪耀，把他们唤醒，大家便都站起来了，睡眠中的动作毁坏了她们漂亮的发型，弄皱了她们的衣衫，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女人们的形象变得很难看：她们的头发下垂，毫不雅致，她们的面部表情也改变了，她们如此闪亮的眼睛，也因疲倦而黯然无光。她们胆汁质的面色在灯光下多么神采奕奕，此刻却变得令人害怕；而淋巴质的面孔，当她们闲适的时候，如此洁白，如此柔软，这时候却变成了菜青色；她们的嘴唇从前是那么美妙，红润，现在却变得干枯、灰白了，留下了酒醉后不光彩的痕迹。男人们不承认他们夜里的情妇，因为看见她们花容凋谢，如死人一般，活象宗教仪式行列走过以后街上被踩碎的花朵。然而，这些目空一切的男人，他们的样子却更加吓人。

看到这些人的面孔，你也许会发抖，他们眼睛深陷，眼眶发黑，似乎甚么都看不见，他们被酒精弄得麻木不仁，被不舒服的睡眠弄得呆头笨脑，不但体力没有恢复，简直比不睡觉还要疲劳。他们憔悴的面孔，没有灵魂给予它们诗意的装饰，便赤裸裸地暴露了肉体的贪欲，显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凶残和冷

酷的兽性。不管他们是多么习惯于和放荡生活搏斗，这些勇士们在通宵狂饮，烂醉如泥之后苏醒过来，面对着这种冷酷、空虚，失去了诡辩精神或豪华气派的魅力的，不加掩饰的堕落生活，这个穿着破衣的骷髅，罪恶的化身时，也不能不感到恐怖。艺术家和妓女们默不做声，以惶恐不安的眼光观察房间里的凌乱情形，这儿的一切都被情欲的烈火摧毁和破坏了。当泰伊番听到他的宾客们的低沉的喘息，正想龇牙咧嘴来向他们致意时，突然响起了一声魔鬼般的怪笑；这时泰伊番带汗充血的脸孔，便成为一个毫无悔意的罪恶的形象（见《红房子旅馆》），翱翔在这个地狱般的场景上，于是一幅放荡生活的绘画就全部完成了。这便是奢侈生活中的肮脏的一面，是人类的豪华和悲惨的可怕的混合，也就是放荡生活用自己有力的双手把生命的果实都榨干了，只在它的周围留下极难看的残渣或者是连自己也不再相信的谎言，这便是荒唐纵欲过后，放荡者一觉醒来时的情景。

你也许要说这是死神含着微笑降临在一个患鼠疫的家庭里：这里再没有花香，也没有耀眼的亮光，再没有快乐，也没有欲望了，有的只是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的厌倦，和它的使人伤心的人生哲学，有的只是象真理般灿烂的阳光、象贞操般纯洁的空气与从放荡的夜宴中散发出的充满疫气的狂热气氛的对比！尽管已习惯于这种荒唐生活，这些年轻姑娘中仍然有好几个怀念起从前早晨睡醒时的情景，那时她们还天真、纯洁，她们透过乡间那围绕着金银花和蔷薇花的窗子，看见窗外清新的野景，在曙色朦胧，露珠闪彩的时刻，有百灵鸟在快

乐地歌唱，更显得景色分外迷人。还有一些人在回忆中描绘家庭中进早餐的情景；大家围着餐桌坐，孩子们和父亲在天真地欢笑，共同感受着无法描绘的天伦之乐，桌上的食物象良心一样单纯。一位艺术家想到自己画室里的宁静，想着他的端庄的雕像和等待着他的温柔的模特儿。一个青年人想到一桩决定一家人命运的讼案，想到正在进行重要的和解的案件，需要他出场。一位学者则留恋他的书房，那儿有严肃的著作需要他去完成。这些人几乎全都在埋怨自己。这时候，爱弥尔却脸色新鲜红润，活象一个时髦商店里最漂亮的推销员微笑着露面了。

“你们比法院执达吏的助理还要难看！”他嚷着说，“今天你们什么都干不成了，一个白天都完了；我看还是吃午饭吧。”

听见这番话，泰伊番便出去吩咐仆人准备午饭。妇人们懒洋洋地去对着镜子重新打扮，整理她们凌乱的服饰。每人都振作起来。最淫荡的家伙向最规矩的人说教。妓女们嘲笑那些似乎已无力再继续这场盛宴的男人。只一会儿功夫，这群幽灵便都活动起来了，大家三五成群，互相询问、取笑。几个能干麻利的仆人，很快便把弄乱了的家具和器皿搬回原来的位置。一顿丰盛华美的午餐开席了。客人们便一齐涌向餐厅。这里的一切，即使都还遗留下昨夜狂欢豪饮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至少还象濒死的人在最后的痉挛时刻，仍然保留着生存的迹象和思想。这些人就象狂欢节最后一天的游行队伍，已被连日的假面舞会弄得精疲力竭，要再纵情狂欢已属不可能，他们沉湎在醉乡中，还想要使人相信“娱乐”已不能使他

们快活，其实是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对“娱乐”已无能为力。

正当这群不屈不挠的酒友围坐在资本家的食桌边的时候，卡陶那副闪着笑意的殷勤脸孔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昨天晚餐之后，他便悄悄溜回家在夫妻床上结束自己的狂欢去了。此刻他象是猜测到有一宗遗产继承案要办理，要分配，要盘点，编造清册，总之，是一宗有许多证明文件要订立，有大笔酬金可拿的事务，其油水之多就象此刻宴会主人刀下那块肥美的烤里脊。

“噢！噢！我们要当着公证人的面吃饭了！”德·居尔西大声嚷道。

“你来得真是时候，你正好在这些片片块块①上编号、画押啦，”银行家指着筵席对他说。

“这里没有遗嘱要立，可是，也许有婚约要订！”一位学者说，他头一次攀了一门好亲事，结婚已经一年了。

“噢！噢！”

“啊！啊！”

“别急，我到这里是为正经事的，”卡陶被这阵恶作剧的笑闹震得耳朵都聋了，回答说，“我给你们中的一位带来六百万法郎。（全场鸦雀无声。）——先生，”他向拉法埃尔说，这时他正不拘礼节地用餐巾角擦眼睛，“令堂不就是奥弗拉亚蒂家的小姐吗？”

“对，巴伯-玛丽是她的小名。”拉法埃尔颇为呆板地回答。

---

① 法语片、块和文件、证件是一个字。

“您这儿有您的和瓦朗坦夫人的出生证吗？”卡陶接着问道。

“我想是有的。”

“很好！先生，那您便是一八二八在加尔各答逝世的少校奥弗拉亚蒂单独和唯一的继承人了。”

“这真是一笔难以估计①的财产，”一个爱发议论的家伙说。

“少校在遗嘱中指定把几笔财产分赠给几家公共事业机关，法国政府曾经向东印度公司提出遗产的继承权问题，”公证人接着说。“这笔遗产目前已经算清，并且可以接收了。半个月以来，我到处找不着巴伯-玛丽·奥弗拉亚蒂小姐的法定继承人，昨天，在吃饭时……”

这时候，拉法埃尔忽然站起来，无意中做了一个好象受伤似的突然动作。大家似乎在无声地喝彩；同席者的第一个感受是暗暗羡慕，所有的眼睛都火辣辣地转向他。接着是一片嗡嗡声，活象戏院池座里的观众在发泄不满。一种骚动的嘈杂声开始了，逐渐扩大，每人都对公证人带来的这笔巨大财产说一句表示敬意的话。突然的走运使他恢复了全部理智，拉法埃尔迅速地在桌子上铺开了不久前他曾在上面量过那块驴皮的餐巾。别人的话他一句也没听见，他在餐巾上摊开了那张灵符，当他看到在餐巾上按驴皮的轮廓画出的线条和驴皮

① 难以估计的，法文的写法是：incalculable，作者故意用变体字写成：incalcuttable，与加尔各答的法文calcutta音形颇相似，以此来开玩笑。

本身已经有了小小的距离，不禁发抖了。

“喂！他怎么啦？”泰伊番大声嚷道，“他这笔财产来得太便宜了。”

“扶着他点，沙蒂翁①！”毕西沃对爱弥尔说，“太兴奋了会要他的命。”

这个继承人憔悴的面孔的全部肌肉忽然变得苍白可怕，面部线条在抽搐，脸上凸的地方显得灰白，凹的地方显得晦暗，整个脸庞变成青灰色，眼睛在发呆。他见到了死神。这位阔绰的银行家，被花容凋谢的妓女和酒醉饭饱、脸带倦容的宾客围绕着，这种华筵告终，乐极生悲的情景，正是他的生命的生动写照。拉法埃尔反复看了那张灵符三次，它舒适地展开在那条餐巾上画出的残酷的界线里：他想怀疑这个事实，可是，一种清楚的预感，清除了他的怀疑。世界已属于他，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但他却什么也不想要。他象在沙漠中的旅行者，还有一点水可以止渴，但他必须计算尚有多少口水可以解渴，借以衡量他的生命的长短。他已看到每个愿望的实现，都将缩短他的寿命。他终于相信这张驴皮的神妙了，他听到自己的呼吸，觉得自己已经病了，心里在想：

“我是不是得了肺病？我母亲不正是害肺病死的吗？”

“啊！啊！拉法埃尔，你可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了！你打算给我点什么呢？”阿姬莉娜问道。

“我们来为他的舅舅，马丁·奥弗拉亚蒂少校的去世干杯

① 典出伏尔泰的名剧《查伊尔》，是剧中主人公认出自己的亲生儿女，高兴得几乎晕倒时说的一句台词。原词是“扶着我点，沙蒂翁！”

吧！他才是好样的哩！”

“他会当贵族院议员的。”

“去你的！‘七月革命’之后，贵族院议员算得了什么呢！”那位爱发议论的人说。

“你会在滑稽剧院有自己的包厢吗？”

“我希望你能请我们全体大吃一顿，”毕西沃说。

“象他这样的人，做事准会很大方的，”爱弥尔说。

这一群人的起哄和带笑的欢呼声，震荡着瓦朗坦的耳朵，可是他半句也没听进去；他模模糊糊地想到了一个无欲望的布列塔尼农民的单调机械的生活，他养儿育女，耕田种地，吃自己的荞麦面，甚至就着酒壶喝自己的苹果酒，相信圣母和国王，在复活节领圣体，礼拜天在青草地上跳舞，并且听不懂他的本堂神甫的说教。此刻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这种豪华场面，这些妓女，这顿盛筵，这种穷奢极侈，都卡着他的咽喉，使他咳嗽。

“您想要一点芦笋吗？”银行家大声问他。

“我什么都不要！”拉法埃尔用雷鸣般的声音回答。

“好哇！”泰伊番说，“您懂得财富的意义了，它是没有礼貌的专利证。您属于我们一伙！——先生们，大家来为黄金的威力干杯。瓦朗坦先生已成为六百万法郎的富翁，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是国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凌驾一切，象所有的富翁那样。对他来说，从今以后，‘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载在大宪章前面的一句谎言。他不会服从法律，法律倒要服从他。没有为百万富翁而设的断头台，也没有对

他们行刑的刽子手！”

“是的，”拉法埃尔答道，“他们都是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

“这又是一种偏见！”银行家嚷着说。

“大家来喝酒吧！”拉法埃尔一面说，一面把那灵符塞进衣袋里。

“你这是干什么？”爱弥尔拉住他的手问道。

“先生们，”他接着便对在座的客人说，这些人对拉法埃尔的态度正感到惊奇，“你们可知道我们的朋友德·瓦朗坦，我说什么呀！我该说德·瓦朗坦侯爵先生，他拥有一种发财的秘诀。他要是有什么愿望，他的愿望就能够马上实现。除非他象个奴才，象个没心肝的人，否则他会使我们大家都发财。”

“啊！我的小拉法埃尔呀，我想要一副珍珠首饰，”欧弗拉齐嚷道。

“要是他还有情义，他就会给我两辆由骏马驾驶的快速马车！”阿姬莉娜说。

“替我弄一笔年收十万法郎利息的财产吧！”

“给我开司米披肩吧！”

“请替我还债！”

“请你让我的大瘦个子舅舅来一次中风！”

“拉法埃尔，给我弄一笔年收一万法郎利息的财产，我们就算两讫了。”

“这已是不少的赠予啦！”公证人嚷道。

“他还该好好治愈我的风湿痛！”

“把定期利息弄低点吧！”银行家嚷道。

所有这些话语都象放烟火时迸射出的花束，随即消逝。这些疯狂的欲望，也许比开玩笑要认真。

“我亲爱的朋友，”爱弥尔一本正经地说，“我只要得到每年收入二十万法郎的利息就满意了；喂，你好好给我弄吧！”

“爱弥尔，”拉法埃尔说，“难道你不知道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好漂亮的借口！”诗人大声地说，“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朋友而牺牲吗？”

“我几乎想要让你们全都死掉，”瓦朗坦用阴暗、深沉的目光向同席的人横扫了一眼。

“濒死的人特别凶狠，”爱弥尔笑着说，“你现在已经富有了，”他接着正正经经地说，“好吧，我看你不消两个月就会变成肮脏的自私自利者。你已经变蠢了，你连开个玩笑都不懂。你就差只相信那块驴皮……”

拉法埃尔因为害怕大伙要嘲笑他，便不再做声，于是拚命喝酒，把自己灌醉，好暂时忘掉他的不祥的权力。

濒 死 的 人

十二月初，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冒雨沿着沼地街走着，他抬头察看每所大厦的门牌，以孩子的天真和哲学家的专心在找寻拉法埃尔·德·瓦朗坦侯爵的住址。他的面孔显出强烈的忧愁和倔强的性格之间的斗争痕迹，陪衬着这副面孔的

是一头蓬乱的灰色长发，干巴巴的象烧卷了的羊皮纸。

如果一位画家碰上这个穿黑色衣服，骨瘦如柴的奇怪人物，无疑会在回到画室后，把他画在画册上，在画像下题上这样的词句：

寻诗觅韵的古典诗人。

在找到了人家告诉他的门牌号码后，这位象罗兰①再世的人，轻轻地敲打一座宏伟的大厦的门。

“拉法埃尔先生在家吗？”这位老人向一个穿制服的瑞士仆人问道。

“侯爵先生不接见任何客人，”那仆人答道，一面吞食着一大块在咖啡里蘸湿了的面包。

“他的车子停在那儿，他是要出门的，我等着他吧，”陌生的老人回答，一面指着一辆停在木制拱顶下闪闪发光的华丽马车，这个拱顶象布篷那样覆盖着台阶的石级。

“啊！我的老人家，您很可以在这里直等到明天早上，”那瑞士仆人接着说，“这里天天都有一辆驾好的马车在等着先生。但是，我恳求你，您还是出去吧；要是我未得到命令就让一个陌生人进府一次，我就会丧失一笔六百法郎的终身年金。”

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穿一身象政府机关看门人的制服的老人，从前厅里出来，他迅速地走下几级台阶，一面端详着这个神色惊讶的老迈的求见者。

---

① 罗兰(1661—1741)，法国历史学家，曾任巴黎大学校长。

“喏，若纳塔先生出来了，”瑞士人说，“您去和他说吧……”

两位老人大概出于同情或相互好奇，便彼此走近来，他们在正门前庭院中间的圆形空地上相遇，这里是几条石板路汇合之处，石缝里长着几丛野草。一种可怕的沉寂笼罩着这座巨大的府邸。在看到若纳塔的时候，你会急于要窥破浮现在他脸上那种神秘的表情，它会把这座阴沉的府邸里最细微的事情都告诉你。

拉法埃尔接受了舅舅的巨额遗产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寻找他忠实的老仆，因为他认为老仆的忠诚是可靠的。若纳塔再见到他的小主人时，快乐得流泪了，他原以为和他已是永远诀别了呢；当侯爵授予他总管的光荣职位时，他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

若纳塔老头子成了拉法埃尔与整个世界之间的中介力量，是他主人的财产的最高支配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意图的盲目执行者，他象是一种第六感官，通过他，一切生活情趣才能到达拉法埃尔身上。

“先生，我有话要对拉法埃尔先生说，”老人对若纳塔说，一面走上几级台阶去躲雨。

“您想同侯爵说话？……”总管嚷道。“我是他的奶公，他还不大愿意和我说话哩！”

“可是，我也是他的奶公呵！”老人嚷道，“如果您的妻子当初喂过他奶，我本人也曾教他吮吸过缪斯①们的奶汁。他是

① 缪斯，指希腊神话中的九位司文艺的女神。

我的乳儿，我的孩子，carus alumnus①！我培养过他的头脑，我启发过他的智力，我发展过他的天才，我敢用我的光荣和名誉保证，我说的都是真话。他难道不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吗？他是我教的六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他跟我学过修辞学，我是他的老师。”

“啊！您老原来是波里凯先生？”

“正是我。先生是……”

“嘘！嘘！”若纳塔禁止两个厨房小厮谈话，因为他们的声音打破了笼罩这所房子的修道院般的静寂。

“可是，先生，侯爵先生是不是生病了？”老师接着说。

“亲爱的先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主人心里惦着的是什么。”若纳塔答道，“您看，巴黎就没有第二所象我们这样的房子。您听清楚了吗？我说没有第二所。凭良心说，真的没有。侯爵先生购买的这所房子，以前是一位公爵和贵族院议员的。他为布置这所房子花了三十万法郎。您看，三十万法郎，这是一大笔钱呵！不过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房间可真象奇迹一般。好！我看到这种豪华场面，心里在想，这就象他先祖当年的光景一样：年轻的侯爵准是要接待全城贵宾和整个宫廷了！可满不是这么回事。先生不愿见任何人。他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波里凯先生，您听见了没有？他过的是一种与他的身分不协调的生活。先生每天在同样时刻起身。只有我能进他的房间，夏天跟冬天一样，我七点钟开门进去，这是约好了的。

---

① 拉丁文：亲爱的养子。

进去之后，我对他说：‘侯爵先生，您该起来穿衣服啦。’

“他就起来穿衣服。我得把他的便袍递给他，这件袍子老是照原来的款式，用同样的料子做。当这一件穿得不能再穿了，我就主动给他换一件新的，省得他向我要。真是异想天开！其实这可爱的孩子每天有一千法郎好花，他爱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再说，我也很爱他，要是他给了我右颊一个耳光，我会让他在左颊上再打一下！再困难的事，只要他叫我做，我也乐意去做的。您明白吗？再说，他让我做的琐碎事也真多，够我忙的了。他阅读各种报纸，是不是？我得按次序整理好放在桌上的老地方。我还要在一定的时间进来亲手给他刮胡子，我的手一点也不发抖。如果厨师不能毫不含糊地，把早餐在早上十点钟，晚餐在下午五点钟，准时端到先生面前，他就有在先生死后失掉留给他的一千埃居终身年金的危险。菜单是按日期排好的，整年吃的菜都预先排好了。侯爵先生全用不着希望这样那样东西。草莓上市的时候，他就有草莓吃。第一批鲭鱼运到巴黎的时候，他就能吃到鲭鱼。菜单是印好了的，早上他就知道晚饭他该吃什么。为着用餐，他按时穿衣，穿什么外衣，什么衬衫，都有规定，总是由我预先准备好放在一张靠椅上，你明白吗？我还得留心是否还有同样的呢料子，遇到需要的时候，譬如说，他的外衣破了，用不着他开口我便给他另换一件。

“如果天气好，我便进去对主人说：‘先生，您该出去走走啦！’

“他便回答我出去或不出去。要是他想散散步，他用不着

等他的马儿，马车总是预先驾好了的；马车夫手执长鞭毫不含糊地等候使唤，就象您所见到的模样。

“晚上，吃过饭后，先生要是今天去歌剧院，明天就去意大利……不，他还不曾去过意大利剧院，我昨天刚弄到一个包厢。散戏后，他准在十一点钟回来睡觉。

“白天碰上没什么事情要做的空闲时刻。他就看书，不停地看，您瞧！他就只有这个念头。我奉命在他之前先看‘出版新闻’①，以便在新书发售的当天给他买来放在壁炉台上。我还受命每个钟头都要到他的房间，看看炉火怎样了，我得关心一切，看他是否还缺少什么东西。先生还给我一本小册子，让我把里面写的东西都记在心上，上面所写的都是我应尽的义务，那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教理问答》！在夏天，我得在房间里放许多冰块，以便空气经常保持一定程度的凉爽，我还常常到处摆放鲜花。这可怜的孩子，他缺乏生活必需的费用已经很久了！他不折磨任何人，他就象一块好面包那么好。他从不多说一句话，例如，在府邸里、在花园里，完全是一片沉寂！总之，我的主人无需乎抱什么欲望，一切都在他指头的指点和目光的嘱咐下得到满足，这是毫不含糊的！他说得对：要是人们没有仆人使唤，就会一切都乱了套。我把所有应该做的事情告诉他，他也就听从我的话。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他竟把事情做到那么个程度。例如，他的房间都是……，都是……该怎么说哩？啊，对！都是相通的，只要他打开卧室或书房的门，

① 指《法国新书目录》，它每周公布各种新书出版消息。

那么，喀哒一声，所有的门通过机械装置，全都自动打开了。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在他家里，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全碰不到一扇关着的门。这真有意思，也很方便，尤其对我们仆人来说，是够开心的了！话说回来，为这个我们可花了不少钱！……总之，波里凯先生，后来他对我这么说：

"'若纳塔，你得把我当做在襁褓中的孩子来照顾。'

"在襁褓中，对，先生，他是说在襁褓中！

"'你得替我留心我的需要……'

"我倒成了主人，他等于仆人，您听见了没有？要问这是为什么？啊！我敢说，世上除了他和上帝，谁也不会知道。这可是毫不含糊的！"

"他是在做诗呀，"老教师大声嚷道。

"先生，您相信他是在做诗吗？这未免太委屈他了！可是，您想想看，我是不相信的。他经常对我说，他要象植物一样生活，与草木同腐。就在昨天，波里凯先生，他对着一株马兰花，一面穿衣服一面对我说：

"'看，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植物化了，可怜的若纳塔！'

"在这样的时刻，别人认为他得了偏狂病。这是毫不含糊的！"

"若纳塔，各方面都证明您的主人是在从事一部伟大的著作。"教师接着说，他神态尊严，使得老仆人肃然起敬，"他正把全副精神用在广泛的构思上，而不愿意让日常生活琐事来分心。在脑力劳动的过程中，天才人物会忘怀一切。有一天，著名的牛顿……"

“啊！牛顿，好……”若纳塔说，“我可不认得他。”

“牛顿是一位伟大的几何学家，”波里凯接着说，“他手肘支在桌子上，度过了二十四小时；当他从幻想中醒过来时，还把第二天当作前一天，好象他是睡着了一会……这可爱的孩子，我得去看看他，我对他总会有些用处。”

“等一下！”若纳塔嚷道，“即使您是法国国王，不言而喻，我说的是古代国王！那您也进不去，除非您把门冲破，踩在我身上过去。可是，波里凯先生，我会跑去告诉他您来了，我会这样问他：‘该让他上来吗？’他会回答我让或不让。我从来不对他说：‘您愿意么？您要么？您想要么？’这类词句我们早已从谈话中删去了。有一回我说漏了嘴，用了一句上面那样的话，他就非常生气地对我说：‘你要让我死吗？’”

若纳塔让老教师呆在接待室，并示意他不要再往前走；但很快他就带回来一个可喜的答复，于是他领着这位卓越的老人穿过华丽的厅堂进去，这时所有的房门一下子都打开了。波里凯老远就看到他的学生坐在壁炉旁的一个角落上。拉法埃尔穿一件大图案花纹的室内便袍坐在一张弹簧安乐椅上读报。他那病态的衰弱身体，说明他内心似乎有着极度的忧郁；这种忧郁流露在他的前额，他那象枯萎的花儿般苍白的脸上。一种女性化的优雅和富贵病人特有的怪脾气突出了他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两手象美女的手那样洁白柔软，非常雅致。他金栗色的头发已有点稀疏，天生的鬈发很讲究地盘卷在两鬓的周围。头上戴的希腊式圆软帽，因顶上的流苏坠子太重，使这顶开司米细绒织的帽子歪在一边，一把嵌金的孔雀石裁纸刀

跌落在他的脚下。在他的膝上搁着华丽的印度水烟壶的琥珀烟嘴，珐琅装饰的螺旋形长烟管，象条蛇那样横躺在房间里，而他竟忘了吸这清香凉爽的烟。可是，他那看来柔弱的青春的身体，却被他那双似乎蕴藏着全部生命力的蓝眼睛所否定，这双闪耀着特殊感情的眼睛，一开始就能把人摄住。他的眼神使人看了难受，有些人可以从这里看到失望，也有人从这里猜到象悔恨那样可怕的内心斗争。这是无能者把欲望抑制在心底里的深沉的眼光，或者是不愿意破费钱财，宁愿在想象中享受一切能用金钱买到的快乐的吝啬鬼的眼光；或者是被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①的眼光，是失势的拿破仑于一八一五年告知爱丽舍宫他获悉敌人犯了战略错误，因而要求授予二十四小时的统帅权未获批准②时的眼光。这是真正的征服者和受惩罚者的眼光！说得更确切些，这是拉法埃尔好几个月前投向塞纳河或凝视着作为最后赌注的那枚金币的眼光。他让自己的意志和聪明去服从那个当了五十年仆人才开始有点文化的老农民的粗俗的理智。他对自己变成某种机器人几乎感到快乐，他为了生存而放弃了生活的乐趣，从灵魂里排除一切欲望的诗意。为了更好地和他曾经接受挑战的那种严峻的势力作斗争，他以奥里金③为榜样，洁身自好，甚至阉割自己

---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神，因曾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

②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回到巴黎后，本想再赴拉翁组织新部队，因富歇的煽动，遭到议院的反对而告失败。

③ 奥里金（约185—254），神学家，被认为是自愿阉割者，目的是为了向妇女宣教而不致被诱惑。

的想象力。

拉法埃尔因一份遗嘱突然致富的第二天，他看到那张驴皮缩小了，这天他正在他的公证人家里。在吃饭后果点时，座上有一位相当走红的医生一本正经地叙述一位得了肺病的瑞士人对疾病的态度和怎样治好了病。这病人十年来一声不吭，遵守一种非常温和的养生法。他按照医生的嘱咐，在一个奶牛棚里的浓浊空气中，每分钟只呼吸六次。“我要效法这个人！”拉法埃尔心想，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在豪华的环境中，他过着蒸汽机般的生活。当那位老师细看这具年轻的活尸时，他不禁吓了一跳；他发觉在这个脆弱的身躯上，似乎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他看到侯爵过度疲劳的眼光，苦思焦虑的前额时，简直认不出这就是他记忆中那个容颜鲜艳，四肢强壮的学生了。这位古典派的老好人，这明智的批评家，这风雅的保守派，要是他曾读过拜伦的著作，准会以为他本想见到恰尔德-哈罗尔德，结果却看见了曼弗雷德①。

“您好，波里凯伯伯，”拉法埃尔向他的老师问安，用他发烫潮湿的手，紧握着老人冰冷的手指接着说，“您身体好吗？”

“我吗，还好，您呢？”老人回答道，在接触到他那只滚烫的手时吓了一跳。

“噢！我希望能保持健康。”

“您一定是在从事某种卓越的著作？”

---

① 恰尔德-哈罗尔德和曼弗雷德分别是拜伦的两部同名叙事诗中的主人公，前者是年轻的旅行家，后者是阴郁的濒死的老人。

"不，那已是Exegi monumentum① 波里凯伯伯，我曾给科学作过一点贡献，但我和它已永远告别了。眼下我连手稿放在哪儿都不太清楚。"

"大作的文风一定很纯正？"老师问道，"我希望您不至于采用那个新学派的粗野语言，它以为出了一位龙沙② 就非常了不起！"

"我的著作纯粹是生理学方面的。"

"噢！一切都包括在内，"老师接着说，"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里，譬如语法学，它也应该满足各种发明的需要。我的孩子，尽管如此，清新和谐的文风，例如玛西永③、布丰④ 和伟大的拉辛⑤ 的语言，一句话，古典派的风格，那是决不会坏事……不过，我的朋友，"老师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忘记了我来访的目的。这次来访只是为了我个人的一点私事。"

拉法埃尔没有早点回忆起老师从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养成

---

① 拉丁文：陈迹。这是借用拉丁文成语"我已完成一座比青铜还坚固的纪念碑"中前面的两个字。

② 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与同时代的六位诗人组成以他为首的"七星诗社"，他们主张从诗的灵感和诗的形式上来更新法国诗歌，曾在欧洲发生影响。龙沙后来成为查理九世的宫廷诗人。波里凯站在古典派立场，自然要攻击龙沙，而当时的浪漫派则公然表示赞赏龙沙。

③ 玛西永（1663—1742），法国宣道家，《小封斋期》的作者，他擅长以委婉动人的辞令，向听众表达最严肃的道德伦理。

④ 布丰（1707—1788），法国自然科学家，著作家，著有《自然史》，他所表达的思想明朗，文体清新。

⑤ 拉辛（1639—1699），法国著名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他的代表作有《安德洛玛刻》（1667），《费德尔》（1677），《布里塔尼居斯》（1669）等。

的委婉陈词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几乎有点后悔不该接待他；但是，正当他想要撵他出去的时候，偷眼望了一下挂在墙上的驴皮，便赶紧把这个隐蔽的念头压下去，这驴皮紧贴在一幅白缎子上，那用来预示命运的轮廓，被用红线沿着驴皮的周围精细地描绘出来。

自从那次致命的放纵无度的宴会后，拉法埃尔便努力压制住他的哪怕是最轻微的任性，小心翼翼地生活，尽量不让这可怕的灵符产生最细小的抽搐。这张驴皮已成为他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老虎，必须时刻当心，不要激发它的凶性。为此他便耐心地倾听老教师的长篇大论。

波里凯老头花了一个钟头来叙述他自从七月革命以来成为专政对象后所遭受的迫害。这位老好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怀着爱国的愿望，主张杂货商人仍旧开他的铺子，政治家管理公共事务，律师到法院去，法国贵族院议员到卢森堡宫① 去；可是，那位公民国王② 的一位人民部长却说他是正统派③，撤掉了他讲师的职务。老头子失掉了位置，没有退休金，也就无法生活。因为他是一个穷侄子的监护人，要给侄子交付圣絮尔皮斯神学院的膳宿费，所以他的来访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他的养子；他央求昔日的学生向新任部长求情；不是给他复职，而是在外省弄个中学校长的职务。

---

① 卢森堡宫是法国从前的贵族院，现在的参议院所在地，在卢森堡公园旁边。

② 公民国王指七月革命后被资产阶级捧上台的国王路易-菲力浦。

③ 正统派指被七月革命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拥护者。

当这位老好人单调的声音不再在他耳边回响的时候，拉法埃尔已经快要睡着了。只是为了礼貌，他才不得不注视这位说话迟缓、罗唆的老人那双呆板发白的眼睛，他发了一会儿愣，仿佛被一股无法解释的惯性力吸住了似的。

“好啦！波里凯我的好伯伯，”他答道，“我对这事毫无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倒衷心希望您获得成功……”其实他并不确切知道他要回答的是哪个问题。

这时候，拉法埃尔并没注意到他说的几句自私自利和漠不关心的平凡话语，会在老人发黄起皱的前额上产生什么反应。他自己倒象只受惊的小鹿似的突然站起来。原来他瞥见在黑色的驴皮边沿与红线之间出现了一条白线；他不禁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把可怜的教师吓坏了。

“去你的，老糊涂！”他大声嚷道，“您会当上中学校长的！您为什么不向我要一笔一千埃居的终身养老金，反而要一个杀人害命的愿望？不然的话，您的来访就不会使我受到什么损失。法国有十万个职位，我只有一条命！一条人命比世上一切职位都贵重……——若纳塔！”

若纳塔来了。

“这是你干的好事，你这大蠢材！你为什么建议我接见这位先生？”他指着那位吓呆了的老头子对他说，“难道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为的是让你随便糟蹋吗？这一下你夺去了我十年的寿命！再犯一次这样的错误，你就会把我送到埋葬我父亲的地方去啦。难道我倒不喜欢占有漂亮的馥多拉，反而愿意替这副老骨头，人类的破烂货承担什么责任吗？我当然有

钱给他……再说，即使世上所有的波里凯都要饿死，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拉法埃尔的脸孔因愤怒而发白了；抖动的嘴唇冒出细小的泡沫，他两眼通红，样子非常可怕。两位老人面对这个情景，象两个小孩站在一条毒蛇面前，抽风似地颤抖着。那青年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这时在他的灵魂深处产生了某种反应，热泪从他冒火的双眼滚滚直流。

“噢！我的生命！我美好的生命！……”他说，“再没有行善的念头！再没有爱情！什么都没有了！”

拉法埃尔转过脸，对着教师。

“祸已闯出来了，我的老朋友，”他用温柔的声调接着说，“我会很好地报答您给我的照顾；至少我的不幸将会给一个善良和高尚的人带来好处。”

他说出这几句几乎令人不能理解的话时，音调多么充满感情呵，两位老人情不自禁地哭了，犹如人们听到一支用外语唱的动人歌曲时泪流满面那样。

“他得了癫痫病！”波里凯低声说。

“我感谢您的好意，我的朋友，”拉法埃尔温情地接着说，“您存心原谅我。疾病是偶然的事，无情无义才是罪过。现在请让我一个人呆着，”他补充说，“明天或者后天，也许就在今晚，您将会接到您的委任状，因为抵抗已经胜过了运动①……

① 这里所指的是七月王朝时期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其中运动党要求进一步的自由改革，抵抗党站在保守的立场，支持国王路易-菲力浦的政策，从而得到很大好处。

再见。"

老人告辞了，他怀着恐怖的心情，十分担心瓦朗坦的精神健康。刚才那种情景对他来说，似乎是种超自然的现象。他怀疑自己，心里在想，他是不是刚从一场恶梦中醒过来。

"若纳塔，你听着，"青年人对他的老仆人说，"你应该充分了解我托付给你的任务！"

"对，侯爵先生。"

"我象是一个置身于法律保护之外的人。"

"是的，侯爵先生。"

"人生的种种乐趣都纷纷在我的死床周围嬉戏，好象美女般在我面前翩翩起舞；要是我召唤她们，我就会死去。始终离不了死！你应当成为我和人世之间的一道栅栏。"

"是的，侯爵先生，"老仆人说，一面擦拭他皱额上的汗珠，"可是，如果您不要看漂亮的女人，今晚您到意大利剧院去干啥？一个英国家庭要回伦敦，把一个租期未满的包厢转让给我，这样您就得到了一间包厢……噢！一间华丽的包厢，还是在一楼的。"

拉法埃尔深深陷入沉思之中，再也无心听这些事了。

你看见这辆豪华的马车吗？这辆棕黑色外表简单的轿式马车，车身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一个古老、高贵家族的家徽。这辆车子迅速经过时，娇艳的小女工们欣赏它，羡慕它的黄缎子车幔，萨伏纳里①厂出产的铺毯，象稻草般鲜艳的黄色丝绦

① 这里指的是一家专为宫廷制造地毯的工厂，该厂于十七世纪最初建厂时，是在一家旧肥皂厂里，萨伏纳里意即肥皂厂，是旧厂名的沿用。

子，柔软的靠垫和静静的玻璃车窗。两个穿制服的仆人端坐在这辆贵族车子后面；在车里，在丝质靠垫上，却是一个眼圈发青的，发烧的脑袋，那是拉法埃尔悲伤的、沉思的脑袋。这是财富必然带来不幸的图象！马车象火箭般穿越巴黎，直达法瓦尔剧场①正面的列柱前，马车的踏板放下了，两个仆人扶着他，一群眼红的人在看着他。

"这家伙，是干什么的，为啥这么有钱？"一个法律系的穷大学生说，就因为缺少一个埃居，使他不能倾听罗西尼迷人的乐曲。

拉法埃尔在大厅的游廊里漫步；过去他那么渴望这里的种种快乐，此刻却一样也不想要了。在等待《塞弥拉弥斯》②第二幕开演时，他便在休息厅里散步，在圆柱回廊中徘徊，不把他新租到而还没进去过的包厢放在心上。在他的心坎里，所有权的观念早已不复存在。象一切病人那样，他只想着他的病痛。

拉法埃尔靠在壁炉的炉台边上，在壁炉附近，休息大厅的中央，挤满了年轻和年老的漂亮人物，旧任和新任的部长，有爵位没封地的贵族和有封地没爵位的贵族，这就是七月革命造成的结果，还有一大批投机家和新闻记者，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在许多人头中间，拉法埃尔看见了一张古怪的，不可思

---

① 法瓦尔剧场是巴黎一家以法国剧作家法瓦尔(1710—1792)的名字命名的戏院。

② 《塞弥拉弥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杰作之一，一八二三年创作于威尼斯。

议的面孔。为了从近处观察他，便挨上前去无礼地眯着眼睛看这怪人。

“好一幅值得欣赏的图画！”他心里想。

这陌生人精心打扮的眼眉、头发和马扎兰① 式的上翘八字胡都染成了黑色；但是，原来的头发无疑太白了，涂上的发蜡泛出一种淡紫的、不牢靠的颜色，而且色调随着光线的强弱不断起变化。他那副又扁又窄的脸孔，所有的皱纹都被一层层又红又白的化妆品所填平，表情显得既狡猾又不安。这副上过油彩的脸面，有些地方仍然露出破绽，这就格外突出了他的衰老和铅灰的本色。因此，在看到这个尖下巴，凸额角，颇象德国牧人在空闲时用木头雕成的滑稽人像的脑袋时，就不能不发笑。一个观察家在轮番研究了这位年老的阿多尼斯② 和拉法埃尔之后，准会相信在侯爵身上看出一个戴老人面具的青年人的眼睛，而在陌生人身上看出的则是一个戴着青年人面具的老人的无神的眼睛。

瓦朗坦努力回忆究竟在什么场合之下，他见过这个干瘦的小老头，他打着漂亮的领带，穿着年轻人的长靴，并爱让靴上的马刺发出响声。此刻他两手抱胸，神气十足地站着，好象有着青年人的全部精力可供消耗似的。他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困难和不自然的样子。他漂亮的上衣钮子扣得整整齐齐，把一副强健的老骨架打扮成一个赶时髦的老风流。这个生气勃

① 马扎兰(1602—1661)，法国著名政治家、外交能手，累建功勋，但为人吝啬，贪污、背信，很不得人心。

②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勃的玩偶，对拉法埃尔来说，具有鬼魂出现的魅力，他欣赏着他，就象欣赏一幅被烟熏黑，新近修复，涂上清漆，配上新框的伦勃朗的旧画。

这种比较使拉法埃尔在纷乱的回忆中重新找到事实真相的线索：他认出了那位古董商，也就是给他带来不幸的那个人。这时候，一阵无声的笑，从这个怪人冰冷的嘴唇忽然张开露出两排假牙的动作中透露出来。看到这种笑，拉法埃尔灵活的想象力给他指明这个人和画家们所创作的歌德的靡非斯特的典型头像有着惊人的相似。

千百种迷信占据了拉法埃尔坚强的心灵，他终于相信魔鬼的威力，相信被诗人写进作品的中世纪传说中的一切妖术故事。他怀着恐怖的心情拒绝接受浮士德的命运，突然仰望苍天，象濒死的人那样，诚心祈求上帝，信仰圣母马利亚。一道光芒四射的清辉，使他能够看见米开朗琪罗和于尔班的桑西①描绘的天堂：云彩中间一个白发老人，几个长翅膀的小人头和一个端坐在圆光中的美女。现在，他理解了，接受了这些可敬佩的创作。这些充满奇想，几乎具有人性的作品，使他弄清楚了他的遭遇，并且使他重新有了希望。但是，当他的眼光再接触到意大利剧院的走廊时，所见到的却不是圣母，而是一个迷人的女子，他所讨厌的欧弗拉齐，那个体态轻盈，腰肢柔软的舞女，她身穿一件缀满东方珍珠，光彩夺目的长袍，急于要来会见她那等得不耐烦的老头子，并在这个羡慕荣华富贵和投

① 桑西是大画家拉斐尔的别名。

机取巧的社会里，昂首挺胸，目光灼灼，显出傲视一切的神态，为的是要证明供她任意挥霍的那商人的财富是无限的。

拉法埃尔回想起当初他怀着嘲弄的心情，从老头子那儿接受这件致命的礼物，此刻他却品尝着报仇的滋味来欣赏这位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堕落的绝顶聪明的人物所遭受的极大屈辱。这百岁老人对欧弗拉齐惨笑了一下，她回报以一句爱情的话儿；他于是伸过干枯的胳膊给她，两人互挽着臂膀在走廊里兜了两三个圈子，美滋滋地接受观众对他情妇投来的热情眼光和赞赏，而无视别人对他轻蔑的讥笑和尖刻的嘲弄。

“这个年轻的罗刹女，到底从哪座坟墓里挖来这具僵尸？”这伙浪漫青年中最漂亮的一个大声嚷道。

欧弗拉齐嫣然一笑。那开玩笑的是一个金发青年，他有一双发光的蓝眼睛，身材苗条，蓄着小胡子，穿一件短礼服，帽子歪戴在耳朵上，口才敏捷，对答如流，一派时髦腔调。

“不知有多少老人，一生廉洁、勤劳、有德性，最后竟以迷恋女色告终！”拉法埃尔心里在想，“这个人已经两脚发冷，还在谈恋爱……——喂！先生，”瓦朗坦喊道，一面拦住那商人，同时给欧弗拉齐使个眼色，“难道您忘掉了您那套处世哲学的严肃准则吗？”

“啊！我现在象青年人一样幸福。”商人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把生命颠倒过来生活，我认为一个钟头的爱情就抵得上整个人生。”

这时候，观众听到一阵归座的铃声，便离开休息大厅回到各人的座位。老人和拉法埃尔也就彼此分手。

侯爵回到他的包厢之后，瞥见馥多拉坐在剧场另一边的包厢，恰好在他的对面。伯爵夫人无疑刚来不久，她把披肩反摺在后面，露出脖子，做出妖艳女人入座时的种种无法描绘的小动作；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陪伴着她，她向他要替她拿来的小望远镜。从她的手势，从她看待这位新情侣时的眼神，拉法埃尔可以猜到他的继任人受到的待遇是何等暴虐。这个青年无疑也象拉法埃尔过去那样受了蛊惑，受了欺骗，用他全部真正的爱情的力量来抵抗这个女人冷酷无情的心计，他肯定也遭受到瓦朗坦幸而摆脱了的种种苦恼。

馥多拉用小望远镜扫视了所有包厢，迅速地察看了一切服装打扮后，确信自己的服饰和美貌已压倒巴黎所有最美丽、时髦的女人时，她的脸上焕发出无法形容的快乐；她笑了，为的是向人显露她雪白的牙齿，她摆动了一下饰满鲜花的脑袋，为的是让人来欣赏她，她的眼光从这个包厢移到另一个包厢，她嘲笑一位俄罗斯公主笨拙地把法国式软帽戴在前额上，或一顶难看的帽子可怕地扣在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头上。突然间，她的视线遇到拉法埃尔凝视着她的眼睛，她的脸色顿时发白了；她的曾受侮辱的情人，正以令人难于忍受的鄙视眼光，象雷电般击中了她的心坎。当所有被她抛弃的情人都不能不承认她的威力时，瓦朗坦是世上唯一躲开了她的诱惑的人。一种权力既然受到挑战，而又不能使对方受到惩罚，这种权力便已濒于毁灭。这个格言铭刻在女人的心里，要比刻在国王的脑子里深入得多。因此馥多拉已从拉法埃尔身上看到她的威

力和妖冶的丧失。前一天晚上，拉法埃尔在大歌剧院说的一句话，已成为巴黎沙龙中的名言。这句可怕的讽刺话的刀锋，已给伯爵夫人造成了一个不治的创伤。在法国，我们懂得用烧灼的办法来治疗创伤，但是，由一句话造成的痛苦，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药物能够医治。

当所有的女人都来回观察侯爵和伯爵夫人的时候，馥多拉真想把拉法埃尔投进巴士底那样的监狱终身监禁起来，因为，不管她多么善于伪装，她的情敌们都能猜到她内心的痛苦。到头来，她连最后的安慰都失掉了。那便是她常说的那句甜蜜的话："我是最美丽的!"这是一句能够平息她的虚荣心所引起的一切烦恼的不朽名言，现在也终于成了谎话。

第二幕戏开场的时候，一个女人进来坐在拉法埃尔旁边的一个一直空着的包厢里。整个池座里的观众发出一阵嗡嗡的赞赏声。这个人脸构成的大海，掀起了心智的波涛，所有的眼睛都瞧着这个陌生的女人。由于青年人和老年人长时间的骚动，当戏幕揭开的时候，乐队的乐师转过身来要求大家肃静，但是，他们竟也跟着众人喝起彩来，大家乱哄哄地闹成一团。每个包厢里都在热烈地交谈。女人都手持双筒望远镜，焕发了青春的老年人则用皮手套来擦亮他们的观剧镜。兴奋的场面终于逐渐平静下来，戏台上的歌声开始让人听得见了，一切又恢复正常。贵族社会的观众，对刚才跟着别人骚动感到羞耻，便重新摆出一副贵族的冷静而又礼貌的架势。富翁们装出见怪不怪的样子，他们自以为从美好作品的外貌，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缺点，从而避免对它加以赞赏的平庸意识。然

而，也有少数男人，一动不动地呆着，不听音乐，却沉醉在天真的喜悦里，专心欣赏拉法埃尔身旁的女子。

瓦朗坦看见楼下包厢里坐在阿姬莉娜旁边的泰伊番的卑鄙、充血的脸孔，那张脸还对他做了一个表示赞赏的怪样。后来，他又看到爱弥尔站在池座里，似乎在对他说："喂！瞧你身旁的美人儿！"最后他又看见坐在纽沁根夫人和她女儿旁边的拉斯蒂涅，他在使劲扭自己的手套，显出一个男子被人缠住，不能去亲近那位天仙般的陌生女子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拉法埃尔的生命取决于他和他自己签订的那个还未被破坏的契约，他曾决心永远不去细看任何女人，为了避免受诱惑，他戴上一副特制镜片的夹鼻眼镜，透过镜片去看，可以使最匀称美好的轮廓，变成丑恶的形象。今早他为了礼貌随便给人许了一个愿，那张灵符便迅速地缩小了，使他至今犹心有余悸，因此，他下定决心，绝不回头看他邻座的女人。

拉法埃尔象一位公爵夫人那样端坐着，背朝包厢的一角，无礼地给那陌生女人遮住了一半幕景，似乎有意蔑视她，根本不理会这位美女就坐在他的后面。那位女邻座依样画葫芦，完全照瓦朗坦的姿势坐着：她把手肘倚在包厢边上，头部侧过四分之三，瞧着舞台上的歌唱家演唱，活象摆好姿势坐在给她画像的画家面前。这两人象一对闹别扭的情人，背朝背在赌气，只等对方说句情话，便急忙拥抱起来。有时候，陌生女人轻柔的鹳翎或她的头发轻轻触着拉法埃尔的头部，使他发生肉欲的快感，他便勇敢地加以抵抗；不久，他又感觉到长袍边缘的丝质花边的轻轻接触，长袍本身的褶裥发出轻柔的窸窣

声，充满魔力地轻轻抖动着。终于，这个美女的呼吸所引起胸部、背部和衣服的极细微的动作，使她整个可爱的生命突然间象电光一闪似的和拉法埃尔接触上了；美女洁白裸露的背部发出的美妙热流，通过她身上的轻纱和花边，忠实地传导给他发痒的肩膀。

由于大自然的恶作剧，这两个被礼法拆散，被死亡的深渊所隔离的人，现在同在一起呼吸，也许还彼此倾慕。沁人心脾的龙舌兰芬芳，使拉法埃尔陶醉了，他的想象力因遇到障碍而受刺激，反而更加离奇古怪，在他的想象中迅速出现一个女人热情的面孔，于是他突然转过身来。那陌生的女子肯定是因为和一个陌生男人的接触而受到惊动，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他们脸对着脸，被同样的感受所激动着。

“波利娜！”

“拉法埃尔先生！”

两人都愣住了，彼此默不作声地相视了片刻。拉法埃尔看见波利娜服装素雅。薄纱衣衫规矩地遮蔽着胸脯，锐利的眼光可以透过轻纱见到百合花般洁白的皮肤，猜想得到那为女人所羡慕的完美体型。而且，她还始终保持着处女的纯朴、天真和温柔的仪态。从她衣袖的颤动还可以看出她心脏的悸动所引起的身体的抖动。

“哦！明天请来，”她说，“到圣康坦旅馆取回您的稿子。请在中午准时来，我等着您。”

波利娜急忙站起来，转身走了。拉法埃尔本想跟踪她，又怕连累她，便留下来，他抬头看见馥多拉，觉得她很难看；拉法

埃尔无心听音乐，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在戏院里感到憋气，心里闷得慌，便走出戏院回家了。

“若纳塔！”他躺在床上对他的老仆人说，“请你拿块方糖，上面滴半点鸦片药酒来给我，明天中午前二十分叫醒我……”

“我要让波利娜爱我！”第二天，他对着那张灵符，怀着难以形容的忧虑大声嚷道。

那张驴皮却没有一点动静，它似乎失掉了收缩力，当然它不能够实现一个业已完成了的愿望。

“啊！”拉法埃尔喊道，心上好象卸掉了一块石头，自从那天人家给了他这张灵符，他心里就一直有负担，“你撒谎，你不听我的命令，契约就算作废啦！我自由了，我要活下去。这难道是一场恶作剧的玩笑吗？……”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思想。他尽量穿得象过去那样简朴，打算步行重访他的旧居，在那儿设法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刻，那时候，他能够纵情欢乐而无所顾虑，那时候，他远没有品尝过人类的一切享受。他走着走着，觉得波利娜已不是圣康坦旅馆的波利娜，而是昨晚上见到的波利娜，一个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情妇，一个聪明的少女，她招人喜爱，是艺术家，又能了解诗人，懂得诗，而且生活在豪华的环境里；说得确切一点，她是赋有优美灵魂的馥多拉，或者是象馥多拉一样豪富的波利娜伯爵小姐。

当他到达破旧的门限前，站在门口的破碎石板上时，不禁想起过去，不知有多少次，他曾怀着失望的心情看着这个门口，这时一个老妇人从厅里出来对他说：

“您不就是拉法埃尔·德·瓦朗坦先生吗？”

“正是我，好太太，”他答道。

“您认得您从前住过的房间，”她接着说，“人家在等着您哩。”

“这家旅馆还是戈丹太太开的吗？”拉法埃尔问道。

“噢！不是了，先生。现在戈丹太太是男爵夫人了。她住在河对岸自己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她的丈夫回来啦，好家伙！他带回来千百万家财……人家说，如果她想买的话，她可以把整个圣雅各区买下来。她把房子的底层白给我住，其余部分出租给我。啊！她到底是个好人！她从前不骄傲，今天也不比以前更骄傲。”

拉法埃尔敏捷地登上了他住过的阁楼，走到最后几级楼梯时，他听到弹钢琴的声音。波利娜在房间里，穿一件素雅的细纱布长袍；但是，从她长袍的款式和随便扔在床上的手套、帽子和披肩看来，她显然是很富有的。

“啊！您到底来了！”波利娜回过头来喊道，做了个天真的动作，高兴地站了起来。

拉法埃尔走过来坐在她身旁，红着脸，又羞愧、又快乐；尽瞧着她，一言不发。

“您到底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她接着说，当她觉得自己一阵脸红时，急忙低下头来。“您后来怎么样啦？”

“啊！波利娜，我过去倒霉，现在还是很倒霉！”

“果然如此！”她嚷道，显然很受感动，“昨天我看见您穿着很讲究，表面上很富有，我就猜到了您的命运，实际上，唉！拉

法埃尔先生，现在，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

瓦朗坦忍不住淌了几滴眼泪，泪水在眼睛里打转，他嚷道：

“波利娜！……我……”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眼睛射出爱情的光芒，他的心思充分流露在眼神里。

“噢！他爱我！他爱我！”波利娜嚷道。

拉法埃尔点点头，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到他的样子，那少女拉过他的手，紧紧握住。一阵欢笑，一阵呜咽，对他说：

“有钱了，有钱了，快乐吧，有钱啦！您的波利娜有钱……但是，我今天倒应该很穷才对。我曾说过千百遍，我愿意用世上的一切财富来偿付：*他爱我！*这句话的代价。噢！我的拉法埃尔！我有好几百万财产，您喜欢过奢华生活，您将会称心如意；但您也应该爱我这颗心呵，在我的心里不知有多少爱情要奉献给您！您还不知道吧？我父亲回来了。我是个富有的继承人，我的父母完全让我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可以自己作主，您明白吗？”

拉法埃尔发疯似的接过波利娜的手，如此热情、贪婪地吻着，使人觉得他的亲吻象是种痉挛。波利娜把双手缩回去，然后，再伸出来搁在他的肩膀上，搂住他；他们彼此会意，两人怀着神圣的，甜蜜的热情，互相拥抱，互相亲吻，这是排除一切顾虑，定情的一吻，是两个情人彼此占有的最初的一吻。

“啊！”波利娜再坐回椅子上嚷道，“我再不愿离开你……

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得来的这股勇气！”她红着脸接着说。

“勇气吗，我的波利娜？噢！你什么也不用害怕，这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深厚的，永远的，象我对你的爱情那样，你说是吗？”

“噢！你说，你说，你说呀！”波利娜说道，“你的嘴巴已那么久没跟我说话……”

“这么说，你一直在爱我啦？”

“噢！天呀！这还用问！我不知哭过多少回，你看，在那儿，在收拾你的房间的时候，我在哀叹你和我的穷困。为了免除你的烦恼，我情愿出卖给魔鬼！今天，我的拉法埃尔，因为你真正属于我：这张漂亮的面孔是我的，你的心是我的！噢！对，尤其是你的心，是我永恒的财富！……呃！我说到哪里了？”她停了一会儿后接着说。“啊！想起来了：我们有三百万，四百万，五百万财产，我想是这个数目。如果我象以前那样穷，也许我要姓你的姓氏，让人称呼我瓦朗坦侯爵夫人；但是，现在这个时刻，我要为你牺牲整个世界，我愿意，愿意永远做你的女佣人。好吧，拉法埃尔，今天我给你献出我这颗心，我本人，我的财产，这一切并不比那天我在那儿给你放下的那五法郎更多。”她指着桌子的抽屉说，“噢！那时候你那快乐的神情使我多么难受！”

“为什么现在要让你有钱？”拉法埃尔嚷道，“为什么现在你没有虚荣心？这使我什么事情也不能替你做了！”

他因为快乐，失望和爱情，急得一个劲扭自己的双手。

“当你将来成为德·瓦朗坦侯爵夫人时，高洁的灵魂呀，

我了解你，我的头衔和我的财产，都值不得……”

“值不得你的一根头发！”她大声说。

“我也一样有钱，我有好几百万财产；可是，现在财产对我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啊！我倒有一条命，我可以把它献给你，你把它拿去吧。”

“噢！我要的是你的爱情，拉法埃尔，你的爱情抵得上整个世界。怎么样！你的思想也属于我吗？那我可是幸福的女人中最幸福的一个了。”

“人家要听见我们说话了，”拉法埃尔说道。

“嗨！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她答道，无意中做了一个淘气的手势。

“好极啦！来吧，”瓦朗坦嚷道，向她伸出双臂。

她跳过去坐在拉法埃尔的膝上，双手搂住他的脖子：

“吻我吧，”她说，“为了补偿你曾给我的一切哀愁，为了忘掉你以前的快乐给我带来的痛苦，为了补偿我为画扇子① 而熬过的漫漫长夜……”

“画扇子？”

“既然我们有了钱，我的宝贝，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可怜的孩子！要欺骗一个有学问的人是多么容易呵！难道你每月花三个法郎洗衣费，就可以每礼拜有两次洁白的背心和干净的衬衫替换吗？而且你喝的牛奶比你实际出钱买的要多出两倍以上！我处处瞒着你：关于火、油、甚至金钱！噢！我的

① 指放在壁炉前的隔热屏，或握在手中的隔热扇，这类东西中国不多见，为方便读者理解，简译为扇子。

拉法埃尔，你别要我做妻子，”她笑着说，“我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

“你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每晚工作到凌晨两点钟，我把画扇子的收入一半给我母亲，其余一半给了你。”

他们两人都因为快乐和热爱而呆呆地彼此对视了一会儿。

“噢！”拉法埃尔嚷道，“我们总有一天会因为这个幸福而乐极生悲。”

“难道你结了婚吗？”波利娜嚷道，“我不愿把你给任何女人。”

“我还是自由的，我亲爱的姑娘。”

“自由的！”她重复说，“自由的，而且是属于我的！”

她顺势从他的膝头上滑下来，两手交叉着，怀着虔敬的热情，瞧着拉法埃尔。

“我怕我会发疯哩。你多么可爱呵！”她接着说，一只手伸进她情人金黄色的头发里。“你的馥多拉伯爵夫人是不是有点傻！昨天，看到所有这些男人都向我致敬时，我是多么快活啊！可是她还从没受过鼓掌欢迎呢！告诉你吧，亲爱的，当我的背碰到你的胳膊时，我听见耳朵里有种不知什么声音在叫道：‘他在那儿！’我转过头来看见是你。噢！我就逃掉了，可心里却真想跳起来当着众人搂住你的脖子亲你。”

“你现在能够这样娓娓而谈，真太幸福了！”拉法埃尔嚷道。“我嘛，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是欲哭不能。你让我握住你

的手别缩回去。我觉得就这样瞧着你度过一生也够幸福了，该心满意足了。”

“噢！你给我再说一遍这些话吧，我的爱人！”

“呃！光说话又算什么？”瓦朗坦答道，眼里淌出一滴热泪落在波利娜的手上。“过些时候，我打算对你倾诉我的爱情；目前我只能在心里感觉到……”

“噢！”她嚷道，“你高贵的灵魂，你卓绝的天才，你这颗我非常熟悉的心，这一切都属于我，就象我属于你，不是吗？”

“是的，永远是这样，我的温柔的人儿，”拉法埃尔声音激动的说，“你将是我的妻子，我的守护神。有你在身边我就永远没有烦恼，我的神志就十分清醒；就在此刻，你天使般的微笑，可以说，便已使我净化了。我相信我已开始过新的生活。残酷的过去和我可悲的疯狂行为，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恶梦。在你身边，我是纯洁的。我呼吸到了幸福的空气。噢！但愿你永远在这儿，”他补充说，一面圣洁地把她紧贴在他跳动的心窝上。

“死神要什么时候来就来吧，”波利娜得意忘形地嚷道，“我已经不虚此一生了。”

只有那种幸福的过来人，才能体会到他们的快乐！

“噢！我的拉法埃尔，”经过若干时候的沉默之后，波利娜说，“我希望今后谁也不让进这间可爱的顶楼房。”

“应该砌墙把门封起来，把天窗加上铁栅栏，索性把房子买下来，”侯爵答道。

“就要这么办，”她说。

后来，过了一会儿：

“我们简直有点忘记找你的手稿啦！”

他们天真而甜蜜地笑了。

“唔！现在我才不在乎什么科学哩！”拉法埃尔嚷道。

“啊！先生，光荣还要不要？”

“你便是我唯一的光荣。”

“你以前埋头写出这么些蝇头小字，倒真可怜，”她一面翻着那些稿子说。

“我的波利娜……”

“噢！对，我是你的波利娜……你想要什么？”

“你到底住在哪里？”

“圣拉萨尔街。你呢？”

“沼地街。”

“我们的住所相隔这么远，直要等到……”她停下不说，却做出娇媚、狡猾的模样瞧着她的男友。

“可是，”拉法埃尔答道，“我们最多还有半个月分居。”

“真的，半个月后我们就该结婚了！”

她象孩子那样高兴得蹦起来。

“噢！我是个不近人情的女子，”她接着说，“我既不再想我的父亲，也不想我的母亲，更不想世上的一切！你还不知道哩，可怜的爱人？我父亲正身患重病。他带着重病从印度回来。他差点儿没死在勒阿弗尔，是我们去把他接回来的。啊！我的天，”她瞧着表嚷道，“已经三点钟啦！我该在四点钟他睡醒之前赶到家。我是我们家的女主人：我母亲一切都依着我，

我父亲钟爱我！可是，我不愿滥用他们对我的慈爱，这是不好的！可怜的爸爸，昨天是他让我去意大利剧院……明天你是不是来看看他？”

“德·瓦朗坦侯爵夫人可乐意赏脸让我来陪伴她？”

“啊！我要把这个房间的钥匙带走，”她接着说。“这儿难道不是座宫殿，是我们的宝库？”

“波利娜，再来个吻？”

“一千个吧，我的天呀！”她瞧着拉法埃尔说，“以后永远是这样吗？我是在做梦吧！”

他们慢慢地走下楼梯，然后，两人手挽着手，迈着同一的步伐，陶醉在共同的幸福中，象两只鸽子那样挨得紧紧的，一直走到索邦广场，波利娜的马车在那里等候着。

“我要到你家里去，”她嚷着说，“我要看看你的寝室，你的书房，坐在你的书桌前，就跟从前一样，”她红着脸添上这一句。

“约瑟夫，”她对一个仆人说，“我回家之前先到沼地街一趟。现在三点一刻，我该在四点钟回到家。乔治得把马儿赶快点。”

一会儿功夫，这对情侣就被马车载到瓦朗坦的府邸来了。

“噢！我是多么高兴能够对所有这些东西加以检查，”波利娜嚷着说，一面揉揉挂在拉法埃尔床上的丝质帷幔。“我在设想，当我入睡时我将在这儿。在我想象中，你可爱的头儿就枕在这只枕头上。拉法埃尔，告诉我，在布置你府邸的家具时，你没有请教任何人吗？”

“没有。”

“当真？不是一个女人给你……？”

“波利娜！”

“噢！我心里感到有种可怕的妒意！你的趣味真高雅。我明天也要有一张跟你这张一样的床。”

拉法埃尔沉醉在幸福里，情不自禁地搂住波利娜。

“噢！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她说道。

“好吧，我马上送你回家，因为我要尽可能地少离开你，”瓦朗坦嚷着说。

“你多么体贴人啊！我还不敢向你提出这个要求，你倒……”

“难道你不是我的命根子吗？”

把这些可爱的喋喋不休的情话都忠实地记录下来是乏味的，而在这些谈话中的语调，眼神和不可言传的姿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瓦朗坦把波利娜一直送到她家里，归途中他心里的快乐和一个男人在世上所能感受和得到的快乐一样多。

当他坐在靠近壁炉旁边的靠椅上时，想到这么突然而又全部实现了他的一切希望时，一个冰冷的念头掠过他的心头，象一把匕首的刀锋刺透了他的胸膛：于是他瞧瞧那块驴皮，发现它已经稍为缩小了一点。他把头斜靠在靠背椅上，一动不动，眼睛落在墙上的一个挂钩上，却视而不见，他用不着安杜叶特女修道院院长①的虚伪的犹豫，说出了法国人最大的感叹词：

① 安杜叶特女修道院院长是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

“上帝啊！”他嚷着说，“怎么啦！我的一切欲望，我的一切！可怜的波利娜！……”

他拿起一只圆规来量量这一天早上给他缩短了多少寿命。

“我剩下的寿命还不到两个月哩！”他说道。

他出了一身冷汗；突然间，他象发了疯似的，莫名其妙地抓住那张驴皮嚷道：

“我真太蠢了！”

他走出去，飞跑着，穿过花园，来到一个水井边，把那灵符投入井中。

“随它去吧！……”他想，“让这一切糊涂事见鬼去吧！”

拉法埃尔终于让自己去享受爱情的幸福，和波利娜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婚事原定三月初举行，由于一些值不得叙述的困难而推迟了。他们彼此久经考验，绝不互相怀疑，幸福本身已经给他们显示了他们爱情的全部力量，从来没有两个人，两种性格，象他们这样由于彼此热爱，而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越是互相观察，就越互相爱慕：他们彼此同样温柔，同样腼腆，并有同样的快感，一切快感中最甜蜜的快感，天使们的快感；在他们的天空上没有乌云；他们彼此之间，一方的欲望，就成为对方的法律。

他们两人都很有钱，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念头不能满足，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念头。生活中真正的诗意在激励着妻子的心灵；她有高尚的趣味，爱美的感情，蔑视妇女们庸俗的装饰，她男友的一个微笑，在她看来比霍尔木

兹①所有的珍珠更美，细纱棉布或鲜花构成她最华贵的装饰品。波利娜和拉法埃尔有意逃避社交活动，他们觉得孤寂生活是那么美，那么饶有兴趣！

游手好闲的人，每天晚上在意大利剧院或大歌剧院里准能看到这对漂亮的非正式夫妻。如果开始时，贵族沙龙里有什么流言蜚语引人发笑，不久之后，由于巴黎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②，使人忘记了这两个于人无害的情人；最后，为了堵住那些伪装正经的女人的嘴，他们宣布了婚期，凑巧他们的佣人都不多嘴，这一来就没有任何太露骨的恶意中伤来损害他们的幸福。

接近二月底的那些日子里，天气已相当好，这使人相信快乐的春天即将到来。一天早上，波利娜和拉法埃尔两人在一个小花房里共进早餐，这是一间和花园平行的、摆满盆花的小花厅。冬天温暖浅淡的阳光，穿过稀疏的小灌木照射进来，使室内的温度变得暖和了。各种树叶和各种颜色花簇的强烈对照，阳光和阴影的变幻莫测，都使人觉得非常赏心悦目。

整个巴黎都还在可怜的炉火前取暖时，这对青年夫妇却在山茶花，丁香花和灌木下欢笑。他们快乐的面孔从水仙，铃兰和孟加拉玫瑰花丛中出现。在这个春意盎然，丰富多彩的温室里，他们脚下踩着的是五颜六色的地毯般柔软的非洲草席。绿色细麻布裱糊的墙壁，没有任何潮湿的痕迹。室内木

---

① 霍尔木兹，波斯湾的一个小岛，盛产珍珠。

②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发生的一连串政治事件，包括一八三二年和一八三四年的起义。

器是用看来粗糙，其实表面光滑洁净的木头制成的。一只小雄猫被牛奶的香味吸引，走来蹲在桌子上，让波利娜用咖啡把它弄得一身脏；她跟它逗乐；让它仅仅嗅到奶油的香味而吃不到，用以训练它的耐性，延长她们的嬉戏，每当小猫做出怪相，她就哈哈大笑，并且用无数的玩笑来阻止拉法埃尔看报，报纸从他手上掉下来已经十次了。这个清晨的场景充满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就象一切既自然又真实的幸福。

拉法埃尔始终装出看报的样子，其实在偷偷欣赏波利娜和猫儿的玩耍，他的波利娜随便穿着一件晨衣，头发蓬松，套在黑丝绒拖鞋里的一双雪白的小脚微露一点蓝色的脉管，她这样的室内便装打扮实在迷人，就象威斯托尔①的神奇的肖像那样美妙，她似乎同时既是少女又是妇人；也许她更象少女，她就这样享受着完满的幸福，她只知道爱情的最初的快乐。

当拉法埃尔完全沉醉在甜蜜的幻想里时，便忘记了他的报纸，波利娜拿过来，把它揉皱，搓成一团，扔到花园里，小猫看见便跑去追逐这个旋转的东西，它象政治那样，始终是在团团转。拉法埃尔被这场儿戏逗乐了，他打算继续看报，做了一个想举起那张报纸的姿势，不料报纸已不在他手里，于是引起一场大笑，笑声是那么爽朗、愉快，他们一再出现的笑声，就象鸟儿的清啭。

"我忌妒报纸，"她说，一面揩拭她象孩子般的狂笑所流出的眼泪。突然间，她又重新成为妇人，接着说，"在我面前阅读

① 威斯托尔(1765—1836)，英国画家，以给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作插图而闻名于世。

俄国的布告，喜欢尼古拉皇帝的散文①，不喜欢爱情的语言和爱情的眼色，难道这不是一种不忠的行为？”

“我没有读报呵，亲爱的天使，我在看你哩。”

就在这时候，园丁沉重的脚步声，他那双钉着铁钉的鞋子走在花径的沙子上发出的响声，从暖室附近传来了。

“侯爵先生，请原谅，要是我打扰了您和夫人，可是我给您带来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刚才从井里打水的时候，我带上了这个古怪的水生植物！就是它！看来它是很习惯在水里生活的，因为它一点儿不湿，也不潮。象木头般干，而且一点不腻手。侯爵先生见识当然比我广，所以我想还是应该拿来给他看，他准会对这东西发生兴趣。”

于是园丁便把那块毫不容情的，面积已不及六方寸的驴皮递给拉法埃尔看。

“谢谢，瓦尼埃尔，”拉法埃尔说，“这东西真的非常古怪。”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你脸色都发白了！”波利娜嚷道。

“你走吧，瓦尼埃尔。”

“你的声音使我害怕，”那少女接着说，“它全变了样，真奇怪……你怎么了？你觉得怎么样？你哪儿不舒服？你病啦？——叫个医生来，”她大声喊道，“若纳塔，救人呀！”

“我的波利娜，别嚷嚷，”拉法埃尔说，他已平静下来了，“我们出去吧。在我身旁有种花儿的香气，我闻着不好受，也许就是那株马鞭草？”

---

① 指俄国沙皇尼古拉残酷镇压波兰起义后发布的诏书。

波利娜冲向无辜的小树，一手抓住树枝就拔起来，把它扔到花园里。

"噢！天使！"她嚷道，一面用和他们的爱情同样强大的力量，紧紧抱住拉法埃尔，然后很娇慵地把朱唇送到他嘴边，"看到你这般惨白，我心里明白，我不会在你死后还活着：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拉法埃尔，请你伸手摸摸我的后背，我觉得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死亡①，我的背还在发冷。你的嘴唇多烫，你的手呢？……它冰冷，"她补上了一句。

"你疯了！"拉法埃尔嚷道。

"你为什么流泪？让我喝了它吧。"

"噢，波利娜，波利娜，你太爱我了！"

"拉法埃尔，你一定是出了什么特殊的事情！……你应该坦白，我不久就会知道你的秘密。把这东西给我，"她说，于是把驴皮拿走。

"你是杀我的刽子手！"这青年人用恐怖的眼光瞪了那张灵符一眼。

"你的声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波利娜说道，让她手中那张象征不可避免的命运的驴皮掉了下来。

"你爱我吗？"拉法埃尔接着说。

"我爱不爱你，这难道还成问题吗？"

"好！那么，让我留下，你走开吧！"

那可怜的少女便走出去了。

---

① 指和死亡相去不远的可怕的战栗。

“怎么!”当他只一个人的时候，拉法埃尔大声嚷道，“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昌明的世纪，我们知道金刚钻是炭素的结晶，在一切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的时代，当警察可以把一个新的弥赛亚①送交法院审判，把奇迹交给科学院去研究的时代，在我们只相信公证人的花押的时代，我！难道还相信：Mané, Thekel,Pharès?②……这类咒语吗？不，凭上帝发誓，我不相信最高主宰会乐意折磨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找学者、专家去研究研究吧。”

不久之后，拉法埃尔来到摆满大酒桶的酒市和规模巨大的硝石库流民习艺所③之间的一个小池子前面，池子里浮游着无数稀有品种的鸭子，它们羽毛的颜色，就象大教堂窗子上彩色缤纷的玻璃，在阳光照耀下变幻无常。世界上各种各类鸭子都聚集在这里了，它们鸣叫，在泥水中觅食，吵吵闹闹，并非自愿地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鸭类的议会，幸而它们没宪章，也没政治原则，而且在碰不到猎人的环境里生活，受到自然科学家的保护，他们偶尔也来看看这些鸭子。

“这位就是拉弗里伊先生，”一个管钥匙的看守对拉法埃

---

① 弥赛亚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复国救主。

② 拉丁文：算、量、分。传说巴比伦摄政王伯尔沙扎尔（又译伯沙撒）在一次宴会中忽见墙上出现这三个大字，先知告诉他，这是上帝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写了这几个大字。意思是你在位的日子算过了，你本人也在天秤上称过了，你的王国将被分割，一句话，你即将灭亡。

③ 硝石库流民习艺所是设在巴黎的一所救济院，收留年老无靠的妇人，兼治神经病、歇斯底里等病症。

尔说。他是专程来拜访这位动物学界的权威的。

侯爵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他正为了观察两只鸭子而陷入某种庄重的沉思。

这位中年学者，相貌很温和，一副殷勤的样子，使他更显得和蔼；但是，就他整个人来看，显然是个专心研究科学的人；他不停地搔他的脑袋，把假发弄得奇形怪状地翘起来，露出一线白发，这证明人们对科学发明的狂热，也象对其他事物的狂热一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能使我们忘怀世上的一切，甚至使我们失掉自我的意识。

拉法埃尔是个科学工作者和爱钻研的人，他敬佩这位自然科学家，他的辛勤劳动，目的是为了扩大人类知识的领域，即使他有什么错误，对法国的光荣也是有益无损的；但是，一个时髦女人，准会嘲笑这位学者对于他的条子背心和裤子之间的连接问题的处理，原来这位科学家为了方便他对动物繁殖的观察，一会儿弯腰一会儿起立，便把他的衬衫弄得皱成一团，正好填塞了裤头与背心之间的间隙。

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拉法埃尔认为有必要对拉弗里伊先生说些恭维他的鸭子的话。

“噢！我们的鸭子多得很，”自然科学家答道，“再说，这种东西乃是蹼足鸟类中品种最多的一种，这无疑你是知道的。从天鹅起直到辛辛鸭止，其中包括一百三十七个不同的变种，各有自己的名称，生活习惯，出生地点和生理状态，它们之间各不相同，就象白人不同于黑人那样。先生，事实上，当我们吃鸭子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很少去想它所牵涉到的……”

当他看见一只外表美观的小鸭子沿着池塘的斜坡走上来，就立刻打断了话头。

“您看，那儿的一只绶带天鹅，可怜的加拿大孩子，它从老远的地方来给我们展示它那棕灰色的羽毛，它那小小的黑绶带！瞧，它在整理它的羽毛……

“瞧，那儿是一只著名的绒毛鹅，也叫做绒鸭，我们的时髦女子盖的就是这种羽毛做的鸭绒被；它多漂亮！谁不欣赏这白里透红的小肚子，这绿色的鸟喙？

“先生，我刚才亲眼见到了我一直想见而未见到的一次交尾。”他接着说，“这场婚礼举行得相当愉快，我正在焦急地等待这次交配的结果。我很高兴能得到第一百三十八种鸭子，也许会用我的名字来给它命名！这儿便是那对新婚夫妇，”他指着一对鸭子向他说，“一只是笑鹅(anas albifrons)，另一只是大哨鸭(anas ruffina de Buffon)。我曾在哨鸭，也就是白眉鸭和芦鸭(anas clypeata)之间犹豫了许久，才作出选择。您瞧，这只身子棕黑，脖子浅绿带点彩虹的大活宝便是芦鸭。可是，先生，那只哨鸭却是有冠毛的，那么，您就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选它了。我们这儿就缺一种戴黑冠的鸭子。这些同行的先生们却一致认为这种鸭和弯嘴的鸳鸯鸭是一样的；至于我……”

他做了一个美妙的姿势，既表示学者的谦虚，也表示学者的骄傲，骄傲之中充满固执，谦虚之中充满自负。

“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他补充说，“您瞧，亲爱的先生，我们可不是在这儿消遣的。目前我正忙于鸭类的专门研

究……但是，现在我愿意听从您的吩咐。”

在走向布丰街的一所相当漂亮的房子的路上，拉法埃尔把驴皮交给拉弗里伊先生去研究。

“我认得这种产品，”学者在用放大镜检查过这块灵符后说道，“它是曾经用来作匣子的皮面的。这块皮已很陈旧！今天的鞘工喜欢采用鳐皮。所谓鳐皮你一定知道，就是 Raja sephen的皮，它是红海里的一种鱼。”

“先生，麻烦您，这东西……？”

“这东西，”学者打断他的话，接着说，“那是另一回事：在鳐皮和驴皮之间，先生，存在着海洋和陆地、鱼类和兽类的根本区别。然而，海鱼的皮却比陆上动物的皮要结实得多。这东西，”他说，一面指着那灵符，“您一定知道，它是动物学上最奇怪的产物。”

“这是怎么回事！”拉法埃尔嚷道。

“先生，”学者在他的沙发上坐下后说，“这东西，是一张驴皮。”

“这我知道，”青年人说。

“波斯有一种非常稀罕的驴，”自然科学家接着说，“古人叫它equns asinus（野驴），鞑靼人叫做Koulan（古稜）；帕拉斯① 曾到那儿观察过，并把它介绍给科学界。事实上，这种动物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种荒诞的东西。正如您所知道那样，它在《圣经》上也是很出名的；摩西曾经禁止让它和它的同类交

① 帕拉斯（1741—1811），德国自然科学家、人种学家，生于柏林，到过乌拉尔，里海，阿尔泰山，中国。

配。但是，使这种野驴更加著名的是《圣经》里先知们常常讲到的，关于它成为卖淫对象的事。您一定知道，帕拉斯在他的Act. Petrop 第二卷里声称，波斯人和诺加伊人① 深信不疑地传说这种奇怪的放荡行为，是治疗腰痛病和坐骨风痛病的圣药。对这种事我们却很少想到，我们这些可怜的巴黎人！我们的博物馆连野驴的标本都没有。那是多么漂亮的动物啊！”自然科学家接着说，“它是很神秘的动物；它的眼睛蒙有一层起反射作用的东西，东方人认为这就是它有蛊惑力的原因；它的皮毛较之我们最美的马儿的皮毛更漂亮、更光滑；上面满是褐色的条纹，很象斑马的皮毛。它的毛相当柔软，带点波纹，触手滑腻，它的视力和人类的视力一样准确；它的个子比我们驯养的最漂亮的驴子稍为高大一点，它具有非凡的勇气。如果它遭到突然袭击，就会以显著的优势，奋勇抵抗最凶猛的野兽；至于它走路的速度，那就只能用飞鸟的速度来比拟了；先生，一只野驴在赛跑时会胜过最好的阿拉伯马或波斯马。根据细心的尼布尔博士的父亲②，他新近逝世了，这使我们感到遗憾，您一定知道，据他的说法，这种珍奇的野兽寻常的平均时速是每小时七千几何步。拿我们退化了的驯驴来和独立、骄傲的野驴相比，其差别简直不可想象。它有轻快、活跃的姿态，聪明、伶俐的神情，优雅的长相，调情的动作！这是东方的动物之王。土耳其和波斯的迷信传说甚至给它编造了一个神

① 诺加伊人的祖先是土耳其人，聚居于北高加索和克里米大草原。

② 尼布尔博士（1766—1831），以其《罗马史》闻名，他的父亲老尼布尔（1733—1815）是德国旅行家，他到过阿拉伯和东方，著有几部旅行记。

秘的来源，而所罗门王的名字在西藏和鞑靼，当人们讲说这种高贵动物的英勇行为的故事时，也常被混在一起。总之，一只驯化了的野驴，简直价值连城；人们在山上几乎就不可能捉到它，在那儿，它象麋子般蹦跳，象鸟儿般飞翔。神话里的飞马，我们的珀伽索斯①的传说，一定是在这种地方诞生的，因为这儿的牧人常常有机会看到一只野驴从这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去。波斯人用做坐骑的驴子，是由一只母驴和一只驯化了的野驴交配产生的，按照一种记不清的古老传统，这些驴子都染成了红色。这种习惯做法，也许能给'跟红驴子那么凶'那句谚语提供依据。我想，当初在法国，生物学还不被人重视的时候，也许有那么一个旅行家，偶尔带回来一只这类奇怪的动物，它对于受人役使简直难以忍受，这就是那句谚语的来源。你给我看的那块皮，"他接着说，"那就是一只野驴的皮。我们对于粒状皮这个名词的出处，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chagri是一个土耳其字。别的人则认为chagri是帕拉斯详细叙述过的制造这种兽皮的硝皮厂所在城市的名字，这儿硝制出的驴皮表面上起一种特殊的颗粒，尤其为我们所欣赏；而马泰朗②却写信告诉我，说chagri是一条小河……"

"先生，我感谢您给我这些指教，它将给东姆·卡尔麦③那类可敬的修士提供奇妙的注释资料，如果本笃会还存在的

① 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长有一对翅膀的神马。

② 马泰朗可能是杜撰的名字，也可能因拼法错误，无从查考。

③ 东姆·卡尔麦(1672—1757)是一位古老教义的注释家，以注释详尽、细致著称，曾被本笃会授予"东姆"的尊称。

话；但是，我荣幸地提请您注意，这张皮当初是和……这张地图一般大小的，”拉法埃尔说，同时指给拉弗里伊看一张展开的地图：“可是，三个月来，它却明显地缩小了……”

“好，我明白了。”学者答道，“先生，凡是生物遗体的原始组织，都要受到自然衰败规律的支配，这是不难理解的，而其衰败的过程又受到气候的影响。金属本身或膨胀或收缩，都有明显的表现，因此，工程师都知道要在最初用铁棍支撑的大石块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科学的领域是广大的，人类的生命却是很短的。因此，我们并不奢望能认识大自然的一切奇怪现象。”

“先生，”拉法埃尔几乎有点困惑地接着说，“请原谅我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确信这张皮也会服从于动物学的一般规律，即是说，它也能够伸张吗？”

“噢！那当然！……啊！该死的！……”拉弗里伊先生说，一面用手试着把那张灵符拉大一点。“可是，先生，要是您愿意去看看著名的力学教授普朗歇特，他一定有办法使这张皮变软，使它伸张。”他补充说。

“啊！先生，您可救了我的命啦！”

拉法埃尔向这位自然科学专家告别后，立即跑到普朗歇特家去，把那和善的拉弗里伊留在他的堆满大口瓶子和植物标本的研究室里。拉法埃尔自己还不知道他这次出访，竟带回了整个人类的学问：一部术语汇编。这位好好先生拉弗里伊很象桑丘·潘沙给堂吉诃德讲述母山羊的历史，他数着羊群玩，并把它们编了号。直到行将就木的时候，他才刚刚弄清楚

上帝为了一个不可知的目的而在世界各地繁殖的无数的家畜群中的一小部分。如今拉法埃尔心里高兴了。

“我要好好控制我的驴子，”他大声嚷道。

斯特恩在他之前曾说过：“如果我们想要活到老，就要把我们的驴子驾驭好。”那畜生实在太古怪了！

普朗歇特是个身材瘦高的人，真正是一个永远沉于冥想的诗人，始终忙于凝视一个无底的深渊：运动。庸才把这些卓绝人物视为疯子，不可理解的人物，他们对豪华生活和人情世故毫不介意，整天嘴里叼着一支熄灭了的雪茄，或者是常常没有把上衣的钮子扣对，便到人家的沙龙去做客。某天，在长时间测量空间之后，或者是把许多未知数(X)累积在从大A小a到大G小g(Aa—Gg)之下后，他们就对某种自然规律进行分析，并分解最简单的元素；突然间，民众赞赏一种新的机器或某种平板马车，它的简易的结构使我们既吃惊又困惑！

于是那个谦虚的学者微笑着对他的敬仰者们说：“我到底发明了什么呢！一点也没有。人类发明不出力量，他只能指挥力量，而科学则主要在于摹仿自然。”

拉法埃尔的来访惊动了那位两腿笔直地站着，象一个被处绞刑的人挺直地吊在绞刑架下的力学家。普朗歇特正在观察在日晷仪上转动的一颗玛瑙珠，等待它停止下来。这可怜人既未受勋，也未得过奖金，因为他不懂得渲染自己的计算能力。他只满足于在平凡的生活中有一次科学的发现，既不想到光荣，也不想到人世，甚至没有想到他自己。他只是为科学而生活在科学里。

“这是无法确定的！”他自言自语的嚷道。——“啊！先生，”当他看见拉法埃尔后便说，“我听候您的吩咐。妈妈身体好吗？……去看看我内人吧。”

“也许有朝一日，我也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啦！”拉法埃尔心里在想，一面把那张灵符的情况介绍给学者，请问他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它，这一来才把学者从幻梦中唤回来。

“也许您要嘲笑我的轻信吧，先生，”侯爵把有关情况介绍后说道，“我不向您隐瞒什么，我认为这张皮拥有一种任何东西都无法克服的抵抗力。”

“先生，”普朗歇特说，“上流社会的人士看待科学的态度常常是相当粗暴的，大家几乎都用某一位时髦哥儿①在日蚀之后，带领一些贵妇人去找拉朗德②时说过的那句话来要求我们！‘劳驾，请费心再来一次吧’。

“您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效果呢？力学的目的在于应用运动的规律或中和这些规律。至于运动本身，我老实告诉您吧，我们没有能力来给它下定义。明确这一点后，我们就能注意到决定固体物质和液体物质的作用的恒定现象。在再现产生这些现象的种种原因的时候，我们能够移动这些物体，并在一定的速度条件下，给它们传导一种转动力量，把它们抛出去，把它们进行简单的分裂，或进行无限的分裂，也就是把它们捣碎，或者把它们弄成粉末；我们还可以使它们弯曲，使它

① 时髦哥儿，指执政府时代，讲究衣着，喜爱奇装异服，说话夸张，神气十足的公子哥儿。

② 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

们旋转，改变它们、压缩它们，使它们膨胀，使它们伸张。先生，这些科学现象，只以一种事实为依据。请看这一颗滚珠，”他接着说，“它在这儿，在这块石板上。看，它目前正在那里。我们要用什么名目来称呼这种在物理上如此自然，在精神上如此奇特的动作？运动，移动，变换位置？文字底下隐藏的是多么大的自负啊！一个名词，难道就算把问题解决了？然而，这就是整个科学。我们的机器就是使用或分解这个动作、这个事实。这些微不足道的自然现象，若被大量应用起来，就可以炸掉整个巴黎。我们可以利用力量来增加速度，反过来，利用速度也可以增大力量。而力量和速度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科学还不能加以说明，就象它不能创造运动一样。一种运动，不管它是什么运动，都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人类是不能发明力量的。力量是一个整体，就象运动是力量的本质一样。运动就是一切。思想也是一种运动。大自然就是建立在运动上的。死亡就是我们不知底细的一种运动。如果上帝是永恒的，您可以相信他也是永远在运动中。也许上帝就是运动。这就是为什么运动象上帝一样是不可解释的；象他一样莫测高深，无边无际，不可理解，无从捉摸。有谁接触过、理解过、测量过运动呢？我们感觉到运动的效果，可是不曾见过它。我们甚至可以否认它，就象我们否认上帝那样。它在哪里？它不在哪儿？它从哪里开始？它的本源在哪里？它的结尾在哪儿？它包裹我们，它挤压我们，我们却感觉不到它。它象事实一样明显，又象抽象一样隐晦，它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它象我们一样，也需要空间，而空间又是什么呢？只有运动能

给我们揭示空间是什么；没有运动，空间只是一个没有涵义的名词。这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同空虚、创造、无限那样，运动使人类思想混乱，而人类所能够设想的便是：运动永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滚珠所占的空间中的每个连续的点之间，”学者继续说，“人类的理智都会遇到一个深渊，帕斯卡尔①就是掉进这个深渊里的。您要使一种未知的物体去服从一种未知力量的支配，首先得研究这个物体；根据它的性质，在它遭到打击时，将被粉碎，还是抵抗得住。如果它分裂了，而您的本意不是要它分开，那我们就未能达到原来的意图。您要把它缩小吗，就应该把一种平衡的运动传进物体的一切部分，使之均匀地缩小各分隔部分的距离。您要把它扩大吗？我们就得设法给每个分子施加一种相等的离心力；因为，如不严格遵守这条规律，我们就会使物体发生断裂。先生，在运动里存在着无穷的方法，无限的组合方式。您到底决定要得到哪种结果呢？”

“先生，”拉法埃尔不耐烦地说，“我想要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以便无限扩大这张皮……”

“物体是有限度的，”数学家说，“所以它就不能够无限地扩大，但是，物体在压力之下必然会扩大它的面积，而牺牲它的厚度，它会逐渐变薄，直至它几乎……”

“您能获得这个结果，先生，您就会得到几百万的报酬，”拉法埃尔嚷着说。

---

①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又是著名的散文家。

“那我将要诈骗您的钱财啦，”教授用荷兰人的冷静态度回答说，“我用几句话来对您说明吧，有这么一架机器，在它的压力下上帝本身也会象只苍蝇那样被压扁。一个人连同他穿的长统靴，带的马刺，打的领带，戴的帽子，身上的金银珠宝，在它的压力下，都会变得象一张吸墨纸那么薄……”

“多么可怕的机器呵！”

“中国人与其把他们的婴儿扔进水里溺死，不如用这个办法来处理，”学者接着说，没有想到应该对人类的繁殖后代表示尊重。

普朗歇特全神贯注地拿一只底下有洞的空花盆，把它放在日晷的石板上；然后到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取来一点粘土。这时候，拉法埃尔看得着了迷，就象孩子听保姆给他讲神话那样。普朗歇特把粘土放在石板上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弯刀，割下两根蒴翟①的枝条，用力把枝条的空心吹通，好象拉法埃尔根本不在他跟前那样。

“看，这些便是机器的组成材料。”他说。

他用粘土做的拐脖，把树枝做的管子连接在花盆底的洞口上，这样，树枝管子的小孔和花盆底的小洞就接通了。看来活象一只大烟斗。他又用粘土在石板上做成一个铲形的河床，把花盆放在最阔的部位，并把树枝管子固定在代表铲柄的部位。然后在这里堆上一块粘土，再用粘土做成一个拐脖，把一根垂直的树枝管子和那根横放着的管子的末端连接起来，

---

① 蒴翟是一种药用植物，可以接骨。

这样，空气和液体就可以在这个临时凑合的机器内流通，即从垂直管子的入口处通过中间的横管直达空花盆里。

“先生，”他以一位科学院院士发表入院讲演时的严肃态度对拉法埃尔说，“这个机器是伟大的帕斯卡尔之所以受到我们崇拜的一个最好的凭证。”

“这我不懂……”

学者微微一笑。他走到一株果树跟前，从树上解下一只小玻璃瓶子，在这只瓶子里他的药剂师曾给他送来一点甜酒，招来了许多蚂蚁；他把瓶底弄破，做成一只漏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插进用粘土固定在象征大积水器的花盆底那根垂直的蒴翟管子口上；于是他用一只浇花的水壶，把必要数量的水灌进垂直的木管，让水通过横的木管进入花盆，使里面的水达到和垂直的木管入口处同样的水平……拉法埃尔在想他的驴皮。

“先生，”这位力学专家说，“请不要忘记这条基本原理，直到现在，水还被认为是不受压制的物体；可是它还是会收缩的，不管它的收缩能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几乎等于零。您看见水灌满这只花盆时的表面面积吗？”

“看见了，先生。”

“好吧！假定它比现在的面积大一千倍，而不是象我现在灌进水的管子所能容纳的那样。您看，现在我取下漏斗……”

“同意。”

“那么，先生，如果我用某种方法增大积水的水量，再从小管子口里灌进水，而灌进的流体被迫下降，就要进入象征积水

器的花盆，直到这些流体在盆和管里各自上升到相等的水平……”

“这是显而易见的！”拉法埃尔嚷道。

“可是，有这么一种区别，”学者接着说，“比方说，如果从垂直的小管子加进的水，在管子里代表相当于一磅重的力量，而由于它的作用是忠实地传送这力量到达液体的总体里，并将在花盆里水面的各个点上再起作用，这样，当积水器里容纳了一千磅水的时候，这一千磅水都因受到从垂直管子口压下一磅水的相等力量的压迫而上升，就势必要在这儿，”普朗歇特指着花盆对拉法埃尔说，“产生比从这管子口把一磅水压下去的力量大一千倍的力量。”

学者又用手指着直插在粘土里的木管子给侯爵看。

“这道理很简单，”拉法埃尔说。

普朗歇特微微一笑。

“换句话说，”他用数学家惯有的那种坚定的逻辑性继续说，“如果要阻挡水在大面积的各个部分全面涨溢，就要有在垂直管子里起作用的压力的同等力量；不过，所不同的是，假定管子里的水柱高一尺，大面积容器里的一千个小水柱在受压力时就只会上升一点点儿。现在，”普朗歇特用手指弹了一下他的管子说，“让我们换上强度和宽度都适宜的钢管来代替这个可笑的小装置吧，如果您用一块机动的钢板把大积水器的水面盖上，再把一块坚固的能经受一切压力的钢板压在那块机动的钢板上，并把它固定，如果你进而授权给我不断从垂直的小管上加水到大积水器里去，那么，被夹在那两块牢固的

钢板中的物体，势必因受到无限压榨的物理作用而屈服。从小管子里不断输进水的办法和把大面积液体的威力传导到钢板上的方式，在力学上同样是一种小玩意。两个活塞和几个阀门也就够了。亲爱的先生，现在，您想通了么?”他挽着瓦朗坦的胳膊说，“处在这两种无限的对抗力之间的物质，几乎没有不被压扁的。”

“怎么！这就是《外省书简》的作者①发明的吗？……”拉法埃尔嚷着说。

“对，先生，是他独自发明的，就力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简单，更美妙的了。相反的原理是水的膨胀性，蒸汽机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而发明的。但是，水的膨胀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它的不可压榨性，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种否定力量，因而是无限的。”

“如果这张皮张大了，”拉法埃尔说，“我答应给布莱士·帕斯卡尔建造一尊巨大的雕像，拨出十万法郎作为基金，奖赏每隔十年在力学方面把问题解决得最好的人，还要给您的表姊妹，远房的表姊妹，每人一笔陪嫁，最后，建筑一座养老院，专门救济发疯的或贫穷的数学家。”

“这倒是很有用的，”普朗歇特回答说，“先生，我们明天去斯庇加尔特家拜访他。”普朗歇特用完全是生活在知识分子圈里的人那种安详态度接着说，“这位杰出的力学家按照我的设计刚好制造成功一台完善的机器，用这台机器一个孩子都可

① 指帕斯卡尔。

以把一千捆干草装进他的帽子里。”

“明天见，先生。”

“明天见。”

“请您给我谈谈力学吧！”拉法埃尔嚷着说，“力学不是所有科学中最有趣的一门吗？至于另外那位学者，他尽忙于他的野驴，他的分类工作，他的鸭子，他的动物种类，他的装满怪物的大小瓶子，我看他最多只配在公共弹子房做个记分员。”

第二天，拉法埃尔兴冲冲地去找普朗歇特，两人一起到健康街去，这街名就是个好兆头。

在斯庇加尔特家里，这青年人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巨大的工场，眼光所接触到的尽是一些炉火融融的怒吼着的锻铁炉。这里火花如雨，钉子如洪流，活塞，螺丝钉，杠杆，枕木，锉刀，螺丝钉帽象汪洋，铸铁，木材，阀门，钢条象大海。铁屑呛人咽喉，气温里有铁，人身上也有铁，一切东西上都可闻到铁味，铁有了生命，铁成了有机体，它流体化了，它走动，它采取各种形式来思想，来适应人的种种心意。拉法埃尔在风箱怒吼，铁锤合奏的渐强音和使钢铁抱怨的车床发出的嘶叫声中来到一间空气流通的干净的大厅，在这里他可以随意观赏普朗歇特给他说过的那台庞大的压榨机。他赞赏生铁铸成的各种厚板和并排成对在中间牢固地焊接起来的铁棒。

“如果您迅速旋转七下这个把手，”斯庇加尔特对他说，一面指着一根光滑的钢质传动杆，“您就会使一块钢板喷射出数以千计的钢屑，象针一样钻进您的大腿。”

“啊哟！”拉法埃尔嚷道。

普朗歇特亲自把那块驴皮放进这台威力无比的压榨机的两块钢板之间，并以对科学充满信心的安全感敏捷地转动了那传动杆。

“你们全都躺倒，我们完蛋了！”斯庇加尔特大声叫喊，他自己也躺倒在地。

一种骇人的呼啸声回荡在整个工场，机器里的水冲破铁罐，喷射出无法计量的力量，幸而落在一座旧炼铁炉上，把它推到、掀起，象一阵旋风卷起一所房子，而且把它刮走。

“噢！那块皮也象我的眼睛一样安然无恙！”普朗歇特安静地说，“斯庇加尔特大师，您的铁罐准有什么毛病，要不然就是大管子有裂缝……”

“不对！不对！我了解我的铁罐。先生可以把他那怪家伙带走了，那里面准是藏有魔鬼。”

那德国人抓起一柄铁匠用的铁锤，把驴皮扔在铁砧上，把愤怒给他带来的全部力量，都使出来发泄在这张灵符上，在他的工场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可怕的锤击声音。

“一点儿也不管用，”普朗歇特嚷道，一面抚摩着难对付的驴皮。

工人们都跑来了。工头拿起驴皮投进炼铁炉的煤火里。大家在炉火前围成一个半圆形，不耐烦地等待大风箱的运动。拉法埃尔，斯庇加尔特，普朗歇特教授站在这群黝黑的、聚精会神的人群中。看了这些白眼睛，这些蒙着铁粉的脑袋，这些发黑和油垢的上衣，这些毛茸茸的胸膛，拉法埃尔以为自己来到了德国歌谣中的神怪的黑夜世界。那工头让驴皮在洪炉中

烧十分钟后用钳子取出来。

“把它还给我吧，”拉法埃尔说。

这工头用开玩笑的神情把驴皮递给了拉法埃尔。侯爵轻易地用手指摸弄着又凉又软的驴皮。工人们于是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大家一哄而散。瓦朗坦独自和普朗歇特留在空荡荡的工场里。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魔鬼在作祟！”拉法埃尔绝望地嚷道，“难道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多给我一天寿命吗？”

“先生，我错了，”数学家答道，显出懊悔的神情，“我们本该把这张奇怪的皮拿去让轧钢机来处理，我竟然瞎了眼睛向您建议去找水压机。”

“是我要求这样办的，”拉法埃尔答道。

这位学者象个犯人被十二位陪审员同意释放那样松了口气。然而，由于他对这块皮提供的奇怪问题发生兴趣，思索了一会儿便说：

“看来应该用反应剂来处理这种莫名其妙的物质。我们去找雅斐吧，也许化学比力学有更好的运气。”

瓦朗坦快马加鞭，一心想要早点儿在那位著名的化学家的实验室找到他。

“喂！老朋友，”普朗歇特看到雅斐正坐在沙发上细看一种沉淀物时说，“化学研究进行得怎样了？”

“停顿了。毫无进展。尽管科学院承认了水杨甙的存在，可是，水杨甙，天冬酰胺，番木鳖硷，毛地黄甙，这些都不能算是发明……”

"因为你们没有发明事物的能力，" 拉法埃尔说，"你们就只能发明一些名词了。"

"这倒是千真万确，青年人！"

"你瞧，"普朗歇特教授对化学家说，"请你试试给我们化验这个物质；如果你能从中抽出某种原素，我可以预先给它立个名目叫魔素，因为想要把它压扁，我们刚才弄坏了一台水压机。"

"让我们看看，看看这个东西！"化学家很高兴地嚷道；"这也许是一种新的单质。"

"先生，"拉法埃尔说，"这确确实实是一块驴皮。"

"先生……"著名的化学家严肃地说。

"我不是开玩笑，"侯爵回答，一面把驴皮递给他。

雅斐男爵用他敏感的舌尖在驴皮上舐，他是最能辨别盐味，酸味，碱味和瓦斯味的，在舐了几下之后，他说：

"什么味道也没有！这样吧，我们让它喝点儿氟酸看。"

这种腐蚀剂通常对动物组织的破坏是非常迅速的，而这块驴皮却没有遭到任何损害。

"这不是驴皮！"化学家嚷道，"我们得把这个不认识的神秘家伙当做矿物来对付，给它点厉害，把它放进一只坩埚里，恰好埚里我放有红色的碳酸钾。"

雅斐出去了一下，很快就回来。

"先生，"他对拉法埃尔说，"让我把这奇怪的东西割下一块，它太特殊了……"

"割一块？"拉法埃尔嚷道；"连头发丝那么小的您也休想

弄得下来。您只管试试看！”他带着既忧愁又嘲弄的神情补充说。

学者为要割下一块皮，把剁刀都弄断了，他打算施放强大的电流来击碎这块驴皮，于是他通过伏打电池放电，最后，科学造成的雷电轰击，也奈何不得这张可怕的灵符。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普朗歇特，雅斐和拉法埃尔在等待最后一次试验的结果，他们都感觉不到时间的飞逝。那块驴皮被放进相当大分量的氯化气里，引起一次骇人的冲击，但它终于胜利地经受了考验。

“我完蛋啦！”拉法埃尔大声叫道。“上帝可以做证。我死定了……”

他走了，留下两位目瞪口呆的学者。

他们面面相觑，却不敢交换意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普朗歇特才对化学家说：“我们得严守秘密，切勿把这宗怪事告诉科学院，否则我们的同事会嘲笑我们。”

这两位学者就象基督教徒在天堂上没有找到上帝便从他们的坟墓里爬出来那样。科学吗？无能为力！浓酸吗？等于清水！红色的碳酸钾吗？丢脸！伏打电池和雷击吗？象两种玩具！

“一台水压机就象一块面包泡在水里那样溶解了！”普朗歇特补上一句说。

“我相信魔鬼！”雅斐男爵沉默了一会儿后说。

“而我相信上帝，”普朗歇特回答说。

两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对一位力学家来说，宇宙是

一台机器，需要一个工人来开动；化学嘛，这个魔鬼的杰作，则要分解一切，而世界却是赋有运动能力的一团气体。

“我们可不能否认事实，”化学家接着说。

“呸！那些空论派① 的先生们为了安慰我们，创造了这个晦涩的格言：象事实那样糊涂。”

“你的格言嘛，”化学家反驳说，“在我看来，倒象是糊涂虫般行事。”

他们自己都笑了，两人就象那些把奇迹只当怪事看的人那样，心安理得地吃他们的晚饭。

在回家的时候，瓦朗坦虽在盛怒之中，但很冷静；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事物了，他的思想在脑子里沸腾、旋转、动荡，就象所有的人面对一个不可能的事实时的脑子那样。他宁愿相信斯庇加尔特的机器存在着什么隐蔽的缺点，科学和炉火的无能为力并不使他觉得奇怪；可是，当他摸弄那张皮时觉得它那么柔软，而当人们使尽办法来毁灭它时，它却那么坚硬，这使他感到恐怖。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使他晕头转向。

“我简直疯了，”他想，“尽管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却不饿也不渴，只觉得在我胸膛里有个火炉在燃烧……”

他重新把那张驴皮放回它原来那只画框里；他用红墨水在这灵符的周围画上红线后，便在沙发上坐下来。

“已经八点钟了！”他大声说，“这一天就象做梦那样度

---

① 指一八一四年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空论派，他们属君主立宪派，也叫正中间派。

过了。”

他把肘子靠着沙发的扶手，脑袋倚在左手掌上，陷入了凄惨的沉思，这些摧人肝肠的秘密思想，只有判了死刑的囚犯才知道。

“啊！波利娜，可怜的孩子，”他嚷道，“有些深渊是爱情所不能飞越的，尽管它有强劲的翅膀。”

这时他很清楚地听到了一声被抑止住的叹息，一种来自激情的最动人的特殊感觉使他认出这是波利娜的呼吸。

“噢！这就是我的最后决定。”他想，“要是她在这里，我愿意死在她的怀里。”

一声爽朗、愉快的笑声，使他回过头朝向他的床，通过半透明的帐子，他看到了波利娜的脸孔，她正象一个孩子做成功了一件淘气事，很得意地在微笑；她那头美发卷成无数的发鬈，披散在她的双肩上，她在床上就象一堆白玫瑰当中的一朵孟加拉红玫瑰。

“我哄过了若纳塔，”她说，“难道这张床不属于你的妻子，我的吗？请不要责怪我，亲爱的，我一心只想躺在你的身旁，给你个意外的欢喜。请原谅我这种疯狂行为。”

她以猫儿般的轻巧动作从床上跳下来，穿着细纱的衣裳，显得满面春风，走来坐在拉法埃尔的膝头上。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深渊，我的爱人？”她脸上显出忧虑的神情问道。

“死的深渊。”

“你真叫我难过，”她答道，“有一些念头，对我们可怜的女

人来说，一经产生，就无法阻止，它会将我们置于死地，这到底是爱情的力量还是缺乏勇气？我不知道。我并不怕死，"她笑着说，"明天早上，在最后一吻后，和你一起死去，这将是一种幸福，在我看来，这就好比再活上一百多岁一样，既然在一个晚上，在一小时内，我们能够享尽一生的安宁和爱情，那么，日子的多少又有什么关系？"

"你说得对，这是上天借你美丽的小嘴说的。把小嘴给我，让我吻它，然后，我们一起死去。"拉法埃尔说。

"那么，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她微笑着说。

早上约莫九点钟的时候，太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射进来；透过窗帘亮度减弱了一些，但仍能让人看清楚两个情人休息的房间里绚丽多彩的地毯和蒙着丝绸的家具。几个镀金的器皿在闪闪发光。一线太阳的光芒消失在被爱情的游戏给扔到地上的柔软的鸭绒被上。波利娜的长袍披在一架活动穿衣镜上，活象一个朦胧的幽灵。小巧玲珑的鞋子被扔在离床很远的地方。一只黄莺飞来停在窗台上；它反复的鸣啭和起飞的翅膀搏击的声音，把拉法埃尔闹醒了。

"要死去的话，"他继续说梦中开始而没有说完的话，"那就应该让我的躯体，这台受我的意志支配而活动，使我成为一个人的骨肉机器，显示出明显的病痛。医生应该懂得生命力受到打击的征候，并且能够告诉我，到底我是健康还是有病。"

他在欣赏睡着的妻子，她的胳膊勾住他的头，表示她在酣睡中还对他充满柔情蜜意。波利娜优美地躺着，象个年少的孩子，她的面孔朝向他，好似在望着他，向他送上呼吸均匀，气

息纯洁，半开半合的美丽的嘴。她那一嘴细瓷般洁白的小牙齿，更衬托出她微露笑容的朱唇的鲜艳；她桃红的脸色和洁白的皮肤，可以说比白天她在最动情的时刻还要鲜艳，还要白皙。她那种优美的舒坦神情，多么充满信任，把睡着的儿童那副招人喜爱的憨态和爱情的妩媚混合在一起。

即使是最纯朴的女人，在白天也会受到某些社会风尚的约束，妨碍她们思想感情的天真流露；但是，睡眠似乎恢复了她们童年时代活泼的生命力：波利娜没有什么可以脸红的，她象天上那些可爱的仙女，天真未凿，举止单纯，眼神里没有埋藏什么秘密。

她把侧枕在细麻布枕头上的头儿迅速地转过来，粗大的绉纹花边和蓬松的头发混在一起，使她显得有点淘气；可是，她正酣睡在快乐中，她的长睫毛贴在面颊上，象是为了保护她的眼睛免受强烈的光线照射，或者是为了帮助她敛神冥思，企图留住那美满的，但转瞬即逝的肉欲的快感；她那白里透红的娇嫩耳朵，被一绺头发环绕，被马林花边衬托，简直会使一位艺术家、一位画家、一个老人爱得发疯，也许还会使某个狂人恢复理性。看到你的情妇在你的保护之下，面露笑容，酣睡在一个平静的梦境里，当这个美人儿看来似乎是停止了生存，实际上是在梦中，她还在爱你，并且向你献上她无声的嘴，这张嘴正在梦中向你谈到最末一次的亲吻！看到一个信赖你的、半裸的女人，她用爱情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就象穿上了一件外套那样，在放荡中保持贞洁；欣赏这些散乱的衣服，昨天晚上，为着讨你的喜欢，迅速脱下来的一只丝袜，为了向你表示无限

信赖而解下来的一条腰带，这难道不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吗？这条腰带是首完整的诗；它所保护的那个女人已不再需要它的保护，她已经属于你，她已成了你；从今以后，你若辜负她，就等于伤害自己。

拉法埃尔注视着这间充满爱情和回忆的卧室，在这里连阳光都染上了肉感的色彩，使他深受感动，于是，他又回过头来欣赏这个体态完美，既年轻又多情的女子，尤其她对他的无限钟情，是没有任何人能分享的。他恨不得能永远活下去。当他的眼光落在波利娜身上，她便立即睁开眼睛，好象是受到太阳光线的照射。

"日安，朋友，"她微笑着说，"你真漂亮，坏东西！"

这两个脑袋由于爱情和青春，微光和寂静的陪衬，显得优雅非凡，构成一种神圣的场景，它那暂时性的魔力，只能存在于热恋的初期，就象天真和坦率是儿童期的特征。唉！这种初恋的快乐，也象我们青春期的欢笑，都将一去不返，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给我们增添失望，或者给我们带来温馨的慰藉，这都要看我们暗中缅怀过去时心情的变幻而定。

"你怎么醒了！"拉法埃尔问道，"我多么喜欢看你酣睡呀，我为这高兴得哭了……"

"我也哭了，"她答道，"昨晚我在细看你睡觉的时候哭了，可并不是因为快乐。听着，我的拉法埃尔，听我说。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呼吸很不顺畅，在你胸膛里有种回音，使我听了害怕。你在睡眠中还有点干咳，完全象我那患肺病死去的父亲。我还从你肺部发出的声音中认出这种病的某些特征。再说，

你在发烧，这点我确信无疑，你的手也在出汗而且发烫……亲爱的！你年纪轻轻，”她用发抖的声音补充说，“你还可以把病治好，万一有什么不幸……啊，不，不会的，”她高兴地大声说，“没有什么不幸，医生都说这种病会传染。”

她用双臂紧紧搂住拉法埃尔，热情地吻他，使他喘不过气来：

“我不想活到老，”她说，“我们要年纪轻轻地一同死去，手里握着大把鲜花一起走进天堂。”

“这类打算，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总会有的，”拉法埃尔答道，一面把两手伸进波利娜的头发里。

可是，接着便来了一阵可怕的咳嗽，这种沉重、响亮的咳嗽声象是从棺材里发出的，它使病人神经震荡，肋骨动摇，脊髓疲惫，并在病人的血管里产生莫名其妙的沉重感觉，以致病人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周身冒汗。拉法埃尔脸色惨白，垂头丧气，慢慢地躺下去，显得疲惫不堪，象个在最后努力中耗尽了全部力量的人。波利娜恐怖地睁大眼睛盯着他，脸色都苍白了，默默地在发愣。

“我们可不要再发疯啦，我的天使，”她说，一心想掩饰她的可怕预感，不让拉法埃尔知道。

她用双手捂住脸孔，因为她瞥见了死神的可怕的骷髅。拉法埃尔的脑袋已变成青灰色，眼睛和两颊深陷，象是从坟墓里掘出来供学者研究的死人头。波利娜想起昨夜瓦朗坦脱口而出的感慨，便对自己说：

“对的，有些深渊是爱情所无法超越的，它就只好埋葬在

里面。”

发生这种令人懊丧的情景几天之后，在三月的某天早上，拉法埃尔遵医生之命，坐在卧室窗前有阳光的沙发上，四位医生围着他，轮流给他探脉，触摸和询问，态度十分关切。

病人从医生们的手势和出现在额头上的最微小的皱纹去窥测他们的思想。这次诊断是他的最后希望。这些最高审判者将对他作出生死存亡的判决。

正是因为要从人类的知识中获得最后的断语，瓦朗坦召集了现代医学界的权威人物。由于他的巨大财富和显赫姓氏，人类知识的三个体系的代表人物都来站在他的面前。这群医生中的三个人带来了整套医疗哲学，他们代表在斗争中的三种流派：灵性论派，分析论派和甚么开玩笑的折中论派。第四个医生是荷拉斯·毕安训，他是一位很有前途，学识渊博的人，也许是新派医生中最杰出的人物。

毕安训为人正派，谦虚谨慎，是勤奋好学的青年的代表，他们都准备搜集巴黎学派五十年来所积累的宝贵遗产，也许还要利用过去世世代代提供的种种丰富资料来完成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毕安训是侯爵和拉斯蒂涅的朋友，几天来他一直在照顾侯爵的病，帮助他回答三位教授的询问，有时候他还以一种强调的口吻向他们解释他所发现的似乎是肺结核病的各种征兆。

“您一定是放荡无度，过着糟蹋身体的生活吧？您曾从事过巨大的脑力劳动吧？”三位著名医生中一个方头阔脸，体格强健，看起来要比其他两个对手天赋更高的医生对拉法埃

尔说。

“我花了三年功夫写成一部巨著之后，曾经想用纵欲来结束生命，也许有一天您会看到这部书，”拉法埃尔回答他说。

鼎鼎大名的医生点点头表示满意，而且，好象是在自言自语：“我就知道准是这么回事！”这就是著名的勃里塞医生，有机体学派的头面人物，卡巴尼斯①和比夏那类医学泰斗的继承者，实证论和唯物论的医生，这派医生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只受机体本身规律的支配，可见，机体的正常状态或有害身心的反常状态，都可以用造成这种状态的显著原因来加以解释。

勃里塞听了拉法埃尔的回答，默默地瞧着一位中等身材，脸色紫红，眼光炽热的人，这人活象古代神话里那种耽于酒色的半人半兽神，他背靠在窗台角上一言不发，留神地观察着拉法埃尔。此人便是卡麦里斯蒂医生②，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有信仰的人，生机论者的首领，梵·埃尔蒙③的抽象理论的带诗意的拥护者，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高贵的、秘密的原素，不可解释的现象，它戏弄解剖刀，蒙骗外科医术，逍遥于药物的治疗、代数的未知数和解剖学的论证之外，并且讥笑我们对医学的努力；它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火焰，只服从某种神圣的规律，往往被我们断定必死的人却能活着，而被认为最能活下去的人倒会死去。

---

① 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医生，著有《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研究》。

② 卡麦里斯蒂的形象影射当时巴黎医学院的雷卡米叶医学博士。

③ 梵·埃尔蒙（1577—1644），比利时医生，胃液的发现人。

第三个人，脸露讥讽的微笑，他就是莫格雷迪医生，非常聪明，但他是皮浪的信仰者，而且喜欢嘲弄别人，他只相信小手术刀，同意勃里塞的意见，认为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可以死去，但也承认卡麦里斯蒂的看法，认为人死之后仍能活着。他觉得任何理论都有好处，实际上他对任何理论都不予采纳。他宣称最好的医学体系就是根本没有体系，问题只须根据事实来处理。他是这一学派的巴汝奇，观察大王，大探险家，大讽刺家，喜欢从事各种毫无结果的尝试，他正在细细研究那张驴皮。

“我很想证实一下您的欲望和它的收缩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巧合，”他对侯爵说。

“这有什么用处?”勃里塞嚷着说。

“这有什么用处?”卡麦里斯蒂也跟着说。

“啊！你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莫格雷迪回答说。

“这种收缩是很简单的，”勃里塞补充说。

“它是超自然的。”卡麦里斯蒂说。

“事实上，”莫格雷迪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情说，同时把驴皮还给拉法埃尔，“皮革干缩是无法解释的，但也是种自然现象，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它就使医学和美女失望。”

瓦朗坦在不断地观察这三位医生，没有发现他们对他的病痛有任何同情。三位医生对他的每个回答都保持沉默，漠不关心地打量他，毫无怜悯地询问他，他们表面上的礼貌，未能掩盖他们那种懒洋洋的神气。说他们心里有数也好，在思考也好，总之，他们都很少说话，简直是无精打采，以致拉法埃

尔有时候认为他们都已心不在焉。只有勃里塞有时候对毕安训给他们明白指出的各种绝望的征兆回答一声："好！对！"卡麦里斯蒂陷在深沉的幻想里；莫格雷迪活象个喜剧作家在研究两个古怪的人物，打算把他们忠实地搬上舞台。荷拉斯的脸色隐瞒不住他内心沉重的痛苦，显示出一种充满温情的悲哀。他当医生的时间还不久，对病人的痛苦还不能无动于衷，站在濒死者的病榻之前还不能漠不关心；他止不住眼里噙着的那股友谊的热泪，它使你不能象军队的将领那样，不去听垂死伤员的哀号，迅速辨明和抓住胜利的时机。医生们花了约莫半个钟头时间，象裁缝替一个定做结婚礼服的青年量尺寸那样，度量了病情和病人之后，就随便闲聊起来，甚至谈到公众事务，最后，他们便到拉法埃尔的书房去交换意见，然后拟定诊断书。

"各位先生，"瓦朗坦向他们问道，"难道我不能参加你们的计划吗？"

听到这个要求，勃里塞和莫格雷迪便激动地叫嚷起来，尽管病人一再恳求，他们还是拒绝当着病人的面讨论他的病情。拉法埃尔只得服从惯例，心里在想何不溜到走廊里，那儿倒很容易听到三位教授关于他的会诊意见。

"列位先生，"勃里塞一进来就说，"请允许我马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我既不愿意把它强加给你们，也不愿它遭到反对：首先，我的意见是清楚的，准确的，而且我们被请求研究的病情，其结果和我的一个病人的情况完全相似；其次，我医院里还有人等着我，那儿有要事，必须我回去处理。为此我争

取第一个发言，目前我们诊治的病人也是因为用脑过度……”

“荷拉斯，他写的是什么书呀？”他转过来问那位年轻医生。

“一部叫《意志论》的专著。”

“啊！见鬼！这可是个大题目啦——他太疲劳了，我说，他因为思索过度，饮食无节制和经常服用太强烈的兴奋剂。身体和头脑的激烈活动，使整个机体的协调遭到破坏。先生们，从脸部和身体的各种征候不难看出肠胃受到异乎寻常的刺激，中枢神经官能错乱，上腹敏感下腹收缩。你们已经注意到了肝脏的胀大。此外，毕安训先生在不断观察病人的消化系统，并且告诉我们消化不良，运转困难。说老实话，胃已失去作用；人已报废。智力衰退，因为人已经不能消化了。作为生命中心的上腹的逐渐损伤，使整个机体遭到破坏。从此开始经常和明显的扩散，混乱通过神经进入头脑，使这一器官受到过度的刺激。他患了偏执狂症。病人受到一种固定思想的压力。在他看来，这张驴皮真的在收缩，其实，也许它从来就是象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但是，不管它收缩不收缩，这张驴皮对他来说，总是奥斯曼帝国某个首相鼻尖上的斑点。请你们立刻在他的上腹放些蚂蟥来吸血，以便平息这个人的生命中心器官的激动，让病人节制饮食，偏执狂症就会停止。对毕安训医生我不用多说什么，他该知道掌握医疗的全面和局部的方法。也许病人身上还有并发症，呼吸系统也许同时受到了刺激；但是，我认为肠胃方面的治疗，比肺部的治疗更为重要，更为必需，更为紧急得多。对抽象问题的专心研究和某些

强烈激情的发生，都会在这个生命的机构里产生严重的混乱；然而，现在就来修理这架机器还来得及，还没有什么损伤得过分严重的部件。您要挽救您朋友也还容易。"他对毕安训说道。

"我们这位博学的同行把结果当做原因，" 卡麦里斯蒂回答说，"是的，他所细心观察到的各种病变的确在病人身上存在，但是，胃脏并不象玻璃窗上的裂痕向周围辐射那样，在机体里逐渐扩散，并发展到头脑。应该一锤子把玻璃打个洞；但这一锤该谁来打？我们知道吗？我们对病人的观察真的足够了吗？我们知道他一生的遭遇吗？先生们，生命的原素，梵·埃尔蒙所谓的元气在他身上已受到损伤，生命力本身也受到致命的打击；神圣的火花，这联系机体和产生意志的短暂的智慧，生命的科学，已停止了它调节人体机构的日常生理现象和各器官的功能；我博学的同行所确诊的种种错乱，就是从这里来的。机体的运动不是从上腹发展到头脑，而是从头脑发展到上腹。不是的，"他用力拍着胸脯说，"不，我不认为人取决于胃脏！不，完全不是这么个问题。我没有勇气说只要我有个好上腹，其余的都无所谓……"接着他又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说，"我们不能根据同样的物理原因，用同样的医疗方法，去对待各种病人所感染的各种危险病症。任何人都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每人都有各种特殊的器官，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给养，去完成各自的不同任务和发展各种必需的课题，以完成我们所不知道的生命程序。宇宙的主宰出于崇高的意愿，赋予我们生命并维持生命的活跃现象，使之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形态，使他的存在从表面看来是有限的，但在某一点上却

和无限的循环共存。因此，我们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病人，深入了解他，认识他的生活包括些什么内容，他生命的力量之所在。从一块柔软的湿海绵到一块坚硬的浮石，表面上相似，其实存在着无限的差别，人就是这么个样子。不顾淋巴质人的海绵状组织和某些注定会长寿的人钢铁般坚强的肌肉之间的差别，光凭你们的臆测，总以为疾病都因人体受刺激而起，便采用使人类丧失体力，以致虚脱的唯一医疗法①，这样就势必要犯大错误！那么，现在我要采用一种纯粹的精神医疗法，对病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检查。我们应到灵魂深处去找疾病的原因，而不该在肉体的内脏上打主意。医生是有灵感的人物，赋有特殊的资质，上帝授予他能察知人的生机的能力，象赋予先知以慧眼，使能窥见未来，以及给予诗人以描述大自然美景的才华，给音乐家以按和声的规律来协调声音的技巧，音乐的原型也许就是天籁！……”

“老是他那套绝对化的、专制的、宗教性的医学调门！”勃里塞嘀咕着说。

“先生们，”莫格雷迪急忙提高嗓门，盖住勃里塞的牢骚，“我们可不要忘记了病人……”

“原来如此，科学的效用到底在哪里？”拉法埃尔伤心地嚷道，“我的痊愈看来是在念珠和蚂蟥之间，在迪皮特伦②的手术刀和德·霍恩洛厄亲王③的祈祷之间摇摆了！在划分事实

① 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动不动就主张放血的医疗方法。

② 迪皮特伦（1777—1835），法国著名外科医生。

③ 德·霍恩洛厄亲王（1819—1901），曾任德国驻阿尔萨斯-洛林的总督。

和言论，物质和精神的界线上，莫格雷迪在那儿犹疑不定。人类的是和非到处追踪我！横竖总是拉伯雷的叽哩咕噜，咕噜叽哩，我精神上有病，这是叽哩咕噜！要是我肉体上有病，这是咕噜叽哩！我可以活下去吗？他们不知道。普朗歇特至少比较坦率，他对我说：'我不知道'。"

这时候，瓦朗坦听到莫格雷迪医生说话的声音：

"病人患有偏执狂症，在这点上我同意！"他大声说，"但他每年有二十万法郎的收益：得这种狂病的阔人倒很少见，对这类病人，我们至少该提出一个诊断意见。至于要弄清到底是他的上腹影响了头脑，还是他的头脑影响了上腹，等他死后，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事实予以证明。先让我们来总结经验吧。他病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需要某种医疗。我们且放下理论不谈，先放些蚂蟥来平息他的肠胃刺激和神经官能症，病人有这些症候，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然后，我们把他送到温泉去：我们应用两种医学体系的方法同时给他治疗。要是他患的是肺病，我们就很少有救活他的希望；所以……"

拉法埃尔立刻离开走廊，回来坐在他的靠背椅上。不久，四位医生从书房里出来了，荷拉斯代表他们对他说：

"这几位先生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用蚂蟥在肠胃上面吸血，并迫切需要对肉体和精神同时进行治疗。首先，要实行节食办法，使您的机体恢复平衡……"

说到这里，勃里塞点头表示同意。

"其次，要讲究心理卫生以调节您的精神。因此，我们一致奉劝您到萨瓦的艾克斯温泉去，或者到奥弗涅的多尔山区

温泉去，要是您认为那儿更好；萨瓦的空气和风景都比康塔勒的好，但是，随您的兴趣去决定吧。”

这时候，卡麦里斯蒂医生无意中做了个表示同意的姿势。

“这几位先生认为你的呼吸器官有点不正常，都同意用我先前给你的处方，”毕安训接着说，“他们相信你的病不难痊愈，只须细心地交替使用这几种不同方法……而且……”

“这就是为什么您的女儿是哑巴[①]！”拉法埃尔微笑着说，把毕安训拉到书房，把这次毫无结果的会诊的诊金交给他。

“他们都是合乎逻辑的，”年轻的医生回答他说，“卡麦里斯蒂领悟，勃里塞诊察，莫格雷迪怀疑。人不是有灵魂，肉体，理智吗？不管这三种首要因素中的哪一种在我们身上发生更大或更小的影响，而在人的科学里将始终有人性存在。拉法埃尔，请相信我吧，我们治不好别人的病，我们只能帮助别人治好病。在勃里塞的医学和卡麦里斯蒂的医学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自然疗法的医术；但是，要成功地运用这种医术，就得花十年功夫去了解病人。象所有科学那样，实际上医学也有无能为力之处。那么，你在生活上就应该理智一些，不妨到萨瓦旅行一趟；最好是，而且永远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一个月之后，一个美好的夏天的黄昏，几个到艾克斯旅游

---

① 这是指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里的主人公说的一句话。这位不是医生的“医生”，给病人看病时，说了一堆半通不通，令人莫名其妙的拉丁文之后，最后的结论就是这句话。

的客人散步回来，聚集在俱乐部的客厅里。

拉法埃尔背向着大伙，独自坐在窗前，长时间陷在漫无边际的沉思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种种思想相继出现，虚无飘渺，象轻淡的浮云掠过我们的脑际。这时悲哀是甜蜜的，快乐是轻盈的，而灵魂几乎是酣睡的。拉法埃尔就这样让自己舒舒服服地生活，他沐浴在黄昏的温暖气氛里，享受着山区清新而芬芳的空气，庆幸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而且无形中解除了他那张驴皮的威胁。当夕阳的红霞在群山巅上消失时，空气变得凉爽了，他便离开他的座位，随手把窗户关上。

“先生，”一位老太太对他说，“请您不要关上窗子可以吗？我们都透不过气啦……”

说这句话时那种特别尖酸的腔调，几乎刺破拉法埃尔的耳膜，其后果就象一个在交情上我们认为可以信赖的人，因不慎说出的一句话，暴露了他的极端自私，从而破坏了我们感情上的一些甜蜜幻想。侯爵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外交家的冷静目光投向那老妇人，于是叫来一个仆人，冷冷地对他说：

“把这个窗子打开！”

听到这句话，所有的人都显得吃惊。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各以不同程度的表情瞧着说话的病人，好象他做了一件严重失礼的事情。拉法埃尔还没有完全排除年轻人那种胆怯，不禁有些羞惭；但他立即清醒过来，重新鼓起勇气，回想一下刚才这奇怪的一幕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突然间，他脑子里一闪，过去的事情一桩桩地浮现在他眼前，其中凡是由于感情上的原因引起的事件，都突出地涌现出来，就象一具尸体的脉管，

经过自然科学家的精心处理，注射进染色的液体，那怕是最小的支管都能看清；他就是从这幅一闪而过的图象里认识了自己，他在这里逐日逐件地追忆他的生活，不禁吃惊地看到自己在这个欢笑的社交场所中，却是脸色阴沉，心不在焉；始终只想着个人的命运，关心自己的病痛，似乎蔑视最无意义的闲谈，避免在旅客之间迅速建立短暂的友谊，因为他们都知道彼此萍水相逢，后会无期；他很少为别人的事情操心，仿佛岩石似的，对波浪的轻轻抚摩和猛烈冲击同样无动于衷。

由于一种罕有的天赋的直觉，他能够看透每个人的灵魂，他无意中在一台烛光的照耀下，发现了一个脑门发黄，脸带挖苦表情的老头，他想起曾赢过他的钱。却没有建议让他有一个翻本的机会；更远一点，他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她的媚态只受到他的冷遇；每张脸都在为一个这类表面看来无法解释的过失而责备他，实际上他的罪过就是无形中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他曾经无意中得罪了一些因为虚荣心而趋附他的人。那些参加过他的宴会的座上客和接受过他赠送的马匹的人，都对他的穷奢极侈很反感；对于他们的忘恩负义，他不胜诧异，便停止了对他们的优待，以免他们的自尊心再受刺激，从此以后，他们自以为受到轻蔑，因而责备他爱摆贵族架子。

经过这番对人心的探测，他了解到人们最隐秘的思想；他厌恶社会，厌恶社会的礼节和客套。他既豪富又聪明出众，招人羡慕，也招人憎恨；他的沉默使好奇者莫测高深，他的谦虚被庸俗、肤浅之辈视为高傲。他猜出他对他们所犯的不可饶恕的潜在的罪过；他逃脱了他们对他的庸俗的裁判，反抗了他们

专横的审讯者的眼光，他知道他并不需要他们；为了对他这种隐秘的优势地位进行报复，所有的人都本能地联成一气，先使他感觉到他们的势力，然后设法排斥他，让他知道，他们同样也用不着他。

看到人世的这种景象，他先是感到怜悯，但一想到揭示出掩盖在皮肉底下的人的道德实质的这种棉中藏刺的势力，他顿时不寒而栗，便紧闭上眼睛，好象不愿意再看见任何东西。突然间，一幅黑幕遮住了这场阴森可怖的真理的幻影，他发现自己陷在可怕的孤立之中，各种势力和控制就要落到他的身上。

这时候，他忽然犯了一阵猛烈的咳嗽。他不但得不到一句不关痛痒的、一般的安慰话，就连上流人士偶尔在一起时，为了礼貌而佯作的同情都没有，他听到的只是敌意的感叹和低声的埋怨。这个社会甚至已不屑于再对他掩饰什么了，因为他反正能猜透他们。

“他患的是传染病……”

“俱乐部的经理应当禁止他进入客厅。”

“在讲究的场所，真应该禁止这样咳嗽！”

“病成这个样子，就不该到温泉疗养所来……”

“他会把我从这儿赶走的！”

拉法埃尔站起来了，为了躲避公众的咒骂，他只好离开客厅，出去散步。他想要寻得支持，便又回来，走向一个闲着无事的年轻女人，打算对她说几句恭维话；但是，当他一走近，她便转过脸去，装做观看跳舞的人们。拉法埃尔担心这天夜里

他已经在使用他的灵符。他觉得自己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勇气和别人谈话，于是又离开客厅，躲进弹子房。在那里，谁也不和他讲话，也没有人和他打招呼，或向他表示哪怕是最起码的好意。他生来喜欢沉思，这使他能直觉到别人对他理所当然的憎恶的总原因。这个小天地里的人，也许不自觉地遵守了支配上流社会的那套规矩，于是，它的毫不容情的伦理道德，整个的展示在拉法埃尔的眼前了。回想一下过去，他就能发现馥多拉是这个社会的完整的典型。他不能指望这个社会对他的疾病较之馥多拉对他的心病有更多的同情。

上流社会把可怜的不幸者从它的怀抱中驱逐出去，就象体格壮健的人从他身上把病魔赶走那样。社会憎恶痛苦和不幸，认为它们和传染病一样可怕，它在痛苦、不幸和邪恶之间从来不会有所犹豫：邪恶是种奢侈。不管不幸是多么崇高，社会都懂得用一句讽刺话使它变得渺小，使它显得可笑；它事先画好讽刺画，以便有朝一日扔在被废黜的国王头上，借以报复它认为曾经从他们那里受到的侮辱；它象竞技场里看角斗的年轻罗马女人那样，从来不赦免倒下去的角斗士；它是凭黄金和嘲笑来生活的……*处死弱者！*这是建立在世界各国的骑士团的共同愿望，因为到处出现富翁，而这个格言就是铭刻在被豪华生活所陶冶或受贵族社会所培育的心灵深处的。

你要把孩子们集合在学校里吗？这便是社会的缩影，不过是个更真实，更天真，更坦率的影象，你从这里常常可以看到那些可怜的社会底层的人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不断处在轻蔑和怜悯之间：《福音书》许诺他们进入天堂。你要下到低

级生物层里去看看吗？如果养鸡场里有只鸡患了病，别的鸡就会追啄它，撕掉它的毛，最后把它啄死。社会忠实于这个利己主义的宪章，对敢于来冲撞它的酒宴，败坏它的兴致的倒霉鬼，决不惜予以严惩。不管是谁，只要他精神或肉体上有痛苦，缺乏金钱或权力，他就要被人唾弃。他就只配留在他的荒漠里！要是敢于越雷池一步，他就会到处碰到严冬：冰冷的眼光，冰冷的表情，冰冷的话语，冰冷的心肠；要是他在该得到安慰的场合，没有遭到辱骂，就算是幸福的了！——濒死的病人，躺在你们寂寞的床上等死吧。老人家，独个儿呆在你们冰冷的家里吧。没有陪嫁的可怜姑娘，呆在你们顶楼的单人房里挨冻受热吧。要是社会容忍一个不幸的人，难道不是为了使他对它有用，从他身上得到好处，在他身上装上驮鞍，配上辔头，铺上鞍褥，然后骑在他身上，以此取乐吗？脾气不好的伴娘们，装出一副愉快的脸相，忍受你们那自以为有恩于你们的女主人的火气吧，好好抱着她的小狗，和这些英国小狮子狗争宠吧，要使女主人高兴，要迎合她的心意，尤其是你们不能多嘴！而你，不穿制服的仆从头子①，无耻的寄生虫，你要使性，就在家里使吧，你的东道主怎样消化食物，你就怎样消化，他哭你也就跟着哭，他笑你也跟着笑，把他的讽刺当做悦耳之词吧；倘若你想说他的坏话，就等他垮台时再说。社会就是这样来报答不幸的人：把他杀掉或给他打击，使他堕落或把他阉割。

---

① 这里指的是那些贪图口腹之乐的帮闲人物，他们奔走于权贵之门，把自己的身分降到奴仆的地位。

这些感想象诗的灵感那样，在拉法埃尔的心中迅速涌现；他环顾四周，感到有股阴森的冷气，这是社会为了挡住穷苦人而散发出来的，它使人的灵魂发抖，比十二月的北风冻僵人的肉体更为难受。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背靠着墙壁，陷在深沉的忧郁中。他想到这种可怕的世道给人们提供的少许幸福。这算什么呢？这是没有兴味的娱乐，没有快乐的高兴，没有乐趣的佳节，没有快感的狂热，总之，是燃烧在火炉里的木柴或炭灰，没有一点火焰。当他再抬头一看，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打弹子的人都跑光了。

“要让他们敬重我的咳嗽，只须使出我的权势就够了！”他想。

想到这一点，他就象扔下斗篷①那样，把蔑视掷在世界与他之间。

第二天，湖滨疗养所的医生来看他，这医生态度亲热，对他的健康表示关切。拉法埃尔听到对他的友好的谈话，感到浑身舒畅。他发现医生的面孔温柔和善，连他栗色假发的发卷都散发出慈善的气息，他那件方角款式的上衣，他裤子上的褶儿，他那双象公谊会教徒②穿的宽大鞋子，这一切，甚至假发上的小辫子在他微驼的背脊周围撒下的粉迹，都流露出一种使徒的性格，显示了基督教徒的仁慈和为人的忠诚，为了表

① 把斗篷掷在世界与他之间，表示向世界挑战，象人们发生争执时，一方把手套掷向对方，要求决斗那样。

② 公谊会教派，十七世纪在英国建立的教派。他们主张苦修，粗衣淡食，对衣着从不讲究。

示对病人的热心，不得不和他们玩玩惠斯特牌和掷骰子戏，因为手法相当高，还常常赢他们的钱。

“侯爵先生，”他和拉法埃尔经过长谈后说，“我准能消除您的忧愁。现在我对您的全身已看得相当清楚，可以断言巴黎的医生对您的病的性质都看错了，虽然他们广博的才能我都了解。除非发生意外，您一定会和玛土撒拉①一样长寿。您的肺象风箱吹风一样有劲，您的胃使鸵鸟的胃相形见绌；但是，如果您呆在气温高的地方，您就会冒着很快，而且十分肯定地被送往圣地的危险。侯爵先生只须听两句话，就会了解我的意思。化学告诉我们，呼吸在人的身上构成真正的燃烧作用，其燃烧的强度，随不同的人身所吸收燃素的多寡而定。在您身上，燃素丰富；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我可以说，您是个含氧过高的人，这种人的性格热情奔放，注定要产生伟大的激情。吸进新鲜、纯洁的空气，能促进体质弱的人的健康，却会使您快速燃烧的生命之火燃烧得更快。所以适合您的生存条件的，乃是牛棚和峡谷里的浓浊空气。是啊，过度用功的天才人物的活命空气，应该到德国的肥沃牧场，象巴登－巴登和特普利兹那里去找。要是您不讨厌英国，它的浓雾环境将会平息您的高度热情；可是我们湖滨疗养所却坐落在高过地中海水平一千法尺②的地方，这对您是致命的。这是我的意见，”他说这话时，无意中做了一个谦虚的姿态；“我提供的这个意见是违背我们的利益的，要是您听从了这个建议，我们将因为不

---

① 据“圣经”传说，玛土撒拉是诺亚的祖父，活到九百六十九岁。

② 法尺，法国古长度单位，相当于325毫米。

能和您在一起而感到不幸。”

如果他不说最后这几句话，拉法埃尔准会被这位伪善医生的花言巧语所诱惑；但是，象他这样深刻的观察家，不至于不能从这段微带嘲弄口气的谈话中的声音、姿势和眼色，猜出这个矮小人物，准是受了这群快乐的病人的委托来完成这项使命的。这些容光焕发的闲人，这些厌倦的老妇人，这些英国流浪汉，这些躲开丈夫跟情人到湖滨来偷情的风流女子，他们就这样串通合谋来驱逐这个外表上看来无法抵抗他们日常迫害的瘦弱的濒死病人！拉法埃尔看出在这个阴谋中有种乐趣，他便接受了这场战斗。

“既然你们对我离开这儿表示遗憾，”他回答医生说，“我打算采纳你的忠告，并尽可能留在这里。从明天起，我叫人在这里盖一所房子，按照您的处方，我们将改变室内的空气。”

医生从拉法埃尔唇边露出的忧郁的微笑中，看出带有揶揄的神气，竟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只好向他施礼致敬。

布尔热湖是由连绵的山岭环成的一个多缺口的大水盆，水面比地中海高出七、八百尺，象一滴蓝色的水珠闪闪发光，其清澈度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水都比不上的。从猫牙山上望下去，这个在蓝天映照下的湖泊，活象一块遗失在那儿的蓝宝石。这一滴艳丽夺目的水珠，方圆有三十六公里，某些地方水深达五百尺。身处湖中，在广阔的水面上驾一叶扁舟，荡漾在蓝天丽日之下，耳边听到的无非是双桨击水的声音，极目所及，地平线上惟见烟云笼罩的远山，你还可欣赏法国这边莫列讷山谷璀璨的雪景；你时而经过覆盖着苍翠的凤尾草或小

灌木丛的岩崖，时而面对含笑的山岗；只见一边是荒芜的野地，一边是草木繁茂的大自然，仿佛穷人参加富人的宴会；这种既协调又不一致，构成这么一个景象：这儿全是巨大的，那儿全是渺小的。山岭的景色随时改变人的视觉和所见的远景：百尺高的古柏，看来象根芦苇，宽大的峡谷显得象条羊肠小径。这个湖是唯一能让人在那儿开诚相见的地方。你可以在这儿思想，在这儿恋爱。在任何处所，你都无从找到象这样水、天、山、地配合得如此美好的地方。这儿有治疗一切人生疾苦的灵丹妙药。这个地方替你保守痛苦的秘密，给你缓解苦闷，减轻烦恼，给爱情添上某些严肃和专一的成分，使激情变得更深刻，更纯洁。一个亲吻在这儿显得更崇高。然而，这尤其给人留下种种美好回忆的湖泊，用它的波光水色给各种回忆增添色彩，它是一面反映一切的大镜子。

拉法埃尔只有在这样的自然美景里才能忍受他的精神负担，在这儿，他仍然可以是个懒散的人，梦想者和无欲望的人。在医生拜访过他之后，他便命舟出游，在一个美丽山岗的沙嘴上靠岸，圣伊诺桑村庄就坐落在这山岗上。从这个岬角可以环视比热山脉，看到罗讷河从山脚下流过，看到湖泊的背景；但是，拉法埃尔却喜欢从这儿眺望河对岸上孔伯镇上凄凉的修道院，那儿是撒丁岛历代国王的陵墓，它们俯伏在群山的面前，就象朝圣的香客抵达圣地时拜倒在地那样。一阵频率相等，节奏均匀的桨声打破了这里风景的沉寂，给他传来单调的类似修道士唱圣诗的声音。

拉法埃尔感到奇怪，平常湖的这一带地方很僻静，现在居

然在这儿遇上游客，他不由得要看看坐在船上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一面依旧沉在梦想里，同时认出坐在船尾的正是昨晚那么严厉地质问他的那位老妇人。

游船驶过拉法埃尔面前时，只有那位老妇人的随身女伴向他招呼，他似乎头一次看到这位高贵的穷女子。过了一会儿，他听到身边有衣服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这时，他早已忘掉迅速消失在岬嘴后面的那一船游客了。他回过头来，瞥见了刚才陪伴老妇人的那位姑娘；从她那拘谨的样子，他猜想她有话要对他说，便朝她走去。她约莫三十六岁，高瘦的身材，冷漠的表情，象所有老处女那样，她的眼光本来不大自然，和她此刻那种踟蹰、畏缩，缺乏弹性的步伐就更加不协调。她既象年老，又象年轻，为要显示她自己的美德和修养的崇高价值，她摆出一副尊严的神气。此外，她还有惯于洁身自好的女人们那种修道院式的谨慎举止，无疑这也是为了使她们免遭情场失意的命运。

“先生，您有性命危险，别再到俱乐部来啦，”她对拉法埃尔说，一面后退了几步，好象她的贞操已受损失。

“可是，小姐，”瓦朗坦微笑着答道，“既然您已枉驾到这里，请费心说得更清楚一点……”

“啊！”她接着说，“如果没有强烈的动机驱使，我不会甘冒使自己在伯爵夫人面前失宠的危险，因为万一她知道是我来通知你……”

“可是，谁会去告诉她呢，小姐？”拉法埃尔大声嚷道。

“这倒是真的，”老处女答道，用猫头鹰看到太阳时那种微

微发抖的眼光瞧了他一眼，“可是，您得留神点，”她接着说，“好几个青年人想要把您从疗养所赶走，他们决心向您寻衅，逼您进行决斗。”

远处传来了老贵妇的声音。

“小姐，”侯爵说，“我向您表示感激……”

那来搭救他的人，听到她女主人的声音再次从岩石中间尖叫起来，早就跑掉了。

“可怜的女子！同病相怜，患难相助，历来如此，”拉法埃尔心里想，一面坐在一棵树下。

打开所有科学大门的钥匙无疑是一个问号；我们所获得的重大发明大多数应归功于怎么办？处世的诀窍也许就在于随时向自己多问一个为什么？可是，这种故意做作的先见之明，也会破坏我们的幻想。因此，瓦朗坦在没有经过哲学思考之前，便把老处女的善行作为他浮想的课题，觉得这里面充满了辛酸。

“即使我被一位贵妇人的伴娘爱上了，”他想，“这也并不奇怪：我才二十七岁，有贵族头衔，有二十万法郎的年收益！但她那位比猫儿还怕水的女主人，竟把她带到船上，送到我身边来，岂不是桩奇妙的事？这两个女人到萨瓦省来是准备象土拨鼠般过冬的，她们睡到中午，还在问是否天亮了，今天却在八点钟之前起床，为的是要跟踪我，却想使人相信这完全是巧遇！”

不久之后，这位老处女和她那种四十岁的人的天真行径，在他眼里变成了这个虚伪和戏弄人的社会的卑鄙奸计，拙劣

阴谋，一种教士或女人的无谓争吵的新花样。

所谓决斗，想是无稽之谈或是别人借以吓唬他的吧？这些胸襟狭隘，象苍蝇般放肆的令人讨厌的家伙，终于刺激了他的虚荣心，唤醒了他的骄傲感，挑动了他的好奇心。他既不愿上他们的当，也不甘当懦夫，况且，也许他觉得这幕小剧有趣，所以当天晚上他到俱乐部来了。他靠在壁炉边，手肘搁在大理石的壁炉台上，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大厅中，他在细心研究，不让自己授人以任何把柄；但是，他同时在观察别人的脸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以自己的审慎态度向整个集会挑战。就象一只猛犬确信自己的力量，在家里等候战斗，不作无谓的狂吠。

晚会将结束的时候，他在游戏厅里漫步，从厅的入口处走到台球室的入口处，时而向室内看一眼，发现里面有几个青年人在打台球。他转了几个圈之后，听到人家说着他的名字。尽管谈话的声音很低，拉法埃尔也不难猜出他已成为他们争论的对象，最后，他终于听到了几句大声说的话：

"你吗？"

"对，是我！"

"我才不信任你呢！"

"我们打赌好吗？"

"噢！他行。"

正当瓦朗坦为了好奇，想要知道他们打赌的目标，而向前来细听他们的谈话时，一个高大，强壮，气色很好的青年，从台球室里走出来，他是属于那种倚仗膂力、态度横蛮、目光逼

人的人。

“先生，”他用镇定的语调对拉法埃尔说，“我受委托告诉您一件您似乎不知道的事：您的脸孔和您本人，使这里所有的人都讨厌，尤其是我……您很懂礼貌，不会不肯为公众利益而牺牲自己，所以我请您不要再到俱乐部来。”

“先生，开这种玩笑，在帝政时代的兵营里曾经流行过，可是，时至今日，这个调门已很不吃香了。”拉法埃尔冷冷地回答。

“我并不是开玩笑，”那青年人说，“我跟您再说一遍：您居留在这儿将使您的健康变得更坏；炎热的气候，强烈的阳光，客厅里的空气，团体的生活，都对您的病有害。”

“您在哪里学的医？”拉法埃尔问道。

“先生，我在巴黎勒帕热射击场获得过射击学士学位，还在剑术大师塞里西埃①门下得过博士头衔。”

“您只剩下最后一个学位未曾取得，”瓦朗坦回答，“请您学一下礼法吧，那您就会成为一位完美的绅士。”

这时候，一群微笑的或沉默的青年走出台球室，别的玩纸牌的人也对这事很关心，都放下纸牌走过来了，听别人吵架最能满足他们的嗜欲。独自置身于这个充满敌意的人群中，拉法埃尔努力保持镇静，并使自己不犯任何错误；但是，他的对手决心要嘲弄他，而这种嘲弄非常机智，既极尽挖苦的能事，又包含着极大的侮辱，他便严肃地回答说：

“先生，今天再也不允许打别人的耳光了，可是，我真不知该用什么话语来痛斥您的这种卑鄙行为。”

① 作者这里说的塞里西埃，疑是指格里西埃，他是当时著名的击剑教师。

“够啦！够啦！明天你们自己去算账吧，”几个青年人说着话，便冲过去把两个吵架的人分开了。

拉法埃尔算是对别人的侵犯者，只好接受在波尔多古堡附近决斗的约会，然后，他离开了大厅。决斗要在斜坡上的一块小草地上进行，这地方离新开的一条公路不远，从这里，得胜者可以直奔里昂。拉法埃尔必须作出决定，要么躺倒在病床上，要么离开艾克斯湖滨休养所。社会就胜利了。

第二天清晨八时，拉法埃尔的对手带着两个证人和一位外科医生首先来到决斗场地。

“我们选这地方非常好，天气晴朗，最适宜决斗！”他高兴得叫起来，一面望着蓝色的天空、湖里的绿水和山上的岩崖，觉得很轻松，心里没有丝毫疑虑，也没有悲哀。“如果我给他在肩膀上来一下，”他接着说，“我就会让他在床上躺一个月，对吗？医生？”

“至少一个月，”外科医生答道，“可是，您让这株小柳树安逸点吧；否则您把手弄累了，就不能控制您的手枪，那么您原来要打伤他，结果会把他打死。”

远处传来了车辆驶近的声音。

“他来啦，”那两个证人说，他们不久就看见大路上有一辆由两个车夫驾驶的四匹马拉的四轮马车驶过来。

“多么奇怪的派头！”瓦朗坦的对手嚷着，“他就这样乘车赶来送死……”

在一场决斗中，象在一次赌博中那样，最轻微的意外事故，都会影响求胜心太切的当事人的心理；这青年人等待那辆

马车到来，它却在大路上停下，因此，他有点焦急了。老若纳塔首先笨重地从车上下来，然后扶着拉法埃尔出来；他用衰弱的胳膊搀着侯爵，象一位情人照顾他的情妇那样无微不至。两人都消失在把大路和指定的决斗地点分隔开来的小径里，过了许久之后，才又重新出现：他们走得实在太慢。这幕怪剧的四个观众看到瓦朗坦靠在他仆人胳膊上的那副样子，深受震动：他脸色苍白，精神不振，步伐蹒跚，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你会说他们两人都是身体坏透了的老头，一个是上了岁数，一个是用脑过度；前一个的岁数写在他的白发上，年轻的那个却已看不出岁数。

“先生，我没有睡着觉，”拉法埃尔对他的敌手说。

这句冷冰冰的话语，和随之而来的可怕的眼光，使这真正是挑衅者的人发抖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的作为暗自羞愧。在拉法埃尔的态度、声音和姿势上有某种异常的东西。侯爵停顿了一下，众人也就跟着沉默。大伙的不安和关注达到了顶点。

“现在还来得及，”他接着说，“您稍稍给我赔个不是就行了，就这样办吧，否则，您就会死。此刻您还在倚仗您的本领，认为在这场决斗中您占有一切有利条件，不愿后退一步。那么，好吧，先生，我是慷慨的，我可以把我的优势事先告诉你，我具有一种可怕的威力。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使您的本领失灵，使您的眼睛被蒙上，使您的手发抖，使您的心狂跳，甚至杀死您。我不愿被逼施展这种威力，因为运用它我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您并不是独自一人死去。如果您拒绝向我道歉，

您的子弹就会掉在这个瀑布的水里，尽管杀人是您的习惯，而我的子弹不需瞄准，就会直穿您的心脏。”

这时侯，各种杂乱的声音打断了拉法埃尔的话。在说这些话的当儿，侯爵不断地逼视他的敌手，射出一道令人不能忍受的目光。他挺直身子，显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容，那样子和一个凶恶的疯子差不多。

“让他住嘴，”那青年人对他的一个证人说，“他的声音震裂我的脏腑！”

“先生，别说了……您说的话毫无用处，”外科医生和两个证人向拉法埃尔齐声喊道。

“先生们，我尽了我的责任。这青年人有什么事情需要安排吗？”

“够了！够了！”

侯爵屹然挺立，一动不动，他的眼光一直没离开过他的敌手夏尔，那家伙被一种几乎是魔法般的威力所镇慑，就象一只小鸟面对一条毒蛇：他被迫接受这道杀人的目光，他避开了它，又不断再和它接触。

“我口渴，给我点水喝，”他对刚才说话的那个证人说。

“你害怕了？”

“是的，”他答道，“这人的眼睛象一团烈火，使我丧魂失魄。”

“你要给他道歉吗？”

“来不及了。”

两个死对头被指定站在相距十五步的地方。每人身边都

有两支手枪，按照规矩，每人都可开两枪，但须在证人发出信号之后。

“你怎么搞的，夏尔？”充当拉法埃尔的敌人的副手的那位青年喊道，“你怎么先上子弹后装火药！”

“我死定了，”他喁喁地回答，“你们把我安排在面对太阳的地方……”

“太阳在您背后，”瓦朗坦用严肃、庄重的腔调说，一面慢条斯理地给手枪装弹药，既不担心开枪信号已发出，也不理会敌人正在对他仔细瞄准。他的这种超自然的安全感，使人发生恐怖，连那两个出于残忍的好奇心前来观战的马车夫也害怕了。拉法埃尔在玩弄他的法力或者有意试验一下这种法力。正当他遭到敌人枪击的时候，他竟和若纳塔说话，并且望着他。夏尔的子弹打断了一根柳树枝，然后跳到水里。拉法埃尔随便放一枪，便打中了敌人的心脏，他根本不注意看这青年人怎样倒下去，却赶快找他的驴皮来看，他想知道一个人的性命，要他付出多少代价。那灵符只剩下一张小橡树叶那么大小了。

“哎！车夫，你们在那儿瞧什么？上路吧，”侯爵说。

在回到法国①的当天晚上，他立即取道奥弗涅到多尔山温泉疗养所去。在这次旅途中，他心里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思想，它象落在我们灵魂上的一线阳光，穿透乌云射到阴暗的峡谷里。

---

① 萨瓦地区当时属撒丁国王管辖，所以作者说回到法国。

这是悲哀的亮光，冷酷的智慧！它照亮了业已完成的事件，它揭露我们的错误，并使我们不能饶恕自己。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拥有的权力，不管它有多么大，却并不授予你使用它的才能。权杖在儿童手里是玩具，在黎塞留手里是板斧，在拿破仑手中是使世界倾斜的杠杆。权力让我们仍然是原来那个样子，它只是使伟大的人物更加伟大，拉法埃尔本来可以无所不为，他却什么都没有做。

在多尔山区温泉疗养所，他再次遇上那个老想躲开他的社会，那情形就象动物遇着同类的尸体，在远处嗅了一下气味，便急忙逃跑那样。他最近的遭遇使他对社会产生深刻的憎恨，这种仇恨是相互的。因此，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在温泉疗养所周围偏僻的地方找个避难所。他本能地感觉到自己有接近大自然、接触真正的感情的需要，过一种象植物界的平静生活，让我们心满意足地在田野中间逍遥自在。

在他到达这里的第二天，他不辞劳苦地攀登桑西山峰，游览高山的峡谷，了望山间的景致，以及附近不知名的湖泊，多尔山乡村的茅舍，这种充满魅力的荒山野景，开始在诱惑我们的画家①的画笔了。有时在个别地方，他又遇到很幽雅、清新、令人神往的风景，这种景色和外貌险峻、荒凉的山岭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离乡村约半里路的地方，拉法埃尔发现自己处身在一个景物宜人的处所，这里的自然界象儿童般娇憨、快乐，喜欢故意把自己的珍宝隐藏起来；看了这纯朴的景色如画的

① 一八二七至一八三一年的沙龙画展上，确有法国名画家画的奥弗涅风景展出。

世外桃源，他决意要在这儿生活下去。这里的生活应该是清静的，简朴的，象草木那样自然生长。

你可以设想，这是一个倒置的圆锥体，不过，那是一个阔口的花岗石圆锥体，它又象一只盆口缺裂、凹凸不平的盆子，它的盆口被分成许多奇怪的凹凸块：这里，有的地方象一些笔直的平台，寸草不生，平平坦坦，呈青蓝色，太阳光从上面掠过，就象照射在一面镜子上；那儿，断裂的岩石参差错落，被沟壑划成一道道皱折，从中挂下一条条熔岩，这是被雨水长期冲刷的结果，那上面往往长着几株饱经风霜，歪歪扭扭的小树；此外，这里那里，又有一些象突角堡式的，颜色或晦暗或鲜艳的岩石，上面长着一些和扁柏般高的小栗树，或者是一些黄黑色的岩穴，张开又深又黑的大嘴，嘴边长着荆棘和花草，嘴里有一条长绿草的舌头。

这个盆形山谷，也许是古代的火山口，谷底有一个水池，池水清澈，反射出钻石的光芒。这个花岗石砌边，水很深的池子，周围长着柳树、菖蒲、榛树和无数盛开着鲜花的芳香植物，外面有一圈绿色草地，好象英国花园中的草坪；这些细嫩、美丽的草，是由从岩石缝隙渗透出来的涓涓流水灌溉，由狂风不断从山巅上吹落到谷底的腐草来施肥的，这个水池的边缘参差不齐，如同女人长裙的下摆裁成狼牙的形状，它的面积约莫一百五十公亩，按照距离岩石和水的远近，周围草地有的地方宽约五十公亩，有的地方宽达一百公亩；有几处地方的宽度却仅够牛群走过。有些较高的地方，草木已不能生长。高入云霄的花岗岩，在空中组成千奇百怪的形状，染上高山雾霭的色

调，看上去仿佛天上的云彩。和山谷的赏心悦目的光景相对照，这种光秃秃的岩石，构成一幅荒僻的悲凉景象，使人担心悬崖峭壁有崩塌的危险，有些岩石的形状古怪得出奇，其中的一块被叫做嘉布遣会修士，因为它的形状的确象个修士。

群山的尖峰和乱石堆，半空中的洞穴，都随着太阳的行程或大气的变幻，轮流发出各种光彩，时而呈现金黄色，时而变为绛色，又变为玫瑰色，或转为黯淡，或变成灰色。总之，这些高峰呈现出一派变幻无常的景象，仿佛鸽子颈部反映出的虹彩。人们常见到有两扇矗立的火山熔岩，你会说这是被千钧巨斧劈开的一座巨崖，当晨曦或晚霞从两扇熔岩之间射进一道灿烂光芒，直落到这万花篮般的谷底，在池水上闪耀时，活象一线金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射进一间为午睡而紧闭着的西班牙卧室。这座在远古大洪水前的变革中获得丰富水源的旧火山口，当太阳的光线在上面掠过时，它那怪石嶙峋的侧面，因受太阳的辐射而发热、发光，迅速散发出的热力，会使种子萌芽，使草木茂盛，鲜花怒放，并使得这个世外桃源里的百果成熟。

拉法埃尔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几只母牛在草地上吃草；他向水池前走了几步，又见在一片最宽阔的地段上，有一所朴素的花岗石建造、木料盖顶的房屋。这种茅舍式的屋顶，和当地的风景倒很协调。房子周围长满苔藓，缠着长春藤，开着各种花朵，显出房子的古老面貌。从破烂的烟囱升起的一缕细长的炊烟，连鸟儿也不再害怕。门前有一条大长凳，摆在两株硕大的金银花藤之间，赤金色的花朵，散发出馨香。房屋的墙壁

在葡萄藤叶子的覆盖、玫瑰花环的缠绕、以及毫无拘束、随地丛生的茉莉花的遮掩下，人们几乎已分不清哪儿是墙壁。对这类田舍的装饰品，这儿的居民从不做任何照料，一任大自然去发挥它的原始的野性美。婴儿的襁褓就挂在红醋栗树上晾晒。一只公猫蹲在打麻机上，机床下一堆削下的土豆皮中躺着一只才擦亮的黄色小锅。

在房子的另一边，拉法埃尔看见有一道用枯荆枝编成的篱笆，显然是为了防止鸡群进去损坏水果和蔬菜。行人似乎也该到此为止。这所住宅仿佛是巧妙地构筑在岩穴里的鸟巢，既显得独具匠心，又显得随随便便。这是天真而美好的自然本色，真正的乡村气象，但它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它在距离我们精心雕琢的诗篇千里之外大放异彩，它不同于任何意匠，它只出自它的本身，真正是妙手天成的杰作。

当拉法埃尔来到这里的时候，太阳的光芒正从右面射向左方，使得植物的颜色更加华丽，由于阳光的魔力和阴影的对比，更能衬托出岩石的黄色和浅灰色的背景，并使树木的各种不同的绿叶，鲜花的蓝、红、白诸颜色，蔓生植物和它们的吊钟花，苔藓的丝绒般的光泽，紫荆树的紫红花串分外生色，尤其使清澈如镜的水面，如实地反映出花岗石的山巅，树木，房屋和天空的倩影。在这幅美妙的画面上，所有的景物都充满光彩，从发亮的云母石到躲在柔和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的干草丛；以及毛色光滑的花母牛，象流苏般展开的，悬在水洼上的柔软的水生小花草，在水面上嗡嗡鸣叫的宝蓝、碧绿的昆虫，还有带沙泥的头发般的树根须，象王冠般加在一些人头似的

畸形卵石上，这一切形象看来都很协调。

这里水的温暖气息，花朵的芬芳，岩穴的空气，使这孤独的小住宅充满馨香的气氛，引起了拉法埃尔类乎快感的感觉。笼罩着这块荒郊野地的庄重的静寂，恐怕连收税官的角色都被忘掉了，却突然被两只狗的吠叫声所打破。几只母牛回过头对着山谷的入口，让拉法埃尔看见它们湿润的鼻端，它们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重又低下头来吃草。象有魔法般悬在岩壁上的一只母山羊和它的小羊儿，蹦跳着走到靠近拉法埃尔身旁的一块花岗石平台上，它们站在那里，似乎要质问他什么。小狗的吠声从屋里先引出了一个张着嘴巴的胖孩子，稍后又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两个人物和这儿的风景，气氛，花草和房屋都很协调。在这个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到处洋溢着健康的气息，老年和童年在那儿都同样美好；一句话，这里的各种生活模式，都有一种原始的闲适，这种常规的幸福，揭穿了我们空洞的哲理说教的虚伪，医治了我们被嗜欲膨胀了的心。老人属于施奈兹①雄健的笔触所喜欢描绘的那类人物的模型；棕色脸孔上深陷的皱纹，似乎触手有粗糙之感，一只笔直的鼻子，突出的双颧象老葡萄叶似的满是红色的纹路、有棱有角的脸部轮廓，显示出强健有力的一切特征，甚至力量已消失的部位仍是如此；尽

① 施奈兹(1787—1870)，法国名画家，是大画家大卫的学生，他的画风能吸收各家的特长，同时又能表现自己的个性。他是两个画派——十九世纪初的新古典主义派和接着到来的浪漫主义派的过渡人物。他有许多历史画、风俗画传世。

管他已不再劳动，他那双手还有老茧，手背上长着少量的白毛；他那真正自由人的神态，使人觉得要是他在意大利，为了热爱他所珍视的自由，也许早当了强盗。那孩子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他那双乌黑眼睛，可以正视太阳而不致眨眼，茶褐色的脸孔，配上一头乱蓬蓬的棕黑头发。他的样子机灵而果断，动作自然，象只小鸟；他衣着褴褛，从衣上的破裂处，可以看到洁白、鲜嫩的皮肤。

两人都默默地站着，彼此挨得很近，同样的感情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外貌也证明他们在生活上同样是闲逸的。老人返老还童，爱做孩子的游戏，孩子则摹仿老人的性格，这是两个各有弱点的人之间，一个濒于结束，一个正要发展的力量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过了一会儿，一个约莫三十岁的女人在门限上出现。她一面走路，一面纺线。她是地道的奥弗涅女人，肤色鲜艳，神情愉快而坦率，奥弗涅人的脸型，奥弗涅人的身材、发式和服装，奥弗涅人的有弹性的乳房，还有她的谈吐，全是本地人的完美典型，有勤劳的习惯，没有文化，省吃俭用，热情诚恳，这一切她都具备。

她向拉法埃尔施礼致敬；他们交谈起来了；狗也停止吠叫，老人坐在一条长凳上晒太阳，孩子呢，母亲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他默不做声，但留心细听，一面在端详客人。

“好主妇，你们住在这儿不害怕吗？”

“我们怕什么呢，先生？只要我们把入口堵住，谁还能进到这里？噢！我们一点也不怕！再说，小偷进我们家来，他又能偷到什么呢？”她边说边把侯爵请进家里的大房间来。

她指着被烟熏黑的墙壁，墙上仅有的装饰品是着成蓝、红和绿色的几幅图像：《信用之死》①，《耶稣受难图》和《帝国近卫军的士兵》；此外，在房间的这里那里，摆着一张核桃木做的带帐柱的旧床，一张弯腿的桌子，几只板凳，一只面包箱，吊在天花板下的腊肉，一只盐罐子，一只火炉；以及摆在壁炉台上的发黄的和着色的石膏像。在走出房间的时候，拉法埃尔看见在岩石中间有个男人，手里拿一把锄，弯着腰，好奇地望着自己的房子。

"先生，那是我男人，他在上面种地，"奥弗涅女人说，嘴上露出乡下女人常有的笑容。

"这位老人是您的父亲吗？"

"对不起，先生，他是我男人的祖父。您瞧他这个模样，他已经是一百零两岁的人了。哎！最近他还领着我们的小家伙步行到克莱蒙去过哩！以前他可有劲啦，现在，他就只管吃、喝和睡觉了。他总喜欢和我那小家伙玩。有时候那小子领他到山上去，他也就去了。"

瓦朗坦马上决定要在这位老人和这孩子中间生活下去，和他们呼吸一样的空气，吃一样的面包，喝同样的水，和他们一样睡觉，和他们一样通过营养制造血液。这是濒死人的奇怪念头，他想变成附着在这块岩石上的一只牡蛎，以求多保存几天它的贝壳，把死亡推迟，这对他来说就是个人道德的典型，人类生存的真正公式，人生的美好理想，这是唯一的生活，

① 这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一幅名画的画题，画上表示债主死了，他是被不守信用的债务人杀死的。

真正的生活。于是从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极端自私的思想，它吞没了整个宇宙。在他眼里宇宙已不再存在，宇宙整个转移到他身上。对病人来说，世界从床头开始，而在他们的床脚告终。这儿的风景便是拉法埃尔的病床。

谁在一生中不曾观察过一只蚂蚁的步伐和活动？谁不曾用一把草塞进一只金褐色的蛞蝓在里面呼吸的唯一洞口？谁没有研究过一只纤细的蜻蜓的怪异动作？谁没有欣赏过浅红色的橡树叶上，象哥特式教堂里光彩夺目的玫瑰花形玻璃窗似的无数彩色的脉络？谁没有愉快地长时间观看过雨水或阳光洒落在棕色的屋瓦上所产生的效果，或者欣赏过清晨的露珠，鲜花的花瓣，形形色色的花萼？谁不曾沉溺于这类既出于无心，也象有意，虽无目的，却也会引向某种思想的有形的梦幻呢？谁不曾经历过童年的生活，懒散的生活，离群索居的生活，不那么忙碌的生活？

许多天以来，拉法埃尔就这样没有忧虑，没有欲望地生活着，感觉身体有明显的好转，觉得特别舒适，这就平息了他的不安，减轻了他的痛苦。他攀登岩崖，坐在一处高峰上，从这儿他可以放眼欣赏幅员辽阔的野景。在那儿，他整天象草木向着太阳，象兔子守着窠穴。或者为了使自己熟悉植物界的现象、天空上的种种变化，他便观察大自然在陆上，水里或空中的一切进展。

他企图和这儿自然界的内在活动融成一体，并力求对它无条件服从，以便适应那条支配一切凭本能生活的生命的绝对而保守的规律。他再也不愿意成为自己的负担。就象从前

被法律追捕的罪犯，如果能逃到祭坛下请求庇护，他们就会得救，拉法埃尔正以同样的心情打算溜进生命的圣殿。他终于成功地变为这个广大而强有力的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适应了各种恶劣天气，住过所有的洞穴，懂得一切草木的习性，研究了温泉的性质和它的矿脉，还同各种动物交上了朋友；总之，他是那么完美地和这个生气勃勃的地方融成了一片，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抓住了这里的灵魂，洞察了其中的奥秘。对他来说，一切物类的无穷形态，都是同一物质的不断发展，同一运动的各种组合，这个运动乃是一个无限的生命的强大呼吸，它，活动，思维，走路，成长，拉法埃尔也要和这无限的生命一同成长，走路，思维，活动。他异想天开地把自己的生命和岩石的生命混淆起来。他已在岩石里扎了根。

幸亏有了这种神秘的天启论，这种虚假的康复期，就象大自然所赐予的种种有益的谵妄，得以在痛苦的过程中得到暂时的休息，瓦朗坦处身于这种欢欣的自然美景中，从一开始他就尝到了第二个童年时代的乐趣。他在这里探幽觅胜，发现什么都如获至宝，打算要做千百件事，却一件未做成，当天的计划，第二天就忘掉了，他无忧无虑；他很幸福，他自信已经得救了。

一天早上，他偶然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当他正沉在使人把现实当做奇幻，把妄想看成实际的半醒半睡的状态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继续做梦，突然间，他第一次听到他的女房东向每天前来打听消息的若纳塔报告他的健康状况。奥弗涅女人认定瓦朗坦还在酣睡，便没有压低她那山村妇女说话的高

音域。

“情况没有见好，也没变坏，”她说，“昨晚他还整夜咳得死去活来。他咳嗽，他吐痰，这位好先生真可怜。我和我男人，我们心想，他哪儿来这股拚命咳嗽的劲儿。真个使人听了心碎。他哪儿得来的这种倒霉病！他真是一点儿也没有好转呗！我老是担心有一天早上会发现他死在床上。他真是惨白得象个蜡制的耶稣像！的确，他起床时我曾看到，唉！他那可怜的身体竟瘦得象把柴。他甚至不觉得他已经不好！他满不在乎，还使劲到处奔跑，好象他健康得不得了。他到底还算有勇气，他并不诉苦！说真话，他与其躺在草地上，还不如长眠地下的好，因为他正受着耶稣的苦难！咱并不希望他这样，先生，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可是，即使他不再给我们钱了，我还是一样喜欢他；我们并不是受金钱驱使的。啊！我的天呀！”她接着说，“只有巴黎人才会得这种鬼病！他到底从哪儿得来这个病？可怜的青年人呀，他肯定好不了啦。您瞧，使他憔悴，使他消瘦，毁掉他的就是这种低烧！他却一点也没想到，他一点也不知道，先生。他自己根本什么也没发觉……您可不要为这个哭呵，若纳塔先生！应该这么想：他将因为不再受苦而高兴。您得给他做一次九日经瞻礼。我见过许多人都因为做了九日经瞻礼，很快病就好了，为了救活一个这么好的人，我情愿供献一台蜡烛，他简直象只复活节的羔羊那么温柔。”

拉法埃尔的声音已经太微弱了，他无法使人听到他说话，只好被迫听下这场可怕的饶舌。然而，他实在忍受不了，不得

不下了病床，站到门限上来：

“老坏蛋，”他向若纳塔嚷道，“难道你要做我的刽子手吗？”

那位农妇以为自己看见鬼魂出现，吓得飞跑了。

“我不许你对我的健康有任何担心，”拉法埃尔继续说。

“是的，侯爵先生，”老仆人拭着眼泪回答。

“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你最好不要到这里来。”

若纳塔心里想着要服从侯爵的嘱咐，但是，在他退出去之前，用忠诚和怜悯的眼光看了侯爵一眼，拉法埃尔从这眼神里已看出自己的死期不远。他气馁了，突然间恢复了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感觉，瓦朗坦在门限上坐下来，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耷拉着脑袋。若纳塔给吓坏了，急忙走近主人的身旁：

“先生……”

“你走开，你走开！”病人向他嚷道。

第二天清早，拉法埃尔攀登岩崖后，在一个岩石的裂隙处坐下来，这里长满苔藓，从这儿可以望见由温泉疗养所通到他居住处的一条小径。这时候，他瞥见若纳塔在岩崖底下又和奥弗涅女人重新谈起话来。一种捉弄人的神秘力量，把这个女人不时的摇头，她的绝望的手势和可怕的幼稚谈吐，都给他阐明了他的处境，甚至把她那些致命的话语也通过风和沉寂传送给了他。

恐怖袭击了他的整个身心，他便跑到山峰的最高处躲起来，在那儿直呆到黄昏时分，还是不能驱除那些由于他已成为残酷的关心对象，从而不幸地在他心中唤醒的种种不祥思想。

突然，奥弗涅女人本人象夜幕下的一个阴影，忽然站在他面前；出于诗人的奇想，他要在她穿的黑白相间的裙子和鬼怪身上干枯的肋骨之间找到隐约的相似之处。

“掉露水啦，亲爱的先生，”她对他说，“要是您还呆在这里，您会不折不扣让自己象个坠地的果子那样烂掉。该回去啦。这样子吸露水是不卫生的，尤其您从早上起，一点东西还没吃。”

“天杀的！”他大声说，“你这老巫婆，我命令你让我自由自在地过活，不然，我就要搬走！天天早上给我掘墓坑，这就很够啦，至少晚上不要再掘了……”

“给您掘墓坑，先生！掘您的墓坑！……您的墓坑到底在哪儿呀？我愿意看见您象我们父亲那样健在，绝不愿看见您躺在墓坑里！墓坑嘛！要到那里去，我们都觉得还太早哩……”

“别说啦！”拉法埃尔说道。

“请挽着我的胳膊，先生。”

“不用。”

人类最难忍受的是怜悯之情，尤其是在他值得别人怜悯的时候。仇恨是一剂滋补药，它能使人活下去，它唤起复仇的念头；可是，怜悯却能杀死人，它使我们原来虚弱的身体更为衰弱。这是把恶意变成花言巧语，这是藏在温柔里的轻蔑，或者是藏在冒犯里的温柔。拉法埃尔发现在百岁老人心里有种胜利者的怜悯，发现在孩子心里有种好奇的怜悯，在村妇心里有叫人厌烦的怜悯，在村夫心里有利害关系的怜悯；但是，不

管这种感情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它始终包含着死的意味。一位诗人可以用任何题材来写诗，至于写出的诗是可怕的，还是快乐的，要看他当时所感受的印象如何而定；当他的灵魂处于激昂状态时，便拒绝柔和的色调，而往往要采用强烈的或鲜明的颜色。这种怜悯反映在拉法埃尔的心中便产生一种悲哀和忧郁的可怕诗篇。当初他到这儿来和大自然接近的时候，毫无疑问，他连做梦也没想到会遇见这种自然流露的坦率感情：当他自以为是独自一人坐在树下和顽强的呛咳作斗争，他总会看到那双灵活闪亮的小孩眼睛，那小家伙象个哨兵站在草丛中窥伺他，象个野人似的，这种孩子的好奇心，包含着和开玩笑同样多的乐趣，这是种莫名其妙的关心和无情的混合。苦修会修士们见面时打招呼说的那句可怕的话："兄弟，必须死去，"①似乎经常写在那些和拉法埃尔一起生活的老乡的眼睛里；使他弄不清楚是他们天真的话语，还是他们的沉默更使他害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使他受窘。

一天早上，他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在他周围打转，他们悄悄地象猎狗似的嗅他，研究他；然后，装作到这儿来散步，他们向他请教一些普通的问题，他也就简单地回答他们。他认出这两人就是温泉疗养所的医生和神甫，他们一定是被若纳塔派遣，受疗养所客人的嘱托或者是被濒死者的气味给引来的。这么一来，他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出殡行列，听到神甫唱送葬歌，他还计算了每个送殡人手拿的蜡烛，到后来他就只能透过

① 苦修会是法国古时的一个教派，其教徒遵守非常严肃的教规，以从事苦修，他们相见时，用这句可怕的话代替问安。

一层黑纱来观看这儿丰富的自然美景了，而当初他满以为在这个美景里重新找到了生命呢。过去向他宣告长寿的景色，此刻都在向他预言生命即将终结。第二天，他动身回巴黎去，行前不免受到房东的充满哀愁和怜悯的诚挚祝愿。

经过整夜的旅行之后，他在波旁内山区风景最秀丽的一个峡谷里醒来，这儿的山光野景在他眼前回旋，象梦中朦胧的影象般迅速消逝。自然美景以无情的媚态在他的眼前卖弄风情。一忽儿，阿列河在风光明媚的远景中象条闪光的水带般缓缓流逝，接着是隐藏在赭黄色山岩隘口里简朴的小村庄露出它们的钟楼尖顶；一会儿，又是一个小峡谷的磨坊突然出现在单调的葡萄园后面，然后又不断出现一些秀丽的邸宅，山腰里的村落，或者是两旁长着茁壮的白杨树的公路；最后是卢瓦尔河和它那些河面象钻石般的支流在金沙中闪耀。① 无穷的诱惑啊！激动的大自然，象儿童般活泼，它的难以抑制的六月的热情和蓬勃的生机，必然要吸引病人无神的眼光。他拉上车子的百叶窗，又沉沉入睡了。

约莫黄昏时刻，车子驶过科纳，他被一阵欢乐的乐声吵醒，发现自己正好碰上一个乡村的节日盛会。驿车站就坐落在广场附近。当车夫给他的车子更换马匹的时候，他看到欢乐的村民在跳舞，头戴鲜花的漂亮姑娘在尽情挑逗，小伙子们

---

① 卢瓦尔河是法国最长的河流，分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这里指的是河的中游，该河在一个大山谷里呈一个大环形，并有许多支流，河床里充满沙堆。

精神焕发！还有兴高采烈的老农，他们的胖脸被酒气熏得通红。小孩们互相嬉戏，老村妇们纵情谈笑。大伙都放开了嗓门，欢乐的气氛，使得人们身上的服装和桌子上摆开的筵席都为之生色。广场和教堂都呈现出快乐的面貌；乡村的屋顶、窗户，甚至房门似乎也换上了节日的盛装。

象所有濒死的人那样，就连最微小的喧闹都难于忍受，拉法埃尔既无法抑制住一声沉痛的叹息，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欲望：强迫乐队停止演奏，使这种欢腾化为乌有，使这阵喧哗归于沉寂，直至驱散这个放肆的节日欢会。他十分悲伤地登上马车。当他往广场上看时，发现那儿的欢乐场面已变成一片惊慌，乡村姑娘们都跑光了，长凳上空无一人。只有乐队座上还有一个瞎子乡村乐师，用他的木笛继续吹出刺耳的舞曲。这没有舞者的舞曲，这个衣衫褴褛，头发蓬松，表情忧郁，藏身在菩提树荫下的孤独的老人，正是拉法埃尔所希望的怪诞人物的形象。霎时间乌云密布，下了一场六月的倾盆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便雨过天晴。这是很自然的事，拉法埃尔仰望长空，看见几朵淡淡的白云被风吹散，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看看他的驴皮是否又缩小了一点。他重新躺在马车的角落里，不一会儿车子便向路上驶去。

第二天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坐在卧室里壁炉旁边。因为他觉得冷，叫人生了一炉旺火。若纳塔给他送上一些信件。这些信全是波利娜写的。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第一封信，抽出信笺来看，就象看一张收税官免费寄来的浅灰色的催税单。他读到的头一段是：

“离家了！但这是逃跑呵，我的拉法埃尔。怎么啦！谁也不能告诉我你在哪儿？要是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难道还有谁会知道？”

他不愿从信里知道更多的情况，便冷冷地拿起这些信，扔进壁炉里，用无神的冷漠眼光，瞧着熊熊的炉火把香笺扭卷、收缩、翻腾、分裂成碎片。

在炉灰上旋转的残片，让他看到一些句子的开头，片言只语，烧掉一半的意思，他觉得有趣，便不由自主地在火焰中抢着读作为消遣：

“……坐在你的门前……等待……任性……我服从……情敌们……我，不！……你的波利娜……爱……难道不再有波利娜了？……要是你想离开我……你还不至于抛弃我……永远的爱……死……”

这些词语使他发生内疚：他拿起火钳从火焰中抢救出最后一片信笺。

“我在抱怨，”波利娜写道，“可是，我不诉苦，拉法埃尔！让我远离你，你一定是想要使我免除什么悲伤的重压。也许有一天你会杀死我，但是，你太好了，绝不会让我受苦。好吧！别再这样走开啦。行！我能接受最大的折磨，只要是在你的身边。你给我带来的忧愁，将不再是忧愁：除了曾经向你表白过的爱之外，在我心中还有比这更多得多的爱情。我能忍受一切，除了为你痛哭和不能知道你要做的……”

拉法埃尔把这片被烧黑了的残笺放在壁炉台上，后来他突然把它再投进壁炉里。这页残笺反映他的爱情和他无法逃

避的命运实在太强烈了。

“去把毕安训先生找来，”他对若纳塔说。

荷拉斯到来，发现拉法埃尔躺在床上。

“我的朋友，你能给我配一服含量轻的鸦片饮料吗？好让我经常处于半睡眠状态，又不至因常喝它而有碍身体。”

“这最方便不过了，”年轻的医生答道，“但是，为了吃饭，每天总得起来几个小时呵。”

“几个小时，”拉法埃尔打断他的话说；“不，不！我愿意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毕安训问道。

“睡觉，这还算是活着！”病人回答。——“不能让任何人进来，即使是波利娜·德·维什诺小姐也不例外！”在医生开药方的时候，瓦朗坦对若纳塔说。

“喂！荷拉斯先生，有什么办法吗？”老仆人把青年医生一直送到大门外台阶上时问道。

“他还能活很久，或者今晚就死。对他来说，活着和死去的机会是相等的。这我完全没把握。”医生在回答他时，无意中做了个怀疑的手势，“应该让他开心。”

“让他开心！先生，您不了解他。前些日子，他不哼一声就杀了一个人！……什么都不能使他高兴。”

拉法埃尔有好几天沉没在人为的昏睡中。多亏鸦片的物质力量对人的精神所发挥的作用，使这个有很强的想象力的人，竟然降低到了懒惰动物的水平，它们呆在树林里，象一块死木头似的，连容易获得的食物都不愿移一步去猎取。拉法

埃尔甚至把日光遮住，使光线再进不了他的家。晚上约莫八点钟的时候，他从床上下来，连对自己的存在都没有清醒的意识，他填饱肚子后，立即又去睡觉。他的时间是冰冷和干缩的，只能在一个黑暗的背景上给他带来些模糊的形象，一些痕迹，一些昏暗的光线。他把自己埋藏在极端的沉寂里，使自己的动作和智慧处于否定的状态。一天晚上，他醒来比平常要晚得多，发现他的晚餐还未送来。他就按铃叫若纳塔。

“你可以走啦，”他对他说，“我让你发了财，你可以去享你的晚福了；可是，我再不愿让你来捉弄我的生命……怎么样！混蛋，我饿啦。我的晚餐在哪里？你说！”

若纳塔无意中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拿起一支蜡烛，烛光在府邸中黑暗的巨大房间里闪动；他领着重新变成机器的主人到一个宽敞的走廊里，并且突然把大厅的门打开。拉法埃尔立即受到强烈的灯光的照射，目迷神眩，前所未有的豪华景象把他惊呆了。只见大厅里所有的玻璃大吊灯，全都点上蜡烛，花房里培植出的最名贵的花卉，很艺术地布置在餐桌上，桌上摆的全是光彩夺目的银餐具和金的、螺钿的器皿，还有各种精细瓷器；一桌热气腾腾的豪华筵席，其中的珍馐美味香气扑鼻，令人馋涎欲滴。

他看到自己的亲友被请来赴宴，席间夹杂着装饰华丽，妖艳迷人的妇女，她们袒胸露背，秀发上插满鲜花，眼睛里闪闪发光，她们全都是不同类型的美女，通过肉感的打扮，分外逗人喜爱，其中一个穿件爱尔兰式的束腰短上衣，显得身段婀娜多姿，另一个穿一条安达卢西亚女人穿的绣花裙子，体态风

流；这一个打扮成半裸体的女猎神狄安娜，那一个摹仿德·拉瓦利埃小姐的打扮，纯朴而多情。他们都同样决心要大醉方休。所有宾客的眼睛里都闪耀着喜悦、爱情和快乐的光芒。当拉法埃尔死人般的面孔出现在客厅的门口时，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它象这个临时布置的盛宴发出的一片灿烂红光那样，迅速向他传来。各种声音，香气和光线，以及这些迷人的美女，全都刺激了他的感官，引起了他的食欲。一阵悦耳的乐声从邻室传来，不断用柔和的声浪掩盖这种醉人的嘈杂声音，从而完善了这个奇异的景象。

拉法埃尔觉得自己的手被一只令人感到舒服的手握住，这是一只女人的手，这女人就是阿姬莉娜，她正张开鲜嫩、洁白的双臂要拥抱他。他明白这个景象不是象他在苍白的梦境里那种模糊怪诞的、飘忽不定的幻影，便发出一声惨叫，突然把门关上，狠狠的给了他的老仆一个响耳光。

"你这恶棍，难道你发誓非把我弄死不可吗？"他大声责骂他。

拉法埃尔因为遇到刚才这种对他有危险的场面而气得浑身发抖，但他终于拿出力气回到自己的房间，喝了一服大剂量的安眠药水，又躺下去睡了。

"真是见鬼！"若纳塔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后说，"毕安训先生曾当面嘱咐过，要我好好地让他开心……"

约莫半夜时分。拉法埃尔由于某种生理上的变化和医药失去效用后的奇特现象，这时候，他在睡眠中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他苍白的双颊染上了鲜艳的玫瑰色。他那少女般优雅

的前额显示出天才的气质。生命在这安详和酣睡的脸上焕发出光辉。你也许要说这是在母亲的保护下酣睡的小孩。他睡得很香，朱红的嘴唇呼吸均匀，气息纯洁；他面露笑容，一定是在梦里过着美满的生活，也许他是百岁老人，也许他的孙儿们都在祝愿他长寿；也许他在艳阳天坐在树荫下的乡村板凳上，象先知那样从高山之巅瞥见远方幸福的乐土！……

“原来你是在这里！”

这句话是用银铃般的声音说出来的，驱散了他梦境中模糊不清的影象。在灯光之下，他看见波利娜坐在他的床上，因为久未晤面和饱受痛苦，波利娜变得更美了。

拉法埃尔看到这张象睡莲般洁白的脸蛋，不禁呆住了，这张脸在阴影之下，衬着长长的黑发，似乎显得更加洁白。眼泪沿着双颊流下，划出两道发光的泪痕，挂着的泪珠，只要微微一动就会掉下来。她穿着洁白的服装，头部略为倾斜，侧身坐在床边，仿佛天国下凡的天使，又象是一口气就可以吹散的幽灵。

“啊！我全都忘掉了，”在拉法埃尔睁开眼睛的时候，她便嚷道。“我要说的话只是：我是属于你的！是的，我的心里只有爱情。啊！我命里的天使，你从来没有这么美。你的眼睛使人震惊……可是，我全猜到了，得啦！你曾背着我去找寻健康，你害怕我……好吧！……”

“走开，走开，别管我，”拉法埃尔终于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可是，你快走吧！要是你留在这里，我就会死，你愿意看着我死吗？”

"死！"她重复说。"难道你能没有我而独自去死吗？死，可是，你还年轻呀！死，可是，我爱你！死！"她用沉痛带哭的喉音说，一面用疯狂的动作紧握着他的双手……

"你的手多么冷呵！"她说，"难道这是种幻觉吗？"

拉法埃尔从枕头下取出那块驴皮，它已不牢固，而且很薄，小得跟一片长春花的叶子差不多了。他指着驴皮对她说：

"波利娜，这就是我的美好生命的美好形象，我们来说声永别吧！"他说。

"永别？"她神色惊惶地重复说。

"是的，这是一张灵符，它满足了我的一切欲望，它也就代表我的生命。你看，它给我剩下的，就只这一点儿了。要是你还这样的看我，我就要死啦……"

这少女以为拉法埃尔发疯了，她拿过那张灵符，就去找灯火。摇曳的灯光同时照亮了拉法埃尔和那张驴皮。她十分仔细地观察她情人的面孔和那最后一小块魔皮。拉法埃尔看到她因恐怖和爱情愈显得漂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回忆起过去温柔的风流情景和疯狂的快乐，使他沉睡已久的情欲在他心中死灰复燃了。

"波利娜，来呀！波利娜！"

一声可怕的尖叫从少女的喉里发出，她睁大眼睛，因前所未有的痛苦而紧锁的双眉，现在因恐怖而展开了，她从拉法埃尔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狂暴的情欲，以前她认为这是她的光荣；但是，随着这种情欲的扩张，那块魔皮在收缩的过程中，使她的手发痒。她不假思索地，逃进隔壁的客厅，随手把门

关上。

“波利娜！波利娜！”垂死的人一面叫嚷，一面追她，“我爱你，我热爱你，我要你！……要是你不给我开门，我就诅咒你！我要死在你身上！”

他用生命最后爆发出的一股奇怪力量，把门推倒，看到他的情妇半裸着身子在长沙发上打滚。波利娜想刺破自己的胸膛而未能如愿，为要死得快些，她又打算用她的披巾来自尽。

“要是我死，他就能得救！”她说，一面勒紧她在脖子上打好的活结。

在这场和死神的搏斗中，她披头散发，肩膊裸露，衣衫凌乱，泪流满脸，面色火红，这种在可怕的绝望下挣扎的情景，呈现在陶醉于爱情的拉法埃尔眼前，竟成了千娇百媚，更增强了他的欲火；他象猎食的鸷鸟般轻捷地扑在她身上，扯断勒着她脖子的披巾，要把她搂在怀里。

这临死的病人，找寻话语来表达那吞噬他全部力量的情欲；可是，他找到的只是胸膛里发出的嘶哑的喘声，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气息象是从他的脏腑里挤出来似的。最后，再也无法组成语音了，他便在波利娜的胸脯上乱咬。若纳塔听到了惨叫声非常害怕，便走了进来，看到那少女蹲在一个角落里俯身在尸体上，他便想把尸体从少女手中夺过来。

“你要什么？”她说，“他是我的，是我害了他，我不是曾对他预言① 过吗？”

---

① 参阅本卷第175页。

尾　声

“那么，波利娜怎么样了？”

“啊！波利娜吗？听着。有时候，你是否曾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坐在你家温暖的炉火前面，一边纵情地沉湎于爱情或青春岁月的回忆？一边欣赏火焰在一块栎木上造成的条纹？这里，燃烧作用描绘出了棋盘上的红色格线，那儿，燃烧发出一些柔软的闪光；蓝色的小火焰在奔跑，跳跃，在炽热的炭火的背景上游戏。这时来了个无名氏画家利用这火焰当画布；运用他的独特技巧，在这紫色或紫红色的灿烂画面上描绘出一个超自然的秀丽绝伦的人像，这是个转瞬即逝的幻象，决不会凑巧有第二次出现；她是一个头发被风吹起的女人，她的侧面流露一种动人的热情：这是火中的火焰！她微笑，她消逝了，你再也见不到她。永别了，火焰之花！永别了，未完备的，出乎意料的原质，要成为光辉灿烂的金刚钻，你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晚了！”

“可是，波利娜呢？”

“你还没听懂吗？我再说一遍。让开！让开。她来了，这就是她，她是幻象的皇后，她象亲吻般倏忽即逝，她象闪电般一闪即过，也象闪电那样，从天上喷射电火，她是非创造的存在，是整个精神，整个爱情！我不知道她是哪种火焰的化身，对她来说，也许火焰本身就是有生命的瞬间！她身上的线条那么纯洁，这就告诉你，她是从天上来的，她难道不是象天使

般光华灿烂？你难道没有听到她的翅膀在空中搏动的声音？她飞来停在你的身旁比飞鸟还轻，她那双可怕的秀眼使人着迷；她那柔和而有力的气息，以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你的嘴唇；她躲避你，而又引诱你，你已身不由已离开了大地。你情愿，哪怕只有一回，用你发痒的手，狂热的手，抚摩这雪白的肉体，揉搓这一头金色的美发，亲吻这双闪亮的眼睛。一股浓香使你陶醉，一阵美妙的音乐迷住了你。你的全部神经震动了，你全身都是欲望，都是痛苦。噢！无法形容的幸福！你曾经接触过这个女人的嘴唇；可是，突然间，一阵剧痛使你惊醒。啊！啊！！你的脑袋碰在床角上，你抱住红木的床柱亲吻，你吻冰冷的镀金饰物，吻一个青铜像，一个铜制的爱神。”

“可是，先生，波利娜呢？”

“还要问！你听着。

“一个明媚的早晨，从图尔出发，一个年轻人，和一个漂亮女人手挽手登上了拉维尔·昂热号轮船。这样结合在一起的一对情侣，他们长时间地欣赏着在卢瓦尔河广阔水面上的一个白衣女像，她朦胧地出现在雾霭里，仿佛是水分和阳光造成的结果，或者是云彩和空气形成的幻象。

“这个流体的创造物，她一会儿是河水女神，一会儿又是空气中的女精灵，她在空间飞翔，就象在记忆里回旋的一句话语，它使你白费劲地找寻，却不让你抓住；她漫步在岛屿与岛屿之间，她摇摆着脑袋穿过高高的白杨树林；后来，她又变得庞大无比，她身上长袍的无数褶裥熠熠生辉，太阳在她面部周围造成的光轮灿烂夺目；她在村落与山丘之上飞翔，仿佛是要

禁止汽船从于塞古堡①之前通过。你也可以说这是'漂亮的表妹'②的幽灵在保护她的故乡免受近代文明的入侵。"

"很好，我明白了，波利娜原来是这样的。可是，馥多拉呢？"

"噢！馥多拉，你总会碰见她……昨天她在滑稽剧院，今晚她将去歌剧院，到处有她的踪迹。要是你愿意，不妨这么说，她就是社会。"

一八三〇至三一年于巴黎

梁 均 译

---

① 于塞古堡是法国卢瓦尔河岸的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宏伟古堡。

② 指法国十五世纪作家拉萨尔的风俗小说《小冉·德·圣德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非常漂亮，受人爱慕的贵妇，当时的国王给了她一个尊称："漂亮的表妹"，她的真名反而被人遗忘。

耶稣降临弗朗德勒

献给玛瑟莉娜·代博尔德-韦莫尔①

献给您这则弗朗德勒的朴实的传说，您是弗朗德勒的女儿，您是弗朗德勒人的当代光荣之一

德·巴尔扎克

在比利时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卡德藏岛和弗朗德勒沿海地带之间，人们是通过乘坐一只小船进行交往的。后来在新教史上享有盛名的岛上首府米德尔堡，当年的居民还不到两三百户人家。富饶的奥斯坦德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港口。港口附近有一个小镇，镇上住着寥寥几户渔民，几户穷困的商人和几户逍遥法外的海盗。奥斯坦德有二十来座房屋和三百座棚屋、草舍和用遇难船只的残骸搭成的简陋住房。然而镇上却设有一个总督，一支自卫队，若干绞刑架，一所修道院，一个镇长，总之，有一切先进文明的机构。那么，在布拉班特、弗朗德勒、比利时执政的又是谁呢？关于这一点，传说中避而不

① 玛瑟莉娜·代博尔德-韦莫尔(1786—1859)，法国女诗人，生于杜埃。自一八三三年秋天起，巴尔扎克便与她建立了友情。《耶稣降临弗朗德勒》是为她写的一个短篇。

谈。应当承认，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的讲故事人，在弗朗德勒的夜晚一遍又一遍地口述这个传说时，兴趣盎然地给它抹上了一层含混不清和神奇玄妙的色彩，他们的讲述各具独特的诗情画意，同时在细节上又相互矛盾。经过祖母们、讲故事人年复一年的昼夜讲述，户户相传，这个故事带上了每个世纪的不同的色彩。犹如那些宏伟建筑是每个时期的建筑师任意设计的，然而其粗陋、发黑的主体部分却博得诗人的赞赏，这个故事也许使评论家们以及爱挑剔文字、事实和时间的人们大失所望。讲故事人对这个传说的了解并不高人一筹，但也不逊色于他人。讲故事人如同弗朗德勒的迷信者一样，对故事也信以为真。由于无法使各种传说一致起来，因此，故事也许缺乏不可能再现的小说式的天真，但却具有历史学家否认的大胆虚构，宗教赞许的教益，想象的产物——荒诞，智者能接受的寓意。还是让人们自己去汲取精神营养，区分良莠吧。

把旅客从卡德藏岛载往奥斯坦德的渡船马上就要离开海岸了。岸上有一道小堤，人们总是打那儿上船。船上的铁缆拴在堤上的一块石头上。解铁缆前，船主吹了几次号角，呼唤来迟的人赶紧上船，因为这是最后一班船了。暮色降临，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还能隐约看见弗朗德勒的海岸和岛上的迟到乘客。他们有的沿着四周是田野的泥墙踱来踱去，有的则在沼泽地里很高的灯芯草丛中徜徉。船上已经座无虚席，有人叫道："你们还在等什么？快开船吧！"这时，一个人出现在离堤几步远的地方。船主既未见他走来，也未见他在岸上走动，瞅见他觉得很奇怪。那人似乎刚从地上站起来，象一

个农民躺在地上等候开船，刚被喇叭声惊醒。他是小偷？是海关人员还是警察？当他踏上小船停靠的堤岸时，站在船尾的七个人忙不迭地坐到长凳子上，好让自己人坐在一起，不让陌生人插进来。这是刹那间油然而生的念头，富人们心中产生的贵族念头。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属于弗朗德勒的最高贵族阶层。首先得提一下那个年轻骑士，他牵着两条漂亮的猎兔犬，长长的头发上戴着一顶饰有宝石的无边帽，他摇响他的金色马刺，不时旁若无人地撚着胡髭，双目睨视着其余乘客。一个倨傲的姑娘手里捧着一只隼，只跟她母亲和一个教士说话，教士看来是她们的亲属。他们的嗓门抬得很高，旁若无人地一起讲个不停。然而，紧挨他们的是当地一位要人，一位身穿宽大外氅的胖胖的布鲁日的资产者。他的当差全副武装，早把装满钱币的两只口袋放在他身旁。在他们旁边，还有一位科学家、卢万大学① 的博士，紧挨着他的是他的助手。在这些相互蔑视的人们的前边，是船工们的长凳，把他们与船头的人分隔开来。

新来者跨进船舱，目光向船后部扫视了一下，见那里已没有空座位，便往船头走去，想向那里的乘客要个座位，他们是些贫苦的人。那人头上没戴帽子，身着褐色羽纱上衣和短裤，上浆的麻布翻领上未佩带任何饰物，手里既没拿无檐帽，也没拿有檐帽，裤带上既没挂钱包，也没挂宝剑。大伙一瞅见他，就把他当成一个自信的市长，一个好好市长，如同当地画

① 卢万大学创建于一四二六年，一开始就是比利时最兴旺的大学之一，一七九九年停办，不久又复办，当今在欧洲仍享有盛名。

家①笔下气质和性格淳厚的弗朗德勒老者。那些贫苦人露出尊敬的神色欢迎陌生人，这引起船尾人嘁嘁喳喳的低声讽刺。一个干苦活的疲惫不堪的士兵把自己的座位让给陌生人，自己坐到船舷上。他双脚抵在一根木头横档上，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横档犹如鱼的脊柱，连接船上的木板。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模样象奥斯坦德的工人，向后退了一下，免得陌生人受挤。她的举止显得不卑不亢，却是一种乐于助人的表示。那些穷苦人平常懂得互相帮助的重要和友爱相处的快乐，显露了他们的坦率和真诚，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以极其天真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人做了一个十分庄重的手势，表示感谢，随后坐到年轻妇女和老兵中间。在他身后，坐着一个农民和他十岁的儿子。一个可怜的女人身边放着一只几乎空无一物的褡裢，她很苍老，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是一个典型的不幸而又无忧无虑的人。她躺在船的前缘，蜷缩在一大捆缆绳当中。一个划桨手、老船工，在她漂亮而又富有的时候就认识了她，他让她进来了，他是按照民众中一句令人赞赏的俗语*看在上帝分上*这样做的。

"谢谢您的恩德，托马，"老妇人说，"今晚我祈祷时，要为您念两遍*Pater*②和两遍*Ave*③。"

船主又吹了一遍号角，扫视一下阒然无声的田野，把船缆

---

① 巴尔扎克在这里指的画家很可能是荷兰画家米尔威特（1568—1641）。作者曾在卢浮宫看过他的几帧表现市长及其夫人的肖像画。

② 拉丁文：天主经。

③ 拉丁文：圣母经。

抛到舱里，沿着船舷健步走到船边，抓住舵杆，伫立着。接着出神地望望天空，船到海面时，他对船工们大声说："用力划！用力划！快快划！海巫正等着一场风暴哪，船舵在震动，说明海上有大浪，我的伤口一痛，就要有暴风雨啦。"

这些航海用语只有那些听惯了波浪声的人才明白，于是他们加快速度划桨，越划越快，然而，动作始终有节奏，协调一致，与前一阵子不一样，有如一匹马由疾走到奔腾。坐在船尾的大人先生们欣赏着那些健壮的胳膊，那些褐色的面孔，那些炯炯有神的眼睛，那些紧张的肌肉。船工们的协同努力，为的是让他们尽快渡过海峡，而所要的渡钱很少。他们非但对这种辛劳无恻隐之心，反而对船工们指指划划，嘲笑他们用力划桨时痛苦的面孔上产生的种种滑稽表情。在船头，士兵、农民和老妇人用同情的目光凝视着船工，这种同情心极其自然，因为他们自己也以劳动为生，理解苦力们的含辛茹苦和疲惫不堪。而且，他们都熟悉海上生活，一看天空便知道危难即将临头，一个个表情严肃。年轻的母亲摇晃着孩子，一边哼着一支古老的教堂圣歌，给孩子催眠。

"如果我们到了岸上，"士兵对农民说，"上帝无论如何会让我们活下去的。"

"啊！上帝是主宰一切的，"老妇人答道，"但我相信上帝的意愿是要我们到他的身边，您瞧见前边的光亮了吗？"她用头示意，让他看西边的天际，只见一道道火红的霞光衬着带红色的褐色云彩，好象风暴就要到来。大海发出低沉的响声，那是从水下发出的呼啸，犹如一条犬作呜呜声。船离奥斯坦德

不远了。这时，天空和大海呈现了一种景色，这种景色瞬息万变，不可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让画家来勾勒，让诗人来描绘。人们的创作须有鲜明的对照，因此，大概由于无力表现那种伟大而平淡无奇的美，艺术家通常祈求造化显现出最为壮丽的奇观，尽管静止与运动，静谧与风暴往往同样深深打动人的心灵。有一会儿，船上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凝视着海水和天空，这大概出于厄运来临的预感，或出于听天由命的伤感。每当祈祷开始，暮色降临，万物阒然，钟声扬起之时，这种伤感几乎攫住每个人的心灵。大海发出微弱的灰白色的光亮，进而渐渐暗淡，呈铁灰色，天空大部分灰蒙蒙的。在西边，一块狭长的天空宛如一片血海。然而在东边，一道道闪烁的光亮，如同精美的画笔画就一般，被一些散开的、象老人额上的皱纹似的云彩分隔开来。这样，海水和天空浑然一体，呈现一片晦暗的色调，到处空空蒙蒙，越发映衬出落日的不祥红焰。面对大自然的这般景色，人们的恐怖之感油然而生。倘若允许黎民百姓大胆创造的比喻进入书面语言，人们兴许会引用士兵经常说的"天气在溃败"或农民回答的"天空露出一副刽子手的面容"。突然，西天狂风大作，一直察看着海面的船主瞅见天际海水上涨，大声嚷道："喃！喃！"一听见他的叫声，水手们立即停下手中的桨，任桨在水上漂。

"老板说得对，"托马泰然自若地说。这时，给巨浪推向高处的船又落下来，象掉进了半开的海底。

瞅见船如此颠簸，海里怒涛滚滚，船尾的乘客个个面如土色，失声叫道："没命啦！"

“啊！还不到这个地步。”船主安然回答道。

这时，风吹散了船上空的云彩，大块大块的灰云以可怖的、飞快的速度汇聚到东方和西方，黄昏的微光从被风暴吹开的乌云断裂处直射下来，照出了一张张面孔。乘客当中，不论是贵族还是阔佬，水手还是穷苦人，瞥见后来者都惊讶了一阵子。他的金黄色头发在泰然自若而又安详的额头上分成两股，披散在肩上，形成无数环状鬈发，在晦暗的天色中，映衬出一副慈祥的面容，它流露出上帝般的怜爱。他并非对死亡不感到畏惧，而是笃信不会殁于海水之中。坐在船尾的人虽然暂时忘记了威胁他们生命的无情风暴，但随即又变得自私，恢复了平素的习惯。

“他倒怪自在，这个麻木的镇长，他没有看到我们面临葬身鱼腹的危险！他象一只狗似的呆在那儿，会毫无痛苦地死去的。”博士说。

他这番颇有见解的话语刚落，海上便掀起了风暴，从四面八方袭来，船象陀螺似的急速旋转，海水涌进了船舱。

“哦！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孩子！谁来救我的孩子呀！”女人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叫道。

“您自己。”陌生人答道。

陌生人的嗓音深深打动了年轻妇女的心，使她重新萌发了一线希望。尽管风暴在呼啸，乘客在叫嚷，这一甘露般的话语她仍然听得一清二楚。

“救命的圣母啊！您在安特卫普，您若把我搭救出来，我给您烧一千斤蜡烛，竖一尊雕像。”阔佬跪在金币袋上叫道。

“圣母不在安特卫普，也不在这里。”博士回答。

“她在天上。”一个声音答道，这声音象是从海水中发出的。

“刚才这话是谁讲的？”

“是魔鬼，”仆人叫道，“它才不管什么安特卫普的圣母呢。”

“甭提你们的圣母了，”船主对乘客们说，“还是快拿木勺来舀船上的水。你们呢，”他对水手们说，“用力划！我们还有一点喘息的时间。魔鬼让你们活在世上，我以它的名义跟你们说，还是让我们自己救自己吧。这个小小的海峡万分危险，我知道，我在上面来来去去有三十年了，难道我是今天晚上才和风暴搏斗的吗？”

接着，船主站到舵边，继续一会儿看看船，一会儿看看大海和天空。

“老板总是对什么都不在乎。”托马低声说。

“上帝会让我们跟这些穷鬼死在一起吗？”傲气十足的姑娘向仪表堂堂的骑士发问道。

“不会！不会！高贵的小姐。您愿听我的话吗？”他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向自己身边，对她耳语道：“我会泅水，可别跟别人说！到时候我抓住您美丽的头发，慢慢把您拽到岸边，但我只能救您一个人。”

姑娘瞅着年老的母亲。老妇人双膝跪着，祈求主教赦罪，他却无意听她说话。骑士从他漂亮的情妇的目光中觉察到她对母亲的一丝爱怜，便低声跟她说：“服从上帝的意愿吧！倘

若他要召唤您母亲，这也许是为了让她得到幸福。”接着又用更低的声音说：“……在另一个世界。”心中却暗想：“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吕珀尔蒙德① 的贵妇除了在加夫尔有男爵领地外，还拥有七处封地。姑娘听着这位漂亮的冒险者道出她的命运、她的爱情的利益所在。这个年轻的异教徒经常出入教堂，去那儿寻找“猎物”——一个可与之结婚的姑娘，或是一笔现款。主教别无他法，只是一个劲儿祈求风浪平静下来。他思念着他的姘妇，他想她做好了可口的饭菜在等待他哩，也许现在她正洗澡，或在搽香水，或往身上穿天鹅绒袍子，或在戴项链和宝石。这位作孽的主教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神圣的教士职责，没想到安慰他的基督徒，没想到劝告他们相信上帝，反而把对世俗享乐的留恋和情话与日课经上的圣谕混在一起。这时，在微光下，仍能看出一副副苍白面孔上的种种表情。一个浪头把船掀得离开了水面，接着又把它抛入水里，船剧烈摇晃，好似秋风任意玩弄的一片脆弱的树叶。只听船壳咔嚓一声响，好象就要断裂似的。顿时一阵可怖的叫嚷声。船头的人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反应迥然不同。每当浪头打来，好象要把脆弱的船吞没，年轻的母亲总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然而她满怀希望，这是陌生人的话在她心中播下的希望。当她把目光投向他时，他的面孔使她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仰，一个弱女子的坚强信仰，一个母亲的信仰。陌生人的上帝般的爱怜

① 吕珀尔蒙德是东弗朗德勒的一座古老城市，距安特卫普只有十五公里，从那里能够遥望吕珀尔蒙德伯爵的城堡废墟。

话语使她对生活又产生了希望，淳朴的女人信赖地期待这一许诺的实现，她几乎再也不怕丧生了。牢牢坐在船舷上的士兵不断打量古怪的陌生人，并且发挥自己的理解力和刚毅精神，使自己那张晒黑的粗犷的脸也象陌生人的脸一样不动声色。他虽然一辈子过着被人使唤的、机械的生活，这种刚毅精神却并未受多大的损害。士兵极想表现得和这位无所畏惧的陌生人一样泰然自若，渐渐地，也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个威力内蕴的人的神秘道德准则也成了他的道德准则。尔后，钦慕变成对那人的本能的狂热崇拜、无限爱戴、无比信赖。一位军队将领拥有很大权力、满载战功、享有军事天才的崇高威望时，在士兵中就会受到这样的热情仰慕。穷苦的老妇人低声说："啊！我真是可耻的罪人！我受的磨难还不够补赎我年轻时犯下的淫荡罪孽吗？啊！该死的，你为什么要过加卢瓦女人①的风流生活呢？你为什么与教堂里的人侵吞上帝的财产？你为什么与横征暴敛的收税人一起吞没穷人的财产？啊！我恶贯满盈！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要么让我在这不幸的人间结束我的苦难，要么请圣母——上帝的母亲可怜可怜我。

"老大娘，您放宽心吧，上帝不是伦巴第人②。虽然我杀了人，也许不分好人和坏人乱杀了一通，但我倒不怕他们起死回生哩。"

---

① 指风流女人。

② 伦巴第人在中世纪意为高利贷者，因为那时伦巴第人做金钱买卖。此处的意思是，上帝不会象高利贷者把别人欠的债一笔一笔记下那样，记住世人的一桩桩罪孽。

"啊！士官先生！那几位太太站在神圣的主教身边是多么幸运啊！"老妇人说，"她们会被赦罪的。啊！要是我能听到一个教士对我说，你快被赦罪了，我会相信他的。"

陌生人向她转过身子，他慈祥的目光使她浑身打颤。

"信仰上帝吧，"他对她说，"您会得救的。"

"老爷，但愿上天记住您的恩德，"她对他说，"要是您说的不错，我要赤着脚到洛雷特① 圣母院去，为您和我自己朝山进香。"

农民父子默不作声，他们惯于听天由命，象动物一样本能地听凭上帝对造物的摆布。这样，一边是财富、傲慢、科学、淫荡、罪孽，即艺术、思想、教育、社交和法律造成的整个人类社会，也只是在这里，有叫声、恐怖以及被可怕的疑虑所战胜的种种感情，也只是在这里，笼罩着恐惧产生的种种忧虑。站在这些人高处的是一个健壮魁梧的人，他是船主，他毫不怀疑，他是头儿，是相信宿命论的国王，他要自己来行使上天的旨意，他叫道："要靠神圣的木勺，而不是靠圣母。"总之，他不畏风浪，与大海展开了肉搏战。在船的另一头，是些弱小的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摇着怀里的孩子，孩子在对风暴微笑；一个以往寻欢作乐的姑娘，现在陷于极度悔恨之中；一个浑身伤痕的士兵，效忠尽责没有得到任何报偿，只落个伤残之身；他的每块面包几乎都是用泪水换来的；然而，他对什么都不在乎，无忧无虑地走他的路，当他能开怀畅饮来忘却他的光荣历

① 洛雷特，意大利城市，有许多豪华的教堂。

史，或向钦慕他的孩子们讲述他的光荣史时，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将自己的前程交给上帝安排；最后还有那两个饱尝辛劳的普通农民，他们是劳动的化身，用繁重而辛勤的劳动来养活人们。这些普通的黎民百姓对于精神和精神产品从来不加思索，而随时准备把它们淹没于信仰之中，正因为他们对什么都不加分析，因而信仰特别坚定。他们是不曾受到污损的人，他们有纯洁的意识和强烈的感情。悔恨、磨难、爱情、劳作已经磨炼、净化、凝聚、增强了他们的意志，而意志是人身上唯一类似学者称之为灵魂的东西。

船主以非凡的熟练灵巧地驾着船，奥斯坦德几乎在望了，船离岸边只有五十步远时，一个浪头打来，船被推向后边，蓦地翻了。陌生人脸上炯炯发光，他对悲痛欲绝的人们说道：“凡是信仰上帝的人都会得救的，让他们跟着我走！”

这个人站起身来，走在波浪上如履平地。年轻的母亲马上抱起孩子，跟着他走在海面上。士兵立即站起来，天真地说：“嘿，管他呢！就是去见魔鬼，我也跟您去。”随后，他也走在海面上，却并不感到惊讶。那个相信上帝主宰一切的老妇人跟在后头，走在海上。两个农民思量道：“既然他们能在水上走，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一样做呢！”他们站起来，跟随着在水上走。托马也想学他们，但由于他将信将疑，几次跌在水里又站起来。接着又摔倒了三次，终于在水上走起来。勇敢的船主象印头鱼①似的扒在船底。齐啬鬼曾经信过教，他站起来；

① 生活在地中海和大洋中的一种鱼，相传印头鱼能在海洋中阻拦船只。

但他想把金币带走，钱袋使他坠到海底。学者听见那个陌生人建议大家跟他在水上走，哈哈大笑，嘲讽那人是江湖骗子，嘲讽听他话的人是群氓，他被海水卷走了。姑娘和她的情夫一道沉入海底。主教和贵妇也沉到了水下，因为他们作孽多端，但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信仰上帝，而相信那些虚假的圣像，他们过分伪善，而轻视施舍和真正的宗教。

那群忠实的基督徒脚上干干的，迈着稳健的步伐，踏着怒涛滚滚、无边无际的海水前进。他们听见周围的风暴发出可怕的呼啸声。巨浪在他们面前碎成了浪花，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劈开波浪。透过雾霭，他们瞥见远处岸上的一座渔民棚屋的窗子里，有一豆状灯火在颤抖，个个人大胆向微光走去，似乎听到身边的人透过海水的呼啸声叫道："加油！"然而由于怕出危险，个个默不作声。他们就这样走到了岸边。当他们坐在渔民家里时，怎么也看不见那盏指引他们的灯火了。那人坐在岩石上。使出相当于船工们与死亡搏斗的全部力量死死扒住船底的船主，被风暴吹到了岩石下边。陌生人走下来，把这个筋疲力尽的不幸者抱上岸。然后他把一只搭救的手伸到他的头上，一边说："这次还算幸运，下次可别这样干啦，别人若象你这样做，就危险啦。"

他把船主扛在肩头，把他带到渔民的茅屋前。他替他敲敲门，让人来开棚屋的门，然后这位救命者便消失不见了。后来在这个地方，为水手们建了广慈修道院，据说，很长时间一直能看到耶稣留在沙滩上的足迹。一七九三年，法国人进入比利时后，一些修道士带走了这一珍贵圣迹，它是耶稣最后一次

降临大地的见证。

一八三〇年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我对生活感到心灰意懒，倘若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简直叫我无法回答。我的精神是那样萎靡不振，那样捉摸不定。在西风吹拂下，我的理解力如同松弛了的弹簧，失却了反应能力。暮色降临了，寒意随之袭来。棕色的云彩当空飘拂而过，这给大自然增添了一层阴森的色彩。苍茫大海好象对我说，今天也好，明天也好，早晚不总得死吗？我徘徊着，想到前途渺茫，希望破灭，悲叹之余，不由自主地走进修道院的教堂。透过海上的雾霭，瞅见教堂的灰色楼顶好似一个个幽灵。我毫无兴致地望着密集如林的柱石。多叶状的柱头支撑着不太沉重的拱顶，我象进入了华丽的迷宫。我无所用心地走在教堂的甬道上，它展现在我的面前，象走不到尽头的迂回柱廊。在秋天傍晚的微光下，依稀可见拱顶高处镌刻的钥匙、精细的拱肋，拱肋把所有雅致的拱腹的角勾勒得一清二楚。已经听不见管风琴声了。在黑魆魆的小教堂里，只有我的脚步声发出低沉的回响。靠近祭坛有四根柱子支撑着拱顶，我在一根柱子旁坐下来，从那儿，我不假思索地凝视着，整个建筑尽收眼底。我无意识的目光一览无余地望着柱石构成的雄伟迷宫，以及奇妙地嵌在边门或正门上方的硕大无朋的网状圆花饰。我注视着通风的游廊，那儿一些小而细的柱子把彩画玻璃分成拱形、三叶形或花形，真是一幅美丽的石头图案。祭坛的尽头，玻璃拱顶闪闪发光，象用宝石建成一般，宝石镶嵌得非常别致。左右两边，两个进深颇大的中殿里黑洞洞的，与白色及其他颜色相间的拱顶形成

鲜明的对照。阴影中隐约看到上百根浅灰色柱身。我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些神奇的拱顶、这些阿拉伯式图案、这些垂花装饰、这些螺旋花纹、这些撒拉逊式、互相交织、光怪陆离、奇妙怪异的东西，看着看着，我的神志恍惚起来。我仿佛置身于虚幻和现实的分界线上，掉进视觉错乱的陷阱，我被错综复杂的图象弄得眼花缭乱。不知不觉间，这些宝石逐渐黯淡下来，我只能透过一层金色尘埃构成的云霞看见这些宝石。金色尘埃象在一束射进房间里的光带里舞动。周围一片朦胧，什么都若隐若现，刹那间彩花玻璃发光了，每条拱肋、每根雕花的尖脊、每根细微的线条都发出粼粼银光。太阳照在玻璃窗上，象点燃的一团团火焰，闪烁着五光十色。廊柱开始晃动起来，柱头也开始慢慢晃动。在缓缓震动下，教堂裂开了，中楣优雅地轻轻摆动。几根大的柱石巍巍颤动，有如舞会快结束时，一位老太太出来助兴加入四组舞。几根细而直的、饰有三叶花环的柱子笑着，跳着。拱腹与高大细长的窗子相互碰撞起来，那些窗子酷似穿着绘有家族徽章的金色裙袍的中世纪贵妇。这些形似主教帽的拱廊和廊上雅致的窗子翩翩起舞，犹如中世纪的武士比武。尔后，教堂里的每块石头颤抖起来，但并未离开原来的位置。管风琴开始奏乐，我听见一支美妙、悦耳的乐曲，和着天使的歌声，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音乐，伴随着低沉的钟声，叮当的钟声表明巨大的钟楼正在方形的楼基上摇动。我曾见过查理十世跌翻在地①，因而，这种奇异的舞蹈

① 指一八三〇年法国革命，查理十世退位。

对我来说就不足为怪了。我自己也好象在秋千上一样轻轻摇荡，使我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经质的快乐。在一片震动之中，教堂的祭坛突然显得寒冷起来，似乎冬天已经来临。我瞥见那儿有一群妇女，个个身着白色衣衫，默不作声地木立着。几只香炉散发出的一股清香沁入我的心田，使我心旷神怡。蜡烛闪闪发光。经桌象酒后的唱经者一样兴致勃勃，象中国帽子一样颤动。我明白了，因为主教堂飞速旋转，以致每件东西都仿佛停在原来的位置上。高大的耶稣坐定在祭坛上，对我微微一笑，露出狡黠而和蔼的面容，使我感到惶恐。我把目光转向远处，观赏那里蔚蓝色的氤氲云烟在廊柱中间穿过，留下了无法描绘的优美色彩。末了，几张令人销魂的女子面孔在中楣上晃动。支撑着巨大柱子的孩子扑棱着翅膀。我感到一个神奇的力量把我举起，使我沉浸在无比欢乐、心醉神迷之中。我想，当时这虚无缥缈的情景若能多延续一会儿，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在所不惜。陡然，我的身边响起一个尖锐的声音："醒醒吧，跟我来！"

一个形容枯槁的女人抓住我的手，她身上一股可怕的寒气传到我身上，使我冷彻骨髓。她脸色苍白而透青，满面皱纹，骨头暴突。这个身材不高、浑身冰冷的老妪穿一条黑色长裙，裙子拖到地上，颈上戴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我连看也不敢看。她凝望着天空，我只能看见她的眼白。她拽住我穿过教堂，从她裙子里落下的灰烬洒了一路。她活象一具骷髅，一边走路，身上的骨头一边格格作响。我听见身后不停地响着铃铛的丁零声，充满凄怆气氛的钟声有如口琴的声音在我的

脑海中回响。

“要忍受！要忍受！”她对我说。

我们走出了教堂，穿过城里几条泥泞不堪的街道。然后，她让我走进一座黑咕隆咚的房子，她拉着我，大声嚷道：“救救我啊！救救我啊！”她的声音嘶哑得象破钟一样。

我们走上一座迂回曲折的楼梯，她敲敲一扇黑暗的门，一个人出来开门。他是哑巴，模样颇象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我们来到一间屋子，墙上挂着千疮百孔的壁毯，房子里堆满旧衣服、褪色的平纹细布、镀金剥落的铜器。

“这就是永存的财富！”她说。

在一个长长的火炬和两支蜡烛的凄清光亮下，我清楚地看出这个女人是最近从茔地里出来的，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她的头上光秃秃的。我想溜走，她伸出一只枯瘦如柴的胳膊，用一只钉上钉子的铁箍把我套住，一见她来套我，千万个声音一起叫嚷，无数魔鬼的喝彩声在我周围回响。

“我要让你永远幸福！”她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们坐在一只炉子前，炉子里的灰烬已经冷却了。这时，那女人拼命抓住我的手，我不得不待在那儿。我仔细打量她，试图知道她的身世。我瞅着她蜷缩在内的褴褛衣衫。不过，是否确有其人，还是一个不解之谜。我看出她过去也许年轻美貌，具有天然的风姿，长着纯洁的额头，俨然是一尊希腊雕像。

“啊！啊！”我对她说，“现在我认出你了。不幸的女人，从前你为什么要做烟花女子呢？你在春心萌发之年，就变得很

富有，你忘却了自己纯洁、美妙的青春、高尚的忠贞、天真无邪的生活习惯、能开花结果的信仰。你抛弃了原先的尊严、理智的权力，来换取肉体上的快乐。你脱下了麻布衣衫，丢下了苔藓铺成的床，离开了天光照射的洞穴。你戴上了闪烁的钻石首饰，沉湎于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生活之中。你象一个走红的娼妇，追求淫乐，不知廉耻，自命不凡。你觊觎一切，你得到了一切，你把所到之处搅得天翻地覆。你象过于专横而变得愚笨的女皇，嗜血成性。难道你不记得，你时常一会儿显得迟钝，一会儿又显得非常聪明，如同一个从烂醉中清醒过来的艺术之神？你曾是诗人、画家、女高音歌唱家，喜欢最壮丽的场面，你赞助艺术也许只是由于一时心血来潮，或仅仅为了在豪华的天花板下睡觉，是吗？有一天，怪僻而倨傲的你，本该是贞洁而纯朴的，却让什么都拜倒在你的脚下，叫人世间那些有钱有势、才具过人的君王拜倒在你的脚下。你侮辱男人，你以令人干蠢事为乐。有时你叫你的情夫爬行，叫他们把财产、珍宝拱手送给你，甚至对他们的妻子也不放过，只要她们还有一些用处。你无端吞噬了无数男人。他们象含沙的云彩，被你从西边驱赶到东边。你已从思想的巅峰跌落下来，为的是能坐到君王的身边。女人哪，你非但没有宽慰男人们，反而去纠缠、折磨他们。你还要吸他们的血，因为你有把握能得到它。你本该吃些面食就满足了，因为你原是吃粗饭淡酒长大的。你什么都和别人两样，你过去不让你精疲力竭的情夫吃东西，他们便不吃。你为什么竟然荒唐到叫人做不可能做的事情？你象一个被爱慕者宠坏了的高等妓女，你为什么热衷

于听那些傻话？对那些为你的错误解释和辩护的人，你为什么不让他们醒悟过来？你最后的性欲强烈得象四十岁女人的爱情，你咆哮着！你想把整个世界紧抱在你的怀里，而原来属于你的世界最后却从你的怀里逃脱了。后来，继那些年轻人之后，又有些老头和阳萎患者来拜倒在你的脚下，把你弄得丑陋不堪。不过，一些有远见的人用目光对你说：'你将毫不光彩地死去，因为你欺骗了人们，你违背了姑娘时期的诺言。'你不再是额头宁静、在所到之处撒播光明和幸福的安琪儿，而是一个喜欢喧闹、淫荡、滥用权力的娼妇。你不会再成为处女，你应该找个丈夫。你的末日到了，你已发出死亡的气息。你的财产继承人以为你很富有，他们会把你杀死，然而，他们将一无所获。至少你要尽量扔掉你过时的衣物，你应该变成过去那个样子。啊！不，你已自杀身亡，上面所说的不是你的历史吗？最后，我对她说：'你身体孱弱，牙齿脱落，浑身冰冷，你已被人遗忘，没有人再看你一眼。你为什么还活着？你干吗穿着诉讼人的裙子，要知道这已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欲念？你的财产在哪里？你为什么把它挥霍殆尽？你的珍宝在哪里？你做了什么好事？'"

听了这些诘问后，矮小的老妇人站起来，扔掉身上的破烂衣服，身体变得高大了，面孔变得明亮了。她嫣然一笑，脱下黑色茧壳。尔后，这个印地安女人象一只初生的蝴蝶从棕榈树中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皮肤白皙，年轻，身着麻布长裙，她的金色头发在肩上飘拂，两眼炯炯有神。一团白云萦绕在她的周围，一道金色的光圈在她的头上闪动。她挥动一柄火

红长剑，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势。

“你因见了我才信。①”她说。

蓦然，我瞥见远处有无数颇象我刚刚离开的教堂，不过，在这些教堂的墙上有画和壁画。我听见里边传来美妙的合唱声。教堂的周围，成千上万的人熙熙攘攘，有如洞穴中的蚂蚁。一些人忙于抢救图书、手稿，另一些人为穷人效劳，他们几乎都是大学生。黑压压的人群里边，显现出几尊巨大雕像，被人们高高擎起。一个太阳大的光轮发出虚幻的微光，雕像底座上的字映入我的眼帘：科学。历史。文学。

光亮熄灭了，我又面对着年轻女子。她慢慢回到冷冰冰的套子——裹尸布里，她又变成了老妪。一个朋友送来一点煤末，让她把脚炉里的余烬重新燃起，因为天气酷冷。过去她的宫殿内曾有无数蜡烛，而今那人只替她点燃一根小灯芯，让她夜间能读经文。

“人们不再信奉上帝了！……”她说。

这就是最美丽、最广大、最真实、最有繁衍力的女性威力的悲惨境地。

“醒醒吧，先生，马上要关门啦。”一个人用嘶哑的声音对我说。

我回过头来，瞅见一副可怕的面孔，那是洒圣水的人，他摇摇我的胳膊。我发觉主教堂隐没在阴影之中，如同一个人

① 这是耶稣对圣多马说的一句话。见《新约·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行。

被裹进了大衣。

“信奉上帝，”我自语道，“就是生活！我刚才看见了替君主制送殡的队列，应当保卫宗教。”

一八三一年二月于巴黎

王士元 译

陆秉慧 校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献给德·波姆勒男爵将军阁下①

以纪念把我们的父亲结合在一起并继续存在于儿子之间的始终不渝的友谊

德·巴尔扎克

有一种人是在社会环境中由“文明”培养出来的，犹如在植物界，花匠从温室培育出一个杂交品种，它是既不能通过播种，也不能通过接枝繁殖的。这种人是出纳员——真正的具有人形的产物，为宗教思想所灌溉，断头台所支撑，被恶习修剪，在四层楼②上一个可敬的妇女和令人烦恼的孩子们中间长大。巴黎出纳员的数目对生理学家永远是个谜。谁能解出已知X为出纳员的方程式的数值？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吗，他不断面对大宗财富，就象猫儿面对关在笼里的耗子一样；他

① 吉尔贝·德·波姆勒将军（1774—1860）于一八二八年在富热尔市接待了巴尔扎克。他父亲弗朗索瓦·德·波姆勒将军（1745—1823）是巴尔扎克父亲的朋友。

② 在十九世纪，楼房的等级非常明显。二楼最贵最体面。越往上，租金越便宜，房客的身分也就越低。

有这样的能耐，一年八分之七的时间、每天七八个小时坐在藤椅上，待在围着铁栅的账房内，不比海军上尉在船舱中有更多踱步的地方；他干这种行业，膝盖和骨盆的骨节都不致硬化；他心胸博大，甘于默默无闻；他由于同金钱打惯交道，以致会感到厌恶——这样的人好找吗？不论什么宗教、道德、学校、教育机构，你去向它们索取这种人吧，试将巴黎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这个地狱的分支，作为它们培育出纳员的场所。嘿！如同你向一位好朋友要一千法郎钞票，他朝你走来似的，各种宗教便会鱼贯而过，道德、学校、教育机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类法规都会朝你而来。它们一副吊丧的神态，扮着鬼脸，给你指着断头台，就象你的那位朋友给你指着高利贷者的住所，救济院成百个大门当中的一个一样。然而，道德的造化也有任性之时，这儿那儿它也允许产生一些正直人和出纳员。因此，我们尊称为银行家的那些海盗——他们据有一张三千法郎的执照，仿佛海盗船得到了特许证——对这些道德孵化出来的稀有人物十二分敬重，将他们关在账房内，为的是把他们看守住，就象政府保护稀有动物似的。倘若出纳员有幻想，有情欲，或者其中最完美无缺者爱着妻子，而他的妻子感到厌烦，怀有奢望或者仅仅有点虚荣心，这个出纳员就垮掉了。查一查银行史吧，你举不出一个出纳员的例子，擢升到可以称之为有身分地位的。他们不是进了苦役监，就是逃到国外，或者在沼泽区圣路易街某个三层楼上黯淡度日。巴黎的出纳员仔细想一想自己内在的价值，他们确是无价之宝呢！真的，有些人只能做出纳员，而另外一些人则克制不住地要当骗子。多么奇异

的文明！“社会”发给“德行”一百路易①的养老年金，三层楼的房间，尽够吃的面包，几条新围巾，一个老妻和几个孩子。至于“恶行”，只要它有点儿胆量，只要它会巧妙地玩弄法律的条文，象丢兰纳玩弄蒙特库科利②似的，“社会”就使它偷来的几百万家当合法化，给它戴上绶带，堆满荣誉，百般尊崇。政府却跟这个极不合情理的社会密切配合。它征募一批十八至二十岁的、才智早熟的知识青年，通过一些与他们年龄不相适应的工作去磨炼他们卓越的头脑，象园丁选种似的，对他们进行精选。为此，政府训练出一批掂量才干的考官来测验头脑，就象铸币所试炼金子一样。然后，在最先进的人口每年向它提供的五百个满怀希望的人中间，它接受了三分之一，将他们放进名为学校的大口袋，在那里晃上三年。尽管每次接枝都要费很大的资本，政府总算把他们培养成出纳员；任命他们做普通的工程师、炮兵上尉；总之，给他们保留了下层等级中最高的位置。当这些精华人物，满肚子数学，头脑又塞满了科学，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政府便给他们四层楼上的房间、妻子儿女和一个小康之家安乐的生活，作为他们服务的报偿。如果从这些上当的人中间，产生五六个能人，爬到了社会的顶点，这岂不是一个奇迹？

以上是在一个自以为进步的时代，“才能”与“德行”跟“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总结。没有这番事先的考察，最

① 路易，法国古金币名，值二十法郎。

② 丢兰纳（1611—1675），法国元帅。蒙特库科利（1609—1680），奥地利将军，是丢兰纳的手下败将。

近在巴黎发生的一桩奇遇就会显得不太真实。但从上述简短的说明出发，也许就会推动一些有识之士去思考，揭示我们文明的真正疮疤；自一八一五年以来，这个文明已用“金钱”的原则取代了“荣誉”的原则。

一个秋天阴郁的日子里，傍晚五点光景，巴黎一家最殷实的银行中的出纳员还在灯光下埋头工作，这盏灯已点燃一段时间了。按照商业上的惯例，账房设在底层和二层之间一个又矮又窄的夹楼最幽暗的角落里。要走进这个夹楼，必须穿过一个由气窗提供光线的甬道，甬道两侧办公室的门上都挂着门牌，好象澡堂似的。从四点钟起，看门人无精打采地奉令宣布：“账房封库了。”这时办公室已阒无一人，信差给打发走了，雇员们已经离开，银行经理的妻子等候着她们的情人，两个银行家在各自的情妇家里吃晚饭。一切都有条不紊。出纳员无疑在忙着结账，他的围着铁栏杆的厢房后边安放着用铁板密封的保险柜。从打开的门窗可以瞥见这个在制作过程中被捶打得斑斑驳驳的铁柜，靠着现代制锁业的工艺，铁柜的重量大得出奇，盗贼是无法搬走的。柜门仅仅听从掌握暗号的人的意愿打开，锁号严守机密，绝不受人贿买，这真是《一千零一夜》中“芝麻，开门！”巧妙的实现。这还不算什么。谁若盗取了暗号，却不知道最后的秘密——这条看守黄金的机械龙的“武力”，这锁就会朝他的脸打上一枪。室内的门窗墙壁，整个房间都镶着九毫米厚的铁板，外饰一层薄薄的木质嵌板。这时几扇百叶窗早已推上，门也已经关严。倘使有个人能自以为处在彻底孤独的境地，远避众人的耳目，这人便是

圣拉扎尔街纽沁根银行和公司的出纳员了。这个铁窖里真是寂静万分。熄灭了的火炉放射出一股温暖的气息，使人头脑麻木，又不安又恶心，就象大飨宴后第二天醒来似的。火炉会催眠，使人痴呆，而且非常奇怪地促使看门人和雇员们变得愚钝。一个生了炉子的房间好比曲颈瓶，里面可以熔解刚强的人，削弱他们的毅力，消磨他们的意志。办公室是庸人的大工场，政府需要这批人来维持金钱的封建制，现代的社会契约正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参看《公务员》①）。一群人在办公室里产生的臭烘烘的暖气，不能不说是使人们的智慧逐渐退化的理由之一，其中释出氮气最多的人久而久之会使别人窒息。

这位出纳员年纪四十上下，光秃秃的脑壳在桌上的卡赛尔灯②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灯光使他黑白相间的鬓发闪烁着，圆圆的面庞把脑袋勾勒成球状。脸色象砖瓦一般发红。蔚蓝的眼睛嵌在几道皱折之内。他有一双胖得圆滚滚的手。蓝呢服在肘关节突出的地方稍微磨损了，加以油光可鉴的裤子的皱褶，显出穿旧的样子，尽管努力掸刷也无济于事。肤浅的人见了会以为他廉洁节约、过于豁达或过于贵族气才穿旧衣。其实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对小事锱铢必较，对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反倒满不在乎、随意挥霍或根本不会料理。出纳员的上衣扣缝里别着荣誉军团的绶带，因为他在皇帝麾下龙骑

① 《公务员》，"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中的一部长篇小说。见本全集第十四卷。

② 卡赛尔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制灯匠，他发明的这种灯点燃时相当于十支光。

兵里当过中队长。纽沁根先生在未做银行家之前是军需供应商，早先在出纳员地位很高的时候碰见过他，竟能了解出纳员细致的情感；后来他不幸从高位跌落下来，纽沁根先生很看重他，给他五百法郎的月薪。这位军人自一八一三年起做了出纳员；当时，他从莫斯科溃退时在斯图江喀战役中受的伤已经痊愈，但他在斯特拉斯堡熬了半年，根据皇帝的命令，有几个高级军官被送到那里，接受特别的治疗。这个旧军官名叫卡斯塔涅，具有上校的名誉军衔，领着二千四百法郎的退休金。

卡斯塔涅，十年来出纳员的生涯早已把军人的意气消磨殆尽，这时取得了银行家莫大的信任，他还兼管着账房后边密室内的文书工作。纽沁根男爵经常通过一个暗梯下楼，业务就在那里商定。这个房间好比筛子，各项提案在那儿进行过滤；它又是分析金融市场的会议室；信用证从那里开出；最后那儿还存放着账簿和摘记其他办公室事务的日记本。卡斯塔涅先去把通往楼梯的门关好，这座暗梯连接两位银行家设在二楼公馆里那间华丽的办公室，然后回来坐下，对着开给伦敦瓦希迪讷银行的几张信用证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他提起笔在所有信用证的下边，逐一伪造了“纽沁根”的签名。正当他从这些假署名中寻找哪个模仿得最象的时候，心中忽有所动。似有一个预感朝他喊着：“你不是独自一个人！”他仿佛被蜂子螫了一下，不由得抬起头来。于是这个伪造笔迹的人在铁栏杆后边，他的账房的小窗口那儿瞧见一个屏息敛气、好象停止呼吸的人；这人肯定是从甬道的门进来的，因为卡斯塔涅

看见那门已经洞开。前军人生平第一遭大吃一惊，不禁目瞪口呆。且不说这样突如其来出现的神秘情况，他跟前这家伙的相貌就够吓人的了。细长的面孔，鼓出的前额，靛青的脸色，同他的装束一样充分说明这个不速之客是个英国人，浑身散发出英国佬的味道。他的大礼服翻着硬领，鼓起的领结系在扁管状的胸饰巾上，胸饰巾的白色烘托出发青的无动于衷的脸庞，冰冷的红嘴唇仿佛专用于吮吸尸体的血液——看到这些就能猜出他还有一双扣到膝盖以上的黑护腿套，这是英国富翁出门散步时必用的半清教徒式的装备。陌生人目光如炬，叫人无法忍受，感到揪心，而他面容的严峻更增强了这种印象。这个干瘦的人仿佛抱定一条吞噬的宗旨，永远不会餍足。他一定极其迅速地消化食物，也就无疑可以不断吞吃而面不改色。一桶名为“陈年老酒”的托凯伊①酒，他能够灌下去，那洞察人心的锐眼绝不会翻一翻，那刨根问底的理性也绝不会混乱起来。他很有点老虎一般又凶狠又安闲的威严神态。

“先生，我来提取这张汇票。”他对卡斯塔涅说。他的声音直通出纳员的神经末梢，其强烈的程度不下于爆出电花。

“账房封库了。”卡斯塔涅回答说。

“它开着呢！”英国人指了指账房，“明儿是星期天，我等不及。总共五十万法郎，您金库里有，我需要这笔款子。”

“可是，先生，您怎么进来的呢？”

① 托凯伊，匈牙利地名，以产酒闻名。

英国人笑了，这微笑使卡斯塔涅毛骨悚然。陌生人嘴唇构成的傲慢不可一世的笑纹，就是最充分、最不容置辩的答复。卡斯塔涅转过身去，抓起五十叠一万法郎的钞票。陌生人扔下一张由纽沁根男爵承兑的汇票，他就赶紧把钞票递过去。这时他发现这家伙眼中射出两道红光，正好落在信用证的假署名上，便不禁痉挛地哆嗦起来。

“上面……没……您的……背书。”卡斯塔涅将汇票翻转过来。

“把您的笔递给我。”英国人说。

卡斯塔涅呈上方才用来作假的那支羽毛笔。陌生人签下“约翰·梅莫特”这个姓名，随后将票据和笔一起交还出纳员。卡斯塔涅端详陌生人的字体，它是按照东方的书法从右至左写的①。这时梅莫特悄然退去，出纳员抬头不见人影，失声叫了出来，当时的心情犹如我们想象自己中了毒之后那样的痛苦。梅莫特握过的笔引起他的五脏热呼呼地翻腾，好比服了催吐剂直想作呕。由于卡斯塔涅认为这个英国人不会觉察他的罪行，他把肚里的难受归之于心悸，按照通常的看法，干坏事的一刹那，必然会心跳的。

“见鬼！我真蠢，上帝保佑我，要是这畜生明儿向老板们告发，我就完蛋啦！”卡斯塔涅一边想一边把无用的假票证扔进火炉，烧成灰烬。

他把要用的那张假信用证盖上印鉴，从保险柜里取出价

---

① 东方语言中，闪米特诸语言是从右往左书写的。

值五十万法郎的法国和英国的钞票，又将保险柜关上，把一切都整理好，戴上帽子，拿上雨伞，先点燃他的烛台，熄了那盏灯，沉着地出了门，按照惯例，男爵不在的时候，他要去将两把账房钥匙中的一把面交纽沁根夫人。

银行家的妻子见他进屋，招呼道："卡斯塔涅先生，您有好运气。星期一我们要过节，您可以去苏瓦西的乡间玩啦。"

"夫人，麻烦您向纽沁根交代一下，瓦希迪讷银行签发的汇票迟到了，刚刚才来兑现。五十万法郎已经付出。那么，星期二中午以前我不再回来了。"

"再见，先生，祝您称心如意。"

"彼此彼此。"老龙骑兵一边回答一边瞅着一个穿戴时髦的名叫拉斯蒂涅的年轻人，他一向被看作纽沁根夫人的情人。

"夫人，"年轻人说，"依我看，这个胖老头要对你搞什么恶作剧呢。"

"喔！这不可能，他太蠢啦。"

出纳员走进门房的时候说："皮克阿梭，你干吗过了四点还让人上账房来？"

看门的回答说："从四点钟起，我就在门口抽烟斗，没有人进过办公室。出门的也只有那几位先生……"

"此话确实吗？"

"千真万确，四点钟时只来过韦布律斯特先生的朋友、儒贝尔街杜·蒂耶公司的一个年轻人。"

"好！"卡斯塔涅急匆匆跨出门去。他提笔的时候感到的那股令人作呕的热气变得越发强烈了。"活见鬼？"他穿过根

特林荫大道的时候想道，“我的措施万无一失了吗？算算看！两个整天，星期日和星期一，加上寻找我之前游移不定的一天，这样我就得到三天零四夜的时间。我有两张护照和两套不同的化装，难道不可以摆脱最能干的警探？这里的人还没有半点怀疑，星期二早晨我就在伦敦提走一百万了。我把在巴黎的债务留在债权人的账上，他们迟早会在上面盖上‘拒付’的戳记。于是，在此生的余年，我就能在意大利过得快快活活的，顶着费拉罗伯爵的名义，这个可怜的上校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他死在藏班的沼泽①里，今后我将披上他的外衣。该死，在我身后拖着那个女人会让人认出我来的！象我这样一把老胡子，怎能沉湎于女色，拜倒在一个女人的裙下！干吗带走她？必须离开她。对，我有这种勇气。我还有自知之明，再回到她身边实在太蠢了。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人认得阿姬莉娜。我带走她呢？还是不带走她？”

“不带走她！”一个声音冲着他喊，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搅乱了。

卡斯塔涅猛地转过身子，瞧见了那个英国佬。

“见鬼啦！”出纳员高声叫了出来。

梅莫特早已越过受他捉弄的人。如果说卡斯塔涅最初的动作是想跟这个看透他心事的人寻衅，那么他同时又被许多相反的情感折磨着，因此一时发起呆来，等到重新迈动脚步的时候，又陷入胡思乱想之中。一个人受到情欲相当猛烈的驱

①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渡过别列津纳河后，曾穿越此沼泽。

使，犯下了罪行，心里牵挂着，没有力量克制无情的骚动，思前虑后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卡斯塔涅尽管决定采摘这完成了一半的罪恶之果，但对是否继续下去仍然犹豫不决。他象大多数混合性格的人，既坚强又虚弱，可以决心做纯洁的人，也可以变成罪犯，随机缘而定。在拿破仑收编的一帮人中间，许多人和卡斯塔涅一样，有体力上的勇气在战场上厮杀，却没有精神上的勇气去犯罪或行善。那张信用证是这样措辞的，在他到达伦敦的时候，他可以从瓦希迪讷银行取到二万五千英镑，因为他作为纽沁根银行的联络人，已通知那家银行付款。他随意委托的一个代理人，已为他用费拉罗伯爵的名义订好一张船票，那船将载着一个富有的英国家庭从朴次茅斯开往意大利。连最细小的情况都预计到了。他想安排妥当，让人同时在比利时和瑞士找寻他，而他这时却在海上。接着，当纽沁根以为在跟踪追缉的时候，他可能已到了那不勒斯。他打算用酸改变自己的脸，模仿害过天花，达到彻底化装，用假名在那里生活。尽管所有这些小心假设，看来可以使他逍遥法外，他的良心依旧烦扰着他。他感到恐惧。他的军人的习俗已为长期所过的温馨而平静的生活所净化。他还是正直的，堕落的时候不无悔恨。他最后一次听任善良的本性充分流露，在内心作着抗拒。

他在林荫大道上拐弯，踏上蒙马特尔大街，心想："也罢！今晚看完戏出来，我将乘一辆马车直达凡尔赛。那儿，在我那个年老的中士家里，又有一辆驿车等着。他对我的出走会守口如瓶，哪怕十二个士兵就要毙了他，也能拒绝作答。这样，我

看不出任何不利之处。所以我要带走小娜吉，远走高飞。”

“你远走高飞不了！”英国人古怪的声调叫出纳员全身的血液倒灌进心脏。

梅莫特跳上一辆候在那里的轻便马车，迅速被带走了。卡斯塔涅还未想到要拦住他，就眼睁睁望着这个秘密的敌人，在百步之遥的蒙马特尔大街中心往上坡飞驰远去。

他想：“唉，说实话，我遇见的事是不可思议的！倘若我蠢得竟相信上帝，会以为他派圣米迦勒① 来追我呢。魔鬼和警察会不会先让我干，再及时把我抓获？真是见所未见！嗨，这都是乱想一气……”

卡斯塔涅走到蒙马特尔城郊大街，随着里谢街越来越近，他的脚步逐渐放慢。那儿在一幢新住宅的三层楼上，临花园的一套公寓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本区以德·拉迦德夫人闻名。她就是促使卡斯塔涅犯罪的原因，尽管她完全不知底细。为了解释这个事实，并写清出纳员所经历的危机，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他先前生活的某些情况。

德·拉迦德夫人向众人、甚至向卡斯塔涅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她自称是皮埃蒙特人。象她这样的少女，或者由于赤贫，或者由于失业，或者怕死，也经常由于最初的爱人的变心，不得已操着一种行业，那是她们之中绝大部分人都厌恶的，好些人并不介意，少数几个屈从于自身生理的法则。这个少女十六岁上投身巴黎的卖淫深渊，还象圣母那样又美丽又纯洁，这时

---

① 圣米迦勒，《圣经》传说中的天使长之一。

她同卡斯塔涅邂逅相遇。老龙骑兵太粗野了，不可能在社交界获得成功，对晚上逛马路寻找艳遇又感到厌烦，很久以来就想把自己不规律的生活理出某种头绪。他被这个意外投入他怀抱的可怜的少女的美色吸引住了，决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她救出火坑。这种思想既自私又慈善，正象高尚人士的某些思想一样。天性往往是好的，特定的社会环境掺杂进去坏的，从而产生一些混杂的意向，审判官对此应该表现出宽容才好。卡斯塔涅在利益攸关的时候确实很有算计，他想十拿九稳地当慈善家，首先把这个姑娘变作自己的情妇。他用军人的行话自言自语："嘿！嘿！一只象我这样的老狼哪能让绵羊烹吃了。卡斯塔涅爸爸在成家之前，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女子的品行，看她能不能抓牢！"在这个非法结合的第一年内，皮埃蒙特女人受社会的谴责较少了，她偶然读到一出英国悲剧《威尼斯转危为安》，便将剧中女主角的名字阿姬莉娜用来作自己的假名。她自以为在早熟的感情方面，或者在总的体质和相貌方面，都和这个交际花相似。当卡斯塔涅看见这个被抛在社会礼法以外的女人品行十分规矩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要象丈夫一样同她一起生活的愿望。这时她变成德·拉迦德夫人，以便一旦巴黎的习俗允许的时候，就采用正式婚姻的身分。的确，这些可怜的女孩中的不少人一心想让别人把她们当作正经的女市民来接待。她们想做贤妻良母，记下开支，缝补家里的衣衫。这个愿望出自一个如此值得赞美的感情，社会理应予以推崇。但社会依然如故，将已婚妇女看作一艘备有航行证的护送舰，而外室却是一只没有特许证的可以捉拿的海盗

船。德·拉迦德夫人想用卡斯塔涅夫人名义签字的那天，出纳员生气了。“那么你不够爱我，还不想娶我？”她问。卡斯塔涅不回答，陷入了沉思。可怜的姑娘忍让着。前龙骑兵那样灰心丧气，娜吉为之感动，想使他平静下来；可是要安慰他不就得了解原因？有一天，娜吉想知道这个秘密，不等她开口，出纳员悲哀地说出还存在着某个卡斯塔涅夫人，一个合法的可是十分讨厌的妻子。她在斯特拉斯堡靠着一份薄产过活，卡斯塔涅每年写去两封信，关于她讳莫如深，因此没人知道他结过婚。干吗这样谨慎？即使理由为大多数处在相同情况下的军人所知道，也许还有必要说一说。这个真正的大兵，——这在军队里用来指那些注定战死疆场的军官，这里借用一下——这个一年到头在行伍里打滚的农奴基本上是很天真的。卡斯塔涅这样的人注定要上那些母亲的当，她们专在部队驻扎的地方推销难以出嫁的女儿。帝国的军队在南锡休养生息的短暂期间，卡斯塔涅不幸注意到一位小姐；他在外省名为“化妆舞会”的一个节目中跟她一起跳过舞，这种舞会经常由城里驻地的军官们举办，当地有时也回敬。可爱的上尉立即成了母亲们诱惑的对象，她们总是能拨动对方所有的心弦，而周围的朋友又都是她们的共谋。犹如专执一念的人，这些母亲全神贯注于她们宏伟的计划；她们长期惨淡经营，好似蚁狮①潜伏在沙丘的底部。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掉进这个精心构筑的迷宫，蚁狮也许会饥渴而死；然而只要有什么昏头昏脑的

① 蚁蛉的幼虫，常在树荫或檐下砂地中造漏斗状陷阱，潜伏井底，蚂蚁误落井底时，捕作食饵。

小生物进去了，就不用想再脱身。每个男人结婚时心底里的小算盘、希望、虚荣心，一个上尉行动所需的牵引力，都在卡斯塔涅身上受到挑战。遗憾的是，他跳完华尔兹舞将女儿送还给母亲时说了几句恭维话，接着是一番攀谈，末了自然而然接受邀请。一旦去作客，龙骑兵就被家庭中安乐的气氛弄得眼花缭乱，那儿富裕似乎隐藏在装出来的吝啬之中。他成了阿谀逢迎的对象，人人都向他夸耀摆在那里的各种各样的珍奇宝贝。晚饭时使用的银盘子是从叔叔家借来的，独养女儿的垂青，城里的闲话，一个有钱的少尉假装要破坏他的好事；末了，外省的蚁狮把陷阱布置得那么巧妙，卡斯塔涅直到五年以后还说："天知道当时是怎么搞的！"龙骑兵接受了一万五千法郎的嫁妆和一个碰巧不能生育的少妇，结婚两年后成了世上最丑、因而脾气最暴躁的女人。她那严格保养的白皙的皮肤发出小疱；气色鲜艳显得伶俐可爱的脸庞长了疙瘩；看来挺直的身躯，却偏侧着；性格又多疑又爱唠叨，把卡斯塔涅气疯了；接着财产也不翼而飞。龙骑兵不再承认他娶的妻子，给了她斯特拉斯堡附近一小块地产，等上帝高兴时把她召进天堂。她是这样一种有德行的女人，由于没有机会干出别的，就用她们的牢骚叫天使们苦恼；上帝若听她们的祈祷也会腻烦的。晚上，她们跟邻居一边玩波士顿牌，一边刻毒诽谤自己的丈夫。当阿姬莉娜知道了这些不幸的遭遇，她真心实意地关心卡斯塔涅，尽她女人的才智想办法逗他高兴；娱乐的花样不断翻新，同时也日趋浪费，不知不觉，她招致了出纳员的毁灭。象许多天生领会爱情的奥妙的女人一样，阿姬莉娜是无私的。

她不要求金银珠宝，从不想到未来，只生活在现实当中，尤其是醉心于眼前的欢乐。象她这类女人切望得到的昂贵的首饰、衣衫、马车，她只是在它们使生活更和谐的时候才予以接受。她要它们，不是用来满足虚荣心，不是想出风头，而是为了过得更美满。没有人比她更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当慷慨的男人——军人几乎都是慷慨的——遇见象阿姬莉娜这种气质的女人的时候，他会为自己不及她处世大方而感到气恼。倘若他没有足够的钱供给她挥霍，他会去拦劫公共马车。男子就是这样，有时为了在女人或一定的观众面前显得伟大高贵而去犯罪。一个情人犹如赌徒，假如他借了赌厅仆役的钱未还，他会觉得丢脸的；但他为了塞满钱袋，在赌客们眼中保全面子，却可以去干穷凶极恶的事，剥夺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杀人越货。卡斯塔涅正是这样的。起初，他将阿姬莉娜安置在五层楼上一个朴素的套间里，家具极其简单。一旦发现这位少女的美丽和长处，尝到了无法表达的异乎寻常的乐趣，他大喜若狂，就一心想打扮自己的偶像。阿姬莉娜的衣着更新了，相比之下，寒伧的居所在两人眼里就显得十分可笑，必须更换。卡斯塔涅用外室所特有的奢侈品来装饰他情妇的房间，这次更新几乎席卷了他的全部积蓄。一个漂亮的女人不愿周围存在丑陋的东西。使她区别于其他妇女的是同气相求的感情，那是我们的本性最少注意的需要之一；其实正是这种感情使得老姑娘身边只放旧的摆设。因此，可爱的皮埃蒙特女人需要配最新颖、最时髦、最迷人的商品：帷幔、丝绸、首饰、轻巧脆弱的家具、美丽的瓷器。她不用索取什么，当卡斯塔涅

问道："你要什么？"请她挑选的时候，她只消回答一声："这个挺好嘛！"真正的爱情从来不讲节约，卡斯塔涅就拣最好的东西买。生活的标准一旦确立，每样东西都得相称：被单、银器、上等家庭所需的一切杂品、厨房全套用具、水晶器皿，鬼知道还有什么！尽管卡斯塔涅象俗话说的，一切从简，他还是逐渐负债了。一样东西需要另一样东西配合。一个台镜要两只大烛台。镂雕的壁炉要很好的炉前石板。窗帘、糊壁纸太鲜艳了，不能让烟熏黑，就得安上雅致的烟囱，那是善做商品广告的人新发明的，可以万无一失地防烟。接着，阿姬莉娜觉得光着脚在卧室的地毯上跑是那样有趣，卡斯塔涅为了同娜吉一起戏耍，就到处铺上地毯。最后，他叫人盖了一间浴室，也是为了让她感到更加舒适。巴黎的店主、匠人、小业主有把一个人钱袋中的窟窿搞大的异乎寻常的艺术。倘若有人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价格绝打听不到；急着要时是等不及的，他们就这样让人糊里糊涂地按照估价订货。再说他们从来不给账单，把消费者拖进无底的漩涡中去。一切都是精美的，动人的，人人满意。几个月之后，这些殷勤的供应商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回来；他们纠缠不休，诉说有急需，有到期的单据要付，甚至快倒闭了，又哭又闹！这时他们就漫天要价，吐出一连串迅速上升的数字，其实是夸大了的。在卡斯塔涅还不知道开销的总额之前，他给阿姬莉娜包租了一辆马车，免得她每次外出临时去雇。卡斯塔涅是个老饕，他有一个手艺高超的女厨师；为了讨他的欢心，阿姬莉娜亲自采买，请他吃新上市的瓜果蔬菜，珍馐和美酒。可是她一无所有，这些打上她的留心、细致和爱抚

印记的珍贵礼品一次次耗光了卡斯塔涅的钱袋，因为他不愿他的娜吉身无分文。按出纳员的收入来说，饮食是他的一笔巨大开支。为了获得金钱，前龙骑兵不得不借助商业上的窍门，因为他不可能放弃享受。他出于对这个女人的爱，无法违拗她异想天开的愿望。象他这种男人，或者出于自尊心，或者出于软弱的性格，不知如何拒绝女人的要求，要他说出"我不能够……我没办法……我没钱"，他会认为是奇耻大辱，结果只好破产。有一天，卡斯塔涅发现掉在无底洞里，要自拔就必须离开这个女人，只吃清水和面包，以便还清债务，这时他已经如此习惯于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只好每天早晨把改革的计划一拖再拖。为情况所逼，他先是借债，利用别人对他地位和经历的信任，建起一个借贷网，应付最紧迫的需要。接着，为了掩盖迅速上升的债务，他求助于商人们所谓的"流通手段"。这是一些既不代表商品也没经济价值的票据，最初在票据背后签字的人用它付给债权人。这种蒙人的东西之所以能容许，因为它是不可能查考的，也正由于无法兑现才能假票真用。最后，卡斯塔涅眼看不可能继续玩弄财务上的诡计，或者由于本金的增长，或者由于利息的巨大，必须让债权人破产。丢脸的日子来到了，卡斯塔涅宁愿舞弊也不肯搞普通的破产，尽管那是较轻的罪行。他决定按照著名的皇家金库出纳员的方式，利用自己的信用多方向人借足款子，以便到国外去欢度晚年。于是他就采用了方才我们看见的办法。阿姬莉娜对这种生活的烦恼茫无所知，象许多女人一样，她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压根儿不问金钱是怎么来的，正象某些人在吃

烤得金黄的小面包的时候，从不问麦子怎么长出来的一样；其实农业的灾难和耕作就在面包铺的烘炉后边，正象巴黎大多数家庭不为人知的奢华建立在无穷的忧虑和过分的操劳之上一样。

正当卡斯塔涅思考着改变他一生的行动，由于迟疑不决而备受折磨的时候，阿姬莉娜消消停停坐在炉边，懒洋洋地埋在大安乐椅里，由贴身女仆作伴等着他。象所有的女佣人一样，珍妮在认清女主人对卡斯塔涅拥有无可争辩的影响之后，成为她的心腹。

“今晚我们怎么办？莱翁坚持要来。”拉迦德夫人一边说一边看着一封写在浅灰色纸上的热情洋溢的信。

“啊！先生来了！”珍妮喊道。

卡斯塔涅走进来。阿姬莉娜不慌不忙，把信笺揉做一团用火钳夹着烧掉。

“你就这样处理情书？”卡斯塔涅说。

“天哪！不错，”阿姬莉娜回答，“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免得让人截获，不是吗？再说，正象水归江河一样，火不也该归于火？”

“娜吉，你这么讲，好象这真是一封情书似的。”

“哎！难道我还不够漂亮，连情书都不配收到？”说着她将前额伸给卡斯塔涅，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换了一个不那么盲目的人，就会看出她是为了博取出纳员欢心，尽一项夫妇间的义务。但卡斯塔涅正处在往常的热恋之中，丝毫没有察觉。他说：

“今晚我在竞技剧场订了一个包厢，让我们早点吃饭，免得赶不及。”

“你带珍妮去吧。我看厌了戏剧。今晚不知怎么的，我宁愿待在炉边。”

“娜吉，还是来吧，我不会长久打扰你了。是的，吉吉，今晚我必须动身，要离开一段时间。我让你在这儿主管一切。你不会对我变心吧？”

“心和其他东西都靠不住。”她说，“不过，在你回来的时候，娜吉总还是你的娜吉。”

“嘿！坦率得很。这么说，你不打算跟我走啰？”

“不跟。”

“为什么？”

“话说回来，”她笑着说，“我能抛弃那个给我写甜言蜜语的情人吗？”

她以半带嘲弄的姿势指了指已烧成灰烬的纸团。

“真的？”卡斯塔涅说，“你有了一个情人？”

“怎么！”阿姬莉娜回答，“亲爱的，你从未认真照一照自己？首先，你已五十开外了！①再说，你的脸长得象只南瓜，放在水果铺的架子上出售，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的。你上楼梯的时候，喘得象只海豹，肚子颤得好比女人头上戴的金刚钻。你是个老丑八怪，在龙骑兵里服过役也是白搭。废话少说，你要我对你保持尊敬，劝你不要在这几项德行之外再添上愚蠢这

---

① 上文说卡斯塔涅“年纪四十上下”，这儿是有意夸大。

份作料，以为象我这样的女人会以如花之年的青春来换取一个气喘病人的爱情。”

“阿姬莉娜，你大概想开玩笑吧？”

“咦！你不也在开玩笑？你跟我说你要走了，不是把我当作傻瓜？‘今晚我必须动身。’”她模仿着他的腔调，“胡扯！倘若你真要离开你的娜吉，会这样说法吗？你早就象蠢牛似的哭丧着脸啦。”

“总而言之，如果我走，你跟我去吗？”他问。

“先告诉我，你所谓的旅行是不是恶作剧？”

“说真的，我要走了。”

“嗯，那么，说真的，我将留下。祝你一路平安。我等你回来。要我离开亲爱的好巴黎，我宁可告别人生。”

“你不愿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跟你的象海豹一般喘气的胖老头一起过美好的生活，又舒适又奢华的生活？”

“不愿去。”

“没良心的！”

“什么，没良心的？”她站起来嚷道，“我可以马上只身离开这里，不带走任何东西。我把一个少女拥有的全部财宝，以及一样连血液也不能偿还的东西都给了你。只要我可以通过什么办法，比如出售我的永生，恢复我似花的身体，赎回我的灵魂，使我能象百合一般纯洁地献给我的情人，我绝不会有一时一刻的犹豫！你拿什么来报答我的忠诚？你把我养起来，就象对待一条替我们看门有功的狗，给它扔些吃的，搭个窝棚。碰到我们情绪不佳，它就得挨上几脚，吆喝一声，它又得赶回

来舔我们的手。咱们俩究竟谁更慷慨？”

“噢！亲爱的，你看不出我在开玩笑？”卡斯塔涅说，“我要作次短途旅行，时间不会长的。你跟我去竞技剧场吧。我要待到半夜，同你好好告别之后再动身。”

“可怜的猫咪，你真的要走？”她说着挽住卡斯塔涅的脖子，把他的头往自己的上衣里按。

“闷死我了！”卡斯塔涅嚷道，他的鼻子埋在阿姬莉娜怀里。

好姑娘俯身在珍妮耳边：“去告诉莱翁一点以前别来。万一找不到，他在我们分手前来了，就留他在你房里。”她把卡斯塔涅的头拉到自己面前，揉着他的鼻尖，接着说：“好，得啦，你是最美的海豹，今晚我陪你去看戏。现在我们赶快吃饭！给你准备了一顿小小的丰盛的晚餐，全都对你口味的。”

“唉，要离开象你这样的女人实在难！”卡斯塔涅说。

“那么，你干吗出走呢？”

“啊！干吗！干吗！为给你解释清楚必须讲的事，会证明我对你的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倘若你把节操给了我，那么我也已把节操卖掉，咱们两讫了。这是不是爱？”

“讲些什么呀？”她说，“得啦，告诉我，假如我有一个情人，你会象父亲那样永远爱我，这才是爱！好，马上这样讲，你同意吧。”

“我会杀死你的。”卡斯塔涅笑着说。

他们吃饭，饭后上竞技剧场去。第一出戏演完，卡斯塔涅想到他在大厅内看见的几个熟人前去露面，好尽量推迟别人

对他逃亡的怀疑。他把拉迦德夫人留在包厢里，按照他俭朴的习惯，这是一个楼下的包厢，然后他便去休息室散步。他还没走几步，就碰见梅莫特，彼此正好打了个照面。梅莫特的目光使他五脏发热想吐，再次感到毛骨悚然。

“伪造假票证的人！”英国人嚷道。

卡斯塔涅一听这话，瞧了瞧正在踱步的观众，在他们的脸上看出一种又惊讶又好奇的神情。他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个英国佬，举起手来打他一个耳光。但他感到胳膊瘫痪了，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动弹不得，钉住在原地。他让梅莫特挽住胳膊，两个人象好朋友似的在休息室里一起走着。

英国佬对他说：“谁有本事反抗我？你不知道我是万能的，尘世的一切都得服从我？我看透人们的心思，了解过去，预见未来。我在这儿，又能在别处！我不从属于时间、空间、距离。世界是为我服务的。我有能耐永远享乐并赐给幸福。我的目光能刺过墙壁，发现财宝，大把地捞取。只消我点点头，宫殿就平地盖起，我的建筑师绝不会误事的。我能使所有的土地盛开鲜花，积聚起金银珠宝，不断获得新的女人。总而言之，一切都向我屈服，悭吝人埋的金子，我会找到。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十拿九稳地赌赢。可怜的倒霉鬼，你感觉得到抓住你的力量吗？试试弯一下这条铁臂！感化一下这颗金刚钻般的心！你竟敢逃避我？哪怕你钻进塞纳河下的地窖，也会听见我的声音！哪怕你躲进古墓窟，也会看见我的面影！我的声音压倒霹雳，目光赛过太阳，因为我就是带来光明的人。”卡斯塔涅听着这些可怕的话，一句都反驳不了。

他紧挨英国人走着，无法脱身。“你是属于我的，你刚犯下一桩罪行。我一向在寻找伙伴，现在终于找到了。你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吗？哈！哈！你打算看一出戏，不会错过的，你可以见到两出。好，把我作为密友介绍给德·拉迦德夫人吧。我不是你最后的一线希望吗？”

卡斯塔涅走回包厢，遵照方才接到的命令，赶紧向德·拉迦德夫人介绍身后的外国人。阿姬莉娜看见梅莫特，并不显得惊奇。英国人不肯坐在包厢前座，而要卡斯塔涅同他的情妇待在那里。英国佬最普通的念头，就是他必须服从的命令。当时一般小剧院每场只演三出戏，即将演的是最后一出。竞技剧场拥有一个卖座的演员佩莱，他将演出歌舞剧《埃唐帕的喜剧演员》，一人扮四个不同的角色。幕启时，英国人把手伸向剧场。卡斯塔涅惊呼一声，但他的喉管好象粘住了，声音梗在喉头，因为梅莫特指着舞台，使卡斯塔涅明白他已下令更换了剧目。出纳员瞅见纽沁根的办公室，银行老板和警察总局的一个高级官员正在商谈。警官向纽沁根解释卡斯塔涅的行为，把他的出纳员怎样想盗窃他的金库，怎样伪造他的笔迹，怎样逃亡，一一告诉给他。一张起诉状立刻拟好，签过字，转交给皇家检察官。纽沁根问：“您看还来得及吗？”警官回答：“来得及，他正在竞技剧场看戏，丝毫没想到呢。”

卡斯塔涅在椅子上杌陧不安，想溜走。但是梅莫特的手掌按在他的肩上，迫使他留下来，那种力量的可怖程度，只有我们做恶梦时才能体验得到。这个人就是恶梦本身，象毒雾一般压在卡斯塔涅身上。可怜的出纳员转身向英国佬哀求，

只见他火红的眼睛里喷出电流和金星；卡斯塔涅觉得被它们洞穿了，钉住在那里。

“我有什么对不起您？”他象只赶到泉边的鹿那样气喘吁吁，衰颓无力地问，“您要我做什么？”

“你看不看？”梅莫特冲他喊。

卡斯塔涅再瞧舞台，布景换过了，戏已经结束。卡斯塔涅眼见自己在台上同阿姬莉娜一起走下车子。但他刚要迈进里谢街家中的院子，布景又突然变换，显出室内的情景。珍妮正坐在女主人卧室里的火炉边，同驻扎在巴黎的一个散兵团的下级军官谈话。这个看来象富家子弟的军官说：“他一走，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享福啦。我太爱阿姬莉娜，没法忍受她委身于这只老癞蛤蟆！我要娶德·拉迦德夫人！”

“老癞蛤蟆！”卡斯塔涅痛苦地自言自语。

“太太和先生回来了，你快躲起来！喏，藏在这儿，莱翁先生。”珍妮对他说，“先生不会待久的。”卡斯塔涅眼见下级军官躲在盥洗室内阿姬莉娜的睡衣后边。不久卡斯塔涅本人又登上舞台，向他的情妇告别。他的情妇一边对他说着甜言蜜语，一边在跟珍妮旁白时奚落他。她冲着这面哭，冲着那面笑。观众对这些台词连声叫好。

“可恶的女人！”卡斯塔涅在包厢里骂。

阿姬莉娜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嚷道：“我的天哪！佩莱演英国女人多可笑！怎么！剧场里就你一个人不笑？你笑呀，我的猫咪！”她向出纳员说。

梅莫特笑了，笑得出纳员浑身发抖。他看了英国人的笑

容感到五脏俱裂，头痛得要命，仿佛有个外科医生用烧红的铁锥在给他施行穿颅手术。

“他们在笑，他们在笑。”卡斯塔涅痉挛地说。

佩莱把假充正经的女人表演得那么滑稽，法文腔的英语引得满堂哄笑。这时出纳员却只见自己沿着里谢街逃跑，跳上一辆马车，讲妥价钱向凡尔赛进发。场景还在变化。他在桔园街和雷柯莱教士街的交叉路口认出他的前龙骑兵中士开的不三不四的小客栈。这时是清晨两点，寂静到了极点，没有人窥见他。驿车套好了马，为了避人嫌疑，车子是以住在巴黎大街的一个英国人的名义雇的。卡斯塔涅带着各种票证和护照，登上车子出发。不料到了关卡，卡斯塔涅瞥见好些宪兵正站着守候这辆车子。他惊叫一声，梅莫特用目光制止了他。

“看下去，别作声！”英国佬说。

卡斯塔涅转眼间看见自己被投进监狱。接着，在这出名为《出纳员》的惨剧的第五幕，他目睹自己在三个月后走出刑事法庭，给判了二十年苦役。当他眼见自己在法院广场上示众，执刑的狱吏用烧红的铁器烙他身子的时候，不由得又叫了一声。最后一场，他到了比塞特的院子，混杂在六十个苦役犯中间，等着让人去钉上镣铐。

“天哪！我笑不出来了。”阿姬莉娜说，“你的脸色太阴沉，我的猫咪，怎么啦？你的朋友走开了。”

演完戏，拉迦德夫人让女招待帮着穿大衣，这时梅莫特过来打招呼：“卡斯塔涅，说两句话。”

走廊里十分拥挤，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

"好吧，什么事？"

"你尽管带走阿姬莉娜，到凡尔赛去，任何人间的力量都无法阻止你、在那里逮捕你。"

"为什么？"

"因为现在抓住你的这个手臂再不会松开。"英国佬说。卡斯塔涅恨不能念几句咒语，好钻入地下化为乌有。

"倘若魔鬼要你的灵魂，你愿意用来换取象上帝一样的权力吗？你只消说一句话，就可以将你在纽沁根男爵的金库内拿走的五十万法郎如数归还。然后撕去信用证，一切犯罪的痕迹都可以抹掉。总之，黄金会滚滚流进你的腰包。你什么都不相信，是不是？那好，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你至少相信魔鬼吧。"

"要是真能如此，该多好！"卡斯塔涅高兴起来。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可以给你证实一下。"

梅莫特说着伸开手臂。这时卡斯塔涅、拉迦德夫人和他已经走在大街上，空中下着细雨，地上泥泞不堪，烟雾弥漫，天色昏黑。可是这个人的胳膊一伸，阳光立即普照巴黎。卡斯塔涅眼见置身在正午，仿佛面临着七月的晴朗天气。树上枝叶葱茏，节日打扮的巴黎人分成两股洪流快活地熙来攘往。卖可可的商贩叫喊着："谁喝啊，冷饮！"华丽的马车在快车道上风驰电掣般经过。出纳员惊呼了一下。随着这叫声，林荫路还原为又潮湿又阴沉。拉迦德夫人早已登上车子，招呼说：

"朋友，你究竟是过来还是留下，快决定。说真的，今晚你看来就象毛毛雨那样使人愁闷。"

“该怎么做呢？”卡斯塔涅对梅莫特说。

“你愿接替我的位置吗？”英国佬问他。

“愿意。”

“好，我过一会儿上你家去。”

“哎呀，卡斯塔涅，你一反常态，简直是神不守舍。”阿姬莉娜对他说，“你在筹划干坏事吧。观剧的时候你太忧郁、太沉思啦。亲爱的，你需要什么我能办到的？说吧。”

“等咱们到家之后，我想知道你爱不爱我。”

“这不用等，”她说着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你瞧！”

她一边做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拥抱他，一边向他花言巧语，讲情话在这类女人已成为一种职业，好比演员演戏一样。

“哪儿来的音乐？”卡斯塔涅问。

“得啦，这会儿你又听到什么音乐？”

“是仙乐，”他接着说，“好象乐声来自天上。”

“怎么，你一向借口受不了音乐，拒绝在意大利剧院订一个包厢，现在却成为音乐狂。哼，你疯了！你的音乐只存在你的大脑袋里，老糊涂虫！”她说着抓住他的头在肩膀上摇晃，“你说啊，爸爸，是不是马车的轮子在歌唱？”

“娜吉，听仔细了吗？天使在为慈悲的上帝奏乐，只有这种音乐的和声不仅被我的耳朵听到，同时还会由我全身的毛孔吸收。我无法向你形容，正象喝了甘露那样舒畅。”

“噢，对慈悲的上帝当然是奏乐的，因为人们一向把天使跟竖琴画在一起。”她眼见卡斯塔涅象鸦片鬼那样神志恍惚，心里想：“的确，他疯了。”

他们到了家。卡斯塔涅沉浸在刚才的所见所闻之中，不知该相信还是该怀疑，象喝得烂醉似的失去了理性。他从车里跨出来的时候晕倒了，由他的情妇、看门人、珍妮扶起，抬进阿姬莉娜的房间。他在那儿苏醒过来，一边做了个绝望的姿势，把身子埋进炉边的沙发椅里，一边说道：

"朋友们，朋友们，他快来了。"

这当儿珍妮听见铃响，走去开门。她通报英国人光临，并说这位先生跟卡斯塔涅订有约会。梅莫特突然出现，屋子里寂静无声。他瞧一眼看门人，看门人退出。他瞧一眼珍妮，珍妮退出。梅莫特对交际花说：

"夫人，我们有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要办。"

他抓住卡斯塔涅的手，卡斯塔涅站起来。两个人走进没有灯火的客厅中去，因为梅莫特的眼睛连最浓的黑暗都能照亮。阿姬莉娜被外国佬奇异的目光所震慑，浑身无力，未能想到她的情人。她以为他躲在女仆的房间内，实际上由于卡斯塔涅回家过急，珍妮把他藏在盥洗室里，就象上述演出的戏中表现的那样。屋子的门被猛力关上了，卡斯塔涅很快就回来。

"你怎么啦？"他的情妇吓了一跳，叫了出来。

出纳员已面目全非。肤色由红润变成铁青，象英国佬那样显得又凶狠又冷酷。眼中射出一股阴森森的目光，叫人受不了。憨厚的姿态变得专横而高傲。交际花发现卡斯塔涅瘦了，前额丑恶异常。总之，龙骑兵发挥出一种可怕的影响，犹如沉重的气氛压得别人喘不过气来。阿姬莉娜一时不知所措。

“这么短时间内，你和这恶魔般的人之间发生什么事啦？”她问。

“我把灵魂卖给他了。我感到我已不是原来的自己。他要走了我的本质，把他的给了我。”

“怎么？”

“你不会明白的。”卡斯塔涅冷冷地说，“啊！他说得不错，这魔鬼！我现在已看清一切，了解一切。你一直在欺骗我。”

阿姬莉娜听了这话不寒而栗。卡斯塔涅点亮烛台，走进盥洗室。可怜的姑娘目瞪口呆地跟随着他，当卡斯塔涅分开衣架上挂着的衣衫，发现那个下级军官的时候，她不由得大吃一惊。

“亲爱的，来吧。”卡斯塔涅说着抓住莱翁的外套纽扣把他拉进了室内。

阿姬莉娜脸色发白，神志狂乱，瘫倒在椅子里。卡斯塔涅坐在炉边的沙发上，让阿姬莉娜的情人站着。

莱翁对他说：“你当过军人，我已准备好使你恢复理性。”

“你是个混蛋。”卡斯塔涅冷漠无情地回答，“我根本不需要决斗。我想杀死谁，瞟一眼就成。小子，跟你直说吧，干吗我要杀你呢？你脖子上分明有条红线。断头台等着你。对啦，你将死于沙滩广场，没法挽救的。你参加了烧炭党的一次秘密集会，密谋反对政府。”

“啊，你没跟我讲过这事！”阿姬莉娜冲莱翁嚷。

“你还不知道吗？”出纳员继续往下说，“内阁今晨决定追缉你们的团体。检察长截获了你们的名单。你被叛徒告发

了。这会儿正在起草对你的起诉书。”

“这么说是你出卖了他？……”阿姬莉娜象母狮大吼一声，起身要来撕卡斯塔涅。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这样干的。”卡斯塔涅回答说，冷静的态度使他的情妇不知所措。

“那么你怎么知道的？”

“进大厅之前我还不清楚呢。可现在，我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下级军官惊呆了。

“那么，朋友，救救他吧！”阿姬莉娜嚷着扑倒在卡斯塔涅脚下，“救他一命，既然你无所不能！我将爱你，崇拜你。我可以不做你的情妇而当你的奴隶。不管你怎么异想天开，你要我做什么都成。是的，我对你已不仅仅是爱，我将象女儿对待父亲那样孝顺，加上作为一个……你怎么还不理解！总之，无论我的热情如何强烈，我永远是属于你的！我还要怎样说才能打动你？我会想方设法讨你欢心……我……天哪！好，不管你要我干什么，比如要把我投到窗外，你只消提醒我一句‘莱翁’，我就自动跳进地狱。一切折磨，病痛，悲伤，凡是你想施加于我的，我都接受！”

卡斯塔涅无动于衷地听着。作为全部答复，他发出魔鬼般的笑声，指着莱翁说：“断头台在等着他。”

“不！他不再离开这个屋子。我要救他！”她嚷道，“对，谁敢碰一碰他，我就杀死谁！你干吗不愿救他？”她尖声叫喊，眼睛通红，头发散乱，“你救得了吗？”

"我无所不能。"

"那你干吗不救他?"

"干吗?"卡斯塔涅的声音响得连地板都震动了,"吓!我在复仇!为非作歹是我的本行。"

阿姬莉娜道:"死,我的情人要死,这可能吗?"

她跳起来直奔橱柜,从筐子里抄起一把匕首,向卡斯塔涅冲来;卡斯塔涅却哈哈大笑。

"你明明知道我已刀枪不入。"

阿姬莉娜的胳膊垂了下来,好似突然折断的琴弦。

出纳员转身向着下级军官说:"出去,亲爱的朋友,干你的事去。"

他伸出手,军人感受到卡斯塔涅强大的威力,不得不服从。

"这儿是我的家。我满可以差人去找警官,把擅自潜入住所的人交给他。但我宁愿让你自由。我是魔鬼,却不是密探。"

"我要跟他走。"阿姬莉娜说。

"走吧。"卡斯塔涅回答,"珍妮呢?"

珍妮走了进来。

"你叫看门人去给他们雇一辆马车。"

卡斯塔涅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好吧,娜吉,你总不能象叫化子似的离开一个还爱着你的男人。"

他递给她三十万法郎。阿姬莉娜接过钞票扔在地下,往上吐唾沫,一边怀着绝望的心情疯狂践踏,一边冲他说道:"我

俩将徒步离开这个屋子，不要你一个子儿。珍妮，你留下吧。”

“晚安！”出纳员说着把钞票捡起来，“我呢，我已经旅行归来。”他瞧着女佣人吃惊的样子，又道：“珍妮，我看你是个好姑娘。如今你没有女主人了，还留在这儿吗？……今晚，你将有个男主人。”

阿姬莉娜什么都不相信，急急忙忙将下级军官带到她的一个女朋友家中。然而莱翁已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无论他去哪里，都有人盯梢，因此正象当时的报纸报道的那样，不久之后他就跟三个朋友一起被捕了。

出纳员感到自己已判若两人，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完全变了。那个卡斯塔涅，历经童年、青年、情人、军人、勇士、受骗、结婚、幻灭、做出纳员、热恋、由于爱阿姬莉娜而犯罪，那样的卡斯塔涅已不复存在。他内在的形态爆裂了。刹那间，他的脑子发达了，五官也扩展了。他看尘世的事物，仿佛置身在奇妙的高度，整个世界都被他的思想囊括。在去戏院之前，他没头没脑地爱阿姬莉娜，宁愿对她的不贞闭上眼睛，也不肯将她放弃。现在这种盲目的感情已经泯灭，宛如云雾在阳光下消散。珍妮很高兴接替她的女主人，占有她的财产，对出纳员百依百顺。但卡斯塔涅能看透心思，发现这种忠诚的动机纯粹出于物质上的考虑。因此他玩弄这个姑娘，就象一个顽童贪婪地吮掉樱桃的汁水，然后把核儿扔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正当她自以为成了主妇，卡斯塔涅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把她的内心活动一五一十、逐字逐句地复述出来。

“孩子，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吗？”他笑着说，“喏，你的想法

是：'这些我垂涎已久的美丽的花梨木家具，这些我试穿过的好看的衣衫，如今都归我啦！真不知为什么太太这样蠢，不想跟他，这才成全了我。老实说，只要能乘马车，戴首饰，坐包厢看戏，拿取定息，我可以给他许多欢乐，甚至送他的命，假如他的身体不是非常强壮有力。我还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呢！'——是不是想的这个？"他的语气使珍妮脸色煞白。"哎，孩子，你坚持不下去的，我要为你好把你辞退，你会累坏的。来，让我们好生分手吧。"

于是，他给珍妮一小笔款子，将她冷漠地打发走了。

卡斯塔涅以他永生的幸福作代价买到了可怕的权力，他拿这个权力首先用来充分满足口腹之欲。他安排好业务，轻而易举地同纽沁根先生结清了账目，纽沁根另找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接替他。然后他决定举办一次相当于罗马帝国全盛时代的闹宴，象伯尔沙扎尔在最后的酒宴中那样拚命大吃大喝。但是，犹如伯尔沙扎尔，他在狂欢中清晰地看见一只光辉的手在宣判他的命运，不是写在饭厅里狭窄的墙上，而是描在绘着彩虹的广阔的天空中。他的宴会果真是漫无节制、穷奢极侈的。席面几乎就是在他足下颤抖的地球。他好比一个浪荡公子欢度最后一个节日，对什么都不加珍惜。魔鬼交给他人类快感之库的钥匙，他大把地汲取，很快就摸了底。他一旦领会到这个巨大的权力，就立即实施，检验，滥用。过去认为等于一切的东西，如今等于没有。无边的欲望的诗篇往往被占有所扼杀，获得的事物难得同梦想符合。全能的梅莫特心里埋藏着的正是这种乐极生悲的感觉。现在他的继承人也突然发现人性

的空虚，因为随着无限的魔力而来的便是虚无。为了更好地理解卡斯塔涅所处的奇特境遇，就必须考虑它的更迭如何迅速，以及设想这些变化的间隔如何短促，而对尚受时间、空间、距离的法则束缚的人来说，要获得这样的一个概念却很不容易。从前他同外在世界之间存在的关系，随着他官能的扩张已经改变。象梅莫特一样，卡斯塔涅能一会儿工夫就到达印度斯坦令人心旷神怡的山谷，能乘在魔鬼的翅膀上飞越非洲的沙漠，或者掠过海洋的水面。他既能一眼就看清任何事物的本质，也能看透别人心底的打算。同样，他的舌头能一下子品出所有的滋味。他寻欢作乐的方式，就象专制政府采果子而把树砍倒①。作为欢乐或痛苦尺度的过渡、交替，人生情趣的千变万化，对他已不复存在。他的味觉曾经变得异常敏感，在饱食过度时突然麻木。他对珍馐和美女已完全腻烦，觉得毫无乐趣可言，既不想再吃，也不想再爱了。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万无一失的力量，任何女人都唾手可得，便不再想要女人了；预先知道她们会顺从他最任性的要求，他就极端渴望一种真正的爱，希望她们比实际上更钟情一些。世界只拒绝于他的，就是信仰和祈祷这两种起安慰作用的动人的爱。人人都服从他，这是一种可怕的状态。震撼他身心的痛苦、欢乐和思绪的洪流，即使最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住，而他却有股强大的生命力与它们抗衡。他憧憬某种无边的东西，地球已不能满足。他明

① 参阅孟德斯鸠（1689—1755）《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五章第十三节："路易斯安娜的野蛮人采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

显而绝望地感到有个光明的区域，他整日想展翅飞越过去。他内心焦躁，那些无法吃喝的东西强烈吸引着他，使他又饥又渴。象梅莫特那样，他的嘴唇变得灼热，渴求欲望。他追求未知，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看清了这个世界的原则和构造，对它的成果不再欣赏，而是深表蔑视，象全知的斯芬克司保持一动不动，沉默不语，毫无把自己的见识告诉别人的意念。他拥有整个地球，又能一下子越过它，财富和权力对他已毫无意义。他为掌握最高的权力而深感忧郁，这只有撒旦和上帝才有办法补救，秘诀仅仅他们知道。卡斯塔涅跟他的老师不同，没有不可抑制的仇恨和干坏事的欲望。他意识到自己是未来的魔鬼，而撒旦是永远的魔鬼。撒旦知道自己无法赎回，就恣意用他的三齿叉象捣粪一样把世界乱捣一阵，打乱上帝的计划。不幸的是，卡斯塔涅还存有希望。因此，他虽能在刹那间从地球的一极跑到另一极，就象鸟儿无可奈何地从笼子的这边飞到那边，但这样做之后，同鸟儿一样，他看见无边的空间。他对无限有了一个观念，不能再象别人那样看待人间的事物。那些狂人向往魔鬼的能力，没看出他们得到这种权力就换到魔鬼的思想，也就不能再为周围的人们所理解。新的尼禄为了消遣想叫人烧掉巴黎，——象舞台上表演的大火景象——想必巴黎在他眼中犹如一个急匆匆的旅客对待路边的蚁巢那样。在卡斯塔涅看来，科学是在解哑谜。国王及其内阁引起他的怜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越是堕落也就离做人的条件越远。他感到地球太狭窄，魔鬼的权力使他参与创造的过程，窥见了原因和结果。他眼见自己被逐出人们用各种

语言称呼的天堂，就愈加向往天堂。这时他才懂得，他的前任的干枯的面孔，被希望之火燃起又不断幻灭的眼神，血红的嘴唇，都表现出这种渴求，苦恼的神态则说明内心持久的斗争。他还能做天使，却当了魔鬼。好象一个人被巫师禁闭在丑恶的躯壳里，由于符咒的束缚，需要别人的意志才能打破这层可憎的外表。真正伟大的男子在一次失望之后会用更大的热情在女人心中寻找无边的爱，同样，卡斯塔涅心中也升起一个念头，它可能就是进入更高境界的钥匙。正因为他放弃了永生的幸福，他才一心想念虔诚者的未来。他从自己能随心所欲的纵乐中跳出时，便感到这种感情的压力；神圣的诗人、使徒、宣教者用那么有力的字句给我们描绘的痛苦，他体会到了。他好似被一支闪闪发光的利剑逼在腰上，直奔梅莫特家，想看一看他的前任怎么样了。梅莫特住在费鲁街，靠近圣絮尔皮斯教堂，屋子又阴暗又潮湿。费鲁街象所有位于塞纳河左岸往下直落的道路一样通向北方，它是巴黎最凄凉的街道之一，两侧的房屋就反映了这种特性。卡斯塔涅走到门口，只见大门和拱顶都披着黑纱，一排排亮晃晃的烛光在灵堂内照耀。临时搭起的柩台两边各站着一名教士。

一个年老的看门女人对卡斯塔涅说："不用问先生干什么来。您跟可怜的死者太象了。您要是他的兄弟，来向他诀别可太晚啦。这位好绅士前天夜里已经去世。"

"他怎么死的？"卡斯塔涅问教士。

"放心吧。"一个老教士把盖着灵柩的黑纱掀起一角。

卡斯塔涅瞥见那张脸，由于信仰而显得崇高。灵魂仿佛

从每个毛孔渗出，光彩照人，用无限仁慈的感情暖人心房。这便是忏悔了的约翰·梅莫特先生。

教士接着说："令兄的结局值得羡慕，一定叫天使们高兴。您知道一个罪人的转变会在天国引起怎样的欢乐！在天恩的感召下，他悔悟的泪水流之不尽，只有死亡才能加以制止。圣灵附在他身上，他灼热的肺腑之言无愧于先知之王①。我生平从未听过比这个爱尔兰绅士更可怕的忏悔，也从未听过更热诚的祈祷。不管他错误有多大，他这样改悔就立时弥补了。上帝显然把手伸给了他，因为他已完全改变。他的面孔变得又圣洁又美丽，阴冷的眼睛在泪水中变得温柔。他的曾经响得吓人的声音，变得文雅而柔和，象谦卑者的口吻了。他的讲话开导了听众，他们都匍匐在地聆听他颂扬上帝及其无上的荣光，叙述天堂的事情。即使他没给家人留下什么东西，他也肯定为他们挣得了任何家庭未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一颗圣洁的心灵，它看护着你们大家，指引你们走向正路。"

这番话对卡斯塔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赶紧出门，走向圣絮尔皮斯教堂，服从命运的召唤。梅莫特的改悔使他震惊。那时期，有个擅长辞令的人经常在早晨举办演讲会，给本世纪的青年论证天主教的教义，尽管另一种也很雄辩的声音，宣布青年们对信仰是格格不入的。② 演讲会末了让位给梅莫特的葬礼。卡斯塔涅赶到时，这个宣教士正用他优美的声调和深刻的语言总结我们幸福的未来。魔鬼附体的前龙骑兵，恰好

① 指《旧约·诗篇》的作者大卫。

② 指当时教会中两派的争论。

具备接受教士宣讲的神圣话语的条件。的确，如果有一种精神的现象已被证明，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诚朴人的朴实信仰？信仰的力量跟人们使用理性的程度直接有关。那些按照本能生活的人与那些在社会的勾心斗角中精神和心灵都感到厌倦的人相比，接受启示容易得多。普通人和士兵就是这样。来自南方的卡斯塔涅从十六岁起参军，追随法国的旗帜，直到近四十岁。作为一个普通的骑兵，他不得不日夜战斗，在想到自己之前首先得想到他的战马。从军期间，他很少有时间考虑未来。升了军官，他忙于照顾士兵，转战疆场，从没想到死后怎样。士兵的生活不要求太多的思想。有的人达不到高度的筹划，对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政治计划和作战方案，战略战术和行政管理，不能考虑周详，这些人处在一种浑噩的状态，就象法国最落后的外省最粗鲁的庄稼汉。他们一往直前，被动地服从指挥者的命令，象樵夫砍树似的把面前的敌人杀死。他们不断从要求施展体力的激烈状态转向休息，补偿自己的消耗。他们砍啊，喝啊；砍啊，吃啊；砍啊，睡啊，周而复始。在这股生活的旋风中，智力很少运用，精神处在一种自然的纯朴状态。当这些在战场上如此坚强有力的人回到文明中间，大多数待在下层，表现出缺乏思想，缺乏能力，缺乏价值。年轻的一代看到我们威震四方的军人，竟象孩子那样无知和单纯，不由得不感到吃惊。一个暴烈的帝国禁卫军上尉，写不好报纸的收据。老兵既然如此，他们的缺乏推理的头脑就容易听从强烈的冲动。卡斯塔涅的罪行提出那么多的问题，要讨论它，道德学家得运用议会的词汇：要求“分开议决”。女性的魅力

是那样残酷地不可抗拒，卡斯塔涅正是在情欲的唆使下犯了这件罪行。当一个海妖投入战斗，施展她的诱惑力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能够说："我永远不会这样做。"由于法国革命和军人的生活，卡斯塔涅从未想到过宗教，现在他听到了它的教义。"您来世幸福吗?"这句可怕的话使他感到强烈震惊，尤其因为他厌倦了地球，象一株不结果的树似的把它摇撼过，所以对他来说只要地上或天上还有一块禁地，他就一心想去。倘若允许把这样的大事跟社会上荒唐的事情相比，就好象那些有几百万财产的银行家，在社会中所向披靡，但却不为贵族的圈子所接纳。于是他们一心想钻进去，只要这件事尚未做到，就把已经获得的社会特权看成毫无意义。这个比地球上的国王加起来还要强大的人，这个象撒旦一样能够和上帝作对的人，如今倚在圣絮尔皮斯教堂的柱子上，象梅莫特那样一心思念着未来，他的身子在这种感情的重压下弯曲了。

"他真幸福!"卡斯塔涅嚷道，"他是怀着必进天堂的信念死去的。"

顷刻间，出纳员的思想发生了莫大的变化。他做了几天魔鬼之后，又还原成为人，这是一切《创世记》用来描绘原罪的形象。但是尽管形状上重新缩小，他已获得伟大的因素，他在无限中锻炼过了。魔鬼的力量为他启示了神的力量。地球上的欢乐，他匆匆汲取完了，不再感到稀罕，他就愈加渴望天国。魔鬼答应的享受只不过是扩大了的尘世的享受，天上的欢乐才是无限的。这个人信奉上帝了。赠送世上财富的诺言对他已毫无意义；他鄙视这些财富，就好比喜爱金刚钻的人瞧见石

子一样。同另一种生活中永恒的美相比，他把这些财富看成玻璃制的小玩意儿。来自这个源泉的乐趣都是可厌的。他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阴郁地听着为梅莫特做的追思弥撒。“最后审判日”把他吓坏了。他懂得了这个词的全部崇高的涵义，这是在天主面前战栗的灵魂发出的忏悔的呼声。霎时间，他被圣灵征服了，就象干草被烈火烧着一样。眼泪夺眶而出。

“您是死者的亲属吗？”教堂的小执事问。

“是他的继承人。”卡斯塔涅回答。

“捐些钱作为追思弥撒的费用吧！”

“不。”卡斯塔涅回答，他不愿把魔鬼的钱给教会。

“捐些给穷人吧！”

“不。”

“捐些修教堂吧！”

“不。”

“捐些给圣母堂吧！”

“不。”

“捐些给神学院吧！”

“不。”

卡斯塔涅抽身退出，免得成为几个教会人士怒目而视的对象。

他看着圣絮尔皮斯教堂，心里想：“为什么人们在各地建立起这些宏伟的大教堂？这种为群众始终分享的感情，必然寄托在某个东西之上。”

“啊，你把上帝叫做某个东西？”他的心嚷道，“上帝！上

帝！上帝！……”

一个内心的声音重复的这个词慑服了他。但从远方隐隐约约传来的悠扬的音乐使他恐惧的感觉消退了。他以为乐声来自教堂，便朝正门望去。然而仔细留神一听，声音却来自四面八方。他环顾广场，未发现任何乐师。若说这乐曲给他带来天堂的幻象和一线朦胧的希望，那它也引起一个罪人更强烈的内疚。他在巴黎街头徘徊，痛苦欲绝。他视而不见，漫无目的地游荡。他无缘无故站住，自言自语，也不闪身躲开木板的撞击或车轮。不知不觉，他的心因忏悔既深受折磨又得到抚慰。象梅莫特那样，他的脸上不久出现某种漠然而庄严的表情，好似一个人陷于悲观绝望对什么都灰心丧气的时候，又怀着新的希望而跃跃欲试；但超乎一切的是他对尘世一切赠品的厌恶。他那畏惧光明的眼神里隐藏着最谦卑的祈祷。他为拥有强大的魔力而苦恼。内心剧烈的骚动使他的身躯伛偻，犹如劲风吹弯高大的松树。象他的前任一样，他不能自寻短见，因为他不愿套着地狱的枷锁死去。他无法忍受这种酷刑了。终于一天早晨，他想起幸运的梅莫特曾建议自己取代他的位置；他接受了，那么别人无疑也会这样做。在教会神甫雄辩的继承人到处惊呼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时代，他总不难找到一个人，为获取利益而愿意遵守这项合同的条款。

他想：“有一个场所，那儿人们把王位叫卖，将人民过秤，对制度议价；那儿政府、思想、信仰全用货币标价，一切都可以贴现；那儿连上帝借款也用超度灵魂的收入作担保，因为教皇在那里立了长期户头。我要能找一个灵魂来买，就是那个

地方。”

卡斯塔涅兴冲冲地上证券交易所去，想如同买卖公债似的作成一笔灵魂的交易。一个普通人可能会担心遭到嘲笑，但卡斯塔涅凭经验知道陷于绝境的人对什么都认真看待。如果一个疯子告诉被判死刑的人，他只消念几句咒语就可以穿过牢门的锁眼飞出去，这个死囚犯会听进去的。同样，痛苦的人也很轻信，除非他抓住的念头确实破产了，就象树枝在即将溺毙的人手中折断一样，那时他才死心。下午四点光景，卡斯塔涅来到公债市场关闭之后自动组成的人群中间，那儿正在商谈股票并议论纯粹商业的事务。不少商人认得他，因此他可以一边假装找某个人，一边偷听关于落难者的流言蜚语。

一个胖胖的银行家肆无忌惮地说道："小子，今后我宁愿跟你交易，也不愿跟克拉帕龙公司来往了！今天早上他们让银行① 办事员把他们该付的期票退回了。你要是有，留着吧。”

这个克拉帕龙正在院子里同一个著名的高利贷者紧张地密谈。卡斯塔涅立刻走向克拉帕龙，这商人一向以做大投机买卖出名，不是大发横财就是彻底破产。

金融商刚离开克拉帕龙，投机家不禁做出一个绝望的姿势，这时卡斯塔涅正好赶到克拉帕龙身边，对他说：

“好啊，克拉帕龙，你欠银行十万法郎要付，而现在四点钟

---

① 指法兰西银行。

了。情况明摆着，要料理你这次小小的破产已经来不及了。”

“先生！”

“声音放低些。”出纳员说道，“倘若我向你提议做一桩买卖，使你想要多少钱就能赚多少……”

“唉，还不了我的债，任何买卖都得一段经营的时间。”

“我知道一笔交易可以使你马上付清债款。”卡斯塔涅往下说，“可是你必须……”

“做什么？”

“必须把你在天堂的股份出售。这跟别的买卖没什么两样，不是吗？我们都是来世这个大企业里的股东。”

“当心我刮你耳光！……”克拉帕龙被激怒了，“对一个陷入不幸的人不能开这样恶劣的玩笑。”

“我是认真说的。”卡斯塔涅从衣袋里抓起一扎钞票。

“首先，”克拉帕龙说，“我不会为了一点困难便把灵魂随便卖给魔鬼。我需要五十万法郎，去……”

“谁跟你说这么一点钱啦？”卡斯塔涅赶紧解释，“你得到的钱，将多得连银行的金库都盛不下。”

他递过去一捆钞票，终于使投机家下定决心。

“行！”克拉帕龙说，“但是怎么成交呢？”

“你到那边没人的地方去。”卡斯塔涅指着庭院的一角回答说。

克拉帕龙同他的勾引者交谈了几句，两人都面向墙壁。曾经注意他们的人中没有一个猜出这场个别谈话的目的，尽管缔约双方所作的奇怪姿势引起他们相当强烈的好奇心。卡

斯塔涅回来的时候，那些股票商不禁发出一片惊叹声。正象在法国的议会里，最小的事件也能立即使人分心，所有的眼睛都转向引起喧哗的这两个人，一看他们之间发生的变化，不由得大吃一惊。在证券交易所内，大家边走边谈，组成人群的各个人很快会互相识别。交易所好比一张大赌桌，熟客们根据一个人的面容可以猜出他手中掌握的牌和输赢的情况。所以个个人记住了克拉帕龙和卡斯塔涅的相貌。象梅莫特那样，卡斯塔涅坚强果敢，目光炯炯，浑身精力充沛。人人见到这张又威严又可怖的面孔都会赞叹，暗想这家伙是从哪儿取得这一切的。但是卡斯塔涅一旦丧失权力，就显得憔悴、萎缩、苍老、衰弱。他拖走克拉帕龙的时候，犹如一个发烧的病人，或者一个处在兴奋期的鸦片鬼，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高烧后垮掉，只有咽气的份儿，或者是由于吸毒过多，陷入可怕的软瘫状态。一向支持他胡作非为的魔鬼精神消失了；只剩下肉体，精疲力竭，在纷至沓来的内疚和真心实意的忏悔重压下无依无靠。克拉帕龙恰好相反，尽管大家猜出他忧心忡忡，他回来的时候却目光灼灼，脸上带着魔鬼路济弗尔①式骄傲的神态。晦气已转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了。

"老兄，坐以待毙吧！"克拉帕龙对卡斯塔涅说。

"行行好，替我雇一辆车，请一位教士——圣絮尔皮斯的副堂长。"前龙骑兵一边回答，一边坐在一块界石上。

"请一位教士！"这句话被好些人听见了，在股票商中激起

① 路济弗尔即撒旦，是撒旦堕落前的名字，意思是"明亮之星"。

一片嘲讽性的喳喳声，这些人只肯信仰代表财产的票证。账簿就是他们的《圣经》。

“我还来得及忏悔吗？”卡斯塔涅自言自语，可怜的声音使克拉帕龙感到震动。

一辆马车载走了垂死者。投机家急忙去银行付清债款。这两个人突然变换面容所产生的印象在人群中消失了，就象航船划出的水痕在海面上消失一样。一条更重要的新闻吸引了商业界的注意力。在这孤注一掷的时刻，人们都忙于编制行情表，即使摩西带着两只灿烂的尖角出现①，也难以得到说双关语的荣誉，甚至还会遭到他们的否认。克拉帕龙付完欠款，心里害怕了。他对自己的权力已深信不疑，就回到证券交易所，把他的交易向陷入困境的人们提出。一个公证人接替了克拉帕龙，按他的说法，用在地狱的账本上投资和在那里享受的权利买到七十万法郎这一大笔款子，又把魔鬼的契约以五十万法郎卖给一个建筑承包商。承包商以三十万法郎将它让给一个铁器商，铁器商又以二十万法郎转让给一个细木匠。终于，到五点钟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这个奇怪的合同。买主稀少，由于丧失信心。

到五点半钟，持有者是一个油漆匠，他正倚在当时建在费多街的临时交易所的大门上。这个油漆匠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他回家以后跟妻子说，他“晕头转向”了。

---

① 传说摩西从西奈山下来时“有角”。

闲逛者都知道，费多街是年轻人最喜爱的街道之一；这些年轻人由于没有女友，就爱上所有的女性。在一座端正的屋子的二层楼上住着一个姿色罕见的妙人儿，她既没当上公爵夫人，也不是皇后，因为世上的美女总比爵位和御座多得多，她只好满足于经纪人或银行家，按一定的价格为他们提供快乐。这位又善良又漂亮的姑娘名叫欧弗拉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见习生垂涎的对象。的确，克罗塔律师事务所的二等帮办以一个二十二岁年轻人的全部热情爱着这个女人。为了获得一笔微不足道的五百路易①的款子，给欧弗拉齐买一条她十分向往的披肩，好通过她贴身女仆的安排得到一次约会，他可以杀死教皇和整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教团。痴情人这时在欧弗拉齐的窗子下踯躅，犹如白熊在植物园的笼子里徘徊。他把右手插进背心，按在左胸上，真想掏出心来，尽管末了只拧了拧他的背带。

他想："怎样才能弄到一万法郎呢？把这份卖约应该送去注册的款子占为己有吧。天哪！我的挪用会坑了买主，一个大富豪？唉，明儿我去扑在他的脚下，对他说：'先生，我拿了你一万法郎。我才二十二岁，爱上欧弗拉齐，这便是我的历史。我的父亲有钱，他会还你的，别毁了我！你不也有过二十二岁，爱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吗？'但是这些该死的资本家，都没有心肝！他很可能非但不同情我，反而向检察官告发。哎呀！要是我能把灵魂卖给魔鬼就好啦！可是既不存在上帝也不存

① 五百路易相当于一万法郎。

在魔鬼，这些都是迷信的蠢话，他们只在神怪小说或老太婆讲的故事中才会出现。我怎么办呢？”

“你若肯把灵魂卖给魔鬼，可以到手一万法郎。”油漆匠听见律师见习生漏出来的片言只语，这样对他说。

“啊，欧弗拉齐是我的啦！”律师见习生同以油漆匠面貌出现的魔鬼拍手成交。

订完合同，疯疯癫癫的律师见习生立刻去买披肩，爬上楼梯，进了欧弗拉齐的家。由于鬼迷心窍，他在那里足不出户地待了十二天，把他在天堂的股份挥霍完了。他一心寻欢作乐和狂喝乱舞，丝毫未想到地狱，将他新获得的特权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敬的麦图林① 的儿子梅莫特发现的巨大权力，就这样丧失了。

某些关心这些事情的东方学者、神秘论者、考古学家，想从历史上找到召唤魔鬼的方法已不可能，缘故就在这儿。

在他疯狂放荡的第十三天，可怜的律师见习生躺倒在圣奥诺雷街他老板家阁楼的破床上。羞耻心，这个不敢照自己面孔的奇特的女神，攫住了他。这个年轻人病了，想治疗自己。他误用了一个药方的剂量——那药是一个在巴黎墙上②闻名的能人发明的——由于水银中毒而死去。他的尸体变得乌黑，好象鼹鼠的脊背。魔鬼肯定在他身上附过了，哪一个？

---

① 麦图林（1782—1824），原籍法国的爱尔兰作家，代表作为《漫游者梅莫特》，巴尔扎克的这个短篇的主人公借自这部作品。

② 当时巴黎墙上经常贴有治花柳病的各种广告。

是不是阿斯塔罗特① 呢？

“这个可敬的年轻人被送上水星了。”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帮办对一个来采访这件新闻的德国魔鬼学家说。

“我愿意相信。”德国人回答。

“啊！”

“是的，先生。”德国人接着说，“这个意见符合雅可布·博姆② 的话，他在《人的三重生活》的第四十八个命题中说：‘假如上帝通过菲亚特③ 办一切事情，那么菲亚特就是包容自然的神秘的母体，而自然又是水星和上帝的思想形成的。’”

“先生，你说什么？”

德国人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们不懂。”律师见习生们说。

“Fiat？……”一个见习生喊，“fiat lux！④”

德国人又说：“你们可以查证一下引文。米涅雷先生一八〇九年出版的《人的三重生活》的第七五页中有这个句子；这篇论文由一个哲学家⑤ 译成法文，他十分赞赏那位著名的鞋匠。”

“啊！他是鞋匠？”一个见习生说，“你们瞧！”

---

① 叙利亚女神，最终被归于魔鬼的化身之中。

② 雅可布·博姆（1575—1624），德国神秘论者，是个鞋匠。他的论文《人的三重生活》发表于一六二〇年。

③ 菲亚特，心理学词汇，指介于筹划和执行之间的决心。

④ 拉丁文：要求对方进一步解释清楚。

⑤ 指法国哲学家圣马丁（1743—1803），他于一七九三年译出《人的三重生活》。

“在普鲁士①！”德国人回答。

“他为国王工作吧？”第二个愚蠢的见习生问。

“他该用鞋带把他的句子串起来。”第三个见习生说。

“这个人象金字塔似的！”第四个见习生指着德国人嚷。

尽管这个外国佬是第一流的魔鬼学家，他还是不知道这些律师见习生是怎样的恶鬼；他走开了，对他们的取笑丝毫不懂，以为这些年轻人说博姆是一个金字塔似的能人呢。

他想：“在法国真有东西可学。”

一八三五年五月六日于巴黎

金志平 译

① 雅可布·博姆几乎终生住在普鲁士。

玄妙的杰作

献给一位勋爵

一八四五年

一 吉 莱 特

一六一二年岁末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位看上去衣着十分单薄的年轻人，在巴黎大奥古斯坦街的一座房子门前徘徊。他那犹豫不决的样子，活象个初恋的情人，不管意中人多么容易亲近也不敢走进她的家门。他在街上来回走了好久，最后终于跨进门槛，打听弗朗索瓦·波尔比斯① 先生是否在家。一位正在打扫一间矮屋的老妇回答说在，年轻人便慢慢走上楼去。他每走一级都要停一停，就象初入朝廷的臣子不知国王会如何接待自己而惶恐不安。他登上旋梯顶端之后，在楼梯平台上停了片刻，下不了决心去拿起画室门口那样子古怪的敲门槌。在这里工作的，确是亨利四世肖像的作者，这位画家后来

① 弗朗索瓦·波尔比斯(1570—1622)，弗朗德勒(今比利时) 画家，曾游历意大利，后应召在法国宫廷任画师，曾为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王后绘制全身巨幅肖像。

由于卢本斯得宠而被玛丽·德·梅迪契所冷落①。一般风华正茂、醉心艺术的伟大画家们走近某个天才人物或者某幅杰作时的那种激动心情，这位青年现在深有体会了。在人的全部情感中，崇高的热忱所产生的朴素感情最为珍贵。但是，崇高的热忱总是日益衰退，直到幸福终于成了回忆，光荣终于化为泡影。在我们朝三暮四的感情里，是找不到象青年艺术家这样与恋爱相似的热情的。这种热情是青年艺术家经历光荣和不幸的命运，度过苦中有乐的一生的开始，其中既充满胆量又充满羞怯，既充满模模糊糊的信心，又充满无可置疑的气馁。凡是不名分文、才华初露的人，如果见到大师时心房不曾激烈地跳动，将来心里总是缺少一根弦儿，作品里总是缺少那么一笔，缺少一种感情，缺少某种诗意。虽说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妄之徒对前途过早地抱着希望，但只有蠢人才会把他们当作才子。就这点来说，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看来倒具有一种真正的品德，如果才能应当根据这种初出茅庐时的怯生和不可名状的羞涩来衡量的话。这种怯生和羞涩之情，有前程的人会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摆脱掉，就象漂亮的女人会在卖弄风骚中失去害羞心一样。经常获得成功会减少疑虑，而羞涩也许正是疑虑的表现。

这位画坛新手为自己的卑微而苦恼，此时又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吃惊，如果不是偶然得到意外的帮助，也许就不会走进

① 玛丽·德·梅迪契（1573—1642），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王后。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曾以绘画描述玛丽·德·梅迪契的一生，共二十一幅，故得玛丽的宠幸。

为我们留下了杰出的亨利四世肖像的画家屋里。这时正巧一位老人登上楼梯。根据他那奇异的服装，华丽的花边翻领和他那安闲自信的步履，年轻人猜想，这人要么是画家的保护人，要么是画家的朋友。年轻人退到楼梯平台的一边，给他让路，并且好奇地打量着他，希望从他身上找到艺术家的善良天性，或者艺术爱好者的殷勤个性。可是，他却从这张面孔上看到了某种邪恶的东西，特别是那种使艺术家感兴趣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点。请想象一下：前额光秃，饱满，向前突出，鼻梁凹陷，鼻子扁小，鼻尖上翘，象拉伯雷或苏格拉底①的鼻子一样；一张含笑的嘴，两旁布满了皱纹；短短的下颌傲慢地向上翘，挂着一撮灰色的山羊胡子；碧绿的眼珠，表面上因年老而失去了光泽，但由于螺钿色眼白的衬托，在热情冲动或盛怒之下，有时也会射出炯炯的目光。另外，由于年事已高，更由于那些既伤精神又损害身体的苦思冥想，他的面容显得特别憔悴。双眼已经没有睫毛，突出的眉骨上已很难看到几根眉须。让这副脑袋长在一个孱弱的身体上，套在织成鱼翅形的雪白耀眼的花边大翻领里，在这位老人的黑上衣上再挂一根大金链子，你脑子里就有了这个人物的大概形象。楼梯上暗淡的光线又给这个人物抹上了一层古怪的色调。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一幅伦勃朗的油画，这幅没有框子的画在这位画家所特有的黑暗背景中无声无息地走动着。老人用锐利的目光看了年轻人一眼，在门上敲了三下，向走来开门的一位四十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希腊哲学家。

岁上下的病容满面的人说了声："你好，先生。"

波尔比斯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把年轻人也让进室内，以为他是老人带来的，但也没有怎么把他放在心上。这时画坛新手的注意力已经被画室吸引去了。天生的画家首次走进画室，看到作画的某些具体方法时都会象他这样着迷。光线从天窗上照进波尔比斯的画室，集中射在画架上一块只画了三四根白线条的画布上，大画室的四角却是黑洞洞的。但是，在四角的褐色阴影里，几缕散开的反光照亮了挂在墙上的骑士盔甲上的银灿灿的金属护胸，给一张陈设着珍奇瓷器的古式碗橱的雕花上蜡的顶沿投下几道平行的光线！在几条写生用的旧金丝织锦大褶窗帘的纬线上洒下颗颗明亮的光点。搁板和台面上乱七八糟地摆着一些石膏人体模型和一些古代女神残缺不全的塑像或半身像，这些人像由于年深月久而变得十分光滑。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挂满了用三色铅笔①、红铅笔或鹅毛笔作的画稿和习作。满地是颜料盒，油料瓶，翻倒的小凳，只有一条狭窄的走道通到天窗下的亮处。光线从天窗上洒下来，照在波尔比斯的面孔和那怪人的象牙般的脑壳上。年轻人的注意力不久就被一张画完全吸引住了。这张画在那动乱和革命的年代里，已经闻名于世。有几个顽固分子参观过这张画，多亏这些人，这张画在动乱的日子里才免遭大劫，保存至今。这张美丽的油画上画的是正准备付摆渡钱的埃及

① 三色铅笔是指白、褐、黑三色，在色纸上作绘画练习用，由画家格律埃(1485—1541)首创。在十七世纪，此技法尚未普遍流行，但为波尔比斯的老师荷尔拜因所采用，故波尔比斯也用三色铅笔作绘画练习。

女人玛丽①。这幅杰作是为玛丽·德·梅迪契画的，后来她家道中落，把画卖给了别人。

“我很喜欢你画的圣女。”老人对波尔比斯说。“我可以付给你十个金埃居，比王后出的价钱高。不过，和她去竞争吗？……见鬼！”

“您觉得这幅画好吗？”

“嗯！嗯！”老人回答说，“好吗？……也好也不好。你这个圣女画得不错，但是没有生命。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以为人的模样画得一点不差，各部分都符合解剖原理，就算尽了心力！你们以为在画板上事先调好肌肉的颜色，然后涂到底稿上去，同时注意保持一边明一边暗，不时地瞅一瞅站在桌子上的裸体女人，就算临摹了人物，就自以为成了画家，窃得了上帝的秘密！……不！要成为伟大的诗人，熟悉句法和不犯语法错误是不够的！波尔比斯，瞧你画的圣女。她第一眼看上去很美，再看一眼，你就发现她是贴在画布上的，没有立体感。这是一张只有一面的侧影，是张剪影，是个不会转身，也不会移动的人像。在这只手臂和画面之间，我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缺少空间和深度。不过远景很好，严格遵守了由明渐暗的手法。但是，尽管作了这些值得赞许的努力，我也不能认为这个美丽的人体是有生命的。如果我用手去抚摸那浑圆结实的

① 埃及女人玛丽（约345—421），天主教圣女之一，传说她早年行娼，后得天启，决心改邪归正，隐退到沙漠中过苦修生活。在去耶路撒冷朝圣途中，因无钱摆渡过河，便委身船工，以抵船资。这是她最后一次出卖肉体，但这是为了信仰，画面当是表现她准备委身的场面。

乳房，我会觉得它象大理石一样冰凉！我的朋友，那象牙般的皮肤下面，没有血液在奔流；象琥珀一样透明的两鬓和胸脯上，毛细血管交织似网，可是生命没有用它紫红的血浆把这些青筋鼓起来。这部分栩栩如生，那部分则很呆板。每个细部都有生和死的角逐：这部分象女人，那部分象塑像，再看那边，象僵尸。你的作品是不完整的。在你心爱的作品里，你只灌进了你的一部分灵魂。普罗米修斯的火炬在你手中熄灭了多次，因此你画中的许多地方没有受到天火的烧炼。”

“亲爱的大师，请问为什么？”波尔比斯恭恭敬敬地向老人请教，年轻人却按捺不住，简直想揍他一顿。

“啊！是这样的，”矮小的老人回答说，“你在两种体系之间游移不定，在图像和色彩之间，在德国老画家们的细腻、恬淡、准确、刚劲和意大利画家们的火暴、热烈、明快、富丽之间，摇来摆去。你既想模仿汉斯·荷尔拜因①，又想模仿提善②，既想模仿阿尔布莱希特·丢勒③，又想模仿保尔·韦罗内兹④。诚然，这是你的雄心壮志！可是，结果如何呢？你既没有刚健雄劲之美，也没有浓淡相宜的魅力。这部分，就象熔融的青铜撑破了过小的铸模一样，你把提善大量使用的金黄颜色浇进丢勒瘦小的轮廓，把它撑破了。别的地方，轮廓则顶住和控制了威尼斯调色板的绝妙的泛滥。你的形象，无论是构

① 汉斯·荷尔拜因(1497—1543)，德国名画家。

② 提善(1490—1576)，又译提香，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

③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镂版家。

④ 保尔·韦罗内兹(1528—1588)，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

图还是着色，都不理想，到处看得出你那不幸的莫衷一是的痕迹。如果你觉得没有足够的才能把两种对立的画技融为一体，你就应该干脆选择其中的一种，以便获得统一，如实地再现一种生活状况。你的画只有背景部分是真实的，形象的轮廓则不真实，不含蓄，没有一点深刻的寓意。"老人指指圣女的胸脯说："这儿有真实感。"然后，指指肩头说："这儿也有。"他又回过头来指指胸脯当中说："但是这儿，一点真实感也没有。不用分析了，否则你会泄气的。"

老人在一张小凳上坐下来，两手托着腮，不再说话。

"大师，"波尔比斯说，"胸脯这部分，我在模特儿身上倒是仔细研究过的。不过，不幸的是，有些自然中的真实效果，在画布上却达不到……"

"艺术的使命不是复制绘画的对象，而是表达它！你不应当是蹩脚的复制者，而应当是诗人！"老人做了个武断的手势，打断了波尔比斯的话，激动地大声说。"否则，雕塑家用模子浇出个女人来就可以免去一切雕凿之功了！嗯，你试试把你情人的手用模子浇出来，再把它放在自己面前，你会觉得这是段令人憎恶的尸体，与真手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你一定会去把雕塑家的凿子寻来，不是丝毫不差地复制这只手，而是想象手的动作和生命。我们要抓住事物和人物的精神、灵魂、面貌。效果！效果！效果是生命的现象，而不是生命。一只手，既然我以手为例子，一只手不仅仅是身体的一部分，手是我们要抓住和表达的思想的体现和延伸。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雕塑家也好，都不应该把因和果分开，因为，因和果是互相关联的，要

分也分不开！真正的功夫是在这儿！许多画家不知不觉地取得了成功，但并不了解艺术的这一课题。你们画一个女人，但看不见她！这样是不能揭开人物的奥秘的。你们没有想到，你们的手不自觉地复制了你们在老师那儿临摹来的模特儿。你们没有深入到形式的本质中去，对其奥妙和变幻的研究既没有足够的热情，也没有足够的恒心。美是严肃的、难以接近的东西，不是这样轻易就能达到的。要等待时机，窥伺它，催促它，紧紧抓住它，迫使它投降。形式是个普洛透斯①，比传说中的普洛透斯还要难以捉摸，还要变化多端。只有经过长期战斗，才能迫使它露出真面目来。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只满足于它第一次露出来的面目，至多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取得胜利的斗士们可不是这样做的！所有那些虚假的面目都欺骗不了这些战无不胜的画家。他们战斗到底，直至绘画的对象不得不暴露无遗，显出真谛。拉斐尔就是这样做的。"老人一面说，一面摘下帽子，以表示对这位艺术之王的崇敬。"拉斐尔的高超之处，在于他作品的内涵似乎要打破作品的形态。形态在他的画里，就象在我们画里一样，是一种交流思想感情的手段，是一首洋洋洒洒的诗歌。凡是形象都是一个境界，一幅肖像，肖像的模特儿浴着光辉出现在崇高的幻觉里，由心声选定，由巧手——在过去整整一生中表明艺高胆大的巧手还其真实面目。你们给你们画的女人添上了香肌美发，可是，产生恬静或热情、造成特别效果的血液在哪儿呢？你的圣女是个

① 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能预卜吉凶，但经常不肯预卜。为了逃避别人的追问，他就任意改变形象，使人认不出来。

褐色头发的女人，但是，可怜的波尔比斯，这儿却是个金发女郎！你们的画像是一些涂了颜色的苍白的幽灵。你们让这些幽灵在我们眼前荡来荡去，而且把这称之为绘画和艺术。你们因为画了个比较象女人而不大象房子的东西，就以为已经达到了目的，并且因为不再需要象早期画家那样在你们的人像旁边注上 currus venustus① 或者 pulcher homo② 而十分自豪，自以为是了不起的画家了！哈哈！还差得远呢，我的好伙伴，你们还得用掉许多画笔，涂满许多画布，才能成为画家。诚然，女人的头是这个姿态，裙子是这样提法，眼睛是这样温柔，倦怠，无力，睫毛的阴影是这样在双颊上浮动！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其中缺了什么呢？缺了一小点。然而这一小点正是一切。你们画了生活的表象，但没有表现其丰满充实的内涵——这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也许就是灵魂，象云雾一般飘浮在外表之上。总之，提善和拉斐尔抓住的正是这生命的精华。从你们所达到的最高点出发，换个人也许能创作出绝妙的画来，可是你们急急忙忙表示疲倦了。庸人赞赏你们的画，而真正的行家则置之一笑。"这个怪人又补充说："啊，玛比斯③，啊，我的老师，你是窃贼，你把生命随身带走了！"接着，他又说："除此之外，这幅画比卢本斯这个混蛋的画好多了。他的画上尽是一堆堆洒满血红颜色的弗朗德勒人肉，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以及一团团火暴的颜色。至少，你的画具

① 拉丁文：维纳斯的战车。

② 拉丁文：美男子。

③ 玛比斯（1478—1536），弗朗德勒画家。

备了艺术的三个要素：色彩，感情和构图。”

“这幅圣女像可是件绝妙的作品呀，老先生！”年轻人从沉思遐想中清醒过来，大声地说，“圣女和船夫这两个形象，具有意大利画家所没有的精心独到之处。我不知道有哪个画家曾画出过船夫的这种迟疑神态。”

“这小伙子是您带来的吗？”波尔比斯问老人。

“啊呀！先生，请原谅我的鲁莽。”这个画坛新手红着脸说，“我是个无名小卒，天生喜欢涂涂画画，刚到这个一切知识之源的城市不久。”

“画画看！”波尔比斯一面说，一面递给他一支红铅笔，一张纸。

这位无名画家熟练地把圣女玛丽临摹下来。

“噢！噢！”老人高声问，“您贵姓？”

年轻人在纸下角写上：尼古拉·普桑①。

“作为一个初学者，这样已经不错了。”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怪人说，“我看可以在你面前议论绘画。你赞赏波尔比斯的圣女像，我不责怪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幅杰作，但是，惟有深知艺术奥秘的人才能发现它的缺点。既然你有培养前途，而且有领会能力，我来让你看看，只要些许几笔就可使这幅作品完善起来。你要全神贯注，这样的学习机会，你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么一次。波尔比斯，你的调色板呢？”

波尔比斯去拿调色板和画笔。矮小的老人兴冲冲地卷起

---

① 见本卷第28页注②。

袖子，把大拇指伸进波尔比斯递给他的堆满了各种颜料的调色板。波尔比斯手中那一大把各种型号的画笔，他不是好好拿过来，而几乎是夺过来的。他猛一用力，山羊胡子突然颤动起来。这动作说明他手心发痒，急欲一试。他一面用画笔蘸着颜料，一面嘟囔："这些颜料，还有制造这些颜料的人，都该从窗口扔出去。颜色刺目不堪，全无真实感。用这玩意儿怎么画画？"接着，他用画笔敏捷地蘸着一堆堆不同色的颜料，有时把所有颜色都蘸遍了，动作之快，比教堂管风琴师演奏复活节圣乐时手指滑过整个键盘的速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尔比斯和普桑立在油画两边，目不转睛，以无比热切的心情观看着。

"你瞧，年轻人，"老人一面画一面说，"你瞧我如何用三、四笔，用少许淡蓝的油彩，就能使空气在这可怜的圣女的头颅四周流通起来！在这沉重的气氛里，她一定感到窒息，感到不自在！瞧，这身衣服现在飘动起来了，好象是微风把它吹起来的！而原来衣服看上去象一块上了浆的用大头针别住的布。你注意了么，我刚才加在胸脯上的缎子般的光泽，如何很好地表现了少女丰润柔软的肌肤，我用棕红加桔红，如何使这血液凝滞的阴冷幽灵有了生气。年轻人啊年轻人，我给你的指点，没有一个画家能做得到。只有玛比斯掌握赋予形象以生命的秘密。他只有一个学生，就是鄙人。我没有收过学生，而现在我已老了！你相当聪明，从我给你看到的，你能够领会到其余的了。"

这位奇怪的老人一面说着，一面修改着整个画面。这儿

一笔，那儿两笔，总是恰到好处，以致简直成了一幅新画，而且是一幅光辉灿烂的画。他画得那么起劲，以致光秃的前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画得那么快，动作是如此急促、跳跃，以致年轻的普桑仿佛觉得这个怪人身上有个精灵在操纵着他的手，不由他自主地在画着。他那奇特的目光，他那仿佛在作挣扎的抽搐，似乎证实了年轻人的想法，而且将对年轻人的想象力产生影响。老人一面画，一面说："啪，啪，啪！瞧，瞧我是怎样着色的，年轻人！来，我轻轻的笔触，替我把这冷冰冰的色调变成暖色！来吧！砰，砰，砰！"他一边说，一边把他曾经指出缺少生命的部分变得富有生气，用几层淡淡的颜色就消除了色调上的差别，从而实现了一个热忱的埃及圣女所需要的色调上的统一。

"看见了吧，小伙子，重要的是最后一笔。波尔比斯画了上百笔，而我只画了一笔。底下的几层颜色，谁也不会表示感谢。要好好记住这一点！"

这个精灵终于停了下来，转过身来朝着心悦诚服的波尔比斯和普桑说："这幅画还比不上我的《卡特琳娜·莱斯科》，不过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作品下面署名的。"他站起来，拿把镜子看了看映在镜中的画，补充说："对，我也许会签上名字。""现在我们吃午饭去吧。"他说，"你们俩都到我的住处来。我有熏火腿，有好酒！嘿嘿！尽管时运不佳，我们照样谈论绘画！我们是强者。"他拍了拍尼古拉·普桑的肩膀，又说："这小家伙，也是有才气的。"

这时，他发现这位诺曼底人穿着寒酸，便从腰间拉出皮荷

包，摸出两个金币递给普桑，说："你的画，我买下了。"

普桑为之一怔，面孔羞得通红，因为他有穷人的傲气。波尔比斯见他如此，便说：

"收下吧，收下吧。他的钱包里有两个国王的赎金呐！"

三个人走出画室来到街上，边走边谈艺术，一直走到圣米迦勒桥附近一所漂亮的木房子面前。房子的装饰、门槌、窗棂、阿拉伯式的花纹，普桑看了赞叹不已。这位前程远大的画家突然置身在一座炉火融融的低矮的客厅里，桌上摆着佳肴美馔，而且出乎意料的幸运，同两位和蔼可亲的大画家在一起。

"年轻人，"波尔比斯看见他在一幅油画面前出神，便说，"这幅画，您不要多看，看久了，您会感到泄气的。"

这是玛比斯画的《亚当》。玛比斯因为欠债坐监牢，久久不得释放，他为了出狱而画了这幅画。这幅画果然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老人所说的那些杂乱无章的话的真正含义，尼古拉·普桑这时才开始明白。老人满意地看着这幅画，但并不兴奋，好象在说："我画的还要好！"

"这幅画有生命。"他说，"我可怜的老师这幅画比平时画得好。但是背景部分还欠一点真实感。人物很生动，好象要起身向我们走来。然而，空气，天空，风，我们所呼吸的，看到的，感觉到的，画里却没有。再说，画中只有一个人！而上帝刚刚造出的第一个人，应该具有某种神圣的色彩，画中却缺乏这点色彩。玛比斯生前没喝醉酒的时候，自己也抱憾地这么说过。"

普桑以一种急切的好奇心，一会儿看看老人，一会儿看看波尔比斯。他向波尔比斯走去，好象要向他请教东道主的姓名。但画家把手指搁在唇上，秘而不宣。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于是不声不响，指望迟早从一两句话中能猜出主人的姓名。波尔比斯对主人的尊敬，客厅里收藏丰富的艺术珍品，充分证明了主人的富有和才华。

普桑看到橡木板壁上挂着一幅精美的女人画像，不禁叫道："好一幅漂亮的乔尔乔涅①的画！"

"不是乔尔乔涅的！"老人回答说，"你们看到的，是一幅我早期胡乱涂抹的作品！"

"天哪！我是到了画神家里啦！"普桑天真地说。

老人微微一笑，正如一个多年来对这种赞扬已经习以为常的人那样。

"弗朗霍费先生！"波尔比斯说，"您那莱茵河美酒，不能给我尝点儿吗？"

"我拿出两壶。"老人回答说，"一壶为报答今天上午看到你美丽的罪女我所感到的快乐，另一壶作为友谊的赠品。"

"啊！如果我不总是生病，"波尔比斯又说，"如果您肯让我看您的情妇，我也许能画出几幅高大、开阔、深远的油画，人物与真人一样大小。"

"出示我的作品，"老人十分激动地大声说，"不行，不行，我还没有画好，我还要加工。"又说，"昨天傍晚，我以为已经完

---

① 乔尔乔涅（1477—1510），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

工了。我似乎觉得她两眼水汪汪的，肌肉颤动了，发辫也飘动起来了。她好象在呼吸！尽管我找到了在平面的画布上画出实体的立体感和真实感的技巧，可今天早晨在阳光下，我发现自己的感觉不对。啊！为了取得这种光辉的成就，我深入研究过运用色彩的大师的作品，我曾经将光线之王提善的画层层解剖和分析，我象这位绘画之王那样，开始时用大量柔和的颜色使我的人物色调明亮，因为阴影只能偶尔使用。记住这一点，小伙子。然后，我再回来使用半明半暗的色彩和透明的油彩——我逐步使透明的程度越来越差，使阴影部分越来越浓厚，直至一片漆黑，因为普通画家的阴影的性质与他们的明亮色调不同。你们所需要的，除了阴影中的肉体之外，就是木头、青铜。有人觉得，如果他们的形象改变方位，阴影部分不会消失，也不会变得明亮起来。我避免了许多最著名的画家也曾有过的缺点。在我的画里，白是用最浓重的阴影衬托出来的！我不象许多无知之辈，画出了清晰的线条就自以为画得正确，我不曾明确勾出我的人物的外廓，也不曾突出人体解剖的每一个细节，因为靠线条是画不好人体的。在这方面，雕塑家可能比我们这些人更接近真实。人体有一系列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曲线。严格地说，素描是不存在的！不要笑，年轻人！不管这话在你们看来怎样离奇，总有一天你们会懂得其中的道理。线条是人类用以认识光对物的作用的手段，但在一切都是饱满充实的自然界，线条是不存在的。我们是通过塑造来绘画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实物从它所存在环境中突现出来。惟有光的配置才能赋予人体以外形！所以我没有明确勾

出人物的轮廓，我在四周布上一层半明半暗的金黄的、色调温暖的云雾，使人不能明确指出轮廓和背景交接在何处。近看，画面好象绵软无力，模糊不清，但离开两步看，一切都挺立起来，清晰起来，浮现出来；人体转动，外形突出，空气在四周流通。但是我还不满意，我有疑虑。也许一根线条也不该画，也许画像最好从中间着手，先画最明亮的突出部分，然后再画比较阴暗的部分。太阳——这位宇宙的神圣画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啊！大自然啊大自然！何曾有人在你变幻之际捉住过你！瞧，太多的知识如同愚昧无知一样，走到了反面。我怀疑我的作品！”

老人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年轻人，我已经画了十年，可是，和自然较量，这短短的十年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皮格马利翁① 用了多少时间才塑造出那个唯一会走的雕像！”

老人陷入沉思遐想，凝眸出神，下意识地玩弄着手里的餐刀。

“他正在同自己的心对话。”波尔比斯轻轻地说。

听了这话，尼古拉·普桑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可言喻的艺术家的求知欲所制驭。在他看来，这位翻着白眼、凝神发呆的老者已经不是凡人，而象生活在一个未知世界里的奇怪的精灵。他心中思绪万千。这种令人迷惑的精神现象，无法言状，如同一首思乡曲在流亡者心中引起的激动无法形容一样。这位老人对优秀艺术作品故意表示的轻蔑，他的珍藏，他的举

---

① 见本卷第123页注②。

止，波尔比斯对他的尊敬，那幅紧锁深藏、长期琢磨的画——无疑是天才的作品，这从那幅使年轻的普桑真心倾倒、甚至和玛比斯的《亚当》相比也显得很美并证明是出自艺术大师手笔的少女头像可以推测，总之，这位老人身上的一切都超出了常人的界限。想象力丰富的尼古拉·普桑在这个超人身上所能把握的明确而可以捉摸的东西，是一个艺术家天性的完整形象，是这种疯狂天性的完整形象。这种天性具有那么大的支配力量，而且经常滥用这种力量。它带领冷静的理智、资产者、甚至一些业余爱好者穿过千百条乱石累累的道路，在这些人眼里，路上空无一物，而那个疯疯癫癫、异想天开、长着白翼的天使，却发现了史诗、宫堡、艺术品。这真是既促狭又善良，既丰富又贫乏的天性！因此，在狂热的普桑眼里，这老人摇身一变，成了艺术的化身，艺术及其奥秘、激情和想象的化身。

"是呀，亲爱的波尔比斯，"弗朗霍费又说，"我至今没有遇到完美无缺的女人，形象完美的人体，以及肌肤颜色……"他打断自己的话，问："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古代维纳斯，究竟在哪里活着？我们好容易才找到她的几个残缺不全的雕像。啊！为了看一眼，仅仅看一眼这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的美人，我愿意倾家荡产，我愿意走到天边去寻找你这天仙！我愿象俄耳甫斯① 那样，下到艺术的地府，把你的生命领回来。"

---

① 俄耳甫斯，古代传说中的歌手、音乐家，在他结婚那天，妻子被蛇咬死。他到地狱去寻找妻子。地狱之神被他的音乐所打动，答应把妻子还给他，条件是他在出地狱之前不得回头观望。他走近地面时，无意中回顾了一下，结果妻子又回到阴间。

“我们可以离开这儿了，”波尔比斯对普桑说，“他再也听不见我们了，再也看不见我们了！”

“咱们到他的画室去。”着了迷的年轻人回答说。

“噢！这个老狐狸早有戒备了，他的宝贝看得可牢啦，我们根本见不着。哪儿用得着您来提这种建议和奢望，我早就想进攻这项秘密了。”

“那么，是有个秘密啰？”

“是的。”波尔比斯回答说，“弗朗霍费是玛比斯肯收的唯一学生。弗朗霍费成了玛比斯的挚友，施主，父亲；为了满足玛比斯的欲望。他挥霍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为了报答他，玛比斯把画出立体感的秘密传授给了他，把赋予形象特殊生命的本领传授给了他。这种特殊生命是物之精华，我们永远也做不到。但是，玛比斯这种技巧掌握得如此之好，以致有一次，他把欢迎查理五世①入城应穿的大马士革花缎衣服换酒喝掉之后，穿了一件画成大马士革花缎的纸衣服，伴着他的主人去欢迎。玛比斯别致的衣服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皇帝正想为此对这个老酒鬼的保护人说句恭维话时，却发现这件衣服是纸做的。弗朗霍费是个热中于绘画艺术的人，他比其他画家看得更高，更远。他对色彩，对线条的绝对真实性，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但由于不断进行研究，最后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本身产生了怀疑。他在绝望的时候，就认为素描是不存在的，线条只能画出几何图形。这就说过头了，线条和黑色固然不是

---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色彩，还是画得出形象来的。这证明我们的艺术和自然一样，是由无数元素组成的：素描画出躯壳，色彩赋予生命，但是没有躯壳的生命较之没有生命的躯壳更不完整。最后，还有比所有这一切更实在的事，这就是，实践和观察对于画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大道理和诗情与画笔发生了矛盾，人们就会象这个既是疯子又是画家的老人一样，疑惑起来。他虽是个卓绝的画家，但不幸出身豪门，所以他才有条件胡思乱想。不要学他的样子！画吧！画家只有画笔拿在手里的时候才应当思考。”

“我们肯定会进入他的画室。”普桑大声说，不再听波尔比斯说话，也不再有任何怀疑。

波尔比斯对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热情报以微笑，并邀请他下次再来，然后便分手离去。

尼古拉·普桑慢步向竖琴街走去，不知不觉走过了他所住的廉价旅社。他急匆匆地登上破旧的楼梯，来到最高层屋顶底下的一个房间。这是巴黎老式房屋那种木结构的屋顶，既简单，又轻巧。他看见房间里唯一的昏暗的窗口坐着一位少女。少女听到门的响动，出于爱的冲动，刷地站起身来。原来，她从拨动门闩的方式，辨别出是画家回来了。

“你怎么啦？”她问他。

“我，我，”他乐不可支地大声说，“我觉得自己是个画家了！以前我对自己总不相信，但今天上午我自己有了信心！我能成为名人！来，吉莱特，我们一定会富有，幸福的！画笔里有黄金哪。”

但是，他突然住了口。当他想到自己的远大抱负和有限的财力之间的差距，他那庄重而刚毅的面孔便失去了欢乐的表情。墙上挂着一张张用普通纸头画的素描，干净的画布没有几块。时下颜料价格昂贵，这位穷哥儿的画板上几乎空空如也。虽然一贫如洗，他仍觉得自己才气横溢，情思无比丰富。他随同一位世家子弟来到巴黎，或许是他自己的才华驱使他来的。到巴黎之后，他偶然遇上了一位情人。这是那种心灵纯洁、宽厚的姑娘，她们来到伟人身边受苦，不嫌他们贫穷，努力理解他们的胡思乱想。她们对待贫穷和爱情十分坚贞，就象其他女子在享受富贵和表现自己的冷漠上十分大胆一样。吉莱特嘴唇上的微笑使这阁楼四壁生辉，堪与阳光媲美。太阳总有落山之时，而她却常在。她热情专注，与他同甘共苦，安慰着这位在征服艺术之前先饱尝爱情的天才。

"听着，吉莱特，过来。"

百依百顺而又活泼愉快的姑娘跳到画家的膝盖上。她文雅，秀丽，美得象春天一样，具有女子的一切优点，加之心灵高洁，优点显得更加光彩奕奕。

"啊，上帝！"他大声说，"我怎么也对她说不出口……"

"是秘密吗？"她问。"噢！我想知道。"

普桑茫茫然若有所思。

"说吧。"

"吉莱特！我可怜的心肝宝贝！"

"噢！你要我做什么吧？"

"是的。"

“如果你要我还象上次那样给你做模特儿，”她撒娇佯嗔，说，“我再也不同意了，因为这种时候你的目光毫无表情。你的眼睛在看我，心里却不再想我。”

“你宁愿看到我用另一个女人做模特儿啰？”

“也许是，”她说，“条件是她要长得很丑。”

“那么，”普桑以一本正经的口气问道，“如果为了我将来的荣誉，为了我成为名画家，而需要你去给另一个画家做模特儿呢？”

“你想考验我吗？”她说，“你很明白，我是不会去的。”

普桑把头垂到胸前，就象一个快乐得无法抑制或者悲痛得无法忍受的人那样。

“听着，”她拉了拉普桑破外套的袖子说，“我曾对你说过，尼克①，为了你，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但我不曾答应你，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抛弃我的爱情。”

“抛弃你的爱情？”普桑大声说。

“如果我赤身裸体为别人做模特儿，你就不会再爱我。而我也会觉得对不起你。你随心所欲，要我怎样就怎样，这是很自然的，也容易办到，对吗？满足你的心意，我不由自主地会感到高兴，甚至感到得意。但是，为了别人，休想！”

“原谅我，亲爱的吉莱特，”画家在她面前跪了下来，说，“我宁要爱情而不要荣誉。在我眼里，你的美胜过财富和荣誉。去，扔掉我的画笔，烧掉这些画稿。我错了。我的天职就

① 尼克，尼古拉的爱称。

是爱你。我不是画家，我是情郎。让艺术和它的所有奥秘见鬼去吧！”

她听了心花怒放，对他五体投地！她占了上风，她不由地觉得，为了她，艺术已被忘却，象一炷香一样被扔在她的脚下。

“他不过是个老头罢了，”普桑又说，“他在你身上看见的只不过是女人而已。你真是绝代佳人啊！”

“应当以爱情为重。”她大声说，准备牺牲爱的贞洁来报答情人为她所做的一切牺牲。“不过，这会毁掉我的。啊！为了你而毁掉我，这的确美妙！但，你会把我忘掉的。噢！你这个念头多么糟糕！”

“我有这个念头，但我也爱你。”他以一种懊恼的口吻说，“不过，我成了卑鄙的人了。”

“让我们听听阿尔杜安老爹的意见吧。”她说。

“噢，不必了！让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吧。”

“那也好！我同意去。但你不要在场。”她说，“你呆在门口，把短剑带上。如果我呼救，你就进来把那个画家杀死。”

心里只有艺术的普桑把吉莱特紧紧搂在怀里。

“他不再爱我了！”她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想。

她已经后悔自己的决定。很快她又被一种比后悔更强烈的恐惧所俘虏，她竭力排除心中升起的一种可怕的想法。她觉得自己已经不象先前那样爱画家，同时觉得他也不象原先那样值得尊敬了。

二　卡特琳娜·莱斯科

在普桑和波尔比斯那次相见之后三个月，波尔比斯来看望弗朗霍费大师。老人这时正处在情绪极度消沉而不能自已的状态中。按医生的说法，是由于消化不良，受风，受热或季肋肥厚引起的，而按唯心论者的说法，则是天生精神上有缺陷。其实，老人仅仅是因为要完成他那神秘的作品而过度疲劳了。他懒洋洋地坐在一张黑皮的大雕花橡木椅子上，满面愁容，用那心情烦闷的人的目光瞅了波尔比斯一眼。

"怎么啦，大师，"波尔比斯问道，"您去布鲁日买来的宝蓝颜色不好吗？是我国新产的白颜料您不会调配吗？是您的油彩不随心意，还是画笔不听使唤？"

"唉！"老人大声叹道，"有一阵子，我以为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但是，我在某些细节上肯定弄错了。在我的疑团解开之前，我的心是不会安宁的。我决定出门旅行，到土耳其、希腊、亚洲去寻找一个模特儿，把我的绘画跟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物比较一下。"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接着说："也许我楼上画的就是真实人物本身。有时候，我简直担心吹口气会使这美人活过来，担心她跑掉。"

说完，他突然站起身来，好象要动身去旅行。

"噢！噢！"波尔比斯回答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免得您劳命伤财去旅行了。"

"为什么？"弗朗霍费惊问道。

“年轻的普桑有个情人，长得完美无缺，举世无双。不过，亲爱的大师，如果他同意把美人借您一用，至少您应该让我们看看您的画。”

老人站着不动，呆若木鸡。

“什么！”他终于痛苦地大声说，“把我创造的人，把我的妻子给你们看？撕开我谨慎地遮盖我的幸福的纱幕？这简直是可耻的卖淫！我和这个女人已经生活了十年，她属我所有，属我一人所有。她爱我，我在她身上每画一笔，她不是都要对我嫣然一笑吗？她有灵魂——我赋予她的灵魂。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看她一眼，她就会羞得脸红。把她给人家看！什么样的丈夫，什么样的情人，才会卑劣到让自己的女人丢脸呢？当你为宫廷作一幅画时，你不会把你的全部心灵都放上去。你卖给廷臣们的仅仅是些着了色的人体模型。我的画不是画，而是感情，是爱！她既然诞生在我的画室里，就得在里面保持她的贞洁，只有穿了衣服才能走出画室。诗歌和女人只有委身于她们的情人时才赤身裸体！我们拥有拉斐尔的模特儿，阿里奥斯托①的安杰丽嘉，但丁的贝阿特丽克丝②吗？没有！我们看到的只是她们的形体。而我锁在楼上画室里的作品，是我们艺术中的一个例外！这不是一幅画，而是一个女人，一个我与之同悲共喜，心心相印的女人！你要我象扔掉大衣那样一下子丢开十年来的幸福吗？你要我突然不再做父亲，做

①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疯狂的罗兰》的作者。

②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贝阿特丽克丝是但丁诗歌中的女主人翁。

情人，做上帝吗？这个女人不是上帝造的，而是我的创造。让你那位年轻人来吧，我把我的珍藏送给他，送给他柯勒乔的画，米开朗琪罗的画，提善的画，我可以吻他在地上留下的足迹，可是，让我做他的情敌吗？羞杀我了！哈哈！我是画家，但我更是情人。是的，我临死前一定有勇气烧掉我的卡特琳娜。让一个男人，年轻人，画家，来端详她吗？办不到，办不到！谁若是用眼光来玷污她，我第二天就把他杀死！你，我的朋友，如果你不向她顶礼膜拜，我立即就杀死你！现在你要我把自己崇拜的偶像让愚蠢的人去冷眼相看，妄加评论吗？啊！爱情是个不解之谜，仅仅活在心灵深处，而如果有人对他的朋友说：'这就是我所爱的女人，'一切就都完蛋了。"

老人好象返老还童了，他目光炯炯，生气勃勃，苍白的面颊泛起了红晕，两手激动得颤抖。他说这些话时那种愤激不平的样子，使波尔比斯十分吃惊，对他这种既新奇又深厚的感情不知说什么才好。弗朗霍费是理智正常的人，还是疯子？是艺术家的幻想突然支配了他，还是由于长期孕育一幅巨作而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那种不可言喻的狂热使他有了这些想法呢？我们能指望使他这种古怪的感情作出让步吗？

头脑里翻腾着这些问题的波尔比斯问老人："这不是对等的吗？普桑不是要把他的情人给您看吗？"

"什么情人！"弗朗霍费回答说，"她早晚会背弃他的。我的情人则永远忠实于我！"

"好了，别谈这个了。"波尔比斯说，"您即使跑到亚洲去也找不到一个象我所说的那样十全十美的女人，您在找到这样

的女人之前，也许来不及完成自己的画就去世了。”

“噢！已完成了。”弗朗霍费说，“见到画的人，会以为隐约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帐幔后面的丝绒床上，她身边的金鼎吐着香烟。你简直想去拉帐幔的绳穗儿，而且你似乎看见卡特琳娜的胸脯在起伏呼吸。然而，我想确知……”

“那你就到亚洲去吧。”波尔比斯从弗朗霍费的眼神里看出他有点犹豫不决，便这样回答。

波尔比斯向厅门走去。

这时，吉莱特和尼古拉·普桑正好来到弗朗霍费的住处。当少女正要踏进门时，突然松开画家的胳膊，畏缩不前，仿佛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我到这儿来做什么？”她呆呆地看着她的情人，以沉思的口吻问道。

“吉莱特，我让你自己拿主意，我愿意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你是我的良知和荣誉。你回家去吧，我可能更加高兴，只要你……”

“你既然这么说，我还属于我自己吗？噢，不，我简直成了孩子。”她好象在竭力克制自己，又补充说，“算了，即使这样做毁了我们的爱情，使我饮恨终生，但满足你的愿望，使你将来成名成家，不也很值得么？进去吧，永远作为回忆留在你的画板上，也算没有白活。”

这对情人推开屋门，正好同波尔比斯迎面相遇。吉莱特眼里还噙着泪水，她的美貌使波尔比斯惊叹不已。他拉住浑身颤抖的吉莱特，把她带到老人面前，说：“瞧，她比不上世界

上的所有杰作吗？”

弗朗霍费为之一怔。吉莱特站在那儿，一派天真质朴的模样，象个被强盗抢去并带到奴隶贩子面前的哭哭啼啼的无辜的格鲁吉亚女郎。她的面孔羞得通红，低垂着眼帘，垂着两肩，浑身瘫软无力，对于这种侵犯她的贞洁的暴行，只能以眼泪来抗议。这时候，普桑极后悔把这件珍宝从阁楼里带出来，心里直骂自己。在他身上，爱情又压倒了艺术。当他看到老人重新焕发青春的目光时，羞耻感如万箭穿心。老人凭着画家的习惯，可以说已经透过这少女的衣衫，看到了她肉体的每一根线条。因此，真正的爱情所产生的强烈的忌妒心又在普桑身上占了优势。

“吉莱特，我们走吧！”他大声叫道。

听见这喊声，这声调，他的情人高兴起来，抬起头来看他，接着向他怀里扑去。

“啊！你是爱我的呀。”她回答说，哭成了泪人儿。

她刚才有力量抑制自己的痛苦，现在却没有力量掩盖自己的幸福。

“噢！把她留给我用一会儿。”老画家说，“你们可以把她同我的卡特琳娜比较比较。对，我同意了。”

弗朗霍费的喊声里还包含着爱情，他好象要对他那虚构的妻子献点殷勤，并为他那贞女的美貌行将胜过一个真正少女的美貌而事先沾沾自喜。

“别让他改口，”波尔比斯拍拍普桑的肩膀，大声地说，“爱情的果实如昙花一现，艺术的果实则永世长存。”

“在他眼里，”吉莱特双目紧盯着普桑和波尔比斯，回答说，“我只不过是个女性吗？”她傲然昂起头来，但她以犀利的目光瞥了弗朗霍费一眼之后，发现她的情人正专心欣赏那幅他前不久还以为是乔尔乔涅的作品时，便说，“啊！我们上楼去吧！他从来不曾用这种眼光看过我。”

“老头，”吉莱特的声音使普桑从沉思中醒悟过来，说，“看这把短剑，只要这位少女有一声怨言，我就宰了你，放火烧你的房子，谁也休想出得去。你明白吗？”

尼古拉·普桑面色阴沉，言词凌厉。青年画家的这种态度，尤其是他那手势，使吉莱特宽了心，她几乎原谅他为了艺术和光辉的前途而牺牲她了。波尔比斯和普桑留在画室门口，默默地相对而视。虽说一开始，《埃及女人玛丽》的作者还惊呼了几句：“啊！她脱衣服了，他要她站在亮光下！他在作比较了！”但他看到普桑满面忧伤，不一会儿就住了口。尽管绘画老手们在艺术面前不再具有这种微不足道的羞耻心，但这种羞耻心是如此淳朴而美好，他十分赞赏。年轻人手握剑柄，耳朵几乎贴在门上。两个人站在暗处，活象两个伺机刺杀暴君的谋反者。

“进来，进来，”老人喜气洋洋地对他们说，“我的作品完美无缺。我现在可以怀着骄傲的心情给你们看了。任何画家，任何画笔，任何色彩，任何画面，任何光线，都不能与卡特琳娜·莱斯科媲美。”

波尔比斯和普桑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奔到盖满灰尘的大画室当中。画室里的东西杂乱无章，墙上到处挂着油

画。他们首先在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半裸体的女人画像面前停了下来，对这幅画赞叹不已。

“噢！别去管那个，”弗朗霍费说。“这是为了研究一种姿势而随便涂出来的，这幅画没有丝毫价值。”他指指四周墙上挂着的那些迷人的作品，又说：“这些都是我的谬种。”

老人对这些佳作的轻蔑之词，波尔比斯和普桑听了十分惊讶，于是便寻找起那幅久闻其名的画像来，但就是不见这张画。

“喏，在这儿！”老人说。他头发蓬乱，面孔由于异常兴奋而涨得通红，目光炯炯有神，激动得象个热恋中的青年。

“哈哈！”他大声笑道，“你们没有料到作品是如此完美吧！一个女人就在你们面前，你们却在找画。这幅画面的视野多么深远，空气多么逼真，你们简直区别不出画面上的空气和我们周围的空气有什么两样。艺术在哪里？不见了，消失了！这就是少女的形体。我不是准确地抓住了色彩，抓住了人体轮廓的真正线条吗？空气中的人物犹如水中的鱼，我们看上去不正是这样吗？你们欣赏欣赏，轮廓是怎样从背景上突出出来的？你们好象可以用手去抚摸人物的脊背，不是吗？我花了七年时间研究光和物配合的效果。瞧这些头发，不是浴满了阳光吗？……她曾呼吸过，我相信！……这胸脯，看见了吗？啊！谁不愿拜倒在她脚下呢？肌肉在颤动。等着瞧吧，她就要站起来了。”

“您看见什么没有？”普桑问波尔比斯。

“没有呀，您呢？”

“什么也没有看见。”

两位画家让老人去自我陶醉，只顾仔细察看那直射到他指给他们看的那幅画上的阳光是否把一切效果都破坏了。于是，他们从画的左面，右面，正面，蹲下去，站起来，仔仔细细来回看着。

“没有错，没有错，这确是一幅画。”弗朗霍费误解了他们这样仔细观看的目的，说。“喏，这儿是画框，这儿是画架，还有，这儿是我的颜料，画笔。”

他抓起一支画笔，天真地递给他们看。

“这个德国老兵油子① 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嘛。”普桑回到所谓的画像面前，说：“我在这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颜色，包含在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线条里，构成一垛颜料的墙。”

“我们错了，您瞧。”波尔比斯接口道。

他们走近去，发现画布的一角有一只光着的脚，从一种无形的迷雾中，从一堆乱糟糟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色调和隐隐约约的明暗变化中显露出来，但，这是一只纤丽可爱的脚，活象真人的脚！看到这个在一场难以置信的、长期和逐步的破坏中幸免于难的细部，他们佩服得目瞪口呆。这只脚露在那儿，就好象某个用帕罗斯大理石雕塑的维纳斯的半截身子露在遭火劫的城市废墟上一样。

---

① 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间，法国曾雇佣德国人当步兵。作者使用该词是为了赋予作品历史色彩，并不一定说明弗朗霍费曾经当过雇佣兵，虽然他是德国人。——七星文库一九八一年版注。

“那下面有个女人。”波尔比斯大声说，并让普桑注意那一层层的颜色。这些颜色，是老画家自以为在完善他的作品而逐渐加上去的。

这两位画家不由自主地向弗朗霍费转过身来，略微有点儿明白了他如醉如痴的精神状态。

“他是诚心诚意的。”波尔比斯说。

“对，我的朋友，”老人苏醒过来，接口道，“要有诚心，艺术要有诚心；要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必须同自己的作品长期生活在一起。画面上的这些阴影，有的花了我许多功夫。瞧，在眼睛下面，面颊上有一抹淡淡的阴影，如果你们到真人身上去观察，一定会觉得几乎无法表现出来。为了再现这个阴影，你们以为我不需要呕心沥血吗，嗯？亲爱的波尔比斯，请你仔细看看我的作品，这样，你对我关于如何处理明暗对比和轮廓的议论，才会有更好的了解。你瞧胸脯上的光线，看我是如何一笔一笔用厚厚的彩晕才把真正的光线表现出来并把光线同色调明亮的白色结合起来的，看我又如何用相反的办法，抹去油彩的突出部分，不断润色包围在中间色调中的形象的轮廓，才把绘画和人工的痕迹去掉，才使形象如真人一样丰满。走近些，你们会看得更清楚。站远了，看不见。看见了吗？喏，我看是非常出色的。”他用笔尖把一撮淡淡的颜色指给两位画家看。

波尔比斯转过身来对着普桑，拍拍老人的肩膀说：“您知道吗，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十分伟大的画家。”

“他与其说是一位画家，还不如说是一位诗人。”普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我们人间的艺术到此为止了。”波尔比斯碰碰那幅画，接着说。

“从这儿，艺术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普桑说。

“这幅画中包含了多少乐趣啊！”波尔比斯大声说。

正在出神的老人没有听他们说话，他正对着那个想象中的女人微笑。

“可是，早晚他会发现他的画上空无一物。”普桑大声说。

“我的画上空无一物。”弗朗霍费说，来回看看这两位画家和他那所谓的画。

“瞧您说了什么！”波尔比斯对普桑说。

老人一把抓住年轻人的胳膊，对他说：“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乡巴佬！强盗！废物！蠢货！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转过身来对波尔比斯说：“波尔比斯，我的好朋友，难道你也捉弄我吗？回答我呀？我是你的朋友，你说，难道我糟蹋了自己的画吗？”

波尔比斯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也没敢说。可是，老人苍白的面孔上那焦急的表情是如此可怕，他只得指着画说：“您瞧吧！”

弗朗霍费对着自己的画端详了一会儿，动摇起来。

“空无一物！空无一物！花了十年的苦功！”

他坐下来，哭了。

“那么，我是个傻瓜，是个疯子！那么，我既无才，又无能，我不过是个有钱人，是个行尸走肉罢了！我什么也创作不出来了！”

他老泪纵横，把自己的画仔细端详了一番，突然，他傲慢地挺起身子，以犀利的目光朝两位画家扫了一眼。

“我敢以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头担保，你们是忌妒者，你们企图使我相信她被画坏了，以便从我这儿把她偷走！可我，我看得见她！”他叫道，“她美貌无比。”

这时，普桑听见了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吉莱特的啜泣声。

“我的天使，你怎么啦？”画家突然又变得多情起来，问她道。

“你杀死我吧！”她回答说，“我要是还爱你，就太下贱了，因为我看不起你。你是我的生命，但又使我讨厌。我相信我已经恨你了。”

普桑在听吉莱特说话时，弗朗霍费用一块绿幕布重新把他的卡特琳娜覆盖了起来，样子从容不迫，象个自以为碰到了机灵的盗贼而关上自己抽屉的珠宝商。他看了看两位画家，目光极为阴沉，充满了蔑视和怀疑，一句话不说，急急忙忙把他们赶出画室。然后，在家门口，他对他们说：“永别了，年轻的朋友们。”

这声诀别使两位画家心凉了半截。第二天，波尔比斯不放心，又来看望弗朗霍费，得知他已在当天夜里去世，死前他将自己所有的油画付诸一炬。

一八三二年二月于巴黎

张裕禾 译

玛西米拉·多尼

献给雅克·斯特龙茨①

我亲爱的施特龙茨，倘若我不把您的名字写在两部作品②中的一部的部首的话，我就是忘恩负义了。没有您的一番深情厚意和精心指导，我也不可能写出这两部作品。您努力让我体会出深奥的乐理，这种尝试也许是徒劳的，但对您的勇气，我谨赠此书，以表示我深深的感激和诚挚的友谊。这些诗句对于我们是无上快乐的源泉。至少您教会我看出天才的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克服的重重障碍和他们的匠心所在。您使我不止一次地忍俊不禁，兴趣盎然地嘲讽了不止一个所谓的行家。某些人指责我这方面知识贫乏，他们没想到我受到了一位优秀的音乐评论家③的指点和您的认真指导。也许我真是一个最不诚实的笔录员？果真如此，我肯定是在无意之中做

---

① 雅克·施特龙茨(1783—1852)，音乐家，曾写过两出喜剧和浪漫曲。他曾为巴尔扎克反复弹奏《摩西》的乐章，并且教给他一些精确的乐理知识。

② 指《玛西米拉·多尼》和《冈巴拉》。

③ 究竟是谁，众说不一。有人说也许是在一八三七年六月接受《冈巴拉》校样的吉内斯代子爵。巴尔扎克在此不指名道姓地对他表示感谢。

了一个不忠实的译者，不过，我始终希望把自己看成是您的一个朋友。①

谙熟历史的人都知道，威尼斯的贵族是欧洲最古老的贵族。威尼斯作为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一隅残存的江山，沉没到水里避免了野蛮人的劫难，然而到十字军远征时，它已经变得强大、显赫，控制了政治和商业的局面。他们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十字军远征之前。现在，除了少数几支以外，这辈贵族已土崩瓦解了。如今，贡多拉②船夫正为英国人划桨摇橹，在他们中间，有过去历任威尼斯总督的后代，他们的祖宗比英国统治者的王室更为古老。历史已指出，他们就是英国人的前车之鉴。

倘若您要去威尼斯，当您乘的贡多拉经过一座桥时，有一个姿容动人、穿着褴褛的少女使您惊羡不已，这个可怜的孩子可能就是最显耀的一门贵族的后裔。世代簪缨之家一旦沦落，他们之中就会有一些性格稀奇古怪的人物。在灰堆里跃出几点火星子，是毫不足怪的现象。上面这番话旨在解释在这个故事里活动的一些人物的奇特行径，此外毋庸赘言，因为在如此众多的伟大诗人和渺小的旅游者描述过威尼斯之后，再去重弹那些老调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这篇故事的宗旨仅仅为了证明人类社会存在着最强烈的一对矛盾：伟大和贫困，它们不仅在威尼斯某些人身上，而且在大部分宅第中都

① 这个献词写于一八三九年五月。

② "贡多拉"是威尼斯特有的一种长而扁的小船，举世闻名。

普遍存在着。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贵族，就象以前的波兰贵族一样，压根儿就没有头衔。他们姓基里尼、多里亚、布里尼奥勒、莫罗西尼、索利、莫塞尼戈、费希、科纳罗、斯宾诺拉，就足以满足他们最大的自尊心。一切都在腐败，如今有几个家族竟然也加封晋爵了。不过，即使在贵族共和国的贵族平等的时代，热那亚有一个姓多里亚的家族，他们全权占有阿玛尔费，倒是带着亲王的头衔；在威尼斯也有一个类似的头衔，这就是瓦雷泽亲王，由于继承了法西诺·卡讷家族的一块古老的封地，才使这个爵号得到认可。格里马尔迪家族已经变成了君主，很久之后侵占了摩纳哥。在共和国沦亡前三十年，卡讷家族长房的最后一代在威尼斯消失了，他们被指控犯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罪。卡讷·梅米家族名正言顺地继承了这个虚衔，在一七九六到一八一四年那决定命运的时刻，他们沦落到贫困的境地。本世纪二十年代，这个家族也只是由一个名叫埃米里奥的年轻人和一座宫殿作为代表，这座建筑物被看作是大运河上最华美的点缀物之一了。美丽的威尼斯城里的这个孩子仅有的财产就是这幢华而不实的宫殿，和在勃昂塔河畔① 乡间别墅的一千五百利勿尔② 的年金，这幢建筑物是往昔他的祖宗在大陆上拥有的最后一份产业，后来卖给了奥地利政府。

在与奥地利签订的让与法条款中规定，奥地利要给予所

---

① 勃昂塔河源自蒂罗尔（奥地利西部地区），汇入威尼斯湾。

② 法国古币单位，约相当一法郎。

有贫困的贵族每天二十个苏①的补贴，漂亮的埃米里奥靠了他的年金，没有象许多贵族那样接受这点儿施舍，保住了面子。

初冬，这位年轻贵族仍然呆在蒂罗尔一侧的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座乡间别墅里，这是头一年春天卡塔内奥公爵夫人买下的一块宅地。房子是帕拉第奥②为提埃坡罗家③建造的，这是一座风格完美的方方正正的小楼。小楼里的楼梯宽大，四面都有大理石柱廊，列柱廊上的天青色穹顶显得轻巧空灵，穹顶上画满了壁画，图案优美，凌空而飞，这些装饰精雕细凿、布局得体、错落有致，覆盖在建筑物上，犹如女子头上的发髻，飘逸而自然，使人赏心悦目；总之，这雍容娴雅的贵族气派，显示出威尼斯皮阿柴塔广场上大执政官府邸特有的威风。仿大理石上令人惊叹的图案，在内室构成了一种冷色，使气氛显得非常亲切。画上了壁画的外走廊，形成一个个采光窗口。光亮的威尼斯大理石贴面随处可见，雕凿精当的大理石变成了一朵朵永不凋谢的花朵。室内的陈设与意大利皇宫的陈设无异，都铺罩上一幅幅舒展开来的华美绝伦的绸缎，还点缀着价值连城、安放得恰到好处的油画，其中有几幅出自别名为嘉布遣会修士的那位热那亚教士之手④，还有几幅是达芬奇⑤、

① 法国古币名，二十个苏等于一利勿尔。

② 帕拉第奥（1508—1580），意大利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历史上，他确实曾在勃昂塔建造了著名的福斯卡里宫殿。

③ 提埃坡罗是威尼斯的贵族，这个家族曾出过几任总督。

④ 指贝那尔多·斯特罗齐（1581—1644），意大利名画家卡拉伐热的弟子。

⑤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名画家。

卡洛·多尔西、丁托列托①和提善的杰作。多层的花园简直是天造地设，在那儿，金子化成了人造岩洞，化成了呕心沥血、精心制作的铺地碎石，化成了仙女们建造的平台和郁郁葱葱的树丛：盘根错节的高大柏树、三角形的松树、沉郁的橄榄树与柑树、月桂树和香桃木巧妙地混杂在一起；在那儿，金子变成了清沏透明的池塘，天蓝色和朱红色的鱼儿在水中嬉戏。虽说人们可以对英国式小花园赞不绝口，但这些华盖般的大树、修剪过的紫杉是艺术与茂盛的大自然如此细腻地结合的完美创造；这些在大理石台阶上逐级飘然而下，仿佛被轻风掀起但怎么也吹不断的披巾似的人工瀑布；这些穿戴金光闪闪的服饰，站得笔直的铅人，他们静悄悄地点缀在安静的居室里；最后这座傲然屹立的宫殿，仿佛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耸起了一圈"花边"，对四周的景色一览无余；所有这些体现在石头、青铜和植物上的构思，或是活跃在花坛里的思想，这诗意般的奢华正适合表现出一位公爵夫人和一位漂亮的年轻人的爱情，这样的爱情是诗的结晶，与原始粗犷的大自然格局大相径庭。任何人只要富于想象力，都会愿意在一层美丽如画的台阶上看见某个小黑奴，腰间系着红绸短灯笼裤，呆在一只四周刻着浅浮雕的大花瓶旁边；当公爵夫人倾听埃米里奥·梅米说话时，他的一只手把阳伞高举在她的头顶上，另一只手提着她那长长的裙裾。倘若这个威尼斯人穿得象一个提善笔下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他什么目的不能达到啊？哎呀！这座酷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历史画家和肖像画家。

似热那亚佩斯西埃尔①的华美的宫邸，仿佛是仙女的琼楼，卡塔内奥公爵夫人住在里面，遵从维克托莉②和法国服装商的旨意，穿着一件薄纱裙，戴一顶草帽，趿着一双娇小、漂亮的鞋子和一双线织长袜，仿佛微风轻拂就能把她整个儿吹走了似的。她肩上披一件镶黑边的披肩！在巴黎，女人穿着紧身的衣装，纤纤细腰宛如蜻蜓箍着圆环的身子，她们永远也不理解的，是这位穿着法国衣着的托斯卡讷③的美女那迷人的潇洒仪态，这是因为她已经把法式衣装意大利化了。法国女人把自己穿的衣裙看得过分认真，而意大利女人却满不在乎，她们不用假正经提防别人偷觑，因为她们爱情专一，内心踏实，这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感情，对自己及对他人均如此。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公爵夫人散步归来，桌上还残留着美味佳肴，她躺在沙发上，让她的情人任意摆弄着自己的纱裙，而不娇声娇气阻拦他。埃米里奥坐在公爵夫人身旁的一张安乐椅上，双手捧着公爵夫人的一只手，失神地凝望着她。请别问他俩是否相爱，他们爱得十分深沉。他俩不象保尔和弗朗索瓦丝④聚首共读一本书。远远不是，埃米里奥可不敢说：我们读吧！公爵夫人的一双眼睛里闪亮着两只绿色的瞳仁，瞳仁的中间闪出一条条金线般的光辉，顾盼间显露出星星般柔

---

① 佩斯西埃尔是俯瞰热那亚市的一座别墅，建造在山坡上。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七年四月初曾路经热那亚。

② 指维克托莉·皮埃赫，巴黎著名的裁缝。

③ 托斯卡讷，意大利半岛西北部地区。

④ 隐喻诗人但丁在《地狱篇》里叙述的弗朗索瓦丝和保尔的爱情故事。他俩在合读《朗斯洛骑士》时，首次拥抱了。而埃米里奥甚至羞得不敢读。

美的闪光。埃米里奥在她的目光下，感到周身产生一种神经质的快感，使他不能自持。她的前额宽广，娇美的面庞上方压着一只朴素的金箍，两股光滑、乌黑的秀发从两鬓披落下来。他只需不时地向她的头发瞧上一眼，耳朵里便响起了自己脉搏急速的跳动声，几乎要把心房都炸开了。灵魂如此有效地控制了肉体，连他都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而当她以勾魂摄魄的声音微启双唇时，他的整个心灵都附着在这个女人身上了。这究竟是出于何种精神现象呢？如果说，我们在孤独的时候不断揣摩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子，她也会在我们眼中变得崇高和庄重的话，也许，象公爵夫人这样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就能使一个年轻人目瞪口呆，使他心醉神迷、魂不守舍，因为她确实勾摄了他的灵魂。

玛西米拉是佛罗伦萨多尼家族的继承人，她嫁给了西西里公爵卡塔内奥。出嫁不久，她的母亲就一命归天了。依照佛罗伦萨的习俗，母亲曾经想借助这门亲事使玛西米拉生活富有而幸福。她心里盘算着，她的女儿离开修道院之后，按照爱情的规律，她会完成精神上的第二次结合，这对一个意大利女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是玛西米拉·多尼在修道院里对宗教生活产生了强烈的爱好，当她同意与卡塔内奥公爵同结百年之好时，她虔诚地祈愿自己做他的好妻子。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卡塔内奥一心只想要一位公爵夫人，但觉得做一个丈夫是愚蠢无比的；当玛西米拉抱怨他的所作所为时，他就平静地对她说，她该去找一个首席侍从骑士，并且自愿为她效劳，给她带几个来供她选择。公爵夫人哭了，公爵离她而

去。玛西米拉望着周围紧挨着她的人群，被母亲带到佩尔戈拉剧院看歌剧，出入外交官的府邸，到卡斯西纳公园游玩。所到之处，都遇见了不少年轻、英俊的世家子弟，但没有一个讨她喜欢，于是她旅行去了。后来，她失去了母亲，继承了遗产，服丧带孝，接着，来到了威尼斯，在那儿与埃米里奥邂逅相遇：他经过她的包厢时，与她互换了目光，双方都惊喜不已，一锤定音了。刹那间，威尼斯青年仿佛五雷轰顶，而在同时，公爵夫人的耳畔却响起了一个声音："意中人就在这儿！"倘若在其他任何地方，两个谨言慎行、素有教养的年轻人可能会相互打量、揣摩一阵子，但眼下这一对白璧无瑕的人，就象同一特性的两种物质，乍一见面，便一拍即合了。玛西米拉很快来到威尼斯定居，买下了她原先在卡纳尔吉奥租下的府邸。而后，她竟不知道如何来花销她的收入。她又买下了她当时住下的里伐尔塔乡间别墅。埃米里奥由维尔帕托夫人引见给卡塔内奥公爵夫人之后，整个冬天都非常谦恭地到他女友的包厢里去谒见她。世人没有见过这样一对爱得如此炽热，而又如此羞于表白的恋人。这两个孩子见了对方都颤栗不已。玛西米拉丝毫也不卖弄风情，也没有secundo①、terzo②情人和patito③。她那年轻的威尼斯朋友脸庞瘦削，鼻梁高且直，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和高贵的前额，一言一笑都令她神往。他虽然有她天真的怂恿，但也要在与她结识了三个月，彼此消除了紧

① 意大利文：第二。

② 意大利文：第三。

③ 意大利文：崇拜者，倾慕者。

张心理以后，才敢登上她家的门。夏日的晴空富有东方的情调，公爵夫人抱怨自己只身去里伐尔塔别墅未免太孤单，埃米里奥怀着幸福和不安的心情与玛西米拉双双上路，陪她来到乡间别墅。这对漂亮的年轻人已经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了。

二十岁上，玛西米拉为爱情牺牲了她的宗教信仰，内心并非没有愧疚；但是，当埃米里奥执着她的手时，她逐渐解除了武装，并且希望能实现她母亲如此炫耀过的“精神结合”了。她那双美丽、高贵的手，白皙而修长，光滑如缎，指端指甲的曲线很美，呈粉红色，好似她从亚洲得到了苏丹后宫嫔妃染红指甲时用的散沫花。有一件不幸的事，微妙地在他俩之间投下了阴影，玛西米拉还蒙在鼓里，但却使埃米里奥痛苦异常了。玛西米拉虽说年轻，但庄重自尊，象神话传说中描写的朱诺，朱诺是神话中唯一没有情人的女神，因为狄安娜也被男人爱过，贞洁的狄安娜还爱过男人！只有朱庇特神才能在他神圣的妻子朱诺面前不失常态，在英国有许多夫人以朱诺为榜样。埃米里奥把他的情妇看得太高了，因而可望而不可即。也许在一年之后，他不会再染上这种只有年轻人和老头才会得的贵族病。但是，过犹不及。丈夫自知根本配不上他的夫人，也就漠然处之了，情夫身上插着天使白色的翅膀，一下子就飞过头了，不容反顾。公爵夫人就介于这两者之间。玛西米拉为情人所爱，感到很幸福，她沉浸在欢乐之中，而没顾及其后果；而她的情人在幸福中深感不幸，不时地赌咒发誓把他年轻的女友带到众多的女人称之为深渊的那一步田地。他违心地只在深渊边缘采花，压抑住心中未敢表露的激情，只有摘花叶的份

儿。清晨，这两个人儿散步时，彼此重复着爱的结合，犹如栖落在树枝间的小鸟在歌唱。在回来时，年轻人的境遇，就象画家笔下的只有头和翅膀的天使似的不着实地。他爱得过于急切，竟然怀疑起公爵夫人那真挚的情意来了。最后，公爵夫人不得不对他说："你究竟需要什么证明呢？"她说这句话时，神态高雅庄重，梅米禁不住热烈地吻着她那只纤柔而贞洁的手。突地，他对自己愤愤然了，他站起来，撇下玛西米拉就走了。公爵夫人仍然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她哭了，她不明白，自己年轻貌美，如何会得不到埃米里奥的欢心呢。可怜的梅米呢，他象一只小嘴乌鸦似的，不住地用头撞树。这时，一个仆人急如星火寻找这位年轻的威尼斯人，要把专差信使送来的一封快件交给他。

马尔科·旺德拉米尼，在取消了某些尾音的意大利方言里，这个名字也可发音为旺德拉明，他是埃米里奥唯一的朋友。他告诉埃米里奥，马尔科·法西诺·卡讷，瓦雷泽①的亲王，死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噩耗已经传到。这样一来，卡讷·梅米家成了瓦雷泽亲王了。在这一对朋友的眼中，一个没有收益的头衔毫无意义。旺德拉明把著名男高音热诺韦兹和著名女高音坦娣到费尼斯剧院演出，作为更重要的新闻向埃米里奥宣布了。埃米里奥没把信读完，就把信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便奔去把这个特大新闻告诉卡塔内奥公爵夫人，居然把继承爵位一事忘得干干净净。公爵夫人不知道坦

---

① 瓦雷泽：意大利的一个城市，是一个旅游胜地。

娣引起意大利人好奇心的曲折经历，亲王就三言两语地介绍给她听了。这位深孚众望的女歌唱家原先是一家客舍的女仆，一位西西里大老爷路过时发现了她那副美妙的歌喉，大为惊讶。当时这女孩子才十二岁，但已姿容动人，与她的嗓音堪称珠联璧合。大老爷执意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恰如当年路易十五抚养罗曼小姐一样。他耐下心来，让知名的教授训练克拉拉① 的发声，待女孩到了十六岁，功夫练成，才享用这苦心经营的宝贵成果。上一年年初，坦娣初露才华，已经使意大利对艺术最挑剔的三个城市欣喜若狂了。

“我确信，那个大老爷不是我的丈夫，”公爵夫人说。

马匹立刻备好了，卡塔内奥公爵夫人立即奔赴威尼斯参加冬季娱乐节的开幕式。十一月一个美丽的黄昏，瓦雷泽的新任亲王在威尼斯的迈斯特泻湖，在涂着奥地利国徽、标志着贡多拉航道的木桩之间穿行。卡塔内奥公爵夫人乘坐的贡多拉，由穿着号衣的仆人驾驶着，在海面上劈波斩浪；可怜的埃米里奥的贡多拉由一个老船夫摇着，在威尼斯还独立存在时，这个船夫就为他的父亲驾船了。现在，埃米里奥边看着前面离他几箭之隔的卡塔内奥公爵夫人的“贡多拉”，边想到自己继承到的爵位，禁不住倒起苦水来了：

“这可真是命运的绝妙讽刺啊！身为亲王，却只有一千五百法郎的岁入！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宫邸之一，却不能支配大理石地面、楼梯、画和雕塑，奥地利不久前发出的一份公告

① 克拉拉，即坦娣。

宣布这些产业不得转让了。住在仅仅坎佩切木料①打的桩基就价值百万的宫邸里，却没有一件自己的家具！既是奢华的回廊的主人，又住在用摩里亚②大理石建造的最新的阿拉伯式檐壁上面的一间内室里，远在罗马时代，梅米家族的一个成员作为征服者已经踏平过摩里亚了。在威尼斯的一家最宏伟的教堂里，一个饰挂着提善、丁托列托、两位帕尔马③、贝利尼④和保尔·韦罗内兹杰作的侧祭室中，眼见祖先的像雕在用名贵的大理石筑成的灵柩上，却不能向英国出售其中任何一座雕像，以赈济瓦雷泽亲王一点儿面包！热诺韦兹，著名的男高音，在一个季度里唱几出歌剧的收入，就能使梅米乌斯家的一个后裔在一年里生活得舒舒服服，梅米乌斯家族世代是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与恺撒和苏拉⑤家族的历史同样悠久。热诺韦兹可以吸印度的水烟筒，而瓦雷泽亲王却不能随意抽雪茄。"

说完，他把一截雪茄烟扔进了大海。瓦雷泽亲王是在卡塔内奥公爵夫人家找到雪茄烟的，而只要有可能，他甚至能把世界的奇珍异宝都送给公爵夫人；公爵夫人研究过他的习性，能使他心满意足，她也就感到幸福了。他得在她家用唯一的一顿饭，一份晚餐，因为他的钱已用来置衣物和购买去费尼斯

---

① 中美洲产的一种硬木。

② 摩里亚，希腊地区名，现称伯罗奔尼撒。

③ 老帕尔马(1480—1528)是小帕尔马(1544—1628)的叔祖，他俩都是威尼斯画派的画家。

④ 贝利尼家族是意大利绘画世家，对威尼斯画派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

⑤ 苏拉(公元前138—78)，古罗马的政治家，军事统帅。

剧院的门票了。不仅如此，他每年还得预支一百法郎给父亲生前雇用的老船工，这位老人为他摇船挣这点儿钱，也只够以稻米果腹。最后，由于他的神经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他每天清晨要在弗洛里昂咖啡馆里喝上几杯黑咖啡才能使自己坚持到晚上。他以为滥饮黑咖啡生命可结束得快些，正如旺德拉明把死亡寄托在鸦片上一样。这笔开支，他也得花销。

"可我是亲王啊！"埃米里奥·梅米自言自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还没把马尔科·旺德拉明的信读完，就把它扔进了泻湖。信在水上飘浮，就象一个顽童扔出的一叶纸折的小舟。接着，他又说道："可是，埃米里奥只有二十三岁。因此，他比患痛风的惠灵顿勋爵，瘫痪的摄政王、得了羊痫疯的奥地利皇室、法兰西国王①……更强……"想到法兰西国王，埃米里奥的前额就皱起来，象牙般白皙的脸庞变黄了，泪珠在他的黑眼睛里滚动，濡湿了他的睫毛，他举起了他那只值得提善描摹的手，把他那头浓密的棕发往上掀了掀，又把目光落到了卡塔内奥夫人的那只船上。

"命运不仅捉弄我，也在捉弄我的爱情，"他心里想，"我的心象金子般纯洁，我的想象无比丰富，可玛西米拉一无所知，她是佛罗伦萨人，她会抛弃我的。当她的声音和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激起神圣的感觉时，我在她身旁简直不知所措！当我看见她的轻舟离我二、三十米远时，我仿佛觉得心中有烈火在炙烧，我的体内有一股暗流在窜动，使我五内俱焚，一片阴霾遮

① 指路易十八，有人说他阳萎。

住了我的眼睛。那天，在里伐尔塔，当晨曦透过红丝绸帘子时，我暗暗地窥见她在遐想，甜甜地微笑着，就象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眼下，空气里似乎也染上了那时的光彩。要不，就是本爵中弹一命呜呼，要不就是卡讷家的儿子遵循他的老卡马尼奥拉的训导：我与他一起去做水手、海盗，在我们被吊死之前，逍遥自在地算计着，看自己过了多少快活日子！”

亲王又点燃一支雪茄，凝望着随风袅袅上升的烟雾，仿佛为了从这飘忽不定的雾霭中再次回味他那最后的想法。他远远瞥见他的宅邸屋檐上摩尔式的尖尖的饰物，他又伤心起来。公爵夫人的贡多拉已经消失在卡纳尔吉奥河。他所幻想的情调浪漫、路途险峻的生活，本是他爱情的归宿，现在也随着他的雪茄熄灭了，而他女友的贡多拉已不再向他指出去路，于是，他回到现实中来了。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灵魂的宫邸，没有活力的灵魂，没有金钱的封地，空空的躯壳和一肚子的苦水，这一组组矛盾，令人心碎。不幸的人儿为古老的威尼斯哭泣，旺德拉明比他哭得更伤心，因为共同的命运和彼此深沉的痛苦在这两个出身显赫、但已穷途潦倒的世家子弟之间产生了一种彼此相通的、强烈的友情。埃米里奥禁不住想起了往昔的时日，那时候，梅米家的宫邸里所有的百叶窗都在流光溢彩，百乐齐鸣，声波把乐曲送到很远很远的亚得里亚海面上；在宫邸的廊柱上系着成百艘威尼斯的贡多拉，微波轻涌的台阶上，优雅俊逸的蒙面人，共和国的达官显贵簇拥在一起；宫邸的客厅和回廊里人们三五成群，不是满怀困惑、好奇，就是有所图谋；飨宴厅的餐桌上摆着美酒佳肴，长廊上乐声悠扬，贵

宾熙来攘往，楼梯上笑声不绝，仿佛容下了整个威尼斯。从中国买来的长颈花瓶或鼓肚花瓶的青铜底座，还有青铜枝形大烛台，都是世世代代优秀的雕刻家凿子下的艺术精品。每个国家赠献的奇珍异宝，点缀着墙壁和天花板。眼下，墙上美丽的丝绒不见踪影，天花板愁眉苦脸，它们沉默了，在嘤嘤啜泣。土耳其地毯，垂花吊灯，雕塑，油画，欢乐以及欢乐之舟——金钱，而今安在！威尼斯，这中世纪的伦敦城，一砖一石地坍圮了，一代一代地沉沦了。宫邸底下海水抚育和轻吻着的不祥的青苔，在亲王的眼里，犹如大自然在宫邸周围铺开的一摊黑幽幽的污泥，这是死亡的象征。总之，英国一位伟大的诗人扑向威尼斯，好似乌鸦在尸体上啄食，他以抒情诗句，以空前和绝后的社交语言，唱出了拜伦哀悼威尼斯的诗歌。竟然把英国诗歌劈面扔给产生意大利诗歌的城市！……可怜的威尼斯！

卡马尼奥拉高叫道："尊贵的殿下，宫邸着火了，要不，古老的总督又回到了那里，您看，大走廊的百叶窗上射出的灯光！"读者请设想一下，正在苦思冥想的年轻人听见有人这么一说，他会多么惊讶啊。

埃米里奥亲王以为他的梦想象变魔术似地实现了。夜幕降临时，老船夫把船系在第一级台阶上，让他年轻的主人登了岸。宫邸里忙忙碌碌的人群，谁也没看见他，其中有几位在台阶上絮絮叨叨，象蜜蜂拥在蜂箱口嗡嗡作响。埃米里奥钻进巨大的列柱廊，廊里伸出威尼斯最美的扶梯，他敏捷地跨过扶梯，想了解这古怪场面的缘由。一大群工人正匆匆忙忙完成宫邸的布置和装饰。第二层楼不愧体现了旧时威尼斯的荣华富贵，

在他眼前展现了他不久前还幻想着的美好事物，仙女把一切都布置得格调高雅、尽善尽美，在最细微处都闪烁着一位时来运转的国王宫邸的熠熠光辉。埃米里奥踽踽独行，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他越走越感到惊奇。他很想看看第三层上的一切，他继续登楼，发现室内的陈设十分考究。这些陌生人受魔术师委托，为一位可怜的意大利亲王再现了《一千零一夜》中的奇迹，掉换了几件最初运来的简陋家具。埃米里奥亲王来到了套房的内室，这房间在向他微笑，好似一只海螺壳，维纳斯也许会从里面款款而出吧。这间内室漂亮而舒适，陈设高雅、精致，充满了诗情画意，他走去坐在一张金黄色的木质安乐椅里，椅子前面摆着一份极为精美的冷餐，他便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在全世界，我以为只有玛西米拉才想得出这样的排场。她知道我是亲王，卡塔内奥公爵可能死了，把财产遗留给她，她比现在富有一倍，她会嫁给我……”说完，他大嚼了一通，若是一位有病的百万富翁看见他吞咲夜宵，定会嫉恨死他的。他边狂饮着波尔图优质葡萄酒，边想道：“现在，我才理解了她对我说晚上见时，她那种神秘、默契的神态了！她可能会来解除魔法。多温暖的床啊！在这张床上，挂着多么美丽的灯笼！……嗨！真是佛罗伦萨女人的奇思妙想。”

世上常有一些感情丰富的人，对于他们，极端的幸福或是不幸会产生催眠的效果。且说我们眼前这位年轻人的意志相当坚强，他对情妇的崇拜升华到完全失去了性爱的成份。他的幸福来得过于突然，其效果不下于服了一剂鸦片。当亲王喝完一瓶波尔图葡萄酒，吃了半条鱼和几块法国馅饼之后，他简

直瞌睡得要命，也许他是醉上加醉了吧。他自己动手掀去了罩单，铺了床，在一间非常漂亮的盥洗室里更换了衣服，然后躺在床上想起自己的事儿来了。

“我把可怜的卡马尼奥拉忘掉了，不过我的厨师和膳食总管会照应他的。”

这时，一位贴身女仆哼着《塞维勒的理发师》① 中的小调，轻飘飘地走进房里。她在椅子上搭了一套女睡衣，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回来了！”

不一会儿，果真走进一个年轻的妇人，一身法国式装束，外人还真能把她看成是《勿忘我》、《一次欢快的聚会》、《谈美》② 等书中某幅神奇的英国版画的原型。亲王又惊又喜，浑身打颤，因为你们知道，他深深地爱着玛西米拉。信誓旦旦的爱情在他心中燃烧着，以往，这团爱火曾使西班牙热心于油画创作，给意大利以灵感，创造了形形色色圣母马利亚，使米开朗琪罗也得到启示，从事雕刻，并且激发起季培尔底③ 创作《洗礼小教堂的门》的热情。虽说如此，他仍然向往着感官的快乐，情欲激荡着他，他的心中，不再洋溢着卡塔内奥夫人以温情脉脉的眼神和款款的软语向他默默传递的热烈而纯洁的感情了。他的灵魂，他的心灵，他的理智，他的全部意愿都拒绝背信弃义，但是，桀骜不驯的、生理上的反叛本能却控制着

---

① 《塞维勒的理发师》指罗西尼根据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1732—1799）的名剧改编的歌剧。

② 这些是英国出版的，带有插图的精美的小书。

③ 季培尔底（1381—1455），意大利金银匠、建筑师和雕刻家。

他的灵魂。

这个女人并不是自个儿来的。

亲王瞥见了一个人。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受到我们的敬重，但是，如要多少用些文学性语言描绘他们的精神世界时，谁也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了。这陌生人的打扮象那不勒斯人，倘若把他的黑帽子也算作一种颜色的话，那么他的衣着至少有五种颜色：裤子是草绿色的，红色的背心上闪亮着金色的钮扣，上衣绿花花的，而衬衫却呈现黄色。这个人似乎现身说法，证明当时在米兰，在热罗拉莫的木偶剧剧场登台的那不勒斯人确有所本。他的一双眼睛象玻璃球。鼻子可怕地向前凸出，呈草花S状。此外，这只鼻子还怪不好意思地遮住了一个洞穴，人们把它称之为嘴巴真是有欠公正；从洞穴里露出了三、四颗白色的獠牙，不仅会移动，而且彼此重叠在一起。耳朵在自身的重量下往下坠，使他的外形离奇古怪，酷似一条狗。也许是遵照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这样的名医的医嘱，在他的血里掺进了几种金属，他的肤色毋宁说是黑色的。几绺稀疏的、无光泽的头发，从尖尖的前额上垂落下来，恰似吹玻璃时的细细的纤维，那布满粉红疙瘩的脑门底下，罩着一张阴沉沉的脸。总之，虽说这位大人先生身材一般，长得精瘦，却生着一副熊肩猿臂；他丑得让人恶心，看上去已有七十岁光景了，但也自有一副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架势，他具有贵族的气派，眼睛里流露出阔老安然的神色。谁如有勇气注意他的话，还可看出他一生极乐纵欲，已经虚弱不堪了。你不妨这样去设想，有一个大财主，年轻时相当有钱，为寻欢作乐，不知爱

惜身体，荒淫无度。淫乐摧毁了他的肉体，使他成为一架作乐的机器。成千瓶酒在那只肥硕的酒糟鼻子下面流进去，在他的两片嘴唇上留下了酒滓。长时期的疲乏的消化，把牙齿都磨损了。他的一双眼睛在赌台上的灯火照射下，早已黯然无光。他的血液里含着不干不净的杂质，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胃液旺盛，把智力都消化掉了。最后，房事频仍，又使年轻人特有的一头晶亮的秀发脱落殆尽了。每种恶习好比一个贪婪的财产继承人，都在这具行尸走肉上留下了印记。如果人们对大自然进行一番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天大的笑话和绝妙的讽刺：譬如说，它会把鲜花作为癞蛤蟆的陪衬，又让这位公爵挨在这朵象征爱情的玫瑰花身旁。

“今晚，您奏小提琴吗，我亲爱的公爵？”妇人边把束带解开，边说道，又把一张精美的门帘放了下来。

“奏小提琴，”埃米里奥亲王接着话头，自言自语地说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把我的宫邸变成什么啦？我醒了么？我躺在这位妇人的床上，她以为在自己的家里哩，她摘下头巾了！难道我真的象旺德拉明那样抽鸦片了，象他一样在做梦，梦见三百年前的威尼斯了？”

陌生女人坐在烛光照明的梳妆台前，极其平静舒坦地在卸妆。

“拉铃叫朱莉亚，我换装嫌烦了。”

就在这时，公爵发现夜宵被人动过了，他环视了内室，看见亲王的裤子搭在床边的一张安乐椅上。

“我不拉铃了，克拉里纳，”公爵生气了，用破锣似的嗓门

高声说道，“我今晚不奏提琴，明天不奏，永远不奏了……”

“达，达，达，达！”克拉里纳以单音节唱起来，每次都转调八度，象夜莺鸣啭那样的轻捷、灵便。

“神圣的克莱尔，你的主保圣人，听到这副嗓子也会嫉妒你的，虽说如此，您还是太无耻了，古怪的太太。”

“您养着我不是为了让我听这些教训吧。”她骄傲地说道。

“难道我曾教导过您把一个男人藏在您的床上么？您既不配我的恩赐，也不配我恨您。”

“一个男人睡在我的床上！”克拉里纳飞快地转过身子大声说道。

“此人还从从容容地吃了我们的夜宵，好象呆在他自己家里似的，”公爵接着说。

“可是，”埃米里奥大声嚷道，“我不就是呆在自己的家里么？我是瓦雷泽亲王，这座宫邸是我的。”

埃米里奥说这些话时，支起了身子，他那颗俊美而高贵的威尼斯人的脑袋从花团锦簇的床幔里伸出来。起初，克拉里纳咯咯地笑着，每当少女们遇见一件出乎意料的滑稽事儿，都会笑得这么疯疯傻傻的。但当她发觉这个年轻人虽然穿得单薄，可还是俊美洒脱，不同凡俗时，她便收起了笑容。她也染上与埃米里奥同样的疯狂恋情；不过，既然她没爱上任何人，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这个一见钟情的西西里女人想入非非了。

“如果这座宫邸确是属于梅米的话，那么尊贵的殿下，就请便吧。”公爵带着平淡而讥讽的神情，温文尔雅地说道，“我

是在我自己的家里。……”

“请注意，公爵先生，您是在我的内室，而不是在您的家里，”克拉里纳说道，她从痴想中醒悟过来了，“假如您对我的贞操有所疑虑，那么我就请您让我知罪不改，继续享乐吧。”

“疑虑！还是说确证好，我的朋友……”

“我向您起誓，”克拉里纳接着说，“我是清白的。”

“可是我在床上看见什么啦？”公爵问道。

“哦！老家伙，倘若你相信你看见的，而不是我对你说的，”克拉里纳大声说道，“你就是不爱我！你走吧，别再在我耳边嚷嚷！您听见了没有？请出去，公爵先生！倘若您坚持的话，这位年轻的亲王会以一百万的代价把我从您那里赎去的。”

“我一个子儿也不出，”埃米里奥轻声说道。

“啊！我们无需付赎金，这位大人丑得出奇，得了克拉里纳·坦娣，一百万算得了什么。行了，您走吧，”她对公爵说，“您把我辞退了，因此我也把您打发走，我们两讫了。”

老公爵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想违抗这个命令似的，坦娣此时神情之威严，宛如曾为她争得了巨大荣誉的塞弥拉弥斯王后①这一角色。头牌女伶向老猢狲扑过去，把他赶出了门。

“如果今晚您不让我安静些，我们就永远不见面了。我的‘永远’比您的‘永远’更加可信，”她对他说。

“安静些，”公爵露出了一丝苦笑，接着说道，“我崇拜的偶像呀，我似乎觉得我留给您的是agitata。②”

---

① 塞弥拉弥斯，传说中的巴比伦王后，曾在巴比伦城建造奢华的空中花园。

② 意大利的音乐名词，有“不宁”、“惊惶”的意思。

公爵走出去了。他的怯懦一点儿也没使埃米里奥吃惊。

所有对爱情的各种表现方式经过精心挑选，形成了与自己的性格相协调的特殊爱好的人都懂得，任何荣辱都阻挡不了一个惯于放纵情欲的人。坦娣象一头幼鹿那样从门口跳到了床上。

“亲王，可怜、年轻、俊美的亲王啊，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吧！……”她说道。

西西里女人躺在床上，其风韵之优美让人联想到大自然中动物的优闲自在，植物贪恋太阳，或是树枝随风摇曳时那欢快的舞姿。她解开了衣裙的袖口，开始歌唱，她的嗓音不象是为了得到费尼斯剧院的喝彩，而是受情欲干扰变调了。她的歌声犹如一阵轻风，给心灵带来了爱的温柔。她偷觑着埃米里奥，后者与她一样迷惑，因为在这个女戏子的眼睛、动作和声调里不再有打发公爵走时的那份盛气，不，她变得极其温顺，正如动了芳心的青楼女子。

欲要见识坦娣是什么模样，最好能看一看法国最杰出的女高音歌唱家在演西班牙剧作家加西亚①的歌剧Il Fazzoletto②出场时的形象，那时节，意大利人正在卢瓦街的戏院里公演。这位演员美丽非凡，以致一位可怜的贴身警卫由于无缘表达倾慕之情，绝望之下，自杀身死。费尼斯剧院的女主角表现出来的细腻的神态、优美的线条和青春的活力，与她不

① 加西亚（1775—1832），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和作曲家，女歌唱家玛利勃朗的父亲。

② 西班牙文：《手帕颂》。

相上下；然而，在她如花似月的容貌上还洋溢着西西里人炽热的气色，使她更加光彩照人；再则，她的嗓音更富有激情，她还具有使意大利女人的婉约风姿更臻完美的端庄的仪态。坦娣这个名字与法国一位女高音歌唱家① 锤炼出来的名字十分相似。当时，她才十七岁，而可怜的亲王已二十有三了。有哪一只爱开玩笑的手居然把火如此之近地置放在火药旁边呢？一间闺房芬芳扑鼻，布置着肉色的帷幔，烛光融融，床上的被褥花团锦簇，一座幽静的宫闱，威尼斯！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两个美人儿！人间天堂尽在于此了。埃米里奥抓起裤子，跳下床，钻进盥洗室，穿上衣服，又折回，急匆匆地向门口走去。

他在重新穿上衣服时，对自己说了以下一番话：

"玛西米拉·多尼家的可爱的女孩子，这个家族代代相传，仍然保持着意大利的美。为拉斐尔争得荣耀，完全由他独自完成的油画不多，其中有一幅玛格丽塔的肖像。而你的丰姿堪与这幅肖像画媲美。我美丽而神圣的情妇啊，我逃出这诱人的陷阱不就是为了更配得上你吗？倘若我亵渎了一颗完全属于你的心的话，难道我还值得你爱么？不，我不会落进我骚乱的感官向我张开的世俗的陷阱里去的。让这个女孩子归公爵所有吧，公爵夫人属于我！"

正当他要掀动门帘时，他听见一阵呻吟。这位英勇的情郎转过身子，看见坦娣跪着，脸伏在床上，压住了呜咽声。你

① 大约是指洛尔-辛迪·达莫罗，艺名娜蒂，一八一九年在巴黎初次登台演出。

能相信么？女歌唱家藏着脸跪下时，羞惭中带有几分妖媚，比容光焕发时更显得动人了。她散乱的鬓发披在肩上，她的姿态象玛德莱娜在忏悔，她那撕开的衣衫凌乱不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女妖精心设计的，正如你知道的，妖精是一个了不起的着色专家啊。亲王搂住了可怜的坦娣的腰，她象一条游蛇似的滑脱出来，瘫软在他的一只脚下，并以她令人爱怜的肉体轻轻地压住了它。

"你能否对我说说，"亲王边说边晃动他的脚，想摆脱这个女孩子的缠绕，"你如何会在我的宫邸里的？可怜的埃米里奥·梅米又如何会……"

"埃米里奥·梅米！"坦娣站起来大声说道，"你说自己是个亲王。"

"从昨天起我成了亲王。"

"你爱卡塔内奥夫人！"坦娣边打量着他边说。

可怜的埃米里奥默不作声，凝视着这个大演员，她噙着泪花微笑着。

"殿下不知道，培养我登台演出的这个人，这个公爵就是卡塔内奥本人，而您的朋友旺德拉明，在我到费尼斯剧院演出期间，以一千埃居把这座宫邸租给了他，以为是帮了您一个大忙。我的心肝儿呀，"她抓起他的手，把他拉向自己，"为什么你总是躲避一个女人，可多少人为得到她宁可打得头破血流！瞧，爱情总归是爱情，到处都大同小异，它象我们灵魂中的太阳，哪儿有阳光照耀，那儿就温暖，而我们这儿正当中午。倘若明天你不满意我的话，你就把我杀了！但我会活着的。来

吧！因为我真的太美了。”

埃米里奥打定主意留下来了。当他点头应允时，坦娣喜不自胜，激动不已。他仿佛觉得从地狱里喷射出来的光把她通体照亮了。在他的眼中，爱情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伟大过。这时，卡马尼奥拉使劲吹了几声哨。

“他会要我干什么呢？”亲王心里想。

埃米里奥终于被爱情所征服，丝毫不理睬卡马尼奥拉一次又一次吹的口哨。

倘若你没有在瑞士旅游过，可能你将会饶有兴趣地去读有关这一段的描述；倘若你攀登过阿尔卑斯山，当你回想起这段艰难曲折的经历时，心情不会不激动吧。在这美妙的国家里，有一个峡谷把一块巨大的岩石劈为两半，开出一条路，宽如巴黎的讷伊大街，深约两百米，沟壑纵横。一股流水或从圣戈塔尔，或从辛普朗，总之是从某个阿尔卑斯山巅直泻而下，在谷底汇入一个大水潭，深不可测，长与宽均有数米，潭的四周镶着大片大片凹凸不齐的花岗岩，岩上青草萋萋，中间还生长着巨大的松树和桤树，草莓和紫罗兰也来这儿凑兴；兴许，人们还能发现一幢小木屋，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的瑞士姑娘在木屋的窗口上露出她那鲜艳的脸庞；深潭的水色，随着天气的变化，时而发蓝，时而发绿，蓝如宝石，绿如翡翠。啊！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金刚钻似的晶莹的清流赋予悠闲的游客、繁忙的外交家、和颜悦色的杂货商以如此深邃的思想、宁静的心绪、广博的胸怀、无比纯洁的感情和永恒的幸福了。雪从高高的阿尔卑斯山峰聚拢，化成一泓清泉，顺着一条天然的沟壑

流淌；这股无形的沟水隐藏在树丛下，穿过岩石，又从石缝中钻出，无声地流淌着；深潭之上覆盖着清澈的水面，缓缓流动，几乎看不出任何波纹，马车驶过时倒影清晰可见。瞧！骏马又挨了两鞭子！马车拐过了岩石，冲上了桥面；陡然，瀑布声如可怕的交响乐，一阵接一阵呼啸而来；激流从狂怒的堵口逸出，化成无数条飞泉，撞击在万千颗硕大的砾石上，又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蹦出一条条水柱。这块巨大的岩石从俯瞰峡谷的山脉上落下，正巧落在最富有活力的硝化氢迅猛地开辟的通道上。

倘若你对这个景色心领神会了，这宁静的清泉就会使你联想到埃米里奥对公爵夫人的爱情，而那犹如羊群蹦跳奔跑的瀑布，就是他与坦娣那狂热的一夜的写照。在这爱情的湍流中，矗起了一块岩石，水波冲上去被撞碎了。亲王就如西绪福斯①似的永远被压在岩石底下。

“卡塔内奥公爵拿了他的小提琴在演奏什么?”他心想，“我听见的这首曲子是他拉出来的吗?”

他把他的想法对克拉拉·坦娣说了。

“亲爱的孩子……(她发觉，亲王还是一个孩子)亲爱的孩子，”她对他说，“这个男人在罪恶的殿堂里生活了一百一十八年，而在教堂的登记簿上记载的是四十七岁，他在世界上赖以为生的只有一种乐趣。是的，他生命的所有纽带都断裂了，在他身上一切都已支离破碎，成了废墟了。灵魂、智慧、心

---

① 西绪福斯，希腊神话中的科任托斯王，因是暴君，死后被罚在地狱推巨石上山，但推到山顶，巨石又落下，只能重新再推，永无终止。

灵、精神，对人产生一种冲动，并由欲望或是欢乐的激情使人得到无限快感，这一切，并不从音乐本身而来，而是和音乐产生的无数优美的效果中的一种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两种声调之间或是一种声调和他的小提琴的E弦之间完美的和谐联系在一起的。老猢狲拿起小提琴，靠在我身上，他奏得相当好，他拉出音调，让我模仿。每当在和声中再也分不清小提琴的声响和从我的歌喉里发出的音符时，便是那孜孜以求时刻的到来。于是，这个老头心醉神迷了，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神发射出最后的余辉，他沉浸在幸福里，象一个醉鬼那样在地上打滚。这就是他为热诺韦兹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原因。热诺韦兹是唯一能与我的嗓音配调的男高音。兴许是每次晚会上，有一两次我们的嗓音能唱到一块儿，兴许纯属是公爵在异想天开；总之，为了求得他这幻想中的乐趣，他雇用了热诺韦兹，热诺韦兹属于他。我不在场时，没有一个剧场经理能够让他唱歌，而他不在场时，他们也无法让我唱歌。公爵养着我就是为了满足他那癖好，我的才能、美貌，无疑还有我的财产，都多亏了他。他一定会在某一曲完美的和声中死去。他的听觉是唯一幸存的，其他的官能都毁坏了，这也是他维持生命的一线希望，腐败的烂木中生出的一茎旺盛的嫩草。人们告诉我，有许多人的境遇都是如此，但愿圣母马利亚保佑他们！你么，你没有到这个地步！你想怎样，我要什么，你都能办到，我心里明白。”

拂晓时，埃米里奥亲王轻轻地走出内室，发现卡马尼奥拉横卧在门口。

“殿下，”划船人说，“公爵夫人吩咐我把这张便条交给您。”

他把一张折成漂亮的三角形小纸条递给他的主人。亲王顿时感到支撑不住，他回到房里就倒在一张安乐椅上，他的眼睛发花，在读便条时，他的双手不住地在发抖：

> 亲爱的埃米尔，您的贡多拉停在您的宫邸前，说明您还不知道，卡塔内奥为了坦娣已经把它租下了。倘若您还爱我，今晚，您就到旺德拉明家去，他对我说，他已经在他家里为您腾出了一间屋子。我该干什么呢？我该留在威尼斯和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女歌唱家在一起吗？还是我们一块儿去弗里乌尔①？好歹给我个回音吧，哪怕是告诉我，您扔进泻湖里的是封什么样的信也行哪。
>
> 玛西米拉·多尼

便笺上的手迹和纸的芳香唤发起年轻的威尼斯人脑海里无穷的回忆。专一的爱情的太阳把它那耀眼的光辉洒落在从远处流来、汇聚在无底深渊之中、闪烁似星光的蓝色碧波上，泪水从这个高尚的孩子眼睛里扑簌簌往外淌，他止也止不住；因为他那纵欲后的感官疲乏了，在倦怠之中，他无力抵御这位纯洁的美女的情感冲击。克拉里纳在睡梦中听到他在哭泣，她支起身子，看见亲王痛苦万状，便跑去扑在他的膝下，抱吻着他。

“夫人仍在等着回话，”卡马尼奥拉掀开门帘说。

“无耻的东西，你把我毁了！”埃米里奥嚷道，他用脚推开

---

① 意大利的东北端地区。

了坦娣的羁绊，站了起来。

她狂热地、紧紧地抱着他，以目光，以撒马利亚女人①忧伤的目光哀求他作出解释；刚才，埃米里奥在她炽烈的欲火下沉沦了，现在他看见她仍然纠缠不清，盛怒之下，便狠狠蹬了女歌唱家一脚，把她踢开了。

“你说我可以杀死你，那就去死吧，毒蛇！”他大声喊道。

说罢，他走出宫邸，跳上他的贡多拉。

“划桨，”他冲着卡马尼奥拉大声说。

“去哪儿？”老头问。

“随便。”

船夫猜透了他主人的意思，带着他穿过弯弯曲曲的水道来到卡纳尔吉奥的一座华美的宫邸的门前。如果您来到威尼斯，您也会赞叹不已的，因为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停船观望：这座宫邸所有窗户上的图案都各各相异，竞放异彩；一个个阳台造型精巧，象一条条最别出心裁的花边；这座宫邸的墙角上都顶着一根根轻盈、扭曲的长长的圆柱，墙基石仿佛被任意雕凿过似的，在每一块石头的装饰图案上，找不出任何一幅相似的花样。大门精美绝伦，而通往楼梯的穹顶长廊又有多么神秘！梯级上铺着绚丽的地毯，乍看象土耳其地毯，其实是无数五彩缤纷的小石子镶嵌在一块白色大理石里，艺术的匠心之作将与威尼斯永存，谁见了会不赞叹呢！在您头上那蜿蜒曲折的拱顶，金光灿灿，犹如公爵宫邸的建筑，彩绘糅合着奇异

① 典出《圣经》，撒马利亚人曾认出耶稣是救世主，常被用作绘画题材。

的想象力，您又如何能不爱上它呢？于是，不仅在您的脚下，而且在您的头上，到处都闪烁着艺术的光华。多么柔和的幽暗，多么宁静，多么清凉！而这古老的宫邸又是多么的庄严肃穆啊！为了使埃米里奥和他的朋友旺德拉明高兴，公爵夫人摆设着古色古香的威尼斯家具，灵巧的工匠再现了天花板的古风！威尼斯整个儿再现了。这里的富丽堂皇不仅有贵族气派，而且给人以教益。中世纪在威尼斯受到了美的启迪，产生了美；考古学家可能在这儿重新找到美的典范。人们既可以看到彩色天花板上雕刻着贴金的、散发着缕缕清香的图案，或是在贴金的天花板上雕刻着彩色的图案；又可以看到镀金的、仿大理石天花板，天花板的四角呈现了几个人的活动场景，中间则呈现了最壮美的画面。这类装饰耗费过大，卢浮宫中拿不出两种，穷奢极侈的路易十四也舍不得为凡尔赛宫点缀出这样的场面。大理石、木料、绸缎随处可见，它们都是珍贵的艺术品的原料。埃米里奥推开一扇精雕的橡木门，穿过了威尼斯每座宫邸里横贯一层层楼面的长廊，走到了另一扇他非常熟悉的门前，心怦怦地直跳。公爵夫人的女伴看见他，便从一间巨大的客厅里走出来，把他让进一间书房，他看见公爵夫人跪在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前。他趋向前去忏悔，并且请求宽宥。祈祷着的玛西米拉使他改变了。在她的心里只有他和上帝！公爵夫人不拘礼节地站起来，把手伸给她的朋友，他没敢去接。

“难道吉昂巴蒂斯塔昨天没有遇见您吗？”她问他道。

“没有。”他答道。

“你们没接上头，我却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我非常担心您会碰上公爵，他的坏心眼儿我领教得多了！旺德拉明怎么会想出把宫邸出租给他的！”

“一个好主意，米拉，因为你的亲王两袖清风。”

玛西米拉因神色自如而显得愈加美丽动人，因美丽动人而显得愈加光彩夺目，埃米里奥的到来，使她内心平静多了，此时此刻，亲王完全醒悟过来，恍似睁着眼睛做梦，惟其想象丰富，梦境更显残酷。他好比梦中参加了一个舞会，舞会上成群的名媛淑女一个个打扮得珠光宝气、妖媚迷人，他突然发觉自己赤身裸体，连件内衣也没穿上；他时而羞耻，时而惧怕，心如刀割，只有梦醒才能使他解脱烦恼和恐慌。埃米里奥的灵魂就这样呈现在他的情妇面前。在这之前，这个灵魂覆盖着最美的感情之花，而淫乐玷污了它，只有他一个人心中有数。美丽的佛罗伦萨女郎对她的情人的爱，充满了道德的芳馨，以致为她所爱的那个男人大概是无法在上面泼上任何污点的。公爵夫人看见埃米里奥没有接过她的手，站起身来，把手指伸进他那头曾经被坦娣吻过的浓发中。这时，她感觉到埃米里奥的手湿漉漉的，并且发现他的额头出汗了。

“您怎么啦？”她对他说，声调温和、柔美，如笛声悠扬。

“此刻我爱情之深沉，是我从未感受过的，”埃米里奥答道。

“那好，可爱的心肝儿啊，你想要什么呢？”她又问道。

埃米里奥听见她的话，一时间好象全身血液都流回心脏，“我干了些什么，引出她这句话呀？”他心里想。

“埃米里奥，那么说说看，你扔进泻湖的是封什么信呢?”

“旺德拉明的信，我都没读完，否则，我也不会在宫邸里碰见公爵。在信中他一定会对我说起这件事的。”

玛西米拉的脸刷地变白了，但是埃米里奥做了一个手势让她放下心来。

“整天和我呆在一起吧，我们一块儿去看戏，别去弗里乌尔了，有你在，卡塔内奥在我身旁，我大概才受得了。”她接着说道。

虽然对这对情人的灵魂来说是一场无休止的酷刑，他表面上仍然欣然应允了。当一个天良未泯的年轻人在唇间感觉到背叛的滋味时，当他把一个妓女毒化过的空气带进天堂的圣殿时，您能猜想到他在他所钟爱的情妇面前是什么心情吗?这就是当罪人看见自己亵渎了上帝时所感受到的一切。巴代①在他的告诫中用色情的譬喻解释神圣的事物时，大概已经象信天主教的作家那样，发现在人间的爱情与对天堂的向往之间是何等地相似了。威尼斯人在他的情妇身边感受到了欢愉，但痛苦却在上面涂上了一层忧伤的色彩。一个女人的灵魂有非凡的能力与别人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她的情绪随着她情人的情绪而变化，能与她的情人同呼吸共命运。于是，公爵夫人陷入了深思。卖弄风情好比撒盐，虽有味道，但刺激脾胃，远不如感情的和谐和协调能燃起爱火。做出娇姿媚态充分表明了感情的距离，这一距离即便是暂时的，也令人不快;

① 指德国哲学家弗朗茨·冯·巴代(1765—1841)。

而这种感情的共鸣显示双方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因此，可怜的埃米里奥为这无言的静默所感动了，公爵夫人预感到了什么，她在为一件未知的错误而哭泣。公爵夫人正因为看到自己的爱情不涉及感官，才觉得自己有力量去抚慰别人；她大胆而信心十足地展示了她天使般的灵魂，把它完完全全地显露出来了，就象在那荒唐的一夜，狂热的坦娣献出了她那曲线柔和、肌肉灵活而结实的躯体一样。在埃米里奥的眼睛里，在这个洁白无瑕的美人神圣的爱情和激动、易怒的西西里女人的爱情之间仿佛有一次较量。整整一天，他俩在深沉的思索之后，便是深情地彼此凝望着。他俩都在探测自身的柔情，并觉得自己情深似海，于是絮絮的软语就自然而然地从他俩的嘴里淙淙流出。连在热恋中的贞洁女神有时也会忘乎所以，不免有献媚邀宠之举。但当她看见这两位情人时，可用不着把手遮住自己的眼睛。玛西米拉把埃米里奥的头贴在自己的心口，有时也壮着胆子把自己的樱唇印在他的双唇上，就如一只小鸟胆怯地把它的喙浸在一股清澈的泉水里，生怕被人瞧见似的。这就是他俩全部的欢乐和情欲了。他们的思想延伸了热吻的涵义，犹如一位音乐家用音乐上千变万化的调式在发挥他的主题，这时，在他俩的心中产生了纷繁而波动起伏的音响，使他们激动不已。当然啦，思想总要比事实强烈些，否则，愿望将不如欢愉这么美了，然而愿望更强烈，欢愉从它而来。所以说，他们是彻底幸福的一对，因为当你真的享用幸福时，幸福也就失色了。这一对情人仅仅是在精神上结婚了，他们以最纯洁的形式相爱着，这就是两个灵魂在神的光辉下燃烧

和结合起来，在受到信仰启迪的眼睛里，这个景象绚丽灿烂，特别生机勃勃，无限美好，只有在拉斐尔、提善和牟利罗那样的画家手下才能再现，也只有那些有过同样感受的人，看见他们的作品才会再次体会出来。西西里女人慷慨提供的享乐不过是这种超凡入圣般的结合的物质表现，难道这种凡俗的欢乐不该受灵魂高尚的人所鄙弃吗？亲王枕在玛西米拉白皙、柔软、冰肌玉肤的酥胸上，在她那光闪闪的长睫毛庇荫下的温柔目光拂照下，不禁这样想，同时陷入美妙的惘倦之中。他在精神上恣意放荡。在这当儿，玛西米拉变成了一个在梦幻中闪烁的天上的贞女，雄鸡啼鸣，她便隐去了芳踪，不过，你在光荣的、颂扬天庭的画家的几幅杰作里，在灿烂的光圈中，会认出她来的。

傍晚，两个恋人一道去剧院。清晨，谈情说爱；晚上，聆听音乐；夜里，昏昏入睡，这就是典型的意大利生活。在一些国家里，每个人都在兴致勃勃、不遗余力地议论国事，可是凭他们自己却什么都左右不了，正如一粒沙子不能变成弥天风沙一样。比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意大利的生活要强多了。在这些古怪的国家里，所谓自由，就是为公共事务争议不休，遇事却裹足不前，就是把精力都分散在没完没了的、一桩比一桩愚蠢的爱国的事务中。言其愚蠢，皆因这类事务违背体面的、神圣的个人主义原则，而正是个人主义才产生人类所有的伟大业绩。威尼斯恰恰相反，爱情及其千丝万缕的瓜葛是一件实实在在的高兴事儿，值得人们去追求，人们为此不惜时光，并过得很有意义。在这个国家里，男女的结合是天经地义的，因

此公爵夫人就被看作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因为虽说埃米里奥的感情如火如荼，但大家都对她的贞洁深信不疑。所以，女人都真心诚意地同情这位可怜的年轻人，他所爱的人要保持圣洁，他就作出了牺牲。然而，没有人敢于责备公爵夫人，因为在意大利，信仰和爱情一样，都是受人尊重的一种力量。

每天晚上，在剧院里，卡塔内奥的包厢总是首先引人注目，夫人们都指着公爵夫人和她的情人对其男友说："他俩到了哪一步了？"男友们观察着埃米里奥，指望从他的身上看出某些幸福的征兆，但他们在他的表情上只是看出了爱情的纯洁和忧伤。在整个演出大厅，当您逐一走访每一个包厢，您就会听见所有的男人都会对女人说："卡塔内奥夫人尚不属于埃米里奥。"年长的夫人则说："她错了，老这样下去她迟早会叫他生厌的。""Forse①，"年轻的夫人郑重其事地答道；意大利人说"Forse"时都是这样庄重的，这个伟大的字眼能解释那里的很多现象。有几个女人动怒了，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她们说，让她象这样糟蹋爱情是对信仰的曲解。"我亲爱的，您就爱爱埃米里奥吧，"当维尔帕托夫人在靠近出口的那座楼梯上遇见公爵夫人时，低声对她说道。

"可我已经全心全意爱他了呀，"公爵夫人答道。

"那为什么他郁郁寡欢呢？"

公爵夫人只得耸耸肩以示作答。

在法国，怪诞的英国习俗已深入人心，我们不大想象得出

---

① 意大利文：也许。

威尼斯公众发出这类诘问时有多么严肃。埃米里奥的隐情，只有旺德拉明一个人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已经把两家的纹章合二为一，在上面写上了：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兄弟。他俩是心照不宣的。

威尼斯也好，意大利其他的首府也好，音乐节的开幕式是一件大事。因此，这天晚上，费尼斯剧院坐无虚席。在意大利的生活中，在剧院度过夜晚的五个小时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看来，对他们消磨这段时间的一些习俗作一番介绍不是没有必要的。

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与其他国家不同，区别在于任何其他地方的女人都爱抛头露面，而意大利女人不大关心是否惹人注目。她们的包厢呈长方形，平均斜分成两半，既看得见舞台，又看得见走廊。左右放了两张长沙发，长沙发两端各设一张安乐椅，一张是包厢的女主人坐着，如果她带了一位女友来，另一张则为女友留着。不过这种情形十分罕见。每个女人在自己家里已经够忙的了，甚至没有功夫访亲拜友或是招待来宾；此外，也没有人愿意为自己找一个情敌。因此，每个意大利女人几乎总是独占包厢，在那里，母亲不受女儿的牵制，女儿也不因母亲在场而感到碍手碍脚。所以，女人都没有孩子或长辈在身旁指责她们，窥视她们，让她们厌烦，或是偷听她们的谈话。所有包厢的上方都蒙了一层彩绸，颜色、形式都是整齐划一的。每当租下这间包厢的某一家居丧时，彩绸上就挂下同一颜色的帏帘。仅仅在米兰有少数例外，意大利包厢里面毫无照明，仅有的一点光亮还是从舞台上或大厅里

透进来的，有几个城市不顾观众的强烈反对，仍在大厅里安装了微弱的照明，不过，多亏帏幔的遮掩，包厢里面还是相当晦暗的，并且，包厢的布局得当，里端黑魆魆的，很难看清人们在那儿干什么。这些包厢能容纳八到十个人，装饰着华丽的丝绒，天花板上的绘画色彩鲜明，令人赏心悦目，护壁板都涂成了金黄色。人们在里面喝冷饮和果汁冰糕，嚼糖果，因为只有属于中产阶级的那些人才在里面吃饭。每一座包厢是一份高价的不动产业，有的高达三万利勿尔。在米兰，利塔家族就拥有三座，全紧挨着。这些现象表明威尼斯人对优哉游哉的生活中这个内容看得有多么重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谈话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当代最有天才，对意大利观察得最细致入微的一个作家斯丹达尔将包厢称之为小沙龙，小沙龙的窗外就是正厅。事实上，音乐和舞台上的幻境只是附带的，人们最大的兴趣还在于交谈，有的在吐露心曲，有的在私下会晤，有的在娓娓动听地叙述、观察着什么。这是整个社会惠而不费的集会场所，社会在这里研究自己，自娱自乐。被请到包厢里来的男宾，依照先后到来的顺序，鱼贯而入，坐在这张或那张沙发上。最先到者自然坐在包厢女主人的身旁，不过，若是两张沙发椅占满了，又来了新的晋谒者的话，最先到来的那位就中止谈话，起身让座了。这时，每位来宾就渐次挪动一个坐位，总有机会挨近女主人的身边。琐屑的闲聊，严肃的交谈，意大利生活中优雅的戏谑，如果没有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情调作陪衬，也是进行不下去的。因此，淑女们打扮如何是自由的，她们在包厢里落落大方亲切自然，一个能进入她们包厢的

生客在次日便可以去她们的府邸谒见她们。旅游者一下子不易理解这精神上逍遥自在的生活，这个由音乐点缀的、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乐趣。逗留久了，观察再细致些，外人便可窥见意大利生活的真正含义，这种生活酷似当地纯净的碧空，富人不愿意有一片乌云遮掩。贵族很少关心如何聚敛财富，他们一任管家掌管他们的财产，就是把他们偷了、毁了也不明不白；他们没有政治素质，政治会很快使他们厌烦的。因而，他们仅仅是为爱情而生活着，在爱情生活中消磨时日。由此，红男绿女们为了得到彼此感情上的满足，或是为了厮守在一起，总是需要时刻见面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一大秘诀在于，一个女人与她的情人厮守整整一个上午之后，还得盯住他整整五个小时。所以说，意大利的风俗就是无休止的享乐，以及研究如何维持这种享乐的办法，而且，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但代价很大，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会遇见如此众多的精力衰竭的男人。

公爵夫人的包厢在底层，这在威尼斯叫柏比安诺。她始终坐在成排脚灯的光照处，在柔和的灯光下，她那张美丽的脸庞显得更加妩媚动人。这位佛罗伦萨女人前额宽广，洁白如雪；乌黑的发辫使她神情高贵，气度非凡；她脸部的线条细腻而柔和，使人联想到安德烈·德·萨托① 笔下肖像的温和和富态；她脸盘的轮廓、眼眶的大小适中，而那对毛茸茸的媚眼显现了一个幻想幸福、爱情专一、既庄重又娇美的女子的欢

① 安德烈·德·萨托（1487—1530），意大利画家，深受拉斐尔风格的影响。

愉。所有这些都引人注目。

这天坦娣没有象往常那样，由热诺韦兹陪唱，以《摩西》[1]开场，而是由男高音演唱了《塞维勒的理发师》，没有著名的女主角搭档。戏班主人说过了，由于坦娣玉体欠佳，不得不变换节目，而事实上是卡塔内奥公爵这天不光临剧场。究竟是戏班主人在玩花样，想让热诺韦兹和克拉里纳先后登台亮相，来个两场爆满呢，还是坦娣果真身体不舒服呢？正厅里的观众可以议论纷纷，然而埃米里奥大概心里有数；不过，他听到她身体不舒服的消息后，虽说想起了女歌唱家的妖艳和唐突，心里有些悔疚，但是她和公爵都不在场，毕竟使公爵夫人和亲王感到自在。何况，热诺韦兹台风高雅，音色纯正，把他那夜污秽的情爱吹到九霄云外，延长了那神圣甘美、美妙无比的一天。男高音能独享观众的喝彩声，喜不自胜，更加大显身手，一鸣惊人了。自此以后，他在欧洲声名大振。热诺韦兹那时才二十三岁，他出生在贝加莫[2]，是韦吕蒂[3]的学生，他热爱自己的本行，身材俊美，面目清秀，非常善于领会他扮演的角色的精神，作为一个饮誉天下、前途无量的伟大艺术家，在当时，他已经初露端倪了。他得到异乎寻常的成功，“异乎寻常”这个词只是在意大利适用，因为在那儿，如果谁能给观众以艺术享受的话，谁就能得到他们狂热的拥戴。

---

① 《摩西》，又名《摩西在埃及》，一八一八年罗西尼在那不勒斯谱成歌剧，一八三二年后成为意大利传统保留节目，巴尔扎克很喜欢这出歌剧。

② 贝加莫，意大利北方城市，在阿尔卑斯山山脚下。

③ 韦吕蒂(1781—1861)，意大利歌唱家，常为斯丹达尔所提及。

亲王有好几个朋友来祝贺他继承了爵位，并且告诉了他一些消息。前一天晚上，坦娣由卡塔内奥公爵带着，在维尔帕托夫人举办的晚会上演唱了，她显得十分健康，嗓音柔美，因此，大家对她那突然患病又议论纷纷。从弗洛里昂咖啡馆传出的消息说，热诺韦兹狂热地爱着坦娣，坦娣想避开爱情的纠缠，于是戏班主人也就不能让他俩联袂登台了。倘若照奥地利将军的说法，则只有公爵一个人生病，坦娣守着他，于是只得委托热诺韦兹去抚慰听众了。这位将军想把一位法国医生介绍给公爵夫人，于是带他来见她。亲王发现旺德拉明在正厅里蹓跶，就走出去和这位久违三个月的朋友密谈去了。旺德拉明一边在正厅的意大利观众和底层包厢之间踱来踱去，一边观察公爵夫人是如何接待这位外国佬的。

"这个法国人是谁?"亲王问旺德拉明。

"卡塔内奥请来的医生，他想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这个法国人等待马法蒂，和他一起会诊。"

公爵夫人如同所有在热恋着的意大利贵妇一样，不停地看着埃米里奥，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女人爱上谁是不顾一切的，要想发现她的目光从她所爱的人身上转移真是难上加难。

"Caro①，"亲王对旺德拉明说，"你想到没有，昨夜我在你那儿过了一宵。"

"你得胜了?"旺德拉明搂着亲王问道。

---

① 意大利语：亲爱的。

“没有，”埃米里奥立即答道，“不过，我想可以和玛西米拉美美地过上几天。”

“那好，”马尔科接着说道，“你将是人间最受人妒羡的人。公爵夫人是意大利最完美的女人。我呢，我是透过鸦片那醉人的迷雾看清凡间的一切的。在我眼中，公爵夫人仿佛是艺术的最高表现，因为说真的，大自然无疑让她成为拉斐尔的一幅肖像画里的主人公。你对她的爱不会使卡塔内奥生气，他已经付给我一千埃居，我会转交给你的。”

“这么说来，”埃米里奥接口说，“不管别人如何对你说，我就每天晚上都睡在你家里了。来吧，因为当我能和她呆在一起而又远离她时，哪怕是一分钟，对我也是无法忍受的。”

埃米里奥在包厢里端的座位上坐下，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倾听公爵夫人说话，欣赏着她的灵神秀气和绝色的姿容。玛西米拉仅仅是为了他，而不是出于虚荣心，在超凡脱俗的纯意大利式的谈话里，施展了诙谐机智、娇美玲珑的才情。她那幽默的语言对事而不对人，即便是嘲讽吧，也只是针对那些卑琐的情感，她的俏皮话说得分寸得当，无伤大雅。换了其他任何场合，人家也许会觉得卡塔内奥公爵夫人太唠叨；意大利人都是一些不寻常的聪明人，他们不大喜欢不适时宜地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他们来说，谈话是无需费力的自然流露，不象在法国，人们的谈话总象一场击剑比赛，每个人都在强词夺理，而没能捞到机会说话的人似乎就受到了屈辱。对意大利人而言，即使在谈话中要出点风头，他们也借助一些平淡无奇的常识，隐晦而快意地讽刺几句；意大利人回避那些有伤

和气的挖苦话，他们只是彼此微妙地看上一眼，或微微笑一下，以示意会。当意大利人在寻欢作乐时，偏偏试图去理解他们有什么微言大义，这在他们看来纯属无聊，此话确实不假。因此，维尔帕托夫人对卡塔内奥公爵夫人说："倘若你爱他，你就不会谈得那么起劲了。"埃米里奥从不介入谈话，他只是在一旁听着，看着。这种克制的举止，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可能会认为亲王是一个无用之辈，对热恋中的意大利男子，他们都是这样去想的。然而，这正是一个情人沉溺在极度的享乐中时的表现哩。旺德拉明坐在亲王旁边，面对着法国人，这个法国人以外国人的身份，在公爵夫人的座位对角上，占了一隅之地。

"这位先生喝醉了么?"医生边注视着旺德拉明，边凑着玛西米拉的耳朵轻声说道。

"是的，"卡塔内奥公爵夫人简短地答了一句。

在这个爱情的国度里，所有爱情的本身都可以自圆其说，无论多么过分，也都有情可原，令人折服。公爵夫人深深地叹息着，在她的脸上流露出被抑制着的痛苦表情。

"在我们的国家里，可以看见许多离奇古怪的现象，先生！旺德拉明以鸦片为生，这一位没有爱情活不下去，那一位又一头扎进科学里。大多数富家子弟都迷恋上一个舞女，聪明的人就敛聚钱财，我们大家都会自得其乐，或是一醉方休。"

"因为你们都愿意解脱一个固有的想法，其实一场革命会彻底解决这一切的，"医生接着说，"热那亚人留恋他们的共和国，米兰人要求独立，皮埃蒙特人希望有一个宪制政府，罗马

尼奥勒① 人渴望自由……"

"而又不懂什么是自由，"公爵夫人说道，"啊！有些荒谬的国家才会赞同您那抹杀女人影响的愚蠢论调。我的大多数同胞愿意阅读你们法国的著作，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无稽之谈！"医生惊呼道。

"嗨！先生，"公爵夫人接口道，"人们能在什么书里找到比我们心灵更美好的东西呢？意大利真是疯了！"

"我不认为一个渴望自治的民族都是疯子，"医生说道。

"我的上帝，"公爵夫人迅速地反驳道，"你们不是为了一些傻里傻气的想法，不惜血的代价，才换得争论的权利么。"

"您喜欢专制主义！"医生高声说道。

"如果有某个政府的制度不让我们接触书籍和恶心的政治，把完完整整的男人留在我们身边，我又为何不爱它呢？"

"我原以为意大利人更爱国些呢，"法国人说。

公爵夫人笑了起来，她笑得如此含蓄，使她的对话者甚至分不清是真是假，也闹不明白哪些是严肃的议论，哪些是带刺的批评。

"这么说，您不是自由派人士啰？"他问道。

"上帝保佑我不是吧！"她说，"对一个女人而言，我不知道世上是否还有比持这类见解更低劣的趣味。您难道喜欢一个把全人类装在心里的女人么？"

"有仁爱之心的人自然都是上等人，"奥地利将军微笑

① 意大利古代行省，在意大利北端。

着说。

“在走进剧院里来时，”法国人接着说道，“我第一眼就看见您，我就对将军阁下说，如果说有一个女人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话，那就是您了。我觉得在您身上看见了意大利的灵魂。不过，我不无遗憾地看出来了，如果说您那姣美的姿容是当之无愧的话，您可差了点儿宪政思想……”

公爵夫人边示意他看舞台上的歌剧，边说道：“您不会以为我们的舞蹈家是可憎的、歌唱家是可恶的吧！巴黎和伦敦窃去了我们所有的天才，巴黎作出判断，伦敦付钱买下。热诺韦兹、坦娣留在我们这里不会超过六个月……”

这时，将军走出包厢。旺德拉明、亲王和另外两个意大利人指着法国医生，彼此微笑了一下，交换了一个眼色。这个情景对一个法国人来讲实属少见，他以为自己所言所行有失礼仪，有点捉摸不透。不过，他很快就解开了这个谜。

“您不认为和我们的主人畅所欲言有些欠谨慎么？”埃米里奥对他说。

“您置身在一个奴隶的国家里，”公爵夫人说，刚才医生否认她有自由派见解，现在她的声调和头的姿态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场。“旺德拉明，”她接下去说道，听其口吻，似乎是存心只说给外国人听的，“旺德拉明抽上了鸦片，这个可诅咒的瘾头还是多亏了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依据自己的一番道理，追求一种享乐的死，这种死法不是让人形销骨立，自然地病死，而是让人把他裹上你们法国人称作国旗的破布而死。死神仿佛是一位头上簪着鲜花或是戴着桂冠的少女，她在漫天的火

药味中，伴着炮弹的呼啸声，或是躺在两个妓女之间款款而来；她在一杯潘趣酒①的雾气上，在仍然处在碳状的金刚钻的熠熠流光中袅袅升起。只要旺德拉明愿意，他只要花三个奥地利利勿尔，就可以当上一个威尼斯将军，就可以登上共和国的帆桨战船，去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金色的炮塔；这时，他在土耳其宫邸的沙发上打滚，在苏丹的后宫鬼混，苏丹已经成了胜利的威尼斯的公仆。过后，他回来了，带来了土耳其帝国的战利品来重建自己的宫殿。他玩够了东方的女人，又在双层隐蔽下与他所亲昵的威尼斯女人私通，还要为不复存在的嫉妒的结果惴惴不安。他花三个斯旺西克②，就可以参加十人参政会，他就此可行使可怕的司法权，关心起最重大的事务，走出公爵的宫邸踏上一条贡多拉，在少女火一般炽烈的目光下躺卧着，要不就顺着少女的一双玉手架起的丝织软梯，攀登上阳台；他爱上一个女人，因为鸦片能使这个女子产生奇思妙想，而我们这些平凡的女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蓦地，他惊回首，迎面看见带着匕首的元老院议员的一张可怕的脸；他听见匕首插进他情妇胸膛的声音，这个女人临死时还对他微笑，因为她救了他！她多幸福啊！”公爵夫人看着亲王说了这么一句话，接着又往下说：“他逃脱了，跑去指挥达尔马提亚人，并为他美丽的威尼斯夺得了伊利列纳海岸；在威尼斯，荣光使他获得赦免，他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一个安乐窝，严冬的夜晚，一位少妇，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们在一个老保姆的带领下向圣

① 潘趣酒是英国特产，酒中加糖、红茶、柠檬等调制品。

② 奥地利一种货币名。

马可①作祈祷。是啊，他抽上三个利勿尔买来的鸦片，就可以武装我们空荡荡的军火库。可以看见世界各地送来或卖出的货车开来又开走了。近代强大的工业并未在伦敦产生奇迹，而是在他的威尼斯，在那儿，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耶路撒冷的寺庙，罗马的神迹又重新建造起来了。总之，他在烟雾腾腾的世界里，以新的艺术杰作开拓了中世纪的业绩，这些艺术珍品象往昔威尼斯做的那样，被完美地保存下来了。雄伟的建筑，熙攘的人群都在他狭窄的头脑里拥挤着，生了根；在他的思想里，帝国，城市，革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继而又衰亡了；只有威尼斯在他的脑海里成长，壮大；因为他梦中的威尼斯不仅是海上的帝国，拥有二百万臣民，而且是意大利的权杖，控制着地中海和印度！”

“一个人的大脑多象一出丰富多采的歌剧啊！这是一个多么深不可测的深渊啊！即使象加尔那样研究大脑的人也难以理解。”医生惊呼道。

“亲爱的公爵夫人，”旺德拉明以深沉的嗓音说道，“请别忘了我的仙丹还有最后的奇效。我听见了动人的声音，以我全部的感官听见了美妙的音乐，体会到了强烈的快感，解开了穆罕默德天堂上最炽热的爱情的纠结。在这之后，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可怕的形象。眼下，我在我热爱的威尼斯看见了一个个孩子，他们象垂死的人那样，脸在痉挛着；我看见了一个个女人遍体鳞伤，肢残不全，在悲恸呼号着；我看见一些船只

① 圣马可，《新约·马可福音》的作者，生在耶路撒冷，死于埃及。

在相互冲撞，船的铜色的侧翼挤压着一些支离破碎的男人。我开始看清了威尼斯真实的模样，它哀鸿遍野，满目荒凉，一无所有。街道上一个个面无血色的幽灵在游荡！……奥地利的士兵们已经在狞笑，我那美好的梦幻般生活已接近了现实生活；但在六个月前，现实生活仿佛一场恶梦，而吞云吐雾的生活就代表了我的全部爱情、欢乐、重大事件和上层的政治。唉！我的不幸在于我已经走到了坟墓的边缘，在那儿，真真假假合成了晦暗模糊的晕光，既不是白天，又不是黑夜，但又从这二者混合而来。"

"你们看哪，他的头脑里装着太多的爱国主义啊，"亲王说着把手放在旺德拉明额头上，紧压着他那浓密而乌黑的头发。

"啊！倘若他爱我们，"玛西米拉说，"他将很快放弃他那可怜的鸦片烟瘾的。"

"我将治好您的朋友，"法国人说。

"请治愈他吧，我们会爱您的，"玛西米拉说，"但是，倘若您回到法国后绝口不说我们的坏话，我们会更加爱您。可怜的意大利人对高压的统治太反感了，无法正确地评价他们，因为我们领教过你们的统治，"她微笑着补充说道。

"法国的统治比奥地利的统治要宽宏大量些哩，"医生迅速地反驳道。

"奥地利压榨我们，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而你们以前压榨我们是为了壮大和美化我们的城市，你们造就了我们的军队，激励我们。你们打算保住意大利，而奥地利人则认为他们迟早会失去它，区别就在这里。奥地利人给了我们一种象他

们一样的压抑和麻木的幸福，而你们却以毁灭性的活力把我们压垮了。不过吃补药也是死，服麻醉药也是死，反正都是一个死，有什么关系！是么，大夫先生？”

“可怜的意大利！她在我的眼里仿佛一个美女，法国应该把她当成自己的情妇，作她的保护人才对，”医生大声说道。

“你们不会放任我们随心所欲的，”公爵夫人笑着说，“我们渴望自由，然而我们所需要的自由不是你们那扼杀艺术的、卑下而资产阶级化的自由主义。”接着，她又提高嗓门，使四座皆惊。她说：“我要的，即是说我希望的，是每一个意大利共和国都能复生，重新拥有以前的贵族、庶民和每一个阶层的特殊的自由。我希望看见往昔的贵族治理下的共和国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斗争和相互竞争。斗争和竞争才能产生艺术的杰作，产生政治，并培养出最显赫的亲王世家。把政府的权力伸展到一片广袤的国土上，就等于是削弱它。在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曾经是欧洲的光荣。为什么在意大利的门房——瑞士战胜的地方，意大利却屈服了呢？”

“瑞士共和国好比干粗活的老妈子，她们只注意身边的琐事，全无觊觎之心；而你们的共和国仿佛是傲慢的名门闺秀，她们宁愿把自己卖了也不愿向邻人折腰；她们跌得太惨，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于是教皇派成员①就胜利了。”

“别太怜悯我们了吧，”公爵夫人用傲慢的口吻说，她的两

① 教皇派主张意大利城邦和各共和国享有自由，不过当时奥地利帝国统治着米兰和威尼斯，似乎他们无力取得胜利。巴尔扎克用这个词的意思不太清楚。

个朋友听了心怦怦直跳，“我们永远凌驾于你们之上！意大利虽然命运悲惨，但始终是由一群优秀的人在领导着，这些人在城市里比比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精华之中最可贵的一部分人对生活的意义了解得过于迅速，他们沉溺在安逸的享乐之中了。至于那些谋图不朽功名的人，他们会懂得如何攫取你们的财富，赢得你们的赞扬的。是的，只有傻乎乎的旅游者和虚伪的诗人才悲叹这个国家的屈从地位，只有政治家才诬蔑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它表面上似乎是虚弱的、无力的、未老先衰，成了一座废墟，可是在各个领域里，它仍然拥有精明强干的人物，他们身上燃起了旺盛的生命之火，好比在一棵老葡萄树上，发生了新芽，结出了一串串甜美甘洌的葡萄。人民以前有君主，现在仍有头头，他们的名字叫拉格朗热、沃尔塔、拉卓理、卡诺伐、罗西尼、巴托利尼，加尔瓦尼、维加诺、贝卡里亚、西科雅拉、科尔维托。这些意大利人控制着他们研究的人文科学的顶峰，或是左右着他们热衷的艺术门类。意大利仍旧统治着世界，世人照样敬仰它。我们这里还没说到象塔格利奥尼①、帕格尼尼②这样的以惊人的完美的艺术征服欧洲的男女歌唱家和演奏家。今晚您去观光弗洛里昂咖啡馆吧，您将会发现现卡帕拉雅是我们最优秀的人才之一，他酷爱晦涩，除了我的主人卡塔内奥公爵，任何人都不比他更懂得音乐，因此，在这里，人们把他称为il fanatico③！”

---

① 塔格利奥尼(1777—1871)，意大利著名舞蹈家和舞蹈设计家。

②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

③ 意大利文：音乐狂。

法国人和公爵夫人愈谈愈起劲，后者话锋含蓄而雄辩；过了一会儿，意大利人接二连三退出，走进所有的包厢去散布消息。他们说，卡塔内奥公爵夫人才智超群，在有关意大利的问题上，把一个机灵的法国医生驳得体无完肤。这就是当晚的头号新闻。当法国佬看见惟有自己夹在亲王和公爵夫人中间之后，这才明白该让他俩单独留下，于是走了出去。玛西米拉微微点头致意，使他顿时觉得受到怠慢，如果他不能领会她的言语以及她的美貌的魅力的话，公爵夫人的这个表示很可能引起他的愤懑。在歌剧即将结束时，包厢里已经只剩下埃米里奥与卡塔内奥公爵夫人了，他俩彼此握紧了手，就这样听完了《塞维勒的理发师》终曲的二重唱。

“只有音乐才能表达爱情，”公爵夫人听着这两只欢乐的夜莺歌唱时，激动地说道。

埃米里奥的眼睛里涌出了泪花，玛西米拉典雅脱俗，容光焕发，再现了拉斐尔杰作里的圣女赛西尔的形象。她紧握着他的手，他俩的膝盖碰在一起，她的嘴唇仿佛接受了一个美妙的吻。亲王看见他的情妇鲜亮的脸颊洋溢着欢快的华彩，好似夏日在金色的庄稼上升起的一片霞光，他全身血液沸腾，心剧烈地在跳动。他以为听见了天使的银铃般的和声。倘如他能再次感受到昨晚在同样的时刻，可憎的克拉里纳激发起的情欲的话，他宁愿以生命来换取；可是，他现在甚至感觉不到肉体的存在。不幸的玛西米拉还天真地认为他是听了热诺韦兹的咏叹调才落下泪的哩。

“Carino，”她凑近埃米里奥的耳朵说，“正如在因果关系

中因高于果一样，所有的爱情表现在你面前不都相形见绌了么?”

埃米里奥把公爵夫人送上贡多拉之后，就等着旺德拉明，打算和他一齐去弗洛里昂咖啡馆。

弗洛里昂咖啡馆是威尼斯一个五花八门的场所。商人在那里做生意，律师在这儿会见主顾解决最棘手的难题。弗洛里昂同时是一个交易所、一个剧场休息室、一个阅览室、一个俱乐部和一个告解座，非常适应当地办事简化的习俗，因此，有些威尼斯女人完全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倘若他们要写一封信，他们就去咖啡馆写。自然啦，弗洛里昂也是间谍的麇集之地，不过，他们的到来却砥砺了威尼斯的天才，因为他们可以在这块地方磨练他们往日以谨慎闻名的作风。许多人整天泡在弗洛里昂咖啡馆里。总之，弗洛里昂对某些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以致在幕间休息时，他们也会暂时退出他们女友的包厢去那里转一圈，打听一下消息。

这一对朋友在迈尔塞里亚街区的小街上踽踽而行，沉默不语，因为周围的行人太多。可是，当他们踏上圣马可广场之后，亲王就说:“别急于去咖啡馆，再散散步，我有话对你讲。”

他叙述了与坦娣的艳遇以及他当前的境况。旺德拉明觉得埃米里奥的绝望近似于疯狂，便告诉他，如果他愿意让他全权与玛西米拉商谈，他可以治愈他。这一线希望来得正是时候，可以阻止埃米里奥在夜间投海自尽，因为当他想到女歌

唱家时，便遏制不住要回到她那里去的强烈欲望。这一对朋友躲进弗洛里昂咖啡馆最不为人注目的一间客厅，去倾听里面几个不同凡响的人物的谈论，他们正在综述白天在威尼斯发生的种种事情。中心议题首先是拜伦爵士本人，威尼斯人对他是颇有微词的；接下去便谈到了卡塔内奥对坦娣的恋情，他们作了种种分析，也找不出原因所在；最后，又涉及到热诺韦兹的发迹、公爵夫人和法国医生之间的斗智。在谈话变得愈来愈热烈而且悦耳动听的当儿，卡塔内奥走进了客厅。他出于礼仪，极其自然而优雅地向埃米里奥深深致意，后者也神色庄重地回了礼。卡塔内奥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无相识的人，他对旺德拉明瞟了一眼，并向他致意。接着，他向他的银行家，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后裔致敬，最后，他又向这时正在讲话的那个人示意，此人是阿布丽济伯爵夫人的朋友，一个有名的音乐迷，他的身世如同弗洛里昂的常客一样，都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他对此也是秘而不宣，深藏不露，人们只知道他在弗洛里昂披露的那点儿事情。

他名叫卡帕拉雅，是个贵族，公爵夫人曾向法国医生提起过他。这个威尼斯人属于那个耽于幻想、凭着敏锐的思维能洞悉一切的阶级。他是一个怪僻的理论家，对声名和一只摔坏的烟斗同样不关心。他的生活与他的言论非常协调。卡帕拉雅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就在行政官的官邸前露面，谁也不知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他在威尼斯闲逛，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踯躅着。他准时到达费尼斯剧院，坐在剧场的正厅，幕间休息时，走进弗洛里昂咖啡馆，每天在那里啜饮三、四杯咖啡，晚间

的余暇，他就在这间沙龙里消磨掉，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所有这些开销只需一千二百法郎就够了，他每天只是在迈尔塞里亚街上的一家糕点铺吃一餐饭，每到规定的时间，店铺老板就在尽里的一张小桌子上为他摆上一餐现成的饭菜。糕点铺老板的女儿亲自给他烹制塞肉牡蛎，供给他雪茄烟，并照料他的钱财。糕点铺主的这个女儿虽说十分漂亮，但听从他的劝导，拒绝了任何求爱者的诱惑，清清白白地过日子，仍然穿着威尼斯女人的旧日服装。在卡帕拉雅对这个纯血统的威尼斯女人感兴趣时，她才十二岁，他死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虽说他从未吻过她的手和额头，虽说她完全不明白这个贫穷的老贵族的用心，可她还是非常爱他。这个女孩子终于绝对控制了这个贵族，就象母亲对待她的孩子那样。譬如说，她通知他该换衬衣了，第二天，卡帕拉雅就光穿外衣走过来，她便给他一件洗净的衬衣，他带走了，第三天便穿上了。不论在剧院或是在散步，他从不盯着女人看。虽说他出身在一个贵族世家，对于他来说，爵位不值一提。到了下半夜，他从迷糊中惊醒，加入谈话，还表示他一切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了。这位看破红尘的哲学家，永远提不起精神，无法解释自己的土耳其和威尼斯参半的处世哲学。他五短身材，长得肥头大耳，鼻子尖尖的，象一个总督；目光锐利，象一个审讯官；一张嘴虽说看上去闭不拢，但讲话却极有分寸。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他住在桑-勃奈台多附近的一间陋室里。他拥有两百万欧洲公债，自一八一四年他初次买公债以来，他就未领取过利息，于是连本带利，利上滚利，数目就相当可观了。这笔财富

由年轻的女糕点商继承了。

他曾说过："热诺韦兹前途无量。我不知道他是否懂得音乐的使命，或是由本能驱使，总之，他是让我满意的第一个歌唱家。我总算能在有生之年听到他唱的华彩滑音，有时在睡梦中我会听到这样的歌声，醒来时仿佛看见天上飘过了乐声。华彩滑音是艺术的最高表现，这是美化最美的套间的装饰图案：差一点儿，就毫无价值；多一点儿，一切便乱了。这种滑音能唤起沉睡在您的灵魂深处的万千思绪，它爆发出来，穿越空间，在空气中播下了种子，钻进听者的耳朵，在他们心间开花结果。请相信我吧，拉斐尔在创作他的圣女赛西尔时，把乐感看得比诗意更加重要。他是正确的：音乐是震撼心灵的，而文字只能使人变得聪明；音乐能迅速传递思想，好似花香袭人。歌唱家的歌喉在我们身上不是叩击思想，不是唤起幸福的回忆，而是影响我们的思想本质，甚至使我们的感官都躁动起来了。音乐家迫于市俗的观念用言语和人为的趣味做音乐的依托诚然可悲，不过，若不这样做，他们将不再为公众所理解倒也是事实。所以，华彩滑音成了纯音乐的朋友们，不带任何矫饰的艺术的恋人们的唯一精神支柱。这天晚上，我听见了最后的咏叹调时，我便以为自己受到一位美丽少女的邀请，她的一个顾盼顿时使我年轻了：魔法师在我头上戴了一顶冠冕，并把我引至象牙之门，人们经过此门来到了神秘的梦想之境。多亏了热诺韦兹，我终于卸下了我原有的臭皮囊，虽说用时钟来衡量只是一瞬间，但在感觉上却是相当长的。在一个玫瑰喷芳，香气氤氲的春天，我陡然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为人

所爱了！”

“您弄错了，亲爱的卡帕拉雅，”公爵说，“在音乐的领域里，有一个比华彩滑音更有魔力的力量。”

“是什么？”卡帕拉雅问道。

“二重唱，或是一个歌唱家和一把小提琴的和声，小提琴声是最接近人的声调的，”公爵答道，“感情的长河能激扬快感，把人带向包罗万象的思维的光明境界。在这条长河中，这完美的和声把我们带向生命的中心。您还需要一个主题哩，卡帕拉雅，我么，一个纯粹的原则就足够了；您希望水通过千百道人工的水渠再变为蔚为壮观的瀑布从天而降；我么，我只需要一泓平静而清澈的溪水，我的目光在平滑如镜的水面上一览无余，我懂得拥抱整个宇宙！”

“住口！卡塔内奥，”卡帕拉雅高傲地说道，“怎么啦，难道您没看见仙女在她矫健的步履声中，穿越光明的氛围，用和声的金线，在那儿编织动听的音乐，并微笑着向我们送来么？难道您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她对好奇女神说话时舞动的魔棒么，她说：‘起来吧。’女神从头脑的深渊挺立而起，容光焕发，她奔向脑部那些奇妙的格子①，并象一个钢琴手弹琴键那样逐一抚弄。蓦然，记忆女神苏醒了，带来了往昔的玫瑰花，这些花儿被神圣地保存着，始终是那么娇艳鲜妍。我们年轻的情妇回来了，用她那白皙的双手抚摸着年轻人的浓发；充盈着激情的一颗心开闸了，人们又看见了爱的湍流，花的岸畔。年轻人

① 古典生理学认为人脑的不同区域（格子）支配相应的功能。

所有的激情都在燃烧，又说起往日被听见、被理解的神圣的话语！这时，声音滚滚而来，它在急速的音波中捕捉了稍纵即逝的思绪，并且把它收拢了；思绪为新生的、更加深沉的欢乐所掩盖，消失了，这种欢乐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仙女消遁在碧澄的长空时，用手指指点出来了。”

“那么您呢，”卡塔内奥反驳道，“您从来没有看见一道直泻而下的星光为您照亮高尚的精神领域，在这熙熙攘攘的尘界里，您从来也没有乘着这道星光冲向太空，不是么？”

所有的听众都不知公爵和卡帕拉雅的谈话背景，以为他俩在玩文字游戏。

“热诺韦兹的歌声攫住了听众的神经，”卡帕拉雅说道。

“但坦娣的歌声凝住了听众的血液，”公爵回答道。

“在他的咏叹调里，幸福的爱情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啊！”卡帕拉雅接着说道，“啊！当罗西尼即兴谱写出这个主题时，他是多么年轻啊！我怀着一腔热血，我的心里迸发出种种欲望。从来没有一种声音比他的更优美，能使我更好地摆脱我的肉体的羁绊；从来没有一个仙女在掀起遮盖着我的另一个生命的帷幕时，能伸出更美丽的胳膊，笑得更钟情，能以更优雅的姿态撩起长裙，露出小腿。”

“明天，我的老朋友，”公爵答道，“望您骑在一只洁白耀眼的天鹅背上，它将向您指出一块最富饶的土地，您将看见孩子眼睛里才有的春天，您的心将吸收到从星星上反射出的一颗崭新的太阳的阳光，您将在圣母马利亚的目光下睡在一块红丝绸面上，您将象一个幸福的情人，让欢乐女神轻轻地抚慰

着，她那双裸脚仍依稀可见，但顷刻就要消失了。倘若热诺韦兹能够与他的勒达①——坦娣的歌喉合二而一，那么这只天鹅才是热诺韦兹的歌声。明天，将要演出《摩西》，这是意大利最杰出的天才创造出来的一出最恢宏壮观的歌剧。”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让公爵和卡帕拉雅尽情地交谈，不愿意傻乎乎地听他俩玄妙而深奥的谈话，只有旺德拉明和法国医生认真听了一会儿。吸鸦片的人倾听这诗一样的语言，这两个尽情发挥想象的人在艺宫漫步，他却掌有这个宫殿的钥匙。医生努力去思索，他果然理解了，因为他属于巴黎知识界中最优秀的天才群体，名副其实的医生从那儿培养出来，不仅成了深奥的玄学者，而且成了高明的分析家。

“你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了吗?”在凌晨两点左右，埃米里奥从咖啡馆走出来时对旺德拉明说。

“听见了，亲爱的埃米里奥，”旺德拉明边答边把他带往自己的家里，“这两个人属于过着纯粹精神生活的那一类人，他们可以在人间超凡脱俗，并会骑在女巫皇后的脊背上飞向湛蓝的天穹，高尚的精神生活在那儿大展宏图；狂热的爱情的归宿地，鸦片把我引导的去处，他们都使其艺术化了。他们只能被自己的同类理解。我用不光彩的手段使灵魂升入幻境，我可把一百年浓缩在仅仅一夜之间，当这两个伟大的人物谈论这美好的国家时，我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把这个国家称为异想天开的国家，而被称为疯子的我们

① 据希腊传说，勒达是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一天宙斯化成天鹅与勒达结合，生出两对孪生子女。

却把这个国家叫做实实在在的国家。对啊，公爵和卡帕拉雅以前是在卡塔内奥的出生地那不勒斯相识的，他们爱音乐爱得发疯。”

“卡帕拉雅向卡塔内奥讲述的是什么古怪的理论呀？”亲王问道，“你什么都懂，你理解了吗？”

“是的，”旺德拉明说道，“卡帕拉雅与一个住在卡普洛宫里的克雷莫纳①音乐家交上了朋友。这位音乐家认为，声乐在我们的心理上碰上了一种与产生光学现象相类似的，并让我们产生了思想的物质。照他说来，人有着与乐声感应的心灵键盘，与我们的神经中枢相应，我们的感觉和想法都由此而来！卡帕拉雅在艺术中看到了一整套手段，人通过这些手段可以使外部自然与他们称之为内心生活的那个奇妙的自然相协调；他与此时正在演出的歌剧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合拍了。你想象一下这崇高的创造吧，这是有形的创造美与崇高、轻松、敏捷和难以估量的广度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无边无际的感情寄托所在，只有赋予灵性的特殊人物才能领悟；这样，你就会体会到卡塔内奥和卡帕拉雅所说的那种欣喜若狂的愉悦，他们只是了解自己内心的诗人。同样，在精神世界里，一旦有人超越了模仿的手段产生的有形作品的领域，进入了只有抽象的精神王国，那里一切体现为本质，一切仅通过无所不在的效果才被觉察，这个人便不为常人所理解了。”

“你刚才解释了我对玛西米拉的爱情，”埃米里奥说道，

---

① 克雷莫纳，意大利的一个南方城市。

“亲爱的，我只要与她目光相碰，与她稍有接触，在我心中便升起了一股力量，并把我投入一个光明的世界，我所不敢向你提及的效果也在这儿扩大了。我时常感到，当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时，她细腻的肌肤把花儿印在我的肌肤上了。在我身上，她的话语与你所说的内心键盘遥相呼应。情欲震撼了我的内心世界，使我热血沸腾，而不是掀动了我的麻木的肉体；而空气仿佛燃烧了，并在蹦跳着，一股异香具有一种无可言状的力量松弛了我的神经，玫瑰花在我的心里开放，这时，我觉得我的热血通过所有开放的血管流淌出来，我是多么慵倦无力啊。”

“我抽鸦片时有同样的感受，”旺德拉明回答道。

“这么说你想死？”埃米里奥惊恐地问道。

“与威尼斯共存亡，”旺德拉明把手伸向圣马可广场说道，“你能看见哪一座钟楼和尖顶是笔直的吗？难道你不理解大海将要吞噬它的猎物了吗？”

亲王垂下了头，再不敢向他的朋友叙述他的爱情。欲想知道自由的祖国是什么，只有到被征服的国家里去走走才行。亲王和马尔科走近旺德拉明的宫邸时，看见一只贡多拉停在水门口。这时，亲王搂着旺德拉明，轻轻抱紧他，对他说：“祝你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亲爱的。”

“我么，当我和威尼斯共度良宵时，还要女人做什么！”旺德拉明大声说道。

这时，靠在廊柱上的贡多拉船夫望了望这两个朋友，认出了雇主向他指出的那一个，凑着亲王的耳朵说：“公爵夫人，

大人。”

埃米里奥跳上贡多拉，突然，他被一双刚柔相济的胳膊抱住，被拖到坐垫上，他感到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女人急促起伏的胸脯。顷刻间，亲王不再是埃米里奥，而是坦娣的情人了，因为在一阵热吻之后，他的感觉麻木了，他仿佛惊呆了，瘫软了下来。

“请原谅我的欺骗行为，我的心肝，”西西里女人对他说，“如果我不把你带走，我只有死路一条啦！”

这当儿，贡多拉已在幽静的水面上飞驶而去。

次日晚间七点半钟，听众已在剧院的原位上坐下，除了正厅的人，他们是临时购票就坐的。老卡帕拉雅坐在卡塔内奥的包厢里。开幕前，公爵去探望公爵夫人，他虚情假意地挨在她身旁，而让埃米里奥挨着玛西米拉，坐在包厢的前座。他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既没讥讽，也没挖苦，神情极其谦恭，仿佛他在与一个陌生女人打交道。亲王尽力做出和善、自然的样子，但仍不能驱散他的一脸愁容。他通常平静的脸色失去常态，不知底细的人一定以为这是出于嫉妒。公爵夫人大概与埃米里奥感受相同，她也是愁容不展，显然，她非常颓丧。公爵与这两个气鼓鼓的人在一起觉得很别扭，趁着法国人走进包厢的当儿，就离席了。

“先生，”包厢的门帘尚未落下，卡塔内奥对医生说，“您将要听见一部宏伟的音乐史诗，一开始是相当难理解的，不过，我让您坐在公爵夫人的身旁，她能理解它，比任何人都强，因为她是我的弟子。”

医生和公爵一样，看见这一对情人的面部表情震惊了，这种表情是病态的绝望的征兆。

“听一出意大利歌剧还需要一个讲解人吗?”他微笑着向公爵夫人问道。

公爵夫人作为包厢的女主人，责无旁贷，努力驱散堆积在面庞上的愁云，急匆匆地抓住了一个可以发泄内心积愤的谈话主题，回答道：

“这不是一台歌剧，先生，而是一出清唱剧，真的，它是我们最华美的一个艺术类别，我心甘情愿为您导游。请相信我，把您的全部智慧都献给罗西尼可不是苛求，因为欲领会这类音乐的内涵，非兼为诗人和音乐家难以奏效。您所属的民族的语言和天分都太实际，难以顺利进入音乐的圣殿；然而，法国民族的理解力特别强，最终会爱上它，培育它，而你们也会象在其他领域一样，定会成功。此外，我们得承认，吕利①、拉摩②、海顿③、莫扎特、贝多芬、西马罗沙、帕伊西埃洛④、罗西尼所创造的音乐，未来的杰出的天才将承继并发扬的音乐是一种崭新的艺术，为先人闻所未闻，因为他们的乐器没有象我们那么多，今天优美的旋律对和声之依赖如同扎根于沃土之上，而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如此新颖的艺术要求公众用心

① 吕利(1632—1687)，意大利籍的法国作曲家，是法国学派小提琴的创始人。

② 拉摩(1683—1764)，法国作曲家，师承吕利，在音乐上很有建树。

③ 海顿(1732—180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④ 帕伊西埃洛 (1741—1816)，意大利作曲家，在法国督政府时期声誉颇高，其作品极富浪漫情调。

研究，而这番研究将开发音乐所激起的情感。你们的民族热衷于哲理、分析和争辩，永远为内部的分裂而困惑。因此，这种情感在你们那儿几乎不存在。近代的音乐需要平和宁静的氛围与之适应，它们是柔情的，充满怜爱之心的，心地高尚而敏感的人们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比文字的语言丰富得多，它与语言的差距好比思想和话语之别。无论在哪儿，只要能使我们产生思想和感情之处，这种语言便能恰如其分地唤起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而且还能让它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震撼我们内心的这股力量是音乐的伟大所在。其他的艺术把定型的创造品带给精神，而音乐作品是不定型的。我们不得不接受诗人的想象，画家的意境和雕塑家的造型，但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依据自身的痛苦或是欢乐，憧憬或是绝望来理解音乐的。在其他的艺术禁锢我们的思想，把它们固定在一定的事物中时，音乐却在它所能表达我们全部性灵的幅度上，把思想全部解放出来了。您将会看到，我是如何理解罗西尼的《摩西》的。

她向医生俯下身子，便于与他交谈，并且只能让他一个人听得见。

"摩西是奴隶民族的救星！"她对他说，"请回忆一下这个人物吧，您将会看到，整个费尼斯剧院会带着多么虔诚的希望倾听被解放了的希伯来人的祈祷，他们会用多么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回报它啊！"

在乐队指挥举起他的琴弓之际，埃米里奥移到包厢里端的一个座位上。公爵夫人用手向医生示意，让他去坐亲王让

出的座位。这时，罗西尼在自己的祖国已经取得成功，受到整个意大利的拥戴，造就了整座音乐宫殿。比较之下，法国人更想了解这对情人之间发生的风流韵事。法国人凝视着公爵夫人，她边说边激动不已，使他联想到尼俄柏①，他不久前还在佛罗伦萨欣赏过她的雕像。她俩都在痛苦中愈加显出高贵的气度、形体都是不可侵犯的。不过，在她带暖色的脸庞上，映照出灵魂的光辉；而在她自豪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淡淡的忧愁顷刻间熄灭了，因为燃烧的烈火烤干了她的眼泪。埃米里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当她与他四目相注时，她心中压抑着的痛苦平静下来了。当然啦，不难看出，她希望缓解一下那沉重的绝望心情。她的精神显示某种不可名状的崇高，反映她此刻的心境。象大多数女人那样，当她们的情绪过于激昂时，便越出常轨，有点儿象古希腊的女占卜家，但她仍保持着崇高和伟大，因为被绝望扭曲的是她思想的形式，而不是她的面容。也许她想在精神上大放异彩，给生命增添活力，并在心中挽住她的情人吧。

乐队奏出C大调的三个和弦，作曲家放在作品之首是为了让听众明白，即将由演员演唱本剧的序曲了，因为真正的序曲叙述了一个广阔的主题，经历了从这突如其来的起奏到摩西命令下渐露亮光的这段时间。这时，公爵夫人禁不住打了一阵哆嗦，这表明这首乐曲与她内心的隐痛是多么合拍啊。

---

① 尼俄柏，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安菲翁的王后，她曾生下七子七女，嘲笑阿波罗的母亲勒托只有一子一女，阿波罗为了惩罚她的狂妄，用箭把她的孩子全部射死。她因此整天哭泣，变成石像。

“这三个和弦使您多么震惊啊！”她说道，“人们预感到痛苦来临了。请注意听这段引子，主题叙述了命途多舛的一个民族的悲惨的哀歌。可怕的呻吟啊！国王，王后，他们的长子，朝廷重臣，所有的人都在哀叹；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征战失利，野心没有得逞。亲爱的罗西尼，你把这块骨头扔给德国人去啃，干得好，他们拒绝承认我们有音乐和科学的才能！您将要听见不祥的旋律，音乐大师把它糅合在深沉、柔美的曲调里，可与德国人最复杂的乐曲相比拟，然而，我们的精神既不会感到疲乏，也不会感到厌烦。你们法国人，以往，你们进行过最惨无人道的革命，在你们的国家里，贵族在庶民的暴力下被摧毁了，有那么一天，这出清唱剧在你们那里演出时，你们将会理解为他的子民报仇的‘上帝’手下的牺牲者那肝胆俱裂的呻吟。只有意大利人能写出这个内容丰富的、取之不竭的、但丁式的题材。偶尔幻想复仇时的快感，您以为这是无关宏旨的吗？老牌的德国大师们，亨德尔、巴赫，还有你——贝多芬，你们投降吧！这儿才是艺术之王，这儿是胜利的意大利！”

启幕时，公爵夫人终于说完了这些话。这时，医生听见了作曲家在展开这壮阔的圣经场面时所创作的崇高的序曲。序曲流露出整个民族的痛苦。痛苦的表现方式是一致的，在展现肉体的备受煎熬时更是如此。因此，如同所有才华横溢的人那样，我们这位音乐家，本能地猜测出在思想上不会再有变化起伏之后，一旦找到了主旋律，便在这个基调上以惊人的巧妙手法转调和变化节律，把整体音响和人物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能游刃有余地从一个调式跳到另一个调式上。从他简单重复的歌声里可以看出他的巨大的力量。庶民以及他们的首领反复唱出的这一乐句是动人心弦的，它描绘了永远沐浴在太阳的光波下的这个民族骤遇黑暗与寒冷时的感觉。这缓慢的音乐节奏有一种无可言状的无情的成分。这清新而痛苦的乐句如同天上的刑官手中握着的一根棍子，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棍子落下，敲打在这些受刑者的四肢上。听众的灵魂从c小调跳到g小调，又回到c调转入G大调，又从降E调上逐渐加强，进入F大调，又回到了c小调，心里愈来愈感到恐惧、冰冷、深不可测，最终和歌唱家表达的情感融为一体了。

哦，以色列的上帝啊，
如果你想让你的顺民摆脱奴役，
那就可怜可怜他们，
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是积压在胸中的痛苦爆发时的怒吼声，因此，法国人听了激动极了。

“在这以前，天然的效果从未达到如此巨大的统一，自然从未得到如此完满的理想化。在全民族大难临头之际，每个人各自长久地悲叹着；接下来，庶民痛苦的呼号声或强或弱，到处可闻；最后，当大家都同当苦难时，群情激愤，如风暴骤起。庶民一旦同病相怜，就从低沉的哀号转为无法抑制的亢奋的叫喊声。罗西尼就是这样处理的。在C大调爆发出来之后，法老就唱出了优美的宣叙调：‘复仇的上帝啊，我认识你委

实太晚了！'这时，原始的主题表现为一个更为尖锐的乐音：整个埃及呼唤摩西来拯救他们。"

公爵夫人刚才利用了摩西和亚伦进入角色转场的当儿，讲解了这一段美丽的故事。

"让他们去哭泣吧，"她激动地补充说道，"他们的坏事做得够多的了。赎罪吧，埃及人，赎清你们荒诞的宫廷的罪过吧！这位伟大的画家运用了多巧妙的艺术把音乐的所有暗色和所有悲伤的色彩涂在音乐的调色板上啊！多么寒冷的黑暗啊！多么阴沉沉啊！难道您的灵魂不在悲恸吗？难道您不相信笼罩在舞台上的乌云么？难道您不觉得最凝重的夜幕包围着大自然么？那里既没有埃及宫殿，也没有棕榈树和景色。天庭的医师那具有深刻宗教涵义的音符，将治愈惨重的创伤，这些音符给了您的灵魂多大的慰藉啊？一切都如同阶梯似的，使摩西的灵魂一步步升华，终于向上帝发出悲壮的呼号！在作曲家的精心安排下，呼号声将伴之以铜管乐。关于这一类知识，卡帕拉雅以后会对您解释的。这些乐器给这段情节以崇高的宗教色彩。这儿不仅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技巧，而且您也可看见多么出众的才华啊。罗西尼从自己创造的层层关口中，表现出多么富有新意的美啊。直到白昼行将取代黑夜时，他才动用弦乐，表现出白昼，由此达到了音乐中一个最强烈的效果。在这位开天辟地的天才之前，是否曾有过谁从宣叙调中取得这样的效果呢？这里还没有配上一段歌曲或一段对唱哩。诗人全靠想象力、生动的形象、逼真的朗诵支持着。这痛苦的场面、深沉的夜、绝望的呼喊、音乐的画面，与你们伟大的画家普桑

的杰作《洪水》一样，都是完美无缺的。”

这时，摩西摇动了他的魔杖，曙光升起了。

“这儿，先生，音乐借助了太阳的光辉，并使大自然的一切现象纤毫毕现，难道说音乐没有与太阳和大自然争个高低吗？”公爵夫人继续低声说道，“这儿，艺术达到了顶峰，任何音乐家也跨越不出去了。您没听见埃及处在长时间的麻木混沌状态后蓦然惊醒吗？幸福与阳光蔓延至每一个角落。您在什么古代与当代的作品中能翻到这么伟大的一页呢？您看见过尽情的欢乐与最深沉的忧愁对立而并存么？多么悲壮的呼喊声哪！多么跳跃不定的音符啊！受压迫的灵魂终于能自由呼吸了，多么令人兴奋啊！乐曲中的颤音是多么美妙啊，乐队全奏又是多么优美啊！这是得救民族的欢呼声！难道您不也喜欢得浑身颤抖吗？”

对比是现代音乐最美的表现手法之一，医生受到眼前这个场面的刺激，惊叹不已，不由得鼓起掌来。

“了不起哪，多尼！”一直在认真听着的旺德拉明感叹道。

“序曲唱完了，”公爵夫人接着说，“您刚才表现得非常激动，”她对医生说道，“您的心怦怦在跳，您在神驰意摇中看见一轮骄阳以它那一束束光波沐浴着往昔忧郁、阴冷的整个国家。现在，您知道了音乐家是如何处理技巧的，当您在今天受到了他的影响过后，明天便能欣赏他天才的奥秘所在了。太阳升起这一段是如此多采，如此灿烂，如此完美，您是如何想的？这儿仅仅单纯地重复了c调和声，罗西尼只是在上面加进了四度与六度音程。他那神奇的功力也就表现在这儿。为了向您

描绘光明的到来，他运用了与表现黑暗和痛苦同样的手法。作为音乐形象的曙光与自然的曙光惟妙惟肖。光明是一种不变的真实存在，在哪儿都与它本身十分相象，不同的效果只是从它接触的物体上反映出来，不是吗？这么说来，音乐家选择了他唯一的动机，一个简单的c调和声作为他的曲子的基调。起先，太阳升起了，他的光辉洒落在一座座峰峦上，然后，又从那儿照耀到山谷里。同时，在第一小提琴手的第一根琴弦上出现了和声，象冬日的阳光那么温和。和声在整个乐队中扩散，一一拨动了所有的乐器，并铺展开来。阳光渐渐染红了一切，它将牵动每一种乐器的和弦，一直到全奏曲都洋溢着悦耳的和声为止。您以前未听到的小提琴声以柔美的颤音发出了隐隐约约的信号，如同第一道粼粼的光波。这美好、欢乐的声波，几乎是光的波动，抚慰着您的灵魂，机灵的音乐家借助法国号，奏出低沉的、浑厚的铜管乐声，用低音和声与之配合，想给您描绘出在第一道曙光跃上山峰时，拂晓前把山谷染黑的清凉的夜色。接着管乐器不知不觉地掺和进来，加强了整体的和声。歌唱家唱出轻快、惊讶的声调，与伴奏声浑然一体了。最后，铜管乐声起，乐声嘹亮，喇叭吹响了！和谐的源泉——阳光，普照大地，所有音乐的瑰宝都倏地铺展开来，光彩夺目，如东方的阳光。此时三角铁也来凑热闹了，它那重复的c调，尖声尖气，油腔滑调的，使您联想起清晨小鸟的鸣啭声。同样的调门，经一只魔幻般的手拨弄，表现出整个大自然的欢乐，平息了方才让您悲伤的痛苦。伟大的音乐大师的标记就是：协调！这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一个乐句里包含了千

百种痛苦的感情和民族的万般劫难；一个和声体现了苏醒了的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人民欢乐的流露。这两页巨大的篇章与对永生的上帝的召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上帝是万物之主，既主宰痛苦，也主宰欢乐。难道序曲本身不就是一首伟大的诗歌么？”

“说的对，”法国人说。

“现在是五重奏，是罗西尼的拿手好戏；别人责怪我们的音乐过于容易表现欢快的情绪，倘若说，罗西尼有时也不能脱俗的话，那么这正是表现在这精彩的片段里，此时每个人都精神舒畅，受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然而一位情人却面临困境，长吁短叹。法老的儿子爱上了一个犹太女人，而这个女人离开了他。音乐气势磅礴地描绘了痛苦和幸福——这两个民族和自然的最壮观的场面，这两个场面都有天神的复仇和圣经的奇迹所糅合的神奇力量贯穿其中。在这之后，五重奏之所以能变得美妙而迷人，在于它回到了常人的世俗情感之中了。”

“我说得对么？”公爵夫人继续问道，这时，密接和应的歌词刚刚唱完：

我们周围响起多么欢快的喧嚷，
和平之星为我们泻下银色的光辉。

“作曲家创作这段乐曲运用了多大的技巧啊？……”她停顿了一会儿等待回答之后，接着又说道，“他在曲子开始时先安排了法国号独奏，音调醇美而神奇，并以竖琴的琶音配合，因为在这合奏声中，首先引吭高歌的是摩西和亚伦，他们感谢

真神上帝；他们那柔美而庄严的歌声使人想到了神圣的祈愿，并且和世俗的庶民的欢乐结合起来了。这种转变同时具有天上和人间的一些情调，只有天才的歌手才能表现出来，并给五重奏的行板添上了一种色彩，可与提善表现天堂中的人物时所用的色彩相比拟。您注意到中间插入的美妙歌声么？作曲家以多么巧妙的手法把歌声合成再引入到乐队奏出的动人基调上啊？他使用了多么娴熟的技巧准备了快板的喧闹欢腾的情调啊？您看见过大难不死的人民那载歌载舞、欣喜若狂的景象吗？而当单簧管给出了嘹亮而活泼的Voci di gubilo①密接和应的信号时，难道您的灵魂没有感觉出这神圣的战斗舞蹈吗？这就是大卫王在他的圣诗里说到的群山奔腾起舞。"

"是的，这可是为四组舞曲伴舞的一支优美的曲调！"医生说道。

"法国人！法国人！永远是法国人的一套！"公爵夫人正在出神地欣赏着，被这句俏皮话刺激了一下，大声说道，"对啊，你们有能力把如此欢快、如此崇高、如此美好的激情用在你们的流行舞蹈上。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作品永远得不到你们的青睐。最有教养的才子，圣贤人物，王公国戚，不幸的人们，所有有点儿神圣意味的一切，都要受到你们的漫画式的丑化。伟大的哲理一经你们轻快的四步舞曲庸俗化，就成了一幅音乐上的漫画。在你们那儿，机智扼杀了情调，恰如遇事推

---

① 意大利歌剧：《欢乐颂》。

理断送了理性本身一样。”

整个包厢寂静无声。这时，奥西里德和芒布雷唱起宣叙调，他俩正策划，阴谋破坏法老下达的有利于希伯来人的出发命令。

“我让您生气了么？”医生对公爵夫人说道，“果真如此，我太失望了。您的话如同一根魔杖，打开我头脑中某些格子，使崭新的想法从中产生，并因听到这些美妙的歌声而更加生动了。”

“不对，”她说，“你们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的。我看出来了，罗西尼在你们那里将会以他的机智和肉感的一面获得成功。让我们寄希望于一些高尚而钟情于理想的人吧，在你们肥沃的国土上，大概会出现这么一些人的，他们将会高度评价这类音乐的崇高和伟大之处。啊！快听爱尔西亚和奥西里德著名的二重唱吧。”这当儿，坦娣首次出场，正厅的听众正以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向她致敬。她紧接着又说道，“如果说，坦娣对爱尔西亚的角色理解得很透的话，那么您即将听到一个女人卓越的歌声，她既热爱祖国，同时又爱上了一个压迫者，苦恼之至，肝肠寸断。奥西里德呢，他疯狂地爱着美丽的被征服者，竭尽全力要挽留她。歌剧的主题既贯穿了这根主线，又强调了法老如何向上帝和自由的权威进行挑战，您应该心领神会才好，否则，您对这幕场面壮阔、可歌可泣的歌剧将一无所知。虽说您对我们写脚本的诗人的创作评价不高，请您还是允许我向您指出这幕歌剧在结构上的艺术。所有伟大作品里所必需的，有利于音乐展开的冲突一应

俱全。一个民族渴望自由，由于对方背信弃义，他们被套上枷锁，但得到上帝的支持，为了获得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一桩又一桩的奇迹，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民族更富有传奇色彩呢？一位王子爱上了一个犹太女人，他的爱情几乎使压迫政权的背叛行为得到辩解，还有什么比这更富有戏剧性呢？可是，这正是这部豪放遒劲、宏伟壮阔的音乐史诗所表现的主题。罗西尼懂得在其中保持每一个民族的神奇的民族特性，因为我们给他们提供了驰骋想象的巨大的历史背景。希伯来人的歌声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与不可一世的法老的狂吼和努力不时地进行反衬和对比。这时，一心热恋着的奥西里德与他的情人共温往日的缱绻柔情，期望留住她，他想利用她对自己的爱去战胜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奥西里德：呵！倘使你真的离开我，
　　　　　那就撕裂我的心吧！
爱尔西亚：我痛苦得几不欲生，
　　　　　为何你还如此折磨我？

因此，您将在他们的对话里，领略到超凡脱俗的伤感、激越的纯情、温柔、和对东方式爱情的强烈的思念。不，如此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一对恋人是不会分手的。”她眼睛盯着亲王说道，“可是，突然间，远处响起了祖国胜利的号角，在召唤着爱尔西亚，他俩的谈话被打断了。希伯来人步行到沙漠去的这一章的快板是多么神奇和美妙啊！也只有罗西尼能使单簧管和喇叭吹奏出这么多的含义来！一种艺术能用几句话描述

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难道它不比其他的艺术更巧夺天工吗？祖国的召唤总使我万分激动，我简直无法对您道出，对于那些仍然是奴隶和戴着枷锁的人们，他们看见自由人出发了，内心有多么难受！”

公爵夫人听见歌剧里那壮美的主调时，眼睛湿润了。

“哪一位多情善感的人能不分担我的忧愁呀，”她用意大利语接着说道；这时，坦娣开始唱一首优美的密接和应的哀曲，“她以歌声乞求人们同情她的痛苦。——啊，发生了什么事，台下在骚动。”

“热诺韦兹象一头公鹿在呦呦叫呢，”亲王说。

这是坦娣表演的第一个二重唱，她的歌声果真被热诺韦兹绝望的哀鸣打乱了。一旦男高音与坦娣合唱，他那副优美歌喉就变调了。他那明晰、理智的唱技，那堪与克雷桑蒂尼①与韦吕蒂媲美的唱技，他仿佛心甘情愿地把它丢掉了。有时，他不适时宜地停顿，装饰音拖得过长，曲调走样了。有时，他的嗓门毫无过渡地突变，声音就象开闸的水似的哗哗地泄放出来，表明他有意地、并且完全忘记了审美法则。怪不得台下的听众超乎寻常地哗然了。威尼斯人猜想热诺韦兹和他的伙伴在赌输赢。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的坦娣受到狂热的欢呼，而热诺韦兹却被告知台下听众对他非常的不满。这幕场景，法国人看了会觉得有趣。在这当儿只见坦娣不断被召回到舞台上，接受听众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往返达十一次之多，因

---

① 克雷桑蒂尼（1762—1846），意大利歌唱家和作曲家。

为热诺韦兹几乎是被轰下台的，所以他不敢挽着她的手。关于二重唱的密接和应，医生对公爵夫人作了如下的评议，他说：

“在这儿，罗西尼应该能表现出最深沉的痛苦，但我却在其中感受到了一种不合情节要求的洒脱和欢快的情调。”

“您说得对，”公爵夫人回答道，“这个过失是我们的作曲家应当顺从的自身束缚的结果。当他写这段密接和应时，他更多的是想到他的女主角，而不是爱尔西亚。不过今天，坦娣比以往唱得更精彩，但是我对剧情领会很深，以致这一兴高采烈的段落对我来说充满了悲伤。”

医生专注地先看看亲王，又看看公爵夫人，没能猜出使这一对情人不融洽的原因所在，也猜不出为何这二重唱让这一对如此痛心。玛西米拉放低声音，凑近医生的耳朵说：

“您将要听见精彩的一段，法老对希伯来人设下的诡计。雄壮的歌声唱出‘他该学会尊重我’是卡尔塔热诺伐①的胜利。这个唱段充分体现受伤的自尊心和宫廷的两面派手法，御座就要开口了：他已作出的种种许诺，他要收回，他将大发雷霆。法老将要跃起，扑向一个正从他手中逃脱的猎物。罗西尼从未表现出如此完美的个性，也从未描写过感情如此丰富、如此强烈的人物，这是一曲完美无瑕的杰作，其中的每一个情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青春的活力。”

整个剧院的掌声使这出杰出的歌剧大放异彩，歌唱家唱

---

① 卡尔塔热诺伐（ —1841），当时一个出色的男低音歌手。

得精彩，威尼斯人理解得透彻。

"这是最后的乐章，"公爵夫人继续说道，"您将重新听到被解放了的人民出于幸福，以及出于对上帝的信仰，喜气洋洋向沙漠进军的步伐声！一个民族摆脱了奴隶的枷锁，那兴高采烈的劲儿，有谁见了心情能不为之一振呢？啊！可爱而欢快的旋律啊！光荣属于那些天才的艺术家，他们善于激发出如此丰富的感情！在进行曲中，有一股说不出的尚武气概，它表明，人民自有战神的佑护！这些侠肝义胆的人的歌声是多么深沉啊！《圣经》上的人物在我们的灵魂里晃动，我们听了这场神圣的音乐就如真正看到了天使般庄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场面。某些声部的严格的停顿，声调的补充和衔接，这些都显示出我们想象中人类幼年时代最神圣美好的一切。然而，这段美妙的合奏不过是运用所有的音乐效果对主题的发展。这个动机不仅对乐队和歌唱家，对歌声和伴奏的乐器也不啻为一个恢宏的宗旨。现在，爱尔西亚加入了流亡的行列，罗西尼让她在歌声中表现出一些惋惜的情绪，为了与这段乐曲的欢乐情调区别。请听她与阿梅诺费的二重唱吧。失恋的情人曾否唱过如此凄婉哀痛的歌声呢？小夜曲优雅的歌声在回荡，这里有受伤的爱情的如泣如诉的哀怨。多么悲凉啊！啊！对她来说，荒漠显得格外凄凉！最后，是埃及人和希伯来人的可怕的斗争！埃及人倏然而至，行进中的喜悦的气氛全被破坏了。法老颁布命令是由控制终场的一个乐思来完成的，这是一句低沉而庄严的歌词，人们仿佛听见了埃及将士的坚实有力的脚步声，他们包抄着上帝的神圣的队伍，逐渐

围住他们，犹如一条非洲巨蟒缠绕着它的猎物。这受愚弄的人民的哀鸣是多么动人心弦啊！比之希伯来人，这不是更富于意大利情调么？宏壮的乐曲一直持续到法老上场，两个民族的首领终于正面对峙，全部戏剧冲突尽在于斯。在优美的八重奏中，摩西的愤怒和两个法老的愤怒交织在一起，表现出的感情是多么错综复杂，令人惊叹啊！这是声音和狂怒的搏斗。作曲家从未谱写出如此广阔的主题。归根结底，《唐璜》著名的终曲只不过表现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与他的受害者格斗，后者呼吁上苍为他们复仇，而这儿，凡界及其主宰居然想与上帝作对。两个民族，一个弱小，另一个强大，正在对阵。既然罗西尼可以调动一切手段，他也就尽情发挥，巧妙应用了。他可以表达出狂怒的种种动作，并且伴之以可怕的咒语，而且并不显得滑稽可笑。他通过三节拍节奏的和声，借助于深沉的声乐力量，和让您心悦诚服的持久性才取得这个效果。天火突然降临时埃及人的狂怒与希伯来人复仇的呼声需要统一协调的声部和乐部完美的组合。因此，您想看看他是如何使乐队与合唱配合展开的么？在这火一样的激情中，c 小调快板是可怕的。”正当摩西举起了神杖，雨一般的火点纷纷落下；正当作曲家为乐队和舞台发挥了他的全部力量时，公爵夫人说，“您得承认，音乐从未使人如此迷惑和陶醉过，不是吗？”

“它征服了全场的听众，”法国人说。

“哦，发生了什么事？台下一片混乱，”公爵夫人说。

在曲终时，热诺韦兹看着坦娣，完全唱走调了，损害了沉湎在意境之中的听众的情绪，听众混乱达于极点。没有比意

大利听众的耳朵更能鉴别好坏之差别了。舞台监督亲自上台作解释，他说，他已向他的第一男高音提出他的看法了，热诺韦兹回答说，他真的弄不清，为何正当他要达到艺术的顶峰的时候，怎么反而给听众泼了凉水。

“让他表演得象昨天一样糟糕吧，我们倒会满意的!”卡帕拉雅气愤地说道。

这声咒语使池座的听众又恢复好兴致。意大利人一反寻常，连芭蕾舞剧都没有多少兴趣听了。所有的包厢里的听众都在议论热诺韦兹反常的举止和可怜的舞台监督的解释。那些能钻进幕后的人都纷纷想知道这戏剧性变化的秘密所在。不一会儿，就传闻坦娣与她的同伴热诺韦兹狠狠吵了一架，女演员指责男高音歌唱家嫉妒她的成就，用令人可笑的表演来妨碍她获得成功，甚至想让她失去表达激情的手段。女高音歌唱家为自己的不幸痛哭流涕，她说：“她原希望让她的情人看了高兴，他大概在剧院里，不过她没看见他。”威尼斯人的现实生活太平静了，简直无什么刺激可言，因此情人间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和女高音嗓门瞬间的失常，也会引起议论纷纷，其重要性不亚于英国人对政治事务的关心。懂得了这一层，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费尼斯剧院和弗洛里昂咖啡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了。

热恋中的坦娣，未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坦娣，热诺韦兹的疯狂，或是意大利人十分理解的出于同行的嫉妒在故意使坏，这些都成了极其丰富的、令人百谈不厌的话题。整个台下的听众都在交谈，如同在交易所似的，叽叽喳喳的声音汇成了

一股声流，使那个对鸦雀无声的巴黎戏院习以为常的法国人大吃一惊。所有的包厢里的人都在躁动不安，如同一只只分蜂的蜂箱。只有一个人没有卷进这喧嚣声，这就是埃米里奥·梅米。他背向舞台，目光忧郁地落在玛西米拉的身上，仿佛他只是为了看她才能活下去。他从来没有朝女高音歌唱家看上一眼。

“我无须问你，我交涉的结果如何，亲爱的，”旺德拉明对埃米里奥说，“你的玛西米拉实在是太纯洁太虔诚了，她最能体谅人。总之，她也曾经扮演过坦娣那样的角色。”

亲王点了点头作答，他忧伤极了。

“你的爱情并未离开你翱翔其间的高远境界，”旺德拉明吸了鸦片劲头上来了，接着说道，“它没有降到尘世。今天早晨，如同六个月以来一样，你感到了鲜花在你那无限开阔的思想穹窿下绽开了芬芳的花蕊，你的心胀开了，鲜血涌入，又直冲你的喉头，于是，”说着，他把手按在亲王的胸脯上，“这儿就心醉神迷了。玛西米拉的声音就象乘着光波似的向你心间传来，她的手释放出压抑着的种种欲望，这些欲望从你的灵魂里逸出，在你的周围聚拢，把你轻轻托起；你身轻如燕，沐浴在绯红色霞光之中，从爱的天使蛰居的雪山上腾空而起，飞向蔚蓝的太空。她对你含颦微笑，轻轻地吻着你，仿佛使你穿上了一件带毒的裙袍，耗尽了你作为凡夫俗子的最后的残迹。她的双眼好比是两颗星星，把你照得通体透亮。你们就象两位天使，跪在天主的棕榈叶之上，等待着天堂之门启开，可是，天门转悠悠的难以打开，你着急了，动手去叩，却总是触摸不着。

你的手只是碰到了比你的欲望更飘忽的雾霭。你那灿烂夺目的女友，身穿白色的裙袍，好似一位天国的新娘，为你的粗暴而伤心落泪了。也许，她正在向圣母念诵动听的祷文，而人间的七情六欲却化成下贱污秽的毒气熏染着你，这时你舍弃了极乐的圣果，而我却是以缩短生命的代价在享受着的。”

“亲爱的旺德拉明，”埃米里奥平静地说，“你醉后失言了，与现实不合。梦想中的欢乐超出限度所带来的倦怠完全是肉体上的，它使我们的灵魂不断地追求情欲，使我们的精神保有它的全部能力，谁又能把这种情形描绘出来呢？但是，我已经对这种酷刑厌倦了，我体会到了坦塔罗斯有多么难受。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夜。我尽最后的努力之后，将回到‘母亲’身边——亚得里亚海将会接受我的最后的叹息！……”

“你是傻瓜么，”旺德拉明接口说道，“不，你是疯了，因为疯狂是我们所轻视的一种精神危机，它老是使我们回想起过去的情景，搅乱了我们现在的身心。我的想象之神给我暗示了这些事，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公爵夫人和坦娣，你想兼而有之，可是，我的埃米里奥，你还是分而占之吧，这样更明智些。只有拉斐尔才能把形体和思想统一起来。你想成为爱情上的拉斐尔，然而，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拉斐尔是天父的神来之笔，是天父让形体和思想两者势同水火的，否则，什么也不会生存下去。当原则胜过效应时，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我们不是在物质的凡界就是在精神的天堂上。你还是呆在天上吧，对你而言，下凡总为时尚早。”

“我要送公爵夫人回府了，”亲王说，“我要冒最后一次

险……过后呢？”

“过后，”旺德拉明赶紧回答说，“您能答应到弗洛里昂咖啡馆来接我吗？”

“好吧。”

旺德拉明和亲王是用近代的希腊语交谈的，他们与许多威尼斯人都精通这种语言，但公爵夫人和法国人却不能听懂。公爵夫人，埃米里奥和旺德拉明三人交替运用意大利式的微妙、敏锐、隐蔽、侧视的眼神便能传神会意。医生虽然不能领会他们之间的默契，但终于能猜出一部分意思来了。公爵夫人对旺德拉明热切的恳求促使这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向埃米里奥提出上述建议，因为卡塔内奥夫人感觉到了她的情人所受的痛苦，他在天国中迷失了方向，但她没有觉察到坦娣在作祟。

“这两位年轻人疯了，”医生说。

“亲王么，”公爵夫人回答说，“让我来治愈他吧，至于旺德拉明，倘若他没听见这首美妙的音乐，也许他是无可救药了。”

“倘若您愿意告诉我他俩为何发疯，我能把他们治好，”医生大声说道。

“从何时起，一位杰出的医生不再是占卜家了？”公爵夫人用嘲讽的口吻问道。

舞剧已演完多时了，《摩西》的第二场开演了，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坐着。有消息传来说，卡塔内奥公爵已经训斥过热诺韦兹了，向他指出他多么对不住当代最优秀的女歌唱家克拉里纳。于是，大家都预料第二场戏一定精彩。

“王子和他的父亲开始登台了，”公爵夫人说，“他们又作了让步，一面还辱骂着希伯来人；他们气得发抖了。父亲因儿子的即将成婚而感到欣慰，而儿子因为爱情遇到阻碍而深深苦恼着，他四处受到冷嘲热讽，反而爱得更真切。热诺韦兹和卡尔塔热诺伐唱得十分动人。您看见了吧，男高音与他的听众重归于好了。他把这首曲子的精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儿子用主音唱出的歌词，又被父亲用属音重复了一遍，这段歌词简单而深沉，这也是乐谱的基调，因此，朴实的技巧使丰富的乐感更加变得不可思议。整个埃及都表现在里面了。我不相信近代有过哪一段乐曲孕育着如此高贵的情调。国王庄重而威严的父爱之情表现在这段华美的歌词中，完全与全剧主调的风格相吻合。当然啦，法老的儿子在其父的怀中倾诉他的痛苦，并让他分担他的痛苦的那一段也只能由这些伟大的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对这个古老而显赫的王朝怀着崇敬的心理，难道您内心没有感觉到吗？”

“这是一首高雅的音乐！”法国人说。

“王后将唱出Pace mia smarrita①，这支乐曲是一首既辉煌又极难演唱的曲调，所有的作曲家都不得不写类似的曲子，它们还会破坏全诗统一的色彩。但是，倘若作曲家不能满足女主角的自尊心的话，整个歌剧往往就不能成立了。不过，这个音乐上的关卡被处理得非常精当，在所有的剧院里都原原本本地照搬下来了。这段曲子色彩特别辉煌壮丽，女歌唱家

① 意大利歌曲：《我失去了平静》。

决不把她们心爱的曲调取而代之，如同在大多数歌剧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来了，最精彩的乐章到了，奥西里德和爱尔西亚的二重唱开始了。奥西里德想把爱尔西亚藏在地道里，以便把她从开走的希伯来人手中夺回，并与她一起逃出埃及。亚伦走来警告阿玛尔忒亚，使这一对情人困惑不安，这时，我们将听见四重唱中最精彩的一段：Mi manca la voce, mi sento moriré；①而这 Mi manca la voce 是战胜一切，甚至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之一。因为时间毁坏音乐上的一切时尚，而这首曲子却是亘古不变的灵魂的结晶。莫扎特在《唐璜》歌剧中，创作了独到的终曲，名传千古，马尔赛洛有他的 Cœli enarrant gloriam Dei② 诗篇，西马罗沙以他的 Pria chè spunti③ 而得名，贝多芬则是第五交响乐，佩尔戈莱兹有 Stabat，④ 而罗西尼则把 Mi manca la voce 作为他的保留节目。我们听罗西尼的曲子，主要欣赏他变换曲调时应付裕如的高明技巧，他为了得到这个效果，便借助卡农的齐唱的老调门，把歌声引入并且糅合在同一种和声里。由于这些高尚的旋律的形式是崭新的，他便把它限制在老框框里，而为了突出

---

① 意大利歌曲：《我发不出声音，我感到即将死亡》。

② 意大利文：《荣归吾主》。威尼斯作曲家马尔赛洛（1686—1739）的宗教赞美诗。

③ 全名是 Pria chè spunti al ciel l'aurora。（意大利文：在曙光升起之前。）

④ 佩尔戈莱兹（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Stabat是他创作的一首宗教乐曲，可译为《圣母站立着》，是耶稣受难周中做礼拜时唱的拉丁文颂歌的首句。

这样的形式，他让乐队停奏，而只用竖琴的琶音伴奏。我们不可能找到更细腻的表现手法了，也不可能找到更伟大的总体效果了。我的上帝！怎么又闹起来了！”公爵夫人说道。

热诺韦兹在与他的同伴卡尔塔热诺伐重唱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一和坦娣搭档，他就从一个杰出的歌唱家一下子变成一个最蹩脚的合唱团员了。台下爆发了费尼斯剧院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怕的喧嚣声，把穹顶都震动了。一直等到坦娣演唱时，喧哗声才平息下来。坦娣因热诺韦兹的固执破坏了演出效果，怒不可遏，她唱起了 Mi manca la voce，声调之美实属绝无仅有。听众的热情到达了最高潮，他们先前发怒，狂叫，现在却一个个沉浸在最刺激的享受之中。

“她给我的灵魂以无上的慰藉，”卡帕拉雅边说，边伸出手向神女① 坦娣祝福。

“愿上天把所有的恩泽都赐给你！”一个船夫向她喊道。

“法老将要收回成命了，”台下观众的骚乱平息之时，公爵夫人继续说道，“当摩西向他宣布埃及所有的成年人都将死去时，国王将昏倒在御座上；摩西并高唱复仇的战歌，歌声中包含着天神的雷鸣和希伯来人嘹亮的号角声。然而，请不要弄错了，这支歌曲是帕西尼② 的作品，卡尔塔热诺伐偷梁换柱，用它替换罗西尼的作品。Paventa③ 这支歌肯定会在乐谱里流传下去；他给低音歌唱家以用武之地，充分展开他们的歌

---

① 在意大利，人们称最佳的女歌唱家为神女。

② 帕西尼(1796—1867)，意大利作曲家。

③ 意大利歌曲：《恐惧》。

喉，在这里，表现手法应重于理论。此外，曲调诡谲多变，气势汹汹，因此，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让他唱下去。”

全场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和掌声，紧接着就是一片寂静，寂静中带着深深的不安，世上没有什么比这即刻压抑下去的奔放的情感更意味深长，更具有威尼斯性格的了。

“关于tempo di marcia①，它宣布奥西里德加冕，其父想以此对摩西的威胁进行挑战，我就不向您絮叨了，只要听听便能理解。他们的闻名于世的贝多芬从未写过比它更优美的曲子。这支进行曲，声势浩大，写尽人间尊荣，与希伯来人的进行曲构成了绝妙的对比，请您比较一下吧，您将会看出，这里的乐声包含着不可思议的丰富的内涵。爱尔西亚当着两个希伯来人首领的面表白了她的爱情，并唱出Porge la destra amata②的歌声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呵！多么悲伤啊！您瞧见整个剧院了么？”

“好哇！”当热诺韦兹昏厥过去时，台下观众欢呼起来。

“坦娣一旦摆脱掉她那可悲的搭档，就会唱出：O desolata Elcia！③这首可悲的咏叹调，强烈表达了为上帝所谴责的爱情。”

“罗西尼，你在哪里？当你听到别人如此出色地表现了你的天才构思时，你会作何感想呢，”卡塔内奥说，“难道克拉里纳不如他吗？”他又问卡帕拉雅，“这些声调有着火一般的热

---

① 意大利文：进行曲。

② 意大利文：请与另一位女子永结百年之好吧。

③ 意大利文：啊，可怜的爱尔西亚啊！

情，由歌唱家的胸中吐出，在空气中回荡，壮大，传入我们的耳中；它又如插翅的爱神，把我们带向天堂，能唱出这样的歌声，非上帝莫属！”

“她就象一束美丽的印第安鲜花，从土地上窜出，在空气中汲取无形的养分，并从它那白色的旋形花蕊中喷出一阵阵芳香，唤醒了我们灵魂里的梦。”卡帕拉雅回答道。

在喝彩声中，坦娣再次单独出场谢幕，听众向她欢呼致意，每个人都用手向她飞吻；人们向她扔玫瑰花和一只花环，这是女观众用她们无边软帽上的鲜花编织而成的，这些软帽几乎都是巴黎的时装商人送来的。听众又要求再唱一遍咏叹调。

“卡帕拉雅这位嗜听华彩经过句的听众是多么不耐烦地等待着这一段曲子，它只有在演出时才体现了它的价值。”这时，公爵夫人说，“在这儿，可以说，罗西尼让女歌唱家尽情发挥。歌唱家的气质和华彩经过句体现了全部内容和形式。倘若演唱者的歌喉和唱法平平，这便没任何意义了。这一段的精彩处全靠嗓音表现出来。女歌唱家应该表现出无限的悲痛，犹如一个女人看见自己的情人在自己眼前奄奄一息一样！您听见了吗？坦娣的最高音在大厅里萦绕、回荡，而罗西尼为了使纯正的艺术及歌喉能自由发挥，他在这里写了一些清晰而利索的句子，他尽了最大努力，创造出这段让人听了肝胆俱裂的音乐语言：Tormenti！affanni！smanie！① 多么悲惨的呼

① 意大利文：痛苦！忧虑！不安！

号啊！这些华彩经过句里的痛苦是多么深沉啊！您看出来了么，坦娣以她惊人的努力征服了听众的心。”

法国人看见所有听众因感官的满足而欣喜若狂的场面，惊呆了，他多少也体会到了一点儿意大利的民风；但是，公爵夫人、旺德拉明、埃米里奥都丝毫没有注意到听众对坦娣一次又一次的喝彩声。公爵夫人担心最后一次看见她的埃米里奥；亲王呢，他面对着把他夺走，带往天堂的公爵夫人——这尊威严的女神，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他再也听不见那个与他共享人间肉欲的女人纵情的歌声，因为他太忧郁了，耳边轰然响起了种种如怨似诉的嘈杂声，和一种如大雨倾盆而下的哗哗声。旺德拉明穿着一身官服，此刻正看着这场布桑托尔式①的婚礼。法国人终于猜到亲王和公爵夫人之间存在着的奇异而痛苦的秘密，他处心积虑地作了种种臆测，力求得出完满的解释。舞台上场景变换了，出现了沙漠和红海的绚丽景色。埃及人和希伯来人在变换队形，而这四个人各有所思，丝毫没有为之动容。但是，当竖琴的第一遍和声响起，表示被解放了的希伯来人开始祈祷时，亲王和旺德拉明站起来，分别靠在包厢两边的隔板上。公爵夫人把胳膊支在天鹅绒的椅撑上，左手支着她的头。

法国人看见全场听众对这段名副其实的乐曲如此看重，也肃然起敬了，虔诚地听着。听众们以异乎寻常的掌声，要求再唱一遍祈祷的序曲。

① 指威尼斯与海的结婚仪式，这时，总督坐在船舷上，这只船就称作“布桑托尔”。

“我仿佛亲身参加了意大利解放，”一个米兰人心里想着。

“这支乐曲使受尽屈辱的人们挺起了胸膛，使浑浑沌沌的人们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一个罗马尼奥勒人说。

“在这儿，理论消亡了，只有灵感贯穿着这部杰作，它象爱情的呼声从灵魂里脱颖而出！伴奏嘛，主要是竖琴的琶音，乐队只是到了这天才的主题最后一次重复时才参与。罗西尼的创作从未象在这声声的祈祷中表现得如此崇高，他以后可以写得同样好，但不可能超过它。虽说崇高的东西总是相似的，但这首歌是整个儿属于他的。类似的构思只能在天才的马尔赛洛的圣诗里才能找到，马尔赛洛是一个高贵的威尼斯人，他对音乐就如乔托① 对绘画一样内行。唱腔在我们心中泛起了无穷的和声，其庄严肃穆之感一如宗教的圣徒们所创造的最为恢宏广阔的气氛。技术是多么朴实无华啊。摩西以 g 小调揭示了主题，并以降 B 调唱出，继之以 g 小调的节律唱完。这段唱法在声音中表现得如此崇高，重复了三次，在最后一节，以 G 大调的密接和应结束，其效果使人的灵魂飘飘欲仙。这个民族摆脱了奴隶的枷锁，他们的歌声升向天穹时，与从天堂降下的歌声融和在一起了。星星兴奋地闪烁着，与解放后陶醉在幸福中的大地遥相呼应。乐曲段落之间的协调和谐，歌声爆发前和缓舒徐、低转回荡、余音袅袅的渐进声，壮大了灵魂中诸神的形象。难道您不以为从中窥见了半开半遮的天穹之门，手执金色击棒的天使，捧着香炉、匍匐在地的上品天神

---

① 乔托（1266—1336），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师。

和刚刚征服了宗教亵渎者、手扶利剑的天使吗？这种和谐之音能净化我们的灵魂，其秘密，我以为，与人间少数几部杰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刹那间，它把我们带到了无垠的空间，我们感觉着了，我们在这无限的和声中窥见了它，这和声同在上帝的御座前回响的和声相仿。天才的罗西尼把我们引入一个神奇的高度。从那儿，我们瞥见了赐地①，圣光悦目，我们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爱尔西亚几乎痊愈了，她最后的呼叫声把人间的爱情与宗教的颂歌联系起来了。这段旋律是天才的创造——唱吧，"当公爵夫人忧郁而又热情地倾听用同样情绪唱出的这最后的一节时，大声说道："唱吧，你们自由了。"

医生听见她说出最后一句话的口气大为吃惊。这时群情激昂，再次请求坦娣出场。在这当儿，医生为了使公爵夫人从她那悲伤的思念中解脱出来，又向公爵夫人挑起了论战。法国人本来就精于此道。

"夫人，"他说道，"您向我讲解了这部杰作，多亏您，我明天还会来欣赏它，您不仅懂得它的技巧，而且懂得它的音响效果，同时，您还经常和我谈到音乐的色彩，以及它所描绘的内容，某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音乐是音响的绘画，可是，我作为善于分析的人和唯物主义者，我得向您承认，我对此说总是不以为然的。这不就与拉斐尔的崇拜者声称他用色彩来歌唱属同一论调么？"

"在音乐的语言里，"公爵夫人回答道，"绘画，就是以音响

---

① 《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

唤起我们脑海中的某些回忆和我们记忆中的某些形象；而这些记忆和形象各自有它们的色彩，有的阴郁有的欢快。您在和我们嚼字眼，如此而已。依照卡帕拉雅的说法，每一件乐器都有其作用，并能诉诸某种思想，正如每一种色彩对我们来说对应于某种情感一样。当我们看着浅蓝底色上的金黄色图案时，您的印象与看黑色和绿色为底色的红色图案时一样么？在这两个图案里，没有任何形象，没有表现任何感情，这是纯粹的艺术，然而，任何人看着它们时，都不会感觉冷冰冰的。难道双簧管以及几乎其他一切管乐器没使人们联想到田园的景色么？难道铜管乐不是有一些气势雄壮的意味么，这些乐器不是发展了我们已经激发起的，并且多少有些急躁的情感么？就说琴弦吧，其材料是从动物身上取来的，难道它们没震撼我们最细微的神经，难道它们没有渗透到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么？当我向您谈到晦暗的色彩，谈到《摩西》的序曲里的音符所体现的冷色时，难道我与你们的评论家评论某个作家的色彩时不是一样正确么？难道您不承认存在着刚劲的风格，平淡的风格，活泼的风格和绚丽的风格么？艺术用文字、音响、色彩、线条和形状都能描绘；倘若说，它的手段是多样化的，效果却是相同的。如果一个意大利建筑师带领您在幽深、潮湿、浓荫密匝的小径上散步，陡然在您面前出现了一个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流水潺潺、工场林立的山谷时，我们的感觉与《摩西》的序曲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感情是一样的。把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时，它们只是表现了大自然的万千景象。我孤陋寡闻，没有资格谈论音乐的哲理。请您去向卡帕拉雅请教吧，他说的话

将会使您惊愕不已。照他的说法，每种乐器都以延续的音响、肺的呼吸或手的技巧作为表现手段，作为一种语言比一成不变的色彩要强，也比囿于涵义的文字高明。音乐的语言是没有限度的，它包含了一切，并能表现一切。现在，您该明白您所听到的乐曲高明在哪儿了吧，我要用三言两语向您作一些解释。音乐有两类：一类是渺小的、通俗的、第二流的，在哪儿都大同小异，它们只是依据百来个乐句谱写而成，任何一个音乐家都能写出来，总之是一些泛泛之音，多少还有点儿诱人，大多数作曲家以此谋生。我们听这类歌曲、歌曲中所谓的和声，我们多少也有些快感，然而，在脑子里什么也没留下，一百年过去了，这些歌曲便被世人抛弃。自古以来，各个民族都保留了一些歌曲，把它们视为瑰宝，因为这些曲子反映了他们的风尚和习俗，我想说，还反映了他们的历史。随意拣一首这样的民族歌曲听听吧，（在这一点上，格里哥利的单旋律圣歌吸收了古代民族遗留的精华）您将会陷进深深的沉思默想之中，您的灵魂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不着边际的幻觉，虽说这些原始的乐曲，这些残留的音乐都是十分粗糙单调的。幸而，每个世纪都产生了一两个天才，也多不了，这些都是音乐上的荷马，上帝赋予他们超越时代的才能，他们谱写了悦耳的旋律，一一记载了丰功伟绩，且富有无穷的诗意，因而蔚为壮观。您好好想想吧，请经常回忆起这个思想，以后再由您说出来，它会变得更丰富：历经时代考验的是优美的旋律，而不是谐音。这种清唱剧的乐声包含了全部伟大和神圣的事物。由这段序曲引出并以祈祷为终曲的这部作品是不朽的，如同复活节时

唱的O filii et filiœ①、天主教追思弥撒时唱的Dies irœ②那样不朽，如同所有失去往日的光辉、欢乐和繁华的国家中尚能幸存的所有歌曲一样。”

公爵夫人走出包厢时，抹去了两滴清泪，充分说明她是多么思念一去不复返的威尼斯，于是，旺德拉明吻了她的手。

演出结束时，剧院里哗声大作，古里古怪的诅咒声四起，听众都向热诺韦兹吹唿哨，向坦娣狂热地喝彩。长久以来，威尼斯人没有碰见过这样热闹的场面了，现在，他们的生命又被这种对立情绪煽动得更旺盛了。在意大利，这种情绪绵延不绝，即使是最小的城市也存在着利益相对立的两派：皇帝派成员和教皇派成员到处都在对峙着。在维罗纳③城，卡普莱蒂家族和蒙泰奇家族④是一对矛盾；在博洛涅，有热尔梅家族和洛梅利家族的抗争；在热内亚，有多里亚家族与费希家族对立；在罗马共和国，是贵族和平民、元老院与保民官的斗争；在佛罗伦萨，帕济家族和梅迪契家族；在米兰，斯福尔扎家族和维斯孔蒂家族；在罗马，奥尔西尼家族和科洛纳家族，他们都在明争暗斗。总之，到处都在斗争。在街道上，热诺韦兹和坦娣的拥护者已经分成两派了。亲王送公爵夫人回府，奥西里德的爱情悲剧使她非常伤感，她又想到自己可能遇到相似

① 拉丁文：哦，儿子们和女儿们。——天主教会在复活节时所唱的一首赞美诗的首句。

② 拉丁文：愤怒的日子。

③ 意大利东北部一城市。

④ 这两个家族都是维罗纳城的贵族，反目后才产生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

的厄运①，于是把埃米里奥紧贴在心上，仿佛不放他离去似的。

“别忘了你的诺言，”旺德拉明对他说，“我在广场上等你。”

旺德拉明挽着法国人的胳膊，提议与他在圣马可广场边散步，边等亲王。

“倘若不见他回来，我就高兴了，”他说道。

这句话是法国人和旺德拉明对话的引子，后者觉得眼下正是请教医生的天赐良机，他将向医生讲述埃米里奥所处的不寻常的处境。法国人笑了，这是在任何场合下，所有法国人的习惯表现。旺德拉明觉得这件事不是儿戏，生气了；不过他很快就息怒了，因为马让迪、居维埃、迪皮特伦和布鲁塞②的弟子对他说，他觉得亲王的病根在于幸福过了头，他能治愈他，并说，亲王把对公爵夫人的爱情看得太理想、太神圣了，他能让他正视现实。

“幸福的悲剧，”他说，“古代人没那么傻，虽说他们相信水晶的天穹，他们的物理学也不高明。他们在伊克西翁③的神话里描绘出否定肉体，让精神主宰一切的力量。”

旺德拉明和医生看见热诺韦兹在古怪的卡帕拉雅陪伴下

① 指公爵夫人担心她的恋人埃米里奥会自杀。

② 这儿是指，这位医生不仅懂得医术，而且能触类旁通，同时又是自然博物家和生理学家，所以有可能医治亲王对爱情的病态心理。

③ 伊克西翁，希腊神话中的拉庇泰王，他想勾引赫拉，宙斯把一片云变成赫拉的形象，伊克西翁误以为这就是赫拉本人，与这片云结合，还以为占有了她。

走来了。这个音乐迷迫切想知道热诺韦兹惨败的真正原因。男高音歌唱家经他一问，就象那些感情激动，头脑发热，克制不住自己的人那样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

“嗯，阁下，我爱她，我发疯似的崇拜她，我原以为我对女人厌烦了，不会再如癫似狂地爱谁了哩。女人对艺术太有害了，欢愉和工作两者不能兼得。克拉拉以为我嫉妒她取得的成就，以为我想妨碍她在威尼斯功成名遂。然而，我在暗中却为她喝彩，我大声叫着：神女！喊声比整个剧场的欢呼声都响亮。”

“不过，”卡塔内奥打断他的话说，“这也说明不了一个天才的歌唱家如何会落成一个最下贱的歌手，那些歌手只会用嗓门乱叫，而不能唱出使我们感到动听悦耳的美妙而迷人的歌声。”

“我呀，”歌唱家说道，“我本与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不相上下，竟然变成了一个蹩脚的音乐家。”

这时，法国医生、旺德拉明、卡帕拉雅、卡塔内奥和热诺韦兹一齐步行到了皮阿柴塔广场。午夜时分。在吉特卡街的尽头，大运河的开端矗立着圣乔治和圣保罗教堂，这两个教堂构成了明晃晃的海湾的轮廓，海湾的喇叭口又有海关大楼和以圣母马利亚命名的教堂，眼下，这个美丽的海湾非常宁静。明月的清辉照耀着爱斯克拉冯堤岸前的一艘艘船舶。威尼斯水波不兴，河面上千百万片涟漪波光粼粼，似乎也赋有了生命。我们这位歌唱家从未在如此壮观的舞台上出现过。热诺韦兹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以天空和大海作证，接着，他以海水的

低吟声作为唯一的伴奏，唱起克雷桑蒂尼的杰作——ombra adorata①来了。歌声在月光朗照的寂静的威尼斯城中心，在著名的圣狄奥多尔雕像和圣乔治雕像之间升起，歌词与这个舞台是如此和谐统一，并以热诺韦兹忧伤的表情为衬托，所有这一切使在场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魂不守舍了。旺德拉明听见了最初几句歌词，就已经热泪盈眶。卡帕拉雅一动不动，酷似公爵宫邸里的一座石雕。卡塔内奥似乎非常激动。法国人惊讶不已，他好象一个被推翻了某个公理的现象迷惑住的科学家那样惊呆了，陷入冥思苦想之中。这四个性格迥异的人没有远大的抱负，他们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相信，也不指望来世交上好运，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行踪飘泊、来去匆匆的过客，是一株野草或是一只小虫子。现在，他们都似乎窥见天国了。音乐从未能象他的歌声那样配得上神圣的称号。优美而轻飏的歌声从他的歌喉里逸出，用那温馨而爱抚的雾霭笼罩了这伙人的灵魂。这雾霭隐约可见，如同被月光染成银色的大理石峰顶，仿佛成了天使们的托座，这些天使的翅翼微微地掀动着，表现出崇拜和爱慕。这简单而纯净的和声，渗透进人们的感官，给内心带来了光明。感情是多么圣洁啊！然而，男高音的好胜心又给这些崇高的激情大煞风景。

“我还是一个蹩脚的歌手么？”热诺韦兹唱完一曲清歌之后问道。

大家都很惋惜，承认乐器毕竟不是神圣的东西。这首天

① 意大利歌曲：《可爱的黑暗》。

使般的歌曲表达的竟是一个自尊心受伤害的人的心情。歌唱家并未感觉到，他也没想到虔诚的感情，以及他在这几个人心中所产生的神圣的形象，正如小提琴并不知道帕格尼尼会让它奏出什么调门一样。大家原本都希望整个威尼斯掀起尸衣，放声高歌，然而男高音只对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

“您猜得出这样一个现象说明什么么？”医生向卡帕拉雅问道，他想起公爵夫人曾介绍说，他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想与他聊聊天。

“什么现象？”卡帕拉雅问道。

“当坦娣不在时，热诺韦兹唱得好极了，但只要坦娣在他身边，他就象一头嘶叫的驴。”法国人说道。

“他服从一个秘密的法则，其数学的表示方法可能将由你们的一个化学家指出，下一个世纪也将在X、A、B的方程式里找到，这些方程式掺杂着小小的、离奇古怪的数学公式、杠杠、符号和线条；但这些东西却叫我头疼，因为数学上最伟大的发现在我们快乐的总和上增添不了什么分量。当一个艺术家不幸充满了激情，他想表达，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因为，他本人已成为感情的化身，而不能成为感情的形象体现。艺术源于大脑，而不是内心。当您的主题控制了您，您就成了它的奴隶，而不是主人。您就象一个被其子民包围着的国王似的。在演出时的强烈感受就是感官对智能的一次反叛！”

“我们不是还需要来一次尝试使自己信服么，”医生问道。

“卡塔内奥，你还可以把这对男女高音凑在一起的，”卡帕拉雅对他的朋友卡塔内奥说。

“先生们，”公爵回答道，“请来舍下吃夜宵。我们应该让男高音和克拉里纳言归于好，否则，威尼斯的音乐节就完了。”

大家欣然应允了。

“来船！”卡塔内奥大声嚷着。

“等一会儿，”旺德拉明对公爵说，“梅米在弗洛里昂咖啡馆等我，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呆着，今晚让他大大高兴一下吧，要不，明天他就会自杀……”

“Corpo santo，①”公爵大声说道，“为了我家庭的幸福和前途，我愿意保住这个正直的小伙子的生命，我这就去邀请他。”

这一伙人又回到了弗洛里昂咖啡馆，那儿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客人们一见到男高音光临都安静下来了。亲王坐在开向长廊的一排窗户一端的角落里，阴沉沉的，目光呆滞，纹丝不动，显出绝望的神色，令人触目惊心。

“这个疯子简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医生用法语对旺德拉明说，“居然在人间还会有这么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玛西米拉·多尼与肉体完全分开，在心灵里，在理想的天地中占有她，但在尘世间，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境界的。他可以看见他的情妇永远崇高、纯洁，他能永远在内心听见我们刚才在海边听见的一切，永远生活在恋人炽烈的目光下，这个目光给了他金黄色的热烈氛围，这是提善在他的名画《圣母升天》里围绕着圣母铺设的氛围，是拉斐尔受到某种启示，为

① 意大利文：至圣之首。——《救主耶稣受难歌》里的首句。

《耶稣变容图》首先创造的氛围，而现在这个人却一心想着糟蹋这首诗！在我的协助下，他将把自己肉体的爱情和精神的爱情融汇于这唯一的女人身上。总之，他将和我们一样去做，他将有一个情妇。他已经占有了一个神灵，可这不幸的人却要把这个神灵变成一个女性！我对您说，先生，他放弃了天堂，不过我不能担保，他是否将死于绝望。呵！女性的面庞哟，一张椭圆形的瓜子脸，又纯净又光彩，剪裁得是多么细腻！你们的容貌让人联想到一件件杰作，这是艺术战胜大自然的精品。你们天生的纤足慵倦无力；你们的体态轻盈，弱不经风，婀娜多姿；你们是贞洁的永不受孕的处女，我们情窦初开就觊觎你们，我们暗暗赞美，无望地崇拜着，执着地追求着；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可你们的微笑仍统治了我们一生，是哪一位纵欲者居然想把他们投进人间的泥淖之中的！啊，先生，太阳之所以普照大地、温暖人心，是因为它离我们有三千三百万法里之遥；科学向您启示说，倘若您走近它，会发觉它既不热也不亮，因为科学还是有点儿用处的，”他边望着卡帕拉雅边补充说道。

“作为一名法国医生，能这么说就算不错哩！”卡帕拉雅说着在外国人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您方才对我们说的一番话正是欧洲对但丁和他的 Bice ① 最不理解之处。”他继续说道，“是的，贝阿特丽克丝，这是一位理想的女人，诗人想象中的王后，圣女中的佼佼者，用泪水塑造而成，无穷的思念又

---

① Bice，但丁的意中人贝阿特丽克丝（1265—1290）的爱称。

把她神化，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又使她青春永驻！”

“亲王，”公爵凑近埃米里奥的耳朵说，“来与我们共进夜宵吧。如果有人从一个可怜的那不勒斯人手中把他的妻子和情妇抢走的话，这个人对可怜虫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拒绝的。”

这是一句纯属那不勒斯风格的俏皮话，并且说得轻松、幽默，埃米里奥听了莞尔一笑，他把胳膊让人挽着带走了。公爵早已派咖啡馆的一个侍者到了他家。梅米宫邸坐落在大运河靠救主圣母马利亚教堂附近，如步行去，则要绕过里阿尔托街，若乘贡多拉则可径直驶去；可是客人们不愿分路走，大家都想横穿威尼斯城。公爵行动不便，只得径自乘上他的贡多拉。

凌晨两点左右，倘若有谁路过梅米宫邸，便会看见从宫邸的每一扇百叶窗里都吐出了晕白的光，映照在大运河上；听见悦耳动听的《塞弥拉弥斯》序曲，这是由费尼斯剧院的乐队在石级下面为坦娣演奏的小夜曲。贵宾们都坐在三楼回廊里的餐桌旁。坦娣在阳台上唱着《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一段，对大家表示感谢。这时，公爵的管家代表主人向每个可怜的艺术家施舍，并邀请他们次日光临晚餐。供养女歌唱家的大阔佬，和庇护男歌唱家的贵妇人对这套礼节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得赞助整个剧院。卡塔内奥做事豁达大度，他是演出主持人的出纳员，这次音乐节上，他已资助了两千埃居。他把宫邸的家具什物叫人从外地运来，请来一名法国厨师，又买来世界各国的名酒。因此，你不难设想，晚宴是多么

丰盛奢侈了。亲王被安排在坦娣身旁，在整个晚宴进行时，他都强烈地感受到爱情之火向他扑来，在各种语言里，诗人都把它称之为“爱之矢”。玛西米拉的崇高形象黯然失色了，就如孤独的科学家心中有时会对上帝产生种种怀疑一样。坦娣看见自己为埃米里奥所爱，便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自信能占有他，容光焕发，喜形于色，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光彩夺目，在座的每一位宾客在干杯时，都情不自禁地向她欠身表示敬意。

“公爵夫人比不上坦娣，”医生说道，他在西西里女人炽热的目光下，把自己的理论置之脑后了。

男高音歌唱家漫不经心地在吃着喝着，仿佛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与头牌女伶的生命融为一体，从而失去了意大利歌唱家所特有的饕餮之欲。

“唱吧，小姐，”公爵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坦娣说道，“还有您，亲爱的第一男高音，把你们俩的歌声融合在优美的旋律之中吧。把在清唱剧里，光明来到时的C大调序曲再唱一遍吧，这样就可以使我的老朋友卡帕拉雅信服，和声比华彩经过句优越！”

“我要战胜她热恋着的亲王，因为她崇拜他，这已经暴露无遗啦！”热诺韦兹心里想着。

宾客们刚才曾在海边听见热诺韦兹高歌一曲，现在听见他的嘶鸣、哼唧，在学猫叫，在吱吱嘎嘎，在咕咚作响，在怒号，在走调，在吠，在吼，甚至在模拟着沙哑的气喘声时，那惊讶的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总之，他在表演一出叫人捉摸不透

的喜剧，他的眼睛定了神，脸上表情虔诚而崇高，就如苏巴朗①、牟利罗、提善、拉斐尔画笔下的殉道者形象。当每位来宾发觉热诺韦兹还是真心诚意地在演唱时，他们脸上的笑意即刻就变得极其严肃，几乎蒙上一层悲哀色彩了。坦娣似乎明白了她的同伴确实爱她，他刚才在逢场作戏的舞台上吐露的也是真言。

“Poverino!②”她一边大声说道，一边在餐桌下抚摸着亲王的手。

“Per dio santò!③”卡帕拉雅也叫了起来，“你倒向我解释解释，此刻你唱的是什么乐谱，罗西尼的刽子手！求求你，告诉我们你究竟怎么啦，在你的喉咙里究竟有什么恶魔在捣蛋呢。”

“恶魔?”热诺韦兹重复了一句，“还不如说是音乐之神。我的眼睛就如圣女赛西尔④的眼睛，看见的尽是天使，她们用手指让我逐一地遵照用火光划出来的乐谱音符演唱，我正与这些音符搏斗哪。Per dio⑤，难道您还不理解我么？激情在我心中，在我胸中，在我全身奔腾。我的灵魂和我的歌喉完全合拍了。您在梦中听见过由无名作曲家谱写的崇高的音乐么，他们用大自然灌注在万物之中的纯洁的声音谱曲，而我

① 苏巴朗(1598—1664)，西班牙著名画家。

② 意大利文：可怜的人哪！

③ 意大利文：见鬼，行行好吧！

④ 圣女赛西尔是贞女和殉道者，在公元五世纪末的神话里出现，也是古罗马崇拜的偶像。

⑤ 意大利文：活见鬼。

们用以演奏矫饰的组合音响的乐器多少也能表达出这种声音；然而，这种声音一旦进入美妙的交响乐时，就摆脱了演奏者在奏乐时造成的缺陷，难道这些音乐家不能投入全部感情和全部灵魂么？……那好吧，我让您一饱耳福，而您却在咒骂我！您与那些在费尼斯剧院台下向我喝倒彩的观众一样也疯了吧。这些庸俗的人，他们不能与我一起登上能够君临艺术之上的巅峰，我瞧不起他们，而只有一些杰出的人，一位法国人……咦，他走了！……"

"离开半个小时光景了，"旺德拉明说道。

"糟透了！他倒有可能理解我，既然那些尊贵的意大利人，那些所谓艺术的崇拜者不理解我……"

"行了，行了，行了！"卡帕拉雅轻轻敲打着男高音的脑袋，微笑着说，"骑在神圣的阿里奥斯托的半马半鹰有翅怪兽身上奔驰吧，你就顺着你那沾沾自喜而又荒谬绝伦的思路说下去吧，音乐狂。"

事实上，每位宾客都相信热诺韦兹喝醉了，都让他自言自语去，谁也不听他说。只有卡帕拉雅一个人明白了法国人先前提出的问题。

正当塞浦路斯的葡萄酒打开了众人的话匣子，每个人都漫无边际地乱说一气时，医生叫人交给公爵夫人一张旺德拉明亲笔写的字条之后，就在一只贡多拉上等她。玛西米拉穿着睡衣走来了；亲王方才向她告别时的神情让她恐慌，现在又收到这封短笺，她看到了一线希望，同时感到有些突然。

"夫人，"医生对公爵夫人说，请她坐下，并吩咐船夫开船，

“此刻，事关拯救埃米里奥·梅米的生命，只有您有这个能力。”

“该怎么去做？”她问道。

“啊！您有着意大利最高贵的容颜，让人倾倒，但您愿意扮演一个低下的角色么？您愿意从蓝色的天堂上落下，安心地睡在一张妓女的床上么？总之，您，崇高的天使，您，纯洁无瑕的美人，坦娣在热情的埃米里奥喝得神智不清时，在她家里用迷魂汤把他灌醉了，您同意去揣测这样的爱情么？”

“就这些么，”她笑着说，露出了多情的意大利女人性格中的另一个动人之处，这是惊愕的法国人以前没有见识过的，“如果需要，为了拯救我的朋友，我将胜过坦娣。”

“他的诗情象一座山似的在他心中把这两类爱情隔开来了，而您将把这两类爱情融合在一起，这样，这座山也将如夏季烈日下的冰雪一样很快便消融了。”

“我对您感激不尽，”公爵夫人认真地说道。

在法国医生返回到公爵府邸的回廊上时，一个个都已表现出威尼斯人酒后失态的怪相，医生面露喜色，亲王没察觉出来，他受到坦娣的诱惑，正想再次沉溺到纵欲时的欢愉之中。坦娣是一个地道的西西里女人，她也在荒唐的爱河里畅游，几乎要如愿以偿了。法国人凑近旺德拉明说了几句话，引起坦娣的不安。

“你们在策划什么？”她冲着亲王的朋友问道。

“您是一个好孩子么？”医生带着手术医生严厉的口吻，低声向她问道。

这句话象一把匕首扎进了可怜的女孩子的心里，因为她已心领神会了。

“这事关系到埃米里奥的生死！”旺德拉明补充说道。

“来吧，”医生对坦娣说。

不幸的女歌唱家站起身，走到餐桌的尽头，介于旺德拉明和医生之间，仿佛一个罪人夹在听她忏悔的神甫和执法的刽子手中间似的。她犹豫再三，但是，出于对埃米里奥真挚的爱，她屈从了。医生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而您将同时治愈热诺韦兹的心病！”

坦娣绕过餐桌向男高音耳语了一句。她又回到亲王身旁，搂着他的颈项，伤心而绝望地在他的头上重重地吻了一下。旺德拉明和法国人是在场仅有的两个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他们看见这个情景也动情了。接着，坦娣把自己关进了卧室。埃米里奥看见热诺韦兹离开了餐桌，又看见卡塔内奥与卡帕拉雅没完没了地在谈论音乐，也向坦娣卧室的门奔去，他掀起门帘，象一条泥鳅钻进淤泥似地失踪了。

“嗨，是啊，卡塔内奥，”卡帕拉雅说道，“你纵欲过度了，现在你的命就象系在一根丝线上似的，好比一个画成五颜六色的纸板人，需要别人在后面拉线时才能表演。”

“可你呢，卡帕拉雅，你的脑子也想空了，你不也在同样的处境下么，你的生命不也是岌岌可危么？”

“我嘛，我拥有整个世界，”卡帕拉雅说着伸出一只手，做了一个高贵的手势。

“而我嘛，我把整个世界吞噬了，”公爵回敬道。

他们这才发觉，医生和旺德拉明都走了，只剩下他俩了。

次日，亲王度过最幸福的一个夜晚之后，在梦中惊醒。他仿佛感到一位天使在他的心胸上撒下了颗颗珍珠，猛地醒来，发觉自己被玛西米拉·多尼的泪水濡湿了；整整一夜，玛西米拉把他搂在怀里，看着他睡去。

热诺韦兹呢，他的女友坦娣在午后两点之前没让他起床，常人道，这样做法对男高音的嗓门有害，不过，他在当晚还是去了费尼斯剧院，并且在《塞弥拉弥斯》里极其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与坦娣一起一再出来谢幕，他得到了一个个崭新的花环。全场观众如醉如痴，沉浸在欢乐之中；男高音也顾不上以天使般的魅力取悦他那位杰出的女歌唱家了。

旺德拉明是唯一一个医生没有治愈的人。对沦亡的故国的眷恋之情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感情。年轻的威尼斯人，始终缅怀他那十三世纪共和国的生活，在鸦片的烟熏下与这个伟大的"妓女"共眠，每当他心衰力竭时，他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他在朋友们的同情和抚爱下，终于气绝身亡了。

这桩艳史的结局，如何叙述才好呢？因为末尾是非常俗气的。对于那些崇拜理想的人来说，这儿只要说一句话便足够了：

公爵夫人怀孕了。

神仙、水妖、仙女、古时的女精灵、希腊的女诗神、帕维亚城①赛尔托萨教堂里大理石雕的贞女、米开朗琪罗的《昼与

① 意大利北部城市。

夜》、贝利尼首先画在宗教画的下首、而拉斐尔天才地在《受赠者的圣母》和在德累斯顿挨冻的圣母马利亚脚下绘上的小仙子、奥卡尼亚① 在佛罗伦萨圣米迦勒教堂里画的妙龄少女、在纽伦堡的圣人赛巴尔墓穴上塑造的神圣的唱诗班、米兰大教堂里的几尊贞女像、成百个哥特式大教堂里的无数造像、所有挣脱形式的束缚向你们，妙悟的艺术家走来的艺术形象，所有这些天使般绰约的圣女，大家都一齐奔来，围绕在玛西米拉的床边，为她哭泣！

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②于巴黎

韩沪麟 译

---

① 奥卡尼亚，佛罗伦萨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是十四世纪著名的宗教画画家。

② 这个日期是象征性的，作者完成该书初稿的日期是一八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一八三九年出书。

题　解

驴皮记

没有人知道作者构思这部小说的确切时间，仅仅知道它的一些片断最初发表在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讽刺周刊》和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巴黎杂志》上。《驴皮记》最早的版本于一八三一年八月由戈斯兰书屋出版。一八三一年九月又由戈斯兰书屋收入《哲理小说故事集》，一八三三年戈斯兰书屋印行了第三版，一八三五年收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一八三八年由德洛瓦耶-勒库书屋出版插图本，副题改为"社会研究"。一八三九年夏庞蒂埃书屋出版修订本。一八四五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四卷，属"哲理研究"。

《驴皮记》是"哲理研究"中最有世界影响的一篇。在这部小说里，神秘荒诞的形式非但不妨碍作者表述对现实矛盾的感受，而且比纯粹的真实更加强烈、更加深刻、更加激动人心。巴尔扎克写作《驴皮记》的年代，正值他经历了十年艰苦奋斗，尝尽了人世的辛酸，深刻地体验了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以后的一八三〇年。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痛苦的结论：人类为了谋求生存，尚且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如果想要追求某种大的快乐，满足某种强烈的欲望，则无疑要

付出生命的代价。作者通过古董商的嘴指出："人类因他的两种本能的行为而自行衰萎，这两种本能的作用汲干了他生命的源泉……那便是'欲'和'能'。……"《驴皮记》的主人公瓦朗坦的形象，尖锐地提出了人的欲望和生命的矛盾：你要长寿么？那么你就该清心寡欲，这样就能免除一切痛苦、忧愁，避开一切呕心沥血的搏斗和失败的烦恼，然而你的生活也就无所谓欢乐，无所谓幸福。你想快乐么？你有欲望么？那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不是让生活的河流通过单调的两岸，而是让它象激流那样奔腾，一泻无遗。

耶稣降临弗朗德勒

《耶稣降临弗朗德勒》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在戈斯兰书屋出版的《哲理小说故事》第三卷中发表，当时是两则独立的短篇：《耶稣降临弗朗德勒》和《教堂》。《教堂》由已往发表的两篇文章构成：一是一八三〇年十月三日在《侧影周刊》上发表的《一无可取的人》；二是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九日在《讽刺周刊》上发表的《石头的舞蹈》。一八三六年，《耶稣降临弗朗德勒》和《教堂》同时收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第十二卷。直至一八四五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四卷时，才将这两个短篇合而为一，篇名采用《耶稣降临弗朗德勒》。

本篇记叙了弗朗德勒地方关于耶稣的一段传说，借以发挥作者在《人间喜剧前言》中阐述的关于宗教信仰的论点。在巴尔扎克看来，进行宗教教育是匡正世风、减少恶行、增加善举的唯一途径。因为"思想是善恶之本"，而"只有宗教才能培

植、驾驭和指导思想”。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一八三〇年，巴尔扎克计划以《梅莫特最后的善举》为题写一篇荒诞故事，后又曾考虑过《漫游者梅莫特最后的善举》、《梅莫特最后的结局》、《改邪归正的梅莫特最后的善举》等不同篇名，一八三五年五月终于以《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为题在勒坎书屋的《故事荟萃》第六卷中发表。次年经修改收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第十二卷。一八四五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四卷，属“哲理研究”。

梅莫特原为爱尔兰作家麦图林的《漫游者梅莫特》中一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而得以长生不老的人物。巴尔扎克借用这一艺术形象来反映人欲横流的社会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宣扬宗教劝善作用的契机。

梅莫特和他的后继者出于物质的欲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而他们一旦享有了无限的权力和财富，便意识到了人世的空虚：享尽欢乐等于毫无欢乐；占有一切，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饮食过度使味觉麻木；美女唾手可得倒使人兴味索然。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空虚在梅莫特身上形成了深刻而痛苦的冲突，以致他宁可放弃既得的物质利益，换取进入天国的权利。人类的天性总是向往未知的和未占有的领域，因而全知全能带来的空虚感会使人焦躁不安。无所不知，反要追求未知；无所不能，反觉又饥又渴。因而梅莫特蔑视自己拥有的一切，惟独渴望他所失去的爱和信仰。这种充满矛盾的精神状态，这

种乐极生悲的痛苦之感，正是作者对欲望和人性所作的极富辩证思想的哲理分析。

这篇小说固然采用了魔鬼故事的荒诞形式，所揭示的问题却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卡斯塔涅的犯罪是金钱社会的必然产物，梅莫特及其后继者的赎罪方式也纯粹是资本主义式的。既然人们可以出卖灵魂去获得权力和财富，当然也可以用权力和财富去赎回灵魂。只不过灵魂的价格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分文不值了。

玄妙的杰作

《玄妙的杰作》最初于一八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七日在《艺术家》杂志上发表，副题是“荒诞故事”。一八三一年九月收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哲理小说故事集》第三卷。一八三七年七月收入德洛瓦耶-勒库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第十七卷。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四卷，属“哲理研究”。

小说的主人公弗朗霍费是艺术探索中某种激情的代表。他无疑具有非凡的智慧，对艺术怀有真诚的、诗一般的激情。巴尔扎克怀着极大的敬意描绘了这种激情。但他认为激情固然能产生伟大的行动，却也常常走向疯狂，酿成悲剧。弗朗霍费的悲剧在于：他把自己在艺术领域探求到的局部真理当成了全部真理，把自己某些有价值的突破夸大成绝对的艺术法则。当他在理智的限度内运用他的技艺和见解时，他创造出无比的杰作，而一旦把他的理论推向极端，就陷入了可悲的

荒谬境地。他耗费了十年心血，将他最美的作品涂抹成一面厚厚的堆满颜料的墙，人物的形体消失在色彩后面，终于变成一无所有。

玛西米拉·多尼

《玛西米拉·多尼》实际上写于一八三七年五月，但到一八三九年八月才与《夏娃的女儿》同时由苏弗兰书屋出版。(与此同时，《法兰西音乐报》上也发表了其中的一些片断)一八四〇年与《冈巴拉》、《流亡者》、《塞拉菲达》等作品同时收入苏弗兰书屋出版的《痛苦之书》第二、三卷。一八四五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属“哲理研究”。

这篇充满音乐理论和对罗西尼的歌剧《摩西》的精辟分析的小说，在生动地描摹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和威尼斯的风土人情的同时，侧重探讨了爱情生活中灵与肉的关系问题。在作者看来，没有灵与肉的高度完美结合，是谈不上爱情的幸福的。

艾 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人间喜剧　　第二十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BaIzac，H.）著多人译
页数=554
SS号=10338873
DX号=000000456181
出版日期=1994年12月第1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